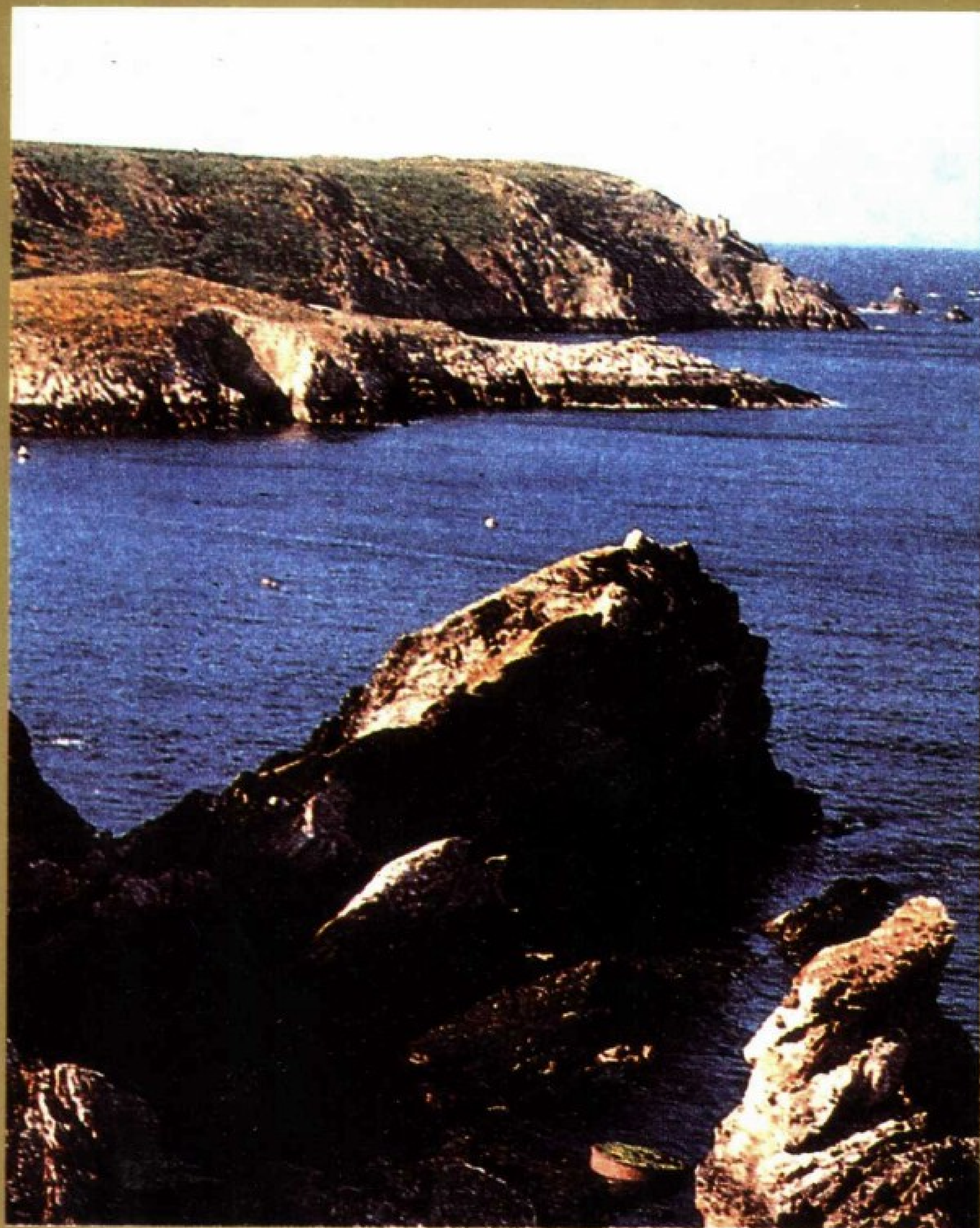
LA COMÉDIE HUMAINE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

人间喜剧

4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 Balzac ·

LA COMÉDIE HUMAINE

人间喜剧

第 四 卷

〔法〕巴尔扎克 著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IV〕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II

Bibliothèque de la Piéï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四卷/(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891-2

Ⅰ.人… Ⅱ.①巴… ②多…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 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32号

本卷编校人员:罗 芃 艾 珉(责任编辑)
护 封 摄 影:列奥纳尔·德·赛尔瓦-塔巴博尔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76,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9 插页6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25.3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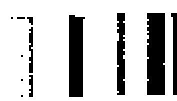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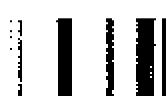
巴尔扎克像

〔法〕布朗热 作

目　次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Ⅳ〕





贝阿特丽克丝

献　辞

致萨拉①

夫人：

在您的芳名一度脍炙人口的地中海岸边，遇到天气晴朗的时候，大海有时会在清澈的涟漪下露出一朵海花。一旦这大自然的杰作为好奇心所驱使，漂到海滩上来，她那由绛红、古铜、玫瑰、淡紫或金黄色的花丝织成的花边，她那鲜艳清晰的纹理，她那毛茸茸的花瓣，一切的一切便顿时枯萎。同样，公开您的姓氏会象太阳晒死海花那样，损害您谦逊的美德。所以，我把这部作品献给您时，不得不隐去无疑会使之增光的姓氏。但，借助这隐姓埋名的办法，您将用您那双纤纤素手为它祝福，您将俯下秀丽的前额，一面披阅一面遐想，您那充满母爱的双眸将对它微笑，因为您会发现自己既在其中，又藏而不露。您将象那海中花神的明珠——海花一样，躺在平坦细软的白沙上，隐藏在绿波里，度过如花似锦的一生，只有少数朋友和善

① 萨拉，即基多博尼-维斯孔蒂·弗朗丝·萨拉·洛韦尔伯爵夫人（1804—1883），约于一八三五年春与巴尔扎克相识。

守秘密的人才一目了然。

我本来想给您献上一部与您的美德相称的作品，虽然未能如愿，但我能够满足您的天性，给您献上些许需要保护的东西，以资慰藉。

德·巴尔扎克

一八三六年十二月于雅尔迪

第一部 人　物

法国，特别是布列塔尼，还有少数几座城市完全处在赋予十九世纪以全新面貌的社会变革之外。这些城市与巴黎缺少经常而及时的联系，与所属的专区或首府之间勉勉强强有一条蹩脚的道路相通，所以对新文明虽有所见闻，但如同看戏一般，有惊诧之感，而无赞同之意。这些城市对新文明或是畏惧，或是蔑视，于是固守着古老的风习，身上带着古风旧俗的印记。愿意从事精神考古旅行，考察人而不是考察石头的人，会在普罗旺斯的某些村庄里找到路易十五时代的形象，在普瓦图内地找到路易十四时代的形象，在布列塔尼内地找到还要更早的时代的形象。这些城市大部分已不再象昔日那么繁盛，比较注重史实和日期而不太注重风习的历史家已不再提起它们，但对昔日盛况的怀念仍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象布列塔尼这种地方，忘记有关本地的历史是与民族个性格格不入的。这些城市有不少过去是封建小国、郡或公国的都城，后被国王征服，或由于缺乏子嗣而被财产继承人瓜分。这些城市从

此失去了原有的作用，由一国的神经中枢降为普通城市，又由于缺少新的动力而日趋萧条，失去生气。三十年来，这些古老世纪的形象开始消失，所剩无几。为大众造福的现代工业将逐步摧毁古代的艺术品，创造这些作品的工程，当时无论对消费者来说还是对匠人来说都是富有个性的。我们现在有产品而不再有艺术品了。不朽的艺术品有一半在这些历史陈迹中。而对工业来说，不朽的艺术品是采石场，硝石矿，或者棉花仓库。再过几年，这些别具一格的城市会变得面目全非，只有在这部文学作品中才能见到它们原来的面貌。

封建时代的面貌保存得最完好的城市之一是盖朗德。仅仅这个名字就会在那些有幸去过海滨的思想家、艺术家、画家的脑海里勾引起千百种回忆。那儿藏着这颗封建制度的明珠，这颗明珠傲然屹立，高踞于淤淀和沙丘之上，好象三角形的顶角，底边上的两个角是另外两颗同样珍奇的珠宝：克华西克和巴镇。除了盖朗德之外，布列塔尼只剩下省中央的维特雷城，南方只剩下阿维尼翁城。在我们这时代，阿维尼翁仍完整地保持着中世纪的风貌。至今盖朗德仍有高大的城墙环绕，护城河里绿水盈盈，城上的箭垛完整无缺，射孔未被灌木堵塞，爬山虎也没有给城头或方或圆的角楼披上大氅。盖朗德有三座城门，狼牙式城门的吊环尚在，进城还得穿过用铁加固的木结构吊桥，这桥虽不再升起，倘要起落却仍很自如。为了给散步者遮荫，市政府于一八二〇年在护城河沿岸种了白杨。由于此事遭到舆论的责难，市政府回答说，沙丘那边，几段似乎昨天刚竣工的城墙外面，那块又长又阔的空地被改建成榆树成

荫的散步场已经一百年了，现在居民们很喜欢在那里散步。城里的房子还是老样子，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没有一幢房子的正面挨过建筑师的铁锤或粉刷工的排笔，也没有因为加建一层楼而被压坏，每一幢房子都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有几幢房子依托在木柱上。木柱构成游廊，行人穿越其间，地板在脚下颤动而不断裂。商店的房屋矮小，正面墙上覆盖着钉得牢牢的石板。窗户上雕花的材料大多是木头，现在已经朽烂。向外突出的窗台由奇形怪状的木柱撑着，窗台的犄角延伸为一个个异想天开的动物形象。这是当时赋予静物以生命的伟大艺术思想指导下的产物。画家们从这些饱经风霜的老古董身上，可以找到他们喜欢描绘的古铜色调和模糊不清的雕饰。

街道仍是四百年前那个样子。只是这里的人口没有从前那么多，社会生活也不那么活跃，游客若想把这个象一具完整的古代盔甲那样美丽的城市看个仔细，尽可不无伤感地沿着一条几乎空无行人的街道漫步。为了免纳捐税，朝街的石窗都用粘土封了起来。这条街的尽头是城堡的暗门，已经用砖堵死。上面长着一簇灌木，好象是布列塔尼的大自然亲手栽种的，优美雅致，可算是法国生长得最茂盛的灌木丛之一。在这个仍然完整如新的城门洞里，听不到这座安静城池的市井之声，一位画家或一位诗人定会在这里坐下来全神贯注地玩味这里的沉静气氛。城头上过去弓弩手占据的射孔，好似高台亭阁上鸟瞰风景的彩色拼花玻璃窗，可以供人眺望美丽富饶的田野。

在这一带溜达，每一步都会使人联想到过去时代的风俗

习惯，因为每一块石头都会向你谈起。总之，中世纪的思想在这里仍以迷信的方式存在着。如果街上偶然走过一个戴着镶边大帽的宪兵，你会因其过时而不以为然，但是没有什么比遇到现代的人或事物更为稀罕的了。甚至当今的穿着也很少见到：市民们肯接受的服装也或多或少适应了他们不变的风俗和固有的外貌。公共广场上满眼都是布列塔尼的服饰，色调异常鲜明，艺术家们竞相前来勾勒。盐民——盐田上晒盐工人的名称——所穿的白布衣衫，农民的棕色、蓝色衣衫，与妇女恭恭敬敬保持着的别具一格的妆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两种人与身穿军人制服、头戴漆皮小帽的水兵之间，就象印度种性等级一样迥然不同，并且还能从中看出资产阶级、贵族和僧侣之间的差别。在这儿，一切仍然泾渭分明；在这儿，百姓也过于怪僻，过于顽固，无法用革命的标准来衡量，所以革命的标准如果还想使用，就得大大降低。大自然赋予各种动物一成不变的本性，在人类身上也表现了出来。总而言之，即使在一八三〇年革命之后，盖朗德仍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城市，基本上是布列塔尼式的，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宁静，沉寂，新思想很少进得去。

这种现象可以从地理位置上获得解释。这座美丽城池屹立在盐田之上。这里出产的盐在布列塔尼全境称之为盖朗德盐。许多布列塔尼人都认为，他们的黄油和沙丁鱼之所以质量优异，是多亏了这种盐。该城与现代法兰西只有两条道路相通：一条经圣纳泽尔通往所属专区萨沃内，一条通往瓦讷，与莫尔比昂相连。专区已建陆路交通，圣纳泽尔与南特之间却由水路联络。陆路一般只为政府部门所用。而速度最快，

使用最多的是圣纳泽尔的水路。该镇与盖朗德之间的距离至少有六法里①，邮车不经过这里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乘马车的旅客一年不到三个人。圣纳泽尔与班伯夫之间隔着卢瓦尔河的入海口，宽达四法里。卢瓦尔河的激浪使汽船的航班相当没有规律，而且还有一层阻碍：圣纳泽尔岸端在一八二九年还没有码头，这地方有滑腻的岩石、花岗岩暗礁、巨大的石块，成为它美丽的教堂的天然屏障，因而旅客在海上有风浪的时候，不得不带着行装改乘小驳船，或者等天气好的时候穿过礁石到当时工兵建造的防波堤靠岸。这些使旅游爱好者望而生畏的障碍现在也许仍然存在。首先是政府部门办事缓慢，其次是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对于这些阻止外人走近他们乡土的障碍已经习以为常。在法国地图上你们会看到这块土地的形状象颗牙齿，被夹在圣纳泽尔、巴镇和克华西克之间。被遗弃在天涯海角的盖朗德与谁都不来往，也没有人到她这儿来。她乐于不为人知，除了自己之外，什么也不用操心。克华西克是盐的集散地，盐田产量巨大，付给国库的税金不下百万。克华西克是个三面环海的城市，与盖朗德的交通联系靠的是流沙——那儿白天开辟的路夜里即消失——以及穿过海湾所不可缺少的驳船。海湾为克华西克提供了港口，海水曾涌进沙土地带。这座可爱的小城因此成了未被火山熔岩淹没的封建时代的赫尔库拉农②。她屹立海滨而无生命，仅仅因为没

① 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② 赫尔库拉农，意大利古城，位于维苏威火山脚下。公元七九年，火山爆发，熔岩将该城与庞培城一起湮没。

有被海水吞没才保存了下来。

如果你从克华西克穿过盐场来到盖朗德，见到那仍然十分完好的高大城垣，你一定会感到万分激动。如果你从圣纳泽尔来到盖朗德，她那险峻的地势和古雅的四郊也同样吸引人。四郊的景色使人陶醉，绿篱上长满了鲜花，忍冬、黄杨、蔷薇和好看的花木，简直象是一座由大艺术家设计的英国花园。这一片富丽的自然景色是如此宁静，斧凿之工是如此之少，其雅趣犹如密林中长出的一束紫堇和铃兰。四周则是一片处在大西洋岸边的非洲沙漠，而且是没有一株树，没有一棵草，没有一只鸟的沙漠。逢到出太阳的日子，穿着白衣衫，分散在荒漠的沼泽地里晒盐的盐民，会被人误认为是穿着白长袍的阿拉伯人。因此，盖朗德以其陆地上的美景，以其右至克华西克左至巴镇的大漠，与旅游者在法国所见到的风光毫无共同之处。这两种如此对立的自然景色，被残存的封建社会形象统一了起来，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动人力量。盖朗德城象威尼斯一样宁静，她在人们心灵上产生的效果就象镇静剂对肉体产生的效果一样。除了信使的邮车之外，这儿没有其他公共车辆。信使赶着一辆破旧的马车，运送旅客、商品，以及圣纳泽尔与盖朗德之间可能有的往返信件。车夫贝尔尼斯在一八二九年是这里城镇四乡的后勤总管。他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人人都认识他，人人都托他采购东西。一辆马车的到来，或者某个妇女从陆路去克华西克经过盖朗德，或是几个年老的病人到海边去洗海水浴，在这里就算一件大事。在这个半岛的岩石中间进行海水浴，其疗效要高于布洛涅、迪耶普和萨

布勒等处的海水浴。农民到这里来都是骑马，大部分人马褡子里带着食品。他们同盐民一样，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购买他们这一阶层所特有的首饰——所有布列塔尼的未婚妻都接受这种礼物——以及做衣服的白布或呢料。在方圆十法里之内，盖朗德总是盖朗德——历史上签订著名条约的名城①，海岸的要冲，昔日声名之显赫，不亚于巴镇，而今已被历史所湮没。首饰、呢料、布匹、花带、帽子，都是别处生产的，但对所有的消费者来说则是盖朗德的。凡是到过盖朗德的艺术家，甚或是资产者，当他们趁着风和日丽的天气，在临海一边的环城林荫道上散步、从一座城门走向另一座城门的时候，会象在威尼斯小住过的人那样，产生一种短暂的欲望：在这儿安闲、清静地度过余生。这座城市的形象有时会来敲击记忆殿堂的大门：她进来了，头上顶着望楼，腰间系着城墙；她展开那花儿点点的长裙，她抖动那沙丘的金色大氅；她那荆棘遍地，花木成丛的路上，散发着令人陶醉的芳香；她占有你，呼唤你，象一位你在奇境中瞥过一眼、埋藏在心房一隅的仙女。

盖朗德教堂附近有一座宅子。这座宅子在城里的地位就象盖朗德在省里的情况一样：准确地反映了过去，象征业已毁灭的伟大勋业，充满了诗情。这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杜·盖尼克氏的府第。杜·盖尼克家族即使在杜·盖克兰家族兴旺的时代，就财富和历史久远来说，都要超过他们，如同特洛亚人

① 蒙福尔公国的约翰三世于一三六五年在盖朗德签署条约，承认法国国王的宗主权，从而结束布列塔尼的继承战争。

超过罗马人那样。盖陀兰（过去也写做杜·格来甘），后来写成盖克兰，原是盖尼克家族的一支。盖尼克家族象布列塔尼的花岗岩一样古老，既非法兰克人，也非高卢人，而是布列塔尼人，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是克尔特人。他们当初大概当过德落伊教①的祭司，采过圣林里的槲寄生，在石桌上作过用活人作牺牲的祭祀。无需讲他们过去如何如何，这个家族同罗昂家族一样并不曾想使自己成为王族，在成为于格·卡佩②的祖先之前，势力就很强大。这个血统纯正的家族，今天还享有大约两千利勿尔③年金、盖朗德的宅第和盖尼克的小城堡。盖尼克男爵的采邑在布列塔尼是首屈一指的。采邑的土地全部出租给佃户耕种，不论庄稼长得好坏，每年可收入大约六万利勿尔。土地的产权始终归杜·盖尼克家族所有，但因他们无力偿还二百年前佃户们缴纳给他们的土地押金，土地上的收益他们也分毫不到了。一七八九年之前，他们与佃户都处在法兰西国王的治下，男爵们从什么地方、到什么时候才弄得到佃户们过去缴纳的百万押金呢？一七八九年之前，高踞于山岗之上的盖尼克小城堡属下的领土还值五万利勿尔，可是过去领主在转让和买卖土地时收税的权利，现在经国民议会投票表决被取消了。④在这种情况下，盖尼克家族在法国

---

① 德落伊教，克尔特人和古高卢人所信奉的多神教。

② 于格·卡佩（约941—996），原系法兰西公爵，九八七年成为法国国王。法国史上的第三个王朝由此开始，史称卡佩王朝，历时三百多年。

③ 利勿尔，法国古币名。

④ 指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国民议会通过的关于取消封建特权及农村中超经济剥削的决定。

已经没有人看得起，在巴黎可能是嘲笑的对象；不过它在盖朗德却代表了整个布列塔尼。在盖朗德，杜·盖尼克男爵是法国最了不起的男爵之一，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人物。他上面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过去被选为诸侯之首的法国国王。杜·盖尼克姓氏充满了布列塔尼色彩，我们在《舒昂党人，或一七九九年的布列塔尼》① 中解释过它的世系。今天这个姓氏已经起了变化，使得杜·盖陧兰的姓也改变了面貌，税收人员同大家一样，都写做陧尼克。

在由两边房屋高大的山墙夹峙的一条阴暗、潮湿而僻静的小巷尽头，一座弓形门拱跃入眼帘。宅门不大不小，刚好可以骑马通过，这情况已经告诉你，在这座建筑竣工的时候，马车尚未出现。门拱全是花岗石的，横跨在两根边柱上。大门是栎树木做的，裂痕累累，如同栎树皮一样，门上布满了排成几何图案的巨大铁钉。门拱正面凹陷进去，上面雕凿了杜·盖尼克家族的盾形族徽，图案如此清晰可辨，好象雕刻家刚刚凿好的一般。这座盾形族徽以其刀法古拙取胜，这是家族历史悠久和勇猛善战的标志，纹章艺术的爱好者见了会为之心醉。盾徽仍象当年基督教世界的十字军为了互相识别而发明这些标志的时候一样。盖尼克家族里的人从来没有砸碎它，总是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而鉴赏家们从古老世家的兵器堆里找到的盾徽，同法兰西王室的一样，或者已经损坏，或者已经破碎。下面是你还可以在盖朗德见到的族徽样子：银底

① 《人间喜剧》军事生活场景中的一部小说。

直纹作衬，上面是一排排形态逼真的黑色的手，手执旌旗，盾徽中央一只手自下而上举着银剑，上面的题铭是一句豪言壮语：FAC!① 这不是一件伟大而美丽的事物吗？这个古朴的盾徽上端雕着男爵冠饰，在雕刻上用来代表红色的直纹还在闪闪发光。艺术家雕刻的手具有一种难以描述的骑士的勇猛风格。这把盖尼克家族昨天还使用过的剑，在手里握得多紧啊！真的，如果你读了这个故事之后到盖朗德去，看到这族徽你非胆战心惊不可。是的，铁杆共和党人也会被藏在这小巷尽头的崇高、伟大和忠诚所感动。盖尼克家族的人昨天干得很出色，他们明天也要干得很出色。干，是骑士会的豪言壮语。那位一度把英国人赶出法国的杰出统帅——伟大的杜·盖克兰当年总是说："你在战斗中干得很出色。"雕刻的深度与这家族心中格言的思想深度是相称的，门拱上额留下很宽的圆边，突出在外，保护雕刻不受风雨的侵蚀。对于了解盖尼克家族的人来说，这一特点是很感人的。

从敞开的大门望进去，是一个相当大的庭院，院子右手是马厩，左手是厨房。宅子从地窖到顶楼都用方石砌成。门前有一拱桥式台阶，阶顶栏杆上的雕刻，年深月久，业已风化，但古董行家还能一眼看出中间那手持利剑的浮雕的主要部分。撑着台阶的拱肋有几处已经断裂，有些地方好象由于磨蹭而变得发亮。那下面过去是家犬栖身的小窝。石砌的扶手已经离缝，石缝中长着野草、小花和青苔，台阶的石级上也是如此，

① 拉丁文：干！

数百年的岁月使台阶的石块离缝错位，但台阶仍很坚实。大门的雕饰当年一定很有气派。从残存的图案来判断，雕门的匠人是十三世纪威尼斯流派的门生。雕刻中有那么一种拜占庭风格掺杂着摩尔风格的味道。门额上端的雕饰呈弧形，向前突出，上面长着花草：一丛丛或玫瑰色，或黄色，或棕色，或蓝色的花，随季节而变。

栎树大门上铆着圆头大钉，门内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大厅尽头是另一扇大门，门外是同样的拱桥式台阶，通向花园。这座大厅保存极为完好。齐肘高的护壁是栗木做的。墙上挂着一张精美的西班牙皮革，皮革上有压出来的凸花，但花纹上的烫金已经剥落，泛着红色。大厅的天花板经过彩绘，涂金，拼接十分精巧。金色已经剥落难辨，与高尔杜埃挂革① 上烫金的状况一样，但还能看出几朵红花和几片绿叶。经一番洗刷，花纹图案肯定会显现出来，就象图尔城特里斯唐府邸地板上的花纹图案那样，还能证实那些地板在路易十一治下重建过，或修缮过。大壁炉上的石头雕有花纹，炉膛里大熟铁柴架做工很精细，装得下一车木柴。厅里的椅子张张都是栎树木的，椅背上都雕着盾形族徽。墙壁上挂着三支既能打猎又能打仗的英国火铳，三把军刀，两只猎袋，以及其他渔猎用具。

大厅旁边是餐厅。厨房设在犄角上的小塔楼里，有一扇门与餐厅相通。这个小塔楼，从庭院正面看上去，与另一个

① 高尔杜埃，西班牙南方城市，高尔杜埃挂革即上文的"西班牙皮革"。

犄角上的另一个小塔楼相对称，那里面有一个螺旋式楼梯通往塔楼上层。

餐厅墙上挂着壁毯，壁毯上每个人物下面的飘带上写着说明。从说明的字体和文风来看，可证明壁毯是十四世纪的产品。但由于说明是用中世纪韵文故事的土语写的，已无法译成现代文字。这些壁毯四周镶着雕花的、已经变得象乌木一般黑的橡木框子，由于挂的地方不见阳光，所以保存得很好。一根根小横梁托着天花板，每根横梁上都画着不同的叶饰。两个横梁之间镶着彩绘板，上面画着蓝底金黄花环。两只古老的餐具柜面对面放着。餐具柜里的搁板，被厨娘玛丽奥特以布列塔尼人的拗劲儿擦得锃光瓦亮，上面摆着四只老式大口杯，一只老式腰形带盖儿的大汤盆和两只银制的盐瓶，还有许多锡制的餐盆和青灰色的陶壶；壶上绘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和杜·盖尼克家的族徽，还有一个装着锡铰链的壶盖。一八三〇年杜·盖尼克家的寒酸相就同一二〇〇年的国王一模一样。壁炉已经改砌成现代式样，这证明自上个世纪以来这家人一直在这里用餐。石头壁炉上的雕花是路易十五时代的风格。壁炉上方有一面镜子，镜框为珠状花纹，金黄色。这种不协调的装饰，这家人并不介意，但诗人会感到伤心。壁炉台上铺着红色丝绒，中央是一座景泰蓝壳子的挂钟，钟两边各有一只式样古怪的银烛台。餐厅中央有一张宽大的方桌，桌子的四条腿象四根螺旋式的柱子。椅子的木头是车制出来的，系着椅垫。面向花园的窗户前有一张圆桌，圆桌的独脚象根葡萄藤。桌面上放着一盏罕见的油灯，是一个普通的玻璃

圆球，比鸵鸟蛋略大一点，有个玻璃尾巴把它连接在灯座上。球顶有个鸭嘴形的铜质灯头，吐出一根扁平的灯芯，灯芯浸在玻璃球里的核桃油中，那弯曲的样子就象浸在药水瓶里的绦虫。朝花园开的窗户同朝庭院开的窗户相对称，都被十字形的石头窗檽分成四块；窗玻璃呈六角形，边缘包着铅皮；窗户上张着华盖式的窗帘，窗帘上的流苏是用一种过去称为小花锦缎或小锦缎的红里泛黄的旧绸料子做的。

宅子共有三层楼，每层楼都是这样两间屋。一层是家长住的，二层过去给孩子们住。来客住顶层的房间，仆人住厨房和马厩上面的房间。屋顶是尖的，犄角上都包了铅皮，朝庭院的一面和朝花园的一面，各开了一扇漂亮的三角尖顶窗户，高度与屋脊几乎不相上下，窗座小巧精细，上面的雕饰已被空气中含盐的水汽所腐蚀。这两个窗户各有四根石头的十字横档，三角形窗楣顶上还吱吱嘎嘎转着贵族人家才有的风标。

这座建筑有个部分风格古朴，不可多得，在考古家的眼里也未必没有价值，我们可不要遗漏了。那面没有一扇窗户的高耸的山墙拐角上有个小塔楼，塔楼里有螺旋楼梯。走下楼梯，过一座尖拱小门，直通宅子和院墙之间的一块铺沙的场地。马厩紧挨院墙。另有一个五角形的小塔楼，靠花园一侧，与这小塔楼遥遥相望。五角塔楼顶端呈半穹窿形，是个小钟楼，而它的姐妹建筑则是个尖顶哨亭。瞧，可爱的建筑师们多么善于在对称之中求变化啊！两座塔楼只有二楼有石头天桥相通，天桥建在一些人面船头形状的支架上。桥上装有栏杆，做工极为精细雅致。山墙只有一根长方形的十字横档支撑，

顶上吊着个石头花饰，就象教堂大门正面圣者塑像头上的顶盖一样。两座小塔楼各有一扇小巧的尖顶拱门通往天桥。十三世纪的建筑师就是这样利用墙头的，而现代房屋的山墙却光秃秃的毫无生气。有个女子清晨在这天桥上散步，高踞于盖朗德之上，临空眺望被阳光照得金光闪闪的黄沙和波光粼粼的海面，你看见了吗？两座似有垂直槽纹的小塔楼，屹立在顶端雕着花饰的山墙两隅，一座急速地收成圆顶，象个燕子窝；另一座上面漂亮的尖顶拱门的拱腹里饰着持剑的手。这样的山墙你难道不欣赏吗？

盖尼克宅第的另一座山墙与邻宅相连。那时建筑师悉心追求和谐，在朝庭院一面的小塔楼上也体现了出来。这种小塔楼类似那种有螺旋楼梯——这是过去一种楼梯的名称——的塔楼。小塔楼用来沟通厨房和餐厅，但只有两层，再上面是个圆顶的小凉亭，亭里立着一尊圣卡利斯特① 的塑像。

在这座如此古老的院墙里，后花园就显得豪华了。这花园面积约半个阿尔邦②，院墙边长满果木。园内划成一方方菜圃，一位叫加斯兰的专司刷马的男仆在菜圃周围种上了果树，果树剪修成纺锤的形状。花园的尽头有个圆顶藤架，藤架下面有一张长凳。花园当中有个日晷仪。小径铺了沙石。宅子朝花园的一面没有小塔楼与山墙上的塔楼相呼应，但有一根自下而上扭成螺纹的小柱子弥补了这一缺陷。这根柱子当年

---

① 圣卡利斯特，可能是指圣卡利格斯特，二一七至二二二年任教皇。

② 阿尔邦，法国古面积单位，半个阿尔邦相当于二十公亩左右。

大概是升家族旗帜用的，因为柱子底下有个生了锈的铁插座，周围稀稀拉拉长着青草。这个细节与雕饰的残迹情调一致，证明这座宅子是威尼斯建筑家设计的。这根漂亮的旗杆就象是十三世纪的纤巧风格、骑士风度、威尼斯气派的标志。如果对此还有怀疑，那么看看花饰的特点，怀疑即可消除。杜·盖尼克宅第上的草花图案是四片叶子，而不是三片叶子。这一区别说明，由于与东方贸易，威尼斯流派颇受影响，不很地道的摩尔风格的东方建筑师对天主教的伟大思想漠不关心，所以草花是四片叶子，而基督教建筑师却要忠于三位一体。在这方面，威尼斯人的想象力是与信仰相悖的。如果说这座住宅超出了你的想象，你也许会想，为什么现代不能重新再现这些艺术奇迹。今天，为了拓宽街道，华丽的府第被出卖，被拆毁。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保存得住祖上的产业，住在里面就象住旅馆的过客一般。可是在过去，人们建造一所住宅，就是为家庭奠定永久的基业，至少人们是这样想的。所以，公馆府第才造得那么讲究。对自己的信念同对上帝的信念一样，会产生奇迹。

至于楼上的布置和陈设，根据楼下的描写和这个家庭的风貌，也就可想而知了。五十年来，除了楼下这两间屋子之外，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接待过任何人。这两间屋子，同那庭院和宅子外部的附属建筑物一样，体现了古老而高贵的布列塔尼精神、雅趣和淳朴。没有城市面貌和地形的交待，没有这座宅第的详细描绘，这个家庭的动人心魄的形象也许就不会被人充分理解。因此，环境的描写应该先于人物。大家一定

会相信人是受治于物的。有些古迹，对生活在其附近的人的影响十分明显。在象布尔日大教堂那样的教堂附近生活，想不信教非常困难。当到处都有形象提醒灵魂的归宿时，是不大容易失足的。这是我们祖先的见解，今天已被既没有特征又没有差别的一代人所抛弃，这代人的风俗每十年就变更一次。你并不指望看见一个手持宝剑的杜·盖尼克男爵吧？否则这里讲的一切都成了谎言。

一八三六年八月初，当这出戏开场的时候，杜·隑尼克家的成员还有杜·隑尼克先生和太太，男爵的胞姐杜·隑尼克小姐，以及二十一岁的独养儿子。按家庭的传统习惯，儿子起名戈德贝尔-卡利斯特-路易。父亲的名字叫戈德贝尔-卡利斯特-查理。只是最后一个主保圣人的名字换了一换①。圣戈德贝尔和圣卡利斯特则应当永远保佑隑尼克家的人。

旺代和布列塔尼叛乱一开始，隑尼克男爵就离开了盖朗德，跟随夏雷特②、卡特利诺③、拉罗什雅克兰④、埃尔贝⑤、邦尚⑥及德·卢东亲王打仗。他在离家之前，把自己的全部财

---

① 基督教徒习惯以基督圣徒的名字给自己取名，意味着这位圣徒在庇佑自己。

② 夏雷特·德·拉孔特里(1763—1796)，王政时代的海军军官，旺代暴动的首领之一，他支持流亡分子在基伯龙登陆，失败后在南特被处死。

③ 雅克·卡特利诺(1759—1793)，织布工人，后成为旺代暴动的首领之一。

④ 拉罗什雅克兰伯爵(1772—1794)，旺代暴动的首领之一。

⑤ 莫里斯·吉戈·埃尔贝(1752—1794)，旺代暴动的将军。

⑥ 邦尚侯爵(1760—1793)，旺代暴动的首领之一，在战斗中受伤致死。

产卖给了胞姐泽菲丽娜·杜·陧尼克小姐，这种谨慎的做法，在革命年鉴上还是绝无仅有的。西部那些英雄豪杰们都一一送了命，男爵没有与他们一起断送性命是出于绝无仅有的奇迹。但男爵在他们死后并未向拿破仑投降。他一直战斗到一八〇二年。这年，他险些儿被逮住，然后他便返回盖朗德，又从盖朗德到克华西克，从那儿去了爱尔兰，他还是保持了布列塔尼人对英国的古老仇恨。男爵还活着，盖朗德人佯装不知道：二十年里，从来没有走漏过风声。杜·陧尼克小姐收取地租，并托渔民捎给她的兄弟。杜·陧尼克先生于一八一三年返回盖朗德，事情简单得就仿佛他到南特去生活了一个季节一般。在流亡都柏林期间，男爵虽已年过五十，还是爱上了一位妩媚可爱的爱尔兰姑娘——法妮·奥勃里安小姐。她出身在这个多灾多难的王国的极其高贵又极其贫穷的人家，当时只有二十一岁。男爵回来取结婚所必需的证件，然后返回去结婚，十个月后，一八一四年初，再同妻子一起回来。路易十八在加来①登陆那天，妻子给他生了卡利斯特，这就是为什么给儿子取名路易的原因。

这位年迈而忠诚的布列塔尼人此时已经七十三岁。但是，对共和国进行的游击战争，五次乘三桅小木船穿渡海峡所遭的罪，都柏林的流亡生活，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看上去好象有一百多岁了。因此，就其与宅第相一致的老朽

① 加来，位于英法海峡的渔港和商港，一八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路易十八在加来登陆，因而一八三六年卡利斯特应当是二十二岁，而不应是二十一岁。

程度来说，历代的陶尼克，没有一个及得上他。这座宅第还是盖朗德有个小朝廷的时代建筑的。

杜·陶尼克老先生身材高大，腰板挺直，干瘪瘦削，行动利索。他那椭圆形的面孔上布满成千上万的皱纹，颧骨上和眉骨上的一条条弧形纹路，使他的面孔很象凡·奥斯塔德①、伦勃朗②、米埃里③、热拉尔·道④笔下的老人，需要拿放大镜来欣赏才行。餐风宿露的生活，不管是旭日东升还是夕阳西下时在阳光下观察田野的习惯，使他变得满面皱纹，把表情都给掩盖了。然而，观察他的人还能看到人面的不可磨灭的外形，即使肉眼只能从中认出一颗呆板的脑袋，心里还能意会到一点儿神情。面孔棱角分明，天庭开阔，线条严峻，鼻梁挺拔，以及只有受伤才会改变的架势，反映出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坚定不移的信念、绝对的服从、无限的忠诚、始终不渝的爱。他好象是布列塔尼花岗岩变成的人。男爵牙齿已经脱落。过去殷红的双唇现在已经变成绛紫色，只靠硬齿龈撑着，吃面包就靠硬齿龈研磨。他夫人想得周到，把面包放在一块湿毛巾里，使面包变软。瘪进去的嘴边仍挂着一丝傲慢而狰狞的笑容。下巴上翘，似乎欲与鼻尖合拢，但从这鼻梁窿起的特征上可以看出他的毅力和布列塔尼人的倔强精神。面孔皮肤呈现出大理石一般的斑纹，皱褶里露出一块一块的红色斑点，表明这

① 阿德里安·凡·奥斯塔德(1610—1685)，荷兰画家。

②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

③ 弗朗兹·凡·米埃里(1635—1681)，荷兰画家。以画风俗画和人像著称。

④ 热拉尔·道(1613—1675)，荷兰画家。

是一个有血性的硬汉，天生能吃苦耐劳。正由于能吃苦耐劳，男爵多次幸免中风。这颗脑袋上长满了银丝白发，绺绺发卷一直垂到肩头。

这张当时已呈土色的面孔，仅仅由于两只黑眼睛在深深的眼窝里炯炯发光才显出生气；一颗真挚而宽厚的心通过这双眼睛放射着最后的光焰。眉毛、睫毛都已脱落。变得粗糙的面皮已无法抚平。由于刮脸不便，老人不得不蓄起一把长成扇形的胡子。在这位宽肩挺胸的布列塔尼老狮子身上，画家特别欣赏的，也许是那双可敬可佩的士兵的手。这双手就象杜·盖克兰家人应该有的那样：宽大，厚实，多毛。这双手曾经握过战刀的把柄，象圣女贞德那样，直到王国的旗帜在兰斯大教堂上飘扬的那天，才放下战刀；这双手曾经常被田野里丛生的荆棘拉破出血，为了偷袭蓝军①这双手曾在沼泽里摇过桨，或者为了帮助乔治到来②；在大海里摇过桨，这是一双游击队员的手，炮手的手，普通战士的手，军官的手，因此是当时白军的手，虽说长房波旁家族还流亡在外。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这双手，你会发现一些新的伤疤，证明男爵曾经追随夫人在旺代暴动③。这件事今天可以直言不讳了。这双手生动地解说了历代隗尼克信守不渝的豪迈的格言FAC！他那不宽也不高的

① 一七九三年旺代叛乱。共和国派去镇压叛乱的官军着蓝制服，故称蓝军，而叛军则称白军。

② 指乔治三世，当时是英国和爱尔兰国王。

③ 指贝里公爵夫人（1798—1870），法国国王查理十世的儿媳，一八三〇年波旁王朝被推翻后，随查理十世流亡国外，一八三二年返回法国，企图推翻路易-菲力浦，在旺代举事北伐，结果失败。

倔强的前额由于头发脱落而开阔起来，使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显得更加威严；金黄色的两鬓衬托着棕色的前额，颇为引人注目。男爵周围所有的布列塔尼人都是这副尊容：略嫌粗俗，大概也只能如此吧？看上去粗犷，呆板，象休伦人①那样毫无表情，有种说不出的傻气，也许是在极度疲劳之后进入了完全休息的状态，才显出这副孤兽的蠢相。头脑里很少有思想。思想在头脑里似乎是个负担。思想的器官是心而不是脑袋，思想的结果是行动而不是见解。但是，你若仔仔细细观察这位英武的老人，你便能看出他与他那个时代的精神真正相悖的奥秘。他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主见，简直是天生就有的，无需再思考。生活使他懂得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国家机构和宗教为他进行思考了，所以，他应当把自己的和亲属的脑子用于行动，而不在他认为与己无关、且已有别人照料的任何事情上分散精力。他象从剑鞘里拔出剑来一样从心里掏出自己的想法，率真之至，如同他族徽上执着旌旗的手。一旦明白了这个秘密，一切便迎刃而解：他那坚定的决心是出于象族徽上的银底直纹那样清晰、明确、率真、纯洁的思想。他参加叛乱前把财产卖给他的姐姐，是为了应付一切——流亡、没收、死亡——所做的准备。姐姐为了弟弟，也靠了弟弟才活着。这两位老人性格上的美现在甚至不再能够为我们时代朝秦暮楚、见异思迁的利己主义风尚所充分理解。即使是位大天使受托去了解他们内心的秘密，也不会发现丝毫带有私心的思想。当一八一

① 休伦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

四年盖朗德的本堂神甫暗示陧尼克男爵可以去巴黎要求赔偿时，持家是那么勤俭的老姐姐大声嚷道：

“呸！我兄弟需要象乞丐一样去伸手乞讨吗？”

“人家会以为我效忠国王是出于私利呐！”老人说，“再说，他应该记得起来。再说，那么多人麻烦他，可怜的国王也够为难的了。即使他把法兰西分成一块一块送人，人家也还会向他讨东西。”

这位忠心耿耿、对路易十八如此体贴的仆人，被赐予少校军衔、圣路易十字勋章以及一笔两千法郎的养老金。

“国王记起来了！”他收到国王授勋授禄的敕书时说。

谁也没有指出他的错误。其实事情是德·费尔特公爵①做的，他在旺代军队的花名册上找到了杜·陧尼克，以及其他几个以“伊克”音结尾的布列塔尼人的名字。为了感谢法国国王，男爵支持一八一五年盖朗德抗击特拉沃将军②指挥的围城战，他绝不愿意把这城堡交出去。到了不得不撤出城堡的时候，他同一帮舒昂党人一起逃进了森林，直到波旁王朝第二次回来才放下武器。盖朗德人至今还记得这次围城战。如果布列塔尼的老舒昂党人都回来，这场英勇抵抗的战争就可能席卷旺代。我们应该毫不隐讳地说，杜·陧尼克男

① 德·费尔特公爵(1765—1818)，帝国时代的元帅，曾任拿破仑的陆军大臣，复辟时期，又成为路易十八的陆军大臣。

② 冉-彼埃尔·特拉沃 (1767—1836)，拿破仑帝国将军。这里巴尔扎克颠倒了历史事实。实际上是舒昂党人于一八一五年七月七日围攻盖朗德的驻军，打了一天一夜，攻城未果而撤退。——原编者注。

爵是个完全没有文化修养的人，不过是农民式的没有修养：他会读，会写，也有点儿会算；还懂武艺和军徽，但除了祈祷书之外，一辈子没有读过三本书。他衣着从来不随随便便，可又始终是老样子：笨重的皮鞋，厚实的长袜，绿色丝绒短裤，呢坎肩，以及翻领大衣，衣襟上别着圣路易勋章。他脸上有一种出奇的安详神态，一年来，一种预示死亡的朦胧睡意似乎在为长眠做着准备。他的夫人也好，他的双目失明的姐姐也好，他的朋友们也好，都没有多少医学知识，对他这种日益频繁的昏昏欲睡的状况并不担心。对他们来说，一颗无可指责但已疲惫的心灵终于安息是很自然的事：男爵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一切都包含在这两个字里了。

在这座公馆里，大家主要关心的是变得一无所有的王室的命运。男爵一家人特别操心的是流亡在外的波旁王族的前程、天主教的未来、新的政治措施对布列塔尼的影响。大家除了还操心独生子卡利斯特这个杜·陪尼克家族伟大姓氏的唯一希望和继承人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操心的事了。

这位老旺代分子，老舒昂党人，几年前还返老还童，教这位儿子武艺，一个随时准备应召打仗的贵族必须具备的武艺。卡利斯特刚满十六岁，父亲就领他到沼地和森林中去，借打猎娱乐，教给他打仗的基本知识；父亲给儿子做出表率，不知疲劳，稳坐鞍上，不论是飞禽还是走兽都能百发百中，毫不畏惧地飞越障碍；他鼓励儿子去闯荡冒险，好象他有十个儿子可以牺牲一般。当德·贝里公爵夫人到法国来夺取王位时，父亲便将儿子带去，让他实践自家族徽上的格言。男爵生怕妻子

使他心肠软下来，便趁夜出发，不告而别，好象是带儿子去参加一场晚会，把独生子带到火线上去。他唯一的仆人加斯兰也高高兴兴地随他一起溜走。家里的这三个男人走了六个月，音讯全无。男爵夫人朗读《每日新闻》时，没有一行字不使她胆战心惊，老姐姐鼓足勇气挺着腰杆，凝神倾听，连眉头也不皱一皱。所以说，大厅里挂着的三支火铳不久前还使用过。男爵认为此次举兵于事无补，便在拉佩尼西埃尔事件①之前离开了战场。否则，杜·陪尼克世家也许就断绝香火了。

父亲、儿子和仆人告别了贝里公爵夫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完全出乎朋友们、男爵夫人和年老的杜·陪尼克小姐意料地回到了家里。老姐姐凭盲人所具有的敏锐听觉，听出了三个男人在巷子里的脚步声。加斯兰把三支火铳和军刀挂到原来的地方，不安的朋友们在点着那盏古灯的小桌子四周围成了一圈，男爵看了看大家，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下面这句带有封建时代遗风的天真的话：

"不是所有的男爵都尽了自己的责任。"

然后，他吻抱了夫人和姐姐，在自己那把旧椅子上坐下，吩咐给儿子、加斯兰和他自己备饭。加斯兰为了保护卡利斯特，用身子去挡他，结果自己肩头被砍了一刀，此事过于平常，女主人们几乎没有对他表示感激。男爵也好，来看望他的客人也好，对胜利者既没有诅咒也没有辱骂。大家一声不吭，

---

① 拉佩尼西埃尔是一古堡，一八三二年六月六日，支持贝里公爵夫人暴动的旺代分子聚集在古堡里负隅顽抗，政府军久攻不克，便纵火焚毁古堡，暴动分子几乎全被烧死，幸存者寥寥无几。

这是布列塔尼人的性格特征之一。四年来，从来没有人听到男爵说过一句蔑视他的敌手的话，他要履行自己的责任，敌人也要尽他的天职。这种无言的沉默是意志坚定不移的标志。这最后的挣扎，犹如残烛的余辉，耗尽了男爵的精力，致使他目前处于这种衰竭状态。波旁家族奇迹般地被赶跑又奇迹般地回来，这次再度流亡，他感到十分忧伤。

当晚上将近六点这出戏开场的时候，男爵按老习惯已在四点钟进过晚餐，此刻正坐在壁炉前面靠花园一侧他那把椅子上，听夫人朗读《每日新闻》，听着听着，脑袋搭在椅背上睡着了。

男爵夫人坐在壁炉前面一张老式靠背椅上，离开好似多节疤的古树般瘦骨嶙峋的男爵不远。这是位典型的只有英国、苏格兰或爱尔兰才有的讨人喜欢的女人。只有那儿出这种雪白粉嫩的金发女郎，一绺一绺的鬈发好象由天使们的巧手做成，蓬蓬松松，光线似乎沿着卷曲的头发在往下流淌。

法妮·奥勃里安是个天仙般的美女。温柔多情，贫贱不移。说话似音乐一般和悦，碧眼象清泉那样纯洁。十指纤细柔嫩，双眸脉脉含情。美得细、雅，无论是画笔还是语言都无法加以描绘。四十二岁，风韵犹存，好似那色彩斑驳、到处是鲜花硕果的秋天，雨过天晴，显得清新绚丽。

男爵夫人一手拿着报纸，指头翘起，指甲修得方方正正，象古代美女的塑像那样。数日来由于刮风而天气转凉，她穿了一件黑丝绒袍子，半躺在椅子上，姿势得体而不造作，双脚伸向前面的壁炉取暖。圆领的紧身衣裹着轮廓极美的双肩和丰

满的、并没有因给独生子哺乳而变形的乳房。一绺绺鬈发按英国式样垂在面颊两边。一头美发象亮晶晶的金丝在阳光中闪耀，不象有的头发那样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她把头发简简单单地挽了一挽盘在头顶，用玳瑁梳子别住，又请人替她将披散在颈背上的短发结成辫子，这些短发是种族的标志。这根可爱的小辫子和长发一起细心地高高绾起，露出脖子与漂亮的肩头之间那波浪式的曲线，看上去十分悦目。这个小小的细节说明她一向注意自己的梳妆打扮，总想使她的老丈夫瞧着喜欢。如此体贴，叫人心里多么高兴，多么快乐呀！当你看到一个女人在家居生活中注意梳妆打扮（而别的女人只在恋爱时才注意）的时候，请相信，她一定是个贤妻良母，是家庭的欢乐和幸福，她懂得妻子的责任，她的内心和她的温情里具有与她的外貌同样的美。她偷偷地行善，她能够钟爱别人，她爱亲友就象她为了他们而爱上帝一样，没有一点私心。

因此，在天国里保佑着这位妇女的圣母，似乎为了嘉奖她年轻贞洁，循规蹈矩，厮守年迈的贵人，而给她绕上了一道可以免遭岁月摧残的光轮。她原来的美貌即使有所消减，柏拉图也会当作新的风韵而加以颂扬。过去极其白嫩的面色，现在已经变成画家们所喜爱的暖色，象珍珠一样富有光泽。宽阔美丽的前额焕发着光彩；深蓝色的双眸在毛茸茸的浅色睫毛下面闪着极其温柔的目光；虚浮的眼睑和肌肉已松弛的眼角使人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凄凉感；下面的眼圈呈淡白色，象人中部位那样，散布着一根根细小的血丝；鹰嘴状的小鼻子显得颇为庄重，使人想起她这位贵族姑娘的出身；一张端正可爱

的嘴，长着一口洁白的小牙齿，由于总是彬彬有礼而常常挂着笑容，显得更加美丽；虽已经有点发胖，但纤细的腰肢和苗条的身材尚未受到破坏；美貌虽然已是秋色，但仍象朵朵被人遗忘的鲜艳的春花，又象是瑰丽多彩的盛夏；丰腴的双臂，皮肤光滑细嫩，线条饱满；最后，一副开朗、安详、淡淡的玫瑰色面容，一双晶莹纯洁的蓝眼睛，过于放肆的目光会使之害羞的蓝眼睛，使人感到她象天使一般无限和蔼，无比亲切。

壁炉的另一边，椅子上坐着八十岁的老姐姐。她与她的兄弟除了衣着不同之外，一切都很相似。她一边听读报，一边结着袜子，这活计是无需用眼睛的。她的眼睛上长了一层翳，弟媳多次劝她动手术，她坚决不肯。其中奥秘，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推说自己缺乏勇气，实际是不愿意为自己破费二十个金路易，因为这样一来家里就会少了这笔钱。可是，她内心却很想再看看自己的兄弟。这两位老人使男爵夫人的美貌显得更加出色了。在陪尼克男爵和他的姐姐之间，哪个女人看上去不年轻美貌呢？双目失明的泽菲丽娜不知道八十高龄给她的面容所带来的变化。呆滞无神的白眼珠子一动也不动，使她那副苍白而干瘪的面孔如同死人面孔一般；三、四颗牙齿龇在外面，使那张脸变得有点儿吓人；深凹进去的眼眶四周泛着红晕；嘴巴附近和下巴颏上长着几根早已变白的胡须；这副冷漠而平静的面孔藏在一顶棕色花布做的小帽子下面，帽子象棉被那样绗着直缝，帽檐用薄纱打成蜂窝形的褶裥，用总是带点儿棕红色的带子系在颔下。杜·陪尼克小姐在绉布衬裙上面套一条粗呢裙子，这是个地道的可以藏金路易和荷包的

夹层裙子。荷包缝在腰带上，她象穿衣服一样，早晨系上，晚上解下。上身穿一件布列塔尼地方流行的紧身衣，与粗呢裙子用的同一种料子，领口饰有一个百褶领圈。百褶领圈的浆洗问题是她与弟媳妇之间唯一有争论的问题，因为她一个星期只肯换一次。从这件紧身上衣宽大的棉袖子里伸出两只干枯而有力的胳臂，一双枯黄色的手使胳臂看上去象白杨木那样惨白。长期结毛线的习惯使手指弯曲，象钩子一般。这双手象一架不停转动的织袜机：要是看到这十个指头停下来，那才是怪事哩！杜·陪尼克小姐不时拿起插在怀里的一根长绒线针，从帽檐下面塞到白头发里去搔痒。一个外乡人要是看到她不怕戳着自己，若无其事地把绒线针重新插到怀里去的样子，可能会觉得好笑。她的腰板象教堂的钟楼那样挺拔，这副挺直如柱的仪表可以看作是一种老来俏，证明骄傲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感情。她笑起来乐呵呵的。她也尽了自己的责任。

法妮看见男爵已经睡着了，便停止读报。太阳从一扇窗户移向另一扇窗户，象一条金色的带子把这间古老的大厅凭空一分为二，把那些几乎是黑色的家具照得亮锃锃的。阳光给地板上的雕花抹了一层光，在箱柜上闪动，把栎木桌子的桌面照得通亮，从而使这舒适的棕色大厅给人以欢快之感，法妮的声音就如同这太阳一般光明、一般欢快的音乐，在八十老妇的心里回响。阳光很快变成了血红色，不知不觉颜色愈来愈深，最后成为令人感伤的落日余辉。男爵夫人陷入沉思，一句话也不说。半个月来，这情况老姑子已经注意到了，她试图

解释这种沉默。她没有问过男爵夫人一句，但她还是继续以盲人的方式研究这种忧虑的原因，好象在读一本白色字母的黑书，而在盲人的心里一切声音都好象是预言的回声。天黑对失明的老妇来说无关重要，她继续织毛线。室内是如此的安静，钢针碰撞的声音也能听得见。

"妹妹，刚刚报纸掉到地板上去了，可是您并没有睡呀。"老妇说，神色狡黠。

夜已降临。玛丽奥特走来点上灯，把灯放在壁炉前面的一张方桌上，然后去拿她的纺锤、线团和一张小凳，坐到朝庭院的窗洞下面，专心一意捻起线来，天天晚上如此。加斯兰还在牲口棚里忙着，检查男爵和卡利斯特的马，看看马厩里是否一切都很妥帖，给两只漂亮的猎狗喂晚饭。这两个畜生的欢叫在宅子黑影憧憧的院墙上激起了最后的回声。这两条狗和那两匹马是显赫一时的骑士团的最后一点残迹。

假设有个人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沉思遐想宅子里仍然活着的人物形象，突然听到马嘶、蹄响、犬吠，可能会吓得心惊胆颤。

加斯兰是那种小个子的矮胖敦实的布列塔尼人，黑头发，古铜色面孔，不声不响，象骡子一样执拗，但对主人总是百依百顺。他今年四十二岁，在杜·陪尼克家已经做了二十五年仆人。杜·陪尼克小姐得到男爵结婚和可能回来的消息之后，雇用了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加斯兰。这位仆人自认为是家庭的成员之一：他陪卡利斯特玩耍，爱护家里的马和狗，同它们说话，抚摸它们，好象他是主人一般。他穿一件小口袋的蓝

色线呢上装，一直拖到臀部；一件坎肩，一条长裤，用同样料子做的，一年四季穿着；一双蓝袜子，一双掌了钉的粗笨皮鞋；天气过冷或者下雨天，他就按当地的习惯披上一块山羊皮。

玛丽奥特的身分同加斯兰一样，在这儿也已四年。这一男一女搭配得再好也没有了：肤色相同，身材相同，一双黑而有神的小眼睛也相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俩没有做夫妻，也许血缘太近，他们看上去简直象兄妹一般。玛丽奥特的薪金是三十埃居，加斯兰的薪金是一百利勿尔。[①] 但别人家出一千个埃居，他们也不会离开杜·陧尼克家。他们俩都听从老小姐使唤。从旺代战争开始直到兄弟回来，老小姐已养成了管理家务的习惯。因此，当她知道男爵不久要携带夫人回家时，心情十分激动，以为她将不得不放弃家政大权，让位给杜·陧尼克男爵夫人，并成为她的第一个下属。泽菲丽娜小姐喜出望外地发现，法妮·奥勃里安天生是个大家闺秀，对穷人家的琐细家务厌恶之极，象所有美貌女子一样，宁可啃面包师做的干面包，也不肯亲自动手做一顿精美的饭菜，能够承担生育子女的最艰苦的义务，经受得住一切必要的省吃俭用，但就是没有勇气操持日常琐事。当男爵替他害羞的夫人请求姐姐为他们照料家务时，老小姐象吻小妹妹一样吻了男爵夫人一下。她把男爵夫人当作自己的女儿，疼爱她，十分高兴能够继续照管家务。家务管得很严，而且省俭得叫人难以置信，只有遇

---

① 三十埃居和一百利勿尔当时价值差不多。

到诸如她弟媳分娩、哺乳以及一切涉及全家的宝贝孩子卡利斯特这些大事时，她才肯松手花钱。尽管两位仆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苛厉的家政，尽管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他们的地方，尽管他们对主人利益的关心更胜于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泽菲丽娜小姐仍然一切皆要过问。她由于专心致志，所以无需爬到阁楼上去就能知道那里的核桃堆子有多大，也无需把有力的胳膊伸进马厩的柜子就能知道还剩下多少燕麦。她在紧身上衣的腰带上系着一只工头用的哨子，吹一下是唤玛丽奥特，吹两下是唤加斯兰。加斯兰最大的乐趣是种园子，让园子里长出鲜美的水果蔬菜来。他可做的事太少了，如果不种点园子，他会感到无聊的。早晨他给马匹洗刷好之后就去擦地板和打扫楼下的两间屋子。他在主人身边可做的事很少。因此，花园里你看不到一棵野草，也看不到一只害虫。有时候你会发现他光着头一动也不动立在太阳底下，守候着田鼠或者金龟子的可怕的幼虫，然后他象孩子一般乐呵呵地把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捉着的小动物拿去给主人们看。斋戒的日子去克华西克买鱼，是他的一大乐事，那儿的鱼卖得比盖朗德便宜。

因此从来没有一个人家比这个神圣的贵族之家更和睦、更融洽、更团结的了。主人和仆人好象是天生配好的。二十五年来既不曾有过争执，也不曾有过纠纷。唯一使大家愁眉苦脸的是孩子的小毛小病，唯一使大家吃惊的是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三〇年的事变①。虽说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什么季节

① 一八一四年四月拿破仑被迫退位，波旁王朝复辟。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波旁王朝被推翻。

吃什么菜总是一成不变，但这种类似阴天、雨天、晴天轮流交替的大自然那样刻板单调的生活，由于大家感情融洽而一直维持着，也正因为顺应自然规律，这种生活才更加充实、更加有益。

落日的余辉消失了，加斯兰走进大厅，恭恭敬敬地询问主人是否需要他。

“做了祷告之后你可以出去玩或睡觉去。”这时醒过来的男爵说，否则这话就是夫人或他的姐姐说……

两位妇女点头表示同意。加斯兰看到主人都立起身来准备跪在自己的座位上做祷告，便跪了下来。玛丽奥特也在自己的小凳上跪下来做祷告。老小姐大声祈祷。她刚祷告完，便听见巷子里有人敲院子的大门。加斯兰前去开门。

“肯定是神甫先生。他几乎总是第一个到。”玛丽奥特说。

果然，听到走在台阶上清脆的脚步声，大家认出了盖朗德的本堂神甫。

本堂神甫恭恭敬敬地向男爵和两位妇女问好，说了几句神甫们擅长的文雅动听的话。女主人漫不经心地向他道了声晚安，他以宗教裁判官的目光看了她一眼。

“您是有心思还是不舒服，男爵夫人?”他问。

“谢谢，没有什么。”她说。

格里蒙先生，五十岁，中等身材，穿一件教士长袍，一双银搭襻的笨重皮鞋。白领巾托着一张胖乎乎的面孔，气色总的说是白的，但有点泛黄。一双手圆滚滚的。这副十足的修士

面孔，就其肌肤的色调和平淡的表情来说，象个荷兰市长，就其一头平直的黑发和炯炯有神但又彬彬有礼的褐色眼睛来说，又象个布列塔尼的农民。他象心地纯洁而坦然的人那样轻松愉快，不怕人家开玩笑。他一点也没有穷教士那副心神不定、脾气恶劣的样子。那些穷教士在自己教区里由于教友反对而立不住脚或者权力难保，用拿破仑的名言来说，他们不是教区教友们的精神领袖和天然的治安法官，倒被教友们视为敌人。一个最不信教的游客如果看到格里蒙先生走在盖朗德城里的那副神气，也会承认他是这座天主教城市的主宰。但是，这位主宰使自己精神上的优势屈居于杜·陪尼克一家人的封建威势之下。在这座大厅里，他好象是领主家管理小教堂的神甫。在教堂里，他祝福的时候总是把双手首先伸向杜·陪尼克家的祭台，祭台的顶拱石上雕刻着他们族徽上那只持剑的手和格言。

“我以为德·庞-奥埃尔小姐已经来了。”神甫拿起男爵夫人的手吻了一吻，坐下来说。“她坐不住了。放荡的风尚难道真要流行起来不成？因为，我看见他了，今晚骑士先生又在图希家。”

“他到图希家去这件事，在德·庞-奥埃尔小姐面前，请您只字不要提起。”老小姐温和地大声说。

“噢！小姐，”玛丽奥特搭话道，“全城的人都在说闲话，您阻止得了吗？”

“人家说什么？”男爵夫人问。

“姑娘们，大嫂们，总之，所有的人都说他爱上了德·图希

小姐。”

“象卡利斯特这样的帅小伙子应该在战场上得到女人的爱情。”男爵说。

“德·庞-奥埃尔小姐来了。”玛丽奥特说。

果然，这位小姐的嬷嬷轻步踩在院子里的沙土上，发出吱吱的响声，身边陪着一位小仆人，为她掌灯。玛丽奥特看到有位男仆陪来，便转身移到大厅去坐，以便借着这位富有而吝啬的小姐的松脂烛光同他聊天，好节省自家主人的蜡烛。

这位小姐形容憔悴，面孔象 olim① 的纸张一般蜡黄，脸上的皱纹就象风吹皱了的湖水一样，灰眼睛，大龅牙，一双男人的手，相当矮的身材，背有点儿弯，也许是驼子，但是，谁也不曾好奇到想弄清楚她身上有什么缺陷或者完美之处。她穿衣服的趣味同杜·陧尼克小姐一样，当她想摸到里层袍子上的侧袋时，她就得翻动好几层衬衣和裙子。这时，钥匙和钱币就会在衣服里叮叮当当发出奇怪的响声。她象那些能干的女当家一样，总是一边藏着一大串钥匙，另一边藏着银烟壶，针箍，编结的活儿，以及其他叮当作响的玩意儿。她头上戴的不是杜·陧尼克小姐那种式样的棉帽子，而是一顶查看瓜地时戴的绿色帽子。帽子同黄金瓜一样，由绿色变成了棕黄色。这顶帽子的形状，在二十年之后，又以碧碧帽的名称在巴黎流行起来。这顶帽子是在她亲自监督下由她的外甥女们亲手做的。绿色的塔夫绸是在盖朗德买的；帽子的骨衬，她每五年到

① 拉丁文：判例集。（指中世纪巴黎最高法院的判案记录。）

南特去换一次，原因是她给骨衬规定了使用期限。她的外甥女们也给她做袍子。总是按照一成不变的纸样子剪裁。这位老小姐还有一根小扁头手杖——玛丽-安东奈特①得势初期贵妇们使用的那种手杖。她出身于布列塔尼最高贵的世家。她家的族徽同从前公爵家的款式一样。布列塔尼显赫的德·庞-奥埃尔世家到她和她妹妹两人截止了。她妹妹嫁给了凯嘉鲁埃，她丈夫不顾当地人的反对，把她的姓和自己的姓拼在一起，让人家称他德·凯嘉鲁埃-庞-奥埃尔子爵。

“老天惩罚了他。”老小姐说，“他只有女儿，凯嘉鲁埃-庞-奥埃尔的姓氏也要绝代了。”

德·庞-奥埃尔小姐从地产上获得的岁入大约有七千利勿尔。她自成年以来亲自管理、亲自骑着马儿去视察自己的产业已经三十六年，在每件事情上都表现了大部分驼子所具有的坚定性格。方圆十里之内，人们对她的悭吝很钦佩，从来没有人对此加以非难。她身边只有一个女仆和陪她来的这个小男仆。她的全部开销，不包括捐税在内，一年不超过一千法郎。因此，凯嘉鲁埃-庞-奥埃尔一家人都巴结她。他们冬天住在南特，夏天就住在他们那块位于安德尔河下游卢瓦尔河岸边的土地上。大家知道，哪位外甥女讨她喜欢，她将来就把她的财产和积蓄赠送给谁。凯嘉鲁埃家的四位小姐，最小的十二岁，最大的二十岁，每季度一个，轮着到她家来过几天。

---

① 玛丽-安东奈特(1755—1793)，法国王后，路易十六之妻，在法国史上以轻佻、风流、奢侈、保守、反动著名。一七九三年十月十六日同路易十六一起被送上断头台。

雅克琳·德·庞-奥埃尔是泽菲丽娜·杜·陪尼克的朋友，自幼就仰慕这个作为布列塔尼骄傲的杜·陪尼克世家，所以卡利斯特一出世，她就有了把她的财产传给他的计划，办法是把凯嘉鲁埃-庞-奥埃尔子爵夫人将来过继给她的女儿嫁给这位骑士。她想用偿还佃户押金的办法把杜·陪尼克家最好的田地赎几块回来。吝啬有了目的，就不再成为缺点，而是修养美德的手段，过分的克己就变成了不断的牺牲，终于在锱铢必较的外貌下面藏起崇高的意图。泽菲丽娜可能知道雅克琳的盘算。把整个心思用来疼爱儿子和温存丈夫的男爵夫人，看到德·庞-奥埃尔小姐每天到她家来总是找借口把她最喜欢的十五岁的夏洛特·德·凯嘉鲁埃带在身边，也猜着了几分。格里蒙神甫肯定知情。他帮助老小姐把钱存放在很可靠的地方。德·庞-奥埃尔大概有三万金法郎，这是根据她的积蓄估算的数字。不过即使她拥有十倍于现有的土地，杜·陪尼克家的人也不会表现出会使老小姐以为他们看中她的财产的殷勤劲儿。雅克琳·德·庞-奥埃尔小姐出于布列塔尼人那种值得敬佩的自豪感，很高兴她的老友泽菲丽娜和杜·陪尼克夫妇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爱尔兰国王的子孙和泽菲丽娜肯接受她的拜访，总使她感到万分荣幸。她甚至忍痛牺牲，同意每天晚上让她的小仆人在杜·陪尼克家点一支松脂烛——一种颜色象香料甜面包的蜡烛名称，今天西部有些地方还点这种蜡烛。因此，这位年老而富有的小姐就是高贵、骄傲和尊严本身。在你读着关于她的外貌的描述时，格里蒙不慎泄露了以下一事：年老的男爵、年轻的骑士和加斯兰带着战刀和猎

枪偷偷溜走，去旺代参加夫人①发动的叛乱，使得法妮大惊失色，而布列塔尼人欢欣若狂的那天晚上，德·庞-奥埃尔小姐慷慨捐献，交给男爵一万利勿尔金币，外加神甫从征收什一税得来的一万利勿尔，老战士受托以庞-奥埃尔家族的名义和盖朗德教区的名义把这两笔钱交给亨利五世的母亲②。

德·庞-奥埃尔小姐对待卡利斯特的态度，仿佛自以为对他享有权利。她的计划要求她看管他。这倒不是她在男女私情的问题上见识短浅。她象先朝老妇人那样很宽容，但她讨厌革命带来的新风尚。卡利斯特如果同布列塔尼的姑娘们闹出了风流事件，还可能赢得她的尊重，但如果追求起她所说的时髦来，那就会在她眼里大大降格。他如果诱奸了女孩子，德·庞-奥埃尔小姐可能从袋里挖出点儿钱去安抚人家；如果看见卡利斯特驾驶一辆轻便双轮马车，说起要到巴黎去，她可能认为他是个浪荡子。但，如果她发现他在阅读大逆不道的报纸杂志，她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来，就不得而知了。对她来说，新思想就意味着推翻土地轮作制度，就意味着为了改良土壤和改善耕作方法而破产，就意味着最后由于试验而早晚会把地产典押出去。对她来说，审慎是发财的正道，而最妙的管理方法就是在谷仓里囤积黑麦、燕麦、大麻，死死守住不卖，等待价格上涨，不怕被人家骂作囤积居奇者。说来也奇怪，她常常做成得手的买卖，从而证实了她的经营原则。她看来狡猾，

---

① 指贝里公爵夫人，参阅本卷第22页注③。

② 亨利五世的母亲即贝里夫人。亨利五世是查理十世的孙子，被正统派视为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其实没有头脑。但她象荷兰人那样有条理，象猫那样谨慎，象牧师那样有恒心，在这个因循守旧的地方，持之以恒就无异于最深刻的思想了。

"今天晚上阿尔嘉先生来吗？"老小姐与主人互相寒暄了几句之后，一面脱着露指手套，一面问。

"来的，小姐，我看见他在林荫道上遛狗哩。"神甫回答。

"哈！今天晚上我们的穆士①可要热闹啦。"她又说，"昨晚我们只有四个人。"

听她说到穆士，神甫站起身来，到柜子抽屉里拿出一只细柳条编的小圆篮子，一堆已经用了二十年的黄得象土耳其烟丝一样的筹码，以及一副邋里邋遢的纸牌——象圣纳泽尔关防人员半个月才换一次的纸牌一样龌龊。然后，他亲自把每个打牌的人所需要的筹码在桌上摆好，把小圆篮子放在桌子当中的油灯旁边，那股热心劲儿就象孩子，那副模样就象惯于献这种小殷勤的男人。象军人敲门那样，一记重重的敲门声在这座古老而幽深的宅院里震响。德·庞-奥埃尔小姐的小仆人一本正经地走去开门。不一会儿，笼罩着朦胧夜色的台阶上出现了杜·阿尔嘉骑士干瘪修长的黑色身影。他是当年凯嘉鲁埃海军元帅的旗舰舰长，什么季节穿什么衣服，有板有眼。

"来呀，骑士！"德·庞-奥埃尔小姐叫道。

"一切都已就绪了。"神甫说。

---

① 穆士：牌戏名。

骑士是个身体羸弱的人。他穿一条法兰绒裤子，保护关节，戴一顶黑绸帽子，保护头颅不被雾气濡湿，着一件斯宾塞式的上衣，保护他那宝贝胸脯不受突如其来使盖朗德降温的冷风袭击。他出门时总拿着一根装有金柄的手杖，用来驱赶那些不合时宜地向他心爱的母狗求爱的公狗。这位骑士象爱打扮的少妇那样仔细，稍不如意必亲自动手，说话声音很低，生怕累了快要失音的嗓子。他是旧海军中最勇猛善战的人物之一，很荣幸地得到絮弗朗大法官①的赏识和波唐杜埃伯爵的友谊。作为凯嘉鲁埃海军元帅的旗舰舰长，他的英勇表现以显眼的痕迹记录在他那留下伤疤的脸上了。单看他的外表，谁也不会相信这位布列塔尼水兵会有暴风雨盖不住的嗓门，俯视大海的锐眼，无与伦比的胆量。他不抽烟，不骂人，象女孩子那样温和文静，象老妇人那样关心他的小狗蒂斯贝，随着小狗的性儿，满足小狗的需要，以此表示他对自己往日的风流韵事的高度重视。他从不提起自己曾使德·埃斯坦伯爵②大为诧异的惊人之举。虽然他具有残废军人的外貌，走起路来好象害怕踏死蚂蚁，虽然他抱怨海风凉，太阳热，雾气湿，但他长在红齿龈上的一口白牙并不示弱，可以确保他的癖好获得满足，而且是个破财的癖好；一天要吃四顿饭，胃口象修士那样大。他的身架象男爵一样，瘦骨嶙峋，坚不可摧，羊皮纸一般的皮肤贴在一把骨头上，就象一匹瘦得皮包骨的阿拉伯马，

---

① 絮弗朗(1726—1788)，著名的海军将领，曾出征印度，打败英军，后任马耳他修士会大法官。

② 德·埃斯坦伯爵(1729—1794)，法国王家海军少将。

太阳照得青筋闪闪发光。他的面孔保持着古铜色，因为他到过印度，但没有从那儿带回一个思想，也没有带回一个故事。他曾流亡，把家产荡光，后来又获得圣路易十字勋章和一年两千法郎的养老金，由海军残废军人管理处支付，这是他多年为国王效劳所应得的报酬。轻度的神经官能症使他疑心自己害着千百种毛病。这情况不难解释，因为他在流亡期间受了不少苦。他曾在俄国海军中服役，直到亚历山大皇帝想用他来攻打法国，他才辞职不干，跑到敖德萨去，住在黎塞留公爵①身边。他同公爵一起回国。黎塞留公爵使这位前布列塔尼海军引以为荣的老将获得了一份应得的养老金。他是在路易十八时代回盖朗德的，路易十八死的时候，他当上了该市的市长。神甫、骑士、德·庞-奥埃尔小姐十五年来已经养成习惯，晚上在杜·陪尼克家度过，城里和地方上的其他贵族名流也有来的。在杜·陪尼克家里，本镇小圣日耳曼区②的领袖是谁，大家不难猜到，这儿，新政府派来的行政官员，没有一个打得进来。六年来，神甫每当说到紧要之处：Domine, salvum fac regem！③总要先清清嗓子。盖朗德城里的政治活动也就到此为止了。

穆士是一种扑克游戏，玩的时候每人发五张牌，另带一张

---

① 黎塞留公爵(1766—1822)，政治家，法国大革命后于一七九〇年流亡俄国，帮助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攻打土耳其，并于一八〇三至一八一四年间任敖德萨总督。王政复辟后回法国，先后出任外交大臣和内阁总理。

② 圣日耳曼区是巴黎贵族聚居的地方。此处指盖朗德镇的贵族社会。

③ 拉丁文：主啊，保佑吾王吧！

翻牌。翻牌决定王牌的花头。轮到谁打牌，谁就说要或不要，完全听便。如果不要，只输自己下的注，因为只要篮子里没有存钱，每人押的注很小。如果要，就应该吃进，同时按赌注的总数赢得一定的比例。如果篮子里有五个苏，吃进一次牌就赢一个苏。不吃进，就被记入穆士：于是注的数目是多少，他就欠多少，待到下一圈将欠数放入篮子里。大家把欠的穆士记录下来，下一圈按所欠数目的多寡，由多到少，顺序放入篮内。轮着谁打牌的时候谁说弃权，就在这一圈中摊开自己的牌，并被视为局外人。发剩下的牌，大家可以按先后次序用手中的牌去换，就同两人对打的扑克一样。谁愿意取几张就取几张，以致头家和二家可以两人把牌全部拿光。翻牌归发牌的人，因此他是末家。他可以用这张牌换手中的一张牌。一张"炸弹"可以轰掉所有其他的牌，"炸弹"名叫弥斯蒂格里，也就是梅花J。这种扑克玩起来虽然极其简单，但也不无乐趣。人们贪财的天性，灵活的手腕，面部的表情动作，都可以在这游戏中得到培养和训练。在杜·陀尼克府上，每个打牌的人拿二十个筹码，相当于五个苏，这样，每圈赌注的总数达五个里亚①，在这些人眼里，这是笔大数目了。如果手气好，可以一次赢五十个苏，在盖朗德谁也不会在一天里花掉这么多钱。因此，德·庞-奥埃尔小姐对这游戏的劲头不亚于好好打一场猎的猎人。这种扑克游戏之简单，根据法兰西学院编的专业词汇解释，仅次于打巴达伊②。泽菲丽娜小姐算半

① 里亚，法国古铜币名，相当于四分之一苏，二十个苏等于一法郎。

② 牌戏名。

份，同男爵夫人合伙，她对打穆士的兴趣一点也不亚于旁人。押一个里亚，可能赢回五个。一圈一圈赢下去，对这个聚财的老小姐来说，是个重大的金融活动。她在这上面所用的心力同最贪婪的投机商在交易所开盘之后对公债行情涨落的关注没有什么两样。

一八二五年九月的一天晚上，德·庞-奥埃尔小姐输了三十七个苏。这之后，大家订了一条公约：以后谁输了十个苏之后一旦表示不想再来，牌局便终止。让一个人看着别人打穆士，自己不参加而心里难过，这在礼貌上是不允许的。凡是爱好都有其诡谲之处。骑士和男爵这两位政治家找到了回避公约的办法。当大家都强烈希望把热闹的牌局继续下去时，如果德·庞-奥埃尔小姐或泽菲丽娜小姐已经输了五个苏，豪爽的杜·阿尔嘉骑士总是奉送十个筹码给她们，条件是如果她们赢了就得还。这位大手大脚的老光棍，别人不花的钱，他肯花。也只有老光棍可以放肆地向小姐们献这种殷勤。男爵也送给两位老小姐十个筹码，托辞要把牌局继续下去。两位吝啬的老小姐总是收下的，当然，按女孩子的习惯，总不免要扭捏一番。男爵和骑士必须在赢了的情况下才能如此慷慨，否则，送这十个筹码就可能含有侮辱的意思了。如果凯嘉鲁埃家有位姑娘来看姨妈，穆士打起来会很热闹。凯嘉鲁埃家的人在姨妈家从来没有人称呼他们凯嘉鲁埃-庞-奥埃尔，连仆人也不这样称呼，因为他们在称呼问题上有十分明确的吩咐。姨妈教外甥女如何在杜·盖尼克家打穆士，以此作为莫大的乐趣。小外甥女奉命要文雅有礼。在小外甥女见到英俊的卡利斯特

时，这不难做到，因为凯嘉鲁埃家的四位小姐都爱他爱入了迷。这四位年轻少女是在现代文明中长大的，对五个苏并不珍惜，输了一圈又一圈，记录下来的穆士总数有时高达上百个苏，从一次输二个半苏直到一次输一百个苏不等。这样的晚会，瞎眼老小姐大为兴奋。在盖朗德，打牌吃进称做得手。男爵夫人根据手中的牌，有把握可以得手多少，就在她姑子的脚上轻轻踩几下。在篮子里筹码多的时候，要还是不要，心里很矛盾，贪得和怕失的思想进行着斗争。打牌的人互相询问："您要吗？"同时对手上有好牌想碰碰运气的人表示羡慕，对自己不得不放弃表示失望。夏洛特·德·凯嘉鲁埃通常由于牌打得冒失而被指责为荒唐，但她自己却很得意。然而，回到家里，如果这天她没有赢，姨妈就对她表示冷淡，并且教训她，说她性格太果断，年轻人不当顶撞应受尊敬的人，端篮子或出牌的样子太放肆，风俗习惯要求年轻人谨慎一些，谦虚一些，人不可以幸灾乐祸，等等。当篮子里的筹码太多的时候，大家总是开玩笑，说要套上牲口拖篮子，用牛拖，用象拖，用马拖，用驴拖，或用狗拖。这样的玩笑一年里要开上千次，但总觉得很新鲜，二十年了，也没有人发觉这是重复的玩笑。套牲口拖篮子的建议总是把大家逗得乐起来。眼看别人把满满一篮子赢去，自己做了贡献而一点也没有得着的人所说的难过话儿也逗得大家很乐。大家出牌不知不觉都很慢，一边聊天，一边心里打着算盘。这些高贵的人们，打起牌来，互不信任，心地狭窄得可怜。每当神甫端篮子，德·庞-奥埃尔小姐几乎总是指责他作弊。于是，神甫便说：

"奇怪，我挨罚的时候就不作弊了！"

在桌子上亮开自己的牌之前，谁都要进行一番深思熟虑，进行一番仔细的观察，说几句好歹算是机智的话，并作一番聪明而巧妙的评论。打牌的时候还不时停下来谈谈城里发生的新闻，或议论议论政治事件，你可以想想这副情景：打牌的人把牌象扇子一样捏在手里，贴在胸口，专顾讲话，一停就是整整一刻钟，经常如此。暂停之后，如果发现篮子里少了一个筹码，人人都说自己已经放进去了。大家都说骑士因为想着他耳朵里嗡嗡响的铃声，想着脑袋、淘气的妖精而忘记放了，所以几乎总是他补足赌注的缺额。骑士补了之后，泽菲丽娜老小姐或狡猾的驼子就开始后悔：这时她们就想也许是自己没有放，她们相信没有忘记，但又怀疑自己，好在骑士相当富有，这点小亏还是吃得起的。当大家谈起王族不幸的命运时，男爵就不知道牌该怎么打了。

有时，所有的人都指望赢，而结果总是出乎他们的意料。打了一定圈数之后，各人又赢回了自己的筹码，时间已经很晚，于是分别告辞而去，既没有输也没有赢，但并非没有乐趣。在这些激烈厮杀的晚会上，大家会埋怨起穆士来，说穆士不够刺激。打牌的人抱怨穆士，就象黑人抱怨天气不好就在水中打月亮一样。他们认为晚会不够精彩，费了很大劲儿，但乐趣不大。所以，德·凯嘉鲁埃子爵和夫人初次来访时，谈起惠斯特和波士顿① 比穆士有趣，对打穆士感到极端腻味的男爵夫人鼓励他们教给大家，当时杜·陪尼克府上的这群人准备试它一试，对这些牌戏上的新玩意儿不无惊叹之感。可是凯嘉

鲁埃夫妇无法使他们懂得这两种牌的打法。凯嘉鲁埃夫妇一走，他们都说这两种牌太伤脑筋，象做几何作业，其难无比，宁愿打他们心爱的穆士，简单容易的穆士。穆士战胜了现代扑克，就象布列塔尼到处是旧事物战胜新事物那样。

在神甫发牌的时候，男爵夫人向杜·阿尔嘉骑士提些与前一天晚上相同的问题，询问他的健康情况。骑士以有新的病痛为荣。虽说问题相同，旗舰舰长回答起来倒格外方便。今天身上的假肋骨曾使他心情不安。这位尊贵的骑士从来不叫唤老伤口痛，这很了不起。凡是正常的病痛，他有精神准备，他心里有数，可是那些稀奇古怪的病痛：头疼呀，啃肠胃的小狗呀，在耳朵里嗡嗡响的铃声呀，以及千百种别的妖精，却使他精神极度不安。因为医生不知道什么药可以治他这些莫须有的病痛，他就更有理由摆出一副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样子了。

"昨天，您好象觉得双腿酸麻，是吗？"神甫一本正经地问他。

"转移啦。"骑士回答。

"从腿上跳到肋骨上去了，是吗？"泽菲丽娜小姐问。

"当中没有停过吗？"德·庞-奥埃尔小姐微笑道。

骑士庄重地欠了欠身，做了个否定的手势，相当滑稽。这

---

① 惠斯特，今桥牌的前身，十七世纪由英国人发明，十八世纪初，路易十四统治末期传入法国。波士顿也是一种四人打的牌戏，打牌的搭子不象桥牌是固定的，而是每局临时搭配。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发明于波士顿，故名。

也许可向周围的人证明，他这个水兵年轻的时候是很风趣、多情、讨人喜爱的。也许他在盖朗德过着因循守旧的生活，不少过去的回忆被埋藏在心底里了。他傻乎乎地象鹭鸶一样立在城外的林荫道上，头上顶着太阳，瞅着大海和他那欢蹦乱跳的小狗的时候，也许会忆起那回味无穷的过去，想到那往日的人间天堂。

“德·勒农库老公爵已经作古啦。”男爵说，想起了他夫人在《每日新闻》上读到的那段新闻，“喏，王室的首席侍从这就去会见主人了。我不久也要去了。”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他妻子轻轻拍着丈夫长满老茧的皮包骨的手说。

“妹妹，让他说吧。”泽菲丽娜说，“我在世上一日，他就不会下九泉。他是我的小弟嘛。”

老小姐的嘴唇上掠过一丝愉快的微笑。当男爵随口说出这种想法时，打牌的人和来访的人面面相觑，内心激动，对盖朗德之王的这种忧郁之情深感不安。来看望他的人离去的时候议论说：“杜·陪尼克先生心情忧郁。他那迷迷糊糊的神情您看到了吗？”翌日，全盖朗德都在议论这件大事。

“杜·陪尼克男爵的健康每况愈下了！”

这句话打开了每家人家的话匣子。

“蒂斯贝好吗？”牌一发好，德·庞-奥埃尔小姐就问骑士。

“这条可怜的小狗同我一样，”骑士回答，“它筋骨疼痛，跑的时候总是把一只前腿跷起来。瞧，象这个样子！”

为了模仿狗的样子，骑士把一只手臂蜷着举起来，让他的邻居驼子看见了他的牌，而驼子正想知道他是否有王牌或弥斯蒂格里。这是他上的第一个当。

“噢！神甫先生的鼻尖发白了，”男爵夫人说，“他有弥斯蒂格里。”

同其他打牌的人一样，可怜的神甫有了弥斯蒂格里就无法掩饰他那极为高兴的心情。每个人的脸上都有那么一个部分会泄露自己内心的活动，而这些习惯于互相察言观色的人，观察了几年之后，终于发现了神甫身上的弱点：他手里有弥斯蒂格里，就兴奋得鼻尖发白。于是大家出牌的时候就要三思而行。

“今天您府上来过客人吗？”骑士问德·庞-奥埃尔小姐。

“来过，我妹夫的一位表兄弟。他告诉我德·凯嘉鲁埃伯爵夫人结婚了，她是德·封丹纳的千金，我觉得很意外……”

“是大个子雅克① 的女儿？！”骑士大声惊问，他在巴黎小住时，一直和他的海军元帅在一起。

“伯爵夫人是他的财产继承人，她嫁给了一位从前的大使。这位表兄弟告诉了我有关我们的邻居德·图希小姐的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离奇古怪得我不敢相信。卡利斯特不会经常呆在她家里的，他相当理智，会发觉那些丑恶行为的。”

“丑恶行为？……”这四个字男爵听了一惊，问道。

男爵夫人和神甫互相递了个眼色。牌发好了，老小姐手

---

① 指德·封丹纳伯爵。

里有弥斯蒂格里，不想把这谈话继续下去，很得意刚才的话使得举座愕然，从而掩饰了她得着好牌的喜悦。

“该您出牌了，男爵先生。”她大着声儿说。

“我的侄子不是那种喜欢丑恶行为的青年。”泽菲丽娜小姐说，一面用绒线针挠头。

“弥斯蒂格里！”德·庞-奥埃尔小姐大声叫道，没有搭她朋友的腔。

神甫看来对卡利斯特与德·图希小姐之间的问题完全知情，所以没有介入他们的谈话。

“德·图希小姐做了什么越轨的事呀？”男爵问。

“她吸烟。”德·庞-奥埃尔小姐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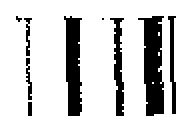
“这没有坏处嘛。”骑士说。

“她的田地呢？……”男爵问。

“她的田地，”老小姐接着说，“她吃到肚里了。”

“全班人马都进了，都进了穆士。我有国王，王后，王牌J，弥斯蒂格里和一张王。”男爵夫人说，“姐姐，该我们端篮子。”

这副牌没有打就被她们赢了，德·庞-奥埃尔小姐看得愣住了，于是丢下了卡利斯特和德·图希小姐的事儿。九点钟的时候大厅只剩下了男爵夫人和神甫。四位老人已经睡觉去了。骑士按老习惯把德·庞-奥埃尔小姐一直送到位于盖朗德广场的家里，一路上或是议论最后一副牌的微妙之处，或是议论他们或大或小的运气，或是议论泽菲丽娜小姐把赢到的钱塞进口袋时的那副总是十分高兴的劲儿，因为瞎子老太的思想感情在面孔上不可抑制地表现了出来。杜·陛尼克太太



的忧虑是他们今晚谈话的中心内容。骑士已经注意到他可爱的爱尔兰女郎心不在焉。他对男爵夫人神情异常所作的种种猜测，老小姐走到家门口待小仆人上楼之后才推心置腹地回答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我知道其中原因。”

“什么原因?”

“如果我们不立即给卡利斯特成亲,他就会堕落。他爱上了德·图希小姐,一个女戏子。”

“既然这样,您就叫夏洛特来吧。”

“我妹妹明天就会收到我的信。”德·庞-奥埃尔小姐向骑士告别的时候说。

根据这个例行的晚会，请您估计一下，一个外乡人的到来、逗留、离去或者仅仅路过，会在盖朗德城里产生什么样的骚动。

无论是男爵的房间还是他姐姐的房间里一点声息都没有了,这时,杜·陧尼克夫人瞅了一眼默默地把玩着筹码的神甫。

“您终于在分担我对卡利斯特的忧虑,我已经看出来了。”她对神甫说。

“德·庞-奥埃尔小姐今晚不高兴的样子，您看见了吗?”神甫问。

“看见了。”男爵夫人回答。

“我知道,她对我们亲爱的卡利斯特所抱的愿望再好也没有了,她喜欢他,好象他是自己的儿子一般。他跟随父亲去旺代的表现，贝里夫人对他的忠诚的夸奖，使德·庞-奥埃尔小

姐更加喜爱他了。如果卡利斯特娶她的一位外甥女，她一定会在过世前就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赠给这位外甥女。我知道，您想在爱尔兰为我们亲爱的卡利斯特物色一个更为富有的对象，但最好一张弓上准备两根弦。万一您的家人不肯负责卡利斯特的婚事，德·庞-奥埃尔小姐的财产就是不可小视的。您要为这可爱的孩子找到一个拥有七千利勿尔年金的对象并不难，但您可找不到四十年的积蓄，也找不到象德·庞-奥埃尔小姐那样管理得很好、附有房产的经过整治的田庄。德·图希小姐，这个不信教的女人的到来，把许多事情都给搅糟了！她的情况人家终于知道了。"

"什么情况？"做母亲的问。

"噢！一个婊子，一个荡妇！"神甫大声嚷道，"一个作风暧昧的女人，她喜爱戏剧，同男女戏子来往，同音乐家、画家、蹩脚文人等乌合之众一起吃她的财产！她为了写书，起了个笔名，据说她的笔名比她的真名费利西泰·德·图希还要出名。一个地道的滑稽演员，从她第一次入教领圣体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过教堂，除非是去那里看雕像或绘画。她花费大量金钱，把图希庄园弄得极其不成体统，装潢成穆罕默德的天堂，不过里面的仙女不是女人罢了。那里面一天所喝掉的好酒比盖朗德全城的人一年里喝掉的还要多。布尼约的姑娘们① 去年接待过一些蓄山羊胡子的人。这些人有蓝军之嫌。他们到她家去过，他们唱的那些亵渎宗教的歌曲，简直使这些贞淑的姑娘

① 指盖朗德圣卡特琳娜街上开旅馆的女子。

们羞得要哭出来。这就是骑士先生目前爱慕的女人。那些眼下无神论者写的嘲弄一切的下流书籍，如果这个女人今天晚上想要一本，骑士会亲自骑马奔到南特去替她购买。我不知道卡利斯特是否也肯为教会这样做。最后，这个布列塔尼女人不是保王党人。如果为了正义事业要去打仗，而德·图希小姐，或者卡米叶·莫潘先生——这就是她的笔名，我想起来了——想把卡利斯特留在身边，骑士会让他的老父亲一个人去的。"

"不会的。"男爵夫人说。

"我不想考验他，您心里会十分难过的。"神甫回答，"骑士爱上这个不男不女、抽烟象大兵、写文章象记者的怪女人，全盖朗德都议论纷纷。根据中派人物邮局局长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目前她家里住着最有害的作家。成问题的是在南特。今天早晨，凯嘉鲁埃的一位表兄弟来看望德·庞-奥埃尔小姐。他想把夏洛特嫁给一个有六万年金的人，跟她讲了七个小时有关德·图希小姐的事，使她心烦意乱。现在钟楼上已经敲九点三刻了，卡利斯特还不回来。他在图希庄园，也许要到天亮才会回来。"

男爵夫人听着。神甫不知不觉已经把对话变成了独白。他瞅着自己的教徒，教徒的面孔上呈现着不安的神情。男爵夫人涨红了脸，浑身在颤抖。这位母亲听得吓呆了，美丽的眼睛里流下了泪水，格里蒙教士看了大受感动。

"明天我去见德·庞-奥埃尔小姐，您请放心。"他以安慰的口吻说，"也许事情并不象人们说的那么糟，我会弄清情况

的。再说，雅克琳小姐信任我。卡利斯特是我们的学生，是不会让魔鬼迷住的。他肯定不愿意闹得家里不安宁，也不会打乱我们为他的前途所做的安排。因此，您不要哭，不是一切都完了，夫人。失足不算是堕落。”

“您不过让我知道了详细情况罢了。”男爵夫人说，“首先发现卡利斯特变了的难道不是我吗？一个母亲感到自己在儿子心中只是次要的人了，或者不再是唯一的人了，是十分痛苦，十分伤心的。男人生活中这个阶段是做母亲的一项心病。我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没料到来得这样快。总之，我本来想，他至少会爱上一位高贵美丽的女子，而不是一个滑稽演员，一个蹩脚的闹剧演员，一个戏子，一个习惯于虚情假意的作家，一个将来会欺骗他并使他不幸的坏女人。她有过艳遇吗？……”

“同好几个男人有过。”格里蒙教士说，“这个大逆不道的女人居然是布列塔尼出生的人！丢尽了故乡的脸！星期日讲道时我要讲一讲她的问题。”

“您可别这么做！”男爵夫人说，“盐工和农民很可能闹到她门上去。卡利斯特是名副其实的布列塔尼人。如果他在她家，很可能发生不幸，因为他会象保护圣母一样保护她。”

“十点钟了，我祝您晚安。”格里蒙教士说，点亮了他的风灯上的松脂烛。风灯的玻璃和金属架子明净铿亮，说明他的女管家十分仔细，家里的一切东西都收拾得很好。他接着又说：“夫人，一个由您养育，由我用基督教精神培养起来的青年，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个为人象羊羔一样洁白无瑕的孩

子，谁料到会跳到这样一个泥坑里去呢？”

“也许还不至于如此吧？”男爵夫人说，“可是，一个女人怎么会不爱上卡利斯特呢？”

“这个妖精在图希庄园住这么久就足以证明了。从她成年到现在二十四年来，这次在家乡呆的时间最长。对我们来说，过去她住到家乡来的时间幸好不长。”

“一个四十岁的女人，”男爵夫人说，“我在爱尔兰听说这种年纪的女人是青年人最危险的情妇。”

“在这方面，我很无知。”神甫回答，“我到死也不会知道。”

“唉！我也一样，”男爵夫人天真地说，“我要是曾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现在便可以观察卡利斯特，给他出主意，给他安慰了。”

神甫不是单独一个人穿过清清爽爽的小庭院，男爵夫人把他一直送到大门口，希望能听到卡利斯特走在盖朗德街上的脚步声。但她听见的仅仅是神甫走路的声音。神甫的步履稳健而沉重，声音渐渐远去，越来越弱，最后完全消失。这时宁静的小城里响起了神甫住宅的关门声。可怜的母亲知道全城都已了解她以为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事，怀着难受的心情回到屋内。她坐下来，用旧剪刀把灯芯剪一剪，使灯头亮一点，拿起绒绣活儿，边做边等卡利斯特。男爵夫人自以为她这样守候可以迫使儿子早点回家，在德·图希小姐家呆的时间少一些。但母亲出于忌妒的这种心计也无济于事。卡利斯特去图希庄园的次数日益频繁，而且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昨天直到午夜方才回家。男爵夫人陷入母性的沉思之中，手里不停

地做着绒绣活，就象那些一面做着手工活儿一面想心事的人一样。谁看到她凑近这微弱的灯光、靠在这有四百年历史的大厅护壁上做活的样子，谁都会赞美这崇高的形象。法妮的肌肤是那样雪白透明，简直可以在她的额头上看到她的思想。有时，她出于纯真的女性所产生的好奇心，思忖着迦南神的女孩儿们①拥有什么魅力能使男人那样入迷，能使男人忘记母亲、家庭、国家和利益；有时，她简直想去见见这位女人，以便对她作出正确的判断。她的独生子以往一直象天真烂漫的少女那样老实、单纯、具有青春美。本世纪的革新精神，按神甫的描绘，对年轻人的心灵是如此危险，她思量着会对她的儿子产生多大的危害。

卡利斯特，这位布列塔尼最古老的家族和爱尔兰最高贵的血统的杰出子孙，是在她母亲的精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把他交给盖朗德的神甫教育之前，男爵夫人确信任何秽语和邪念都不曾玷污过自己儿子的耳朵和思想。母亲用自己的奶水喂养他，这等于两次把自己的血给他，然后才把这纯洁的金童交给牧师。牧师出于对这家庭的崇敬，允诺要使他受到全面的基督教教育。卡利斯特是在格里蒙神甫学习过的神学院里受的教育。男爵夫人教他英文。并且好不容易在圣纳泽尔的职员当中为他找到一位数学老师。卡利斯特当然不了解文学，不了解科学的发展及其目前的进步。他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地理和女子寄宿学校教授的经过删节的历史，神学院教的

① 影射古代亚述和腓尼基的女子崇拜迦南神，自愿委身于迦南神的传说。这里指妓女、交际花之流。

拉丁文和希腊文，已不再使用的语言的文学和法国作家的少量作品选读。十六岁，他开始学习格里蒙神甫所谓的哲学，他当时还象法妮把他交给神甫时那样纯洁。教会待他象母亲一样。这位可爱的青年虽没有笃信宗教到滑稽可笑的程度，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男爵夫人想要为这个如此英俊而老实的儿子安排一种不惹眼的幸福生活。她期待从自己的老姑妈那里获得一笔遗产，一笔两千或三千英镑的财产。有了这笔钱，再加上陀尼克家现有的家私，卡利斯特可以娶到一个可以给他带来一万二千或一万五千利勿尔陪嫁的妻子。是可以继承姨妈财产的夏洛特·德·凯嘉鲁埃，或是一个有钱的爱尔兰姑娘，还是任何一个别的有遗产的姑娘，对男爵夫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她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她象自己周围所有的人一样，把婚姻看作一种手段。这些天主教徒，这些只关心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灵魂、国王和上帝的老一辈人，没有感受过爱情。因此，这位爱子如命、一心为儿子利益着想的母亲，由于内心的感情受到伤害而心事重重，对此谁也不会感到惊讶。如果下一代杜·陀尼克家的年轻夫妇能够谨慎持家，省吃俭用，象外省人家那样善于节约，就可以赎回自家的土地，重新光耀门庭。男爵夫人希望老年长寿，能够看到幸福的曙光。杜·陀尼克小姐理解并同意这个打算。而今这个打算却受到了德·图希小姐的威胁。

男爵夫人听到午夜的钟声，心急如焚。她怀着极端恐惧不安的心情又等了一个小时，钟楼又传来了一点钟的钟声，卡利斯特还没有回来。

“他会在她家过夜吗？”她心里想，“这还是第一次呀，可怜的孩子！”

这时，小巷内响起了卡利斯特的脚步声。可怜的母亲由忧转喜，从大厅奔向大门，去给儿子开门。

“啊！”卡利斯特神情难过地大声说，“亲爱的妈妈，等我做什么？我有钥匙和火镰呐。”

“你知道，我的孩子，你不回家我睡不着觉。”她一面吻抱他一面说。

进入大厅后，男爵夫人把儿子端详了一番，想根据他脸上的表情来推测晚上发生的事。但象往常一样，看到儿子她就心情激动，每一个慈爱的母亲看到自己生养的心肝宝贝，都会有这种激动的心情，都会激动得一时间如醉如痴，并不因为习以为常而有所减弱。

卡利斯特除了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象父亲外，他那美丽的金黄头发、鹰钩鼻、可爱的嘴、纤细的十指、秀丽的面孔、典雅的风度和洁白的肌肤都象他母亲。他虽然很象一个改扮男装的女子，力气却大得象赫丘利①一样。他的筋腱象钢丝弹簧那样紧而富有弹性。他那双与众不同的黑眼睛也不无魅力。他还没有长胡子，据说，胡子长得晚，将来会长寿。这位骑士上身穿一件黑丝绒短大衣，同他母亲衣裙的料子一样，上面钉着银钮扣，头颈里系着一条蓝巾，下身着一条浅灰色的人字线呢长裤，脚上有一副漂亮的鞋套。他那雪白的前额似乎

① 罗马神话中力大无穷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

带有疲惫的痕迹，其实这是思想悒郁所造成的。母亲不可能猜测到煎熬着卡利斯特的内心痛苦，反认为这种偶然出现的精神不佳是享受幸福的结果。卡利斯特仍然英俊得象个希腊神，但英俊而不妄自尊大，因为首先他已经习惯于见到自己的母亲，其次他对自己明知无用的英俊也不太关心。

“他那美丽的双颊多么纯洁啊，”她想，“那上面千百条毛细血管里奔腾着年轻人的热血。难道这双颊属于另一个女人了吗？他那少女般的前额也属于她了吗？情欲将给他那双孩子般水汪汪的大眼睛带来迷惘的神情，并将使之失去神采。”

男爵夫人想到这里难过得心都揪了起来，见到儿子回来的高兴劲儿也消失了。一个只能靠三千年金过活的六口之家里，儿子能穿上丝绒短大衣，母亲能穿上丝绒袍子，会算账的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但法妮·奥勃里安有一些有钱的叔伯姑姨在伦敦，他们常常送点礼物来向她问好。她有好几位姐妹嫁了很有钱的丈夫。她们得知卡利斯特就象她们心爱的、美丽而高贵的姐妹——流落异乡的法妮一样，也生得英俊而文雅，都对他十分关心，想给他找一个有遗产的大家闺秀。

“你在图希家呆的时间比昨天更晚。”母亲终于说，口气激动。

“是的，亲爱的母亲。”他回答说，未加解释。

这一声有待明天解释的干巴巴的回答，给男爵夫人的额上增添了愁云。当做母亲的怀着男爵夫人这时所感到的忧虑时，几乎会在她们的儿子面前颤抖起来。她们本能地感觉到

爱情冲动的巨大力量，她们完全懂得这种感情将从她们心中夺走的是什么，但她们知道儿子幸福也感到几分喜悦，因此心情十分矛盾。虽然她们的儿子终于长大成人，不再听从支配，真正的母亲仍然不喜欢这样无声无息地被儿子抛弃。她们宁愿自己的孩子还是娃娃，还受自己保护。做母亲的偏爱懦弱、造化不好或命途多舛的儿子，其奥秘也许就在这里。

"你累了，亲爱的孩子，睡觉去吧。"她强忍住眼泪，说。

一个象法妮这样疼爱儿子、也被儿子敬爱的母亲，还不清楚儿子的所作所为时就以为一切都完了。何况，任何一个别的母亲都可能会象杜・陀尼克夫人一样惊惶不安。二十年的不懈努力可能化为乌有。卡利斯特，这个宗教的、正规的贵族教育培养出来的杰作可能被败坏，他一生的幸福，筹划得如此完满的幸福，可能永远毁在一个女人手里。

第二天，卡利斯特一直睡到中午，因为他母亲不准人叫醒他。玛丽奥特把午饭端到床上去给这位娇生惯养的孩子吃。关于三餐时间死板的、几乎成为习惯的规定，对这位随心所欲的骑士来说是无效的。因此，如果想要杜・陀尼克小姐在三餐时间之外拿出钥匙来给点儿东西，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卡利斯特心血来潮作为借口，否则就需要没完没了地做解释。一点钟左右，男爵，他妻子和小姐就在大厅里聚齐了，因为他们三点钟便用晚餐。男爵夫人继续为她丈夫读昨天没有读完的《每日新闻》。男爵在进餐之前头脑总比较清醒一些。当杜・陀尼克夫人快要读完报时，听见了楼上儿子的脚步声，便丢下报纸说：

“卡利斯特肯定又是到图希家去吃晚饭，他刚刚穿好衣服。”

“只要这孩子玩得高兴，”老小姐说，一面从口袋里掏出银哨子吹了一声。

玛丽奥特穿过塔楼，从通餐厅的门里走了出来，门上挂着同窗帘一样的绸布门帘。

“有什么吩咐吗？”她问，“你们需要什么吗？”

“骑士到图希庄园去吃晚饭，取消鲈宾鱼①。”

“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呐。”爱尔兰女人说。

“你好象生气啦，妹妹，我从你说话的口气中听出来了。”瞎子说。

“格里蒙先生终于知道了一些关于德·图希小姐的严重问题。她一年来使我们亲爱的卡利斯特变了很多。”

“在哪方面？”男爵问。

“他什么书都读。”

“哈哈！”男爵笑道，“他忽略打猎和骑马的原因原来在这儿。”

“她的行为不端，还有个男性的名字。”杜·陧尼克夫人接着说。

“入伍时的化名吧。”老头子接口说，“我在军中化名被告，德·封丹纳男爵化名大个子雅克，德·蒙托朗侯爵化名好汉，我是费迪南的朋友，②他同我一样没有投降。那时候可

① 一种狼鲈。

② 蒙托朗和费迪南都是《舒昂党人》中的人物。

真有意思！大家互相开枪射击，有时候也寻欢作乐。”

当父亲的一点不担忧，而只顾回忆打仗，这使法妮一时间很伤心。神甫的知情话，对儿子的失望，使她一夜没有合眼。

“即使骑士先生爱上了德·图希小姐，又有什么不好呢？”玛丽奥特说，“这姑娘有三万埃居的年金，长得也很漂亮。”

“你说些什么，玛丽奥特？”老头儿大声说。“一个杜·院尼克家的男子娶个德·图希家的姑娘！杜·盖克兰把我们家的婚姻看作是荣誉标志的时代，德·图希家的人还没当上我们家的马夫哩！”

“一个取男性名字卡米叶·莫潘的姑娘！”男爵夫人说。

“莫潘家族很古老，”老头儿说，“他们是诺曼底人，族徽是红底，三条……”他停了一停又说，“她不可能既姓德·图希又姓莫潘。”

“她演戏时改姓莫潘。”

“德·图希家的姑娘不可能做戏子，”老头子说，“如果我不了解你，法妮，我可能会认为你疯了。”

“她写戏剧，写书。”男爵夫人又说。

“写书？”老头子说，看了看他的妻子，其神情之惊讶，好象人家对他谈起奇迹一般，“我曾听说斯居代里小姐和德·塞维涅夫人① 写过书，但她们做的事最突出的还不在写书。而

① 玛德莱娜·德·斯居代里（1607—1701），法国小说家，以主持文艺沙龙和作品《道德对话录》闻名于世。德·塞维涅侯爵夫人（1626—1696），路易十四时代的名媛，年轻守寡，出入宫廷，结交名流，一生给女儿写了大量书简，死后成集，以文笔流畅清新著称。

且一定得有路易十四及其宫廷才会出这些奇才。”

“先生，您将在图希庄园用晚餐，是吗？”玛丽奥特对下楼来的卡利斯特说。

“很可能。”年轻人回答。

玛丽奥特虽是家里人，但并不爱管闲事。她走了出去，无意听见杜·陪尼克夫人询问她儿子的话。

“你又要去图希庄园吗，我的卡利斯特？”她强调我的二字，“图希庄园不是个正派、体面的人家。图希庄园的女主人生活极不正常，她会把我们的卡利斯特带坏的。卡米叶·莫潘让你读了不少书，她有过许多艳遇！你早就明白这一切了，没有出息的孩子，而你什么也没有对我们这些老朋友讲！”

“骑士慎独，”父亲回答说，“古代的美德。”

“慎独过了头。”忌妒的爱尔兰女人说，看见儿子羞得满脸通红。

“亲爱的妈妈，”卡利斯特在男爵夫人面前跪下，说，“我认为没有必要让人知道我的失败。德·图希小姐，或者，如果您愿意，卡米叶·莫潘，十八个月之前，在她上次回家乡小住的时候就已经拒绝了我的爱情。她当时有点儿看不起我。她说，她可以做我的母亲；一位四十岁的女人爱一位弱冠少年，有乱伦之嫌；她不能有这种道德败坏的行为。最后她同我开了无数使我难堪的玩笑，因为她机智得象天使一般。所以，当她看见我泣不成声时就表示愿意以最高雅的方式同我做朋友，以此来安慰我。她的心肠慈善，更胜过她的才能。她同您一样慷慨大方。现在我就象她的孩子一般。她这次回来，我知道

她爱着另外一个人，便克制了自己。请您不要重复别人对她的诬蔑。卡米叶是艺术家，她有才华，她所过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不能按常人的生活标准去判断。”

“我的孩子，”笃信宗教的法妮说，“任何理由都不能允许一个女人不按教会的要求做人。她公开放弃女性应尽的责任，也就是对上帝失职，对社会失职。一个女人去剧院看戏就已经是犯罪，更何况写些亵渎宗教的东西，让演员们去学舌，一会儿同教皇的敌人周游世界，一会儿同音乐家周游列国。哼！卡利斯特，要我相信这些行为是信仰、希望或仁德的表示，你是白费力气。她的财产是上帝赐予她的，让她行善的，她把自己的财产派了什么用场呢？”

“妈妈，卡米叶是我的朋友，我不能听到别人这样议论她，我会为了她而牺牲我的生命的。”

“你的生命？”男爵夫人神色惊慌地看着儿子说，“你的生命是我们大家的生命！”

“我漂亮的侄儿刚才说的话儿我不懂。”年老的瞎眼姑妈向他转过身来，略微提高了嗓门说。

“这些话是什么地方学来的呀？”母亲说，“是在图希庄园。”

“可是，亲爱的妈妈，她认为我非常无知。”

“知道了宗教教导我们的责任，你就知道主要的东西了。”男爵夫人回答，“啊！这个女人会把你崇高而神圣的信仰毁掉的。”

老小姐站起身，一本正经地用手指着打瞌睡的兄弟，说出

了肺腑之言：

“卡利斯特，你父亲从来没有读过书，他说布列塔尼话，他不顾危险为国王和上帝战斗。受过教育的人做了坏事，有学问的绅士们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要是你愿意，你就学习吧！”

她重新坐下，又结起绒线来，十指忙个不停，流露了内心的激动。姑妈这段福西翁① 式的高论，卡利斯特听了不禁愕然。

“反正，我的天使，我有预感，这个人家会给你带来不幸。”母亲哭着说，声音也变了。

“是谁把法妮弄哭啦？”老头儿被妻子的哭声惊醒过来，大声问。他看了一眼姐姐、儿子和男爵夫人，“怎么回事呀？”

“没有什么，我的朋友。”男爵夫人回答。

“妈妈，”卡利斯特对着他母亲的耳朵低声说，“现在我无法对您解释，我们今天晚上再谈。当您知道了一切，您会感激德·图希小姐的。”

“做母亲的不喜欢说人家坏话，”男爵夫人回答，“非常爱我的卡利斯特的女人，我是不会说她坏话的。”

年轻人向他年老的父亲说了声再见，便离家而去。男爵和他的妻子站起身来，看着他穿过庭院，打开大门走了。男爵夫人心里很不平静，没有继续读报。在这个生活如此安宁、如此和谐的家庭里，刚刚发生的这场为时短暂的口角就相当于

---

① 福西翁（公元前约402—317年），雅典贵族党的将军和演说家，以勇敢和雄辩著称。

别人家的一场争吵了。母亲虽然安静了下来，但忧虑并未消除。这友谊居然要卡利斯特付出生命的代价，居然置他的生命于危难之中，那么这友谊将把他引向何处呢？男爵夫人怎么会要感激德·图希小姐呢？这个心地单纯的人把这两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就象外交家们看待最激烈的革命一样。卡米叶·莫潘在这颗温柔平静的心里代表了一场革命。

“我非常担心这女人把我们的孩子带坏了。”她说，又拿起了报纸。

“我亲爱的法妮，”年老的男爵一脸快活的神情，说，“你的心地太纯洁了，不理解这些事儿。据说德·图希小姐年已四十，黑得象乌鸦，壮得象土耳其人，一定是我们可爱的卡利斯特去找她的。他为了掩盖自己的欢乐，难免要撒点无伤大雅的小谎。让他在自己首次虚假的爱情中去取乐吧。”

“如果是另一个女人……”

“亲爱的法妮，如果这女人是个圣人，她就不会接待你的儿子了。”

男爵夫人重新拿起报纸。

“我去见见她，我，”老头儿说，“然后我把情况告诉你们。”

这话只有回味起来才有滋味。读了卡米叶·莫潘的身世之后，你们去想象这位年老的男爵同那位女名流之间的搏斗吧。

两个月来，盖朗德城里的人看见卡利斯特满面春风，得意洋洋，每天早晨或者晚上到图希庄园去，经常是早晚都去，因而认为费利西泰·德·图希小姐十分钟情这位俊美的少年，

在他身上施了魔法。不止一个少女，也不止一个少妇在捉摸，上了年纪的女人有什么特别的本领，能对一个天使般的少年施加如此巨大的影响呢？因此，当卡利斯特穿过大街向克华西克门走去时，不少目光都盯着他。

卡利斯特去看望的这个人物，城里谣言纷纷，现在需要说明一下。这些谣言经过长舌妇的夸大，再经过无知之辈的添油加醋，最后传到了神甫的耳朵里。收税人，治安法官，圣纳泽尔海关主任，以及本乡的其他有知识的人，对格里蒙神甫叙述了这位化名卡米叶·莫潘的女艺术家的古怪生活，使他很不放心。她并没有吃小孩，并没有象克勒俄帕特拉①那样杀奴隶，也没有象《奈勒塔》②中被诬陷的女主人公那样，叫人把男人扔进河里。但是，在格里蒙神甫看来，这个近乎妖孽和无神论者的怪物集女人和哲学家于一身，伤风败俗，不遵守为控制或利用女性弱点所制订的任何社会法规。

克拉拉·加祖勒③是一位才子的女性化名，乔治·桑④是一位女才子的男性笔名，同样，卡米叶·莫潘也是个假名，长期使用这个假名的是位布列塔尼良家出身的可爱女子，芳名费利西泰·德·图希。使杜·陀尼克男爵夫人和盖朗德的

① 克勒俄帕特拉（公元前？—30），古埃及王后，以貌美和残忍著称。

② 指大仲马于一八三二年所著历史剧《奈勒塔》。传说法国王后玛格丽特·德·勃艮第（1290—1315）淫乐无度，常引诱贵族青年在奈勒塔中行乐，然后杀死投入塞纳河。

③ 克拉拉·加祖勒，指法国作家梅里美（1803—1870），他曾于一八二五年发表《克拉拉·加祖勒戏剧集》。

④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小说家。

好心神甫焦虑不安的，正是这位女人。她的家族与都兰的德·图希家族毫无关系，后者有人当了摄政王的大使，但他作为文学家的名声远比他外交家的名声更为响亮。①

卡米叶·莫潘是十九世纪少数几位名媛之一。她初登文坛时笔力雄浑，所以长期被误认为男作家。今天大家都知道她模仿莎士比亚和维加②写过不少未能公演的戏剧，一八二二年编成两个集子出版。当时报纸、文学团体、法兰西学院正在争论浪漫派和古典派的大问题，她的两本戏剧集成了文学上的一场革命。后来卡米叶·莫潘还写过几个剧本和一部小说，其成就并不亚于她早期的作品，不过现在已经很少为人所知了。

出于什么机缘，一位少女竟转化为男子汉，费利西泰·德·图希如何变成了男人和作家，为什么她比德·斯塔尔夫人幸运，能够一直无所羁绊，因而芳名流传也比较有情可原。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可以满足许多人的好奇心，可以说明这些奇才是怎么来的。这些奇才如同人类历史的纪念碑，惟其旷世罕见，才得以名垂青史。两千年来，算得上伟大的妇女不到二十位。因此，虽然德·图希小姐在这里只是个次要人物，但由于她对卡利斯特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当代文学史上起过作用，在这个人物身上花的笔墨比现代诗学所肯花的笔墨稍多一些，谁也不会感到可惜的。

---

① 指德·图希骑士(1680—1754)，外交官，著有《已婚的哲学家》、《挥金如土》等喜剧。

② 洛蓓·德·维加·卡尔皮奥(1562—1635)，西班牙作家，戏剧家，诗人。

费利西泰·德·图希小姐在一七九三年沦为孤儿，她的财产因此免遭没收。如果她父亲或她哥哥在，那肯定是要被没收的。她父亲是王家卫队的头目，负责守卫国王的宫门，八月十日在王宫门口与国王的其他卫兵一起被杀。她的哥哥是年轻的卫士，在加尔默罗会修道院被屠杀①。第二起灾难过后不几天，她的母亲便悲痛而死。当时德·图希小姐只有两岁。死前，德·图希夫人把女儿托付给她的姐姐，歇勒修道院②的修女德·福孔伯太太，她谨慎地把孤儿带到福孔伯，这是德·图希夫人的产业，在南特附近，面积相当可观。福孔伯太太同她修道院中的三位修女在那里安顿下来。白色恐怖的最后几天里，南特的乱民前来拆毁住宅，抓走修女和德·图希小姐，将她们投入监狱，因为谣传她们接待过皮特和科布尔③的密使。热月九日事变④使她们获释，费利西泰的姨妈受了惊吓，一命呜呼。两位修女离开了法国。另一位修女把德·图希家的小姑娘就近托付给住在南特的舅公德·福孔伯先生，然后赶去同流亡的同伴会合。

德·福孔伯先生已是六十岁的老人，娶了一位年轻的妻

① 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大屠杀一事发生在一七九二年九月七日，而不是发生在一七九三年。

② 歇勒修道院创建于七世纪，由王族的公主们领导。一七九二年十月一日奉命关闭。

③ 皮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拿破仑的敌手。科布尔(1737—1815)，奥地利陆军元帅。这两人在巴尔扎克笔下常作为保王党的代名词。

④ 热月九日事变指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温和派推翻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激进派政权，结束恐怖政策。

子，并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她管理。他除了考古学之外，什么也不关心，这是一种嗜好，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帮助老人相信自己仍然活着的一种癖好。小外甥孙女的教育，他完全听之任之。他的年轻妻子沉湎在帝政时期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很少关心费利西泰，所以费利西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长成个假小子。她陪伴德·福孔伯先生呆在书房里，喜欢读什么就读什么。于是对生活有了书本知识，头脑一点也不简单，但仍保持着童贞。她的智慧在乱七八糟的科学知识中漂游，心灵还是纯洁的。她酷爱读书，记忆力又好，学识惊人的广博。她十八岁的时候就有了今天青年作家在写作之前应当具备的知识。增广见闻的读物比教会办的女子寄宿学校里的生活更能克制她的情欲，因为在女子寄宿学校里，少女们胡思乱想得更加起劲。她那颗装满了未经消化和整理的知识的脑袋驾驭了她那颗童心。如果说德·图希小姐的身价在南特有人怀疑的话，她那些异端邪说则叫哲学家或善于观察的人也感到惊讶，不过她的肉体却保持着贞洁而不受影响。相反，因并未导致果：费利西泰没有丝毫学坏的倾向，一切都在脑子里想，并不付诸行动；她使福孔伯老人着魔，帮助他从事考古研究；她为老人代笔写了三部著作，而老人却以为这三部著作是自己写的，因为他对孩子父亲般的疼爱使他在精神方面也一样糊里糊涂。这样繁重的写作任务对少女的发育成长是不利的，结果她病倒了，烦躁不安，象是要生肺炎的样子。医生嘱咐她骑骑马，参加参加社交娱乐活动。于是德·图希小姐变成了一位骑马的能手，一、两个月内就恢复了健康。

十八岁那年，她在社交界开始抛头露面，在社交场合，她的才貌是如此出众，南特没有一个人不称她为美丽的德·图希小姐。但她对别人的爱慕无动于衷，她参加社交活动是出于那种女子人人都有的感情，不管她的优越感多么强。她的舅妈和表姐妹们① 嘲笑她写书，挖苦她同别人疏远，说她是因为不会讨人喜欢，她心里颇为不快，所以要想显出轻盈妩媚的样子，总之要象个女人。费利西泰指望别人的想法会有所改变，指望有与她高超的智力和广博的知识相当的人来追求她。她听到那些无聊的谈话和献殷勤的蠢话感到厌恶，军人们的傲气更使她反感，当时军人是不可一世的。自然喽，她没有想到学习消遣的技艺。那些一肚皮稻草的少女一面唱着抒情歌曲，一面弹着钢琴，做出讨人喜欢的样子。她自问这方面不及她们，便决心做音乐家。她回家之后，深居简出，在本城最优秀的音乐教师的指导下，专心学起音乐来。她有的是钱，为了提高音乐水平，她把斯泰贝尔特② 请来了，全城大为惊讶。至今城里还有人谈起她这种王爷作风哩。这位音乐大师来小住一趟，她花了一万二千法郎。从此，她便成了音乐行家。后来她在巴黎又学了和声与对位，还为两部歌剧谱过音乐。歌剧获得空前未有的成功，但观众从来不知道作曲家是谁。因为人们公开说，这两个歌剧是当代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孔蒂写

---

① 这里应指福孔伯先生的年轻妻子及其女儿们，按辈份费利西泰当称舅奶奶和表姨。可是巴尔扎克却用舅妈和表姐妹两词来表述费利西泰与她们的关系。巴尔扎克作品中，常出现此类矛盾。

② 斯泰贝尔特(1765—1823)，德国作曲家，钢琴家。

的。这事与她的情史有关，留待下文分解。

外省社交界的俗气，她厌恶透了，她脑子里又幻想着宏伟的计划，所以，她在沙龙里重新露了露面之后就不再去了。她重新露一露面是为了用她光彩照人的美貌把那些女人比下去，为了显示一下她比那些会唱歌弹琴的姑娘们更懂音乐，为了让那些风流才子们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但是，她向两位表姐妹证明了她的魅力，并使两位爱慕她的情郎感到绝望之后，又回到书本、钢琴、贝多芬的作品和福孔伯老人身边去了。一八一二年，她二十一岁，考古学家把代管的帐目移交给了她。因此，从这一年起，她便亲自管理自己的财产。她的财产包括图希家的一万五千利勿尔年金，这是她父亲的财产；福孔伯的地产当时每年的收益值一万二千法郎，但在换租约的时候又增加了三分之一；还有她的监护人为她节省下来的一笔三十万法郎的存款。费利西泰从外省生活中学会的仅仅是财务，并养成了理财的习惯，这习惯也许阻止了外省资金流向巴黎的倾向。她从考古家存放的银行里取出了她的三十万法郎，然后在灾难性的莫斯科撤退之际全部买了国家公债，这使她多出三万法郎年息。除去所有开销，她一年还能在银行里存上五万法郎。二十一岁的女孩子有这样的志气可以顶得上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她的思路十分开阔，她有挑剔的习惯，能够对人、对艺术、对事物以及对政治作出正确的判断。她这时早已有意离开南特，可是福孔伯老舅公病倒了，而且再也未能康复。她象这位老人的妻子一样，护理了他十八个月，任劳任怨，象位守护天使，一直到他归天。当时拿破仑正踏在法兰西

的尸体上同欧洲战斗。因此，她把去巴黎的行期推迟到这场斗争结束。

她是保王派，特地赶到巴黎去迎接波旁家族归来。她与葛朗利厄家有亲戚关系，在巴黎就住在他们家。三月二十日的灾难① 发生了，她却认为一切都还未定局。她就近看到了帝国这最后一场戏，欣赏了那支伟大的军队；他们去滑铁卢送死前在战神广场——象在圆形剧场上一样——向他们的统帅恺撒告别。费利西泰伟大而高贵的心灵被这动人的场面迷住了。在使王族四处逃窜的大动乱中，刚踏进王族圈子的费利西泰对一切皆无兴趣，全神贯注在政治动荡和那出历时三个月、史称"百日政变"的幻梦一般的戏剧上。葛朗利厄一家追随波旁王族逃到根特，把他们的府第留给德·图希小姐。费利西泰不愿寄人篱下，花了十三万法郎，在勃朗峰街买下一座极漂亮的宅子。当一八一五年波旁家族又回来时，她就住在这座宅子里，而今天单单这座宅子的花园就要值二百万法郎。习惯于自行其事的费利西泰很早就熟悉了似乎只有男人才做的事情。一八一六年，她已二十五岁，尚未结婚。她只是脑子里思考这件事，想到女大当嫁，并未想到结婚以后的事，而且想到的只是结婚的麻烦。她个性高傲，有夫之妇为家庭生活所做的那种牺牲，她不愿意。她强烈感到独立的可贵，而对生儿育女总感到厌恶。卡米叶·莫潘这种与众不同的反常心理，需要交待下面一些细节来加以解释。她自幼失去双亲，从

① 指拿破仑的百日政变。拿破仑于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返回巴黎，国王路易十八逃往比利时的根特。

童年起就独立自主。她的监护人是个老考古家，她投身科学，沉湎于想象，踏进文学界而没有呆在女儿圈里接受无益的女性教育，接受母亲关于梳妆打扮、故作端庄、卖弄风情的点化，这一切是命运使然。因此早在她出名之前，别人一眼就能看出她从来没有玩过洋娃娃。一八一七年年底左右，费利西泰发现的并不是自己憔悴了，而是浑身开始感到乏力。她明白，由于坚持独身，她的美貌很快就会凋谢。但她想保持住青春美，因为她当时很珍视自己的美貌。科学使她懂得大自然对天地万物的裁决，不承认自然规律或滥用自然规律都同样会使万物衰败。想到她姨妈那副苦修女的面孔，她不寒而栗。虽然正是当嫁和热恋的年华，她愿意保持独身，但对围着她转的献殷勤者已不再无动于衷。在这故事开始的时候，她几乎同一八一七年一模一样。十八个春秋过去了而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迹。虽然年已四十，看上去只有二十五岁。因此在一八三六年描绘她，便可反映出她在一八一七年的模样来。懂得女性该有什么样的气质和美貌才能抵御岁月摧残的女人，研究一下费利西泰的肖像，自会理解她为什么以及怎么会具有如此特别的天赋。她的肖像将用调色板上最鲜艳的色彩来绘制，还要加上最富丽堂皇的画框。

布列塔尼这地方与英国一衣带水，气候条件相差无几，人的头发、眼睛和肤色却以棕黄为主，这是有待解决的特殊问题。这问题是与种族有关呢，还是与没有观察到的生理影响有关呢？这特点到了毗连的诺曼底省就不存在了。科学家们有一天也许会找到原因。在找到答案之前，我们面临着这样

的奇怪现象；金黄色头发的布列塔尼女人相当罕见；她们几乎个个都有一双法国南方人的活泼的眼睛；身材不高，也不象意大利女人或西班牙女人那样有优美的曲线，一般个子偏小，敦实，匀称，坚挺，不过贵族人家的女子是例外，因为这些人家只在贵族之间通婚，地方血统已不纯了。

德·图希小姐是地道的纯种布列塔尼女人，普通身材，不到五尺①，但人家都说她有五尺高。这个误差是她的脸型特征造成的，使她看上去个子变高了。她的肤色与美丽的意大利女人不同，在阳光里呈茶褐色，在灯光下呈白色，好似会动的象牙。阳光照在这样的皮肤上就象照在光滑的物体上一样闪闪发光。除非在十分激动的时候，她的双颊才会透出一点红晕，而且很快就会消失。这特点使她的面孔看上去冷若冰霜，象个性格孤僻的人。面孔与其说是鸭蛋形，不如说是圆形，与爱琴岛②的浮雕中某些美丽的爱西丝神③相似。你简直可以认为是标准的斯芬克司头像：被沙漠的灼热烤得放光，被埃及的烈日舔得发亮。所以肤色和这端正的头颅很协调。又黑又浓的头发梳成辫子拖在头颈两边，同孟菲斯④那些塑像上扎着两条带子的发式一样，使她的整个外表显得更加庄重。她两鬓充实，天庭饱满、开阔，被映在面部的光线照得闪闪发亮。这高高的前额和狩猎女神狄安娜的一样，显得威严

① 指法国古尺，五古尺，约合 1.62 米。

② 希腊爱琴海中一岛屿，以岛上保存完好之神庙及其雕刻著名。

③ 爱西丝神，古埃及神话中司婚姻、农业的女神。

④ 孟菲斯，埃及古代城市，古埃及帝国的首都。

而坚毅，宁静而安详。弯弯的眉毛十分清秀。双眸不时闪出光芒，犹如天上闪烁的星星。眼白既不泛青，也无血丝，亦非纯白，呈暖色色调，象琉璃一样坚实，瞳人四周绕着一层桔黄色，好象青铜四周环绕着黄金，但这是会动的青铜，活的黄金。瞳人显得深邃，不过不象某些人那样好似涂了反光的锡汞，使他们的眼睛象虎目或猫眼。她没有那种敏感的人看了会毛骨悚然的凶狠无情的目光，但那深度也是探不到底的，同样，那瞳人的反光也有一种逼人的气势。观察家的目光根本看不透她的心灵，她的心灵有时从柔和的目光里倏忽闪现，顷刻间，又凝固、消失了。卡米叶·莫潘在激动的时候眼睛是极为动人的：金煌煌的目光使眼白泛黄，仿佛整个眼珠子都在发光。可是不激动的时候，眼睛就毫无光彩，她沉思时的神情常常使她看上去呆若木鸡；眼里没有智慧的光芒，脸上也布满愁云。她睫毛不长，但浓密乌黑，象白鼬的尾巴。棕黄色的眼皮上散布着毛细血管，使眼皮看上去既优雅又有力，女人是难得同时具有这两个优点的。眼圈仍然十分光润，没有一丝皱纹。你好象又看到了被岁月磨光了的花岗石的埃及雕像。她的颧骨虽不算突出，仍比别的女人高，使面孔上又多了一块显露毅力的地方。鼻子细小、挺拔，稍有点上翘，鼻孔张得大大的，连柔嫩的内壁上殷红的毛细血管也能看见。鼻梁与前额相连的地方线条十分柔美。整个鼻子白白净净，无一点雀斑。卡米叶在生气、发火或愤怒的时候，鼻翼会翕动，那模样妙不可言。正如塔尔玛①所指出的，大人物发怒或挖苦的表情主要表现在鼻翼上。鼻孔不会动是表情不丰富的表现。吝啬鬼的鼻孔从

来是一动不动的，象嘴一样绷得很紧；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思想也从不外露。殷红的嘴象一张弯弓，血色丰盈，浓而不艳，极具魅力，能使有情人高兴，而她那端庄严肃的面孔也许又会使他望而却步。上唇薄薄的，人中相当长，好比架在弓上的箭，使她显得特别傲气。卡米叶无需做出特别的样子就能让人知道她生气了。这美丽的上唇紧贴着宽宽的红润的下唇。下唇妙在温厚，充满亲切感，象裂嘴石榴的唇边，颜色也象，好似出自菲迪亚斯②之手。下巴颏很翘，略嫌肥硕，但显得有意志力，并使这庄严的容貌——虽说不上是神圣的容貌——更加完美。需要指出的是，鼻孔下面淡淡地笼罩着一层美丽的绒毛，如果造化没有让这儿长出这层香雾般的绒毛，那就要犯错误了。娇嫩的耳廓意味着这副耳朵很能辨别言语的滋味。上半身宽阔。胸脯不厚，但也够饱满了。臀部不高，但很风骚。腰肢极美，使人想起巴克科斯③的、而不是卡利皮热的维纳斯④的腰。著名妇女与其他女性的差别可以从腰部看出来，几乎无一例外。她们的这个部位与男人有某种相似之处。天性要生儿育女的妇女腰间所具有的那种灵活与自如，她们都没有。她们走起路来不那么袅袅婷婷。这一观察反过来对男人也合适。精明、狡猾、虚伪和胆怯的男子，要

① 塔尔玛(1763—1826)，法兰西剧院的著名演员，擅长演高乃依的悲剧。在拿破仑时代，因革新了舞台表演艺术而出名。

② 菲迪亚斯(公元前490—431)，古希腊著名雕刻家。

③ 巴克科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即希腊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

④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佛洛狄忒。卡利皮热的维纳斯塑像现存那不勒斯博物馆。

是他们的臀部长得同女人差不多，走起路来就会扭扭捏捏。卡米叶的颈窝并不凹下去，反而鼓起来，颈背之间没有曲线，这是身体壮实的明显特征，脖子上有时还会出现象田径运动员那样健美的线条。肩头丰满，好象属于大个子的女人。胳臂长得健壮有力，手腕却象英国女人那样纤细。一双可爱的小胖手上全是窝窝。粉红色的指甲修成杏仁形，边沿还有一道棱纹。白皙的手臂说明她那如此丰满、结实、匀称的身体的肤色与面孔的颜色有所不同。由于嘴唇灵活而富于表情，鼻孔翕动起来十分好看，弥补了她的头部坚毅而冷漠的姿态。但是，尽管有这些不易为一般人发现的撩人之处，这副冷面孔仍然有点儿咄咄逼人，看上去忧郁严肃的时候比和蔼可亲的时候多，因为德·图希小姐总是沉浸在忧虑和遐想之中。所以她听得多，说得少。她的沉默寡言，她凝思时的深邃目光，使她看上去有点儿令人望而生畏。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没有一个人看到她不想起真正的克勒俄帕特拉，那位几乎扭转乾坤的娇小的棕发女人。可是卡米叶身上的动物特征是如此完整，如此集中，如此丰富，稍稍健壮一点的男人都会为这样的身体里装着如此巨大的才智而感到遗憾，都希望这玉体是十足的女性。一个伤风败俗的怪物，谁见了都害怕。冷静的分析，求实的思想，岂不说明她内心没有激情了吗？这女子岂不是只判断而不感受吗？或者更可怕的是，她岂不是在感受的同时又在判断吗？她的脑袋无所不包，她会局限于考虑别的女人所思考的问题吗？有这种智力的女人，还会有软弱的心肠吗？还有魅力吗？女人们为了吸引心上人，为了使心上

人高兴，为了博取心上人的欢心而要弄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手腕，她会屈尊去做吗？如果感情不象她所理解和想象的那样无限深厚，难道她不会毅然一刀两断吗？谁能猜透她那两道深邃目光的涵义呢？人家害怕在她身上发现不可言状的贞洁，难以形容的桀骜不驯。女人的厉害只应该摆摆样子，而她却实实在在叫人害怕。卡米叶·莫潘有点儿象席勒①笔下那位供在庙宇里的爱西丝。祭司们在她的脚下发现那些曾经向她祈求指导的勇士们已经奄奄一息。卡米叶·莫潘是活着的爱西丝。人们信以为真、卡米叶也不加否认的艳史证实了她的外貌使人产生的疑问。也许她喜欢这种污蔑吧？她的美貌的特点对她的名声不无影响：如同她的财产和地位维持了她在上流社会的声誉一样，她的美貌也使她名扬四方。雕塑家如果要想雕一尊出色的布列塔尼女人像，可以把德·图希小姐当作模特儿。惟有这种多血质和多胆汁气质的人才能抵御岁月的磨损。她的肌体不断受到仿佛上了釉的皮肤的滋润，这是大自然赋予女人抵御皱纹的唯一武器，而且卡米叶面无表情，也起了预防皱纹的作用。

一八一七年，德·图希小姐向艺术家、知名作家、科学家和新闻记者敞开了家门。她天生喜欢接近这些人，她的沙龙与热拉尔男爵②的沙龙相似，是巴黎的精英荟萃之处，贵族与名流厮混在一起。在巴黎建立一个社交圈子是极其困难的，

① 席勒（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

② 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1770—1837），法国画家，以画肖像画著称，王政复辟时期曾任王家首席画师。

德·图希小姐在这件事上托庇于亲戚关系和她的财产——由于继承她那位当修女的姨妈，财产更多了。她的独身也是她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许多做母亲的，一心想高攀，指望她嫁给自己的儿子，因为儿子的财产与美丽的族徽不相称。有几位贵族院的议员对她的八万年金和这座设备豪华的住宅垂涎欲滴，把他们最难接近、最难伺候的女眷也带来了。寻求精神乐趣的外交界人士也来这儿开开心。德·图希小姐身边有那么多对她感兴趣的人，她尽可以对每个人——即使是最有教养的人，在情欲、贪财和野心的支配下所演的种种喜剧加以研究。她早已看破红尘，庆幸自己没有过早地堕入那消耗女人的思想和精力、使她不能作出正确判断的情网。一般说，女人是先感受，后享受，再判断：从这次序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的三个不同时期，而最后一个时期正好同老年的悲境相吻合。对德·图希小姐来说，次序正好相反。她的青春岁月是在严厉的科学和冷静的思考中度过的。这种次序的颠倒进一步说明了她一生与众不同的地方和她的才能的性质。在别的女子眼睛只盯着一个男人的年龄，她就对所有的男人进行观察了；她们欣赏的，她看不上眼；那些恭维话里的谎言，她们听了信以为真，她一听便知是假；她们一本正经对待的事，她觉得好笑。她这种情理反常的状况持续了很久，最后以使人咋舌的转变而告终：因为仍然保持了年轻美貌的她，第一次心里产生了爱情，当时的年龄，若在别的女人，造物主就要劝她们别再恋爱了。

她的第一次婚姻极其秘密，谁也不知道。费利西泰象所有

妇女一样感情用事，认为外貌美的人心灵也一定美。她爱上了一张面孔，结果备受这位只把她看做女人的富翁的折磨。她花了不少时间才从这不理智的婚姻和厌恶情绪中恢复过来。她的痛苦被一个人看出来了，他安慰她，毫无私心杂念，或者说，他至少很善于不让人知道自己的意图。费利西泰以为遇到了纨袴子弟所缺少的高尚的心灵才智。这个人是当时极为出众的才子之一。他也用笔名写作。从他早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崇拜意大利。费利西泰必须旅行，否则她始终有个知识上的空白。为了见识见识艺术之乡，这位对一切持怀疑态度又喜欢挖苦的人把费利西泰带到了意大利。这位不为人知的名人可以算是卡米叶·莫潘的导师和塑造者。他使费利西泰广博的知识具有条理；通过对意大利琳琅满目的杰作的研究，使她的知识更加丰富，使她的文笔变得聪明、机智、俏皮和深刻，而这正是他的才能的特色，形式上虽然总有点儿古怪，但卡米叶·莫潘以其女人们所特有的细腻感情和巧妙的表达弥补了，他培养她对英国文学作品和德国文学作品的兴趣；在旅游途中教她学习这两国的语言。一八二〇年，这人爱上一位意大利女人而和德·图希小姐分手。如果没有这件不幸的事，也许她永远也不会成为名流。拿破仑称不幸是天才的助产婆。这件事使德·图希小姐对人类永远抱蔑视态度。这种蔑视的感情使她变得如此坚强，以致费利西泰死而卡米叶生。她同大音乐家孔蒂一起返回巴黎，她为他写了两部歌剧的脚本，但她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瞒着别人，以女唐璜的方式行事，在感情上人不负我，我也不负人。写作上的成功给了她

勇气，她出版了两本戏剧集，这一来使卡米叶·莫潘成了著名的匿名作家之一。她在一本不长的小说里，写进了她受骗的爱情故事。故事很动人，是当时的一部杰作。这本书描写了一段危险的恋情，被视为与《阿道尔夫》① 同类的作品。《阿道尔夫》充满了令人讨厌的哀诉，而卡米叶的作品正好与之相反。她在作品中的化身的高尚情操这时还不为人所理解。只有少数精细的人从中看出她宽宏的气度，她批评了一个男人，同时又让女人隐姓埋名，以免损害名誉。尽管她不想出名，可是她的声誉仍然与日俱增。这一方面是由于她的沙龙影响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她博闻强识、应答如流。她说话有权威，常被别人引用，她推卸不了巴黎社会让她所起的作用。她成了为公众所承认的特殊人物。巴黎的上流社会为这位与众不同的女子的才华和财富而倾倒，承认并批准她独立生活。太太们钦佩她的才智，先生们仰慕她的美貌。再说，她的行为举止也完全符合社交的礼仪。她的友好表示看上去纯粹是柏拉图式的。她丝毫也不象女作家。德·图希小姐象社交界的女子一样迷人，说话轻声轻气，样子娇慵懒散，注意梳妆打扮，津津乐道那些使太太们和诗人们感兴趣的琐事。她非常明白，自德·斯塔尔夫人② 之后，本世纪已不再有萨福③ 那种人的

---

① 《阿道尔夫》，法国作家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的小说，以心理描绘细腻著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因被情人抛弃而自杀。

②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财政大臣内克的女儿，以才思敏捷著称，她主持的沙龙当时在巴黎颇负盛名。

③ 萨福，公元前七到六世纪间的希腊女诗人。

地位，没有沉溺酒色的宫廷，没有王公贵族，也就不可能有尼侬①。她是才智过人的尼侬，崇拜艺术和艺术家，无论是诗人或音乐家，雕塑家或散文家，她都喜欢。她情操高尚，有时慷慨到上当受骗的程度，因为她对不幸者总是抱着满腔同情，而对幸运儿却充满蔑视。自一八三〇年以来，她生活在一个人数很少的社交圈子里，朋友们是经得起考验的，相亲相爱，彼此尊重。她既没有德·斯塔尔夫人那种弄得尽人皆知的逸闻，②也不进行政治角逐；她也嘲笑卡米叶·莫潘，说他是乔治·桑的小弟弟，称乔治·桑是她的大哥该隐③，因为乔治·桑近来的成功使人们对她的成功有些淡忘了。德·图希小姐象天使一般毫不介意，对她的走运的劲敌十分钦佩，既不忌妒也没有私心杂念。

在本故事开始之前，她一直过着善于自卫的女子所能想象的最幸福的生活。在一八一七至一八三四年间，她到图希庄园来过五、六次。她第一次回来是在一八一八年对婚姻失望之后。当时图希庄园的宅子已经破旧得不堪居住。她让她的管事回盖朗德去，自己在他的屋子里住了下来。当时她丝毫也未料到后来会出名。她很伤心，闭门谢客，谁也不见。她想在这场惨败之后，一个人好好想一想。她写信给巴黎的一位女友，告诉她为布置图希庄园的宅子需要些什么家具。全部

---

① 尼侬，本名安娜·德·朗克洛(1620—1705)，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才貌双全的贵妇。

② 指斯塔尔夫人和邦雅曼·贡斯当之间人所共知的恋情。

③ 该隐，圣经故事中的人物。亚当的长子，因忌妒而杀死自己的弟弟亚伯。

家具都用船运到南特，然后用小船拖到克华西克，再从那儿穿过沙滩运到庄园，一路上的困难自不待说。她从巴黎请来了工人，于是在图希庄园待了下来，总的来说她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她自以为能在这儿思考思考人生的经历，就象在一座私人修道院里一样。冬天一来，她便返回巴黎。于是盖朗德小城的居民千方百计打听德·图希小姐的私事：人人都说她过着亚洲式的奢侈生活。替她管事的公证人允许居民去参观图希庄园。人们从巴镇、克华西克、萨沃内远道赶来参观。这种好奇心，在两年内给门房和花匠家里带来了一笔巨大的收入：十七个法郎。两年以后，她结束了在意大利的旅行，又回到图希庄园，同作曲家孔蒂一起住在那里。这次走的克华西克那条线，当地人有好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她在盖朗德。她经常回到这小城来居住，盖朗德居民的好奇心也就不那么强烈了。只有她的管家，至多还有公证人，知道大名鼎鼎的卡米叶·莫潘是谁。不过，眼下新思想的传播在盖朗德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当地有几个人已经知道了德·图希小姐的双重生活。邮局局长收到寄给住在图希庄园的卡米叶·莫潘的信件。真相暴露了。在一个基本上是天主教的、充满偏见的落后地区，这个杰出的女子与众不同的生活当然会招人闲话，并且永远不会被人理解。那些闲话吓坏了格里蒙神甫，因此大家都把她视为怪物。费利西泰不是一个人住在图希庄园，她家里还有一位客人。这位客人是个旁若无人、自命不凡的作家，叫克洛德·维尼翁。他虽然只搞文学批评，却有本事使读者和文学界觉得他有点儿出类拔萃。七年来，费利西泰象接待上百个

其他作家、记者、艺术家和社交界名流一样接待这位作家。她了解他软弱的个性，他的懒惰，他的清贫，他的马虎，以及他对一切事物的厌恶，但从她与他相处的方式来看，她似乎想让他做自己的丈夫。她的行为使朋友们感到不理解，她解释说是出于野心，出于对老年的恐惧，她想把自己的余生托付给一位出类拔萃的人；对这个人来说，她的财富很可能助他一臂之力，使他可以在文学领域继续扩大他的影响。所以她把克洛德·维尼翁从巴黎带到图希庄园，好似老鹰用爪子抓走一只羊羔，以便考察他并做出某种重大的决定。但她把卡利斯特和克洛德同时抓在手里，她想的根本不是结婚，她的感情处于十分激烈的动荡之中，即使象她那样坚毅的心也不能不颤动，因为她发觉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她看到爱情的阳光直到落花时节才照亮她的生命，但仍象照在二十岁青年心里那样灿烂。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卡米叶的修道院。

布列塔尼的土地到离开盖朗德几百步远的地方为止，接下去便是盐田和沙丘。荒凉的沙滩好似大海在自己与陆地之间留下的一片空白，有条从未走过车子的沟道深入其间。这片沙滩包括贫瘠的沙地，周围培了土埂、形状不规则的盐田，以及把克华西克岛和陆地分开的小海湾。虽然克华西克在地理上是个半岛，但也可以看作是个岛，因为它只靠通到巴镇的沙滩与布列塔尼连接在一起，要穿过这片连茅草也不长的流沙很不容易。在克华西克通盖朗德的小路与坚实的大路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别墅。别墅四周是漂亮的大花园。花园里弯弯曲曲的苍松，有的象一顶顶大阳伞，有的枝叶稀稀落落，在树皮剥

落之处都裸露着淡红色的树干。这些松树是随时刮起的飓风的牺牲品，这样形容一点也不过分。看到这些树，人们就会对盐田和沙丘如凝固不动的大海般的凄凉而古怪的景象有精神准备了。房子的墙壁用片状石块和砂浆砌成，当中用一层一层的花岗石加固，相当结实，毫不讲究建筑艺术，看上去很单调，颇有规则地开着一些窗洞。二楼上的窗户镶的是大块玻璃，底层是小块方玻璃。二楼上面是阁楼，阁楼上面盖着巨大高耸的尖屋顶。尖顶两端的山墙上各开两个大气窗。人字形的山墙下面各有一扇大窗，好似独眼巨兽额头上的眼睛，西边瞅着大海，东边瞅着盖朗德。房子一面朝通向盖朗德的道路，一面朝沙滩。沙滩尽头耸立着克华西克。这小城那边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一条小溪从院墙脚下的涵洞流出来，先是沿着通克华西克的小路向前流，穿过小路，最后流入黄沙或小咸水湖内。这种小咸水湖是海湾涨水时形成的，四周围着沙丘和盐田。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有一条数米宽的路把别墅和前面的路连结起来。通过一扇大门进入别墅。院子四面是简陋的乡村建筑物：马厩，什物堆放室，花匠的屋子，屋子旁边是养家禽的棚子及其附属建筑。这些附属建筑与其说是给主人使用的，不如说是给看门人使用的。这所别墅的灰色色调与周围的景色非常协调，别墅的花园是这片沙漠中的绿洲。在沙漠的入口处，游人发现有座海关人员驻守的土墙茅屋。这座不带田产的别墅（或者说田产在盖朗德境内），每年从盐田取得一万利勿尔的收益，其余的收益便来自分散在陆地上的租地。这就是图希家的采邑。大革命剥夺了图希家的封建收入。今天

图希别墅成了一项产业，盐民们仍然称它为城堡。若不是采邑落到女人手里，他们仍然会称主人为老爷的。当费利西泰要修缮图希庄园的旧宅时，她象大艺术家那样，非常注意不让房屋阴沉的外貌有丝毫改变，那外貌使这座孤零零的建筑看上去象个监狱。只有入口处的大门装饰了两根砖砌的大柱子，撑着可以过车马的游廊。院子里种了树。房屋底层的布局同大部分一百年前建造的乡间住宅一样。显然，这座房子是在某个小城堡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的，那小城堡象个铁环，把克华西克、巴镇同盖朗德连接在一起，并统辖盐田。台阶下面有一列柱廊。首先是一座宽敞的前厅，铺了地板，费利西泰在里面放了一张弹子台；接着是个有六扇窗的大厅，其中两扇落地窗开在山墙下方，构成两扇门，门外是十多级台阶，通向花园。落地窗门在大厅的布局上与通向弹子房和餐厅的两扇门相对称。厨房在另一头，经备餐室通餐厅。弹子房与厨房中间隔着楼梯。厨房有一扇门朝着柱廊，德·图希小姐立即让人把它封了，同时在朝院子的一面另开了一扇。房子的层面高，房间大，卡米叶可以在底层的摆设装潢上显示贵族式的简朴。她注意避免在那里陈设贵重的物品。大厅完全漆成灰色，厅里的桃花心木家具和绿丝绸的装饰，式样都很古老；窗上挂着镶绿边的白布窗帘；两张靠墙的几案，一张圆桌；大厅地板中央铺着大方块花纹的地毯；挂着大镜子的大壁炉上摆着一座太阳形状的台钟，台钟两边各放一只皇家款式的大烛台。弹子房里挂的是镶绿边的灰色窗帘，摆着两张无靠手的长沙发。餐厅里的家具包括四张桃花心木的大餐具橱，一张长桌，十二

张罩着绒布套子的桃花心木靠背椅，以及一些装在桃花心木框子里的奥德朗派①的木刻精品。天花板正中挂着一个漂亮的吊灯，就象大旅馆的楼梯过道里那样，吊灯里有两只灯。所有架在突起的隔栅上的天花板都漆成木头本色。老楼梯是木头造的，装着粗大的扶手，从上至下铺着绿地毯。

二楼上有两个套间，当中隔着楼梯。朝盐田、大海、沙丘的那间，卡米叶自己住。她在套间里安排了一间小客厅，一间大卧室，两个小间一间做盥洗室，一间做工作室。在房子的另一部分，她设法安排了两套带有前厅和盥洗室的客房。仆人们的卧室在阁楼上。那两套客房起初完全是出于需要。她从巴黎购置的艺术品是为装饰自己的套间用的。她想在这阴沉忧郁的住宅里，在这阴沉忧郁的景色面前，看到最离奇古怪的艺术杰作。她的小客厅里张挂着戈伯兰②出产的美丽壁毯，壁毯四周镶着雕得极其精致的木框。窗户上的窗帘是用往日分量最沉的料子——漂亮的锦缎做的，锦缎上金色和红色、黄色和绿色交相辉映，帘子上的褶裥又大又密，下面饰着很有气派的流苏，完全可以同教堂里最富丽的华盖上的穗子媲美。一张餐具橱——她的管事给她买来的，今天要值七、八千法郎，一张雕花的乌木桌子，一张威尼斯出产的写字台，上面有无数个小抽屉和象牙嵌成的阿拉伯花纹，还有一些美妙绝伦的哥特式家具，把这间小客厅摆得满满的。小客厅里有绘画，雕

① 奥德朗派，法国里昂的木刻、绘画流派，从十七世纪初形成，到十九世纪已有二百多年历史。

② 戈伯兰是巴黎一家以生产壁毯、家具出名的工场，已有四百年历史。

像，以及她的一位画家朋友在古董商店所能挑选到的最好的珍品。古董商们在一八一八年没有料到这些珍品后来会价值连城。她在桌子上摆了几只图案非同凡响的日本上等瓷瓶。墙上的挂毯是波斯产品，从沙滩上走私进来的。她的卧室具有不折不扣的路易十五时代的风格。木头雕花床，漆成白色；两头床架成弧形，上面雕着互抛鲜花的爱神，当中用提花绸缎包着填料；床顶上饰着四簇羽毛。四壁张着真正的波斯印花布，用丝绦、绳子和花结固定起来。壁炉上的装饰是洛可可式的；铸金的台钟，两旁各有一只大花瓶，是塞夫勒① 的一级青瓷，放在金黄色的铜底座上。镜子的框架也是同一种风格。梳妆台是蓬巴杜式，镜子镶在镂花的框子里。还有那些弯弯扭扭的家具，那些安乐椅，那张躺椅，那张式样笨拙的小长沙发，炉边取暖用的带软靠背的矮脚椅，漆屏风，与家具罩子统一的绸窗帘以玫瑰色缎子作里，用井绳束成波浪形褶裥。萨伏纳里②出品的地毯，以及种种雅致、富丽、豪华、精巧的摆设，十八世纪的佳人就是在这种环境里谈情说爱的。书房是完全现代化的，书架上摆满了书，一套漂亮的桃花心木家具与路易十五时代的雅趣形成对照。里面还有张无靠背长沙发，很象贵妇人的小客厅；书房里塞满了女人喜欢的无用之物，种种新式摆设使人目不暇接：日记本、盛手帕和手套的盒子、有透明花纹的瓷灯罩、小塑像、中国古玩、文具盒、一、两本画册、镇纸，以及无数时髦的小摆设。好奇者还会惊诧不安地从中发现几支手

① 塞夫勒，法国著名的瓷器产地。

② 萨伏纳里，法国著名的王家地毯工场。

枪、一只水烟筒、一根马鞭、一只烟斗、一支猎枪、一件罩衫、一些烟草、一只军用袋，这种古怪的聚合却正好反映了费利西泰的个性。

花园那边，生气盎然的陆地过去，便是一片片的荒滩。凡是具有伟大心胸的人，如果来到这里，一定会被这特有的美景所吸引：那一方块一方块单调的盐田，中间隔着一条条白色的小土埂；穿着一身白衣服的盐民在土埂上走来走去，耧盐，收盐，把盐拢成堆；这块盐气蒸腾的地方，鸟儿不愿飞过，草儿也不生长；在那些沙丘上，只有一种耐盐碱的开粉红色小花的野草和猫眼花，可以让眼睛得到慰藉；海水湖，沙丘，遥遥在望的克华西克小城象威尼斯那样被阻在大海边上；最后，那茫茫海水拍打在花岗岩的礁石上，溅起白色的浪花，使礁石的古怪形状显得更加奇特。这景色一方面使人心情忧郁，另方面使人意境高远。雄伟的景色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这种效果，使人向往那些内心意识到高不可攀的未知的事物。因此这些粗犷的和谐只适合才智高超和心灵遭受巨大痛苦煎熬的人。卡米叶有时整天整天地凝视这片高低不平的荒滩。有时荒滩上的水和沙把阳光反射到巴镇，使巴镇亮得发白，反射到克华西克的屋顶上，使屋顶象淋过水那样晶莹耀眼。她很少转过身去欣赏那些清新怡人的景色，去欣赏盖朗德周围的树丛和开花的绿篱，那些树丛和绿篱把盖朗德装点得象一个用鲜花、彩带、头巾和花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新娘一样。因为当时她正在经受从未遇到过的极大痛苦的煎熬。

德·图希庄园山墙上的风标和院子里的盘顶苍松一旦出

现在大路远方和荆豆顶端，卡利斯特就产生轻松愉快之感。盖朗德对他来说好似牢笼，他的生活是在德·图希家。德·图希家对一个没有开过眼界的青年人所具有的吸引力，谁不懂呢？在他眼里，费利西泰首先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然后才是女性。他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是出于爱，出于天使般纯洁的爱，并不因为遭到不可理解的拒绝而有所移易。这片痴情，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爱的需要。对此，卡米叶·莫潘少不得要加以仔细的剖析，那是无疑的。也许正因为她这样做了，所以才拒绝了他。这种高尚的做法是卡利斯特所不理解的。另外，图希庄园陈设的那些反映现代文明的奇珍异宝同整个盖朗德很不协调，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因为杜·陧尼克家的寒酸相在盖朗德已经算是富丽堂皇了。在图希庄园，这位只认识布列塔尼的金雀花和旺代的欧石南的无知青年好似来到一个新的天地，满眼都是巴黎女人的珍宝，看得心醉神迷。他在图希家听到的也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铿锵悦耳的语言。他在那儿能听到十九世纪最优美、最动听的音乐。这些音乐充满诗情画意，作品的旋律与和声争奇斗艳，歌唱与配器达到空前完美的程度。他在那儿能看到最自由放任的绘画——法国画派的作品。（法国画派现在继承了意大利、西班牙和弗朗德勒的绘画传统，由于人材济济，大家反觉得平淡无奇，厌倦之余，便大声呼唤天才的出世。）他能读到现代文学最惊人、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他幼稚的心灵上充分显示了它们的作用。总之，在他看来，我们伟大的十九世纪意味着惊天动地的集体事业，批判精神，努力革新一切，试图做许多事，而且几乎

事事都显示出巨人的气魄。十九世纪的孩子，在这个巨人的旗帜下成长，耳畔响着由低沉可怕的炮声伴奏的赞歌。费利西泰讲述的这些光辉业绩，当年曾亲身经历并参与行动的人，可能并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然而卡利斯特却是闻所未闻，于是在他这般年纪所具有的强烈的好奇心在图希庄园得到了满足，他那天真的爱慕之情——少年郎的初次钟情也得到了满足，这种感情由于遭到非议而变得更加炽烈。那是十分自然的！这位漂亮、风雅、爱嘲讽的巴黎女人使他见识了法国人的机智，使他心里许许多多被沉闷的家庭生活压抑着的思想活跃了起来。他把德·图希小姐看做自己的智慧之母，看做自己可以钟情而不致犯罪的母亲。她待他太好了！女人在爱慕她的男人眼里总是可爱的，虽然她不一定爱他。眼下，费利西泰正在教他音乐。图希宅第一楼几套宽敞的房间，由于花园里草地和假山布局巧妙，显得更加敞亮；通向楼梯的过厅陈设着精心绘制的意大利杰作、木雕、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拼花图案、象牙浮雕、大理石浮雕、中世纪巧匠们制作的古玩；闺房里布置得极其雅致、舒适而富于艺术趣味。卡利斯特觉得，宅子里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奇妙的、超自然的光、灵、气，使所有这一切变得生动活泼起来。现代社会及其诗意与盖朗德阴沉的宗法社会迥然不同，两种制度对照鲜明。这边是艺术的千姿百态，那边是布列塔尼的一片荒凉。

这可怜的孩子象他母亲一样，对费尽心机打穆士已经感到腻味。当时谁也不想知道为什么当他走进这座宅第、按门铃和穿过庭院时总是战战兢兢。请注意，成熟的男子是没有

这种感情的，因为他们已经老于世故，不怕任何意外，一切都有精神准备。卡利斯特打开门时听到了琴声，心想，卡米叶·莫潘一定在客厅里，但当他走进底层的弹子房时琴声消失了。卡米叶无疑是在楼上自己的小客厅里弹琴，那是孔蒂从英国带来的一架立式小钢琴。他登上楼梯。楼梯铺着厚厚的地毯，走在上面没有一点声响。他越走越慢，发觉琴声里有种不同寻常的感情。费利西泰是在弹给自己听，借音乐倾吐心声。青年人没有进去打搅她，而是在门外一张哥特式的绿丝绒长凳上坐了下来。长凳沿楼梯平台靠窗边放着，窗框上雕着漂亮的花纹，涂成褐色，上了清漆。卡米叶即兴弹出的曲子忧伤之至，简直象幽灵从坟墓里向上帝唱哀祷经。年轻的情人发觉琴声好似绝望的爱的祈求，轻柔、温顺的哀怨，强忍痛苦的呻吟。卡伐蒂那咏叹调①《为你求饶，为我求饶》几乎占了歌剧《魔鬼罗伯特》②的整个第四幕。卡米叶把这首咏叹调的引子加以扩展，变奏，变化。她突然引吭高歌，其声之悲，令人心碎。然后琴声和歌声突然中断了。卡利斯特走进房去，想知道个究竟。可怜的卡米叶·莫潘——美人儿费利西泰，没有娇态，满脸泪痕，见他进来，拿起手帕揩拭眼泪，简单说了声：

“早安。”

---

① 歌剧的一种咏叹调。

② 《魔鬼罗伯特》，德国音乐家雅可布·迈耶贝尔（1791—1864）所作五幕歌剧，浪漫派音乐的著名代表作品，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巴黎王家音乐学院首次演出。

她早晨这套装束也十分迷人。头上罩着当时流行的红丝绒发网，发网下露出一绺绺乌亮的头发。上身穿一件很短的紧身大衣，好象是现代化了的古希腊人的内衣；下身着一条麻纱长裤，裤脚上镶了花边；脚下靸一双红黄二色美丽无比的土耳其拖鞋。

“您怎么啦？”卡利斯特问她。

“他没有回来。”她站在窗前，瞅着沙滩、海湾和盐田。

这个回答说明她为什么如此梳妆。卡米叶看来在等候克洛德·维尼翁，她那不安的神情好似一个花了冤钱的女人。一个三十岁的男人会看出这一点，可是卡利斯特只看到卡米叶的痛苦。

“您担心啦？”他问她。

“是的。”她回答，口气十分忧伤，可是这位少年辨别不出滋味。

卡利斯特急急忙忙向门外走去。

“哎，您到哪儿去？”

“去找他。”他回答。

“亲爱的孩子！”她说，伸手拉住他，将他留在身边，用她那水汪汪的眼睛瞅了他一眼。对青年人来说，这一瞥比什么报答都要打动心弦。“您疯啦？在这海边上，您到哪里去找他？”

“我肯定会找到他。”

“您母亲会急死的。而且，您得留下。来，我要您留在这里。”她说，让他在沙发上坐下，“您不要为我动感情。您所见到的眼泪是我们女人喜欢流的眼泪。我们女人有一种男人所

没有的本领，即听任易于激动的性情摆布，把感情推向极端。如果我们想象自己处于某种逆境，想着想着就会哭起来，有时会感到严重不适，生理功能紊乱。我们女人喜怒无常，起作用的不是大脑，而是心灵。您来得正巧，孤独对我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他愿意一个人去游览克华西克及其岩石，参观巴镇及其沙滩盐田。我知道这不是实话。我知道他会花好几天时间，而不是一天时间。他想让我们俩单独在一起。他吃醋了，或者说得确切些，他假装吃醋了。您年轻，英俊。"

"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不该再来了，是吗？"卡利斯特问，一滴眼泪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使费利西泰大受感动。

"您是个天使！"她大声说。

接着她高兴地唱起了歌剧《威廉·退尔》① 中玛蒂尔德唱的《请您留下》那支曲子，以免她刚才象公主给予庶民的漂亮回答显得过于庄重。

"他想以此使我相信他比别人更加爱我。"她接着说，"他明白我全是为了他好，"她一边说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卡利斯特，"但是，他也许觉得在这方面不及我而有失体面，也可能他对您产生了怀疑，想给我们来个出其不意，当场捉住我们。他一个人到荒野去旅游，寻求快乐，不带我去，不让我同他一起去玩，不让我知道他看到那些景色的感想，让我坐卧不安，

---

① 《威廉·退尔》，意大利作曲家乔阿奇诺·罗西尼（1792—1868）根据席勒的同名剧本创作的歌剧，一八二九年八月三日首次在巴黎歌剧院上演，获得成功。

心急如焚，难道这还不够吗？仅仅凭这些，他就应该受到谴责。这位大学者并不比音乐家、才子、军人更爱我。斯特恩①说得对：人的姓名是有意义的，我的姓名意味着最无礼的嘲笑。我死了也不会在男人身上找到我心里的爱，灵魂里的诗。”

她垂着肩，脑袋靠在垫子上，眼睛盯着地毯上的蔷薇图案，陷入沉思。不知为什么，才智超群者的痛苦，使人觉得崇高，令人肃然起敬，显示出他们坦荡的胸怀。加上旁观者的想象，他们的胸怀就显得更宽广了。这种人享有的权势类似君主政体，对君主制的感情本来只属于一部分人，却感染了整个社会。

“为什么您把我……”卡利斯特没有说完这句话。

卡米叶·莫潘已经把她的纤纤素手放在他的手上，使他相信无需再说下去了。

“大自然已经为我修改了它的法则，多给了我五至六年的青春。我拒绝您是出于自私。因为年龄的差别迟早会把我们分开的。我比他年长十三岁，这差距已经够大的了。”

“您即使到六十岁风韵也不会减少。”卡利斯特鼓足勇气，大声说。

“这是您说的呀，老天为证！”她微微一笑，说，“再说，亲爱的孩子，我愿意爱他。尽管他流水无情，缺乏想象力，萎靡不振，醋劲十足，我还是相信他并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我

---

① 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感伤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

希望激励这颗心，把它从他身上拯救出来，和我拴在一起……唉！我是理智上清楚，感情上糊涂。”

她对自己一清二楚。她痛苦，并分析自己的痛苦，就象居维埃和迪皮特伦[①]向朋友们解释自己疾病的必然趋势和走向死亡的进程那样。卡米叶·莫潘了解自己的感情就象这两位科学家熟悉解剖学一样。

“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对他有个正确的判断，可是他已经厌倦了。他想念巴黎。我已经对他说过：他怀念文学批评，这儿既没有作家可供他分析，也没有思想体系可供他深入研究，也没有诗人需要他给杀杀威风；他又不敢在这儿寻欢作乐，放浪形骸，让他负担沉重的头脑轻松一下。唉！也许我的爱还没有真诚到能使他思想放松的程度。总之，我没有使他入迷陶醉！今天晚上您陪他喝一盅吧，我到时候声称不舒服，呆在自己房里，看看我的想法错了没有。”

卡利斯特面孔羞得通红，红得象颗樱桃，从下巴红到前额，两只耳朵火辣辣的发烧。

“我的上帝！”她大声说，“我已经是个堕落的人了，忘记了你还象少女那样纯洁！原谅我，卡利斯特。到你恋爱时，你会理解的，只要能使爱的对象高兴，叫你在塞纳河上放火，你也干得出来，就象用纸牌算命的女人所说的那样。”

她停了一会儿又说：

---

① 居维埃(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奠基人。迪皮特伦(1777—1835)，法国著名外科医生，曾任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御医。

“有些本性高傲、始终不渝的人，上了一定年纪会大声地说：‘我如果能转世重生，仍然我行我素。’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弱者，我会大声说：‘如果我能转世，我会做个象你母亲一样的女人，卡利斯特。’有个象卡利斯特这样的儿子，多么幸福啊！即使丈夫是最愚蠢不过的男人，我也会做个低声下气、百依百顺的妻子。可是，我没有对社会犯错误，我只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唉，亲爱的孩子，自从社会脱离了所谓的原始状态，女子再也不能独立生活了。与社会法则或自然法则不相协调的感情，并非带勉强的感情，都从我们身上消失了。我们是为受苦而受苦，或者说为实用而受苦。福孔伯家的孩子与我何干，她们不再姓福孔伯，我已二十年没有见过，而且她们嫁的都是商人！你虽然没有叫我受生育之苦，但你是我的儿子。我将把我的财产遗留给你。你至少在这方面会因我而获得幸福，亲爱的宝贝，美丽而可爱的宝贝，谁也不该败坏你，糟蹋你……”

她以深沉的语调说了这些话之后，垂下了美丽的眼帘，不让卡利斯特从她的眼神里发现什么。

“您没有向我要求过任何东西，”卡利斯特说，“我将把您的财产还给您的遗产继承人。”

“孩子！”卡米叶以深沉的语调说，眼泪顺着面颊流淌下来，“这么说，我就无法自救了吗？”

“您不是有个故事要讲给我听，有封信要……”心地宽厚的孩子看她伤心，便转换话题，但话未说完就被她打断了。

“您说得对，应当首先做个老老实实的女孩子。昨天太晚

了，可是今天我们似乎有很多时间。”她说话的口气半是高兴，半是愁苦，“为了实践我的诺言，我坐的姿势要能远眺通往悬崖的道路。”

卡利斯特为她朝这方向放好一张哥特式的椅子，打开大彩绘玻璃窗。卡米叶·莫潘也有著名女性作家的东方趣味，取来一只精致的波斯水烟袋——这是一位大使送她的，在烟锅里装上广藿香，揩了揩 bocchettino①，把她只用过一次的鹅毛管装在烟斗上并洒上香料，点燃黄色的香草，把这只漂亮的消遣物的有青黄两色珐琅长颈的烟锅放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然后按铃要茶。

“您想抽烟吗？……啊！您不抽烟，我总是忘记。象您这样一尘不染实在难得呀！我觉得，要有象上帝亲手创造的夏娃那样的手，才能抚摩您那毛茸茸的光滑的面颊。”

卡利斯特面孔羞得绯红，在一张矮凳上坐下，没有发现使卡米叶脸上泛起红晕的内心激动。

“这封信我是昨天收到的。写信的是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明天可能到达这里。”费利西泰说，“罗什菲德家不及你们家古老。老罗什菲德把长女嫁给了一位定居在法国的葡萄牙大贵人之后，又想让儿子同大贵族攀亲，目的是想为儿子弄个他自己未能到手的贵族院议员称号。德·蒙柯奈伯爵夫人告诉他，奥恩省有位贝阿特丽克丝-马克西米利亚娜-萝丝·德·卡斯泰朗小姐。她是德·卡斯泰朗侯爵的小女儿。侯爵

① 意大利文：烟嘴。

打算不出嫁资嫁掉两个闺女，以便把他的全部财产留给他的儿子德·卡斯泰朗伯爵。卡斯泰朗一家自以为出身高贵，显得很自命不凡。贝阿特丽克丝生在、长在卡斯泰朗古堡，当时(一八二八年结的婚)二十来岁。她的出众之处在于你们外省人所谓的别具一格，也就是她有过人的智慧，有激情，有美感，受过艺术作品的某种熏陶。我也是养成了这种脾性的女人，请相信我，对一个女人来说，这种脾性是再危险不过的了。随了这个性儿，女人就会闹成您所看见的我这副样子，或者落到侯爵夫人那步田地……跌入深渊。惟独男子有一根棍棒，可以在深渊的边缘支撑住自己，这是一种我们女人所没有的力量，我们女人要是有了这种力量，那就成了怪物了。她的老祖母——德·卡斯泰朗的未亡人很高兴看到她嫁给一个地位和智慧都不及她的男人。罗什菲德家待人接物慷慨大方，贝阿特丽克丝赞不绝口；同样，罗什菲德家对卡斯泰朗家也很满意。卡斯泰朗家同韦纳伊、埃斯格里尼翁、特鲁瓦维尔诸世家有姻亲关系，得以在查理十世①册封的最后一批贵族院议员中为他们家的女婿谋得了一个称号，但被七月革命废除了。罗什菲德因为愚蠢，不了解自己的妻子，却认为妻子缺乏热情。他把金发的贝阿特丽克丝归入寡欲的淋巴质女人的行列，以为自己完全可以当个没有后顾之忧的丈夫，可以象单身汉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他对所谓侯爵夫人的寡欲、自负、骄傲，以及巴黎那种给女人设下重重障碍的讲排场的生活方式

① 查理十世(1757—1836)，法国国王，一八二四至一八三〇年在位，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中被推翻。

十分放心。我这话的意思，将来您去逛这座城市的时候，就会懂得了。他对家庭的状况心安理得，无忧无虑，那些想利用他这一点的人便对他说：'您很幸福，因为您有一位清心寡欲的妻子，她只有精神的热情，只要能出风头她就满足了，她的兴致全在艺术方面。如果她举办沙龙，把所有的名流才子都吸引来，她的妒意就会平息，欲望就会得到满足，她会办起音乐的酒席，文学的盛宴。'这是巴黎人捉弄傻瓜丈夫的笑话，他却信以为真。况且，罗什菲德还不是一般的傻瓜：他同聪明人一样有虚荣心，有自傲感；所不同的是，聪明人还稍稍表示谦逊友好，对你说些恭维的话，也希望你恭维他，而罗什菲德则十分自尊，自我欣赏，放在面孔上丝毫不加掩饰。他的虚荣象匹在厩中打滚的牲口，用嘴从食槽架上拖出饲料，大声地咀嚼。他的这些缺点只有同他接近的人才能发现，也只有在不为外人知晓的私生活中才看得清楚，至于在社交场合，在别人眼里，他还是很讨人喜欢的。罗什菲德一旦觉得夫妇生活受到威胁，那就令人无法再和他相处。他心胸狭窄，一点小事就斤斤计较，他的醋劲若被点穿，便会恼羞成怒，六个月内闷声不响，第七个月就出口伤人。他自知欺骗了妻子，而且惧怕妻子，这是他发现侯爵夫人对他的不忠实表现出满不在乎的宽容时，显得蛮不讲理的两个原因。我把这种性格分析给您听，是为了说明贝阿特丽克丝的为人。侯爵夫人对我极为羡慕，而羡慕与忌妒之间只有一步之差。我当时主持的沙龙是巴黎最出色的沙龙之一。她也想举办一个沙龙，并想把我的人争取去。愿意离开我的人，我是不会挽留的。去她沙龙的人没

多少真才实学，这些人无所事事，同任何人都可以做朋友，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沙龙里进进出出。可是，她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社交核心。那时候，我以为她一心想出风头。其实，她心灵高贵，十分自重，富于创见，无论对什么，领悟和理解都极为迅速。无论玄学还是音乐，神学还是绘画，她都能侃侃而谈。您将见到的她，是一位妇人，我们当年见到她时，她还刚结婚不久。她身上有一点矫揉造作之气，那副神态，好象知道许多深奥的东西，好象懂得中文和希伯来文，认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或者能解释裹在木乃伊外面的纸莎草纸上的文字。贝阿特丽克丝长了一头美丽的金黄色头发，即使金黄头发的夏娃，相形之下，也要逊色三分。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犹如一支蜡烛；皮肤白皙，犹如圣体面饼。长面孔，尖下巴；脸上气色每天略有不同，今天白里透红，明天呈灰褐色，而且透出无数的小斑点，好象夜里有灰尘跑进了血液。天庭开阔，但有点儿过于放肆。眸子呈浅绿色，象淡淡的海水，在细细的眉毛和慵困的眼皮下面游来荡去。眼圈经常发黑。鼻如弓背，下面紧绷着两个鼻孔，显出十分精明而又不安分守己的样子。一张奥地利人的嘴巴，上唇厚，下唇薄；上唇搭在下唇上，样子很傲慢。苍白的面颊上，只有万分激动的时候才会泛起红晕。她的下巴颏相当肥厚，我的也不薄。要知道，下巴颏厚的女人在爱情上总比较苛求。我也许不该对您说这种话。就我的见识来说，她的身段极为优美。脊背白嫩光洁，过去很平，据说现在发胖长圆了，可是前胸不及双肩饱满，两条胳臂仍然很瘦。然而，她有风度，举止大方，可以弥补生理上可能有的缺陷，可

以突出她长得好看的地方。造化赐予她的这副公主气派，是后天得不到的。这副气派对她来说很相称，叫人一眼看出她是个贵妇人，而且这副气派同她那不太结实，但线条极其优美的臀部，同她那纤巧无比的双足，同她那金波一样的、象吉罗德① 精心绘制的天使像上的美发，都很协调。她的美丽和漂亮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她可以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只要她愿意这样做。她只要穿上带有绉泡花边的樱桃红丝绒连衫长裙，头上戴几朵红玫瑰，就会超凡入圣。如果贝阿特丽克丝愿意稍事打扮，她可以穿上妇女们的时装：上身着束腰紧身衣，下身着绣花宽裥的蓬裙，使腰肢显得更加袅娜；颈项里围起打绉的领圈；膨起的袖笼里藏起了瘦胳膊；镶花边的袖口露出纤纤素手，犹如花萼托着花蕊一般；如果再把绺绺金黄色的鬈发拖在饰着珠宝的发髻下面，她可以同这种穿戴的理想佳人媲美，甚至比她们还强。”

费利西泰拿出一幅米埃里② 的绘画给卡利斯特看。这是一幅精美的复制品，上面画着一位身穿白缎连衫长裙的妇女，手持歌谱，同一位比利时布拉班特的绅士站在一起唱歌；一个黑奴向一只高脚玻璃杯里斟西班牙陈酒；一位年老的女仆往桌上摆饼干。

“金黄头发的女人与我们这些棕黄头发的女人相比，”她接着又说，“长处就在于难能可贵的多样性。金黄头发的女人千姿百态，而棕黄头发的女人总是一个模样。金黄头发的

① 吉罗德(1767—1824)，法国历史画家，属大卫画派。

② 米埃里，见本卷第21页注③。

女人比我们更富于女性特征，我们这些棕黄头发的法国女人却太象男人了。”她说，“哎，您可不能象《一千零一日》① 里的王子那样，听了我的描绘，就爱上贝阿特丽克丝哟？可怜的孩子，你又没赶上趟。不过，你也别难过。喏，在这种事情上，先来的人往往落空！”

这些话是费利西泰故意说的。青年人听了喜形于色，激起他爱慕之情的主要是那幅画，而不是她这位技与愿违的画家。

“贝阿特丽克丝虽然有一头金发，”她接着说，“但并不象金发女郎那样细腻。她的外形朴实无华，举止文雅而欠柔和，面部线条生硬，好象她心里埋藏着南方人的热情。这是位既热情洋溢，又冷酷无情的天使。最后，她还有两只水灵的眼睛。她比较好看的地方是面孔，从侧面看，好象在两扇门中间夹过②。我说的对不对，你会证实的。下面我来告诉您我们是怎样变成好朋友的。一八二八至一八三一这三年间，贝阿特丽克丝尽情享受王政复辟最后几年的盛会。她出入沙龙和宫廷，给爱丽舍-波旁宫中的化装舞会增添姿色。她以其高超的思想对人、对物、对事、对生活作出判断，相当劳神，无暇他顾。初入社交界所产生的这种状态使她的心处在酣睡之中，她也还没有从新婚之后的烦恼中清醒过来：孩子呀，尿布呀。生儿育女之事，我可不喜欢。在这一方面，我一点也不象

① 《一千零一日》，五卷本的波斯民间故事集，由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贝蒂·德·拉克瓦（1653—1713）译成法文，于一七一〇至一七一二年间出版。

② 意谓贝阿特丽克丝面孔狭长。

妇道人家。孩子会给我带来说不尽的痛苦和解不开的忧虑，我讨厌孩子。因此，我觉得现代社会的一大好处是允许我们有做母亲或不做母亲的自由，而冉-雅克①那个伪君子曾不让我们享受现代社会的这一大好处。虽说这样想的人并非只有我一个，但我是唯一把这想法说出来的人。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间，贝阿特丽克丝到她丈夫的领地上去生孩子，她在那儿象天国里的圣人坐在自己的席位上那样感到无聊。这位侯爵夫人回到巴黎之后，认为某些人从表面上判断以为纯属政治上的那场革命②，即将演变成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她的看法也许是正确的。王政复辟出人意料地维持了十五年。在这期间，她所从属的那个社会未能重建起来，因此，很可能在资产阶级使用的羊头撞木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莱内③先生的那句名言：'国王们一去不复返了！'她也听到过。我认为这个看法对她的行为不是没有影响的。七月革命后，各种新学说象在太阳下迅速繁殖的小苍蝇一样大肆泛滥达三年之久，使好几位妇女为这些新学说而掉了脑袋。她从这些学说中获得一部分知识，象所有贵族分子一样，觉得这些新学说绝妙无比，很想用来拯救贵族。她眼见出身的优势已经丧失，大贵族又开始了无声的反抗，就象当年反对拿破仑那样（这是大贵族在兵荒马乱的帝国时代唯一能做的事，而在讲究道义的

① 指冉-雅克·卢梭，因为他的《爱弥儿》第五卷关于女子教育的论述表现了"男子中心论"的思想和妇女应屈从夫权的偏见。

② 指一八三〇年推翻复辟王朝的七月革命。

③ 莱内（1767—1835），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著名政治家。

太平年代，则等于什么事也不做），她宁愿幸福而不要这无声的反抗。当我们稍稍喘过气来的时候，她在我家结识了我本以为可以与之白头到老的人——大作曲家热纳罗·孔蒂。孔蒂祖籍那不勒斯，但生在马赛，他虽然永远成不了第一流作曲家，但很聪明，很有才气。要是没有迈耶贝尔① 和罗西尼，他也许可以算作一位才子了。他有一点比他们强：他在声乐上的地位犹如帕格尼尼② 之于提琴，李斯特③ 之于钢琴，塔格利奥尼④ 之于舞蹈，听他演唱会使人想起著名的加拉⑤。那不是喉咙在歌唱，亲爱的朋友，那是心灵在歌唱。妇女们有时会觉得这歌声表达的正是她们的思想和她们难以描述的心情，因而听得如醉如痴。侯爵夫人爱他爱得发疯，把他从我手中抢了去。她采用的完全是外省人的手腕，但很光明磊落。她以其对待我的方式而赢得我的尊敬和友谊。她认为我会象保护自己的财产一样保护情人，她不知道，在我看来，在这种处境中成为争夺的对象是再可笑不过的了。这位如此骄傲的女人，深深地堕入了情网，以致到我家来向我吐露心头的秘密，让我给她作主。她可爱极了。在我眼里，她始终既是女人又是侯爵夫人。告诉您吧，朋友，女人有时候是很坏的。但是她们内心具有的高尚品德，男人们从来也不会赏识。我已到了

---

① 迈耶贝尔（1791—1864），德国作曲家。

② 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和小提琴家。

③ 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著名作曲家和钢琴家。

④ 费利珀·塔格利奥尼（1777—1871），意大利著名芭蕾舞蹈家。

⑤ 加拉（1764--1823），法国歌唱家，巴黎音乐学院的声乐教师。

人老珠黄的年龄，风流的日子不长了，因此我可以告诉您，我对孔蒂始终如一，很可能至死不渝，但是，我对这个人是了解的。他外表讨人喜欢，内心叫人讨厌。他是情场上的骗子。有的男人则象我和您谈起过的拿当那样，外表象骗子，内心是诚实的。这些男人自己骗自己。他们立在高跷上，却自以为稳稳当当踩在地上。他们傻乎乎地要着花招，满脑子的虚荣；他们是天生的喜剧演员，吹牛大王，象中国花瓶那样怪模怪样。也许他们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可笑的。另外，他们生性慷慨，而且象缪拉[1]穿上豪华的王服那样招风险。但是孔蒂的虚情假意只有他的情妇才会识破，因为他善于运用那著名的意大利人的忌妒：这种忌妒曾促使卡尔洛纳杀死皮奥拉[2]，相当于刺向帕伊西埃洛的匕首[3]。这种可怕的忌妒隐藏在亲热之至的友谊里。孔蒂没有克服自己缺点的勇气。即使他想把迈耶贝尔撕得粉碎，他也会对他微笑，说恭维他的话。他知道自己的短处，却要摆出强者的样子，而且虚荣心十足，完全昧着良心要弄感情。他自视是个得到上天灵感的艺术家。他认为艺术是圣洁和神圣的东西。他喜欢讽刺上流社会的人士，而且讽刺得极为出色。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似乎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他是先知，是恶魔，是神仙，是天使。总之，卡利

---

① 焦尔金·缪拉(1767—1815)，拿破仑手下的名将，又是他的亲信和妹夫，曾被封为那不勒斯王。

② 卡尔洛纳(1598—1680)，意大利热那亚壁画家。皮奥拉(1617—1640)，也是意大利热那亚画家，被前者暗杀。

③ 帕伊西埃洛(1741—1816)，著名意大利作曲家，曾任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拿破仑的乐师。

斯特，您尽管有了精神准备，还是会上他的当。这个南方人，这个热血沸腾的艺术家，其实和井绳一样冰凉。您听：艺术家是传教士，艺术是宗教，它有自己的教士和殉教者。热纳罗一旦说开了头就忘乎所以，信口雌黄，牛皮吹得连德国的哲学教授也得甘拜下风。你对他的信念大加赞赏，而他实际上什么也不相信。他的歌曲好似一股神秘的清流，向你倾注爱情，把你捧上九霄云外，他以狂喜的目光瞅着你，注视着你对他的赞赏，心里在想：'他们真的当我是神仙吗？'这时候，他有时会自言自语说：'我吃的通心粉太多了。'你自以为受到他的喜爱，其实他恨你，你却不知何故。我呀，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前一天他遇见了一个女人，一时冲动爱上了她。他以虚假的爱情和温存来侮辱我，使我为他勉强的忠实付出昂贵的代价。他永远听不够人家的赞扬。他伪装一切，玩弄一切，既假装快乐，也假装痛苦，而且装得极象。他讨人喜欢，我爱他；他只要愿意人家爱上他，他就可以让人家爱上他。我曾经让他讨厌自己的歌喉，他获得成功更多的是依靠歌喉，而不是他的作曲才能。他宁愿做罗西尼那样的天才，而不愿做吕比尼① 那样浑厚有力的歌唱家。我爱他是犯了错误，我心甘情愿把这个偶像维护到底。孔蒂象许多艺术家一样讲究吃喝，他喜爱自己的安逸，自己的享乐。他风流，雅致，衣冠楚楚。而我呢，不管他爱好什么，我总尽量满足，因为我喜爱这个既有弱点又有心计的人。别人羡慕我，我则偶尔报以怜悯的一笑。我欣赏

① 吕比尼(1795—1854)，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曾在罗西尼的歌剧中扮演奥赛罗。

他的勇气。他很勇敢，据说，勇敢是唯一与虚伪毫无关系的品德。有一次在旅行时，我眼见他经受了考验：他甚至不顾他所珍惜的生命。可是在巴黎，我却又目睹他表现出我所谓的思想懦怯，真是怪事！朋友，所有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对可怜的侯爵夫人说：'您不知道自己踏进了什么样的深渊。您是搭救可怜的安德洛墨达公主的英雄珀耳修斯，您把我身上的大石头解开了①。如果他爱您，那敢情好！但是我担心他可能只爱他自己。'热纳罗骄傲透顶。我不是侯爵夫人，我不是卡斯泰朗家的人，我很快会被人遗忘的。我以极大的兴趣对这个人的本性作彻底的研究。我虽然确知结果如何，但我仍愿意看一看孔蒂要的手腕。我可怜的孩子，我眼见他要了一个星期的虚情假意和卑劣的滑稽戏。我不想对您讲得很具体，您会在我这儿见到这个人的。不过，他知道我了解他的底细，所以现在很恨我。要是他能杀了我而不被人知道，我两秒钟也活不成。我什么也没有对贝阿特丽克丝说。热纳罗以为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侯爵夫人，这对我来说始终是最大的侮辱。他变得越来越失魂落魄，神情迷惘，因为他不相信别人会有善意。他还继续在我面前伪装由于离开我而感到不幸。您会觉得他待人极为真挚，温柔体贴，慷慨大方。在他眼里，所有女人都是圣母。只有同他长期生活在一起才能了

① 典出希腊神话故事传说：海怪把埃塞俄比亚公主安德洛墨达缚在大石头上，以平息受她母亲侮辱的天神的愤怒。宙斯的儿子珀耳修斯杀死海怪，解救了她，并娶她为妻。

解他的虚伪面貌，了解他笑里藏刀的骗人把戏。他那副坚信不移的神情，上帝也会上当受骗的。因此您会被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迷惑住，但您永远也不要相信他那推理迅速而严密的内心想法。我们不要谈他了。我当时抱无所谓的态度，照常在我家接待他们。这情况使得敏感之至的巴黎社交界对其中的蹊跷一无所知。热纳罗尽管骄傲透顶，无疑还需要在贝阿特丽克丝面前装腔作势：他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使我感到意外，我本来以为他会提出私奔的要求，可是在巴黎生活的种种考验之中快活了一年之后，名誉受到损害的却是侯爵夫人。当时，她已有数日未同热纳罗见面，于是我请他吃晚饭，让她晚上到我家来会他。罗什菲德完全没有料到。可是贝阿特丽克丝对她丈夫十分了解，她经常对我说，如果他发现她不贞而蔑视她或者折磨她，她宁愿历尽艰辛，也不愿再同他生活在一起。我选择的是我们的朋友德·蒙柯奈伯爵夫人举行晚会的日子。贝阿特丽克丝看见仆人给他丈夫端来咖啡之后，便起身离开餐厅去更衣，尽管她从未这么早就为晚上出门而梳妆打扮。罗什菲德知道她提前离开餐厅是准备出门，便说：'梳头的还没来呢。'她回答：'泰蕾丝给我梳。''你到哪儿去呀？你不是八点钟到德·蒙柯奈夫人家去吗？''是的。'她说，'但我先要到意大利歌剧院去听第一幕戏。'伏尔泰小说中，那位盘问休伦人的法官① 比起这些游手好闲的丈夫来，简直是个哑巴。贝阿特丽克丝赶快逃开，免得再听到她丈夫喋喋

---

① 见伏尔泰的小说《天真汉》，《伏尔泰小说选》中译本第170页。

不休的询问。但她丈夫说：'那么，我们一起去吧。'他这样做没有任何恶意，他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自己的妻子，她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不论什么事，他都尽量不使她感到自己碍事，他是很自爱的。再说，贝阿特丽克丝的行为，即使最爱挑剔的人也找不到丝毫把柄。侯爵打算去哪儿，谁也不知道，也许是想去情妇家！反正他在吃晚饭前已经穿戴好了。他听见妻子的马车在院里台阶前的挑篷下滚动时，他只要拿起手套帽子就可动身。他走进她的房间，看见她已穿戴完毕。可是，她见到他，感到惊讶之至，'你到哪儿去？'她问。'我不是说过，陪你去看戏吗？'侯爵夫人心里极不乐意，强忍着不在脸上流露出来，可是气得两颊通红，仿佛涂了胭脂一般。'那就一起走吧。'她说，一肚子的无名火想要发作。罗什菲德跟在妻子后面，没有听出妻子语气中流露出的情绪。'去意大利歌剧院？'罗什菲德说。贝阿特丽克丝大声说：'不去意大利歌剧院！去德·图希小姐家。'待车门关上以后，她又说：'我有几句话要对她说。'车子出发了。她接着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先送你去意大利歌剧院，然后再去她家。'侯爵说：'用不着。你如果只有几句话要对她说，我可以在车里等你。现在是七点半。'贝阿特丽克丝要是对她丈夫说：'你去剧院看戏吧，别缠着我。'侯爵会乖乖地听从她的指挥。可是她同所有有头脑的女人一样，自知有过失，生怕丈夫产生疑心，只好忍耐着。当她想撇开意大利歌剧院到我家来时，她的丈夫陪着她。她走进来，面孔因气忿和烦躁而涨得通红。她走到我身边，用无比平静的神情低声对我说：'亲爱的费利西泰，明天晚上我同孔蒂

去意大利，请他做好准备，预备好车子和护照等在这儿。'然后她同丈夫一起离去。热恋的情人是不惜一切代价要获得自由的。贝阿特丽克丝自认为已经与热纳罗结了不解之缘，一年来她的行动受到约束，不能常常同他约会，感到十分痛苦。因此，她说的话，我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处在她的地位，凭我的个性，我也可能这样做。她眼看丈夫妨碍她，而不能指责丈夫，因此决定私奔。她是用大灾来防避小灾。孔蒂乐不可支，我很伤心。他乐，仅仅是虚荣心获得了满足而已。他正在兴头上，说：'这才叫做爱呢！有几个女人能这样毁掉她们的名声，毁掉她们的财富，毁掉她们的一生啊！'我对他说：'是的，她爱您，可是您并不爱她！'他顿时满脸怒容，大发脾气：他哇啦哇啦同我争吵，向我描绘他如何如何爱她，说他自己都不曾预料到会爱得那样入迷。我听了无动于衷，照旧将他意外地去意大利旅行所需要的盘缠借给他。贝阿特丽克丝给罗什菲德留下一封信，次日晚间就动身去了意大利。她在那儿住了两年，给我写过几封信，封封书信情见乎辞，感人肺俯。这可怜的女儿家把我看作唯一理解她的女人，对我念念不忘。她说她钦佩我。作曲家们在巴黎有财源，而热纳罗在意大利得不到资助。为换钱用，他写了一部歌剧。喏，这是贝阿特丽克丝的信。要是您这年纪已经能够分析女人的心思，您现在就能了解她了。"她一边说，一边把信递给卡利斯特。

这时，克洛德·维尼翁走了进来。卡利斯特和费利西泰没有料到克洛德·维尼翁这时候会来，一时间两人都住了口；费利西泰感到意外，卡利斯特隐约感到不安。克洛德·维尼

翁三十七岁，年纪还轻，已经秃顶；宽大的前额似乎笼罩着一层愁云；一张说话不饶人的嘴上挂着讥讽的冷笑。他那张过去红润现在铁青的面孔过早地憔悴了，尽管如此，他看上去仍然很气派。他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年纪上，几乎长得同非凡的拉斐尔①一模一样。他的鼻子——人面孔上变化最大的部分，变得尖削了，而面孔不知为什么瘪了下去，简直象泄了气的皮球。气色难看，疲乏的面容呈土色。这位青年为何显得如此疲乏，别人不得而知，也许是由于孤独的痛苦和用脑过度而未老先衰了。他研究别人的思想，既无目的也无系统。他的批评好似一把镐头，只破不立。因此他的疲劳是做小工的疲劳，而不是建筑师的疲劳。不可名状的痛苦和郁闷使他那双过去炯炯有神的淡蓝色眼睛失去了神采，放荡的生活使灰黑色的眉毛变得稀疏，两鬓长出了白发，原来十分出众的下巴颏由于发胖松弛了，显得很平庸。嗓音已经不响亮，说话声音很低。但并非失音或沙哑，而是介乎沙哑与清晰之间。他那副没有表情的尊容，他那双目光呆滞的眼睛，弥补了他优柔寡断的缺点，这缺点同他讥讽挖苦的微笑很不相称。这缺点表现在行动上，而不是表现在思想上，因为在他那既稚气又傲慢的面部表情上，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了博闻强记的痕迹。有个细节可以说明他的古怪性格。他身材修长，象所有思想丰富的人一样，背已经有点儿驼。大个子的人向来不是以耐力和创造性著称的。在这种人里，查理曼大帝、纳赛斯、贝利泽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兼建筑家。

尔和康斯坦丁①是极其突出的例外。诚然，克洛德·维尼翁有些叫人捉摸不透。首先，他很质朴也很精明，二者兼而有之。虽然他象妓女那样容易纵欲无度，但他的思想仍旧是老样子。他的智力可以对艺术、科学、文学、政治加以评论，却不能控制他的日常生活。克洛德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象第欧根尼②那样无忧无虑，放浪形骸。他什么都能钻通，什么都能弄懂，很是得意，不把物质生活放在眼里。但是，一涉及创作，他就失去自信，满眼是困难，却不曾为美所陶醉，并且喋喋不休讨论办法，只动口不动手，一无所成。他好似用静思法入睡的聪明的土耳其人。批评是他的鸦片，已经写好的书是他的后宫，任何要写的书他都不再感兴趣。不论大事还是小事，他都一律漠不关心。他的头脑负担太重，为了让他那凡事皆要分析一番的头脑暂时休息一下，他必须纵情乐一乐。他极其害怕才思枯竭，你们现在该明白了，卡米叶·莫潘是试图使他树立信心。这件事做起来很有意思。克洛德·维尼翁自命为大政治家兼大作家。可是这位前所未有的马基雅弗利③心里也暗暗嘲笑野心勃勃的人。他能做什么事，自己全然清楚。他本能地按照自己的能力度量自己的前程。他自认为很

---

① 纳赛斯（约 478—568 或 573）和贝利泽尔（约 505—565），均为东罗马帝国的名将。康斯坦丁大帝（约 280—337），公元三〇六至三三七年的罗马皇帝。

② 第欧根尼（约公元前 414—324），古希腊犬儒派哲学家。传说他藐视荣誉、财富和一切礼俗，追求简朴、自然的生活。

③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任要职，主张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了不起，只是障碍重重；新贵们做的蠢事，他看得一清二楚；他担惊受怕，感到厌倦，让时间白白流逝而无所事事。他同专栏作家艾蒂安·卢斯托、著名剧作家拿当、新闻记者勃龙代一样，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大作家多数都出身于这个阶级。

"您是从哪条路来的？"德·图希小姐问，不知是惊还是喜，脸上泛起了红晕。

"从大门进来的。"克洛德·维尼翁生硬地回答。

"您不是那种爬窗户进来的人，我知道。"她耸耸肩，大声说。

"对受人钟爱的女子来说，爬窗户是一种荣誉十字勋章。"

"好了，别说了。"费利西泰说。

"我打搅你们吗？"克洛德·维尼翁问。

"先生，"老实的卡利斯特说，"这封信……"

"留着它吧，我不需要任何解释。在我们这年纪，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他打断卡利斯特，以讥讽的口吻说。

"先生……"卡利斯特生气地说。

"年轻人，您冷静点儿，我对感情问题是极其宽容的。"

"亲爱的卡利斯特……"卡米叶想说话。

"亲爱的？"维尼翁打断她，问。

"克洛德是开玩笑，"卡米叶继续对卡利斯特说，"他不应该捉弄您。巴黎人怎样捉弄人，您一点不懂。"

"我可不会开玩笑。"维尼翁一本正经地狡辩说。

"您是从哪条路来的呀？我一直瞅着克华西克方向，已经两个小时了。"

"您不是一直盯着看的。"维尼翁顶了她一句。

"您开起玩笑来真叫人受不了。"

"我开玩笑?"

卡利斯特站起身来。

"您在这儿不碍事,无需走。"维尼翁对他说。

"正相反。"年轻人赌气说。卡米叶·莫潘向他伸过手来,他没有握她的手,而是吻了一下,一滴热泪落在她的手上。

"我很乐意做这位小青年。"批评家坐了下来,拿起土耳其水烟筒,说,"瞧着吧,他爱您会爱得发疯的!"

"您太过分了。即使那样,我也不会爱他的。"德·图希小姐说。"……德·罗什菲德夫人就要到这儿来了。"

"好呀!"克洛德说。"和孔蒂一起来吗?"

"他送她来,但她单独留在这儿。"

"他们吵翻啦?"

"没有。"

"请给我弹一支贝多芬的奏鸣曲。他写的钢琴曲子我一点也不懂。"

克洛德一面往水烟筒的烟锅里装土耳其烟草,一面端详着卡米叶,那入神的样子大大超过了她的想象。他脑子里转着一个可怕的念头,觉得自己被一位诚实的女人欺骗了。这种心情是他以前所没有过的。

卡利斯特愤然离去,不再想贝阿特丽克丝·德·罗什菲德,也不再想她那封信。他对克洛德·维尼翁十分恼火,此人的粗暴态度使他愤怒,他同情可怜的费利西泰。怎么会受到

这样一位非凡女子的钟爱而不拜倒在她的脚下、而不相信她的秋波或微笑呢？他曾目睹等待给费利西泰带来的痛苦，眼见她对着克华西克方向翘首盼望，他真想把这个苍白而冷漠的幽灵撕得粉碎，因为，正象费利西泰所说，他不懂得爱开玩笑的报界人士的俏皮话。在他看来，爱是合乎人情的宗教。他母亲见他进了院子，不由得兴高采烈地叫了起来。老姑妈杜·陛尼克小姐立即吹哨子呼唤玛丽奥特。

“玛丽奥特，孩子回来了，上狼鲈鱼。”

“我看见了，小姐。”玛丽奥特回答。

母亲看见卡利斯特面带愁容，心里有些不安。她没想到儿子的忧愁是所谓克洛德·维尼翁待费利西泰不好而引起的。她又做起自己的绒绣。老姑母接着织毛衣。男爵把椅子让给儿子坐，自己在屋里来回踱方步，好似为了到花园去散步之前先活动活动腿脚。弗朗德勒或荷兰画家们在表现室内家庭生活的作品中从未使用过如此浓重的色调，画过如此优美和谐的人物形象。这位身穿黑丝绒上装的英俊少年，这位风韵犹存的母亲，加上两位老人，以这座古色古香的大厅做背景，构成一幅极其动人的和睦家庭的图画。法妮本想盘问卡利斯特，可是他已经从口袋里掏出贝阿特丽克丝的那封信，这封信可能要把这个贵族人家享受的幸福全部摧毁。卡利斯特打开信来阅读，侯爵夫人的形象出现在他想象力丰富的脑海里，衣着打扮同卡米叶·莫潘向他加油添酱描绘的一式一样。

贝阿特丽克丝致费利西泰的信

热那亚，七月二日。

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到佛罗伦萨之后，我没有给您写过信。参观威尼斯和罗马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而您知道，幸福在生活中是很占位置的。好在我俩之间多写一封信或少写一封信，关系不大。我感到有些疲劳。我想什么都见识见识。虽说人的心灵不会轻易变得感觉迟钝，可是反复不断的享乐也会使身体有疲乏之感。在斯卡拉歌剧院，费尼斯剧院，以及最近在圣夏尔剧院，我们的朋友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两年内创作了三部用意大利文唱的歌剧！您不会说他沉溺爱情而笔头疏懒吧？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人盛情款待。可是，我倒觉得不惊动别人、清清静静更好。对直接同社会对抗的女子来说，这是唯一合适的生活方式，不是吗？我本来以为会是这样的。亲爱的，爱情较之婚姻，是个要求更加严格的主人。可是服从爱情主宰的滋味又是多么甜蜜啊！

我一辈子追求爱情，而今又要重返社交界，即使露面的时间很短暂，我也没有想到。在社交场合，别人对我的关怀照顾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我已不能再与那些品德高尚的贵妇平起平坐。人家越是对我表示尊重，我越是感到低人三分。我这些细腻的感情，热纳罗没有领会。他正是心花怒放的时候，我如果不能为了艺术家的生活这样的大事而牺牲自己小小的虚荣，那就很不恰当了。我们女人生活中只有爱情，男人则既有爱情也有行动，否则就不成其为男子汉。可是，对于处在我这种地位的女人来说，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这些不方便，您避免了，所以在社会面前，您仍然顶天立地站着，社会没有任何权利说您坏话。您完全可以主宰自己，而我则

不能这样做。我说这话只是就感情问题而言，不是指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我已经完全弃之不顾了。过去，您能做到既风流又随心所欲；既多情而又进退自如的女子所具有的魅力，您全具备；您保留了使小性儿的特权，即使有损您的爱情和您喜爱的人。总之，您今天还能自己支配自己，可我，我的心已失去了自由。即使爱是永恒的，我觉得在爱情上行使自由权毕竟更可人心意。我没有笑着骂人的权利。我们看重这权利是有充分理由的：那不是探测心声的仪器吗？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吓唬人的，只能通过无限温柔和百依百顺来显示我的全部魅力，我要用我伟大的爱来获得人们的尊敬，我宁死也不离开热纳罗，因为我圣洁的爱情可以使我获得宽恕。在社会的尊严和我小小的自尊心（这是我心头的秘密）之间，我没有犹豫。我有淡淡的哀愁。这哀愁好似晴朗的天上飘过的浮云，虽说我们女人喜欢互诉心曲，我还是将那些颇象悔恨的哀愁藏在心里。我对自己的义务看得一清二楚，我准备对一切都采取宽容的态度。但至今热纳罗还不曾惊动过我敏感的忌妒心。

总之，我看不出这位可爱的才子可能会在什么地方犯错误。我的天使，我有点儿同那些和上帝交换意见的信男信女一样了，因为多亏您我才有今天的幸福，不是吗？所以，我经常想念您，这一点您完全不必怀疑。我终于见到了意大利！象您见到过的那样，象人们应当见到的那样。爱情使意大利在我们心里增添了光辉，就象骄阳和艺术杰作使意大利增添了光辉一样。人们在意大利每迈一步都会产生仰慕之情。如果谁不同任何人握手，心中没有起伏奔放的感情，我会觉得很可怜的。这两年的生活对我来说将终生难忘、回味无穷。您不曾象我一样打算定居在基亚瓦里①，或者在

① 基亚瓦里，意大利地名，著名的风景区。

威尼斯买一座豪华的大厦，或者在索连托①买一幢小房子，或者在佛罗伦萨买一座别墅吗？不是每个多情的女子都害怕社交生活吧？而我已经被社交界永远开除了，我希望隐居在美景花丛之中，推开门窗就能见到美丽的大海，或者同大海一样美丽的山谷，象在费索莱②所见到的那样，难道不应该吗？唉！我们是苦命的艺术家，经济问题迫使两位流浪者不得不返回巴黎。热纳罗不愿意让我感到手头拮据，因此到巴黎去请人排演一部新作，一部大型歌剧。美丽的天使，您同我一样知道，我是不会重返巴黎的。我不愿为了我的恋情而让巴黎的男女对我另眼看待。他们的目光很可能使我产生杀人的邪念。真的，谁若是可怜我，对我表示怜悯，我会将他撕得粉碎，就象那位可敬可佩的夏托讷弗③一样。她，大概是在亨利三世治下吧，她曾纵马飞奔，踏死敢于如此待她的巴黎市长。因此，我给您写这封信是为了告诉您我不久将到图希庄园来同您相会，并在您这座僻静的庄园里等候我们的热纳罗。您瞧，我对我的恩人和姐妹是多么随便啊！您对我恩重如山，我是绝不会象有些人那样忘恩负义的。您多次谈到您那儿交通的困难，因此我将尝试从海路前往克华西克。这儿有一条已经装了大理石的丹麦小船，在返回波罗的海时将去那里装盐。听到这消息，我产生了这个想法。从水路走，我可避免车马劳顿，还可节省旅费。我知道您不是一个人，还有别人和您在一起，我非常为您高兴，因为我在欢乐之余仍不免有负疚之感。只有同您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没

①② 索连托和费索莱均为意大利的著名风景区。

③ 夏托讷弗（约1550—卒年不详），王后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贴身侍从，王子的情妇。王子结婚后，她含恨离开宫廷，嫁给意大利人安蒂诺蒂，后将丈夫杀死。

有孔蒂而单独生活。您身边有一位理解您的幸福而不感到忌妒的女人同您作伴，对您来说不也是一件乐事吗？好吧，不久见。风势很好，我不久即将启程，吻您。

“嗯，这一位也在恋爱嘛，”卡利斯特闷闷不乐，一面折信，一面思量。

儿子脸上这副愁容，在母亲心里好象一道光照亮了脚下的一个深渊。男爵刚刚出去。法妮走去把角塔的门闩推上，然后回来靠在儿子坐的椅子背上，就象盖兰①那幅画上狄东的妹妹那副姿势。她吻了吻儿子的额头，说：

“你怎么啦，我的卡利斯特？谁又使你不开心啦？你答应过要告诉我你为什么经常去图希庄园，你说，我应该为庄园的女主人祝福，是吗？”

“是的，”他说，“亲爱的妈妈，她使我明白了贵族在只有争得个人价值才能光耀门庭的时代，我没有足够的教养。我与这个时代相去甚远，就如同盖朗德远离巴黎一样。她可以说是使我开窍的母亲。”

“我可不会为此祈求上帝给她降福。”男爵夫人说，顿时泪如泉涌；慈母的两行伤心泪滴落到儿子的前额上。卡利斯特大声说：

“妈妈，妈妈，您不要哭。刚才为了帮她忙，我曾表示愿意跑遍本乡，从设卡的海岸直到巴镇。可是她对我说：‘那您母亲该会怎样焦虑不安呀？’”

---

① 盖兰（1774—1833），法国画家。这里提到的是盖兰的一幅名画：《狄东和埃涅阿斯》描绘埃涅阿斯向狄东讲述特洛亚城灾难的情景。

“她说这话了吗？那么，许多事我都可以原谅她了。”法妮说。

“费利西泰总是为我着想。”卡利斯特接着说，“艺术家们嘴里关不住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怪论，她常常到了嘴边忍住不说，生怕动摇了我心中的信念。而她不知道，我的信念坚如磐石，是动摇不了的。她把几位名门贵胄在巴黎的生活情况讲给我听。他们来自外省，就象我可以离开本省一样，离开了破落的家庭，凭他们坚强的毅力和智慧终于在巴黎飞黄腾达。拉斯蒂涅男爵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他现在当了大臣。她教我弹钢琴，教我意大利文，让我懂得社会上的无数诀窍，这些诀窍盖朗德谁也不会想到。她未能把她的爱情给我，但她把她渊博的知识、智慧和才能给了我。她不愿意叫我寻欢作乐而愿意做我的指路明灯。她没有触动我的任何信仰，因为她对贵族抱有信念，她热爱布列塔尼，她……”

“她使我们的卡利斯特变了一个人，”瞎眼老姑妈打断他的话，说，“你说的这些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可爱的孩子，你有一幢坚固的住宅，有宠爱你的年长的双亲和忠实的老仆。你可以娶一位善良可爱的布列塔尼姑娘，一位可以使你幸福的、虔诚而完美的姑娘；你可以把你的雄心壮志寄托在你的长子身上。你如果善于在上帝的庇护下循规蹈矩、安于本分、省吃俭用过日子，你的儿子将会比你现在富有三倍，他会把我们家的田地赎回来。这是不难做到的。你虽然不能转眼间变成一位有钱的绅士，却能够稳扎稳打地做到。”

“你姑妈说的有道理，我的天使，她同我一样关心你，为你

的幸福操心。虽说我想让你娶你舅舅费兹-威廉勋爵的女儿玛格丽特小姐的计划没有成功，但德·庞-奥埃尔小姐会把她的遗产赠送给她的侄女，赠送给你所喜爱的那一位，这几乎是肯定无疑的。”

“而且我们家里也能有几个埃居给你。”老姑妈压低了嗓子说，一脸令人捉摸不透的神情。

“我这么年轻就结婚？……”他说。他向母亲投过去的那道目光，做母亲的看了会心软的。

“那么，我岂不是体验不到狂热的爱情！岂不是不能为遇到冷漠无情的目光而颤抖、心跳、害怕、喘息、病倒，以致感动情人吗？难道我不该知道什么是自由的美女，什么是心灵的连翩浮想，什么是在幸福的蓝天上飘游并被快乐的微风吹散的浮云？难道我不会到被露水浸湿的曲径去徘徊了吗？难道我不会呆在淌着水的承溜下面而不知道天已下雨，如同狄德罗① 笔下的情人那样吗？莫非我不会象洛林公爵那样用手心去捧一块烧红的炭了吗②？莫非我不会用丝绦做的软梯去爬窗户了吗？莫非我也不会到一根腐朽的旧屋梁上去上吊把屋梁折断吗？我不会藏到大橱里或床底下去了吗？我将只能认识对丈夫百依百顺的女人，只能体验感情没有起伏的爱情吗？我

---

①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哲学家，小说家，百科全书派。他于一七六〇年十月给莎菲·伏朗的信中，描写了一对在雨中谈情说爱的恋人，他们毫不介意地站在淌水的承溜下面。

② 巴尔扎克的《舒昂党人》中，蒙托朗侯爵为向玛丽·德·韦纳伊证明自己的爱情，曾引述洛林公爵这段轶事，并当场握紧一块烧红的炭。

的好奇心还没有挑起之前就已获得满足了吗？那些可以给男人增添大丈夫气概的心中狂飙我一辈子不会有了吧？也许，我会成为一个有妻子的修士？不！我已经啃了巴黎现代文明的苹果。难道你们没有看出，你们用坚贞愚昧的家风准备了一堆焚烧我的野火，我在向偶像顶礼膜拜之前就可能被烧成了灰吗？我到处都看到我所崇拜的偶像：在枝叶繁茂的绿荫里，在阳光普照的沙滩上，在所有美丽、高贵、风雅的女子身上，就象我在卡米叶家读的小说和诗歌中所描绘的女子那样。唉！这样的女子在盖朗德只有一个，这就是您，我的母亲！我梦寐以求的这些美丽的青鸟来自巴黎，来自拜伦爵士[①]和司各特[②]的诗与小说：她们就是帕里齐纳，艾菲，弥娜！[③]我在荒野里透过欧石南看到的是雍容华贵的侯爵夫人，她那副气派我看了就心潮澎湃！”

儿子的这些想法，男爵夫人知道得比拙笔向读者表达的更清楚、更明确、更强烈。儿子这道目光里所流露出来的思想就象箭袋倒翻，箭掉出来一样，她迅速地把它们全部都接住了。她虽然从来没有读过博马舍[④]的戏剧，但她同所有女人一样，觉得让这个可爱的天使结婚简直是犯罪。

“啊！亲爱的孩子，”她一面说，一面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亲吻现在还属她所有的儿子的美丽头发，“你愿意什么时候结

---

① 拜伦爵士（1788—1824），英国作家，诗人。

② 司各特（1771—1832），出生在苏格兰的英国诗人，小说家。

③ 均为拜伦和司各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

④ 博马舍（1732—1799），法国喜剧作家。

婚就什么时候结婚，但你得快快活活！我可不愿意让你痛苦。”

玛丽奥特走来摆桌子，准备开饭。加斯兰出去遛马。这匹马，卡利斯特已有两个月没骑了。每当卡利斯特在家用餐，母亲、姑妈、玛丽奥特这三个女人，凭女性所特有的心计，串通一气，尽做好的给他吃。布列塔尼的贫困，加上童年的回忆和习惯，试图同巴黎的文明进行较量，而巴黎的文明则完整地体现在图希庄园里，离盖朗德不远，近在咫尺。玛丽奥特试图使她的小主人对卡米叶·莫潘那些烹调讲究的菜肴失去兴趣，而母亲和姑妈则对她们的孩子竞相疼爱，想用她们的温情笼络住他，使任何人不能同她们竞争。

“啊！卡利斯特先生，您有一条鲈宾鱼（一种狼鲈），一些沙鸡和本地特有的油煎薄饼。”玛丽奥特说，一脸狡猾而得意的神情，同时低头看着洁白如雪的台布。

晚餐过后，老姑妈又结起绒线来，盖朗德的本堂神甫和杜·阿尔嘉骑士又来打穆士牌了，于是，卡利斯特借口要把贝阿特丽克丝的信还回去，便离开家返回图希庄园。

克洛德·维尼翁和德·图希小姐这时还在用晚餐。这位大批评家喜欢讲究吃喝。费利西泰知道，一位善于投人所好的女人会使男人觉得她不可缺少，所以总是迁就他的癖好。近一个月来，餐厅里添置了一些大件家具，这说明女子为了适应她所喜爱的或者她看中的男人的性格、身分、情趣和爱好，会表现出怎样的柔顺和机灵。现代豪华的餐具由于做工精细使餐桌看上去一片富丽堂皇。贫寒而高贵的杜·陀尼克一家不

知道他们是同什么样的对手交锋，需要多么富有才能同德·图希小姐带回来的、在巴黎加工的银质餐具争雄，才能同她那些被认为还适用于乡村的瓷器、漂亮的餐巾、台布、银器、桌上的摆设，以及厨师的手艺相媲美。用上等木料做的、形状象圣体龛那样精致的酒壶装酒，卡利斯特是不肯喝的。

“信还给您。”他以一副天真而又神气活现的样子说，眼睛瞅着正呷着安的列斯甜烧酒的克洛德。

“嗯，您觉得怎样？”德·图希小姐问，一边把信扔给坐在桌子对面的维尼翁。他接过信读起来，不时端起小酒杯呷上一口。

“嗯……巴黎的女人都很开心，她们个个都有心中崇拜的才华出众的男人做他们的情人。”

“这么说，您还是没见过世面，”费利西泰微笑着说，“怎么？她已经不象以前那样爱他了，您没有看出来吗？而且……”

“一眼就看出来了！”克洛德·维尼翁还没读完第一页便说，“一个人真心相爱的时候会注意自己的处境吗？会象侯爵夫人那样敏感吗？会盘算吗？会心明眼亮吗？亲爱的贝阿特丽克丝依恋孔蒂是出于高傲，反正她也不能不爱他了。”

“苦命的女人！”卡米叶说。

卡利斯特两眼对着餐桌发愣，桌上的东西没有一样进入眼帘。费利西泰上午描绘的那位衣着考究、容貌俏丽的妇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她浑身上下珠光宝气，对卡利斯特嫣然一笑，一只手摇着扇子，另一只雪白粉嫩的手露在肉色天鹅绒镶花边的袖口外面，垂到华丽的大褶裥的篷裙旁边。

“这正好是您的事儿。”克洛德·维尼翁对卡利斯特冷笑道。

卡利斯特听到“事儿”一词，心里很不高兴。

“不要给这可爱的孩子出这种鬼点子，您不知道这些玩笑是多么危险。我了解贝阿特丽克丝，她有一副傲骨，不是朝三暮四的人，再说，孔蒂也在。”

“哈！”克洛德·维尼翁打趣说，“还有点儿吃醋呐？……”

“您是这样想的吗？”卡米叶以傲慢的口吻问。

“您比做母亲的还要有眼力。”克洛德回答。

“这种事可能吗？”卡米叶指着卡利斯特问。

“可是他们会非常合得来。她比卡利斯特年长十岁，可是象小姑娘的却是卡利斯特。”

“小姑娘，先生，在旺代已经有过两次出生入死经历的小姑娘。要是有两万个这样的小姑娘……”

“我就对您表示钦佩，”维尼翁说，这比替您刮胡子要容易多了。”

“胡子太长的人，我可以用我的剑给他剃。”卡利斯特回答。

“我，我很擅长说俏皮话。”维尼翁微笑道，“我们是法国人。事情会处理好的。”

德·图希小姐用恳求的目光看了卡利斯特一眼，卡利斯特立即安静下来。

“为什么象卡利斯特这样的年轻人开始恋爱的时候会钟情上了年纪的妇女呢？”为了中断这场争论，费利西泰问道。

“没有比这种感情更纯朴更高尚的了。”维尼翁回答，“这正是青年人讨人喜欢的地方。可是，上了年纪的女子如果没有年轻人相爱，那又该怎样了此一生呢？您年轻，漂亮，再过二十年，您还会是这样，所以我可以解释给您听。”他补了这么一句，并且狡猾地向德·图希小姐瞟了一眼。“首先，那些被小伙子看上的中年妇女比青年妇女要更加懂得爱情。一个成年男子同年轻的女子过于相似，所以不会对她钟情。这样的感情同那喀索斯的传说①很相近。除了这种反感之外，我以为，双方都没有经验也是使他们疏远的原因。因此，年轻女子的心只有那些用或真或假的感情作手段的男人才能理解，其道理也是一样的，只是机智的程度不同罢了。这种差别使中年妇女对年轻小伙子更富有吸引力，因为小伙子显然感到自己肯定会获得她的青睐，而他的追求又使女人的虚荣心得到高度的满足。总之，青年人扑向成熟的果子是理所当然的，而中年妇女提供的正是上等的美味秋果。中年妇女的目光那样热情，那样温柔，既放肆又有节制，无精打采得恰到好处，并且闪耀着爱的残辉，这难道对小伙子不起一点作用吗？她们有高雅的谈吐；美丽的金黄色的肩膀，使她们看上去那样端庄；她们丰腴、圆润，富于曲线美；她们的胖手上有可爱的小窝窝；她们的肌肤滋润，前额气宇轩昂，里面翻腾着万千思绪；她们有一头精心保养、修饰的美发，白色的细头路看得一清二楚；她

① 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美少年，他只爱自己，对爱神的追求无动于衷。爱神阿佛洛狄忒于是惩罚他，使他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后落水淹死。

们的颈项有美丽的皱褶，颈窝极具诱惑力；她们在颈部费尽心机地打扮，以便突出头发和肤色的对比，以便显示她们在生活和爱情上的放肆骄横。于是她们的棕色头发似乎也变成了金黄色，变成了标志人到中年的琥珀色。这一切难道对小伙子不起一点作用吗？另外，这些女人运用她们的微笑和谈吐来施展为人处世的本领：她们能说会道，她们为了赢得您的一笑，可以把整个世界奉献给您；她们极其自尊自傲；她们会发出令人心碎的绝望的叫喊；她们会同情人断绝来往，然后又巧妙地言归于好，从而使爱变得更加炽烈；她们使极其简单的装饰千变万化，好让自己显得年轻；她们随时都会撒娇说自己已经人老珠黄，为了让情人对她们说些宽慰的话；她们达到目的后的那股高兴劲儿颇有感染力；她们对情人忠贞不渝：她们听从您的意愿，她们终于爱上了您，她们紧紧抓住爱情不放，就象死囚抓住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一样；她们象那些什么都要辩护而又不使法庭感到厌烦的律师，把全身的解数都使了出来；总之，只有在她们身上，人们才会看到无私的爱情。我不认为人们有一天会忘记她们，正如人们不会忘记伟大、崇高的事情一样。年轻女子消遣的办法成千上万，这些妇女却一个也没有；她们也不再有自尊心、虚荣心和小心眼儿；她们的爱情好比卢瓦尔河的入海口，汇聚了生活中的所有支流，所有失望，而变得十分开阔，这就是为什么……"他看见德·图希小姐听入了迷的样子，便说，"我亲爱的姑娘变成了哑巴。"德·图希小姐紧紧握着卡利斯特的手，也许是为了感谢他为她造成了这样一段美好的辰光，让她听到了这样一段溢美之词，而

且她看不出这些溢美之词里隐藏着什么诡计。

晚上剩下的时间里，克洛德·维尼翁和费利西泰的谈话妙趣横生，给卡利斯特讲了许多小故事，给他描绘巴黎的上流社会。卡利斯特对克洛德产生了好感，因为说话风趣的人特别讨心地善良的人喜欢。

"明天如果看见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和孔蒂——他肯定陪着她——来到，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晚会结束时，克洛德说，"我离开克华西克时，水手们已经发现海面上有一条丹麦、瑞典或挪威的小船。"

镇定自若的卡米叶听到这句话激动得两颊泛起了红晕。这天晚上，杜·陛尼克太太等儿子又一直等到半夜一点钟，弄不懂他在图希庄园究竟做什么，既然费利西泰并不爱他。

"而且他碍他们事儿。"这位可爱的母亲在思量。她看见儿子回家了，便问道："你们哪儿来这么多的话要说？"

"哦！母亲，我从来没有度过这么愉快的夜晚。才华是个十分伟大、十分崇高的东西！你怎么没有给我才呢？有了才，你就能在女人当中挑选心爱的人，她就一定会属于你。"

"可是你长得很英俊呀，我的卡利斯特。"

"只有在你们身上美才得其所。再说，克洛德·维尼翁也很英俊。有才华的人气宇轩昂，目光如炬。而我很可怜，除了爱之外，一无所知。"

"有人说，这样就够了，我的天使。"她吻了吻儿子的前额。

"真的吗？"

"有人这样对我说，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现在是卡利斯特怀着圣洁的心情吻了一下母亲的手。

“我一定会更加爱你，代所有那些可能爱上你的人爱你。”

“亲爱的孩子，这多少也是你的责任，我所有的感情你都继承下来了。处世要谨慎：如果你不得不爱的话，尽量做到只爱贵族妇女。”

为了能够在暗地里瞧德·罗什菲德夫人一眼，哪个精力充沛、渴望爱情的小伙子抗拒得了去克华西克看她下船的好奇心呢？卡利斯特一清早就离开了家，早饭也不肯吃，他的父母感到异常惊讶，因为美丽的侯爵夫人大驾光临的事，他们一无所知。天知道这位布列塔尼小伙子拔脚开溜有多么灵活！一股无形的力量似乎在帮助他，他感到身轻如燕，沿着图希庄园的围墙迤逦而行，生怕被人看见。这可爱的孩子对自己的这股热心劲儿感到害臊，也许更害怕人家嘲笑他，因为什么也瞒不过费利西泰和克洛德·维尼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人总以为自己的脑门是透明的。他踏着曲曲弯弯的小路，穿过纵横交错的盐田，来到沙滩，然后，尽管沙滩上闪烁着火辣辣的太阳，他却觉得好似一步就来到海堤旁边。海堤用石方加固过，堤下有一间供旅客们避阵雨、海风、暴雨、飓风的屋子。这个小海峡并非随时都能渡过去，因为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船。在船离开港口的日子里，常常需要有个地方给旅客的马匹、毛驴、货物或行李避避风雨。

站在海堤上，可以看到汪洋大海和克华西克城。不一会，卡利斯特看见两只船开了过来。船上满载着生活用品、一个个包裹、铁箱、睡袋、木箱。看到这些东西的形状和款式，本地

的乡下佬就知道来历不凡，只有高贵的旅客才会有。一艘船上有位年轻妇女，头上戴着镶绿纱的草帽，身边陪着一位男子。他们的船首先靠岸。卡利斯特为之一惊，但，从他们的外貌，他认出了这是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没敢向他们打听什么。

“卡利斯特先生，您到克华西克去？”认识他的水手们问他，他摇摇头表示否定。被人家道破姓名，他觉得颇难为情。

卡利斯特看见蒙着一只木箱的油布上写着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感到非常高兴。这个名字在他眼里象宝物一样闪闪发光，他觉得这名字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诱惑力。他虽然不敢相信，但心里知道他会爱上这个女人的。与她有关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已经引起他的关注、兴趣和好奇。为什么呢？青年人沸腾的欲海无边无际，无处宣泄，只要遇到一个女子，就会全力以赴地扑上去，难道不是这样吗？卡米叶不屑一顾的爱情，贝阿特丽克丝已继承了下来。卡利斯特看着人家从船上卸下东西，不时向克华西克方向瞅上一眼，希望看到有船离开港口到这个海浪滚滚的小岬角来，给他送来贝阿特丽克丝。这位贝阿特丽克丝在他心里已经变成了但丁心中的贝阿特丽克丝①，已经变成了一座双手提着鲜花和桂冠的不朽的大理石雕像。他双臂交叉在胸前，等在那里，陷入沉思之中。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但却一点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是因为我们

①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著名诗人，《神曲》的作者。贝阿特丽克丝是他青年时代倾心相爱的女子。他曾为她写过许多诗，在《神曲》中，贝阿特丽克丝被描写为诗人漫游天堂的引路人。

经常让感情服从意志，所以有些事情都是我们自找的，我们的境遇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偶然性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其实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大。

“一匹马也没有嘛。”坐在一只箱子上的女仆说。

“一条修过的路也没有，”男仆说。

“可是这儿有马来过。”女仆说，指了指马走过的痕迹。她问卡利斯特：“先生，那是通往盖朗德的路吗？”

“是的。”他回答，“你们等谁呀？”

“人家告诉我们说，图希家会派人来接我们的。”她对男仆说，“要是还不来人，我真不知道侯爵夫人怎么穿戴法。您应该到德·图希小姐家去跑一趟。这个穷乡僻壤，鬼地方！”

卡利斯特隐隐约约觉得他呆在这里不大对头。

“您的女主人是去图希庄园吗？”他问。

“小姐今天早晨七点钟就来把她接去了。”她回答，“啊！马来了……”

卡利斯特转身向盖朗德奔去，跑得象羚羊那样轻快，同时象野兔那样兜着圈子跑，为的是不被德·图希家的人认出来，可是他走过的盐田路窄，还是遇到了两个德·图希家的佣人。

“我进去呢？还是不进去呢？”当他远远看到图希庄园的松树树尖时，心里思量着。他胆子小，径直回了盖朗德，既羞愧又懊恼。他在林荫道上散步，继续翻来覆去考虑。他看到图希庄园心就猛烈地跳动，他端详着图希家的风向标。

“我这样坐立不安，她是不会料到的，”他想。

他这些古怪的想法好似一只只沉到心底里去的四爪锚，

把侯爵夫人拴在里面了。卡利斯特在结识卡米叶的时候事先没有这些担心，也没有这些欢乐。他是在骑马的时候遇见卡米叶的，欲望油然而生，好象看见了一朵美丽的鲜花，就想去采摘那样。他迟疑不决，好象天性羞怯的人做诗，想象之火刚刚燃烧，他们便忽而振奋，忽而愤怒，忽而消沉，忽而激动，在达到苦心追求的目标之前，便默默地、一厢情愿地把爱发展到最热烈的程度。卡利斯特远远看见杜·阿尔嘉骑士和德·庞-奥埃尔小姐在林荫道上散步。他听见他们提到他的名字，便隐蔽了起来。骑士和老小姐以为林荫道上只有他们俩，所以说话的声音很大。

“既然夏洛特·德·凯嘉鲁埃来了，”骑士说，“您就留她在这儿住三、四个月。您叫她怎么讨卡利斯特喜欢呢？她来这儿住的时间一向不长，没有时间做到这点。这两个孩子天天有了见面的机会，天长日久就会互相爱上，明年冬天，您就可以为他们办喜事。您只要把您的想法稍稍透露一点给夏洛特，她会立即加油添酱去搬给卡利斯特听。一位十六岁的少女肯定会胜过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这两位老人转过身来往回走，所以卡利斯特一句也听不见了，但他已经知道了德·庞-奥埃尔小姐的意图。处于他目前这种心境，大概没有比这件事更糟的了。小伙子正对一场预料中的艳遇抱着希望，在这时候把一位少女强加给他，他会接受吗？卡利斯特对夏洛特·德·凯嘉鲁埃不感兴趣，不想要她。他自幼就习惯了父亲家里的小康生活，对财产漠不关心，而且他眼见德·庞-奥埃尔小姐过日子同杜·吕尼克家一

样寒酸，不知道她有钱。再说，具有卡利斯特这样教养的青年，应该只考虑感情。所以他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侯爵夫人身上。脑子里有了卡米叶给他描绘的形象，小夏洛特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他当作小妹妹看待的童年时代的女伴。五时左右他才回到家里。他走进大厅，母亲把德·图希小姐的一封信递给他，脸上挂着苦笑。

亲爱的卡利斯特：

美丽的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已经抵达舍下，我们希望您来一道为她洗尘。总爱打趣的克洛德说，您将做比丝①，她做但丁。款待好一位卡斯泰朗家族的成员，关系到布列塔尼的荣誉，也关系到杜·隑尼克家族的荣誉。

一会儿见！

你的朋友

卡米叶·莫潘

又：您来不用客气，象平常一样，否则，我们会让人耻笑的。

卡利斯特把信拿给他母亲看，随即离家而去。

"卡斯泰朗是什么人家？"母亲问男爵。

"这是诺曼底的一个古老家族，与征服者威廉②有联姻关系。"男爵回答说，"他们家的族徽是上中下蓝、红、黑三等分，上面衬着一匹奔驰的白马，马蹄铁是金黄色。一八〇〇年，让

---

① 比丝是贝阿特丽克丝的爱称。

② 征服者威廉，即威廉一世（1027—1087），原诺曼底公爵，一〇六六至一〇八七年为英国国王。

好汉①在富热尔送了命的美人儿就是卡斯泰朗家一个小姐的女儿。这位小姐被德·韦纳伊公爵抛弃之后，到塞镇出家做了修女，后来当上了修道院长。”

“罗什菲德呢？”

“不知道有这个姓，要看了他们家的族徽才知道。”他说。

男爵夫人得知贝阿特丽克丝·德·罗什菲德是世家出身，稍微放心了一些，不过，知道自己儿子又面临另一个女人的诱惑，心里总有些恐慌。

一路上，卡利斯特的心情既激动又平静。他感到喉咙哽塞，胸口发胀，头脑发昏，体温上升。他想走得慢一点，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却总是让他走得很快。一种模糊的希望所引起的这种感官上的冲动，所有青年人都体验过：身体内燃烧着难以言喻的欲火，使他们浑身上下光华灿烂，就象裹着宗教画上圣人四周的光轮，透过光轮，他们看到映得通红的大自然和喜笑颜开的佳人。他们不是象圣人一样心里充满了信念、希望、热诚和圣洁吗？这位年轻的布列塔尼人在卡米叶套房的小客厅里找到了聚在一起的宾主。这时是六点钟左右：落日的残辉透过树木和窗户射进室内，气氛安静，客厅里笼罩着妇女们酷爱的苍茫暮色。

“这位就是布列塔尼的代表。”当卡利斯特掀起门帘朝里走的时候，卡米叶·莫潘抬手指着卡利斯特，微笑着对她的女友说，“他象国王一样准时。”

---

① 这里“好汉”即《舒昂党人》中的蒙托朗侯爵，见本卷第61页。

“您已经听出了他的脚步声？”克洛德·维尼翁问德·图希小姐。

卡利斯特向侯爵夫人欠身致意，侯爵夫人向他点了点头。卡利斯特没有看她。克洛德·维尼翁向他伸过手来，同他握手。

“这位是我们同您多次谈起的大人物，热纳罗·孔蒂。”卡米叶向卡利斯特介绍说，没有回答维尼翁的问话。

她向卡利斯特介绍的人中等身材，瘦削，栗色头发，眼睛几乎呈红色，白皙的面孔上有点点红棕色小斑，与大家所熟悉的拜伦爵士的容貌一模一样，所以也无需加以描绘，也许衣着要考究一些。长相与拜伦相似，孔蒂感到相当得意。

“我路过图希庄园只有一天，能和先生相识，感到很荣幸。”热纳罗说。

“感到荣幸的应当是我。”卡利斯特应答如流。

“他象天使一般英俊。”侯爵夫人对费利西泰说。

这话虽然说得很轻，而且是附耳说的，却被站在沙发和两位女人之间的卡利斯特隐隐约约听见了。卡利斯特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偷偷瞅了侯爵夫人几眼。他借助落日的余辉看到一个洁白的具有曲线美的形体倚在沙发上，好似雕塑家放在那里的一般，使他觉得眼花缭乱。费利西泰的描绘无意间为她的女友帮了大忙。贝阿特丽克丝的容貌比昨天卡米叶不太恭维的描绘要美。她把两鬓的头发做成发卷荡在面颊两侧，在漂亮的头发上戴了几簇矢车菊，烘托出发卷的浅淡色调。她这样打扮不是有点儿专门为了这位客人吗？她的眼皮由于疲劳而泛起的一圈黑，好似极其纯洁、极其绚丽的螺钿，她的面

部和她的眼睛一样神采奕奕。她那白皙的皮肤象光滑的蛋壳一样细洁，透过皮肤可以看见生命在血管里跃动。面孔之娇嫩从未见过。前额好似透明的一般。这甜蜜温柔的容貌令人赞叹地与线条清晰的长颈连在一起，随时可以表现喜怒哀乐的感情。纤细的腰肢轻盈得使人心醉神迷。袒露的双肩在暮色中闪闪发光，好似在乌黑的头发上插着一朵白色的茶花。袒露得体的胸口盖着浅色的头巾，两个娇小诱人的轮廓清晰可辨。白底蓝花的薄纱长裙，宽袖，紧身，无腰带，系带的厚底鞋，苏格兰线袜，显得穿着十分讲究。一副嵌银丝的耳环是热那亚金银匠的杰作——不久肯定会时兴起来，这副耳环与饰着矢车菊的那头蓬松柔软的金发配在一起，显得极其和谐。卡利斯特用贪婪的目光仅仅扫了一眼就抓住了这些秀丽之处，并牢牢地记在心里。金黄头发的贝阿特丽克丝和棕色头发的费利西泰会使人想起纪念画册里英国画家和雕刻家们那些制作精美、对比鲜明的美人图。女人的优缺点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形成绝妙的对照。这两个女人永远也不会互为情敌，她们各有迷人的魅力，好比是一朵娇嫩的长春花或百合花同华丽的虞美人争艳，一块绿松石同红宝石斗奇。顷刻间卡利斯特产生了爱慕之情，这是他的种种希望、担忧、迟疑在暗中起作用的结果。德·图希小姐已经唤醒了他的欲望，贝阿特丽克丝点燃了他的心灵和思想。这位布列塔尼青年感到身上产生了一股可以战胜一切、藐视一切的力量。因此，他向孔蒂投去竞争者的羡慕、仇恨、阴沉而恐惧的目光。对克洛德·维尼翁他却从来不曾如此。卡利斯特竭尽全力控制自己，然而心

里却认为土耳其人把女人藏在内室是有道理的，是应该禁止美人儿在情火燃烧的青年人面前卖弄风情，挑逗春心。一旦贝阿特丽克丝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一旦听到她温柔的话语，卡利斯特感情上的这股狂飙就平息下来了。这可怜的孩子已经象害怕上帝一样怕她。吃晚饭的铃响了。

“卡利斯特，请您挽着侯爵夫人，”德·图希小姐说。她右手挽着孔蒂，左手挽着维尼翁，闪开身子让这对年轻人先走。

挽着侯爵夫人走下德·图希家古老的楼梯，对卡利斯特来说好似首次身赴疆场：心儿激烈地跳动，找不到一句话来搭讪，额头上沁出一粒粒汗珠，脊背也汗湿了；胳臂猛烈地颤抖，以致下到楼梯最后一级的时候，侯爵夫人突然问他：

“您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不，”他回答，声音哽塞，“除了我的母亲之外，我生平从未见过象您这样美貌的女子，我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

“这儿不是有卡米叶·莫潘吗？”

“啊！大不一样！”卡利斯特天真地说。

“好啊，卡利斯特，”费利西泰对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我早就对您说过，您会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好象不曾有过我一样。您就坐在她的旁边吧，坐在她的右边；维尼翁坐在她的左边。”她笑着又补充了一句：“你，热纳罗，坐在我旁边，我们来看着她，别让她卖弄风骚。”

卡米叶这句话音调特别，克洛德听了很不舒服，他阴沉地、难以觉察地扫了卡米叶一眼，那眼光说明他心里留了意。一顿晚饭他就没停止观察德·图希小姐。

“卖弄风骚嘛，有那么一点儿。”侯爵夫人一面搭话，一面脱下手套，露出一双漂亮的手。“既然我一边伴着诗人，”她抬手指指克洛德，“一边伴着诗。”

热纳罗·孔蒂以夸奖的神情瞅了卡利斯特一眼。贝阿特丽克丝在灯光下看上去比刚才还要俏丽。蜡烛的白光照得她的前额象缎子一样发光，照得她那双大眼睛光华四射，照得她那蓬松的鬈发象是涂了油，照得发卷上几根金发一闪一闪发亮。她以优美的动作将纱巾向后一推，露出头颈。于是卡利斯特瞥见她那象牛奶一样白嫩的颈背。颈背上有一道深深的皱褶，皱褶向两边分开，形成两股对称、柔和而诱人的波浪，逐渐消失在肩头。女人才有的这种倏忽变化的姿色，在人人已经看腻了的社交场上，很少产生效果，可是对卡利斯特之类没有经验的青年却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贝阿特丽克丝的头颈与卡米叶的绝然不同，说明她完全是另一种性格的人。从头颈上可以看出出身的骄傲，一种贵族所特有的韧性，以及这两种个性中所包含的难以言喻的刚强，这刚强也许是打过天下的祖先留下来的最后一点遗风。

卡利斯特连吃饭的样子也装不出来，他的心情激动，一点不感到饥饿。象所有青年人一样，初恋前的精神紧张折磨着他，并把首次萌发的春情深深地铭刻在心上。这年纪，强烈的爱的欲望受到道德观念的控制，造成矛盾的心境。正是由于这种心境，他们才毕恭毕敬久久迟疑不决，温情脉脉陷入沉思遐想，莽撞冒失缺乏任何考虑，这些都是阅历浅、心地纯的青年人所特有的讨人喜爱的地方。卡利斯特为了不引起那位爱

忌妒的热纳罗的疑心，偷偷地研究了使罗什菲德侯爵夫人显得如此端庄典雅的每一个细节，但这位可爱的女人的威严很快便使他望而生畏：她那不时显得盛气凌人的目光，她那一脸的贵族气派、威风凛凛的样子，她那轻盈的举止、头部的姿态、优美缓慢的动作所流露出来的某种傲气，——所有这一切，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经过悉心研究故作姿态的结果——使他觉得自己矮了三分。女人们表情丰富的面孔上这些讨人喜欢的细小变化是与她们感情的细腻和心灵的动荡不安相一致的。面孔上的所有表情都是内心感情的反映。贝阿特丽克丝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处境使她意识到要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要显得庄重而不叫人好笑。上流社会的女子个个都善于做到这一点，俗女子就难做到了。贝阿特丽克丝从费利西泰的眼神里看出自己已经引起了邻座心里的爱慕，觉得她不宜于鼓励这种感情，所以她一有机会就瞪他一眼两眼，那目光好象雪崩一般落在他身上。这位不幸的人儿瞧了德·图希小姐一眼，向她求告。从这目光里已经看得出以超人的毅力强忍在心里的泪水。于是费利西泰以友好的口吻问他为什么不吃东西。卡利斯特奉命往口里勉强塞些食物，并装出参加谈话的样子。不是讨人喜欢，而是叫人讨厌，这个难以忍受的想法不断向他脑海袭来。他瞥见侯爵夫人椅子后面站着那位早晨在码头上见到过的男仆，这男仆无疑会谈起他的好奇心，所以他变得更加局促不安了。德·罗什菲德夫人对邻座是尴尬还是高兴一点也不注意。德·图希小姐把话题引到她在意大利的旅行上来，她便接过话头风趣地谈起驻佛罗伦萨的一

位俄国外交官对她一见钟情的故事，讥笑那些傻头傻脑的青年象蝗虫扑向绿色的庄稼一样向女人扑过去。她说得克洛德·维尼翁、热纳罗和费利西泰哈哈大笑，尽管这些刻薄的俏皮话刺中了卡利斯特的心。卡利斯特的两耳和头都在嗡嗡作响，但话的意思还是听懂了。这可怜的孩子不会象某些痴情人那样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这个女人，不，他没有怒气，只有痛苦。当他发现贝阿特丽克丝有意要在热纳罗面前拿他作牺牲品时，心里便想："我对她有点用处就行！"并且任人讽刺挖苦，象羔羊一样温顺。

"您是那样赞赏诗歌，"克洛德·维尼翁对侯爵夫人说，"怎么对诗的态度这么粗暴呢？那些令人赞叹的质朴的诗，表达得如此殷切、直率和诚挚，不正是出自内心的吗？您坦白地说吧，这些诗给您留下了一种愉快的、舒服的感觉。"

"诚然是这样。"她回答说，"不过，我们如果向所有被挑动起来的感情让步，就会变得非常不幸，尤其是会有失尊严。"

"我什么时候才会被女人看中，得到女人的青睐呢？"卡利斯特一边寻思，一边竭力克制内心的痛苦。

这时他的面孔涨得通红，就象创口被别人的手指无意间触痛的病人那样。德·图希小姐看到卡利斯特脸上的表情，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满怀同情地向他瞥了一眼，试图安慰他一下。不料这同情的一瞥被克洛德·维尼翁发觉了。于是，这位作家变得兴高采烈，讥讽挖苦的话儿源源不断：他支持贝阿特丽克丝的看法，认为爱不过是欲望的表现而已，大部分女子恋爱的时候是自己欺骗自己，她们怀春的种种原因常常既不

为男子所知，也不为她们自己所知，她们有时情愿自己欺骗自己，她们当中的至高至贵者也是诡计多端的人。

"您评论评论书本就够了，别评论我们的感情。"卡米叶说，狠狠瞪了他一眼。

晚餐失去了欢乐气氛。克洛德·维尼翁的嘲讽使两位妇女陷入了沉思，卡利斯特一边因为见到了贝阿特丽克丝而高兴，一边又深深感到痛苦。孔蒂试图从侯爵夫人的眼神里捉摸出她的心思。晚餐结束了，德·图希小姐让卡利斯特挽着自己，让其他两位先生陪侯爵夫人并让他们一伙走在前面，以便能同这位布列塔尼青年说几句话。

"亲爱的孩子，侯爵夫人要是爱上您，就会把孔蒂从窗口扔出去。可是，您刚才的表现只会使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即使您对她的爱慕感动了她，难道她就该溢于言表吗？您要克制自己才行。"

"她刚才对我很冷淡，她不会爱上我的。"卡利斯特说，"如果她不爱我，我将因此而殉情。"

"殉情！……您！我可爱的卡利斯特要殉情？"卡米叶说，"您这是孩子脾气。您不会为我而殉情的吧？"

"您已经明确了做我的朋友。"他回答说。

喝咖啡的时候总会找些话题出来闲聊，聊了一阵之后，维尼翁请孔蒂给大家唱一曲。德·图希小姐在钢琴边就坐，她和热纳罗唱起 Dunque il mio bene tu mia sarai① 来，这

---

① 意大利文：你将是我的一切。

是辛格勒利[1]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一段对唱，现代音乐中最感人的片段之一。Di tanti palpiti[2]那一段把崇高的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卡利斯特坐在椅子里凝神倾听，他曾坐在这张椅子里听费利西泰向他讲述侯爵夫人的艳史。贝阿特丽克丝和维尼翁分别立在钢琴两边。孔蒂美好的歌喉与费利西泰的声音配合得十分和谐。他们俩过去经常唱这首歌，熟悉歌曲中的精彩段落，而且为了唱好这些段落，合作得美妙之至。这时他们正唱出了音乐家要表达的情绪：一首极其感伤的诗，两只天鹅向生命告别。当他们的对唱结束时，每个人都沉浸在不是通常用鼓掌所能表达的感受之中。

“啊！艺术之中音乐当居首位！”侯爵夫人大声说。

“卡米叶把青春和美貌放在前面，居于一切诗歌之首。”克洛德·维尼翁说。

德·图希小姐看了克洛德一眼，心里暗暗感到有点不安。丝毫不把卡利斯特放在心上的贝阿特丽克丝向他转过头去，好象是为了知道他听了这首歌感受如何。这并非出于对他的兴趣，主要是为了使孔蒂满意。她瞥见窗前一张淌满泪水的苍白的面孔。看到这情景，她迅速转过头去看看热纳罗，好象有种刺心的痛苦感染了她。不仅音乐之神耸立在卡利斯特面前，以其神杖触碰了他，将他投入乐曲的意境，使他窥见了作品的真貌，而且孔蒂的才华也使他惊讶不已。尽管卡米叶·莫潘给他介绍过孔蒂的性格，他还是相信他有一个高贵的灵魂，

① 辛格勒利(1752—1837)，意大利作曲家。

② 意大利文：颤抖的心。

一颗包含着爱的心。怎能同这样一位艺术家竞争呢？一位女子怎么可能不永远爱他呢？这首歌好象是另一颗心打进了他的心里。这可怜的孩子被诗情和绝望一齐压得透不过气来：他感到自己太渺小了！他对自己无知的这种天真的责备以及对孔蒂的钦佩都在面孔上表现了出来。他没有注意到贝阿特丽克丝回头看他。贝阿特丽克丝被卡利斯特的真情所感动，又向他回过头来。她向德·图希小姐使了个眼色，让她看看卡利斯特。

"啊！可爱的人儿！"费利西泰说，"孔蒂，您能得到的喝彩永远也及不上这孩子对您表示的敬意。让我们来唱支三重唱吧。——贝阿特丽克丝，亲爱的，来！"

当侯爵夫人、卡米叶和孔蒂到琴边去唱歌时，卡利斯特背着他们悄悄站起身来，走到敞着房门的卧室里去，坐在一张沙发上，陷入绝望之中。

第二部 悲 剧

"孩子，您怎么啦？"克洛德轻手轻脚来到卡利斯特身旁，拉起他的手，说，"您爱别人，觉得被人瞧不起，其实不是这样。过几天，您就可以在这儿大显身手，主宰一切了，而且爱您的不止一个人。如果您善于周旋，您在这儿会被人家当作苏丹一样对待。"

"您对我说些什么！"卡利斯特大声说，同时站起身来，伸手把克洛德拉到书房里去，"这儿谁爱我？"

“卡米叶。”克洛德回答。

“卡米叶会爱上我！那么，您呐？”卡利斯特问。

“我嘛，我……”克洛德说。

他没有说下去。他坐下，把头靠在一张垫子上，情绪十分忧郁。

“我对生活失去了兴味，可我又没有勇气离开她。”他沉默了片刻之后，说，“但愿我刚刚跟您说的一切都没有根据。但，近几天来，事情已经看得更清楚了。我曾在克华西克的岩石间散步消遣，陶冶性情！我回来之后发现您在同卡米叶促膝谈心，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因而说了那些刻薄话。待会儿我要向卡米叶解释清楚。象她和我这样明智的两个人是不会闹误会的。在两个惯于逞强好胜的人之间，斗争不会长期进行下去。因此，我可以预先告诉你，我将离开这里。是的，我将离开图希庄园，也许就在明天，和孔蒂一起。当然，我们走后，这儿会发生一些也许是十分稀奇古怪的事件，而我不能亲眼目睹这些法国极为罕见、极富戏剧性的情场斗争，会感到遗憾的。您年纪轻轻就要应付一场如此危险的斗争，所以我对您很感兴趣。如果不是因为女人引起了我的极大反感，我就留下来帮助您进行这场赌博了。因为她很难对付。您可以使她输掉，可是您要对付两个不同寻常的女人，而且对其中一个已经爱得太深，不能再利用另一个了。贝阿特丽克丝的个性一定很倔强，卡米叶则很高傲。您很可能在感情激流的冲击下，象只不结实的轻舟，在这两块礁石之间撞得粉碎。您要当心啊。”

这番话使卡利斯特听傻了。克洛德·维尼翁得以把话说完，然后离开了他。这位布列塔尼青年象阿尔卑斯山的游客那样愣在那里，因为向导刚往悬崖下投掷了一块石头，向他说明了山涧有多深。正当他觉得自己会一辈子爱贝阿特丽克丝的时候，克洛德却亲口对他说，卡米叶爱他，爱卡利斯特！这种局面对一个如此单纯的青年来说，负担实在太重了。过去深深的遗憾折磨他，现在的处境左右为难；一面是他钟情的贝阿特丽克丝，一面是他不再喜爱的卡米叶——克洛德说她爱自己，这可怜的孩子感到绝望，不知所措，陷入了沉思。他实在不理解费利西泰当初为什么拒绝他的追求，并跑到巴黎去找克洛德·维尼翁。贝阿特丽克丝清脆的嗓音不时传到他的耳边，使他听了激动不已，他离开小客厅到里屋来，本是为了避免激动。他有一种想把她抢走的强烈欲望，而且不止一次地感到自己已经无法抑制这种欲望。他会成为什么人呢？他还会回到图希庄园来吗？既然知道卡米叶爱自己，怎么还能在这儿爱贝阿特丽克丝呢？他找不到任何办法来解决这些难题。不知不觉，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了。他无意间听到几扇门关闭的声音。接着，隔壁房间的时钟突然传来午夜的十二下钟声。房内卡米叶和克洛德的说话声使他从沉思未来的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那四周皆暗的房间当中亮着一盏灯。他到隔壁房间去之前，听见克洛德说了一段措词激烈的话。

"您当初到巴黎来的时候，爱卡利斯特爱得发疯。"他对费利西泰说，"但是，在您这样的年纪，这类爱情的后果使您恐惧不安，它会使您堕入深渊，堕入地狱，也可能导致您自杀！爱情

只有当它自信是永恒不灭的时候才会继续存在，而您已经意识到在您的生活中与爱情分手的时刻快要到了，因为厌倦和衰老即将结束一首壮丽的诗歌。您记起了《阿道尔夫》中所描绘的斯塔尔夫人和邦雅曼·贡斯当恋爱的悲惨结局①，何况他们之间在年龄上的差距远不及您同卡利斯特之间大。于是您便利用我，就象人们利用一捆捆树枝来垫高防御工事一样。虽说您想让我喜欢图希庄园，但，您难道不是为了能在这里度过岁月，心里暗暗崇拜您的上帝吗？为了实现您这个既卑劣又崇高的计划，您不得不寻找一个平庸的人，或者一个只追求学识的博大精深而容易受骗的人。您认为我单纯，象才子一样容易被利用。看起来我并不是才子，而仅仅是个聪明人，我猜到了您的心思。昨天，我一面向您解释为什么卡利斯特爱您，一面夸奖您这种年纪的妇女，当时，您以为我错误地相信您那欢欣喜悦、炯炯有神的目光是冲着我来的，是吗？我已经猜透了您的心思，不是吗？您的眼睛确是朝着我看的，可是您的心却在为卡利斯特跳动。可怜的莫潘，您从来不曾被人爱过。您现在已经处于女子地狱的门口，一到五十岁，地狱的门就会关上。命运在地狱门口给您送来了美果，您若拒而不收，今后就再也不会有人爱您了！

"为什么过去爱情见我就逃呢？"她以失常的声调说，"告诉我吧，您什么都知道！……"

"您不随和，"他继续说，"您不向爱情屈服，而是爱情应该

① 世人皆以为《阿道尔夫》的故事描写了作者贡斯当同著名才女斯塔尔夫人之间的爱情纠葛。

向您屈服。也许您会喜爱顽童的活泼淘气，但您心中没有童年，您想得太多，过去从来就不单纯，今天也不会变得单纯起来。您的风韵，是由于您高深莫测，您的风韵是抽象的、无效应的。最后，您的智力使那些很有学问的人也敬而远之，因为他们担心日后会同您发生争执。您的力量年轻人会喜欢的，因为象卡利斯特这样的年轻人喜欢受人保护，但久而久之也会感到厌倦。您伟大而崇高，因此，这两个优秀品质所包含的缺点，请您一并收下。它们使人感到厌烦。”

“您给我下了个什么样的判决！”卡米叶大声说，“难道我就不能做女人吗？难道我是个三头六臂的怪物吗？”

“也可能。”克洛德说。

“我们走着瞧吧！”这位女子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大声地说。

“再见了，亲爱的，我明天离开这里。我并不恨您，卡米叶，因为我认为您是最伟大的女性。但是，如果我继续做您的屏风或者屏障，”他说，两度巧妙地使嗓音有所起伏，“您会非常看不起我的。我们可以既不伤心也无遗恨地分手，因为我们既没有幸福可怀念，也没有失却希望。对您象对极为罕见的少数几个才子一样，爱情不是造化规定的那个样子，而是一种迫切的需要，造化在满足这种需要时又加上了强烈而短暂的快感，然后这种需要便消失了。您对爱情的看法同基督教对爱的解释一样：一个理想的王国，充满了高尚的感情、伟大的狭隘、诗意、精神上的感受、忠诚、道德上的鲜花、迷人的和谐；它高高在上，远离庸俗粗鄙；两个人合二而一，象一位天

使，鼓着欢乐的双翅向理想王国飞去。我也曾这样希望，我相信已经掌握了打开理想王国大门的钥匙（而对许多人来说，这扇门是关着的），从这扇门，我们可以奔向极乐世界。这一切您早就明白了！因此您欺骗了我。现在我要回到苦海中去，回到我那大监牢一样的巴黎去。我的生涯刚刚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欺骗，这件事足以使我见女人就躲开：今天，欺骗已使我心中的幻想破灭，我将永远沉浸在可怕的孤独之中，但却没有那种让神甫们乘机向里面塞进圣像的信念。亲爱的卡米叶，瞧，高人一等的才智会把我们引到哪里去。一位诗人通过摩西之口对上帝说：

主啊，您使我变得伟大而孤独！

我们俩可以一同唱这首可怕的赞歌。"

这时，卡利斯特走了进来。

"我不该不让你们知道我还在这儿。"他说。

德·图希小姐害怕极了，她那没有表情的面孔突然泛起了一阵红晕，简直象火一般红。在整个这场戏中，她一直保持着这副美丽的容颜，她一生之中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妩媚。

"我们以为您已经回家了，卡利斯特。"克洛德说，"你我都有点不谨慎，不过没有关系。您对费利西泰有全面的了解之后，将来在图希庄园里，您会觉得比较自在一些。她默不作声，这说明她让我扮演的角色我没有理解错。我跟您说过她爱您，但她爱您是为了您，而不是为了她自己，能够孕育和抱有这种感情的女人是不多的，因为很少有女人懂得由欲望而

产生的那种痛苦的快感。这是男人所特有的一种奇妙的感情，可有点儿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哩！”他开玩笑地说，“您爱贝阿特丽克丝的感情会使她既痛苦又幸福。”

泪水涌上了德·图希小姐的眼睛。她不敢抬头看讨厌的克洛德·维尼翁，也不敢抬头看天真的卡利斯特。她的内心被人看透了，感到很恐慌。一个男子，不管他的智力如何，能猜中如此细腻的感情，能猜中象她所具有的这样崇高的英雄主义，简直令她难以置信。卡利斯特看见他一向景仰的女人垂头丧气，因自己的崇高被人揭穿而感到难为情，不禁深为同情。他出其不意地扑在卡米叶脚下，亲吻她的双手，用她的双手捂着自己流满泪水的面孔。

“克洛德，”她说，“不要抛弃我，今后我怎么办呢？”

“您有什么可担心的？”批评家回答，“卡利斯特已经发疯似的爱上了侯爵夫人。他的爱是您自己挑动起来的。在您和他之间，您不可能找到比这爱情更强大的障碍了。这爱情对我来说很好。昨天，对您对他都还有危险，可是今天，对您来说，一切都会成为母亲的幸福。”他以嘲弄的神情看了她一眼。“他的成功将成为您的骄傲。”

德·图希小姐看看卡利斯特。卡利斯特听到这话猛然把头抬了起来。克洛德·维尼翁唯一的报复是高兴地看到卡利斯特和费利西泰羞愧得无地自容。

“您已经把他推向德·罗什菲德夫人，”克洛德·维尼翁接下去说，“他现在堕入了情网。您亲自为自己挖掘了坟墓。如果您早把心里话告诉我，您也许就能避免即将降临到您头

上的不幸。"

"不幸！"卡米叶大声说，同时抱住卡利斯特的头，拉向自己，亲吻他的头，泪水潸潸落在他的头发上，"不，卡利斯特，把您刚刚听到的一切统统忘掉，我对您来说算不了什么！"

她挺起身子，站立在这两位男人之间，她的双眼炯炯发光，照亮了她的整个灵魂，使他们看得目瞪口呆。

"克洛德刚才的谈话，"她接着说道，"使我懂得了没有希望的爱情的美与崇高，这不是唯一使我们接近上帝的感情吗？不要爱我，卡利斯特；至于我，我将永远爱你，没有一个女子会象我这样爱你！"

一只受伤的大雕在巢里也从来没有发出过这种惨烈的叫声。克洛德一条腿屈膝跪下，拉起费利西泰一只手，吻了一下。

"朋友，回家去吧，"德·图希小姐对卡利斯特说，"您母亲可能会操心的。"

卡利斯特慢步向盖朗德走去，不时回首眺望贝阿特丽克丝卧房窗户上闪亮的灯光。十五个月来，卡米叶不肯给他幸福，他几乎心怀怨恨，现在发现自己对卡米叶只有一点儿同情，觉得十分惊讶。卡米叶刚才使他产生的情绪波动，现在还不时有所感觉，他感到自己头发里还有她洒下的泪水，他为她的痛苦而痛苦，仿佛听到了她的呻吟——几天之前他还十分眷恋的那位伟大妇女肯定会呻吟的。他打开家门的时候，屋里一片寂静。他透过窗户看见她母亲在那盏造型古朴的油灯下做针线，等着他。卡利斯特看到这情景泪水湿润了眼睛。

"你又怎么啦？"法妮问，面孔上流露出极其不安的表情。

卡利斯特没有回答母亲的问题，而是伸手搂住母亲，亲她的双颊、前额和头发，其感情之奔放，做母亲的都会感到高兴，她们赋予其生命者的微妙热情也会透入她们的身心。

“我爱的是你，”卡利斯特对母亲说，母亲几乎感到难为情而脸红，“你为我费尽了心血，我要使你幸福。”

“孩子，你今天同往常不一样。”男爵夫人一面说，一面审视她的儿子，“你遇到什么事啦？”

“卡米叶爱我，而我不爱她了。”他回答。

男爵夫人把卡利斯特拉过来，亲了亲他的额头。这座棕黄色的、挂着壁毯的古老大厅里一片寂静。卡利斯特听见母亲的心在扑通扑通跳着。这位爱尔兰妇女对卡米叶心怀妒意，早就预料到会如此的。每天晚上在等儿子的时候，这位母亲仔细分析过这女人的感情。经过一番认真思索，她看出了卡米叶的心曲，但弄不清原因，她设想这位女子身上有一种母性的古怪欲望。卡利斯特的话使这位单纯朴实的母亲吓了一跳。

“那么，”她过了一会说，“你就爱德·罗什菲德夫人好了，我不会妒忌她的。”

贝阿特丽克丝已有归属，不会打乱他们为卡利斯特的幸福所设想的任何计划。至少法妮是这样想的。在她眼里，贝阿特丽克丝好似一个应该加以疼爱的儿媳，而不是另外一个要与之斗争的母亲。

“可是她不会爱上我的！”卡利斯特大声说。

“也可能这样。”男爵夫人说，显得很精明，“你不是说她明

天就一个人留下来了吗?"

"是的。"

"好啊,孩子!"她面孔红了起来,补充说,"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忌妒,我本不知道我心底里也会有,因为我不相信别人会同我争夺我的卡利斯特的感情。"她叹了口气,接着又说,"我本以为你的婚姻也会象我的婚姻一样。近两个月来,你使我心里明白多啦!我可怜的天使,你的爱是如此纯朴,多么光彩啊!这样吧,你装出总是爱德·图希小姐的样子,引起她的忌妒,你就会得到她。"

"啊!好妈妈,卡米叶就不会这样教我!"卡利斯特大声说,搂住妈妈的身子,亲她的头颈。

"你使我变成了很坏的人,坏孩子。"她说。看到儿子由于有了希望而喜形于色,高高兴兴地上楼去,她心里也乐滋滋的。

第二天清早,卡利斯特叫加斯兰到盖朗德通圣纳泽尔的大路上去守着,待德·图希小姐的车子走过时,数数车子里有几个人。

加斯兰回来的时候,一家人正聚在一起吃午饭。

"出什么事啦?"杜·陧尼克小姐问。加斯兰匆匆跑进来,仿佛盖朗德失火了一般。

"他大概抓田鼠去了。"玛丽奥特说,端来了咖啡、牛奶和烤肉。

"他是从城里来的,不是从园子里来的。"杜·陧尼克小姐回答。

“广场那边，墙后面也有田鼠洞呐。”玛丽奥特说。

“骑士先生，一共五个人，四位在车子里面，一位车夫。”

“车子后座上有两位夫人吗？”卡利斯特问。

“前座是两位先生。”加斯兰回答。

“骑我父亲的马去追他们。赶在开往班伯夫的船启航前到达圣纳泽尔。如果两位先生上了船，尽快赶回来告诉我。”

加斯兰领命而去。

“我的侄儿，你是着了魔啦！”老姑妈泽菲丽娜说。

“让他寻开心吧，姐姐。”男爵大声说，“他原来象猫头鹰一样愁眉苦脸，现在象燕雀一样开心。”

“您大概已经告诉他我们亲爱的夏洛特来了吧？”老小姐转过身去大声问她弟媳妇。

“没有。”男爵夫人回答。

“我还以为他想去接她呢。”杜·陪尼克小姐狡黠地说。

“如果夏洛特要在她姨妈家住三个月，他会有时间见到她的。”男爵夫人回答。

“噢！妹妹，昨天以来出什么事啦？”老小姐问，“您知道德·庞-奥埃尔小姐今天早上去接她的外甥女，本该是非常高兴的。”

“雅克琳想要我娶夏洛特做妻子，免得我堕落下去，姑妈。”卡利斯特笑着说，暗地里向母亲递了个眼色，“德·庞-奥埃尔小姐跟杜·阿尔嘉先生谈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好在林荫道上。可是她没有想到，我这么年轻就结婚对我来说也许是更大的堕落。”

"我命中注定将来死的时候既不放心也不愉快。"老小姐打断卡利斯特的话头，大声说，"我很想看到我们家族后继有嗣，我们的土地赎回几块，那样，我死也瞑目了。我亲爱的侄儿，你能为这样的责任尽点义务吗？"

"卡利斯特该结婚的时候，德·图希小姐会阻止他吗？"男爵说，"我应当去见见她。"

"父亲，我可以向您保证，费利西泰决不会成为我婚姻的障碍。"

"那我就弄不懂了。"瞎老太说。侄儿突然爱上罗什菲德侯爵夫人一事，她一无所知。

母亲为儿子保密。在这种事上，所有女人都会本能地保持沉默。老小姐沉默下来，集中全力凝神静听，辨别着人们说话的语气和动静，想要猜出人们瞒着她的秘密。加斯兰去了不久就回来了，他对小主人说，他在城里从赶邮车的贝尔尼斯那里打听到德·图希小姐和她的女友将从圣纳泽尔单独回来，所以他不需要到那里去。两位先生的行李包裹是贝尔尼斯负责运送的。

"她们单独回来！"卡利斯特大声说，"给我备马。"

听小主人说话的这副腔调，加斯兰以为出了什么严重的事儿。他备了两匹马，不声不响把火铳装上了火药，并穿上衣服准备跟卡利斯特一起出去。卡利斯特得知克洛德和热纳罗已经动身，不胜欣喜，没考虑在圣纳泽尔会遇到什么人，只想到给侯爵夫人伴行的快乐。他拉起父亲的双手，亲热地握了握，抱吻了母亲，搂了搂老姑妈的腰。

“不论怎样，他这样总比愁眉苦脸好。”泽菲丽娜老太太说。

“你去哪儿，骑士？”父亲问。

“圣纳泽尔。”

“哟！什么时候结婚呀？”父亲问，他以为儿子急于去会见夏洛特·德·凯嘉鲁埃，“我急于想当祖父呢，是时候啦。”

加斯兰备好马后又回来，显然想陪卡利斯特一起去，这时年轻人心里想，他返回的时候可以和贝阿特丽克丝一起乘卡米叶的马车，把自己的马交给加斯兰，于是拍拍加斯兰的肩膀说：

“你很机灵。”

“我想不傻。”加斯兰回答。

“孩子，”父亲和法妮把他一直送到室外的台阶上，说，“要爱惜牲口，马有四十八公里路要跑呢。”

卡利斯特同他母亲深情地彼此看了一眼，然后离家而去。

“亲爱的小宝贝儿。”母亲看见儿子低下头穿过大门的门拱时说。

“愿天主保佑他！”男爵应声说，“因为我们已经拿他没办法了。”

男爵以外省绅士那种相当轻佻的口吻说的这句话，使男爵夫人打了个寒战。

“我侄儿对夏洛特不会爱到去接她的程度。”老小姐对收拾餐桌的玛丽奥特说。

“图希庄园里来了一位贵妇人，一位侯爵夫人，他追求人

家呐！嗨！他这年纪呀，尽干这种事。"玛丽奥特说。

"她们会毁了他的。"杜·陀尼克小姐说。

"毁不了，小姐，正相反。"玛丽奥特回答，看来卡利斯特的幸福使她感到高兴。

卡利斯特不顾马的死活，飞奔向前。加斯兰及时而巧妙地问小主人是不是想在船开出之前到达，这可不是卡利斯特的本意，他既不想让孔蒂看见也不想让克洛德看见，于是年轻人放慢马步，兴高采烈地瞅着车轱辘在沙土路上压出的两道辙儿。"她从这边过去，将从那边过来，她的目光在这些林子，这些树上停留过！"仅仅想到这些，他便乐不可支。

"这条路多美啊！"他对加斯兰说。

"啊！先生，布列塔尼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仆人回答说，"别的地方有开花的篱笆吗？有这样曲折荫凉的道路吗？"

"哪儿也没有，加斯兰。"

"瞧，贝尔尼斯的车子。"加斯兰说。

"德·庞-奥埃尔小姐和她的外甥女肯定在里面。我们躲一躲吧。"卡利斯特说。

"在这儿躲起来，先生？……您疯啦？我们现在到了沙滩啦。"

卡利斯特的视野里果然出现了一辆构造简朴的布列塔尼马车，正沿着圣纳泽尔上面一条黄沙相当多的海岸向上坡驶来。使卡利斯特大为吃惊的是，车上载满了人。

"我们丢下了德·庞-奥埃尔小姐、她妹妹和她外甥女，她们正着急呢。车上所有的座位事先都给海关包了。"车夫对加

斯兰说。

“我完了！”卡利斯特大声地说。

果然，车子里坐满了海关职员，他们无疑是去和盐场上那批职员换班。卡利斯特来到圣纳泽尔教堂前面的小广场，从这儿可以望见班伯夫和卢瓦尔河奔腾入海的壮丽景色。他在这儿找到了卡米叶和侯爵夫人，她们正挥动手帕，向两位乘汽船离去的旅客告别。贝阿特丽克丝那样子极其迷人；头上戴着一顶米色草帽，用一根紫红色的带子系着，帽上插着几朵丽春花，面孔藏在草帽的阴影里，身穿带花的细纱连衫裙，露出一只纤巧的小脚，脚上套着绿色的鞋罩，一只戴手套的美丽的手柱着一把小阳伞，站在一块大岩石上，象一尊安放在底座上的雕像，没有什么比这样一位女子看上去更加庄重的了。孔蒂此时可能看得见走到卡米叶身边的卡利斯特。

“我想到你们回去的时候没有人陪。”年轻人对德·图希小姐说。

“您做得对，卡利斯特。”她一面和卡利斯特握手，一面说。

贝阿特丽克丝转过身来，看了看她年轻的恋人，使出她的拿手好戏：狠狠瞪了他一眼。侯爵夫人突然发现卡米叶那张能言善辩的嘴上露出一丝微笑，意识到她这种资产阶级妇女的手腕很俗气，于是嫣然一笑，对卡利斯特说：

“以为我会在路上使卡米叶感到烦闷，未免有点儿欠妥吧？”

“亲爱的，一位男子陪两个单身女子不嫌多。”德·图希小姐一边说，一边挽起卡利斯特的胳臂，让贝阿特丽克丝专心去

看汽船。

这时，卡利斯特听见德·庞-奥埃尔小姐、夏洛特和加斯兰三个人在街上象喜鹊一般叽叽喳喳谈话。这条街是个斜坡，通向那应该称之为圣纳泽尔港的地方。老小姐在盘问加斯兰，想知道他们主仆俩为何在圣纳泽尔。德·图希小姐的马车是他们热烈议论的话题。年轻人还没来得及避开，就被夏洛特看见了。

“卡利斯特在那儿呢！”可爱的布列塔尼姑娘大声嚷道。

“您去建议她们乘我的车子。她们的女佣人坐在我车夫的旁边。”卡米叶说。她知道，德·凯嘉鲁埃太太、她女儿和德·庞-奥埃尔小姐没有买到邮车座位。

卡利斯特由不得自己，只好遵照卡米叶的吩咐，走过去完成使命。德·庞-奥埃尔小姐不想搭乘她所谓的魔鬼的马车。可是，德·凯嘉鲁埃太太一听说要与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和著名的卡米叶·莫潘同车，就不想知道为什么她姐姐迟疑不决。南特要比盖朗德稍微开化一些，那儿的人欣赏卡米叶，把她看作布列塔尼的缪斯和光荣，对她既感到好奇又感到忌妒。巴黎上流社会流行的宽容态度，由于德·图希小姐家资万贯，也可能由于她以往在南特所取得的成功，而为南特人所接受，因为南特人很高兴南特曾经是卡米叶·莫潘的摇篮。所以，好奇心极大的子爵夫人拉着她的老姐姐向卡米叶·莫潘和侯爵夫人走过去，没有理会老姐姐的哀叹。

“你好，卡利斯特。”凯嘉鲁埃小姐说。

“你好，夏洛特。”卡利斯特回答，没有伸出胳臂挽她。

两个人都感到十分尴尬，夏洛特为自己受到的冷遇，卡利斯特为自己的无情。他们沿着人们称之为圣纳泽尔一条街的沟壑向上走，默默无语跟在两位老姐妹后面。一时间，这位十六岁的姑娘觉得她那充满罗曼蒂克幻想的空中楼阁坍塌下来。她和卡利斯特儿时常在一起玩耍，亲密无间，自信前程确保无误。她怀着一种轻飘飘的喜悦之情匆匆赶来，如同一只小鸟向麦田俯冲下去一样。可是她飞到半道上就停住了，没料到会遇到障碍。

“卡利斯特，你怎么啦？”她一面拉他的手，一面问。

“没有什么。”年轻人回答，想到他姑妈和德·庞-奥埃尔小姐的计划，便急急忙忙把手抽了回来。

泪水湿润了夏洛特的眼睛。她看了看英俊的卡利斯特，心中并无怨恨。但她立即感到自己有一种忌妒的本能反应，看到两位漂亮的巴黎女人，猜到了卡利斯特态度冷淡的原因，强烈的竞争欲望涌上了心头。

夏洛特·德·凯嘉鲁埃普通身材，姿色平常，圆圆的小脸蛋上长着一双机灵美丽的黑眼睛，浓密的头发呈棕黄色，身体圆滚滚的，平背，细胳膊，说话简短有力，同那些不愿意被人当作傻丫头的外省女孩子一样。她由于受姨妈的宠爱，在家里是个娇惯的孩子。这时，她身上还披着乘船时穿的那件绿绸夹里、大方格的苏格兰美利奴羊毛大衣。她那件用普通布料做的旅行穿的无袖连衫裙，领口很小，上面装饰着百褶圈领，不一会儿她就会在打扮得清新鲜妍的贝阿特丽克丝和卡米叶面前显得丑陋不堪。她一定会为她那双在下船上岸时弄脏了

的白袜子感到难过，也一定会为她那双根据外省人的习惯，为了不在旅途中糟蹋任何好东西而特地穿上的鹭脚皮鞋而感到害臊。至于凯嘉鲁埃子爵夫人，她是个典型的外省女人。高大，干瘪，憔悴；一肚子的盘算只有遭到破坏之后才会让人知道；话多，说得多倒也能抓住一两个思想，好似打弹子连撞两只球一样，这使她获得机智的名声；试图用所谓外省人的温柔敦厚和老是挂在嘴边上的假福气来压巴黎人；谦卑是为了让人家抬举自己，得不到抬举又愤愤不平；用英国人的话来说，沽名钓誉，又总是钓不着；梳妆打扮既过分又不够细心；误把不够和气当作有失体统，以为不理人就会使人家十分难堪；不肯收下想要的东西是为了让人家第二次再送来，好象是因为却之不恭才勉强收下；关心人家已经不再谈论的事儿，又诧异自己不了解时尚；难得有一小时不谈到南特，南特的老虎，南特上流社会的逸事，抱怨南特，批评南特，把人家出于好意顺着她的意思随便说的话当做人身攻击；她的举止、谈吐、思想在她四个女儿身上都或多或少留下了痕迹。认识卡米叶·莫潘和德·罗什菲德夫人对她来说今后可以大派用场，成为千百次闲谈的资料！……所以她向教堂走去的那副样子就好象她要去攻占它一样，挥动着手帕，故意让人家看到手帕四角繁琐的家绣和无用的花边。她走路的样子有点儿大大咧咧，好在她已四十七岁了，倒也无关紧要。

“骑士先生把你们的美意告诉了我们，”她指着和夏洛特一起可怜巴巴地跟在后面的卡利斯特，对卡米叶和贝阿特丽克丝说，“不过，我姐姐，我女儿和我，我们担心给你们添

麻烦。”

“妹妹，我不会给这些太太添麻烦的，”老小姐粗声粗气地说，“我总会在圣纳泽尔找到一匹马回去的。”

卡米叶和贝阿特丽克丝互相偷偷递了个眼色，不料被卡利斯特瞅见了，这眼色足以使他所有的童年回忆和对凯嘉鲁埃-庞-奥埃尔一家人的信任化为乌有，并永远打破两家合订的计划。

“我们车子里完全坐得下五个人，”德·图希小姐回答，雅克琳却对她背过身去。“你们身材苗条，我们不会觉得很挤的，即使那样，我有幸能给卡利斯特的朋友们帮忙，也就算得到了很好的补偿。太太，您的女仆也有地方坐，您的行李，如果有的话，可放在马车后面，我没有带仆人来。”

子爵夫人连声道谢，怪她姐姐雅克琳那么急匆匆地要带她女儿来，不让她乘自己的马车从旱路走。不过走驿道不仅费时长，花钱也多，那是事实。她很快就要返回南特去，因为她的另外三个小宝贝没有带来，在南特焦急地等她回去呢。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抚摸着女儿的头颈。这时夏洛特抬起头看着她的母亲，摆出一副吃了亏的娇模样，使人可以想见，子爵夫人经常这样把四个女儿拉进来作为某种理由，就象《项狄传》① 中的特利姆下士用他的帽子作借口一样，使她们感到非常讨厌。

“您是一位有福气的母亲，您一定……”卡米叶想起侯爵

① 《项狄传》，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的九卷本名著。

夫人因为跟了孔蒂而不得不放弃儿子，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了。

“噢！”子爵夫人接口道，“我虽然不幸只能在乡间和南特过日子，但因为得到孩子的喜爱而感到安慰。”她问卡米叶，“您有孩子吗？”

“我叫德·图希小姐，”卡米叶回答，“这位是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

“我们这些可怜的普通妇女所能有的最大幸福您没有，所以应当同情您。您说呢，夫人？”子爵夫人为了弥补失误，转向侯爵夫人问了一句。“不过，您也有许许多多我们享受不到的福气啊！”

热泪涌进了贝阿特丽克丝的眼眶，她突然转过身，走到岩石上的粗栏杆那边去，卡利斯特跟在她后边。

“夫人，”卡米叶附着子爵夫人的耳朵低声说，“侯爵夫人同她丈夫分居了，已有两年没有见过儿子，也不知何时才能见到，这些您不知道吧？”

“啊！”德·凯嘉鲁埃太太说，“可怜的母亲！是法院判的吗？”

“不是，是出于情趣。”卡米叶说。

“噢，这我懂。”子爵夫人大胆地回答。

庞-奥埃尔老太太为呆在敌人的营垒里而感到绝望，同她心爱的夏洛特远远躲在一边。卡利斯特先观察了一下是否会被看见，然后突然拿起侯爵夫人的手吻了一下，在手上留下一滴眼泪。贝阿特丽克丝转过脸来，湿润的眼眶由于生气而变干了。她想狠狠责备几句，可是看到这位和她一样感到痛

苦的天使的漂亮面孔上挂着泪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天哪，卡利斯特，”卡米叶看见卡利斯特和德·罗什菲德一起走回来了，悄悄地对他说，“这位可能就是您的丈母娘，那个傻丫头就是您的妻子！”

“因为她姑妈有钱嘛。”卡利斯特以嘲弄的口吻说。

这一帮人起步向小旅店走去。子爵夫人自以为有必要在卡米叶面前挖苦一下圣纳泽尔的荒凉。

“我喜欢布列塔尼，夫人。”费利西泰郑重其事地回答，“我生在盖朗德。”

尽管有昨天夜里那场可怕的表白，卡利斯特还是不由自主地钦佩德·图希小姐，她那悦耳的嗓音，安详的目光和文静的举止使他没有拘束之感。然而她现在看上去显得有些疲倦：她的面容说明睡眠不足，好象浮肿一般，但从眉宇间可以看出，她以高度的冷静抑制着内心的风暴。

“多么出类拔萃的人儿啊！”卡利斯特指着侯爵夫人和卡米叶对夏洛特说，并把胳臂伸给姑娘，让她挽着，使德·庞-奥埃尔小姐大为诧异。

“你母亲怎么想得出与这个讨厌的女人同行？”老小姐对外甥女说，也伸出她那干枯的胳臂让姑娘挽着。

“噢！姨妈，这女子是布列塔尼的光荣呀！”

“耻辱，姑娘。你不至于也去讨好她吧？”

“夏洛特小姐说得对，您不公正。”卡利斯特说。

“噢！您，”德·庞-奥埃尔小姐应声道，“她使您着了魔。”

“我对她同对您一样，抱着友好的感情，”卡利斯特说。

“从什么时候起杜·陀尼克家的人学会说谎啦?”老小姐说。

“自从庞-奥埃尔家的人变成了聋子。”卡利斯特反驳道。

“你难道不爱她?”老小姐高兴起来,问道。

“我爱过她,现在不爱了。”他回答。

“坏孩子,为什么你让我们操那么多心?我早就明白,爱情是一件蠢事,只有婚姻是牢靠的。”她对卡利斯特说,一面瞅着夏洛特。

夏洛特稍微放心了一些,指望童年的回忆能帮助她取得优势,她紧紧挽着卡利斯特的胳臂,卡利斯特则盘算好要给这位年轻的财产继承人把事情解释清楚。

“啊!我们又要一起打穆士了,卡利斯特,”她说,“多开心啊!”

马已经套好。卡米叶请子爵夫人和夏洛特登上车子的后座,因为雅克琳已经避而不见,然后她和侯爵夫人登上车子的前座。卡利斯特不得不放弃原来指望的快乐,骑着马儿伴随车子往回走。马匹都疲乏了,走得不快,所以他能瞅着贝阿特丽克丝。罕见的机遇把这四个人聚在这辆马车里,她们之间不同寻常的谈话已无从稽考,因为子爵夫人从著名的卡米叶·莫潘本人那儿听来的故事、回答、警句在南特广为流传,说法甚多,各不相同,叫人难以接受。德·图希小姐对所有荒唐的问题所作的回答,本故事就不一一复述和解释了。这些问题作家们经常听到,人们用这些问题无情地惩罚作家们享受到的少有的快乐。

"您的书，您是怎么做出来的？"子爵夫人问道。

"就同您做女红，钩花边或刺绒绣一样。"卡米叶回答。

"那些极为深刻的见解和引人入胜的描写，您是怎么得来的呢？"

"夫人，您说的这些聪明话儿是哪儿来的呢？写作是再便当也没有的事了，而且，假如您愿意……"

"啊！一切都在于志向？我可不会信以为真！您的作品，哪一部您比较喜欢？"

"对那些小宝贝儿，很难说有什么偏爱。"

"称赞的话您听厌了，我也说不出什么新鲜的。"

"夫人，请相信，我对您称赞的方式并非无动于衷。"

子爵夫人不愿显得怠慢侯爵夫人，便机灵地看着她，说：

"这次与有才有貌的人同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您过奖了，夫人，"侯爵夫人笑着说，"在天才身旁说我有才，这不合情理，我还没有说过什么话呐。"

夏洛特深深感到她母亲滑稽可笑，看了看她，似乎是要她别再说下去，但子爵夫人继续勇敢地同这两个爱打趣的巴黎女人较量。骑马在车子旁边缓缓而行的年轻人只看得见坐在马车前座上的两位妇女，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目光流露出忧郁的神情。贝阿特丽克丝虽然逃不过年轻人的目光，却一直避免看他。她使出令钟情人绝望的手腕，两手捏着披巾的角，交叉在胸前，好象一味在深思的样子。车子走到一处，路旁绿树成荫，凉爽得象宜人的林中小道，马车行驶其间，几无声息，车篷掠过树叶儿，凉风送来树脂的清香。卡米叶指出，

此处谐趣盎然，她一手按按贝阿特丽克丝的膝盖，一手指着卡利斯特说：

“他骑马骑得多好啊！”

“卡利斯特吗？”子爵夫人接过话茬说，“这是个呱呱叫的骑手。”

“噢！卡利斯特真好。”夏洛特说。

“同他一样的英国人多着呢！……”侯爵夫人懒洋洋地回答，话没有说完，夏洛特就又开了口，自以为本人受到了攻击：

“她母亲是爱尔兰人，奥勃里安家的。”

卡米叶和侯爵夫人带着德·凯嘉鲁埃子爵夫人和她的女儿一起进入盖朗德市区，全城的人都惊讶得目瞪口呆。她们把同行的旅伴们送到杜·陧尼克家的巷子口，在那儿几乎遭到围观。卡利斯特早已催马去通知他的姑妈和母亲客人到了。她们正等客人来吃午饭。这顿饭按惯例直拖到四点钟才开始。骑士回来接两位女士下车，然后吻了吻卡米叶的手，同时指望能吻一下侯爵夫人的手。可是侯爵夫人坚决地将两臂交叉叠在胸前，不伸出来，卡利斯特徒然用泪汪汪的双眼向她表示恳切的请求。

“小傻瓜。”卡米叶说，同时擦过他的耳边，轻轻地给了他一个充满友谊的吻。

“真的，”当马车掉头离去时，卡利斯特心里思量，“我忘了母亲的嘱咐，可是，我想，我是永远也记不住的。”

德·庞-奥埃尔小姐勇气十足，租了一匹马，骑回盖朗德。她和德·凯嘉鲁埃子爵夫人及夏洛特发现餐桌已经摆好，受

到杜·隐尼克一家虽不排场但很热情的接待。泽菲丽娜老太太预先在深深的地窖里选了上等美酒，玛丽奥特的布列塔尼地方菜比平时做得高超。子爵夫人因为曾和著名的卡米叶·莫潘同行而非常高兴，试图说说现代文学和卡米叶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可是这同威士忌酒一样是文学界的事，不论是杜·隐尼克一家，还是突然闯来的本堂神甫，或者杜·阿尔嘉骑士，对此都一窍不通。格里蒙神甫和老水兵来的时候饭已快吃完了，分享了作为餐后小吃的消食酒。玛丽奥特在加斯兰和子爵夫人贴身女仆的帮助下撤去桌上的餐具，桌子一撤清，大家便发出一阵欢呼，打起穆士牌来。屋内一片欢乐。人人都相信尚无配偶的卡利斯特不久就会同小夏洛特结婚。卡利斯特默不作声。他生平第一次把凯嘉鲁埃一家人同那两位漂亮、聪明、风雅的女子作了种种比较。她们这时候肯定在嘲笑这两位外省女人，想起她们交换过的第一个眼色。法妮知道卡利斯特心中的秘密，在一旁观察着发愁的儿子。无论是夏洛特卖弄风情，还是子爵夫人的旁敲侧击，他都无动于衷。显然，她心爱的孩子感到百无聊赖。以往在客厅里打穆士作乐，他会玩得很开心。现在他身在此处，心已飞到了图希庄园。“想个什么法子把他支到卡米叶那里去呢？”做母亲的思量着。她与儿子同气相求，儿子喜欢她喜欢，儿子烦恼她烦恼。强烈的母爱给了她智慧。

“你非常想到图希庄园去看她，是吗？”法妮对卡利斯特附耳低语。

孩子微微一笑，脸涨得通红，这位可爱的母亲看到儿子这

样的反应，深深为之感动。

“夫人，”她对子爵夫人说，“明天您乘驿车回去非常不便，特别是一清早就得动身。您最好乘德·图希小姐的车子。——去，卡利斯特，”她看看儿子说，“到图希庄园去安排一下这件事。立即回来，啊。”

“不用十分钟就会回来！”卡利斯特大声说。母亲把他送到室外的台阶上，他发了疯似地抱吻了一下他的母亲。

卡利斯特跑得象头小鹿那样轻快。当他赶到图希庄园前厅的廊下时，卡米叶和贝阿特丽克丝正吃完饭从大厅里出来。他念头一转，向费利西泰伸出胳臂。

“您丢下子爵夫人和她的女儿来找我们，”她紧紧挽住他的胳臂说，“这一牺牲之巨大，我们是能够体会的。”

“凯嘉鲁埃这家人是波唐杜埃家和老海军司令德·凯嘉鲁埃的亲戚，是吗？老海军司令的遗孀后来改嫁，从了夏尔·德·旺德奈斯。”德·罗什菲德太太问卡米叶。

“夏洛特小姐是海军司令的侄孙女。”卡米叶回答。

“这是个可爱的姑娘。”贝阿特丽克丝在一张哥特式的椅子上坐下，说，“这将是杜·陪尼克先生的一门好亲事。”

“这门亲事永远成不了。”卡米叶立即说。

侯爵夫人把那位布列塔尼小姑娘当作唯一会同杜·陪尼克联姻的人，她那冷淡镇静的态度使卡利斯特感到沮丧。他一声不响，也无话可说。

“为什么，卡米叶？”德·罗什菲德太太问。

“亲爱的，”卡米叶看见卡利斯特绝望的样子，继续说，“我

没有建议孔蒂结婚，我相信曾经待他不错，① 而您却不够大度。”

贝阿特丽克丝听了感到惊讶，也有点儿将信将疑，她看了看她的女友。卡利斯特看到卡米叶的面颊上泛起了一阵淡淡的红晕，这在她是感情激动的征兆，大致明白了她的自我牺牲精神。他很不自然地走到她的身边，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卡米叶漫不经心地弹起钢琴来，象个对自己的女友和崇拜者不加提防的女子，对他们转过背去，让他们几乎是单独地处在一起。她凭着记忆随意选了几个主题，即兴加以变奏，因为这几个主题极其忧伤。侯爵夫人看上去在听弹琴，实际却在观察卡利斯特。而卡利斯特过于年轻和天真，哪里演得了卡米叶派给他的角色。他面对他真正的偶像，看得心醉神迷。一个小时之后，贝阿特丽克丝起身回房去了，这其间，德·图希小姐自然让自己露出忌妒的神情。女人生性多疑，为了说话不让人听见，卡米叶立即把卡利斯特领到自己卧室里去。

“孩子，”她对卡利斯特说，“你得装出爱我的样子，否则你就完了。你是个孩子，对女人毫无了解。你只知道爱别人。爱别人和让人家爱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你将会痛苦万分，而我却希望你幸福。如果你挫伤的不是贝阿特丽克丝的自尊心，而是她的执拗，她就会飞到离巴黎几里路远的孔蒂身边去。那时，你怎么办呢？”

“我还是爱她。”卡利斯特回答。

---

① 卡米叶故意暗示她和卡利斯特关系不同寻常，所以卡利斯特不结婚。

“你会再也见不到她。”

“噢！如果，”他说。

“怎么？”

“她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孩子，你会象打零工的一样贫穷！”

“我父亲，加斯兰和我，我们靠一百五十个法郎，日行夜走，在旺代呆了三个月。”

“卡利斯特，”德·图希小姐说，“你好好听我说。我看得出，你太天真，不会瞎说。我不想糟蹋象你这样纯朴的天性，一切都由我来负责。你一定会得到贝阿特丽克丝的爱。”

“这可能吗？”他合起双手，问。

“可能，”卡米叶回答，“但，必须战胜她在心中对自己许下的诺言。我来为你说谎。不过，在我即将要做的这件相当艰苦的事情里，你丝毫不能捣乱。侯爵夫人具有贵族的敏感，十分多疑。猎人从不会遇到这样难擒拿的猎获物：那么，亲爱的孩子，现在猎人应当听从他的猎犬。你能答应无条件地服从我吗？我将做你的福克斯①。”她将自己比作卡利斯特最优秀的猎兔犬。

“我该怎么做呢？”年轻人问。

“你要做的事不多。”卡米叶接着说，“你每天中午到这里来。我将象焦急的情妇那样，等在过道的窗口，从那儿眺望通往盖朗德的大路，盼望你到来。为了不被你看见，不向你显露

---

① 卡利斯特的猎犬名。

使你成为负担的感情，我将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但是，你有时会远远地看见我，挥挥你的手帕向我打个招呼。在走进庭院和上楼梯的时候，你装出一副相当厌烦的神情。这样伪装一下对你来说不太为难吧，孩子？”她一面说一面将头靠在他的胸口。“你上楼梯的时候慢慢走，从楼梯的窗口向花园里张望，看贝阿特丽克丝是否在里面。她如果看到你，她一定会到花园里去的。（她会到花园里去散步，你放心！）这时你就慢慢地加快步伐走进小客厅，从那儿再钻进我的房间。如果你看见我站在窗口窥视着你有无变心的表现，你就赶紧缩回去，不让我突然发现你在乞求贝阿特丽克丝的回眸一顾。你一旦进了我的房间，就成了我的俘虏……啊！我们在一起将一直呆到四点钟。你利用这段时间读书，我利用这时间抽烟。看不到她，你会怏怏不乐，但，我会找一些有趣的书给你读。你一本乔治·桑的书也没读过，今天晚上我就派人到南特去买她的作品以及其他几个你还不知道的作家的作品。我先离开房间，你继续读你的书，当你听到贝阿特丽克丝同我在小客厅里谈话的时候，你才出来。每当你看见琴谱翻开放在钢琴上，你就要求我待着别走开。我允许你待我态度生硬，如果你能做得到。一切都会很顺利。”

“卡米叶，我知道您对我的感情极其难得，使我后悔见到了贝阿特丽克丝，”他真心诚意地说，“不过，您这样做指望什么呢？”

“一个星期之内，贝阿特丽克丝一定会爱你爱得发疯。”

“主啊！这可能吗？”他在卡米叶面前跪下，合起双手。卡

米叶深受感动，她为能牺牲自己给他快乐而感到高兴。

“你好好听我说。”她说。“如果你跟侯爵夫人聊起来不是滔滔不绝，而是只说三言两语，总之，如果你被动地让她问长问短，要是你演不好我教你的沉默寡言的角色——当然，这角色不难演，你要明白，”她以一本正经的口吻说，“你就会永远失去她。”

“您所说的，我一点都不懂，卡米叶！”卡利斯特大声说，一脸天真可爱的样子，看着她。

“你要是懂得，你就不是出类拔萃的孩子，高贵英俊的卡利斯特了。”她回答说，一面拿起他的手吻了一下。

这时，卡利斯特做了一件他从不曾做过的事：他拦腰搂住卡米叶，在她的脖子上亲昵地吻了一下，不是怀着爱，而是怀着温情，就象抱吻他的母亲那样。德·图希小姐忍不住泪流满面。

“回去吧，孩子，告诉子爵夫人，我的车子她随时可以使用。”

卡利斯特不想走，但不得不听从卡米叶的违拗不得的命令。他满怀喜悦的心情回到家里，确信过一个星期就会被美丽的罗什菲德夫人爱上。牌客们发现卡利斯特恢复了两个月之前的样子。夏洛特把这一改变的功劳归于自己。德·庞-奥埃尔小姐向卡利斯特做出可爱的媚态。格里蒙神甫试图从男爵夫人的眼里看出她神情平静的原因。杜·阿尔嘉骑士搓着双手。两位老处女象蜥蜴一样活跃。子爵夫人打穆士牌累计输了一百个苏。泽菲丽娜贪财的劲头被挑动了起来，以致

懊恼看不见牌，并对她弟媳妇脱口说出几句责备的话，因为弟媳妇被卡利斯特的幸福弄得心不在焉，有时她问泽菲丽娜要打什么牌，而一点没有弄懂她的回答。牌局一直拖到十一点钟。有两个人熬不住了：男爵和骑士分别在他们的椅子里睡着了。玛丽奥特做了黑麦面饼，男爵夫人去取茶叶罐子。在凯嘉鲁埃母女俩和德·庞-奥埃尔小姐告辞之前，杜·隑尼克名门世家款待了一顿有新鲜黄油、水果和奶油的夜宵。为此把男爵夫人的一位姑妈送给她的银茶壶和英国瓷器从碗柜里搬了出来。这座古老客厅里的这点儿现代化的富贵表象、爱尔兰贤妻良母型的男爵夫人沏茶和敬茶的优雅风度——这是英国人的重要家教，还真有几分迷人之处。穷奢极侈的豪华未必能获得这种愉快的好客之情所产生的简单、朴素和高雅的效果。当这座大厅里只剩下男爵夫人和她儿子的时候，男爵夫人以好奇的神情看着卡利斯特。

“今天晚上你在图希庄园怎么样啊？”她问。

卡利斯特讲了卡米叶在他心里点燃的希望以及她那些奇怪的教导。

“可怜的女人！”这位爱尔兰女子合起双手大声说，并且第一次对德·图希小姐产生了同情。

卡利斯特走后不久，听见他离开图希庄园的贝阿特丽克丝来到女友的房间，发现她眼里泪水汪汪，半躺在沙发上。

“你怎么啦，费利西泰？”侯爵夫人问她。

“我活到四十岁了，竟还钟情，亲爱的！”德·图希小姐以生气的口吻说，她的眼泪干了，眼睛变得明亮起来，“贝阿特

丽克丝，你知道，我为自己失去的青春流了多少眼泪啊！被人出于怜悯而爱恋，明知自己只是靠苦心经营、猫一般的精细，给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设下种种圈套才获得幸福，这不是下贱吗？幸而，在无涯的感情海洋里，在生气盎然的幸福里，在自信里——凭着难以忘怀的欢乐和疯狂的自我牺牲把自己的记忆刻在一个年轻人的心里，从而觉得自己永远在所有女人之上的自信里，——我找到了一种宽恕。是的，如果他要求我，只要他示意一下，我就会跳进大海。有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希望他要我这样做，那可能是一种为爱情做出的牺牲，而不是自杀……啊！贝阿特丽克丝，你来这儿给了我一个艰巨的任务。我知道我很难敌得过你。但，你爱孔蒂，你高尚又宽宏大量，你不会欺骗我的。相反，你会帮助我拴住我的卡利斯特。你给他的印象，我早已料到；但我没有错误地做出吃醋的样子，那样可能会火上加油。相反，在你到来之前，我绘声绘色地谈你，甚至连你自己也永远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样子，可是不幸，你被美化了。”

这曲真假掺半的动人的哀歌把德·罗什菲德夫人完全蒙骗住了。克洛德·维尼翁曾经把他离去的理由告诉了孔蒂，贝阿特丽克丝自然是知情的，所以她显得很慷慨，对卡利斯特态度冷淡。可是，这时她心头涌起一股喜悦，所有知道受人爱慕的妇女，心底里都会颤动着这种感情。她们引起一个男人的爱慕，这爱慕包含着真心的赞美，不加以玩味是难以做到的。而当这男子属于女友所有时，他的赞美引起的就不仅是喜悦，而是绝世的快乐了。贝阿特丽克丝在她的女友身边坐

下，用体贴入微的好话来恭维她。

“你没有一根白头发，”她对卡米叶说，“没有一条皱纹，两边太阳穴依然丰润，而我见过不止一个女人，三十岁上就不得不遮掩她们的颞颥。你瞧，亲爱的，”她撩起耳边的发卷，“看看我为这趟旅行付出的代价吧！”

侯爵夫人出示她那娇嫩的皮肤上微微憔悴的痕迹。她捋起袖口，出示手腕上同样微微憔悴的痕迹，透过袖口已经揉皱的薄纱可以看到条条鼓起的青筋，腕口三条深深的皱纹好似手镯一般。

“如同一位仔细观察我 们衰老过程的作家①所说的那样，我们身上的这两个地方是瞒不住人的，不是吗？”她说，“承认他无情的观察不假，要有很大的勇气。但对我们来说，幸而大部分男人对此道一窍不通，也不读这位下流作家的书。”

“你在信中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卡米叶回答，“一个人幸福的时候决不会说大话，你在信中言过其实，夸口幸福。而热恋的时候，实际情况不就是聋子、哑巴和瞎子吗？所以当我明白了你抛弃孔蒂的理由，就很怕你到这儿来小住。亲爱的，卡利斯特是个天使，既善良又英俊，这个可怜的傻小子，你只要看他一眼，他就抵抗不住。他对你非常爱慕，你只要稍微怂恿一下，他就会爱上你。你的高傲会为我保留住他的。我由于真的爱他，也顾不得面子了，跟你实说吧：你要把他从我手里抢走，那就是要我的命。《阿道尔夫》，邦雅曼·贡斯当的这部可

① 这位作家其实是巴尔扎克自己，在小说《禁治产》中，他曾通过医生毕安训的嘴分析妇女衰老的征兆。

怕的小说只给我们讲了阿道尔夫的痛苦，可是女人的痛苦呢？嗯！他没有足够的了解，所以不能为我们描绘。可是，又有哪个女子敢吐露她的痛苦呢？那痛苦会使我们女性丢脸，会贬低我们女性的美德，会夸大我们女性的瑕疵。啊！如果用我的担惊受怕来衡量，这些痛苦如同地狱的刑罚一样。但，如果我被遗弃，我的题目就算做好了。”

“你拿定了什么主意？”贝阿特丽克丝问话的急切口吻使卡米叶为之一怔。

这时，两位女友象威尼斯帝国的两个法官那样全神贯注，飞快地互相看了一眼。这一瞬间，她们的心灵象两颗石子撞在一起，发出火花。侯爵夫人垂下眼睛。

“除了人，只有上帝。”那位名媛庄重地回答，“上帝是个未知数。我要象投入深渊一样投入上帝的怀抱。卡利斯特刚才向我发誓，他爱慕你就象人们爱慕一幅绘画一样。可是，你今年二十八岁，风华正茂。他和我之间的斗争刚刚从谎言开始。所幸的是，我知道该如何对付，以取得胜利。”

“你怎么做呢？”

“这是我的秘密，亲爱的。你把年长的好处留给我享用吧。虽说克洛德·维尼翁猛然把我投进了深渊，可是我已经一直爬到了我认为难以达到的地方，至少我会采到生长在深渊底部的所有苍白、发黄而芬芳的花朵。”

德·图希小姐象捏面团一样摆弄侯爵夫人，诱使她落入圈套，心里感到无比快乐。卡米叶同她的女友告别的时候，女友的好奇心已经被挑动起来，她使女友在忌妒与义气之间摇

摆不定，但英俊的卡利斯特肯定已经使女友不能忘怀。

"她一定会因为欺骗我而感到十分高兴。"卡米叶心里想，同时吻了她一下，作为告别。

接着，当卡米叶独自一人的时候，她恢复了女人的面貌：她哭得象个泪人儿，把浸过鸦片的烟草装进她的土耳其烟筒的嘴子上，用抽烟来消磨夜里的大部分时间，以此来减轻她爱情的痛苦，在袅袅的烟雾中欣赏卡利斯特俊俏的面容。

"在小说里讲我的痛苦，那写起来有多妙啊！"她思忖着，"可是这样的书已经有人写过了。萨福生在我之前，比我年轻。一个四十岁的女人，确实是个美丽动人的女主人公！可怜的卡米叶，抽你的烟吧，你甚至没有本事把你的不幸写成一首诗，不幸到了极点！"

她就这样长时间地思考着，和着泪，和着愤恨，和着崇高的决心，有时也研究研究天主教的秘密——这些问题在她无忧无虑的艺术家生活和不信神的作家生活中从来不曾想过。天亮了，她才睡下。

卡利斯特的母亲叫卡利斯特严格按照卡米叶的意见做。第二天中午，他来到图希庄园，悄悄地上楼进入德·图希小姐的房间，在里面读书。费利西泰坐在窗口的一张椅子上抽烟，不时看看荒凉的沼地、大海和卡利斯特，跟卡利斯特互相说几句有关贝阿特丽克丝的话。当她看到侯爵夫人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便起身解开窗帘，故意让女友看见，把窗帘拉上，挡住阳光，但留一条缝儿，让光线照到卡利斯特的书上。

"孩子，今天我将请你留在这儿吃晚饭。"她一面说，一面

弄乱他的头发。"但你一面表示不肯，一面看着侯爵夫人，你不难使她懂得你多么遗憾不能留下吃晚饭。"

四点钟左右，卡米叶走出卧房，把侯爵夫人领到她的小客厅里，向她表演自己假幸福的恶作剧。卡利斯特走出卧房，明白此时他的处境尴尬。他瞅贝阿特丽克丝的那副眼神，本是在费利西泰预料之中的，但比她设想的还要富于表情。贝阿特丽克丝打扮得非常迷人。

"我的宝贝儿，您打扮得多俊俏啊！"卡米叶等卡利斯特走了之后说。

这出戏演了六天，此外，卡米叶还背着卡利斯特同她女友进行了非常巧妙的谈话。这两位妇女之间不停地斗法，比狡猾，比虚伪，比假装义气，比骗人的自白，比巧吐心曲，此藏其爱，彼露其爱，卡米叶那些言不由衷的话语象灼热的利刃刺到女友的心窝里，把她心中某些不健康的感情——正派女子费好大劲儿克制住的不健康的感情，挑动了起来。贝阿特丽克丝终于为卡米叶对她表示的不信任而动气了。她觉得这种不信任对她们俩都是欠光彩的。她很高兴知道这位大作家身上有女性的卑微之处，她很乐意让这位大作家看看，她的优势到哪里为止，她会如何丢尽面孔。

"亲爱的，你今天对他说什么呢？"当所谓的情人想要留下吃晚饭的时候，她不怀好意地看着她的女友说，"星期一，我们俩有话要说；星期二，菜不好；星期三，你不想让男爵夫人生你的气；星期四，你要和我散步去；昨天，他刚要开口，你就跟他说再见。好吧，我要求这可怜的小伙子今天留下吃饭。"

"已经在护他啦，我亲爱的！"卡米叶以辛辣的讽刺口吻说道。

侯爵夫人满脸通红。

"请留下吧，杜·陪尼克先生。"德·图希小姐摆出一副王后和妒妇的架势说。

贝阿特丽克丝变得冷漠，无情，言语粗暴，尖刻，待卡利斯特很不好。晚饭后，他的所谓情妇让他回去陪德·凯嘉鲁埃小姐打穆士牌。

"那个人对你没有威胁。"贝阿特丽克丝微笑着说。

热恋的青年如同饿汉，正在准备的饭菜平息不了他们的饥饿，他们只想到吃，以致不明白烹调的必要。卡利斯特从图希庄园回盖朗德时，心里只装着贝阿特丽克丝，不懂费利西泰为了——按习惯说法——成其好事所施展的女性的高超手腕。这个星期，侯爵夫人只给孔蒂写了一封信，而这一疏懒现象没有逃过卡米叶的注意。卡利斯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他见到侯爵夫人的短短瞬间。这一滴水远没有解除他的饥渴，只会使饥渴更为强烈。"你一定会被爱上！"卡米叶说的这句话，他母亲也同意的这句话，成了他的法宝，用来抑制奔腾的热情。他度日如年，再也睡不着觉，用读书来消磨不眠之夜，用玛丽奥特的话来说，他每天晚上都带回几车子的书。他的姑妈咒骂德·图希小姐，但，男爵夫人知道儿子彻夜难眠的秘密：她好几次看到儿子房里灯光不灭，便上楼到儿子那里去。尽管法妮仍象无知的少女那样羞怯，尽管对她来说爱情的篇章已经结束，但她出于母爱，还是产生了某些想法。而且

这种感情的大部分深渊是莫测深浅，覆盖着云雾的，所以，看到儿子处于这种状态，她非常担心；儿子备受不被理解的单相思的折磨，她惊恐不安。卡利斯特现在只有一个心思，好象贝阿特丽克丝总是在他眼前。晚上打穆士牌的时候，他总是心不在焉，如同他父亲总爱打瞌睡一样。男爵夫人发现儿子与以往他自信爱上了卡米叶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知道这是真正爱情的征兆，感到十分惊慌。在这座古宅里，这种感情是完全陌生的。焦急不安和持久的忍耐使卡利斯特变得呆头呆脑。他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待在那里看挂毯上的图象。男爵夫人早上曾劝他别再去图希庄园，别再缠着这两位女人。

“不再到图希庄园去！”卡利斯特大声说。

“去吧，别生气，我亲爱的。”她吻了吻那双向她投过愤怒目光的眼睛说。

在这种情况下，卡利斯特已不能控制他那布列塔尼人的强烈爱情，差点儿失掉卡米叶精心策划的成果。他不顾向费利西泰许下的诺言，下定决心要见到贝阿特丽克丝并同她说话。他要把秋波送到她的眼里，从她的眼神里猜透她的心思，端详她梳妆打扮的细节，闻闻她化妆品的香气，听听她悦耳的嗓音，看看她优美的动作，纵览她的全貌，如同大将军研究进行决战的战场一样仔细观察她。他的愿望同情人的愿望一样。情欲纠缠着他，使他听而不闻，失去理智，堕入病态：不再承认障碍和差距，甚至已经神魂颠倒。于是，他想在约好的时间之前去图希庄园，希望在花园里遇到贝阿特丽克丝。他知道午饭前她在那里散步。上午德·图希小姐和侯爵夫人去欣赏盐

田和四周盘着细沙的池塘，池塘是由海水涌进来形成的，象是沙丘中的湖泊。她们已返回到住所，正绕着草坪间的黄土小路边走边谈天。

“如果你对这里的景致感兴趣，”卡米叶对侯爵夫人说，“应当同卡利斯特到克华西克去溜溜。那里有嶙峋的怪石，花岗岩的峭壁，点缀着天然沟槽的小港湾，种种罕见的奇观异景，以及浪花翻滚的大海，那是个赏心悦目的去处。你会看到妇女们做‘柴禾’，就是说把牛粪贴在墙壁上，晒干，堆成垛，象巴黎的乳品商堆奶油块一样，然后冬天就用这柴禾取暖。”

“那么，你是拿卡利斯特冒险喽？”侯爵夫人笑着问，说话的口气证明昨天卡米叶用生她的气的方式已经迫使她关心卡利斯特了。

“啊！亲爱的，当你了解了这样一个孩子的天使般的心灵，你会理解我的。在他身上，美不算什么，要深入了解那颗纯洁的心，那在爱情的王国里每一步都会遇到的意外的天真！多么诚实！多么单纯！多么文雅！古人崇拜圣洁的美是有道理的。不知哪位旅行家曾经说过，无人放牧的马群把它们当中最美的一匹当做首领。亲爱的，美是万物的精灵，是大自然赋予它的最完美的创造物的标记，是最真的代表，也是最大的巧合。有谁曾想到过丑陋的天使？天使不是把优雅和力量集于一身吗？谁使我们在意大利的某些名画面前一连几个小时流连忘返，天才历经数年努力在这些画上实现大自然的那种巧合？说真心话，那不正是我们与精神上的伟大崇高结合起来的美的理想吗？那么，卡利斯特就是这种实现了的梦想之一，他

有狮子般的勇敢，稳如泰山，不怀疑他的优势。他不感到拘束的时候很风趣，我也喜欢他那少女般的羞怯。在他的心里，我的灵魂得到安息，摆脱一切腐化堕落，一切科学概念，文学，世俗，政治，以及所有那些窒息我们幸福的无用之物。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成了孩子！我对他很放心，但我喜欢装出忌妒的样子，这样他高兴。再说，这也是我的诀窍之一。”

贝阿特丽克丝边走边想，一声不吭，卡米叶忍受着痛苦的折磨并用眼睛瞟她，目光好似两团火。

“啊！亲爱的，你是幸福的，你呀！”贝阿特丽克丝说，把手靠在卡米叶的胳臂上，象个由于暗暗进行某种抵抗而感到疲乏的女人。

“是的，很幸福！”可怜的费利西泰回答，心里苦不堪言。

两位女子在一张长凳上坐下，两人都感到精疲力竭。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象侯爵夫人这样，一个星期以来受到如此真实的诱惑和如此绝妙的摆布。

“可我呐！我，眼看着孔蒂对我不忠实！忍气吞声！……”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呢？”卡米叶说，意识到这是可以进行决定性打击的有利时机。

“我能吗？”

“噢！可怜的孩子……”

两人神情木然地瞅着一丛树木。

“我去催午饭，”卡米叶说，“走了这阵子，我肚子饿了。”

“这一席谈话使我饭也不想吃了。”

贝阿特丽克丝晨妆打扮，青翠茂密的树叶衬托着她的白

色身影。卡利斯特从客厅溜进了花园，沿着一条小径慢步走来，好象是偶然在这里遇见了侯爵夫人。贝阿特丽克丝看见他不禁轻轻颤抖了一下。

“夫人，昨天我什么地方使您不高兴啦？”彼此寒暄了几句之后，卡利斯特说。

“您既没有使我高兴也没有使我不高兴。”她口气温和地说。

侯爵夫人说话的声调模样和优雅的风度使卡利斯特产生了勇气。

“您对我毫无感情。”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说话的声音有些激动。

“难道我们不应该彼此冷淡吗？”侯爵夫人回答，“我们都各有真正的所爱……”

“唉！”卡利斯特急忙说，“我以前爱卡米叶，现在不爱她了。”

“那，您每天下午在做什么？”她相当狡黠地微微一笑，说，“尽管卡米叶喜欢烟草，我不敢想象她会爱雪茄犹胜于您，尽管您仰慕妇女作家，我也不能想象您会花四个小时读女人的小说。”

“那么，您知道……？”老实的布列塔尼人天真地说，由于见到自己崇拜的女人而喜形于色。

“卡利斯特！”突然出现的卡米叶大喊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拉到一边。“卡利斯特，这就是你答应过我的事吗？”

这句责备话，侯爵夫人也许听见了。德·图希小姐边走边责备，带走了卡利斯特。卡利斯特的供认，侯爵夫人听得目瞪口呆，丝毫不解其中的奥妙。这一点她不及克洛德·维尼翁。卡米叶所扮演的这个既可憎又高尚的角色，其实是一种女人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采取的下流的崇高行为。这时候，她们的心碎了，女人的感情终止了，使她们或入地狱或升天堂的自我牺牲开始了。

卡利斯特应邀与她们一起午餐。这时，感情高尚而尊贵的侯爵夫人已经做了自我反省，掐死了心中萌生的爱情。她待卡利斯特不是冷淡生硬，而是无动于衷的客客气气，使卡利斯特心里很难过。卡米叶提议他们后天去游览图希庄园、克华西克和巴镇之间景色别致的风光。她请卡利斯特利用明天的时间去找一条小船和几名水手，以备游海之用。她自己负责准备食物、马匹和一切必备之品，以便省去游乐中的一切麻烦。贝阿特丽克丝断然拒绝，说她不想这样在本地乱跑，抛头露面。喜形于色的卡利斯特顿时收敛了笑容。

“您怕什么呢，亲爱的？”卡米叶说。

“我的处境太微妙了，难免要损害我的幸福，而不是我的名声。”她看着年轻的布列塔尼人夸大其词地说，“您知道孔蒂的忌妒，如果他知道……”

“谁会告诉他呢？”

“他不会来找我吗？”

卡利斯特听到这句话脸都发白了。德·罗什菲德夫人不顾费利西泰和年轻的布列塔尼人的恳求，坚决不同意，表现出

卡米叶所说的她那执拗的性格。尽管费利西泰给了他希望，卡利斯特离开图希庄园的时候，仍然伤心透顶，痛不欲生。回到杜·隐尼克府第之后，他躲进自己房间，直到吃晚饭时才下楼，饭后即回房去。晚上十点钟，母亲不放心，上楼来看他，发现他正在挥笔疾书，桌上满是扯碎作废的信纸。他正在给贝阿特丽克丝写信，因为他对卡米叶产生了怀疑。侯爵夫人同他在花园相遇时的神情大大增加了他的勇气。正如人们可能想到的那样，第一封情书历来总是象火山爆发一样，感情从心底喷射而出。所有未曾学坏的青年，在写这样一封信时，感情总是过于丰富，过于澎湃，以致一连要写好几次，写了，扔掉，再重写。下面是卡利斯特最后写好的一封信，他念给可怜的母亲听。对大吃一惊的母亲来说，这座古宅好象燃烧了起来，儿子的爱情象大火的红光把古宅照得通亮。

卡利斯特致贝阿特丽克丝

夫人，当您对我来说还只是梦想的时候，我就爱上了您，请想一想，见到您的时候我的爱变得多么强烈。现实已超过了梦想。您不知道，我伤心的是，对您说您多么美丽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但，也许您身上的美从没有在任何人身上象在我身上这样唤起那么多的感情。您的美是多方面的。我在日夜思念您的时候，对您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所以我深知您这个人的奥妙，您内心的秘密，以及您那不为人知的美德。您什么时候受到过应得的理解和崇拜呢？您要知道，您面部的任何表情在我心里都会得到解释：您的自尊与我的自尊相符，您目光庄重，态度和蔼，举止高雅，您身上的一切与您

就在心灵的思想和愿望是完全一致的，正由于能猜到您的思想和愿望，我才自信配得上您。如果这几天来我不是变成了另一个您，我会对您谈我自己吗？表白自己，那将是自私，因为这里更多的是关系到您，而不是卡利斯特。为了给您写信，贝阿特丽克丝，我忘记了自己是二十岁的青年，我损害了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变得老成起来，也许是您使我的思想变得老成起来，因为一个星期来您不断使我受着剧烈痛苦的煎熬。您不要以为我是那种庸俗的情人，您讥笑他们是极有道理的。美男子应该爱一个年轻、美丽、聪明、高贵的女子！唉！我甚至没有想到要与您相配。我对您来说算得了什么呢？一个被美丽的外表和崇高的内心所吸引的孩子，如同一只虫子被灯光所吸引一样。您除了践踏我心灵上的花朵，不可能有其他做法，而我的全部幸福将是看到您把它们踩在脚下。绝对的忠诚，无限的信任，疯狂的爱，一个真正的情种具备的所有这些宝贵品质都算不了什么。它们可以用来爱别人，并不会使别人爱自己。有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如此狂热的崇拜不能打动偶像的心。而每当我遇到您那严峻而冷酷的目光，我就感到寒心。起作用的是您的高傲，而不是我的爱慕。为什么呢？您不会象我爱您那样恨我，最淡泊的感情难道应当胜过最强烈的感情吗？我曾用我内心的全部力量爱费利西泰，可是见到了您，我在顷刻之间，一天之内就把她忘记了。爱她是误会，爱您是真的。您无意间摧毁了我的幸福，但，您并不因此而欠我什么。我爱卡米叶，不抱希望，而您也没有给我任何希望：崇拜的对象变了，此外什么也没有变。我原是偶像崇拜者，我现在是天主教徒，如此而已。不过，您使我明白了爱是万福之首，随后才是被人爱。按卡米叶的说法，朝三暮四的爱不是爱；不能与日俱增的爱是微不足道的爱；爱要能与日俱增，就应当天长地久，伴我们白头偕老。一见到您，我便明白了这些话的意

义，而我曾以我的全部青春活力、出自欲望的全部激情，以及二十岁年轻人的犟脾气反对过这些话。于是伟大而崇高的卡米叶与我一起同声痛哭。因而无论在天上地下我都会爱你，如同人家爱上帝一样。如果您爱我，您就不会用卡米叶拒绝我的追求的理由来反对我。我们俩都年轻，我们可以在同一个蓝天下比翼高飞，不惧怕那老鹰害怕的暴风雨。我跟您说了些什么？我远远超出了我那简单的心愿。您可能不再相信我刚才求您不要轻易伤害的恭顺、耐心和无声的爱慕。我知道，贝阿特丽克丝，您不可能爱我而不失掉您的部分尊严。所以，我不要您的任何回报。不久以前，卡米叶在谈起我的名字时曾说过，人名里包含着天数。您名字里的这种天数，我为自己预感到了，当时在海边，在盖朗德的防波堤上，您的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您，就象但丁一辈子没有忘记贝阿特丽克丝一样。我的心中安放着一尊白色的、爱报复的、忌妒的、令人感到压抑的雕像。爱我对您来说是不允许的。您可能遭受极大的痛苦，您可能受骗，受辱，不幸，因为您身上有一种恶魔般的骄傲，它把您捆缚在您抱住的柱石上，您摇撼神殿，与神殿同归于尽，如参孙所做的那样①。

这些话不是我瞎猜出来的——我的爱太盲目了，而是卡米叶告诉我的。在这里对您谈话的不是我的头脑，而是她的头脑；我，一旦涉及到您，我就神智无主了，我就心潮澎湃，变得糊里糊涂，浑身无力，口舌发僵，两腿发软，屈膝弯腰。不管您做什么，我只能爱慕您。卡米叶把您的坚定称之为执拗，而我，我为您辩解，认为您的坚定是道德决定的。在我眼里，您因此而更加美。我知道我的

① 《旧约·士师记》第十六章记载，非利士人用计俘虏了以色列英雄参孙，剜去他的双眼，并聚在神殿中大肆庆祝，参孙两手各抱一柱，尽力摇撼，神殿倒塌，参孙与敌人同归于尽。

命运：骄傲的布列塔尼人能够理解把骄傲当作自己美德的女子。因此，亲爱的贝阿特丽克丝，请好生待我，宽慰我。牺牲者已经选定了，人们就给牺牲者戴上花冠。您应该献给我怜悯的花束和牺牲的音乐。我不是证明了您的伟大吗？尽管我对您的爱情忠贞不渝，为您所不齿，但您将高高地耸立在我的爱情之上，不是吗？您问问卡米叶吧，自从她告诉我她爱克洛德·维尼翁那天起，我的表现如何。我一声不吭，默默地忍受着痛苦。那么，如果您不使我绝望，如果您赞赏我的勇气，我将会拿出更大的勇气来忍受痛苦。您只要说一句赞扬的话，我就能忍受殉道者的痛苦。如果您继续这样冷酷、沉默，不屑一顾，我会以为自己是个令人生畏的人。啊！请您用您本来的面目对待我：和蔼可亲，快乐风趣，温柔多情。请跟我讲讲热纳罗吧，就象卡米叶跟我谈克洛德那样。除了爱，我没有其他能耐。我没有什么让别人怕我的地方，我见到您的时候，我会做得好象不爱您一样。一个如此低声下气的情人的请求，一个可怜的孩子的请求，您能拒绝吗？他的唯一要求，是恳求您用您的智慧开导他，用您的阳光温暖他。您所爱的人反正会看到：可怜的卡利斯特是活不长久的，您很快就会获得解脱。因此，我明天到图希庄园来，您不会拒绝我陪您去克华西克海边和巴镇一游，对吗？如果您不去，那也是一种回答，卡利斯特会理解的。

卡利斯特的信还有四页，用蝇头小字写得密密麻麻，讲述他的青少年生活，解释那最后一句话所包含的可怕的威胁。但，他用的是感叹句，有许多省略号，这些省略号在现代文学的惊险段落中用得很滥，好象是让读者想象跨过深渊的跳板一样。这种天真的描绘在我们作品里可能成为累赘，它虽打动不了德·罗什菲德太太的心，也许会使那些爱动感情的人

多少感到一些兴趣。母亲听得流下了眼泪，对儿子说：

"你不开心，是吗？"

这首以暴风骤雨之势从卡利斯特心中倾泻出来的情诗在男爵夫人的心里回旋振荡，使她惊讶不已，因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读到情书。卡利斯特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不知该如何把信送出去。杜·阿尔嘉骑士还在客厅里，热闹的牌局还拖着没有结束。对卡利斯特的冷淡深感失望的夏洛特·德·凯嘉鲁埃在努力讨好老人们，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确保她的婚事。卡利斯特跟在母亲后面回到客厅里，口袋里装着使他心急如焚的情书：他坐立不安，来回走动，好似一只不小心飞入室内的蝴蝶。最后母子俩把杜·阿尔嘉骑士拉到大客厅去，支走了在那里的德·庞-奥埃尔小姐的小厮和玛丽奥特。

"他们要向骑士打听什么？"泽菲丽娜老太太问庞-奥埃尔老太太。

"我好象觉得卡利斯特发疯了似的。"她回答，"他对夏洛特不比对一个盐场女工更尊重。"

男爵夫人突然想到，杜·阿尔嘉骑士在一七八〇年左右肯定有过风流艳遇，叫卡利斯特请他出出主意。

"要把一封信悄悄地交给情妇，用什么办法最好？"卡利斯特对骑士附耳低语。

"把信交给情妇的贴身侍女，附上几个路易，因为贴身侍女早晚会知道秘密的。最好让情妇的贴身侍女先知道底细，"骑士回答，脸上露出微笑。"当然，最好是亲自交给情妇。"

“几个路易！”男爵夫人大声说。

卡利斯特回室内取帽子，然后直奔图希庄园，象幽灵一般突然出现在卡米叶的小客厅里，他听见她正在那里同贝阿特丽克丝谈话。她们坐在无靠背和扶手的长沙发上，看来谈得十分投机。卡利斯特求爱心切，急中生智，蓦然朝侯爵夫人身边的沙发上一坐，拿起她的手把信往她手中一塞，费利西泰尽管十分留神，也没有发现。卡利斯特心里既怦怦乱跳又甜滋滋的，他感觉出贝阿特丽克丝的手急忙把信塞到手套里去，既没有中断她正在说着的话，也没有露出尴尬的样子。

“您扑在女人身上就象扑在沙发上一样。”她笑着说。

“他可没有学过土耳其人的规矩。”费利西泰忍不住说了这句俏皮话。

卡利斯特站起来，拿起卡米叶的手，吻了一下。然后，他走到钢琴边，用手指在琴键上一抹，使钢琴发出一阵琶音。他这股快乐劲儿引起了卡米叶的注意，卡米叶叫他来跟她说说。

“您读了什么书啦？”她低声问他。

“什么也没有读。”他回答。

“他们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德·图希小姐心里思量。

侯爵夫人难以捉摸。卡米叶试图让卡利斯特谈谈，指望他会吐露真情，可是这孩子借口她母亲可能不放心，便在十一点钟离开了图希庄园。卡米叶第一次听见他说这样的话，狠狠瞪了他一眼。

贝阿特丽克丝一夜未能安眠，卡利斯特第二天上午到盖朗德去了多次，等回音没有等到。侯爵夫人的贴身女仆来到杜·陪尼克府上，把下面这封交给了卡利斯特。他躲到花园尽头的紫藤架下去读起信来。

贝阿特丽克丝致卡利斯特

您是一个高尚的孩子，但毕竟是个孩子。卡米叶爱慕您，您应当献身于她。您在我身上既不可能发现她那出众的美德，也不可能得到她给予您的那种幸福。不管您可能怎么想，她其实还年轻，我则已衰老；她内心情感丰富，我内心已一片空虚；她对您情深意笃，您估计不足；她毫无私心，只为您活着；我呢，我可能满腹狐疑，将您卷入一种平庸无聊的生活，被我的错误糟蹋了的生活。卡米叶未曾婚嫁，行动自由；我呢，我是奴隶。总之，您忘了我已寄情于人并受人钟爱。我的处境不允许我再接受任何仰慕。任何男子爱我或对我说他爱我都是一种侮辱。如果再犯错误，我不成了最坏的女人吗？您年纪轻轻，待人体贴入微，怎么迫使我说这些令人心碎的话呢？我选择了不可挽回的厄运的光彩，而不要总是受骗的耻辱，我宁愿败坏自己的名声，而不愿失去诚实的品德。但，在许多我所尊敬的人眼里，我还是个高尚的人，如果我变心，我的身价还会下降。世俗社会对于那些用忠贞的大氅遮盖着不合法的幸福的女人尚能宽容，但对于堕落成性的女人则严酷无情。我既非傲慢，也不是生气，我直率而简单地回答您。您年轻，不了解人情世故，随心所欲，而且象所有生活单纯的人一样，厄运使人产生的想法，您是想不到的。话说远了。我也许是最为人瞧不起的女人，掩盖着心中可怕的痛苦，受人欺骗，最后被人抛弃。感谢上帝，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但是，如果老天报复，那也可能发生，世上就再

也不会有人见到我。如果我落到那步田地，有人还来跟我谈情说爱，那时，我真会有杀死他的勇气。我把心里想的都告诉您了。所以，我也许应该感谢您给我写信。收到您的信后，特别是给您写了回信之后，我可以在图希庄园跟您相处自如，任性随情，象您所要求的那样。如果我的目光不再表达您所抱怨的那种感情，我就会处处遭到辛辣的嘲笑，这且不说；再次夺去卡米叶的情人，那将是无能的表现，这种事一个女子是下不了两次决心的。即使我爱您爱得发疯，即使我失去了理智，即使我忘记了一切，我也不会目中没有卡米叶！她对您的爱情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任何强者都无法逾越，甚至是天使的双翅也无法飞越。只有魔鬼才不怕做出这类不义的可耻行为。孩子，这里有一个高尚正派的女子所特有的理性世界，你们这些男子，即使他们象您目前这样同我们相似，也毫不理解。再说，您有一位母亲，她告诉了您一个女子在生活中应该怎样做人。她纯洁无瑕，堂堂正正，克尽天职。关于她的事，我听了热泪盈眶，从心底里产生羡慕之情。我本可以这样做人的呀！卡利斯特，您的妻子应当是这样的人，她的生活应当是这样的人的生活。我不会再象我做过的那样，不怀好意，让您去爱那个会使您立即感到厌烦的小夏洛特，而是让您去爱一个与您相称的圣洁的姑娘。如果我属于您，我就可能糟蹋您的一生。您就可能失去信义，失去操守，或者，您可能愿意把您的一生都献给我：我坦白地说，我可能会接受，把您带到不知哪里去，远离尘世；我可能会使您非常不幸。我忌妒，我疑神见鬼，许多女子可以将就的贫困，我会感到绝望。甚至有一些严厉的想法会从我的脑子里而不从您的脑子里产生，这些想法会使我受到致命的损害。一个男子如果在婚后第十年不能象在求爱的前夕那样对我尊重和体贴，我就认为他是个无耻之徒，我就认为自己受到侮辱！一个这样的情人不会再

相信我所梦想的亚玛迪和居鲁士①。今天，纯粹的爱情已成为无稽之谈，我在您身上看到的仅仅是一种言过其实的、目的不明的欲望。我不到四十岁，还做不到让我的骄傲屈服于经验的淫威，我没有那种令人俯首贴耳的爱情，我毕竟是个还过于年轻、叫人讨厌的女人。我自己的脾气，我担保不了，宽恕与我完全无缘。也许我受的苦还不够，所以对无情无义的不贞没有宽容的态度和绝对的温情。幸福有其悖情背理的地方，而我非常不讲情理。卡米叶将是您忠诚的奴隶，而我可能是个蛮横的暴君。再说，在您将开始您所计划的、万无一失的生活的时候，您的好天使不是把卡米叶放到了您的身边，唾手可得吗？费利西泰，我了解她！她待人体贴入微。也许她缺少我们女性的优雅，可是她那充沛的精力、忠贞的天性和大无畏的精神可以对付一切。她会一面受着剧烈痛苦的煎熬，一面帮助您结婚。她会为您选择一位未婚的贝阿特丽克丝，如果贝阿特丽克丝符合您对女人的要求和您的梦想。她会为您的未来铲平一切障碍。她卖掉她在巴黎拥有的一阿尔邦土地，就能赎回您在布列塔尼的产业，她会将您立为她的财产继承人。她不是已经把您当做她的义子了吗？唉！我能为您的幸福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您不要辜负了一个决心尽母亲义务的女子对您的无限深情。卡米叶这人呀，我觉得她非常幸福！……可怜的贝阿特丽克丝使您产生的爱慕之情，是个小小的过失，上了卡米叶这年纪的女子对这类过失是十分宽宏大量的。只要她们确信为人爱着，她们会原谅忠贞的情人犯不忠实的错误。能战胜年轻的情敌，这在她们甚至是个极大的快乐。卡米叶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这

① 亚玛迪，西班牙十五世纪著名骑士小说《亚玛迪·德·高拉》的主人公，钟情男子的典型；居鲁士指法国女作家斯居代里的小说《居鲁士大帝》的主人公；这两个人物都是罗什菲德夫人心目中的理想情人。

话不是对她说的，我说这话仅仅是为了叫您放心。卡米叶，我对她做过仔细的研究，我认为她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聪明，善良，这两个优点在女人身上几乎不可兼而有之；她宽厚，爽直，这又是两个难得同时具备的高尚品质。我看到了她心灵深处的确实珍贵的感情，但丁在他的《天堂篇》里那一节有关永恒幸福的美丽诗歌似乎是为她而写的，那天晚上她向您解释过这节诗，最后一句是 Senza brama sicura richezza ①。她曾经跟我谈起她的命运，讲起她的身世，向我证明爱情这个企求和理想之物一直同她无缘，我回答她说，她似乎向我证明了结成金玉良缘的困难，这种困难说明了诸多不幸的原因。那些具有天使般心肠的人，看来是很难遇到具有天使般心肠的姐妹的，您就是这样一种人。亲爱的孩子，卡米叶将会使您免遭这一不幸。她一定会为您找到一个您可以与之建立美满家庭的女子，哪怕她因此而送掉性命。

我向您伸出友谊的手，并相信您的理智而不是您的感情，以便我们现在象姐弟一样相处，并就此结束我们的通信，从图希庄园往盖朗德写信，至少是件奇怪的事。

贝阿特丽克丝·德·卡斯泰朗

男爵夫人在客厅里边刺绒绣边注视着卡利斯特的一举一动，儿子同美人儿罗什菲德夫人谈恋爱的细节和进程使她感动到了极点，她坐不住了，便离开椅子来到儿子身边，样子既畏缩又果敢，此时，她象个想获得好处的娼优那样风雅动人。

“怎么啦？”她战战兢兢地问，并未正面向儿子要信看。

卡利斯特把信拿出来读给她听。这母子俩心灵高尚，单纯天真到了极点，侯爵夫人在这封阴险狡猾的回信里耍弄的

① 意大利文：安心地占有不会丧失的财富。——引自但丁《神曲·天堂篇》。

手腕，设置的圈套，他们竟一点没有觉察。

“这是个崇高伟大的女性！”男爵夫人说，眼圈也湿了，“我将祈求天主保佑她。没想到一个能抛弃丈夫和孩子的母亲还保留着这样多的美德！她应得到宽恕。”

“我爱慕她没错吧？”卡利斯特说。

“可是这场恋爱会把你引到哪里去呢？”男爵夫人大声说。“啊！孩子，情感高贵的女子多么危险！坏女人倒不那么可怕。你娶了夏洛特·德·凯嘉鲁埃吧，把你家三分之二的土地赎回来。德·庞-奥埃尔小姐卖掉几块租地就可以实现这个大目标，这位善良的姑娘将负责经营你的地产。你可以给你的孩子留下一个体面的姓氏和一份不错的产业……”

“忘记贝阿特丽克丝？”卡利斯特说，语声低沉，两眼盯着地面。

他离开男爵夫人，上楼回到自己房间去给侯爵夫人回信。德·罗什菲德夫人的回信深深地铭刻在杜·陞尼克夫人的心里；她想知道应该如何对付卡利斯特的指望。这个时刻，杜·阿尔嘉骑士通常是在林荫大道上遛狗。男爵夫人确信可以在那里找到他，便戴上帽子和披巾出了门。在盖朗德见到男爵夫人，而不是在教堂里，也不是在她每逢节日陪着丈夫和德·庞-奥埃尔小姐散步的那两条漂亮马路上，是件十分引人注目的大事，以致两个小时之后，整个盖朗德人人都在打听：

“杜·陞尼克太太今天出门了，您见到她了吗？”

因此，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德·庞-奥埃尔小姐的耳里。她对她的外甥女说：

"杜·陀尼克家一定发生了什么很不平常的事。"

"卡利斯特爱美丽的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爱得发疯。"夏洛特说,"我应该离开盖朗德,回南特去。"

男爵夫人这时候找到杜·阿尔嘉骑士,骑士感到很意外,意识到顾了男爵夫人就顾不上狗,便把牵着小狗蒂斯贝的皮带解了。

"骑士,您有过风流艳遇,是吗?"男爵夫人说。

杜·阿尔嘉上校颇得意地挺了挺身子。杜·陀尼克太太只字未提她儿子,也只字未提侯爵夫人,只把情书的内容说了一说,问他这样一封回信到底意味着什么。骑士面孔朝天仰着,用手摸摸下巴颏,听着,悄悄地做着鬼脸,最后,他神色狡猾地紧盯着男爵夫人。

"当纯种马要越过障碍物时,它们先来认一认,闻一闻。"他说。"卡利斯特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浪荡子。"

"嘘!"男爵夫人说。

"我不会说出去的。过去,我就只有这点长处。"老骑士说。"今天天气很好。"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东北风。该死!这风吹得人骨头痛,就象在美丽的母鸡号战舰上,那天……"他停了停说,"我的耳朵嗡嗡响,假肋骨酸疼,天气要变了。您知道,美丽的母鸡号战舰的战斗当年极其出名,以致妇女们戴起了美丽的母鸡号战舰式的帽子,德·凯嘉鲁埃太太第一个戴了这种帽子来歌剧院。我对她说:您打扮得很风流。这句话传遍了所有的包厢。"

男爵夫人挺有兴味地听老人讲着。老人忠于殷勤的礼

节，把男爵夫人一直送到她家的巷口，怠慢了他的小狗蒂斯贝。骑士不清楚蒂斯贝出身的底细。蒂斯贝是德·凯嘉鲁埃伯爵的第一个妻子德·凯嘉鲁埃海军元帅夫人的爱犬蒂斯贝的第三代。这条蒂斯贝小母狗已有十八岁。

男爵夫人以轻快的步伐上楼来到卡利斯特房里，因为心里快乐而感到轻松，好象她自己在恋爱一样。卡利斯特不在房间里，法妮发现桌上有封折好的给德·罗什菲德太太的信，没有封口。这位不放心的母亲受到无法克制的好奇心的驱使，读了儿子的回信。这一不谨慎的行为受到无情的惩罚。她模模糊糊见到了爱情使卡利斯特跌进的深渊，感到痛苦不已。

卡利斯特致贝阿特丽克丝

唉！亲爱的贝阿特丽克丝，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杜·皑尼克家族的后代对我算得了什么！我的名字叫贝阿特丽克丝，贝阿特丽克丝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她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的全部财富都在她的心里。我们家的土地已经典押了两个世纪，它们可以再这样典押两个世纪。我们家的佃户种着这些地，谁也拿不走。看见您，爱您，这就是我的宗教。结婚！这个想法曾使我心乱如麻。难道有两个贝阿特丽克丝吗？我只会同您结婚，如有必要，我将等待二十年。我年纪轻，您永远美丽。我母亲是个圣女，我不应当说她的长短。她没有恋爱过！现在我知道，她失去了多少东西，作出了多大的牺牲。贝阿特丽克丝，您使我更加爱我的母亲，我的心里只有她和您，除了她，永远不会有别人，她就是您唯一的竞争对手，这不是告诉您我的心是您的一统天下吗？所以说，您的理由对我的思想没有任何影响。至于卡米叶，您只要向我示意一下，我

可以求她亲口对您说我不爱她。她是我智慧的母亲，仅此而已。自从我见到了您，她就变成了我的姐姐，我的女友或男友，您喜欢怎么说都可以。我们之间除了友谊的权利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权利。在我见到您之前，我一直把她当做女性，但您向我证明了卡米叶是个男子：她游泳，打猎，骑马，抽烟，喝酒，写作；她分析一个人的心理，分析一本书；她精力充沛，丝毫不感到疲倦。她既没有您那纤柔的举止，也没有您那象鸟飞般的步履，既没有您那亲切的语声，也没有您那机灵的目光，更没有您那优美的风度；她是卡米叶·莫潘，并非他人；她没有丝毫女性的特点，而您却有我所喜爱的女性的一切特点。从我见到您的第一天起，我就仿佛觉得您是属于我的。这种感情您会付之一笑，但它只会与日俱增；如果我们疏远，这对我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您是我的灵魂，我的生命，我不能在没有您的地方生活。您尽情地爱吧！我们一起逃走，一起远远地离开尘世，到一个您遇不到任何人的地方去，到一个您心里只可能有我和天主的地方去。我母亲喜欢您，她将到我们身边来小住几日。爱尔兰有许多别墅，我外婆家一定会借一幢给我。天哪，我们走吧！一条小船，几个水手，我们就会到达那里，谁也弄不清我们从这个令您如此惧怕的世界逃到了哪里！我反复读您的信的时候感到，您不曾被人爱过。如果您所说的理由一条也不存在，您就会让我爱您，我相信我猜得不错。贝阿特丽克丝，神圣的爱情会使人忘却过去。见到了您，我除了想您之外，别无他念。啊！我是那样爱您，我情愿您名誉扫地，同时把您当作最神圣的女子来崇拜，以便向您证明我爱您的强烈程度。您称我的爱是对您的侮辱。噢，贝阿特丽克丝，你不相信！一个高尚的孩子（您不是这样称呼我的吗？）的爱可以为一位王后带来荣誉。因此，明天我们象情人那样沿着岩石和大海去散步，您将漫步在古老的布列塔尼的沙滩

上，重新为我向沙滩祝圣！给我这个幸福的日子吧。这短暂的施舍对您来说也许，唉！不会留下记忆，可是对卡利斯特来说将一辈子回味无穷……

男爵夫人没有读完便放下手中的信，跪在一张椅子上，向天主默默祷告，祈求天主别让她儿子失去理智，切勿让儿子陷于疯狂和谬误，把儿子从歧途上救回来。

“你在那儿做什么，妈妈？”卡利斯特问。

“我为你祈祷。”她回答，向儿子露出一双泪眼，“我刚才不该读这封信。我的卡利斯特疯了。”

“最甜蜜的疯狂。”年轻人一面说，一面抱吻他的母亲。

“孩子，我想见见这位女人。”

“好呀，妈妈，”卡利斯特说，“我们明天乘船到克华西克去，你到码头上来吧。”

他把信封上，然后动身去图希庄园。男爵夫人以其阅历丰富的慧眼看出儿子的感情是出于本能，感到非常惊讶。卡利斯特刚才给贝阿特丽克丝写信，好象是按德·阿尔嘉骑士的建议做的。

装出伟人的模样并使伟人上当，也许是庸才或低能儿所能感到的最大快乐之一。贝阿特丽克丝很明白自己不及卡米叶·莫潘，不仅在所谓才能的精神财富上，而且在所谓感情的内心丰富程度上，都不及卡米叶·莫潘。当卡利斯特怀着初恋的热情、插着希望的翅膀，兴冲冲飞到图希庄园的时候，侯爵夫人知道自己为这位可爱的青年所钟爱，正乐不可支。她还没有到甘愿怂恿这种感情的地步，她把她的英雄主义用来

抑制这支意大利人所谓的随想曲，相信这样便能同她的女友相媲美。她很高兴能为女友作出牺牲。总之，她身上法国妇女所特有的虚荣心，形成那著名的娇态——法国妇女自以为因此而高人一等——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因为她虽然受到巨大的诱惑，仍然拒不上钩，她的美德在她耳边唱着动听的赞歌。

这两位外表不动声色的女子半躺在那座小客厅的长沙发上。客厅里和谐雅致，饰满了鲜花，窗户因北风停吹而敞开着。从窗口，她们可以望见在具有腐蚀性的南风吹拂下咸水湖上的粼粼碧波和在太阳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黄沙。大自然的平静与她们内心深处的激动不安适成对比。卡米叶被卷进了她所开动的机器的齿轮里，不得不当心自己的一举一动，因为中了她的圈套的友好的敌人极其机灵。她为了不露马脚，沉思起大自然的奥秘来。她寻求着宇宙万物运动的意义，在苍苍茫茫的空中寻找天主，以此来平息自己的痛苦。没有信仰的人一旦承认天主，就会皈依宗教，把绝对的天主教义当做完整的学说接受下来。早晨侯爵夫人看见了她彻夜难眠苦思冥想在天庭留下的痕迹。卡利斯特一直立在她的面前，好似一尊圣像。

这位英俊少年，她赤诚相爱，视若守护天使。使她消除沉重的莫名其妙的空虚感，把她引向没有痛苦的崇高境界的，不正是卡利斯特吗？可是，贝阿特丽克丝得意的神情使卡米叶深感不安。一个女子压倒另一个女子，取得这样的优势，尽管矢口否认，是不会不喜形于色的。这两位女友思想上的暗斗

再奇怪也不过了，她们互相隐藏着秘密，彼此都认为自己为对方作出了前所未有的牺牲。卡利斯特来的时候把信捏在手套和手心之间，准备随时塞到贝阿特丽克丝的手里去。女友态度的变化没有逃过卡米叶的眼睛，卡米叶装做不注意她的样子，而是在卡利斯特快进来的时候从一面镜子里观察她。那里对所有女子来说都藏着暗礁。无论是绝顶聪明的还是愚蠢之至的，无论是极端坦率的还是狡猾透顶的，都不再能保住自己的秘密，这时候，秘密在另一个女子的眼里暴露无遗。过分的谨慎或过分的随便，放肆而炯炯有神的目光，眼睑意味深长的低垂，这一切这时都会流露出最最难以隐藏的感情，因为冷淡的态度具有某种完全无动于衷的味道，是任何时候也伪装不出来的。女子有辨别感情上的细微差别的天才，而且频频加以运用，所以深得其中奥妙。在这类情况下，她们把情敌从头到脚打量一下，便看出藏在长裙里的一只脚极微小的动作、身体的极不明显的抽动，便明白了男人以为无关紧要的举动的意义。彼此观察着的两位女子演了一场罕见的精彩喜剧。

"卡利斯特做了傻事了。"卡米叶看到这两个人显出互相串通一气的人那种难以言状的神情，心里这样想。

侯爵夫人不再有不自然和假装冷淡的态度，她看卡利斯特的神情就好象看她自己的东西一样。卡利斯特这时的表现很清楚：他象真正犯了错误的人，象幸福的人那样面孔羞得通红。他来是为了商定明天的安排。

"亲爱的，您决定去喽？"卡米叶问。

"是的。"贝阿特丽克丝回答。

"您怎么知道她决定去的呀?"德·图希小姐问卡利斯特。

"我才知道呀。"他看见德·罗什菲德太太向他瞟了一眼，回答说。德·罗什菲德太太不愿她的女友对通信一事有所觉察。

"他们之间已经串通好了。"卡米叶凭她的眼力看出了德·罗什菲德太太的目光，心里思量，"一切都完了，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想到这点，她立即把脸一沉，贝阿特丽克丝看了吓了一跳。

"你怎么啦，亲爱的?"她问。

"没有什么。卡利斯特，这样吧，您把我的马和您的马都送到克华西克去，以便我们回来的时候能从那儿骑马去巴镇。我们将在克华西克用午饭，回图希庄园用晚饭。您负责雇船夫。我们明晨八点半动身。——多美的景色啊!"她对贝阿特丽克丝说，"您将见到康伯勒迈，一个因为故意杀死亲生儿子而在岩石上以苦行赎罪的汉子①。噢!您是在一个没有开化的地方，这儿的人感情与常人不一样。这个故事卡利斯特会讲给您听的。

她回自己的房间去，心里感到气闷。卡利斯特把信给侯爵夫人，跟在卡米叶后面来到房内。

"卡利斯特，我相信她已爱上你了，但是，你瞒着我做过越轨的事，肯定违背了我的叮嘱。"

---

① 参阅巴尔扎克:《海滨惨案》。

“爱上了！”他倒在一张椅子上说。

卡米叶把头靠在门上听了听，贝阿特丽克丝已经不在客厅里了。这一行动不正常。一个女子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看到她所爱的男人，是不会离开情人所在的、而且肯定还能在此看见他的房间的。德·图希小姐暗中思量：“也许她收到卡利斯特的情书了吧？”但，她相信头脑简单的布列塔尼人不会有这等胆量。

“你如果没有听我的话，一切都会由于你的错误而完蛋。”她对他一本正经地说，“去吧，去准备你明天的开心事儿吧。”

她挥了挥手，卡利斯特没有违拗，走了。在她专横的说话口气中，隐藏着无声的痛苦。卡利斯特在去克华西克找船夫的时候，在穿过沙滩和盐场的时候，心里惴惴不安。卡米叶的话里有某种不祥的味道，表现了母性的慧眼。四个小时以后，当他精疲力竭回来，指望在图希庄园吃晚饭时，他发现卡米叶的贴身女仆正守在门口等他，告诉他女主人和侯爵夫人今晚不能接待他。大吃一惊的卡利斯特正想向女仆打听究竟的时候，女仆已经关上大门走掉了。这时盖朗德的钟楼上敲响了六点钟。卡利斯特回到家里，让人给他弄饭吃，然后便参加打穆士牌，心里反复琢磨刚才发生的事。这幸与不幸的交替，失望与几乎肯定被爱的更迭，把这位年轻人的心撕碎了，他正展翅向天空飞去，已经飞得如此之高，跌下来当是十分惨重的。

“你怎么啦，我的卡利斯特？”他母亲低声问他。

“没有什么。”他回答，一双眼睛看上去既灭了生命之光，也熄了爱情的火。

能充分显示我们欲望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我们暗暗写作希望的美好诗篇，而痛苦则无遮无掩，一望无余。

夏洛特试了试向卡利斯特撒娇卖俏，跟他开那类外省女人的小玩笑，小玩笑总是变成了戏弄，但都没有效果，于是说：

“卡利斯特，您不讨人喜欢。”

“我累了。”他边说，边站起身来，并祝大家晚安。

“卡利斯特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德·庞-奥埃尔小姐说。

“我们没有镶花边的漂亮裙子，我们不会这样摆动袖子，我们不会摆这个姿势，我们不会瞟眼，转头。”夏洛特一边说，一边模仿侯爵夫人的模样，姿势和眼神，“我们没有娇滴滴的嗓音，也没有那有趣的轻声咳嗽，啊！啊！好象是幽灵的叹息。我们不幸身体长得结实，并且喜欢我们不修边幅的朋友。我们看朋友的时候，没有那副用锐利的目光刺探他们或用虚伪的一瞥审视他们的神气。我们不会把头歪得象垂柳那样，然后这样向上一抬，似乎很可爱！”

德·庞-奥埃尔小姐看到外甥女这模样，不禁笑出声来，可是，无论骑士还是男爵，都不能领会外省人对巴黎人的这种讽刺。

“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倒是长得挺秀丽。”老小姐说。

“我的朋友，”男爵夫人对她丈夫说，“我知道她明天到克华西克去，我们到那儿去遛遛，我很想遇见她。”

卡利斯特在搜索枯肠，想弄明白图希庄园的大门对他关上的原因，在这同时，两位女友之间发生了一场将影响到明天事件的争吵。卡利斯特的信使德·罗什菲德太太心里产生了

种种前所未有的感情。象这孩子的爱情那样幼稚、天真、真挚和一心一意的爱情，女性并不是经常能够获得的。贝阿特丽克丝过去是爱别人多，被别人爱少。做过奴隶之后，她感到有一种想要做暴君的奇怪欲望。她正满心欢喜，反复阅读卡利斯特的信，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痛苦的念头。自从克洛德·维尼翁走后，卡利斯特和卡米叶在一起做什么？如果卡利斯特不爱卡米叶，卡米叶又明明知道，那么他们整个下午在做什么呢？头脑的记忆恶作剧一般把卡米叶平时说的话同这个想法联系起来。一个狞笑的魔鬼似乎把这位英雄女儿的形象连同某些动作和眼神一起在一面魔镜中显示了出来，终于使贝阿特丽克丝恍然大悟。她没有能与费利西泰交成平手，而是被费利西泰打得落花流水；她根本未能欺骗费利西泰，而是受到费利西泰的愚弄；她不过是卡米叶乐意送给她孩子的一个玩物而已，卡米叶爱这孩子，爱得不同寻常，也不庸俗。对象贝阿特丽克丝这样一个女子来说，这一发现犹如晴天霹雳。她仔细回想了一下这星期所发生的事。

顷刻间，卡米叶所演的角色和她自己所演的角色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她感到自己特别屈辱。她醋劲发作了，以为看出了卡米叶报复孔蒂的企图。过去这两年所发生的一切也许都在这两个星期里产生了后果。贝阿特丽克丝一旦迈到怀疑、猜测、愤懑的斜坡上，就顺势而下，一发不可收：她情绪激动，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忽而坐下，忽而站起，试图拿个主意，但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仍未拿定主意，只好下楼就餐，也没有更衣。看到情敌这副样子进来，卡米叶一切都已明白。没有

梳妆打扮的贝阿特丽克丝，态度冷淡，摆着一副不想同人说话的面孔，象莫潘这样目光敏锐的观察家，一眼就看出了胸含怒火的人的敌意。卡米叶立即走出去下了那道使卡利斯特深感意外的命令。她想，如果天真的布列塔尼人怀着他那狂热的爱，在她们争吵的时候闯进来，他很可能傻乎乎地说出真情，从而断送了他爱情的前途，再也见不到贝阿特丽克丝；她不愿让他目睹这场互相比赛欺骗的斗争。没有助手的贝阿特丽克丝应该由她来对付。卡米叶知道这个人心肠冷酷，知道这个高傲的人心胸狭窄，卡米叶用执拗这个词来形容她一点也没错。晚餐的气氛很沉闷。这两位女人太有头脑，太文质彬彬了，谁也不想当着仆人的面吵架，或者让仆人在门外偷听。卡米叶的态度温和，亲切，她自觉高屋建瓴！侯爵夫人态度生硬，尖刻，她知道自己象孩子一样被人耍弄。在进晚餐的时候，她们之间已经用目光、姿态、只言片语开始交锋，仆人们一点也看不出来，但预示了狂风暴雨即将来临。当餐毕回到楼上去的时候，卡米叶调皮地伸出胳臂让贝阿特丽克丝挽着，贝阿特丽克丝装做没有看见女友的动作，独自冲上楼梯。咖啡送来的时候，德·图希小姐对她的男仆说："这儿没有你的事了！"这句话是战斗开始的信号。

"亲爱的，您编的故事比您写的小说还要危险。"侯爵夫人说。

"可是有个很大的长处。"卡米叶拿起一支香烟，说。

"什么长处？"贝阿特丽克丝问。

"没有发表过呀，我的天使。"

“您把我编进去的故事会变成一本书吗?”

“我没有俄狄甫斯的本事。我知道，您象斯芬克司一样，既聪明又美丽，但您不要给我出谜语，亲爱的贝阿特丽克丝，您有什么话就跟我明说吧。”

“为了使男人们幸福，使他们开心，讨他们喜欢，给他们解忧，我们要求魔鬼帮助我们的时候……”

“以后他们就会指责我们的努力和企图，认为那是受了堕落天性的驱使。”卡米叶从嘴上拿开香烟，打断她的女友说。

“他们忘记了曾使我们神魂颠倒、失去节制的爱情，因为我们什么事做不出呀?!……可是他们的作为是男人的作为，无情无义。”贝阿特丽克丝接着说，“女人彼此了解，她们知道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她们的态度是多么骄傲，多么庄重，可以说，多么正经。可是，卡米叶，我刚刚才承认您不时作的批评是正确的。对，亲爱的，您有男人的派头，您的行为象男人，什么也阻挡不了您，虽然您不具备男人的全部长处，但您想问题的方式同男人一样，您同他们一样看不起我们。亲爱的，我无法对您表示满意，我很坦率，对您也不隐瞒。也许谁也不会在我心上造成象我现在遭受的这样深的创伤。虽说您并不经常在情场上厮混，但您出于报复而重新混迹情场。必须是个天才的女子才会找到我们感情中最脆弱的部分：我指的是卡利斯特和您对我使用的诡计，正是这个词，亲爱的。您，卡米叶·莫潘，已经屈尊到了什么程度？您用意何在?”

“您越来越叫我摸不着头脑了!”卡米叶微笑着说。

“您本想让我一头扑到卡利斯特的怀里去。我年纪还轻，

还不至于这样做。对我来说，爱情就是爱情，连同它的强烈忌妒和绝对意志。我不是作家，我不可能看到感情里的思想……”

“您以为您能够象傻子一般爱别人吗？”卡米叶说，“放心吧，您还是很有头脑的。亲爱的，您是在自己贬低自己：为了对您在情场上的战绩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您是够冷静的了。”

这句挖苦的话使侯爵夫人面孔涨得通红。她向卡米叶投去一道充满仇恨的目光，一道恶狠狠的目光，不假思索，立即回敬了一连串尖酸刻薄的话。卡米叶一边抽香烟，一边不动声色，听她这一连串的愤激之词，其中夹杂着种种无法复述的不堪入耳的诟骂，被对手的冷静激怒了的贝阿特丽克丝，就德·图希小姐的年龄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就这一些吗？”卡米叶喷出一口烟云，问，“您爱卡利斯特吗？”

“当然不爱。”

“好极了。”卡米叶说，“我呢，我爱他，而且爱得太过分了，使我不得安生。也许他对您有偏爱，您是世上最可爱的金发女郎，我呢，我的头发黑得象鼹鼠；您苗条，修长，我呢，我的身材端庄有余；您毕竟年纪轻呀！这句话我本想不说，可是您叫我不得不说。您滥用了您女性的长处来攻击我，恰恰象小报滥开玩笑一样。我尽了一切努力，阻止事情发生。”她抬头望着天花板说，“尽管我女人的气质不多，但我还是个女人，亲爱的，足够让情敌借助我来显出自己的优势了……（这句说得极

为坦率的刻薄话击中了侯爵夫人的要害。)您把我当作非常愚蠢的女人，以为我就是卡利斯特想让您相信的那样。我既不伟大也不渺小，我是女人，而且女人的气质很重。放下您的大架子吧，把您的手给我。"卡米叶边说边抓住贝阿特丽克丝的手，"您不爱卡利斯特，这是真话，是吗？那您就不要发火呀！明天您就对他态度生硬、冷淡、严肃，我跟他吵架之后，尤其是和解之后，他最终会屈服的，因为我们武库里的武器，我还没有用完呐，而且，反正娱乐总是能克服欲望的。但，卡利斯特是布列塔尼人。如果他坚持向您求爱，您就坦白告诉我，您可以住到我那幢离巴镇二十四公里的小别墅里去。在那里，生活所必须的一切方便应有尽有，孔蒂可以到那里来。让卡利斯特骂我好了，唉！天主，最痴心的情人一天要说六次谎，情人的欺骗正说明他爱得深。"

卡米叶脸上有一种极其冷淡的神情，使侯爵夫人感到担心，害怕。她不知说什么是好。

卡米叶对她进行最后的打击。

"我比您有信心，但没有您尖刻。"卡米叶接着说，"我无意猜测您想用指责来掩盖可能毁了我的生命的进攻：您了解我，失去卡利斯特，我是活不下去的，而我早晚是要失去他的。然而卡利斯特爱我，我知道。"

"我在一封信里不断地谈起您，这是他的回信。"贝阿特丽克丝说，同时把信递给卡米叶。

卡米叶接过信阅读起来，但在读信时，泪水涌进了双眼，她象所有感到极端痛苦的女子一样，哭得很伤心。

"天主啊！"她说，"他爱她。我既没有被理解，也没有获得爱，只有一死了之。"

她把头靠在贝阿特丽克丝的肩上，哭了一会儿：她的痛苦是真的，她心里受到的打击同杜·陪尼克男爵夫人读这封信时的感受一样厉害。

"你爱他吗？"她抬起头来，看着贝阿特丽克丝说，"你对他有这种能战胜一切痛苦、不怕蔑视、背弃、不怕不再被爱的无限爱慕之情吗？你是爱他本人吗？你是为了爱他的快乐本身而爱他的吗？"

"亲爱的朋友！……"动了恻隐之心的侯爵夫人说，"好吧，请你放心，我明天就走。"

"别走，他爱你，我知道！我很爱他，看到他痛苦，不幸，我会感到绝望的。我为他做过许多设想，但，如果他爱你，一切都落空了。"

"我爱他，卡米叶。"侯爵夫人于是非常天真地红着脸说。

"你爱他，又能抵制他的诱惑？"卡米叶大声说，"啊！你不爱他！"

"我不知道他使我身上产生了什么新的道德，但他的确使我为自己感到害臊。"贝阿特丽克丝说，"如果我献给他的不是其他东西，而是一颗破碎的心和一条条不光彩的锁链，我情愿保持贞洁和自由。我不愿意他，也不愿意我虚度一生。"

"冷静的头脑：又爱又计算！"卡米叶用一种厌恶的口气说。

"随便您怎么说，我反正不想毁了他的一生，成为吊在他

颈上的一块石头，变成一辈子的憾事。如果我不能做他的妻子，我就不能做他的情妇。他使我……您不会笑我吧？不笑我？那么，他那珍贵的爱情净化了我。”

卡米叶恶狠狠地瞪了贝阿特丽克丝一眼，从来没有哪位妒妇用这样凶恶的目光瞪她的情敌。

“在这问题上，”她说，“我还以为我是独一无二的哩。贝阿特丽克丝，这句话就此使我们分道扬镳，不再成为朋友。我们开始了一场恶战。现在，我对你说吧：你或者委身，或者逃走……”

费利西泰奔进自己的房间，面孔象咆哮的母狮，贝阿特丽克丝看了一怔。

“您明天去克华西克吗？”卡米叶掀起门帘问。

“当然去。”侯爵夫人骄傲地回答，“我不会逃走，也不会委身。”

“我跟您明话明说吧：我将写信告诉孔蒂。”卡米叶说。

贝阿特丽克丝的脸色变得象她披肩的薄纱一样苍白。

“我们各自都在拿性命冒险。”不知如何是好的贝阿特丽克丝说。

这场争吵在这两位女子之间掀起的强烈的感情风波在夜里平静了下来，双方都恢复了理智，回到大部分女子所喜欢的伺机反扑的感情：这在男女之间是个妙计，在女人与女人之间则是下策。在刚过去的这场风波里，德·图希小姐听见了再顽强的对手也会让步的强大呼声。贝阿特丽克丝听从了世俗法则的劝告，她害怕社交界的冷眼。于是费利西泰最后一着醋

劲十足的骗术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卡利斯特的错误得到了弥补，但是如果他再不谨慎，就可能使他的希望永远落空。

时值八月末，晴空万里。象在南方的海上一样，大洋上的天际，飘浮着一抹银白色的雾霭，海岸边闪动着粼粼波光。烈日当空，晒得沙地蒸发出一种明亮的水气，在沙滩上造成一种与热带不相上下的气氛。因此，一块块盐田开出象一朵朵康乃馨似的白色小盐花。正是为了抵御烈日暴晒而身着白衣的盐工，干劲十足，一清早就手持长耙，各就其位。有的靠在将各家盐田分开的一垛垛矮土墙上，看着这个他们自幼就熟悉的天然的化学反应，有的在跟他们的妻小玩耍。那些被称做关务人员的绿衣看守悠闲地抽着烟斗。这幅图景颇有点儿东方色彩，因为一个骤然来到这里的巴黎人真的会不相信身在法国。借口来看如何收盐的男爵和男爵夫人正站在防波堤上欣赏这静穆的景色：只有大海的波涛有节奏地发出阵阵轰鸣，一只只小船在海面来来往往，岸边的耕地象绿色腰带，看上去特别优美，因为这在一向荒凉的大洋沿岸极为罕见。

"哎，朋友们，我在死之前总算又见到了一次盖朗德的盐田。"男爵对聚集到盐田边上来向他问候的盐民们说。

"杜·陪尼克家的人哪里会死！"一位盐工说。

这时，从图希庄园出发的队伍来到了小路上。侯爵夫人独自走在前面，卡利斯特和卡米叶互相挽着胳臂跟在她后面。加斯兰离开他们二十步，尾随在后。

"那是我的母亲和父亲。"年轻人告诉卡米叶。

侯爵夫人停下脚步。杜·陪尼克太太看到贝阿特丽克

丝，就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反感。可是贝阿特丽克丝的打扮很突出：头上戴着一顶饰着矢车菊的阔边意大利遮阳帽，帽子下边露出蓬松的卷发，身穿一件浅灰的本色布连衫裙，腰间束一条两端长长下垂的蓝色腰带，总之，象个化装成牧羊女的公主。

"她没有良心。"男爵夫人心里想。

"小姐，"卡利斯特对卡米叶说，"这是杜·陧尼克太太和我的父亲。"

然后，他对男爵和男爵夫人说：

"德·图希小姐和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卡斯泰朗家的后裔，父亲。"

男爵向德·图希小姐敬礼，德·图希小姐深深地鞠了一躬，充满了对男爵夫人的感激之情。

"这位对我的儿子是真心相爱。"法妮心里想，"她好象是感谢我生了个卡利斯特。"

"您跟我一样也是来看盐的收成好不好，可是您比我更有理由感到兴趣，"男爵对卡米叶说，"因为这里有您的地产，小姐。"

"小姐是最富的地主，"一位盐工说，"愿天主保佑她，她是善人。"

这两拨人互相致意以后就分手了。

"德·图希小姐看上去三十岁都不到。"可爱的老人对妻子说，"她长得很漂亮。卡利斯特可是喜欢那个干瘪的巴黎侯爵夫人胜过这位顶刮刮的布列塔尼姑娘？"

"唉！是呀。"男爵夫人说。

一只小船等在防波堤下面，登船的气氛很沉闷。侯爵夫人态度冷淡、庄重。卡米叶已经向卡利斯特说明他的爱情目前所处的状况，责备他不听话。卡利斯特大失所望，闷闷不乐，向贝阿特丽克丝投去一道道交织着爱与恨的目光。在从防波堤到克华西克港尽头的短短航程里，大家都一声不响。港尽头是装盐上船的地方。妇女们把盐装在大瓦罐里顶在头上送来，样子象女像柱上的妇女雕像。她们光着脚，只穿一条很短的裙子，其中不少人任凭盖在胸前的方巾随风飘动；有好几位身上只穿一件单衣，但她们是最有尊严感的，因为妇女身上衣服越是少，越是显得腼腆，庄重。丹麦小船已经装完货，因此两位美人儿在这里上岸引起了运盐女工的好奇。为了逃避这些运盐女工的围观，也为了给卡利斯特提供机会，卡米叶急急忙忙向岩石走去，把卡利斯特让给贝阿特丽克丝。加斯兰跟在他的主人后面，离开至少有二百步远。

克华西克半岛的海岸上，花岗岩石头奇形怪状，只有那些能够把这类气势粗犷、蔚为大观的自然景色加以比较的旅行家才会欣赏。克华西克的石景也许具有沙尔特勒大修道院①的道路胜过其他狭谷的那种优势。无论是花岗岩礁千姿百态的科西嘉海岸，还是气势磅礴、惊心动魄的撒丁岛海岸，还是北方的玄武岩岸，都没有如此完美的个性。大自然别出心裁，在这里创作了一幅幅无边无际的阿拉伯图案，图案上的花纹

---

① 法国著名的修道院，位于前阿尔卑斯高原中心，建于一〇八四年。

千变万化，龙飞凤舞，各种形态无奇不有。想象力恐怕难以应付这怪石的巨型展览。遇上天气恶劣，海水拍打海岸，久而久之，终于磨光了高低不平的石头。这里有个天然的穹窿，其宏伟的气派，为远在他方的勃罗奈斯基① 所仿造，因为再大的艺术成就也还是天工的拙劣的模仿。在这个穹窿下面，有一个象大理石浴缸一样光滑的、完全由白色细沙铺成的池子，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里面四尺深的温水中洗澡。这儿还可欣赏到一个个阴凉的小湾，小湾上遮盖着凿得很粗糙，但气势雄伟的石拱，样子象另一个变幻莫测的大自然的仿制品——皮蒂大厦②。沿岸岩石参差错落，数不清有多少起伏，随便怎样胡思乱想，要什么形状有什么形状。甚至有一个由派生出这个字的植物构成的大灌木丛③，这在大洋沿岸是如此罕见，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这棵黄杨长在离海港大约四公里左右的岬角顶上，是不长树木的克华西克的最大奇观。一个花岗岩岬角高高地悬在海面上，即使最坏的天气，海浪也扑不上来。岬角朝南的边缘被无情的暴雨冲出了一道大约四尺宽的裂缝。在这裂缝里，意外地或人为地堆集了足够的腐植土，以致鸟儿啣来种子，长出一棵低矮、茂密的黄杨。从根部的形状看，这棵黄杨至少有三百年的历史。黄杨下面的岩石仿佛突然中断。海浪的冲

---

① 勃罗奈斯基(1377—1446)，佛罗伦萨的建筑师兼雕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持建造的佛罗伦萨大教堂是稀世杰作。大教堂上的穹窿顶直径达四十四米。

② 勃罗奈斯基于一四四〇年在佛罗伦萨为皮蒂家族建筑的大厦。

③ 法文灌木丛(Buisson)一词由黄杨木(Buis)一词派生而来，故云。

击在这岸边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把下面的花岗岩碎块不知冲到哪里去了。在这悬空的岩石下面，海水深达五百余尺，没有暗礁。浪花翻滚的地方，是几块高度仅及海面的岩石，把它连起来看，好似一个大竞技场。要一直走到这个小直布罗陀的顶上去，是需要有点儿勇气和决心的。那顶上几乎是圆的，刮阵风就能把好奇的游客从上面吹到大海里去。这个形似哨兵的巨峰很象那些可以纵览全区，预告敌人进攻的古堡顶塔。从这里可以眺望克华西克的钟楼和干旱的庄稼、威胁耕地并蔓延到巴镇境内的沙滩和沙丘。有几个老人认为，在很久很久以前，这地方原有个城堡。捕捞沙丁鱼的渔夫曾给这块在海上老远就能看见的石头起过一个名字。但，这个用布列塔尼方言起的名字既难读也难记，忘了也不当怪罪。

卡利斯特正领着贝阿特丽克丝往这地方走来。这儿风光绮丽，石景比在海边沙土路上看到的所有奇峰异石都更加叫人惊叹。无需说明为什么卡米叶已经先跑在前面了。她象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不喜欢同别人在一起。她时而消失在岩洞里，时而出现在峭壁上，她把螃蟹从洞里赶出来，或者突然当场看到了它们特有的习性。她嫌女式服装碍事，穿了一条裤筒绣花的长裤，一件短上衣，一顶海狸皮的帽子，手里拿着一根马鞭当旅行用的棍子，因为她一向自负有力气，行动敏捷。她这副打扮比贝阿特丽克丝要美一百倍。贝阿特丽克丝肩上披着一块中国红绸做的小披肩，两角在胸前打个十字结，就象孩子们戴披巾那样。有一阵子，贝阿特丽克丝和卡利斯特看见她象鬼火一般在峰巅或壑底转悠，企图用冒险来减轻痛苦。她

第一个爬上黄杨石峰，在一个背阴的洼坑里坐下来沉思默想。所有名家才子都过于贪欲，不肯让自尊心一点一点地获得满足，而是把名誉当作美酒一饮而尽。象她这样一位曾把名誉当作美酒吞下的女子，该怎样安排她的晚年呢？打这以后，她承认只是由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件也许普通人认为毫无意义，而大人物要深入思考的意外事件的启示，使她下决心采取她将用以结束社会生活的特殊行动。她从衣袋里拿出一只小盒子。盒里事先装好了一些用来解渴的话梅糖，她取出几块，津津有味地吃着，突然发现，杨梅的果实虽然已不复存在，可是余味无穷。她由此推论，人也可以如此。这时她抬头看见一片茫茫大海。任何一个伟人，只承认灵魂不朽而不决心皈依某种宗教，是不可能摆脱茫然之感的。这个想法在她闻葡萄牙香水的时候还萦回在她的脑际。这时，她觉得自己要弄手腕使贝阿特丽克丝落入卡利斯特之手的做法是十分卑微的：她感到作为女性的她已经死亡，迄今被肉体掩盖着的高尚完美的人显示了出来。她的巨大才智，她的学问，她的知识，她的虚假的爱情，已经把她引到什么面前了呢？谁会告诉她呢？引到了子女众多的母亲面前，给痛苦的人以安慰的人面前，罗马教会面前，她对悔罪的人是那么温和，对诗人是那么富有诗意，对孩子是那么天真，对多虑而孤僻的人是那么深沉、那么玄妙，以致大家总能从她那里获得裨益，总能使自己不断产生的、贪得无厌的求知欲获得满足。她回想起卡利斯特使她走过的弯路，她把这些弯路比做这些岩石间的曲折道路。卡利斯特在她眼里始终是天堂的好使者，神圣的引路人。

她用神圣的爱抑制了凡俗的爱。

卡利斯特不声不响走了一阵之后，听到贝阿特丽克丝赞叹与地中海大不相同的大西洋的壮丽，禁不住把大西洋比作他的爱情，说大西洋象他的爱情一样纯洁，一样宽广，一样动荡不安，一样深沉，一样天长地久。

“它边上有块岩石。”贝阿特丽克丝笑着说。

“您这样对我说话，”卡利斯特回答，向她投过一道神圣的目光，“我就看见了您，听见了您，从而也就有了天使的耐心。可是，当我独自相处的时候，要是您能看见我，您一定会同情我的。我母亲为我相思的痛苦而流下了眼泪。”

“听着，卡利斯特，该了结了。”侯爵夫人说，重新走到沙子路上，“也许我们走到了唯一便于说这些话的地方，因为我生平从未见过与我的思想更为融洽的自然景色了。我见到过意大利，那儿万物皆谈情说爱；我见到过瑞士，那儿一切都新鲜，都显示出一种真正的幸福，劳动的幸福，那儿葱茏的树木，平静的流水，明快的线条，都笼罩在山顶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下，可是在这一小块被海风吹干，被海水侵蚀的平原上，可怜的农业在茫茫大海面前，在贵城塔楼林立的布列塔尼丛丛树林面前挣扎着。用这块小平原来比喻我枯燥无味的生活是再恰当也不过了。好了，这就是贝阿特丽克丝，卡利斯特。她不值得您依恋。我喜欢您，但我永远不会属于您，不论以什么方式，因为我非常明白自己内心的痛苦。啊！您不知道，我这样跟您说话的时候，我对自己严酷到什么程度。您不会理解您的偶像，不会的；如果我是一个偶像，即使身价降低了，也不会

从您安放的高座上跌下来。我现在厌恶受社会和宗教谴责的爱情，我既不想再受侮辱，也不想隐瞒我的幸福。我现在是什么处境，就继续维持这种处境，我永远象这里一样，是块黄沙累累、寸草不生，既无红花，也无绿树的沙漠。”

“您要是被人家遗弃了呢？”卡利斯特说。

“那么，我就去乞求宽恕，向我所冒犯了的人卑躬屈膝，而不会再冒险沉溺到我明知要了结的幸福中去。”

“了结！”卡利斯特大声说。

侯爵夫人用迫使情人沉默的口气重说了一遍“了结！”，从而阻止了情人即将开始的过分赞扬。

这一反驳在年轻人身上挑起了那种只有曾经失恋的人才有体会的闷声不响的狂热劲头。贝阿特丽克丝和他默默无言走了三百步左右，不再欣赏大海，也不再观看岩石，也不再瞭望克华西克的田野。

“我会使您非常幸福的！”卡利斯特说。

“所有的男人开始的时候都答应使我们幸福，而给我们留下的却是耻辱，遗弃，厌恶。对于我应当忠贞的人，我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他没有对我许任何诺言，我便投入了他的怀抱，而我减轻自己过失的唯一办法，是一错到底。”“夫人，您就直说不爱我吧！而我是爱您的，我自己知道，爱情是不讨价还价的，爱情眼里只有爱情，没有其他东西，什么牺牲我都做得到。您只要吩咐，我将尽一切可能办到。过去有人因为情妇把手套扔到狮子当中再叫他去捡回来就鄙视情妇，①这样的人并

① 指洛尔热的贵族弗朗索瓦·德·蒙哥马利的一段轶事。

不真爱！他不理解，为了确信我们的爱情，你们有权考验我们，你们也有权只委身于伟大的超人。我可以为您牺牲我的家庭，我的名誉，我的前途。”

“牺牲的说法包含着什么样的侮辱呀！”她以责备的口气说，使卡利斯特感到说了句蠢话。

只有女人才一心一意地爱，或者说，只有喜欢卖弄风情的女子才会抓住一句话来抬高自己，使自己变得高不可攀：在这种事上，思想和感情的活动方式是一样的。多情的女子感到痛苦，卖弄风情的女子目中无人。

“您说得对。”卡利斯特边说，边落下两滴眼泪，“这话只能用来说明您要我付出的代价。”

“住口。”贝阿特丽克丝由于卡利斯特第一次用确当的语言表达了他的爱情而突然感到心弦振动，“我犯的错误够多的了，请您不要引诱我。”

他们这时走到了黄杨石峰的脚下。侯爵夫人想一直登上峰顶，卡利斯特便扶着她攀登石峰，心里感到欣喜若狂。对这孩子来说，能扶住这位女人的身子，感到她的身子在微微颤抖，那是最大的恩典了：她需要他呀！这预料不到的快乐使他昏了头，什么也看不见了，他抓住她的腰带。

“怎么！”她神情庄重地说。

“您永远不会属于我吗？”他突然热血沸腾起来，激动得声音有些堵塞。

“永远不会，朋友。”她回答，“我对您来说只能是贝阿特丽克丝，一个美梦。这不是很甜美吗？我们将来既不会痛苦，也

不会悲伤，也不会悔恨。”

“那您将回到孔蒂身边去喽？”

“应当回到他身边去。”

“那么，你就永远也不属于任何人！”卡利斯特发疯似地猛然将她一推。

他想听到她跌下去的声音之后跟着跳下去，可是他只听到一声沉闷的叫喊，衣服尖厉的撕裂声和身体落地的扑通声。贝阿特丽克丝没有头朝下往下摔，而是身子一倒，跌进了黄杨丛里。如果不是黄杨的一根枝桠钩住了她的连衫裙，把连衫裙扯破，缓和了体重对黄杨丛的冲力，贝阿特丽克丝是完全可能滚到大海里去的。目睹这场面的德·图希小姐惊讶得叫不出声来，只能给加斯兰打了个手势，示意他赶快过来。卡利斯特以极大的好奇探出身子，看见贝阿特丽克丝的状况，打了一个寒战：她好象在哀求，她以为没命了，她感到黄杨快要被她压断。卡利斯特出于爱情，急中生智，凭青年人在危险时刻所具有的非凡的敏捷，攀住几块高低不平的石头，滑溜下去，一直滑到离顶九尺深的石峰边缘，得以及时抱住她，冒着两人一起跌入海中的危险，将她托起。他托住贝阿特丽克丝的时候，贝阿特丽克丝昏了过去。在这张他们俩要待好一阵子的空中石床上，卡利斯特可以认为她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所以他本能的反应是一种高兴的感觉。

“请您睁开眼睛，请您饶恕我，”卡利斯特说，“否则我们就一起死。”

“死？”她睁开眼睛，张开了苍白的双唇。

卡利斯特听到说出这个字，便吻了吻她，侯爵夫人的身子轻轻抽动了一下，不禁使他心醉神迷。这时石峰上面传来了加斯兰鞋底钉钉的脚步声。加斯兰后面跟着卡米叶。加斯兰和卡米叶商议救这两个情人的办法。

"只有一个办法，"加斯兰说，"我下去，他们踏着我的肩向上爬，您用手拉他们。"

"那你怎么上来呢？"卡米叶说。

在小主人身临危境之际，自己居然也算一回事，加斯兰感到出乎意外。

"最好到克华西克去借只梯子来。"卡米叶说。

"她倒是蛮有心计的。"加斯兰从石峰上往下走的时候暗想。

贝阿特丽克丝以微弱的声音要求让她躺下来，她感到支持不住了。卡利斯特把她平放在岩石与黄杨灌木之间阴凉的软土上。

"卡利斯特，我看见你们了。"卡米叶说，"无论贝阿特丽克丝是死去还是救上来，都只能是个意外事件。"

"她会恨我的。"他说，两眼噙着泪水。

"她会崇拜你的。"卡米叶回答，"我们现在要回去了，要把她抬回图希庄园去。如果她死了，"她问他，"你会怎么样呢？"

"我会跟她一起死。"

"那你的母亲呢？……"她停了一下之后，又轻轻地说"还有我呢？"

卡利斯特脸色苍白，背靠在岩壁上，一动不动，默不作声。

田野里散居着一些小农户，加斯兰在一户小农家里找到了一架梯子，立即奔了回来。贝阿特丽克丝稍稍有了一些力气。加斯兰把梯子放下去之后，请卡利斯特用卡米叶的红披肩① 兜着贝阿特丽克丝的两只胳臂，并把披巾的两只角递给他。就这样在加斯兰的帮助下，贝阿特丽克丝终于爬上了石峰的圆顶，加斯兰在上面接她，象抱孩子一样把她抱上来，放在平地上。

"我不是不肯死，可是痛苦！"她轻声对德·图希小姐说。

贝阿特丽克丝虚弱、疲乏，卡米叶不得不叫人先把她抬到加斯兰借梯子的那户农民家里去。卡利斯特、加斯兰和卡米叶把身上能脱下的衣服都脱了下来，垫在梯子上，然后把贝阿特丽克丝放在上面，象抬担架一样抬她。农民们把他们的床让了出来。加斯兰先去吩咐船夫把船开到离农家最近的小海湾来，然后跑到驻马的地方，骑了一匹马去请克华西克的外科医生。卡米叶跟卡利斯特说话，卡利斯特或者点点头，或者难得回答一两个字。贝阿特丽克丝和卡利斯特这副样子，卡米叶感到非常不安。医生来给病人放了血，病人觉得好了些。她能说话了，同意乘船回去。傍晚五时左右，她从盖朗德的防波堤被抬回图希庄园，城里的医生已经在那里等她了。这件事已经传遍了这个偏僻的、几乎渺无人迹的地区，速度之快简直不可理解。

卡利斯特和卡米叶作伴在图希庄园贝阿特丽克丝的床边

---

① 上文说是贝阿特丽克丝戴着红披肩。

过夜。医生说了，明天贝阿特丽克丝就没事了，只剩下腰酸背痛。卡利斯特在绝望之余，却又心花怒放：他在贝阿特丽克丝的床边，看她睡着或醒来，得以仔细审视她苍白的面孔和微小的动作。卡米叶在卡利斯特身上看出了一种情欲的征兆，脸上不禁露出一丝苦笑。这种感情，如果在任何考虑、任何关照都阻止不了其剧烈的内心骚动的时期闯进一个男人的生活，就会永远占据他的灵魂和官能。卡利斯特永远不会看清贝阿特丽克丝作为女性的真面目。这位布列塔尼青年不让人猜透他心底的奥秘，是多么天真啊？……他这样待在这女人的卧房里，看她躺在凌乱的床上，自以为这女人是他的。他神情专注，如醉如痴，观察着贝阿特丽克丝每一个微小的动作。他的态度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好奇心，他的幸福感流露得如此纯真，以致两位妇女微笑着互相看了看。当卡利斯特看到病人那双充满羞愧、爱慕和嘲笑神情的象海水一样美丽的蓝眼睛时，他面孔涨得通红，把头转了过去。

“我不是对您说过吗，卡利斯特，你们这些男子，你们开始的时候总是许愿要使我们幸福，而最后总是把我们推入深渊？”

贝阿特丽克丝开这句玩笑时语气亲切，表明她心里已经起了某种变化，卡利斯特听了连忙跪下，拿起她的一只微微出汗的手，非常恭顺地吻了一下，没有遭到拒绝。

“您现在有权永远拒绝我的爱情，而我，则不再有权利说任何话。”

“啊！”卡米叶看到贝阿特丽克丝面孔上的表情，并将这表

情与她要弄手腕所获得的表情加以对比，不由得大声说，“爱情本身总是比任何人都聪明！亲爱的朋友，服下安定剂，睡觉吧。”

夜间，德·图希小姐读一些深奥的神学著作，卡利斯特则念《印第安娜》①，这是卡米叶著名的竞争对手的第一部小说。这部作品里有一个迷人的青年形象，他怀着忠贞与狂热的信念，怀着不可思议的宁静心情，终身爱着一位象贝阿特丽克丝一样身分暧昧的女子。这部作品对卡利斯特来说是个不祥的儆戒！卡利斯特在德·图希小姐身边度过的这一夜，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费利西泰使这位青年懂得，一个女子成了犯罪的目标，只会感到高兴，她所有的虚荣心只会得到满足。

“您可不会把我，把我扔到大海里去！”可怜的卡米叶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快天亮的时候，疲惫不堪的卡利斯特在椅子上睡着了。现在轮到侯爵夫人来仔细观察这位由于激动和初次为爱人守夜而变得面色苍白的可爱孩子。她听见他在睡梦中轻声呼唤着她的名字。

“他梦中也在爱。”她对卡米叶说。

“应该叫他回家睡觉去。”费利西泰说，叫醒了他。

德·图希小姐写过一个字条给男爵夫人，所以杜·陪尼克府上谁也不曾担忧。卡利斯特回到图希庄园来吃晚饭，发现

① 《印第安娜》，法国女作家乔治·桑(1804—1876)于一八三二年发表的小说。

贝阿特丽克丝已经起床，脸色苍白，虚弱疲倦，但在她的言语和目光里不再有一点儿生硬冷酷的意味。晚饭后，卡米叶坐到钢琴面前，弹了一晚上的琴，让卡利斯特紧紧握住贝阿特丽克丝的双手，两人都不说话。从这天晚上起，图希庄园里再没有闹过风波。费利西泰彻底退出情场。象德·罗什菲德夫人这类冷漠、柔弱、无情、瘦长的女子，颈骨清晰可见，看上去有点儿象猫。她们的心象她们灰色或蓝色的明眸一样，色彩浅淡。因此要熔化这些石头一般的心，必须有雷霆万钧的力量。对贝阿特丽克丝来说，卡利斯特狂热的爱和未遂的谋杀已经具有了这种势不可当、再顽固的个性也会折服的雷霆之力。贝阿特丽克丝感到心肠软了下来，纯真的爱以其温暖的热流滋润着她的心田。她生活在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甜蜜温柔的感情气氛中，觉得自己变得伟大了，崇高了，升入了布列塔尼人历来供奉妇女的天国。她享受着这孩子的崇拜，她无需花多少气力就能使他感到高兴，因为一个手势，一道目光，一句话，就能使卡利斯特满足。卡利斯特的心为这些微不足道的举止付出这么高的代价，使她极其感动。让这位天使碰碰她的手套，其效果可以超过让那位本该崇拜她的人占有她的全身。多么强烈的对比啊！这种不断的神化，哪个女子能抗拒得了呢？她确信卡利斯特会对她百依百顺，会理解她。哪怕她要卡利斯特冒生命危险去满足她一时心血来潮的欲望，他也会不假思索，立即去做。所以贝阿特丽克丝摆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高贵而威严的架势。她看到爱情伟大的一面，从中取得一个支点，以便在卡利斯特眼里始终保持最为杰出的女性形象，因为她

想对卡利斯特产生长远的影响。由于她自觉不如人，所以更加使劲地撒娇卖俏。她招人疼地假装生病，装了整整一星期。她倚着卡利斯特的胳臂，在屋前花园的草坪上，不知兜了多少次圈子，以此来报复卡米叶在她到来的第一个星期里使她尝到的痛苦。

“啊！亲爱的，你让他兜大圈子呀。”德·图希小姐对侯爵夫人说。

在去克华西克散步之前，有一天晚上，这两位女子就爱情问题闲聊，她们嘲笑男人表示爱情的种种不同方式，承认最机灵的、自然也是最不讨人喜欢的求爱者不肯在温情的迷宫里消磨时间是有道理的，因此爱得最深的人常常在一个时期里受到的对待最差。

“他们的做法就象拉封丹① 去法兰西学院一样！”当时卡米叶说。

这句话使侯爵夫人记起了责备她狡猾的那一席谈话。德·罗什菲德夫人完全有力量把卡利斯特控制在她要他驻足的边缘上，她用一个手势或一道目光提醒他在海边上的那次可怕的暴行。这个可怜的殉难者眼里充满了泪水，一声不吭，以一种肯定可以打动所有其他女子的毅力克制住自己的争辩，愿望，痛苦。她恶魔般地在他面前装腔作势，让他失望到极点，以致有一天他投入卡米叶的怀抱，求她出出主意。贝阿特丽克丝手里掌握着卡利斯特的情书，他在信中说过，爱是最

---

① 拉封丹(1621—1695)，法国著名寓言诗人。

大的幸福，被爱是其次的。她把这段话摘了出来，并用这句格言使他的感情只限于她所喜欢的恭恭敬敬的偶像崇拜。青年人生性爱赞扬，爱崇拜。她太喜欢让这种甜言蜜语的赞扬和含情脉脉的崇拜来抚慰自己的心灵了。在他们的惊叫、恳求、感叹中，在他们的自我召唤和对未来的设想中，有那么多毫不做作的手腕、没有恶意的诱惑，以致贝阿特丽克丝十分警惕，决不投桃报李。她曾经说过，她怀疑！问题还不在于幸福，而是这孩子总是要求爱的许诺，他坚持要占据最难攻打的阵地：精神阵地。嘴巴最厉害的女人常常在行动上非常软弱。卡利斯特看到把贝阿特丽克丝推到海里去的做法取得了进展之后，奇怪得很，不再继续以暴力来求得幸福了。但，青年人的爱是如此的痴，如此的迷，以致他要用思想上的信念来获得一切；他之高尚正在于此。

然而，有一天，这位布列塔尼青年受到无法抑制的情欲的驱使，在卡米叶面前对贝阿特丽克丝的为人表示强烈的不满。

"我急急忙忙让你和她相识，本想纠正你的缺点。"德·图希小姐回答说，"可是你性情急躁，把一切计划都给破坏了。十天之前，你是她的主人，今天你已成了她的奴隶，可怜的孩子。这个样子，你永远不会有勇气依照我的吩咐去做。"

"该怎么做呢？"

"就她毫不让步的态度跟她吵架。一个女子总是被言语激怒的，要做到叫她冷淡你，你不要再到图希庄园来，除非她

叫你来。”

不论什么重病，病人到了一定的程度才肯服最重的药，接受最可怕的手术。卡利斯特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他听从卡米叶的劝告，在家里待了两天，可是第三天他就去轻轻叩击贝阿特丽克丝的房门，通知她卡米叶和他等她下楼吃午饭。

“这个办法又失败了。”卡米叶看到他这么不争气，自己跑来了，便对他说。

在这两天里，贝阿特丽克丝常常站在看得见通盖朗德大路的窗口不走。要是卡米叶突然遇见她站在窗口，她便说她正在欣赏大路两旁的荆豆，黄灿灿的荆豆花被九月的太阳照得明晃晃的。这样，卡米叶便掌握了贝阿特丽克丝心中的秘密，她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叫卡利斯特高兴，但她没有说，因为她还有过多的女人心肠，不至于唆使他采取那种年轻人会心惊胆战的行动，年轻人对于他们理想的爱人将会失去什么，心里似乎非常明白。贝阿特丽克丝让卡米叶和卡利斯特等候了相当长的时间。换个人，她姗姗来迟可能很不礼貌，可是对卡利斯特来说却是无所谓的，因为侯爵夫人的打扮说明她想吸引住卡利斯特，想防止他再一次避而不见。午饭之后，她去花园散步，向这个被她迷上的孩子表示她想同他再去看看她险些儿送命的那块石头，这使卡利斯特乐不可支。

“就让我们两个人去吧。”卡利斯特以激动的口吻要求。

“如果拒绝您，”她回答，“我就会使您觉得自己是个危险的人。唉！我对您说过无数次了，我属于另外一个人，而且只能属于他；我在对爱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选择了他。错误是

双重的，惩罚也是双重的。”

象她这一类女人是很少流眼泪的，当她眼里噙着点儿泪水这样说话的时候，卡利斯特产生了同情感，爱的狂热降低了温度。于是他把她当作圣母一样来崇拜。我们不应该要求不同性格的人表达感情的方式相同，就好象不应该要求不同的树结出同样的果实一样。这时，贝阿特丽克丝的心情极其矛盾：在她自己和卡利斯特之间，在她指望有一天能返回上流社会和完美的幸福之间，在由于第二次失足而永远一蹶不振和社会的宽恕之间，她摇摆不定。她开始倾听一个痴心人的叨叨絮语，任凭温柔的怜悯之手抚慰自己。有几次，卡利斯特保证以爱来弥补她在社交界失去的一切，并对她跟了象孔蒂这样一个恶煞，一个伪君子表示同情，她听了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不止一次，当她讲起在意大利发现自己并不是孔蒂心里唯一的人而感到不幸和痛苦时，她没有阻止卡利斯特诅咒孔蒂。关于这个问题，卡米叶教过卡利斯特不止一次，卡利斯特现在用上了。

“我呢，”他对贝阿特丽克丝说，“我会全心全意地爱您；因为我不会有艺术成就，也不会有为杰出的作品所感动的听众所给予的快乐。我唯一的本领就是爱您，您的快乐是我唯一的快乐。我会觉得任何女子的仰慕都是不值得回报的。您用不着担心会有令人不愉快的竞争。您不被人家赏识，而我，我愿意每天让人家在接待您的地方接待我。”

她低着头倾听这些情话，让卡利斯特吻她的手，默默地，但高兴地，承认自己也许是个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天使。

“我受到的侮辱太多了，”她回答说，“我的艳史使我对未来失去任何安全感。”

这是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他七点钟向图希庄园走来的时候，在两株荆豆之间远远看见贝阿特丽克丝站在一扇窗口，头上还是戴着上次到克华西克去玩那天戴的那顶草帽。他似乎被迷住了，感情上的这些小事会使人变得高大起来。也许只有法国女人掌握这种戏剧性效果的诀窍，因为她们机智，善于把爱情的火尽可能烧得旺旺的，不让火势减弱下去。啊！她靠在卡利斯特的胳臂上是多么的轻盈啊！他们双双从朝向沙丘开的花园门走了出去。贝阿特丽克丝觉得沙子很美，她这时才发现沙子里长着开粉红色花朵的矮小硬草，她采了几株，又采了几朵同样长在这贫脊的沙土里的康乃馨，然后意味深长地分了一半给卡利斯特。对卡利斯特来说，这些花和叶子可能是个永恒的不吉利的形象。

“我们等会儿再加上一些黄杨。”她微笑着说。

她在防波堤上停留了一会儿，卡利斯特一面等船，一面把她到达那天自己的幼稚行为讲给她听。

“您的越轨行为我知道，这是我从第一天起就对您严肃的原因。”她说。

在这次散步中，德·罗什菲德太太象钟情的女子那样，说话带点儿打趣的口吻，既温柔又随便。卡利斯特可以自信已经被她爱上了。他们沿着沙滩上的岩石向下走，来到一个可爱的小湾里，那儿海浪送来了由奇形怪状的大理石构成的绝妙的拼花图案，他们象孩子一样在海湾里玩耍，寻找最美的有

代表性的石子，可是，当卡利斯特高兴得忘乎所以，直截了当建议她逃到爱尔兰去的时候，她又摆出了庄重的，高深莫测的样子。她请他挽着她，一起继续前进，向他们称之为塔尔佩亚讷岩石① 的黄杨峰上走去。

"我的朋友，"她一边对卡利斯特说，一边慢步攀登那块她该用以抬高自己身价的漂亮的大岩石，"您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没有勇气对您全都隐瞒。我已有十年没有尝到过可与我们刚才享受到的幸福相比拟的幸福了；在与水面相齐的石头里捡贝壳，互相交换这些小石子。我要请人用这些小石子给我做一条项链，这根项链对我来说比用最美的钻石做的项链还要珍贵。我刚才成了小姑娘，小孩子，好象我才十四岁或十六岁，那样我就与您相称了。我有幸使您产生的爱使我在自己眼里也抬高了身价。请就爱这个词的全部魅力来理解它。您使我变成了最骄傲的女子，最幸福的女性，您活在我记忆中的时间可能比我活在您记忆中的时间要长久。"

这时，她已经登上了岩石的顶端。从这儿，一边可以看到茫茫的大海，一边可以看到布列塔尼及其金黄色的岛屿，封建时代的塔楼，荆豆的树丛。没有一个女子会有比这儿更美的舞台来吐露自己的心声了。

"可是，"她说，"我不属于我自己，我的意志对我的约束胜于法律对我的约束。您就为我的不幸而受惩罚吧，您就满足于知道我们为此而共同受苦吧。但丁不曾与贝阿特丽克丝重逢，

① 古罗马西南部卡皮托利奥山岭上的一块岩石，是将罪犯从这里推下山崖处死的地方。

彼特拉克从不曾占有洛尔①。这些不幸只袭击伟大的心灵。啊！如果我被抛弃，如果我千倍地蒙羞受辱，如果你的贝阿特丽克丝不为冷酷无情的社交界——她将感到极端可恶的社交界——所承认，如果她成为最低贱的女人！……那么，可爱的孩子，”她拿起他的手，说，“你会晓得，她是最好的女人，她一定能靠在你的身上一直升入天国。但是，那时候，朋友，”她向卡利斯特投过一道令他销魂的目光，“你要想把她推入大海，就一定要推下去：被你爱过之后，我死而无怨了！”

卡利斯特搂住贝阿特丽克丝的腰，把她紧紧抱在怀里。为了证实这些甜言蜜语，德·罗什菲德太太以最贞洁最羞怯的方式在卡利斯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然后，他们走下石峰，慢步往回走，边走边闲谈，象彼此心心相印、互相完全理解的人那样。她，以为有了安宁，他，不再怀疑自己的幸福，但两人都想错了。卡利斯特根据卡米叶的观察，希望孔蒂会对这个离开贝阿特丽克丝的机会感到高兴。侯爵夫人呢，她态度暧昧，听之任之，期待着侥幸。卡利斯特过于天真，过于多情，不会制造侥幸。他们俩怀着无比酣畅的心情，从花园的边门进入了图希庄园。卡利斯特事先取了花园边门的钥匙。现在是傍晚六点钟左右。醉人的清香，温柔的空气，傍晚橙黄色的光线，无不与他们的心情和充满柔情蜜意的谈话协调一致。他们的步调相同而均匀，象情人的步履，他们的行动说明他们的思想完全合拍。图希庄园里是那么宁静，院门开关的声音一响，整个

① 洛尔·德·诺沃（约1308—1348），曾经是彼特拉克所倾慕的少女；后成为萨德夫人，她死后，彼特拉克写过许多诗歌怀念她。

花园到处都听得见。由于卡利斯特和贝阿特丽克丝互相要说的话都已说完，也由于令人兴奋的散步已经使他们感到疲倦，他们慢慢地徜徉，什么话也不说。突然，在一条小径的转弯处，贝阿特丽克丝大惊失色，这种看到一条蛇才会产生的惊慌之状，使尚未弄清惊慌原因的卡利斯特吓得愣住了。在一棵枝桠倒垂的白蜡树下，孔蒂和卡米叶·莫潘正坐在长凳上谈天。侯爵夫人内心的痉挛和颤抖想抑制也抑制不住，卡利斯特这时才明白这女人是多么爱他。她刚刚升起她和他之间的栏木，无疑是还要让自己卖几天俏，再越过栏木去。顷刻间，一场悲剧在两个人的内心深处全面爆发开来了。

“您大概没料到我这么快就来吧。”艺术家一面对贝阿特丽克丝说，一面向她伸出胳臂。

侯爵夫人不由自主地放开了卡利斯特的胳臂，挽起孔蒂的胳臂。孔蒂这样不顾面子，急急忙忙让她从一只胳臂换到另一只胳臂，破坏她的第二次爱情，卡利斯特觉得不堪忍受。他以极其冷淡的态度同他的情敌互致问候，然后便扑到长凳上在卡米叶身边坐下，他感到心乱如麻：知道贝阿特丽克丝是那么爱他，他本想纵身跳到艺术家面前，对艺术家说贝阿特丽克丝是属于他的；可是，由于这可怜女子已经为她一时间犯下的所有错误付出了代价，她内心的慌乱反映了她所忍受的一切，卡利斯特深深为之感动，因而象她一样迫不得已，愣在那里，呆若木鸡。这两种相反的意念使他心里动荡不安，上下翻腾，自从爱上贝阿特丽克丝，他已经领略过这种心情。德·罗什菲德太太和孔蒂从卡利斯特和卡米叶坐着的长凳前面走

过，侯爵夫人眼睛看着她的情敌，并向她投过一道妇女会用来表达任何感情的可怕的目光。她避免同卡利斯特的目光相遇，装出在听孔蒂说话的样子。孔蒂好象在同她说笑话。

“他们能互相说些什么呢？”卡利斯特问卡米叶。

“亲爱的孩子，你还不了解在爱消失之后男人对女人仍拥有可怕的权利！贝阿特丽克丝不能拒绝他的手。他大概在嘲笑她的爱情，他一定从你们的态度上，从你们出现在他面前的方式上猜出来了。”

“他嘲笑她？……”性情急躁的年轻人说。

“你不要着急，”卡米叶说，“否则你就会失去仅有的好机会。如果他有点儿过分伤害贝阿特丽克丝的自尊心，贝阿特丽克丝会把他象虫子一样踏死在脚下。但他很狡猾，他会做得很聪明。他不会相信骄傲的德·罗什菲德太太能做出对他不忠的事来。如果看见一个男子长得英俊就爱上他，那这个女子就太堕落了！他会在她面前把你描绘成一个受虚荣心驱使的孩子：想占有一位侯爵夫人，并主宰两个女人的命运。最后，他会用尖刻的话来讽刺她，说出种种叫她无地自容的假设。于是，贝阿特丽克丝便被迫用违心的否认来回答他，他也就利用这一点来维持对贝阿特丽克丝的控制。”

“啊！”卡利斯特说，“他不爱贝阿特丽克丝。而我，我可以让她自由选择：爱情包含了选择，随时都在选择，天天证实选择。第二天证实头一天的选择，并使我们的兴味更浓。过几天，他就见不到我们了。那么是谁让他回到这里来的呢？”

“是记者们的恶作剧。”卡米叶说。“他指望获得成功的歌

剧失败了，而且彻底失败了。'既失去名声又失去情妇，很不幸啊！'这句话克洛德·维尼翁可能在家里说的，大概挑动了他的虚荣心。以卑下的感情为基础的爱是残酷的。我问过他，可是谁能了解一个天性如此虚伪、如此表里不一的人呢？他似乎对自己的贫困和爱情已经感到厌倦，对生活已经失去兴味。他已经懊悔同侯爵夫人的关系如此公开，在谈起他过去的幸福时，他给我编了一首哀歌，哀歌编得太妙了点儿，所以就不真实了。无疑，他希望趁我听了他的奉承话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从我这儿骗取你们恋爱的秘密。"

"那又怎样呢？"卡利斯特说，看到贝阿特丽克丝和孔蒂走了过来，已不再听卡米叶说话。

卡米叶出于谨慎，处于守势，既没有泄露卡利斯特的秘密，也没有泄露贝阿特丽克丝的隐私。艺术家是个谁都要欺骗的人，所以德·图希小姐要卡利斯特提防着他。

"亲爱的孩子，"她对他说，"现在对你来说是最危险的时刻，需要你所缺少的谨慎和灵巧。你会被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给耍了的，因为我现在无法帮你的忙了。"

开晚饭的铃声响了。孔蒂走过来把胳臂让卡米叶挽着，贝阿特丽克丝挽起卡利斯特的胳臂。卡米叶让侯爵夫人先进餐厅，侯爵夫人得以看了卡利斯特一眼，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表示要他绝对慎言。在餐桌上，孔蒂兴致极高。也许这是试探德·罗什菲德太太的方式，德·罗什菲德太太做戏做得并不象。如果卖弄风情，她可能迷惑住孔蒂，可是如果表现得多情，心底的秘密就会被猜着。狡猾的孔蒂没有使她为难，装着

似乎没有看见她的窘态。在吃饭后果点时，他把话题引到女人身上，夸奖女人感情的高尚。他说，这样的女子准备使我们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为我们牺牲一切，自己承担不幸，女子胜过男子的地方是忠贞，除非严重损害了她们的自尊心，否则她们是不会离开第一个情人的，她们看重第一个情人如同看重自己的荣誉一样，第二次恋爱是丢脸的事，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他满口的仁义道德，把女人奉若神明，而一颗破碎的心却在那里受痛苦煎熬。只有卡米叶和贝阿特丽克丝懂得他在滔滔不绝的赞美里所包含的尖酸刻薄的挖苦。有时候，她们俩面孔羞得通红，但她们不得不克制自己。她们饭后互相挽着胳臂回到卡米叶房里去，一致同意从不点灯的大客厅走，因为在那儿可以单独呆一会儿。

"我不能让孔蒂侮辱我，不能同意他对我的看法。"贝阿特丽克丝小声说，"苦役犯总是受自己难友的统治。我完蛋了，不得不回到爱情的苦役中去。是您把我重新推进去的！啊！您让他来得太晚了，晚了一天，或来得太早了，早了一天。我承认您有作家的坏才：报复是彻底的，结局是完美的。"

"我能对您说我要写信给孔蒂，可要真动笔写……我却做不到！"卡米叶大声说。"你心里痛苦，我原谅你。"

"卡利斯特会怎么样呢？"侯爵夫人出于十分幼稚的自尊，说。

"孔蒂要带您走，是吗？"卡米叶问。

"啊！您以为胜利了吗？"贝阿特丽克丝大声说。

侯爵夫人是板着面孔气冲冲地向卡米叶说这种难听话

的。卡米叶努力以虚伪的伤心表情来掩盖她内心的快乐，可是，她眼里的神采揭穿了她那愁眉苦脸的表情，贝阿特丽克丝对面部表情是很在行的！三个星期来，她们在小客厅里的那张长沙发上搬演过许许多多的喜剧，充满种种矛盾感情的内心悲剧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当这两位女子在这张长沙发上坐下，借着灯光互相打量时，已是最后一次互相察言观色了：她们都看出深仇大恨已经把她们分开。

"卡利斯特留给你了，"贝阿特丽克丝盯着她朋友的面孔对她说，"但我已经铭刻在他的心里，任何女人也不能把我从他心里赶走。"

卡米叶用马扎兰的侄女对路易十四说的那句名言来回敬她："你统治，你爱他，你走了！"① 她以一种特有的讽刺口吻说这几句话，刺伤了侯爵夫人的心。

在这尖锐激烈的场面中，她们俩谁也没有注意到卡利斯特和孔蒂不在。艺术家和他的情敌没有离开餐桌，他要求卡利斯特陪陪他，把一瓶香槟酒喝完。

"我们有话要说。"艺术家说，免得卡利斯特寻找任何借口拒绝留下。

考虑到他们各自的身分，年轻的布列塔尼人不得不接受这个要求。

"亲爱的，"当这可怜的孩子喝了两杯酒之后，音乐家以

① 马扎兰(1602—1661)，红衣主教，法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首相。路易十四爱上了他的侄女玛丽·曼奇尼(1650—1714)，准备娶她为妻，但遭马扎兰反对。她的原话是："您是国王，您哭吧，我走了。"

亲切的口吻说，“我们是两个好小伙子，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我来这里不是出于不信任。贝阿特丽克丝爱我。”他做了一个得意的手势。“可我呢，我不再爱她了。我赶来不是为了把她带走，而是为了和她断绝关系，把断绝关系的主动权让给她。您年轻，您不知道，当一个人自己感到是刽子手而装出牺牲者的模样是多么无聊。青年人大发雷霆，吵吵嚷嚷离开一个女人，常常看不起她，并因而遭到忌恨。但，聪明人让女人主动和他们断绝关系，装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使女人既感到后悔又有一种甜滋滋的优越感。失去心上人的宠爱不是不可补救的，而抛弃心上人则是无法挽救的。您还不知道——幸好您不知道，在我们生活中，荒唐的诺言使我们多么尴尬。为了献殷勤，我们不得不用荒唐的诺言编成活结套住自己的脖子，为的是填补空虚的幸福，而女人们也就傻乎乎地接受了。于是彼此山盟海誓，永不变心。如果我们和一个女子有了艳遇，我们少不得要彬彬有礼地对她说我们愿意同她白头偕老。她们一方面希望丈夫健康长寿，一方面好象十分焦急地等待丈夫死亡。丈夫一死，有些外省女人，或者相当愚蠢或者相当爱开玩笑的顽固女人就会跑来对您说：‘瞧，现在我自由了！’我们谁都不自由。在我们最得意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沉醉在精心安排的幸福之中的时候，死者会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精神负担。我看出来了，您爱贝阿特丽克丝。我先使她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她要既可同您调情，又不失她神圣的尊严，哪怕只是为了同卡米叶·莫潘这位天使逗乐。所以，亲爱的，您爱她吧，您这样就帮了我的忙，我巴不得她对我态度凶暴。惟恐她

自尊自重和守贞操。尽管我出于善意，要做这种对调情人的事儿，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遇到这类情况，要看谁不采取主动。在这件事上，刚才在绕着草坪散步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什么都知道并祝她幸福。可是，她生气了！我眼下爱上了我们最年轻美貌的歌剧演员法尔孔小姐，我想娶她为妻！是的，我目前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当您到巴黎来的时候，您会看到我已经用侯爵夫人换了一位王后。"

天真的卡利斯特满脸喜气洋洋，承认他爱贝阿特丽克丝，这正是孔蒂想知道的。世上没有一个人在看到自己的爱情受到情敌威胁的时候，不重新燃烧起爱情的火焰，不管他对爱情已经感到怎样乏味，道德可能怎样堕落。男人愿意抛弃一个女人，而不愿意被女人抛弃。当情人们走到这一绝境的时候，男女双方都竭力保持主动权，因为伤害自尊心留下的痕迹太深。也许问题关系到社会在这种感情中所制造的一切，与其说是珍惜自尊心，还不如说珍惜未来要受到攻击的生活本身：似乎人们要失去的是本钱而不是利息。在艺术家的盘问下，卡利斯特把三个星期来图希庄园里所发生的事统统讲了出来，并对表面和蔼可亲、心里七窍生烟的孔蒂感到非常满意。

"我们上楼去吧。"他说，"女人们疑心重，她们可能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在一起而不吵架，可能跑来偷听我们谈话。亲爱的孩子，我将给您大大帮忙。我要显得忌妒、粗暴，叫侯爵夫人受不了，我要一直怀疑她对我不忠；要促使女人对您不忠，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您将得到幸福，我将得到自由。今天晚上，您演不开心的情人，我做多疑和爱吃醋的汉子。您为

这个天使属于一个粗人而抱不平吧，您哭吧。您年轻，您哭得出来。唉！我呀，我哭不出来了，这一大优点没有了。”

卡利斯特和孔蒂回到楼上。年轻的情敌请音乐家唱支歌，音乐家便唱了那首著名的《在曙光升起之前》①。对歌唱家们来说，这是一首最出色的曲子，吕比尼本人没有一次唱的时候不激动得颤抖，孔蒂也经常获得成功。但今天晚上，孔蒂唱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成功，因为他今晚心潮澎湃，感情饱满。卡利斯特听得入了迷。在唱这首咏叹调的第一句歌词时，艺术家就向侯爵夫人投去一道目光。这道目光使歌词的含意变得很冷酷，贝阿特丽克丝听出来了。弹伴奏的卡米叶猜到了这个使贝阿特丽克丝低下头去的命令的意义，她看了看卡利斯特，心想这孩子不听她的劝告，上了当了。到这位心花怒放的布列塔尼小伙子走过去向贝阿特丽克丝告别，吻她的手并以一种自信和诡诈的模样同她握手的时候，卡米叶便确信无疑了。就在卡利斯特回到盖朗德的时候，女仆和男仆正在往孔蒂的旅行马车上装行李，按照孔蒂的吩咐，明天一清早就用卡米叶的马把贝阿特丽克丝送到驿车站去。德·罗什菲德夫人借着朦胧的曙光看了看盖朗德，显现在微光中的一座座塔楼在晨曦中闪耀，她沉浸在伤感之中：她在这儿留下了生活中最美的一朵花儿，一场纯洁无邪的姑娘们梦寐以求的那种爱情。对舆论的顾忌毁了这位女子一生中所能够和应该怀有的唯一真正的爱情。上流社会的女子服从上流社会的规

---

① 意大利作曲家西马罗沙(1749—1801)的歌剧《秘密结婚》第二幕中的一首曲子。

矩，她们为了体统而牺牲爱情，就象有些女人为了宗教或责任而牺牲爱情一样。骄傲常常升华为美德。这样来看，这个不讨人喜欢的故事便成了许多女人的故事。第二天，将近中午，卡利斯特向图希庄园走来，走到昨天看见贝阿特丽克丝立在窗口的地方，他看见站在窗口的是卡米叶。卡米叶连忙下楼来迎接他。她在楼梯口对他说了这句令人伤心的话：

"走了！"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卡利斯特惊问：

"贝阿特丽克丝吗？"

"你上了孔蒂的当。你什么也没告诉我，我无能为力。"

她把这可怜的孩子领到小客厅里，他扑到长沙发上，坐在他过去经常见到侯爵夫人的地方，痛哭流涕。费利西泰抽着她那土耳其式的烟斗，什么话也没对他说。她知道，卡利斯特第一次把压在心里的痛苦发泄出来，说什么都没有用。不知如何是好的卡利斯特整个下午愣着不动。快吃晚饭的时候，卡米叶先请卡利斯特听她说话，试图劝他几句。

"朋友，你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不象你可以从未来的美好生活求得安慰。对我来说，大地不再有春天，心灵不再有爱情。所以我必须到更高的境界里去寻找安慰。贝阿特丽克丝来到的前夕，我在这里向你描绘过她的形象。我无意在你面前糟蹋她，那样你会认为我忌妒的。今天，你听我说真话吧。德·罗什菲德夫人与你丝毫也不相称。她自己堕落本不需要弄得舆论哗然，不这样，她也许一点也不引人注目；她这样做头脑很清醒，是为了出风头。她属于这样一种女人：她们宁愿哄动舆论的失足而不要安宁的幸福；她们蔑视社会，社会

也必然对她们报之以诟骂；她们愿意不顾一切代价让人家议论自己。她的虚荣心极强。她的财富和智慧没有能使她获得女中豪杰的地位，这是她企图通过主持沙龙征服的地位。她以为能够获得德·朗热公爵夫人和德·鲍赛昂子爵夫人的声誉，但，人们是公正的，只有真情实感才有幸得到人们的关注。会做戏的贝阿特丽克丝被认为是二流演员。她的私奔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达摩克利斯的剑①对她的快乐并不构成威胁。再说，只要人们真诚相爱，在巴黎是很容易躲在一边享清福的。总之，她若是多情而又温柔，今晨就不会跟孔蒂走了。”

卡米叶说了很久，颇令人信服，可是这最后的努力也是白费。卡利斯特做了个手势，表示他完全信赖贝阿特丽克丝，卡米叶于是住了口。卡利斯特吃不下饭，卡米叶强迫他下楼，陪着她进晚餐。一个人只是在十分年轻的时候才会发生这种难过得吃不下饭的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器官养成了习惯，变得好象结实了。情绪对身体的影响不至于大到落下不治之症的程度，除非生理系统仍保持着幼时的娇嫩。成年人能顶得住可使青年人致死的巨大悲痛，不是因为他们感情淡泊，而是因为他们的器官有抵抗力。所以，卡利斯特在痛哭了一场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逆来顺受的态度，使卡米叶

---

① 据古希腊传说，达摩克利斯是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一世（公元前430—367年）的宠臣，十分羡慕迪奥尼修斯的权势和富有。于是迪奥尼修斯邀他参加盛宴，用金银器皿给他摆上珍馐美味，让他坐上黄金宝座，宝座上方却用一根马鬃悬一银光闪闪的利剑。以此说明君王的幸福和安乐并不长久，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危险。

首先吓了一跳。卡利斯特在离开卡米叶回家之前，要求再看看贝阿特丽克丝住过的房间，他去把头扑在贝阿特丽克丝睡过觉的枕头上。

"我做傻事了。"他边说，边同卡米叶握手，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她。

回到家里，他发现家里那批常客正在打穆士牌。他整个晚上都呆在母亲旁边。神甫、杜·阿尔嘉骑士和德·庞-奥埃尔小姐知道德·罗什菲德太太已经走了，都为此而感到高兴：卡利斯特就要回到他们中间来了。所以，大家看见他有点儿沉默，几乎都在暗暗地观察他。在卡利斯特这样一颗单纯诚实的心里，这场初恋的结果如何，这座古宅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料想得到。

在随后几天里，卡利斯特每天照常按时到图希庄园去。他在过去有时挽着贝阿特丽克丝散步的草坪四周兜圈子。他常常独自跑到克华西克去，爬上他曾试图把她推入大海的那块岩石，在黄杨丛上一连躺上几个小时，因为他对这个石缝上的各个支点进行了一番研究，学会了爬下去爬上来。他母亲终于为他的独自乱跑、沉默寡言而感到担忧。他这样转悠了半个月，颇象一头在笼子里打转的野兽。这位失恋者的笼子，用拉封丹的话说，是贝阿特丽克丝的脚步踏过、眼睛看过的地方。半个月后，他不再去小海湾了。他觉得体力不支，只能走到盖朗德路上过去看见贝阿特丽克丝站在窗口的地方。用外省人的话说，巴黎人走了。全家都为此而高兴，一点没有看出卡利斯特身上有什么痛苦和病态。两位老小姐和神甫继续执行他

们的计划，挽留住夏洛特·德·凯嘉鲁埃，没有放她走。晚上，她挑逗卡利斯特，但从他那儿除了出牌的建议之外一无所获。卡利斯特整晚都坐在他母亲和他的布列塔尼未婚妻之间，受到神甫和夏洛特的嬷妈的观察。他们在回家的时候闲谈起他多少有些消沉的精神状态。他们把这不幸孩子的无动于衷当作对他们计划的顺从。一天晚上，感到疲倦的卡利斯特早早回房睡觉去了。当他关上房门的时候，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的牌，面面相觑。他们倾听他在房里走路的脚步声，心里惶惶不安。

"卡利斯特生病了。"男爵夫人边说，边擦眼泪。

"他什么病也没有，"德·庞-奥埃尔小姐说，"应该立即给他办婚事。"

"您以为这样会使他高兴吗？"骑士说。

夏洛特神色严厉地看了杜·阿尔嘉先生一眼。尽管她嬷妈袒护这位老水兵，她今天晚上觉得他格调低下，缺德，堕落，没有宗教信仰，对待他那条小母狗的态度很可笑。

"明天早晨，我要教训卡利斯特一顿，"男爵说，"他整天无精打采。没有看到我的孙子，一个又白又胖的小陧尼克，戴着布列塔尼童帽躺在摇篮里，我是不想离开这世界的。"

"他一句话不说，"泽菲丽娜老太太说，"不知道他有什么病。他从来没有吃得这么少，靠什么活着呢？他要是在图希庄园吃饭，魔鬼的饭菜对他是不大管用的。"

"他害相思病了。"骑士畏畏缩缩地斗胆提出了这个看法。

"得了！骚老头，您没有把钱放进篮子里。"德·庞-奥埃

尔小姐说。“您想起年轻的时候，就什么都忘了。”

“你们明天上午请来和我们一起进午餐。”泽菲丽娜老太太对夏洛特和雅克琳说，“我兄弟要劝说他的儿子，不论什么事，我们都会取得一致意见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布列塔尼人可不是这样。”骑士说。

第二天一早，卡利斯特就看见经过一番精心打扮的夏洛特来了。这时，男爵已在饭厅里结束了有关婚姻大事的宏论。卡利斯特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知道，姑妈、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朋友都愚昧无知。他吸收了科学的成果，处于孤立地位，家常话已经说不来了。所以，他只要求父亲给他几天时间考虑考虑。男爵高兴得直搓手，把这好消息附耳告诉男爵夫人，使她放了心。午饭吃得很开心。男爵向夏洛特使了个眼色，夏洛特显得活泼而愉快。杜·赔尼克家和凯嘉鲁埃家同意结亲的消息，通过加斯兰的口传遍了全城。午饭后，卡利斯特从大厅出去，走下台阶，来到花园里，后面跟着夏洛特。他让她挽着自己的胳臂，把她领到花园尽头的紫藤架下。老人们站在窗口，怀着一种疼爱的感情看着他们。未婚夫一句话不说，夏洛特相当着急，她转过身朝向宅子漂亮的正面，借此和卡利斯特搭讪，说：

“他们瞅着我们呢！”

“我们说话他们听不见。”他回答。

“听不见，可是看得见呀。”

“我们坐下来，夏洛特。”卡利斯特拉起她的手，亲切地说。

“过去你们家的旗帜就挂在这根螺旋形的柱子上，是真的

吗？"夏洛特问，她仔细端详着这座房子，好象是她自己的一样，"房子真气派！住在里面多幸福啊！房子内部，您要重新布置一下，是吗，卡利斯特？"

"我没时间，亲爱的夏洛特。"小伙子回答，他拿起她的双手吻了吻，"我要把我心里的秘密告诉您。我爱上了一个人，这个人您见过，她也爱我，我爱她爱得太深了，不能再使另一个人幸福。我知道，从我们童年起，父母就给我们定了亲。"

"可她是有夫之妇呀，卡利斯特。"夏洛特说。

"我等着。"小伙子说。

"那我也等着。"夏洛特眼泪汪汪地说，"您不会长期爱她的，据说她已跟了一个唱歌的……"

"您嫁人吧，亲爱的夏洛特。"卡利斯特接下去说，"有了您姨妈送给您的财产，在布列塔尼这是一笔巨大的财产，您可以挑到一个比我好的人……您一定会找到一个有爵位的丈夫。我把您带到一边来，不是要对您说您已经知道的事，而是以我们童年友谊的名义，恳求您承担断绝我们关系的责任，拒绝嫁给我，就说您不愿意嫁给一个心已给了别人的人，我爱别人至少可以作为您的借口，不会对您有丝毫损害。您不知道，活着对我来说多么难挨！任何斗争我都受不了，我已经精疲力竭，象一个失去灵魂，失去生活信仰的人。如果不是担心我死掉会给母亲和姑妈造成痛苦，我可能已经投海自杀了。自从寻死的欲望变得无法抑制的那天起，我就不再到克华西克的岩岸边去了。请您不要对他们提起这点。我们分手吧，夏洛特。"

他捧住姑娘的头，在她头发上吻了一下。然后，他沿着通山墙的小路走出院子，溜到卡米叶那里去。他在卡米叶那里一直待到半夜。

他凌晨一点回到家里时，母亲还在织着绒绣等他。他轻手轻脚地进入屋内，握了握母亲的手，问：

“夏洛特走了吗？”

“她明天和她姨妈一起走，两个人都很失望。到爱尔兰去吧，卡利斯特。”她说。

“我想逃到那儿去想了多少回呀！”他说。

“啊！”男爵夫人大声说。

“和贝阿特丽克丝一起。”他补充说。

夏洛特走后的几天里，卡利斯特天天陪杜·阿尔嘉骑士去林荫道散步。他坐在林荫道上的一张长凳上晒太阳，从图希庄园屋顶上的风标直到海边的礁石——涨潮时在暗礁上面翻腾的浪花告诉他那下面是礁石——，一派美景尽收眼底。卡利斯特现在又瘦又苍白，体力衰退，开始经常微微打寒战，这说明他有寒热。他的眼圈发黑，眼睛里露出沉思的孤独者或为当代文明热情战斗的勇士所具有的炯炯目光。骑士是他与之交流一些思想的唯一的人：他料想这位老人定是自己信仰的捍卫者，他在老人身上看出了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痕迹。

“您一生中爱过好几个女人吗？”当他们第二次在林荫道上，用水兵的话说，兜风的时候，卡利斯特问骑士。

“只爱过一个。”杜·阿尔嘉中校回答。

“她是有夫之妇吗？”

"是的。"骑士说,"啊! 我可痛苦啦!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保护人,我的上级的妻子;可是我们彼此那么相爱!"

"她爱您吗?"卡利斯特问。

"非常爱。"骑士以少有的激动口吻回答说。

"您幸福吗?"

"在她死之前，我一直感到幸福。她是四十九岁去世的，当时客居在圣彼得堡，那儿的气候送了她的命。她在棺材里一定感到很冷! 我常常想去把她的遗体运回来，安葬在我们亲爱的布列塔尼,安葬在我身边!但她一直长眠在我的心里。"

骑士擦了擦泪水，卡利斯特拉过他的双手，紧紧地握了握。

"这条小母狗我看得比我的生命还重。"骑士指了指蒂斯贝,"这条小狗同她过去抱在膝上，用她美丽的双手抚摩的那条长得一模一样。我一看见蒂斯贝就想到了海军元帅夫人的双手。"

"您见过德·罗什菲德太太吗?"卡利斯特问骑士。

"没见过。"骑士回答。"五十八年来，我对任何女人都不关心,只有您母亲例外,因为她有点儿象海军元帅夫人。"

三天之后,骑士在林荫道上对卡利斯特说:

"孩子,我有一百四十个金路易①，这是我的全部积蓄。你知道了德·罗什菲德太太在什么地方，就到我这儿来把这些钱拿去,看望她去。"

---

① 铸有法王路易十三头像的金币,一路易相当于二十法郎。

卡利斯特谢谢老人，对老人的一生很羡慕。可是卡利斯特郁郁寡欢，日甚一日，好象谁都不讨他喜欢、谁都冒犯了他。只有对母亲他还保持着和善的态度。男爵夫人注视着儿子相思病的发展，心里越来越焦急，只有她苦口婆心地劝说，卡利斯特才肯吃点儿东西。到了大约十月初，年轻的病人就不再陪骑士到林荫道去散步了，骑士来寻他散步，用老人的趣话来逗他，也没有用。

"我们来谈谈德·罗什菲德太太。"他说，"我给你讲我初恋的故事。"

一天，骑士怎么邀请他去散步他也不去，骑士便对男爵夫人说："您儿子病得很重啊。"

不管别人怎么问他，卡利斯特总是回答说他身体很好。他象所有忧伤的青年人一样，甘愿为爱情耗尽自己的生命。他待在家里不再出去，一个人独自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沉思，在秋天温和无力的阳光下取暖，不同任何人来往。

自从卡利斯特不再去图希庄园，费利西泰请盖朗德的本堂神甫去看她。格里蒙神甫几乎天天下午都到图希庄园去，有时还在那里吃晚饭。神甫跑得这么勤成了一大新闻：在全区，甚至在南特，都成了一大新闻。然而，陛尼克府上的晚会，他从不缺席。杜·陛尼克府上愁云密布，主人仆人，上上下下都为卡利斯特的执拗态度感到难过，没有想到他有生命危险，谁也没想到这可怜的青年会因为失恋而送命。骑士见多识广，也没遇到过这样送命的先例。大家都把卡利斯特的消瘦归咎于吃得太少。母亲跪下求他进食。卡利斯特为了不使母

亲伤心，竭力克服厌食的情绪。勉强吃进去的食物使消耗着这位漂亮小伙子的慢性低热变得严重起来了。

到十月末，心爱的孩子已不再回二楼去睡觉了。家里在低矮的大厅里给他搁了一张床。他大部分时间待在这儿，同家里人在一起。他们终于请来了盖朗德的医生。医生试图用奎宁解热，热度退了几天。医生嘱咐让卡利斯特活动活动，给他散散心。男爵重新抖擞精神，摆脱麻木不仁的状态。儿子变老了，他却变年轻了。他带着卡利斯特、加斯兰和两条漂亮的猎狗去打猎，卡利斯特顺从了父亲。三个人打了几天猎；他们走进森林，拜访住在附近山庄里的朋友。可是，卡利斯特毫无高兴的表示，谁也无法使他破颜一笑，他那副铁青的绷紧的面孔说明他兴味索然。经不起劳累的男爵疲惫不堪，不得不带着毫无变化的卡利斯特回家。回家后不几天，父子俩都病倒了，病情是如此危险，家里不得不应盖朗德医生自己的要求，派人到南特去请两位最著名的医生。卡利斯特的情况明显恶化，对男爵来说好似晴天霹雳。他的头脑还保持着造化赋予垂死者的那种高度的清醒，象个孩子一样，生怕他的家族断绝后嗣。他一句话不说，合着双手，坐在椅子上求天主保护。他已极度虚弱，坐在椅子上不能走动。他掉头朝向卡利斯特躺着的床，紧盯着儿子。儿子稍一动弹，他就感到一阵强烈的震动，好象生命的残烛因此摇晃了一下。

男爵夫人不再离开大厅，泽菲丽娜老太太坐在客厅的壁炉旁边织毛线，心里焦急万分：仆人向她讨劈柴生火，因为父子俩都感到冷，又向她领食品。她的腿脚已不够灵活，不能跟

着玛丽奥特，因此决定把她掌管的钥匙交出去。但，她什么都要知道，不停地低声询问玛丽奥特和弟媳妇；她把她们拉到一边，打听她兄弟和侄儿的病情。一天晚上，卡利斯特和他父亲都已昏昏入睡，德·庞-奥埃尔小姐对她说，男爵的面色苍白，象白蜡一般，大概眼看要离开人世了。听到女友这么说，她立即放下手中的毛线，从口袋里摸出一串乌木的旧念珠，虔诚地数着念珠祈祷起来。她那干枯的老脸焕发出如此的光彩，以致另一位老小姐也学她朋友的样子祈祷起来。接着神甫做了个手势，大家都参加了杜·陛尼克小姐的祝祷。

“我是第一个祈求天主的，”男爵夫人想起了卡利斯特写的那封不祥的情书，说，“天主没有如我的愿！”

“也许我们应该请德·图希小姐来看看卡利斯特。”格里蒙神甫说。

“她呀！”泽菲丽娜老太太大声说，“我们一切痛苦的根子是她，使卡利斯特与家庭离心离德的是她，把卡利斯特从我们手中抢去的是她，让卡利斯特读坏书的是她，教他异端语言的是她！要她受众人诅咒，愿天主永远不饶恕她！她毁了杜·陛尼克一家。”

“她也许会使杜·陛尼克一家振兴起来呢。”神甫口气温和地说，“她是个圣人，是个有道德的人。我为她担保，他对卡利斯特只有善意，没有恶意。愿她能够实现她的愿望！”

“请事先告诉我她的脚迈进这个家门的日子，那天我出去。”老小姐大声说，“她送了父子俩的命。您以为我听不见卡利斯特有气无力的声音吗？他几乎连话也说不出了。”

这时，三位医生正好走了进来。他们问了卡利斯特许多问题，把卡利斯特折腾得很累。但他们给父亲看病的时间不长，只用了一会儿功夫就完全诊断清楚了，他们很惊讶他还活着。盖朗德的医生不急不忙地告诉男爵夫人，关于卡利斯特，可能得去巴黎请教最富有经验的医生，因为请他们来一趟大概要花一百多个金路易。"

"人会因这样那样的事情送命，可是爱情，这算得了什么。"德·庞-奥埃尔小姐说。

"唉呀！管他什么原因，反正卡利斯特没命了。"男爵夫人说，"我在他身上看到了痨病的一切症候，这是我们家乡最可怕的病。"

"卡利斯特没命啦！"男爵睁开眼睛说，两大颗泪珠夺眶而出，慢慢地顺着脸上密密的皱纹往下淌，滞留在两腮的下边。这大概是他一辈子流过的唯一的两滴眼泪了。

"他站起身来，向儿子的床边迈了几步，拉住儿子的双手，看着儿子。

"父亲，您要什么？"儿子对他说。

"要你活下去！"男爵大声说。

"没有贝阿特丽克丝，我不会活下去的。"卡利斯特回答老人，老人跌倒在自己的椅子上。

"什么地方弄得到一百个金路易，把医生从巴黎请来呀？现在还来得及呢。"男爵夫人说。

"一百个金路易！"泽菲丽娜大声说，"救得活他吗？"

没有等弟媳妇答话，老小姐把两手伸进衣袋插口，解开衬

裙，发出落下东西的沉闷响声。她对自己藏金路易的地方是这么熟习，象变魔术一般，转眼间就把金路易从缝着的地方拆了出来。金币一个一个叮叮哨哨掉在裙子里。庞-奥埃尔老太太看着她这样做，惊得呆住了。

“他们看着您呢！”她低声附耳对她女友说。

“三十七，”泽菲丽娜没有回答，继续数着。

“人人都会知道您有多少。”

“四十二……”

“加重金路易①，崭新的，您又看不清楚，您是哪儿弄来的呀？”

“我用手摸得出。这儿共有一百零四个金路易，”泽菲丽娜大声说，“够了吗？”

“您这是怎么啦？”杜·阿尔嘉骑士突然来到，看见老朋友的裙子里兜满了金路易，不知何故，问道。

德·庞-奥埃尔小姐三言两语向骑士说明了情况。

“我已经知道了，我是给你们送一百四十个金路易来的，我要交给卡利斯特使用，他知道这件事。”

骑士从衣兜里掏出包成两卷的金路易给大家看。玛丽奥特看到这么多钱，叫加斯兰去把大门关上。

“黄金又不会使他恢复健康。”哭得象个泪人儿的男爵夫人说。

“但可以帮助他去寻找他的侯爵夫人呀。”骑士反驳说。

---

① 加重金路易是金路易的一倍，值四十法郎或四十八个利勿尔。

“去吧，卡利斯特！”

卡利斯特从床上坐起身来，高兴地大声说：

“上路！”

“他有命了。”男爵以悲哀的口气说，“我可以死了。去把神甫找来。”

这句话使屋内一片惊慌。卡利斯特看见父亲因为这激动人心的场面而变得面色苍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知道医生判决的神甫找德·图希小姐去了，因为，过去他越是对她反感，现在越是对她钦佩，并且象牧师应当卫护自己喜爱的信徒一样卫护她。

听说男爵已经病得没有指望，人群涌进了德·咄尼克府所在的小巷里：格里蒙神甫给这位布列塔尼的老武士行临终涂油礼的时候，农民、盐民和盖朗德城里的人在院子里跪了下来。知道父亲死在生病的儿子身边，全城的人都为之动情。人们把这个布列塔尼古老家族的灭亡看做公众的灾难。他们的礼节打动了卡利斯特。一时间，他的痛苦胜过了爱情。在父亲弥留之际，他一直跪着，眼看这位君主制度的英勇卫士慢慢死去，哭泣不止。老人在椅子上断了气，全家人都围在他身边。

“我忠于国王，忠于宗教，至死不变。主啊，作为对我效忠的报酬，求您让卡利斯特活下去！”他说。

“父亲，我一定活下去，我一定听您的话。”青年人应道。

“如果您愿意让我愉快地死去，就象法妮使我生活得很愉快一样，你就发誓结婚。”

“我答应您，父亲。”

这是个动人的场面：卡利斯特，还不如说是他的皮囊，靠在杜·阿尔嘉骑士身上，一个干瘪憔悴得象个幽灵的老人扶着一个瘦成皮包骨的青年，跟在男爵的灵柩后面送丧。教堂和教堂大门前面的小广场上挤满了从方圆十多里路赶来的人群。

男爵夫人和泽菲丽娜看见卡利斯特尽管勉强答应听父亲的话，仍是呆头呆脑，令人担忧。她们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全家服丧的那天，男爵夫人把儿子领到花园深处的长凳上，盘问了他一番。卡利斯特温柔顺从地回答母亲的问话，但他的回答令人失望。

“母亲，”他说，“我身上已经不再有活力：我进食不养身，吸气不养血。我觉得太阳冰冷。太阳象现在这样照在我们宅子正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洒满阳光的雕刻，我看到的是些蒙着一层雾的模糊形状。如果贝阿特丽克丝在这儿，一切都会重新变得明亮起来。现在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还有色彩和形状，就是这朵花和这些叶子。”他说着，从怀里取出侯爵夫人分给他的那束枯萎了的花，给母亲看。

男爵夫人什么也不敢问儿子了，他的回答说明他痴得比他沉默所显示的痛苦还要厉害。这时，卡利斯特透过互相对称的窗子看见了德·图希小姐，精神为之一振，因为费利西泰使他想起了贝阿特丽克丝。正是多亏卡米叶，两个伤心的女人在服丧期间才有了一线欢乐。

“好了，卡利斯特，”德·图希小姐远远看见了他，就边走

过来边说。"车子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找贝阿特丽克丝去，走！"

这位戴孝的青年瘦削而苍白的面孔上立即出现了一阵红晕，展眉一笑。

"我们一定救他。"德·图希小姐对卡利斯特的母亲说。卡利斯特的母亲握了握她的手，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男爵去世后一个星期，德·图希小姐、德·陧尼克男爵夫人和卡利斯特动身去巴黎，把家务留给泽菲丽娜老太太照料。

费利西泰出于对卡利斯特的喜爱，已经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安排了最美好的前程。她与葛朗利厄家有亲，这个公爵世家的后裔是五个女儿。她已经给公爵夫人写了信，给她讲了卡利斯特的故事，并告诉公爵夫人她卖掉了勃朗峰街上的房子，有几个投机商愿出二百五十万法郎。她的代理人不久前花了七十万法郎在波旁街买下了一幢最美的宅子，代替卖掉的那幢。在卖房子剩下的钱中，她用一百万赎回杜·陧尼克家的土地，并把她的全部财产安排给萨宾娜·葛朗利厄小姐。费利西泰了解公爵和公爵夫人的打算；把五个女儿中最小的嫁给他们爵位的继承人，葛朗利厄子爵。她知道老二克洛蒂尔德-弗雷德里克自愿终生不嫁，但不想象老大那样出家当修女，只有现年二十岁的老四，美丽的萨宾娜待嫁。①正是要她来治好卡利斯特对德·罗什菲德太太的痴情。

在路上，费利西泰把这些安排告诉了男爵夫人。如果她的

① 这里没有提到和德·阿瞿达侯爵结婚的三女儿。

计划成功，就要请人装修波旁街上那幢送给卡利斯特的房子。于是他们三人在葛朗利厄府上下榻。在葛朗利厄府上，男爵夫人受到同她做姑娘的姓氏和做妇人的姓氏完全相称的款待和礼遇。德·图希小姐自然建议卡利斯特趁她去打听贝阿特丽克丝的下落期间看看巴黎的风光。她让卡利斯特去经受等待着他的各种各样诱惑。在节期即将开始的时候，公爵夫人，她的女儿们和她们的朋友竭尽巴黎人的地主之谊，对卡利斯特殷勤接待。巴黎的生活给这位布列塔尼青年极大的愉快。他在萨宾娜·德·葛朗利厄身上发现了某些同德·罗什菲德太太相似的情趣，萨宾娜·德·葛朗利厄当时也确实是巴黎社会最美丽最讨人喜欢的姑娘之一。从这时候起，他对萨宾娜风韵的留心，大概不曾有任何其他女子从他那儿获得过。萨宾娜·德·葛朗利厄因为喜欢卡利斯特，作用发挥得更加出色。事情做得如此完美，以致一八三七年冬天，年轻的杜·队尼克男爵已经恢复了红润的气色和青春的风貌。当他母亲重提他在父亲临终前许下的诺言，谈起他同萨宾娜·德·葛朗利厄的婚事时，他听了已经没有反感。但是，他表面上虽然遵守诺言，心里却无动于衷。母亲知道这一点，她希望看到幸福的夫妻生活给他带来乐趣，消除他心中的冷漠。一天，葛朗利厄一家，男爵夫人及其从英国专程赶来的亲戚聚集在葛朗利厄公馆的大客厅里，葛朗利厄家的公证人莱奥波德·阿讷坎在宣读结婚证书之前，先解释了证书的内容。可是，人人都可看出，卡利斯特脸上有几分疑虑的神色，他断然拒绝接受德·图希小姐给他的赠与。他还指望着费利西泰的热诚，相信她在寻找贝阿

特丽克丝。这时，萨宾娜走进了大厅，穿戴得使人想起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虽说她是棕黄色头发。她把下面这封信交给了卡利斯特：

卡米叶致卡利斯特

卡利斯特，在我进入见习修女的小房间之前，我要看一眼我即将离去的世界，以便投身到祈祷的世界中去。这一眼完全是为了看您，因为在最近几年里，您对我来说就是整个世界。如果我的计算没有错，在我不能参加的仪式正在举行的时候，您将听到我的声音。您在祭坛面前同一位可以对着天地起誓爱您的年轻可爱的姑娘结婚的那天，我也将在南特一座修道院的祭坛面前把终身永远许给不欺骗和背叛任何人的人。我不是来使您伤心的，而是求您不要因为任何虚文而拒绝接受我从见到您那天起就想送给您的财产。请您不要对我得来不易的权利表示异议。虽说爱情是一件痛苦的事，啊！我曾经深深地爱您，卡利斯特，但您也不要有任何良心的责备：我一生曾经享受过的唯一快乐，是您给予我的，痛苦则是我自己造成的。那么，您就使我永远快乐以弥补我过去所有的那些痛苦。请允许已不存在的可怜的卡米叶为您每天享受的物质幸福做一点贡献吧。亲爱的，让我在您如花似锦的生活里增添一点芳香，让我永远在您的生活里而又不使您讨厌。无疑，您将使我获得永生的幸福。难道您不肯让我以身外之物来偿还我对您的情债吗？难道您那么缺少仁慈心肠，难道您在这件事上没有看到一位不值一顾的情人的最后谎言吗？卡利斯特，没有您的世界，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您会因此把我变成最可怕的孤独者，您把不信宗教的卡米叶·莫潘——我要郑重否定的小说和

剧本的作者——带到了天主的面前，您把这个胆大妄为的坏姑娘捆着手脚扔到了天主面前。我今天做了我早该做的人，一个清白无辜的女子。是的，我已经用悔恨的泪水洗净了我的衣衫，所以我才能被一位天使，被我亲爱的卡利斯特领到天主的跟前！我多么高兴用这个我决心使之神圣化的名字称呼您呀！我爱您没有任何私心，就象母亲爱儿子，教会爱孩子那样。我可以为您，为您的亲人祈祷，除了希望您幸福之外，不掺杂任何其他欲望。如果您知道我在思想上摆脱了世俗的私心杂念之后生活得多么清静，想到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是多么愉快，您就会遵照您家的崇高格言，坚定地踏进美好的生活，丝毫也不瞻前顾后！我给您写信，主要就是为了求您忠于您自己和您的亲人。亲爱的，您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如果没有对责任的信仰，就不可能存在。您可能不承认它，就象我过去不承认它一样，放纵您的情欲，任凭自己胡思乱想，象我过去那样。女人只有不断将自己的生命当作礼物贡献出去才会同男人平等，如同男人的生命是无休止的行动一样。而我的生命过去好似长期害了自私自利的病症。因此，天主也许把您当作负责惩罚和宽恕我的使者，在傍晚放到了我家的门口。请听一个女子的自白吧，荣誉对她来说是一座给她照亮了真正道路的灯塔。不要再孩子气了，为了您做家长，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而牺牲您的幻想吧。重新举起已经倒下的杜·盖尼克祖先的旗帜，在这个既无宗教又无道德原则的时代，表现出世家子弟的全部光彩和全部荣耀。我心爱的孩子，让我稍稍扮演一下母亲的角色吧：令人钦佩的法妮是不会忌妒一个已经不在尘世的姑娘的，您不会再见到这位姑娘了，除了她那双一直伸向苍天的手。今天，贵族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财富，请接受我的一部分财产吧，卡利斯特，并请用在正道。这不是我的馈赠，而是受人之托转交给您的遗赠。时间使我在巴黎财产

的价值上赚了钱，当我把这些赚来的钱送给您的时候，我想得更多的是您的孩子和您布列塔尼的老家，而不是您本人。”

“我们签字吧。”年轻的男爵说，使在场的人大为满意。

第三部 偷　情

第二个星期，按照圣日耳曼区一些人家的习惯，早晨七点钟在圣多马·达干教堂举行结婚弥撒。弥撒结束后，卡利斯特和萨宾娜登上一辆漂亮的旅行马车。二十个人聚集在或集中在葛朗利厄公馆门口的雨篷下面，向新婚夫妇告别，拥抱的拥抱，祝贺的祝贺，流泪的流泪。祝贺的是四位证婚人和先生们，流泪的是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儿克洛蒂尔德，她们俩都因为同样的想法而担心害怕。

“她现在走向生活了！可怜的萨宾娜，她今后要受不那么情愿结婚的丈夫摆布了。”

这种情况下或者其他任何情况下的结婚，不仅包含了浮生的欢乐，也涉及脾气相投、体质协调、性格一致，而这些使这人生的必由之路始终是个疑问。待嫁的女儿也好，已经做了母亲的也好，对于碰运气的婚姻是什么结果，有什么危险，是清楚的。所以女人们看到结婚总是流泪，而男人们总是微笑。男人们认为没有任何风险，女人们对她们所冒的风险则大体上是了解的。

在新婚夫妇车子前面，是男爵夫人的车子，公爵夫人走过来对男爵夫人说：

"尽管您只有一个儿子，您毕竟是母亲。我把心爱的萨宾娜拜托给您了！"

在这辆车子前面，有个打前站的穿猎装的跟班，车子后面有两个贴身女仆。每辆马车套四匹马，四个马车夫穿着他们最好的制服，纽眼上插着鲜花，帽子上扎着彩带，德·葛朗利厄公爵费了好大劲儿才劝动他们摘掉鲜花和彩带，还给了他们酒钱。法国马车夫极其聪明，但他们爱开玩笑：他们拿了酒钱，可是到了城门口，他们又戴上了彩带。

"好了，再见了，萨宾娜！"公爵夫人说，"记住你的诺言，经常给我写信。——卡利斯特，我不再跟您说什么了，但，您理解我！……"

于斯特·德·葛朗利厄子爵对着阿苔娜依丝微笑。克洛蒂尔德靠在小妹妹阿苔娜依丝身上，眼里噙着眼泪，向新娘投过一道机智的目光，目送马车离去。四位马车夫反复在空中甩着响鞭，发出的声音比放枪还响脆。

几秒钟内，喜气洋洋的车队就到了荣军院前面的广场，沿着河岸上了耶拿桥，穿过巴锡门，来到凡尔赛公路，最后登上了通布列塔尼的大路。

瑞士和德国的手工业工人，法国和英国的世家都遵循同样的习惯，婚礼之后出门旅行，这不是很奇怪吗？

大人物挤在滚动的方盒里，小人物乐呵呵地步行，在树林里停下休息，在每个小旅店里都大吃大喝，直到尽兴为止，或者说得正确些，直到钱用光为止。是象正经的老派人那样躲开公众开始夫妻同床的小家庭生活的风化水准高呢，还是

躲开家人在大路上陌生人的面前抛头露面的风化水准高呢？道德家大概是很难裁决的。思想感情细腻的人大概希望清静，既躲开公众也躲开家人。结婚前的快速恋爱是第一流巧匠雕琢出来的钻石、珍珠、宝石，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财富。

除了新娘，谁能讲蜜月的故事呢？有多少女子会在这儿承认这个长短不一的时期（有的只有一夜！）是夫妻生活的前奏呢？

萨宾娜给她母亲写的头三封信将透露她的处境。遗憾的是，这种处境对一些年轻的新娘和多数年长的妇女来说并不新鲜。并不是所有成为所谓心灵的护士的新娘，都象萨宾娜一样能够马上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圣日耳曼区的姑娘，凡是聪明的，在思想上都已经成了妇人。在结婚之前，她们就从社交生活和母亲那里接受了温文尔雅的锻炼。一心要把传统留给后代的公爵夫人们，在她们向自己的女儿说以下一些话的时候，常常不了解她们教育的意义："这个动作做不得。——不要嘲笑这个。——千万不要一屁股朝沙发上一坐，要轻轻坐上去。——改掉这些讨人嫌的样子！——不应该这样做。"等等。因此有些爱挑剔的市民毫无道理地拒不承认象萨宾娜这类姑娘的清白和贞洁，而她们完全是黄花闺女，深受聪明才智、高贵气派和高雅情趣的熏陶，从十六岁起就知道使用她们的双筒望远镜。萨宾娜为了适应德·图希小姐想出来的使她出阁的办法，不得不学德·绍利厄小姐①的气派。当人们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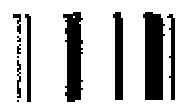
① 指巴尔扎克的小说《两个新嫁娘》中的主人公德·绍利厄小姐。

夫妻生活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刻看到那些出身的优点变得无用的时候——此时这些优点常常在爱或不幸的双重压力下化为乌有——。那天生的精细和世家的禀赋也许会使这位少妇变得象《两个新嫁娘》中的主人公那样有趣。

致德·葛朗利厄公爵夫人

一八三八年四月，盖朗德。

亲爱的母亲，您肯定能理解，为什么我未能在旅行途中给您写信，当时我们的心思象车轮一样转个不停。我来到布列塔尼腹地的杜·阭尼克府上已经两天了。这是一座精致的宅子，象个椰子壳。尽管卡利斯特一家对我亲切照顾，我还是极想飞到您身边去，把许许多多我感到只能跟母亲说的事告诉您。亲爱的妈妈，卡利斯特在结婚的时候心里还藏着巨大的痛苦，我们大家都知道，您也没有把我做人的难处隐瞒我，可是，唉！困难比您设想的还要大。啊！亲爱的妈妈，我们在几天里获得了什么样的感受啊！为什么我不可以跟您讲上几个小时呢？您的一切叮嘱都变得没有用了，从下面这句话，您肯定猜得出为什么：我爱他，就好象他不是我的丈夫。也就是说，如果嫁给另一个人，我同卡利斯特旅行就会爱上他并恨我的丈夫。请您仔细看看一个被如此全心全意地，不由自主地，不折不扣地爱着的丈夫吧，且不算您喜欢加上的所有其他形容词。因此，我不顾您善意的劝告，确立了自己隶属的地位。为了从卡利斯特那儿得到终生不渝的感情，您曾嘱咐我要保持尊严，高贵，端庄，自重，因为尊敬和器重将确立一个妻子在家庭中的神圣地位。您对现在一些少妇不以为然无疑是对的，她们为了同丈夫



和睦相处，一开始就随和，讨好，轻信，随便，放任，按照您的说法，有点儿过于女儿气（我向您承认至今我还没有明白这话的意思，以后再说吧），照您看来，这样很快就会逐步受到丈夫的冷淡，也可能是蔑视。

“记住，你是葛朗利厄家的女儿！”您曾低声附耳对我说。

这些充满慈母情意的代达罗斯①式的嘱咐，与所有神话传说的命运一样。亲爱的母亲，您能设想我会以这样的灾难，照您看来会使现在的少妇们结束蜜月生活的灾难，来开始我们婚后的生活吗？

当卡利斯特和我，看到只有我们俩坐在马车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双方都是傻呆呆的模样，但心里明白第一句话，第一道目光至关重要，我们俩都被婚礼弥撒弄得晕头转向，各自瞅着车门外面。真是可笑！马车走到城门附近的时候，先生用有点儿激动的语气开口说话了。他的话象一切所谓即兴发言一样，无疑是经过准备的。我听的时候心怦怦直跳，现在我给您简略地复述一下。

“我亲爱的萨宾娜，我希望您幸福，特别是要按您自己的心愿幸福地生活。”他说，“因此，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下，让我们俩在今后几年里都一直象现在这样，不要因为正当的好意而使我们对各自的个性和感情有所误解。请您想象一下，您在我身上可以找到一位兄长，我也一样，我希望在您身上看到一位妹妹。”

这第一席夫妻的情话，虽然十分温柔体贴，我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与我热切的心情相呼应的话语。我回答说，我也有同样的感

---

① 代达罗斯，希腊传说中的建筑师和雕塑家，曾为克里特王弥诺斯建造迷宫。他为了逃出克里特王国，为自己和儿子设计制造了用蜡和羽毛粘合的双翼。途中，由于儿子未听他的嘱咐，飞得太高，蜡被太阳晒化，羽毛脱落，坠海而死。

情，然后便陷入了沉思。按照这个我们有权互相冷淡地声明，我们便闲聊开了，灰尘呀，驿站呀，风景呀，十分彬彬有礼。我，十分勉强地微微笑着，他，精神十分迷惘。

最后，在车子离开凡尔赛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问卡利斯特——我称呼他**我亲爱的卡利斯特**，就象他称呼我**我亲爱的萨宾娜**一样——，问他是否能跟我讲讲差点儿使他送命的事，我知道是亏了这事才有幸做了他的妻子。他犹豫了很久。这成了我们之间的一场小冲突，持续了三站路的功夫。我呢，尽量做出象个犟头倔脑要赌气的小姑娘的样子，他呢，在斟酌着这个要害问题，如同报界作为挑战向查理十世提出的问题一样：**国王会让步吗**？过了韦纳伊驿站，互相交换了最令人满意的誓言，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责备他的这次狂恋，不冷淡他等等之后，他终于对我描述了他对德·罗什菲德太太的爱情。

"我不愿意在我们之间有什么秘密。"他最后说。

可怜的卡利斯特不知道，他的朋友德·图希小姐和您，你们不得不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因为在签婚约的那天，给我那样的年轻人穿礼服是不会不让她知道她所扮演的角色的。对于您这样温柔的母亲，我不应该有任何隐瞒。当我发现他谈这场前所未有的艳情更多地是出于他的自愿而不是我的希望时，我深深受到感动。亲爱的母亲，您会责备我想了解他那痛苦的深度和您向我指出过的他那敏感的心灵创伤吗？就这样，在受到圣多马·达干教堂神甫祝福的八小时之后，您的萨宾娜就落到了一个年轻的妻子尴尬地听丈夫亲口吐露恋爱受骗经过和她情敌的劣迹的境地，是的，这是一个年轻女子得知只是由于一个金发老太婆心气高傲，自己才得以和丈夫婚配时所处的可悲境地。听了他的故事，我获得了我所寻觅的东西。"什么……"您会说。啊！亲爱的母亲，在座钟上面

和壁炉正面，互相引诱的爱神我见得够多了，足以把这种教诲付诸行动了！卡利斯特在结束他那不平常的回忆的时候，热情地保证要把他称之为发疯的往事忘得一干二净。一切保证都需要签字才有效。这位幸福的不幸人拿起我的一只手，送到嘴边，然后久久地两手捧着不放。接着又是一次表白。这一次表白，我觉得比第一次更符合我们的身分，虽然我们俩没有开口说一句话。一个女人愚蠢到不爱我那英俊迷人的卡利斯特，我对其低下的情趣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从而获得了这一幸福……

他们叫我，要我去玩一种我还不懂的扑克牌戏，我明天再继续写。现在离开您一下去做打穆士牌的第五家，只有在布列塔尼的腹地里才有这种事情！……

五月三日

我继续讲我的《奥德修纪》①。第三天，您的女儿和女婿就不再用客气的您，而用情人的你来互相称呼了。婆婆见我们很幸福非常高兴，尽力代替您，亲爱的母亲。象所有想为消除对往事的记忆而起点作用的人那样，她亲切极了，待我几乎同您一样。她大概猜到了我做人的毅力，因为，在旅行开始阶段，她竭力掩饰自己的不安，过分的谨慎使她的不安反而变得显而易见。

当我的视野里出现盖朗德的塔楼时，我附耳对您的女婿说：

“你真的忘记她了吗？”

我的丈夫已经变成了**我的天使**，他肯定还不晓得纯朴、真诚的爱是多么深厚，因为这句简单的话使他高兴得几乎发疯。不幸的

---

① 《奥德修纪》，荷马史诗，记述特洛亚战争结束后，奥德修在海上漂流十年才返回家乡的故事。这里萨宾娜诙谐地把自己的经历称作她的《奥德修纪》。

是，想让他忘记德·罗什菲德太太的愿望使我走得太远了。有什么办法！我爱，我几乎成了葡萄牙姑娘，因为我更多的象您而不是象我父亲。我怎么做，卡利斯特都能接受，如同娇生惯养的孩子，别人怎么宠爱他都行。他首先是个独子嘛。我跟您私下讲，万一我有个女儿，我就决不让她嫁给独生子。巴结一个霸王已经够了，而我在独生子身上看到好几个霸王。于是乎，反倒是我去巴结他了。我的行为象个忠心耿耿的妻子。忠心耿耿，为人所用，是有危险的，要丢掉尊严的，所以我要预先告诉您，这半个品性的东西是保不住了。尊严只是骄傲的屏风，在这屏风的后面，我们爱怎么发脾气就怎么发脾气。您说有什么办法，妈妈！……您不在身边，我觉得自己是站在深渊面前。如果我保持自己的尊严，我可能会因为得到的只是一种兄妹之情而暗暗痛苦，这种兄妹之情肯定会干脆变成冷漠无情。我可能会给自己准备什么样的前途呢？我忠心耿耿的结果就是自己成了卡利斯特的奴隶。我将来能改变这种状况吗？我们走着瞧吧。至于目前，我喜欢这种状况。我爱卡利斯特，全心全意地爱他，象一个觉得自己儿子所做的一切都好，甚至让儿子打几下也好的母亲那样，疯狂地爱他。

五月十五日

直到现在，亲爱的妈妈，婚姻对我来说是十分美满的。我为最美的男子献出了我全部的爱，可是一个蠢女人却看不起他，宁愿爱一个蹩脚的音乐家，这女人显然是个蠢货，是最糟的一种蠢货：冷酷的蠢货。我作他的妻子，在感情上是很宽宏大量的。我把他心灵上的创伤当作自己一生的创伤来医治。是的，我愈是爱卡利斯特，我愈是感到我可能会痛苦而死，若是我们目前的幸福中止了。再说，这家庭的每一个人，杜·盖尼克府上常来的朋友都喜欢我，

他们家立经挂毯上的人物似乎也从挂毯上走下来证明不可能的事是存在的。

等有一天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来给您描绘我的姑母泽菲丽娜、德·庞-奥埃尔小姐、杜·阿尔嘉骑士、凯嘉鲁埃家的小姐们等等诸如此类的人。甚至两位仆人，玛丽奥特和加斯兰，也把我看做天上下凡的天使，同我说话的时候战战兢兢的。他们可不是只中看不中用的人，我希望人家允许我把他们带到巴黎去。

我的婆婆郑重其事地让我们住在先前她和她亡夫的套间里。那情景十分动人。

“我这福人的全部生活是在这里度过的。”她对我们说，“亲爱的孩子，但愿这是你们的一个吉兆！”

她住进了卡利斯特的房间。

这位圣洁的女子似乎想摆脱往事的记忆和高贵的夫妇生活，以便让我们来享受。

布列塔尼省，这座城市，这个老式家庭，一切的一切，尽管对我们这些爱取笑人的巴黎女子来说有些可笑的地方，但直至细微末节都有某种不可解释的伟大之处，我只能用神圣这个词来说明。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杜·闺尼克家的大片土地已经被德·图希小姐赎回来了，我们不久要去修道院看望她。所有的佃户都来向我们致意。这些老实人穿着节日的服装，个个都非常高兴卡利斯特又真正成了他们的主人，他们使我懂得了布列塔尼，封建制度，古老的法兰西。这真是一个节日，我不想给您描写，我要当面讲给您听。所有租契的基本条款都是这些庄稼汉自己提出来的。我们视察了我们的已经典出去一百五十年（！）的土地之后，将在这些租契上签字。……德·庞-奥埃尔小姐告诉我们，佃农们已经以巴黎人难以置信的老实态度申报了收入。

三天之后我们即去视察我们的土地，我们将骑马前往。亲爱的母亲，等我回来之后，我再给您写信。可是，如果我的幸福已经到了顶，我能对您说些什么呢？那么，我就把您已经知道的事告诉您，也就是说，告诉您我是多么地爱您。

致德·葛朗利厄公爵夫人

南特，六月。

好象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和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从来不曾砍倒封建制度的旗帜一样，我扮演了受臣民崇拜的领主夫人的角色；在树林里纵马驰骋，在农庄里歇脚，在铺着老式台布、用老式盘子装菜的老式餐桌上用餐；用魔术家变戏法的大口杯喝葡萄美酒；在吃餐后果点时鸣枪；震耳欲聋的“杜·陪尼克家族万岁！”的欢呼！一个人用一支比尼乌①风笛连续吹十个小时来伴奏的舞会！献上来的一束一束鲜花！请我们祝福的一个又一个新娘！床上睡一觉就可解除的疲乏——我睡得从未这么香过，醒来时神清气爽，爱情象洒在你身上的阳光一样灿烂，象用下布列塔尼语嗡嗡叫着的千百只苍蝇那样闪闪发光②！……最后，在古里古怪的杜·陪尼克古堡里住了一阵子——这里的窗户象走车马的大门，母牛可以到大厅里来啃草；我们已经发誓要整顿，修理，以便每年在这里接受陪尼克氏族子弟的欢呼，他们中的一个将打着我们家族的旗帜……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哎唷！我终于到了南特！

啊！我们到达陪尼克古堡的那一天真了不起！本堂神甫和他的全体神职人员，我的妈呀，个个头上戴着花冠，前来迎接我

① 布列塔尼的一种风笛。

② 一句玩笑，影射该地区的闭塞、保守，居民一直使用下布列塔尼方言。

们，为我们祝福，表示高兴！……我现在给您写信，眼里还噙着激动的泪水。这位神气十足的卡利斯特演着领主的角色，活象司各特笔下的人物。我的先生接受别人的致意，好象他完全处在十三世纪一样。我听见姑娘们和大妈们象喜歌剧中的合唱一样互相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的领主多俊啊！"

年长的人彼此议论着，说卡利斯特长得象他们见到过的杜·陪尼克家的前辈。啊！庄重崇高的布列塔尼，何等的信仰之邦，宗教之乡！但是，进步窥伺着布列塔尼，人们在这里架桥筑路，新思想也会跟着来到，那就要同布列塔尼的崇高永别了！一旦人们向农民证明，他们与卡利斯特是平等的人，只要他们愿意相信，他们肯定再也不会象我看到的那样自由，那样自豪！在这以和平手段收回土地的妙举和签订契约以后，我们便离开了这块一向时而绚丽多采、时而阴沉凄凉的迷人地方，来到这里拜见使我们获得幸福的人。卡利斯特和我，我们感到应向圣母往见会的见习修女表示谢意。为了纪念她，卡利斯特将根据德·图希家的族徽来制订他的纹章，其样式是：*黄色和绿色为底，横竖各一条等分线，交叉两条对角线*；当中镶一只银鹰，鹰嘴衔着那句美妙的女性铭言：怀念您！

杜·陪尼克家的朋友格里蒙神甫，昨天领着我们来到圣母往见会的女修道院。妈妈，他对我们说，你们亲爱的费利西泰是个女圣人。对他来说，费利西泰当然是个女圣人喽，既然费利西泰皈依天主教的壮举使他荣升了教区的代理主教。德·图希不肯见卡利斯特，只见了我，看上去她对我的拜访非常高兴。

"你告诉卡利斯特，"她低声说，"我不肯见他，是鉴于良心和服从，因为人家不允许我见他。但我宁愿不用成年累月的痛苦来

换取这几分钟的快乐。啊！当人家问我心里想什么的时候，你知道，我是多么难于回答。我头脑里思绪万千，象阵阵旋风，瞬息即逝，可是见习修女的导师不肯理解。有时候，意大利或巴黎，种种情景，历历在目，同时也想到卡利斯特。”她以您所知道的那种绝妙的诗歌语言说，“卡利斯特是这些回忆的太阳……我年纪太大了，不能入加尔默罗修女会，便入了圣弗朗索瓦·德·萨勒①创建的圣母往见修女会。唯一的原因是这位圣人说过：‘我将让你们光头，而不让你们赤脚！’，同时他反对那些损害身体的苦行。确实，犯罪的是脑袋。这位主教圣人把管思想和意志的教规订得很苛厉是做得对的！……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我的头脑是真正的罪犯，它直到四十岁这样致命的年龄还在感情问题上欺骗我，虽说在这年纪我可以一时间比年轻女子幸福四十倍，可是以后我比她们要五十倍的不幸……”她显然很高兴地中断了谈她自己，她问我：“哎，孩子，你满意吗？”

“您看得出我正沉浸在爱情和幸福的狂喜之中！”我回答她说。

“卡利斯特既善良单纯又高尚英俊。”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已把你立为我的财产继承人，你除了拥有我的财产，还拥有我梦寐以求的双重理想……”她停了一下，又继续说，“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高兴。我的孩子，你现在可不要忘乎所以。你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幸福，只要伸出手来，幸福便从天而降。但，你要想想如何保住幸福。哪怕只是为了从这里带回我的经验之谈，你来一趟也是非常值得的。目前卡利斯特是被动地接受具有感染力的爱，你没有使他产生爱情。要使你的幸福持久，亲爱的，你要努力将这个原则和第一个原则结合起来。为了你们俩的利益着

① 圣弗朗索瓦·德·萨勒(1567—1622)，日内瓦主教，圣母往见会的创建人。



想，你要设法任性、撒娇，必要的时候，凶一些。当然，我无意要你使坏心计，也无意要你蛮不讲理，而是要你讲究技巧。在消耗与挥霍之间，有个节约问题。你要恰如其分地对卡利斯特施加一点影响。下面是我要说的最后一点俗家话，我是留着对你讲的，因为我心里担心，为了救卡利斯特而牺牲了你：你要牢牢拴住卡利斯特，给他生几个孩子，让他把你作为孩子的母亲来尊敬……”最后，她以激动的口吻对我说，“你要设法使他永远不再见到贝阿特丽克丝！……”

贝阿特丽克丝的名字使我们俩都陷入一种茫然若失的状态，四目相视，彼此都流露出隐隐约约的不安情绪。

“你们回盖朗德去吗？”她问我。

“回去的。”我对他说。

“那么，任何时候你们都不要到图希庄园去……我不该把这份财产给你们。”

“那为什么？”

“孩子呀！图希庄园对你来说好似蓝胡子的密室①，因为，唤醒已经沉睡的感情，是再危险也不过的了。”

亲爱的母亲，我给您复述了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虽说德·图希小姐让我讲了很多事，可是她叫我想得更多，因为当我沉醉在旅行和诱惑卡利斯特的欢乐之中时，忘记了我在第一封信里和您谈到的严重的精神状态。

在南特这座优美迷人的城市好好游览了一番，到布列塔尼广

---

① 蓝胡子是法国佩罗童话中的一个恶魔。他杀死了六个妻子，将她们的尸体藏进一间密室。任何一个年轻妻子，如果出于好奇想偷看这间密室，就会同样遭到被杀害的命运。

场参观了夏雷特①壮烈牺牲的地方之后，我们打算沿卢瓦尔河回圣纳泽尔，因为我们已经走过从南特去盖朗德的旱路了。轮船确实不及马车。许多人一起旅行，是垄断这个现代怪物的一大发明。两个长得相当漂亮的南特少妇在甲板上窜来窜去，得了我称之为凯嘉鲁埃家的病症——这是句笑话，待我给您描绘了凯嘉鲁埃一家人之后，您就会明白了。卡利斯特的行为非常得体，象个真正的世家子弟，没有拿我到处炫耀。尽管对他的高尚情趣非常满意，——象收到人家送的第一只小鼓的孩子一样——我认为现在是试一试卡米叶·莫潘教我的办法的极好机会，因为跟我谈过话的确实不是见习修女。我于是摆出一副爱赌气的小样儿。卡利斯特非常可爱地为此感到惊慌不安。他低声问我："你怎么啦？……"我老实回答说：

"没有什么！"

我承认，这样说真话，起初取得的成绩不大。在庄重可能挽救女子及其权势的种种情况下，谎言是个决定性的武器。卡利斯特变得非常焦急不安。我把他领到船头一大堆缆绳之间。在那儿，我用一种虽不是伤心，但却是焦虑的语气，向他诉说了女人嫁给美男子的不幸和担心。

"啊！卡利斯特，"我大声嚷道，"我们结婚有个很大的不幸，您不曾爱过我，您不曾选择我！您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没有象座雕像那样愣在那里不动！是我的心，我的爱慕，我的温情，在乞求着您的爱。有一天，您会因为我主动把少女纯洁的、不由自主的珍贵爱情送给了您而惩罚我的！……我也许应该要脾气，撒娇，可是我感到没有勇气和您对抗……要是那个看不起您的可恶女人在这

① 即夏雷特·德·拉孔特里，详见本卷第19页注②，但夏雷特实际上死于维雅姆广场，而不是布列塔尼广场。

儿，处在我的地位，您大概连看也不会看一眼这两个奇丑的布列塔尼女人。按巴黎的标准，她们只能算在牲口一类里……”

母亲，卡利斯特流下了两滴眼泪，他转过身去不让我看见。他发现船到了下安德尔省，就跑去对船长说，让我们在这儿下船。用这种方式来答复我，我便软了，特别是下船后还在下安德尔省一家蹩脚的旅店里歇了三个小时。我们在旅店的小房间里吃了一餐新鲜的鱼，就象风俗画家们画的那种鲜鱼，窗外从卢瓦尔河美丽的水面上传来安德雷省①冶金工厂的轰鸣声。看到经验如何在起作用，我大声叫嚷起来：

“啊！费利西泰……”

修女给我出的主意和我表里不一的表现，卡利斯特万万没有料到。他打断我的话，用绝妙的文字游戏②回答我说：

“那就让我们留个纪念吧！我们找个画家来画下这幅景色。”

用不着，亲爱的妈妈，我哈哈大笑，笑得卡利斯特不知所措，我看他几乎都要生气了。

“可是这景色，这场面，已经烙在我的心上了。”我对他说，“永远磨灭不了，它的色彩也模仿不了！”

啊！母亲，我无法做到心里爱他，外表装出吵架或不和的样子。卡利斯特愿意把我怎样，我就会怎样。那眼泪，我想，是他为我流的第一次眼泪：这眼泪难道不比那对我的权利的第二次表白更珍贵吗？……一个无情的妻子在船上发了脾气之后可能会变成贵妇和主妇，而我，却又一次失败了。照您的办法，我愈是要女儿

---

① 安德雷省，又称安德尔与卢瓦尔省，与安德尔省毗连。

② 德·图希小姐的名字费利西泰的涵义是“幸福”“如意”，因而卡利斯特以为萨宾娜对此地感到特别满意。

家脾气，我愈是变成妻子。因为，我对待爱情的态度极其软弱。我的主人看一眼，我就软下来了。不！我不是放纵爱情，我是把自己拴在爱情上面，象母亲把自己孩子紧紧抱在怀里那样，生怕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儿。

致德·葛朗利厄公爵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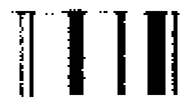
七月，盖朗德。

啊！亲爱的妈妈，才过了三个月，我已尝到忌妒的味道了！这下我心里什么感情都有了：深深的恨，深深的爱！我比受丈夫欺骗的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根本不爱我！……幸好我有个母亲，有颗心，可以任凭我呼号！……我们这些还有点儿姑娘脾气的女子，只要人家对我们说："在开启您的宫殿的所有这些钥匙里，这是一把生了锈的回忆的钥匙。您什么地方都可以进去，什么都可以享受，就是图希庄园去不得！"我们就会脚底发痒，眼睛里闪着夏娃的好奇目光，偏偏要到那儿去。德·图希小姐在我的爱里放进了什么样的刺激素呀！为什么她不准我去图希庄园呢？到布列塔尼的一座破房子里去散散步，小住一阵子，就会影响我的幸福，这还算什么幸福呢？我怕什么呢？最后，在蓝胡子太太的种种理由里再加上那所有做妻子的都难以摆脱的欲望，想知道她们对丈夫的影响牢固与否的欲望，您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一天我摆出一副无所谓的小样儿问道：

"图希庄园是怎么回事呀？"

"图希庄园是您的。"我的好婆婆对我说。

"卡利斯特若是不曾去过图希庄园就好了！……"泽菲丽娜姑妈摇摇头，大声嚷道。



"那样他就不会做我的丈夫了。"我对姑妈说。

"您知道过去发生的事吗?"婆婆机敏地顶了我一句。

"那是堕落的渊薮。"德·庞-奥埃尔小姐说,"德·图希小姐在那里作了许多孽,现在她正为此求天主宽恕呐。"

"这样不是既救了这个高尚女子的灵魂,又使一座修道院发了财吗?"杜·阿尔嘉骑士大声嚷道,"格里蒙神甫告诉我,她送了十万法郎给圣母往见会的修女们。"

"您想去图希庄园吗?"婆婆问我,"值得看一看。"

"不用看,不用看!"我急切地说。

您不觉得这折戏是某种恶作剧的一部分吗?这折戏在种种借口下面重复了多次。最后婆婆对我说:

"我明白为什么您不去图希庄园。您做得对。"呵!妈妈,您不得不承认,这一攮子,虽是无心刺的,也可能会使您下决心要看一看您的幸福是否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以致会在某座房子里垮下来。应该为卡利斯特说句公道话,他从不曾向我提议去看变成他财产的那座僻静的庄园。我们一旦相爱,就成了缺乏理智的人。因为,他的沉默,他的克制,把我惹恼了。一天,我对他说:

"惟独你提也不提图希庄园,你怕在图希庄园里看见什么?"

"那我们就去吧。"他说。

象所有愿意上当并把举棋不定的难题托付给侥幸来解决的女人一样,我上了当。我们到图希庄园去了。

这地方真美,富有艺术家的雅趣。在德·图希小姐坚持要我别去的这座幽深的庄园里,我感到很愉快。所有有毒的花都开得很美,这是撒旦种的,因为有魔鬼种的花,也有天主种的花!我们只要回过头来一想,就会发现他们各自创造了半个世界。我在不是

玩火而是玩弄灰烬的这种处境里，是怎样一种甜中带苦的滋味呀！我观察着卡利斯特，看看一切是否都真的熄灭了，我提防着穿堂风，请相信我！我们一个一个房间走过去，一件一件家具看过去，完全象寻找藏起来的东西的孩子，同时我密切注视着他的神色。我觉得卡利斯特在沉思默想，我起初以为取得了胜利。我感到自己的地位相当巩固，不怕谈论罗什菲德太太了。自从听说了克华西克岩峰上的那件事，我便称她为罗什缺德。我们终于去看了那丛著名的黄杨，就是他为了不让贝阿特丽克丝属于任何人而推她下海时掉进去的地方。

“她能呆在那上面，身子一定很轻。”我笑着说。

卡利斯特保持沉默。

“让我们尊重死人吧。”我继续说。

卡利斯特仍然默不作声。

“我使你讨厌了吧？”

“没有，不过，不要去挑动这个感情。”他回答说。

什么话呀！……卡利斯特看到我为这句话而不开心，对我倍加照顾和体贴。

八　月

唉！我现在到了深渊里，我象传奇剧里的天真少女那样，采着花儿玩耍。突然一个可怕的想法闯进了我的幸福，就象一匹马出现在德国的民间叙事诗里那样。我以为卡利斯特的爱情会由于回想起往事而变得强烈起来，我以为重提那位可恶的贝阿特丽克丝的妖艳会在他心里重新掀起感情的风暴，我以为他会把这种感情倾泻到我身上来。这个本性不良、冷酷无情、顽固不化、意志薄弱的人，象软体动物和珊瑚虫一样，也敢自称贝阿特丽克

丝！……亲爱的母亲，我的心虽然完全属于卡利斯特，但我已经不得不用眼睛监视着可疑之处，眼睛比心还管用，这不是巨大的灾难吗？怀疑不是反倒有道理了吗？事情是这样的：

"我很喜欢这地方。"一天早上，我对卡利斯特说，"因为有了这地方，才有我的幸福，所以你有时把我当做另一个人，我并不怪你……"

这个老实的布列塔尼人面孔羞得通红，我扑上去热烈地拥抱他，不过，我要离开图希庄园，再也不回这里来。

从我恨德·罗什菲德太太恨到希望她死的程度（呵！天哪！自然是死于肺炎或是什么意外事件），我意识到自己对卡利斯特爱得多深，多强烈。这女人打搅我的睡眠来了，我做梦时梦见了她！难道我有可能遇见她吗？……啊！圣母往见会的见习修女说得对：图希庄园是个不吉利的地方，卡利斯特在这里重温了旧梦，旧梦的滋味比我们爱情的滋味还要甜蜜。亲爱的母亲，请打听一下德·罗什菲德太太是否在巴黎，要是在，我就待在我们布列塔尼的土地上。可怜的德·图希小姐当初为了实现她的计划，让我在签订婚约那天打扮成贝阿特丽克丝，现在她后悔了。要是她知道我刚才因为我们可恶的情敌而心慌意乱到了什么程度，她又会说什么呢？这可是一种卖身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感到羞耻。一种逃离盖朗德，逃离克华西克沙滩的强烈愿望死死纠缠着我。

八月二十五日

我拿定主意回杜·陪尼克的老宅子去。卡利斯特因为我心神不安也感到相当不安，决定带我回家。要么是他的阅历浅，一点没有猜出我的心思，要么是他知道我想离开图希庄园的原因，却并不爱我。虽说我想弄明白他同意带我回家的真正用意，可是我又极怕

弄明白那可怕的用意，我象孩子一样，为了怕听见一声巨响，便用双手蒙住眼睛，噢！母亲，我心里爱人家，可是人家没有以同样的爱来爱我。卡利斯特可爱，这不假。可是，一个由您抚养长大的二十岁的姑娘，象我这样纯洁多情的姑娘，许多女人都对您说长得漂亮的姑娘，把开在心灵里的所有花朵都献了出来，除非是个怪物，哪个男子收到这些花朵不会象卡利斯特这样讨人喜欢，和蔼可亲呢……

九月十八日，陪尼克公馆

他忘掉她了吗？这是犹如遗恨一般在我心里回荡着的唯一思想！啊！亲爱的妈妈，是不是所有做妻子的都象我一样要同回忆进行斗争？纯洁的姑娘只应该嫁给清白的小伙子！可是，这是令人失望的空想，宁可婚前有情敌，不要婚后有情敌。啊！亲爱的母亲，可怜可怜我吧，虽说我目前是幸福的，象惟恐失去幸福而牢牢抓住不放的妻子那样幸福！……有时这是一种毁灭幸福的方式，深谋远虑的克洛蒂尔德这样说过。

我发现，五个月来，我脑子里只想到自己，也就是说，只想到卡利斯特。请告诉克洛蒂尔德姐姐，她怀伤守节，我时常想到；忠于死者，她是很幸福的，她不用担心会有情敌。我拥抱亲爱的阿苔娜依丝，我发现于斯特非常爱她。照您在上封信里对我说的看来，他担心人家不把阿苔娜依丝嫁给他。您要把这种担心当作珍贵的花来培植。阿苔娜依丝一定会做主妇的，可我，我害怕从卡利斯特身上得不到卡利斯特。我肯定是个仆人了。亲爱的妈妈，谨向您致以亲切的问候。啊！如果我忧心忡忡确有道理，那，我就是以昂贵的代价买下了卡米叶·莫潘的财产！……向父亲请安。

这些书信完全说明了妻子和丈夫的微妙处境。萨宾娜认为他们结婚是出于情投意合，卡利斯特则认为他们结婚是因为门当户对。总之，蜜月的欢乐没有完全遵守夫妻共有财产的法制。新婚夫妇在布列塔尼逗留期间，著名建筑师葛兰杜在克洛蒂尔德和德·葛朗利厄公爵夫妇的监督下，领导了杜·陧尼克公馆的修缮工程和配置家具的工作。为了小夫妻能在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回到巴黎来，该做的事都做了。萨宾娜满心喜悦地在波旁街安顿了下来，这倒不是想做家庭主妇，而是想知道家里人对她婚姻的看法。卡利斯特英俊恬淡，很乐意在姨姐克洛蒂尔德和丈母娘的带领下出入社交界。她们对他的顺从表示满意。他凭其姓氏、财产和姻联关系在社交界获得了一席地位。他的妻子在社交界被视为最讨人喜欢的人物之一。妻子的成功，上流社会的消遣，该尽的责任，巴黎冬季的娱乐，既能产生兴奋剂，又提供种种插曲，给小家庭的温暖颇增添了一些活力。

母亲和姐姐觉得萨宾娜很幸福，认为卡利斯特的恬淡是英国教育的效果，萨宾娜遂抛弃了种种悲观的想法。她听到那么多婚后不称心的少妇羡慕她运气好，便把自己的种种担心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最后，萨宾娜的怀孕使这项介于情投意合和门当户对之间的婚姻所提供的保障更加完满无缺，这是经验丰富的妇女料得很准的保障之一。一八三九年十月，年轻的杜·陧尼克男爵夫人生了个儿子，象所有妇女在这种情况下所盘算的那样，她劲头十足地亲自奶孩子。跟自己

所酷爱的丈夫生下了孩子，怎能不当个地道的母亲呢？第二年夏末，一八四〇年八月，萨宾娜就要给第一个孩子断奶了。卡利斯特在巴黎居住的两年期间，完全失去了他起初在情场所享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声誉。卡利斯特同年轻的乔治·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和他一样新近娶了一位遗产继承人，五天鹅家的贝尔特)、萨维尼安·德·波唐杜埃子爵、德·雷托雷公爵夫妇、德·勒农库-绍利厄公爵夫妇，以及丈母娘沙龙里的所有常客，都成了好朋友。他看出了外省生活与巴黎生活的种种差别。富人有种种不开心的时刻，有种种闲暇，巴黎比任何一个其他首都要强，善于使他们开心，讨他们喜欢，引起他们的兴趣。这些年轻的丈夫把高尚美貌的妻子丢在一边，去抽雪茄烟、打惠斯特，在俱乐部高谈阔论，或去跑马场赛马赌博。年轻的布列塔尼绅士接触了这些人，身上许多家传的好习惯便受到了破坏。妻子不想让丈夫感到厌烦，这种母性的愿望总是鼓励年轻的丈夫消遣娱乐。妻子看到行动丝毫不受约束的丈夫回到自己身边来是多骄傲啊！……

这年十月的一个晚上，正在断奶的孩子又哭又叫。萨宾娜看到丈夫额上添了皱纹，不能不感到心疼，便建议他躲开孩子的吵闹，到多艺剧院去看正在上演的新戏。卡利斯特接受了妻子的建议。随身仆人去定一个正厅前座的单人位子，位子定在离台口包厢很近的地方。第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卡利斯特向四周随便看看，突然发现在离他四步远的地方，德·罗什菲德太太坐在一楼台口的一间包厢里……贝阿特丽克丝在巴黎！贝阿特丽克丝在大庭广众之中！这两个念头象两枝



箭一样穿过卡利斯特的胸膛。在离别将近三年之后又见到了她！怎样才能表达一个情人内心的万千思绪呢？情人远没把她忘记，而是经常把自己的妻子当做贝阿特丽克丝，以致连妻子也看出来了！谁能相信，单方面的、失败的、但始终藏在萨宾娜的丈夫心中的、富于诗意的爱情，会使夫妻的恩爱、年轻妻子无法言传的温情黯然失色呢？贝阿特丽克丝变成了光明，白昼，运动，生命和未知数，而萨宾娜则是义务，黑暗，已知数！目前，一个是快乐，另一个是烦恼。这真如一道霹雳闪过。

萨宾娜的丈夫出于对妻子的忠诚，产生了离开剧场的高尚想法。走到正厅前座出口处，他看到包厢的门虚掩着，两只脚便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年轻的布列塔尼人发现贝阿特丽克丝坐在两位声名显赫的男子中间，一位是政治家卡那利，一位是文学家拿当。卡利斯特没有见到德·罗什菲德太太快三年了，她已经有了惊人的变化。但是，女人尽管变了样子，对卡利斯特来说，可能因此而更富有诗意，更具有吸引力。巴黎的漂亮女人在三十岁之前只要一件衣服就够打扮了。可是一过三十岁这个致命的关口，她们在衣着打扮上就要讲究方法，魅力，装饰。她们做出优雅动人的样子，从中找到生计，显出个性，变得年轻，讲究最微不足道的细节，最后她们从自然美变成了人工美。不久前，德·罗什菲德太太刚刚经历了悲剧的高潮，这悲剧在这部法国十九世纪风俗故事里，称做“弃妇”。孔蒂先抛弃了她，所以她自然变成了研究穿着打扮和各种假花的大艺术家。

在公共场合正正经经的会晤总是以成为俗套的互相致意开始。卡利斯特在向各位致意之后轻声地问卡那利：

“孔蒂怎么不在？”

这位原圣日耳曼区的大诗人曾两次出任部长，并第四次成为某个新部部长的竞选人。他意味深长地把一个指头放在嘴唇上。这个动作说明了一切。

“看到您我非常高兴。”贝阿特丽克丝娇声娇气地对卡利斯特说，“刚才您还没有看见我，我就认出了您，我心里想，您大概不会不认我吧，您！”她低声附耳对他说，“啊！我的卡利斯特，您为什么结婚呀？又是和个小傻瓜！……”

一旦女人让一个新来到包厢里的人坐在自己身边并同他咬耳朵，其他人总是找出借口来让他们单独谈谈。

“您来吗，拿当？”卡那利说，“侯爵夫人，请允许我去同阿泰兹说句话。我发现他在德·卡迪央王妃那边，我要同他讨论明天会议的辩论策略问题。”

他们知趣地走开了，卡利斯特得以从刚才的震惊中镇定下来。但是，贝阿特丽克丝制造的诗意对他来说尽管有毒，仍是富有诱惑力的。一闻到这气息，他就完全失去了理智和自制力。

变得瘦骨嶙峋、青筋暴露的德·罗什菲德太太眼圈发黑，面容干枯，憔悴，几近凋谢。这天晚上，她借助巴黎化妆品的精心打扮，使其早衰的容貌焕发出了青春。她象所有被遗弃的女人那样，把自己装扮成处女模样，动用了许多素色衣着，使人想起吉罗德根据莪相一段情节画得诗意浓郁的姑娘

们。①她那长长的脸蛋儿两旁垂着波浪形的金黄发卷，舞台上的脚灯照得芳香油亮的发卷好似滴水流光。苍白的前额闪闪发亮。用麦麸水②匀过的脸上搽了淡淡一层胭脂，借以掩饰苍白的面色。一条薄得叫人难以置信的丝巾绕在脖上，把细长的脖子遮挡起来，使之不太显眼，只露出用胸衣裹得很巧妙的部分胸脯。腰肢婀娜。至于姿势，一句话即可说明：她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僵瘦的胳臂藏在精心裁剪的宽袖笼里，几乎看不出来。她浑身上下是这种虚假的浮华、闪亮的丝绸、轻柔的罗纱和鬈曲的金发的混合，是这种活跃、安详和动荡的混合，人统称之曰妙不可言。人人都知道妙不可言指的是什么，是丰富的机智、情趣和气质。贝阿特丽克丝好似一出机关布景变幻无常的戏。演出这种巧妙地配上对白的梦幻剧，性格坦率的男子看了会入迷。反差对比的法则，会使他们产生一种玩玩乔装打扮的强烈愿望。虚假，但吸引人；矫饰，但讨人喜欢。而有些男人就是喜欢这种玩弄勾引术犹如玩纸牌一样的女人。理由是这样的：男人的欲望是一种纯形式的推理，从这种外表的学问推断出感官享乐的秘则。思想无需用言语来表达："能够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漂亮的女人，在恋爱上一定有许多其他办法。"是这样。弃妇是钟情的女子，保养的女人是善于钟情的女子。不过，虽说意大利人的这一经验之谈对贝阿特丽克丝的自尊心来说很刻薄，但她这个人天生的矫揉造作，不可能不从中得益。

① 吉罗德曾多次以莪相传说为题材创作绘画。

② 麦麸浸泡过的水变成软水，用以匀面，保护皮肤。

“问题不在于爱你们，”卡利斯特进来之前，她曾说道：“当我们把你们抓到手的时候，就要折磨你们，这就是想抓住你们不放的女人的诀窍。看守财宝的神龙有爪子和翅膀作武器！……”

“我可以用您的想法写一首十四行诗。”卡那利刚说完这话，卡利斯特就进来了。

贝阿特丽克丝一眼就看出了卡利斯特的心境，她在图希庄园套在他头颈上的箍，新鲜的红印子还在。关于他妻子的那句话，卡利斯特听了很不高兴，他举棋不定：是维护丈夫的尊严、维护萨宾娜呢，还是对这颗勾起他无限回忆的、他以为还在悲伤流血的心回敬一句难听的话呢？他的迟疑被侯爵夫人看出来了。她说那句话只是想知道，她对卡利斯特影响的深度如何。眼见他如此虚弱，她便来助他解围。

“好了，朋友，您看得出，我现在是孑然一身，”两个献殷勤的走了之后，她说，“是的，我在世上成了孤家寡人！……”

“那么，您不曾想到我吗？……”卡利斯特问。

“您！”她回答说，“您不是结婚了吗？……自从我们分别以来，这是我所遭受的种种痛苦之一。我对自己说，我不仅失去了爱情，而且还失去了我原以为是布列塔尼式的友谊。人什么都是可以习惯的。现在我不那么痛苦了，但，我已经精疲力竭。好久以来，我这是第一次说心里话。在不相干的人面前，我不得不维持自己的自尊和骄傲，好象我从不曾在爱我的人面前软弱过，又由于失去了费利西泰，我连个听我说‘我痛苦’

这种话的人也没有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告诉您，刚才看见您就在不远的地方，而没有被您认出，我是多么伤心，现在看到您就在我的身旁，又是多么高兴……”卡利斯特做了个姿态，她回答说，“对，这差不多是忠实了。不幸的人就是这样！一个无所谓的姿态，一次拜访，对他们来说便价值连城。啊！您爱过我，您，如同那个以践踏我的一切珍贵感情为乐的人爱我那样，算我活该！但我所遭受的不幸，我是不会忘记的，我爱，我要忠于那一去不复返的过去。”

她一边说着这段已经重复了上百次的即兴台词，一边频送秋波，借助手势，来加强台词的效果，好象这些话是长期压在心底，一下子喷射出来的。卡利斯特没有说话，泪水在眼睛里直打转。贝阿特丽克丝拉起他的一只手，紧紧握着，卡利斯特激动得脸色发白。

“谢谢，卡利斯特！谢谢，可怜的孩子。瞧，一个真正的朋友是如何对朋友的痛苦作出反应的！……我们互相了解。好了，您一句也不用再说了！……您走吧，人家在看着我们呐，万一有人告诉您妻子，说我们见过面，虽然是规规矩矩的，在大庭广众之中，她也可能会心里难过的……再见了，您瞧，我很坚强！……”

她揩了揩眼泪，做了个在妇女们的修辞学里称之为反衬的动作。

“让我用受永罚的人的苦笑，同那些欺骗我的薄情郎们一起笑吧。”她接着又说，“我指的是艺术家，作家，在我们可怜的卡米叶·莫潘家里认识的那些人。确实，她做得也许是对的！



让自己心爱的人富起来，自忖‘我对他来说年纪太大了！’而销声匿迹，以献身宗教来终其一生。当我们不能以处女终其一生的时候，这是最好的办法。”

她笑了起来，好象为了消除可能给崇拜者留下的悲哀印象。

“我可以到什么地方去见您？”卡利斯特问。

“我藏身在蒙梭公园前面库尔塞勒街上一座与我处境相称的小公寓里。我在那里埋头阅读文学作品，但，只是为了自己，为了消遣。天主保护我不沾染那些太太们的怪癖！①……去吧，走吧，离开我，我不想让人家议论我，人家看见我们在一起会说些什么呢？再说，噢，卡利斯特，您要是再多呆一会儿，我很可能会哭出来。”

卡利斯特伸出手去同贝阿特丽克丝相握，又一次深深地、奇怪地感到紧紧的握手充满了迷人的诱惑力，然后走出了包厢。

“天主啊，萨宾娜从未能如此打动我的心弦！”这是他在过道里突然产生的一个想法。

在演出的下半场时间里，德·罗什菲德太太没有正眼瞧过卡利斯特几次，但斜眼瞟了他多次。这对一个完全沉浸在第一次失恋回忆中的男人来说，一样痛苦得心如刀割。

当杜·启尼克男爵回到家里时，室内的豪华使他想起贝阿特丽克丝谈起过的那种俗气。由于他的财富不能归失宠的

① 指当时库尔塞勒街上的几位太太想建立文学沙龙之事。

天使所有，他便对财富感到厌恶。知道萨宾娜早已就寝，他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能有一夜的时间来回味他的感受。这时他诅咒萨宾娜由于爱他而产生的预见性。当丈夫偶然受到妻子崇拜的时候，妻子对丈夫面部的表情了如指掌。丈夫面部肌肉稍微动一下，妻子就知道意味着什么。她知道平静来自何处，稍有不悦，就要寻根究底，看看是不是她造成的。她研究丈夫的眼神，对妻子来说，丈夫的主要思想反映在眼神里：他们爱或是不爱。卡利斯特知道妻子深情地、真诚地崇拜他，惟恐失去他，所以他不相信自己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面孔，来掩饰思想突然产生的变化。

“明天早上我怎么办呢？……”他入睡的时候还在思量，担心萨宾娜对他进行这种审查。

在走近卡利斯特的时候，有时甚至是大白天，萨宾娜也会问他：“你始终爱我吗？”或者：“我不使你讨厌吗？”这类亲切的询问，随着女人个性或机智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内中隐藏着她们的焦虑不安，不论是假装的还是真正的。

狂飙掀起的尘土有时也会蒙住最高贵、最纯洁的心灵。确实喜欢自己孩子的卡利斯特，第二天早上得知萨宾娜担心孩子生了假膜性喉炎，正在察看孩子喉头痉挛的原因，并且不肯离开小卡利斯特时，竟然会有惊喜之感。男爵借口出去有事，避免在家中吃午饭。他象囚犯逃出牢笼一样逃了出去，很高兴安步当车，穿过路易十六桥和爱丽舍田园大道，向大街上一家咖啡馆走去，他宁愿象单身汉一样在那里用午餐。那么，爱情包含着什么呢？在社会的约束下，天性会反抗吗？天性要

求一个人的冲动出于本能，不受约束，不管这股激流冲到哪里，即使在闹别扭、卖弄风情的岩石上，碰得粉碎也无妨，只要不是在市政府的河床里、教堂的河床里静静地流淌，是吗？天性在酝酿可能产生大人物的爆发时，难道是事先计划好的吗？要找到一个教养比卡利斯特圣洁，作风比卡利斯特纯正，信仰比卡利斯特虔诚的青年，是很难的。仁慈的运气使一个具有真正典雅美的姑娘做了杜·陪尼克男爵夫人。这姑娘睿智，体贴，恭顺，多情，一心爱他，天使般的温柔，尽管已经结婚，仍沉浸在恋爱之中，沉浸在热恋之中，就象他爱贝阿特丽克丝一样。可是，他却向一个与他不般配的女人扑去。也许最伟大的男人身上仍残留着粘土，污浊还讨他们喜欢。那么，缺点最少的人可能还是女人，尽管她们有错误，不理智。所以德·罗什菲德太太尽管堕落，在围着她转的那些骚人墨客当中，她仍然显得比他们都高贵，她表现出来的天性纯洁胜于污浊。她在极其高雅的外表下面掩藏着甘当交际花的真实面貌。因此，这一解释不足以说明卡利斯特奇特的爱情。也许人们可以从虚荣心上找到理由，这种虚荣心埋藏之深，连道德家也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罪过。

有些人象卡利斯特一样浑身贵族气派，象卡利斯特一样英俊，富有，出众，有教养。他们对同气质与自己相似的人结婚感到厌倦，他们对那些出身贵族而不以贵族为奇的女子感到厌倦，他们对那些由于端庄，由于也同他们一样待人体贴而心气平和的女子感到厌倦。这种厌倦也许他们自己并未察觉。他们到那些人品低下或堕落的女子那里去寻求对自己优秀品

质的肯定，虽然不是向她们乞求赞扬。道德堕落和品行高尚的对比，他们看了高兴。纯洁在污浊旁边何其光彩！这样的对比很有趣。在萨宾娜身上，卡利斯特没有什么要保护的，因为她无懈可击。卡利斯特把多余的精力全部用到贝阿特丽克丝身上去了。如果说，有些大人物当着我们的面扮演过那种恢复淫妇尊严的耶稣的角色①，普通人为什么一定要更规矩些呢？

我要再见见她！卡利斯特在心里念叨这句话一直念叨到下午两点钟。这句话好比一首诗，常常成为七百法里旅途的话题②……他迈着轻快的步伐，一直来到库尔塞勒街，虽然他是第一次来，却一眼就认出了那幢房子。他，德·葛朗利厄公爵的女婿，象波旁家族一样富有、高贵，在楼梯脚下竟被一个老仆人拦住了。老仆人问：

"先生贵姓？"

卡利斯特明白，贝阿特丽克丝见他与否，应由贝阿特丽克丝作主。于是他仔细看了看花园，墙壁。巴黎的雨水在墙壁石灰上留下了一条条黑色和黄色的波状条纹。

德·罗什菲德太太同几乎所有挣脱家庭锁链的贵妇人一样，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丈夫，逃了出来。她没有肯向她的暴君求援。孔蒂和德·图希小姐使贝阿特丽克丝解除了物质生活

---

① 指《新约》中耶稣为堕落女子玛德莱娜（即《旧约》中抹大拉的马利亚）赦罪的故事。

② 典出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信使》，其中描写两个年轻人在旅途中不断地谈自己将要见到的情妇。

的忧虑，而且她母亲好几次派人给她送钱来。一个人生活，她不得不节省开支，这对一个奢侈惯了的女人来说，是相当艰苦的。于是她住到蒙梭公园旁边这座山岗顶上，躲在道旁一座大阔佬的古老的小房子里，房子前面有一个美丽的小花园，房租不超过一千八百法郎。一个老仆人、一个贴身女仆和阿朗松的一个厨娘与她共患难，一直伺候着她。对许多一心想往上爬的小市民女人来说，她的贫困已经是富贵荣华了。卡利斯特登上石级磨得锃亮的楼梯，楼梯平台上饰满了鲜花。老仆人打开二楼一扇饰着红丝绒、红绸菱形图案和镀金大钉的双扉门，把男爵引入内室。卡利斯特走过的房间里，壁上都蒙着绸缎，丝绒。色彩庄重的挂毯，交叉拉开的窗帘，门帘，里面的一切同房东没有好好维修的寒碜外貌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一间装饰简朴、风格淡雅的客厅里，卡利斯特等待着贝阿特丽克丝。这间客厅，壁上张着绛紫色的天鹅绒，饰着暗黄色的丝绸，挂着深红的壁毯，窗户好似一间间花房，因为花架上摆满了一盆盆的鲜花。室内的光线如此之暗，卡利斯特隐约看见壁炉上有两只古色古香的红瓷瓶。瓷瓶之间有一只闪闪发光的银杯。这只银杯出自班韦尼托·却利尼①的手艺，是贝阿特丽克丝从意大利带回来的。金黄色的木器家具上配着丝绒面子，墙边靠着一只只漂亮的半圆的搁几，其中之一陈设着一架珍奇的座钟，桌上铺着波斯绒毯。一切都说明家底厚实，残剩的家具摆得井井有条。卡利斯特看见一张小桌上放着一

① 班韦尼托·却利尼（1500—1571），意大利著名金银匠和雕塑家。

些首饰和一本没有读完的书。书中夹着一把当裁刀用的匕首，这是批评的象征物。匕首柄上镶嵌着珠宝，闪闪发光。最后，墙上十幅水彩画，装在富丽堂皇的画框里，张张都是画的卧室——贝阿特丽克丝浪迹天涯，临时逗留处的不同卧室，由此可见其非同寻常的放肆。

随着一阵丝质衣裙的窸窣声，不幸的女人进了客厅。她作了精心的打扮，精明的人肯定会明白她在等他。按晨衣式样裁做的灰色马海毛连衫裙露出一角雪白的胸脯，连衫裙的袖口宽大，伸出的手臂还套有一层灯笼袖，镶着滚条，饰着花边。梳得蓬蓬松松的秀发上，戴了一顶镶花边的花布帽子。

"已经？……"她嫣然一笑，说，"情人是不会这么殷勤的。您是有什么秘密要对我说，是吗？"

她在一张椭圆形的双人沙发上坐下来，同时做个手势，请卡利斯特坐在她旁边。贝阿特丽克丝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正是她在图希庄园同卡利斯特相会时用的那种香水。这种巧合也许是故意造成的，因为女人头脑里有两种记忆：天使的记忆和魔鬼的记忆。一闻到这香味，一碰到这连衫裙，一看到这双在这朦胧的光线里闪闪发亮的眼睛，卡利斯特便失去了理智。那种差一点儿使贝阿特丽克丝送命的狂热劲头又上来了。但这次，侯爵夫人是坐在椭圆形的双人沙发上，而不是站在大海边上。她起身去揿铃，同时将一只手指放在嘴上。卡利斯特看到这个要他遵守规矩的手势，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他明白贝阿特丽克丝一点也没有吵架的意思。

"安东尼，谁来找，都说我不在。"她对老仆人说，"请在壁

炉里加些木柴。"老仆人出去以后，她一本正经地说，"您看，卡利斯特，我把您当朋友看待，请您不要把我当作情妇。我要向您提两点看法。首先，我不会傻头傻脑地同一个有妇之夫争吵；其次，我不想再属于世上的任何男人。因为，卡利斯特，我本来以为自己被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里齐奥①式的人物爱上了，被一个完全无牵无挂的人爱上了，您很明白，这种命中注定的冲动已经使我落到个什么下场。您呢，您承担着最神圣的义务，您有一位年轻、可爱、美貌的妻子。再说，您已经是做父亲的人了。我没有理由爱您，您也没有理由爱我，除非我们俩都是疯子……"

"亲爱的贝阿特丽克丝，一句话就能驳倒所有这些理由：我今生除了您没有爱过别人，我是被迫结婚的。"

"是德·图希小姐跟我们耍的一个花招。"她微笑着说。

三个小时过去了。德·罗什菲德夫人一方面劝卡利斯特遵守夫妻之间的约言，一方面向他提出彻底抛弃萨宾娜的可怕的最后通谍。她说，卡利斯特的爱情可能使她处境尴尬，她说什么也不放心。而且，她把牺牲萨宾娜看作区区小事，她非常了解萨宾娜！

"亲爱的孩子，这是个遵守姑娘家一切诺言的妻子。她是地道的葛朗利厄家的人，象她的葡萄牙母亲一样是棕黄头

---

① 里齐奥（1533—1566），萨瓦公爵驻苏格兰大使的秘书，后成为苏格兰王后玛丽·斯图亚特的秘书和情人，为廷臣所忌恨，被王后的第二个丈夫达恩利杀死。里齐奥擅长音乐，此处指孔蒂。

发——就不说是桔黄色的吧——，并且象她父亲一样干巴巴。说老实话，您的妻子永远不会堕落，这是个可以独自生活的小伙子。可怜的卡利斯特，这就是您所需要的妻子吗？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可是这种眼睛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根本不足为奇。这么干巴巴的人会有温情吗？夏娃的头发是金黄色的，棕色头发的女人是亚当的后代，金黄头发的女人是上帝的子孙。上帝的手造好夏娃之后，把他最后的想法留在夏娃身上了。"

将近六点钟，大失所望的卡利斯特拿起帽子告辞。

"好，走吧，可怜的朋友，别叫她一个人吃晚饭感到伤心！……"

卡利斯特不走了。他太年轻，太容易被人抓住弱点了。

"您难道敢同我一起吃晚饭？"贝阿特丽克丝采用激将法，装出一副惊讶的神情。"我这儿的粗茶淡饭倒不至于使您害怕，这聊表亲热的姿态也会使我高兴万分，但您能做得了主吗？"

"只要让我写个便条给萨宾娜，"他说，"否则她会一直等到九点钟的。"

"喏，这是我写字的桌子。"贝阿特丽克丝说。

她亲自点燃蜡烛，送一枝到书桌上来，以便看卡利斯特写些什么。

"亲爱的萨宾娜……"

"亲爱的！您的妻子对您来说还是亲爱的吗？"她说，那副

冷峻的眼神，使卡利斯特寒到了心里。“去吧，同她吃晚饭去吧！……”

“我将同朋友们在酒店里吃晚饭……”

“说谎。呸！您既不值得她爱，也不值得我爱！……同我们相比，男人都是孬种！去吧，先生，去同您亲爱的萨宾娜吃晚饭吧。”

卡利斯特仰靠在椅背上，脸色变得象死人一般苍白。布列塔尼人有一种决不在困难面前退缩的勇敢天性。这位布列塔尼青年直起身子，一只胳臂肘撑在书桌上，手托着腮帮，以锐利的目光瞅着寸步不让的贝阿特丽克丝。他这副神态如此之迷人，换个北方或南方的女人也许会双膝跪下，对他说：“占有我吧！”可是贝阿特丽克丝生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交界处，属于卡斯泰朗家族，放任的天性在她身上培养了法兰克人的凶残和诺曼底人的恶毒。她要进行轰动一时的报复，一点也不向这迷人的姿态让步。

“我该怎么写，您说吧。我服从。”可怜的小伙子说，“说吧……”

“那好，”她说，“既然你还会象在盖朗德那样爱我。你写：我在外面吃晚饭，别等我！”

“还有呢？……”卡利斯特说，以为下面还要写点什么。”

“没有了，签字。好，”她抑制住内心的喜悦，立即把这封信拿过来。“我来派人送去。”

“现在……”卡利斯特象个幸福的人，站起身来大声说。

“啊！我想，我保留了主宰自己的权利吧？……”她正转身

从书桌向壁炉走去准备揿铃，半道停下来说。“喏，安东尼，叫人把这封信按地址送去！先生在这儿用晚饭。”

卡利斯特凌晨两点左右才回自己公馆。萨宾娜一直等到十二点半，瞌睡得吃不消了，才去睡觉。丈夫的便条只有几个字，她虽然感到非常不悦，还是睡了。她对此作了解释！……真爱丈夫的妻子开始总是把一切往好里想。

“卡利斯特匆匆忙忙写的。”她想。

第二天早上，孩子身体很好，做母亲的忧虑消除了。萨宾娜在早饭之前笑盈盈地把小卡利斯特抱到他父亲跟前来，象年轻的妈妈那样，逗孩子乐，说些孩子听不懂的话。这夫妻间的亲热场面使卡利斯特放了心。他一面跟妻子亲热，一面觉得自己没有良心。他象孩子一样跟儿子玩耍，甚至玩得很过分，不象个做爸爸的了。但萨宾娜的怀疑还没严重到那种程度，她还没有成为连一点微妙的变化都能觉察的妻子。

用饭的时候，萨宾娜终于问道：

“昨天你干什么去啦？”

“波唐杜埃留我吃晚饭。”他回答，“然后我们到俱乐部去打了几局惠斯特。”

“卡利斯特，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生活。”萨宾娜数说开了，“如今的世家子弟应当想想如何才能在自己国家里夺回他们父兄失去的全部地盘。他们不能就这么抽抽雪茄烟，打打惠斯特，懒懒散散，游手好闲，总是对那些把他们从原有地位上赶下来的暴发户说些不得体的话，脱离他们应该充当其灵魂、智慧，和保护人的群众。你们不会成为一个政党，只能

是一种舆论，正如德·玛赛①说的那样。啊！要知道，自从我摇你的孩子，奶你的孩子，我想得很多很多！我希望看到杜·隐尼克这个古老的姓氏千古流芳。”

卡利斯特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突然瞅着他的眼睛说：

“你老实说吧，你给我写的第一张便条是不是口气生硬了一些？”

“我只想告诉你我在俱乐部……”

“可是你给我写便条用的是女人的信纸，那信纸有女人的香水气味。”

“这帮俱乐部的经理真怪！……”

德·波唐杜埃子爵和他妻子是一对可爱的夫妇，他们终于成了杜·隐尼克夫妇的密友，甚至为他们在意大利剧院的包厢承担一半租金。于絮尔和萨宾娜这两位少妇由于喜欢就孩子问题交换意见，互相关心，彼此说说知心话而使两家结下了友谊。卡利斯特说谎的资格还相当嫩，心里思量："我要去向萨维尼安打个招呼。”这时，萨宾娜心里则想："信纸上好象印有冠饰②！……”这想法在她脑子里一闪而过，她责备自己不该这样想。但她打算把信纸找出来再看一看，因为她昨天晚上惶惶不安，随手将信纸扔进了自己放信的盒子。

午饭后，卡利斯特对妻子说了声他很快就回来便出去了。

---

① 德·玛赛，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一个风流公子，精明强干的冒险家，后来成为首相。但此话并非德·玛赛所说，而是出自《妇女再研究》中的人物杜德莱之口。

② 信纸上印有冠饰，表示主人是有爵位的人。

他登上一辆单马拉的小车——这种车已开始取代我们祖辈乘坐的不方便的双轮轻便车，用了几分钟便奔到子爵居住的圣父街，求子爵帮忙说个谎，万一萨宾娜问起子爵夫人的话；条件是将来子爵需要的时候他也帮同样的忙。一出子爵家门，卡利斯特就要求车夫全速奔跑，所以从圣父街到库尔塞勒街只花了几分钟。他想要知道贝阿特丽克丝下半夜睡得如何。他看到得意的不幸女人刚洗过澡，面色红润，更加好看，正在津津有味地用餐。他很欣赏这位天使吃带壳煮的溏心鸡蛋的优美姿势，对她使用的描金的杯子和杯托也感到惊叹。这套描金的杯子是位爱好音乐的英国勋爵送的。孔蒂根据勋爵出的主意作了几首抒情歌曲。勋爵拿去算自己的作品发表了。卡利斯特听他崇拜的人儿说了一些有趣的俏皮话，她的大事儿就是逗他乐，待他要走的时候，又是生气，又是流眼泪。他本来只想在她这儿呆半小时，可是一直呆到下午三点钟才回家。德·葛朗利厄子爵夫人送他的那匹英国骏马跑得周身湿透，好象从水里起来的一样。萨宾娜正巧站在朝院子的窗口——所有忌妒的妻子都会遇到这种巧事，看看卡利斯特还不回来正在着急，心里说不出为什么感到不安。看到骏马这副口吐白沫的样子她不禁吃了一惊。

“他从哪儿来？”有个什么东西在她耳边悄悄地提出这个问题。这东西不是意识，不是魔鬼，不是天使，而是一股长眼睛的；有预感的，让我们看到未知事物的，使我们相信精神存在的，相信头脑里有生命游来荡去、隐蔽在思想背后的潜能。

“你从哪里来呀，亲爱的天使？”她一直奔到楼梯的第一

道平台上去迎接卡利斯特。"阿卜杜·卡代尔几乎累垮了。你说只出去一会儿工夫，可我等了你三个小时……"

卡利斯特说谎有了进步，心里思量："好吧，我编个送礼的谎来搪塞一下。"

"亲爱的奶娘，"他边大声回答，边亲热地拦腰搂住妻子。要不是有过错，他大概还不会表现得这么亲热呢，"我知道，对一个爱我们的妻子来说，什么秘密也保不住，不论秘密的用心是如何好……"

"秘密不能在楼梯上讲。"她笑嘻嘻地回答，"来。"

在卧室外面的客厅中，萨宾娜从一面镜子里观察卡利斯特的神色。卡利斯特不知道妻子在观察他，收敛了笑容，显出疲乏的样子和真正的表情。

"秘密呢？……"萨宾娜转过身来问。

"你亲自奶孩子，非常贤惠，对我来说，这比杜·陀尼克家族的预定继承人还要可贵，我要象圣德尼街的布尔乔亚那样送你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我正在请高级裁缝师给你做件衣服，母亲和泽菲丽娜姑妈也赞成此事……"

萨宾娜伸开双臂拥抱卡利斯特，将他紧紧贴在自己胸口，头靠在他的肩上，开心得周身发软。这倒不是因为卡利斯特为她做衣服，而是因为第一个疑虑解除了。这是一种少有的感情冲动。恋爱的人，即使深情相爱的人，也不能每次都如此冲动，否则生命很快就会燃烧殆尽。所以做丈夫的应该跪在妻子面前，向妻子顶礼膜拜，因为这是个极其珍贵的时刻：心力和智力大量消耗，就象从美女塑像上倾斜的罐口向外喷水

一样。萨宾娜感动得泪流满面。

突然，萨宾娜好似被毒蛇咬了一口，离开卡利斯特，扑到沙发上，昏了过去。原因是火热的心骤然冷却下来，差点送了她的命。她这样抱住卡利斯特，鼻子钻到他的领带里尽情欢乐的时候，闻到了信纸的香味！……另一个女人的头也在这里磨蹭过，那女人的头发和面孔留下了通奸的气味。萨宾娜刚才亲过的地方还留着情敌亲吻的热气呐！……

卡利斯特先用湿毛巾敷在萨宾娜的面孔上，使她醒了过来，然后问道："你怎么啦？"

"您去把我的医生和助产医生一起找来！对，我觉得我害了奶毒……除非您亲自去请，否则他们是不会立即来的……"

这个您的称呼使卡利斯特大吃一惊。他失魂落魄，匆匆忙忙走了出去。萨宾娜一听到走马车的大门关上，便象头受惊的牝鹿立起身来，在客厅里转来转去，象疯子一样大声呼叫着：

"天哪！天哪！天哪！"

她的一切想法都表达在这两个字里面了。她作为借口说出的病症真的发作了。她的头发好象变成了一根根烧红的铁针，象神经官能症患者那样。她觉得沸腾的血液好象同时钻到了肌肉里，要从汗毛孔里涌出来！一时间，她两眼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她大声呼喊：

"我要死了！"

萨宾娜的贴身女仆听到发病的母亲和妻子的这声惨叫，走进房来，抓住她，把她抱到床上去。当她恢复了视力和神

智，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派女仆到她女友德·波唐杜埃太太那儿去。萨宾娜觉得心乱如麻，思绪万千好似随着龙卷风旋转的麦秆。

“千千万万个想法同时涌进了脑子。”她后来说。

萨宾娜拉铃叫来了男仆。她虽然发着高烧，但，盛怒——由于确信不疑而产生的盛怒——控制了一切，所以她还有力气写下面这封信。

致杜·隚尼克男爵夫人

亲爱的妈妈，您如果象我们所指望的那样到巴黎来，我将当面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泽菲丽娜姑妈和卡利斯特为酬谢我所尽的责任而准备的礼物。我从自己的幸福中已经获得了很好的报偿！……我不想在信里跟您谈这件漂亮的衣服给我带来的快乐，等您到我身边来的时候，我再对您讲。请相信，在穿上这件精制的衣服之前，我打扮的时候总是象罗马贵妇人那样，认为我最美丽的首饰是我们亲爱的小天使……如此等等。

她叫贴身女仆① 将这封信寄到盖朗德去。

萨宾娜的精神昏乱初次发作之后，接着便体温猛升，浑身哆嗦。这时，德·波唐杜埃子爵夫人走了进来。

“于絮尔，我看来活不长了。”萨宾娜说。

“你怎么啦，亲爱的？”

“萨维尼安和卡利斯特昨天在你那儿吃了晚饭之后到什

① 前文说打铃唤来男仆，这里却叫女仆去送信，可能是作者的疏忽。

么地方去啦？"

"吃什么晚饭？"于絮尔反问道。她丈夫没想到萨宾娜查问得这么快，什么也没有对她说。"萨维尼安和我昨天一起吃晚饭，然后去意大利剧院看戏，没有同卡利斯特一起去呀。"

"于絮尔，亲爱的妹妹，看在你对萨维尼安爱情的分上，请为我刚才对你说的和将要告诉你的事保守秘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是怎么死的……结婚三年，二十二岁半，丈夫背弃了我！……"

她的牙齿抖得格格作响，两眼凝滞无光，面色发青，象威尼斯的旧玻璃。

"你，这么漂亮！……他爱上谁啦？……"

"不知道！卡利斯特已经向我说了两次谎……你一句话也别说！不要可怜我，别生气，你装着不知道。从萨维尼安那儿你也许会知道他爱上了谁。噢！昨天的信！……"

她哆哆嗦嗦，外衣不套就朝一个小木盒奔过去，从中取出信来……

"侯爵夫人的冠饰！"她回到床上，说，"你打听一下德·罗什菲德太太是否在巴黎……我心里哭泣、呻吟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噢！亲爱的妹妹，瞧着吧，我的信念，诗情，偶像，贤德，幸福，一切的一切，都落空了，毁灭了，完蛋了！……天上不再有上帝！地上不再有爱情，万念俱灰，一无所有……我不知道天是否还亮着，我怀疑太阳……总之，我心里痛苦到极点，连胸脯和脸上的剧痛几乎都感觉不到了。幸好小鬼断了奶，我的奶水不会害他了！"

想到这点，一直未哭的萨宾娜，泪如泉涌。

美丽的德·波唐杜埃太太手里拿着萨宾娜最后又闻了一次的那张该死的便条，被这真正的痛苦，爱的痛苦，惊得目瞪口呆。尽管萨宾娜断断续续讲了许多，试图倾吐心曲，她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絮尔突然心里一亮，找到了只有挚友才会想到的办法。

“必须救她！”于絮尔想，“萨宾娜，你等一下，我来把事实弄清楚。”她大声说。

“啊！我即使到坟墓里也会爱你的！……”萨宾娜大声说。

子爵夫人来到德·葛朗利厄公爵夫人家里，要求公爵夫人守口如瓶，把萨宾娜的情况告诉了她。

“夫人，”子爵夫人最后说，“为了避免她急出可怕的病来，谁说得准呢？也许会发疯！……我们应当把一切都告诉医生，为这个可恶的卡利斯特编些谎言，暂时帮他瞒过错误，这样做，您不反对吧？”

“亲爱的孩子，”公爵夫人说，听到这秘密，她心里凉了半截，“友谊使您一时变得象我这把年纪的女人一样有经验了。我知道萨宾娜多么爱她丈夫，您说得对，她可能会发疯的。”

“她可能毁了自己的美貌！那就更糟了。”子爵夫人说。

“我们赶快去吧！”公爵夫人大声说。

总算还好，子爵夫人和公爵夫人比那位著名的产科医生多芒热早到了几分钟。两位医生当中卡利斯特只见过这一位。

"于絮尔把一切都跟我说了，"公爵夫人对女儿说，"你弄错了……首先，贝阿特丽克丝不在巴黎……至于你丈夫昨天做了什么，我的天使，他输了许多钱，不晓得用什么来付你的衣服费……"

"是这样吗？……"萨宾娜一面把那张便条递给母亲，一边说。

"这玩意儿！"公爵夫人笑着大声说，"这是赛马俱乐部的便笺。现在人人都用有冠饰的信纸写信，连我们的杂货店老板都快有爵位了……"

有心计的母亲顺手将闯祸的便条扔进了火里。公爵夫人刚才吩咐仆人，卡利斯特和医生来了通知她一声，现在卡利斯特和多芒热来了，她让德·波唐杜埃太太照顾一下萨宾娜，自己来到客厅里，拦住产科医生和卡利斯特。

"事情关系到萨宾娜的生命，先生，"她对卡利斯特说，"您与德·罗什菲德太太偷情，对她不忠……"

卡利斯特羞得满面通红，象个还老实的姑娘当场被捉住了错误。

"可是您不会骗人，"公爵夫人继续说，"您做得如此之笨，萨宾娜全都猜到了。但我把一切都挽回了。您不想要我女儿的命，不是吗？——多芒热先生，您知道这一切便明白我女儿究竟得了什么病以及生病的原因。……至于您，卡利斯特，一个象我这样年长的妇人能够理解您的错误，但不能原谅您的错误。对这种错误的饶恕要用一辈子的幸福才能换取。您若是愿意我尊敬您，您要先救我的女儿，然后忘掉德·罗什菲德

太太，玩过她一次就行了！……您要学会说谎，得有罪犯的勇气和老脸皮。我已经说了谎，我，将来不得不为这桩大罪而吃苦受罚！……”

接着她便把刚才编的谎话告诉了他。

能干的产科医生坐在病人床头，已经根据症状想好了治病的办法。他在书写医嘱——其效果有赖于执行的速度，这时，坐在床边的卡利斯特一直看着萨宾娜，目光里尽量表现出深切的关怀。

“确是因为赌钱您的眼圈才这么发黑的吗？……”她以虚弱的声音说。

医生、母亲和子爵夫人听到这句话打了个冷战，互相偷偷看了一眼。卡利斯特面孔红得象颗樱桃。

“瞧，这就是喂奶的结果。”机智的多芒热突然说，“做丈夫的同妻子分开感到无聊，就到俱乐部去赌钱……但，您也不必懊恼男爵先生昨晚输了三万法郎。”

“三万法郎！……”于簇尔故作惊讶地大声说。

“没有错，我知道。”多芒热肯定地说，“今天上午在小贝尔特·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家，我听说是德·特拉伊先生赢了您这笔钱。”他对卡利斯特说，“您怎能跟这样的人赌钱呢？坦率地说，男爵先生，我为您害臊。”

岳母是个虔诚的公爵夫人，年轻的子爵夫人是个幸福的妻子，年长的产科医生是个利己主义者。善良高贵的卡利斯特看到他们都象古董商人一样说谎，明白了萨宾娜危如朝露，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萨宾娜被眼泪骗住了。

“先生，”她坐起身来，气呼呼地看着多芒热说，“杜·陞尼克先生可以输掉三万、五万、十万法郎，只要他喜欢，谁也用不着认为他不好而教训他。宁可德·特拉伊先生赢了他的钱，而不要我们赢了德·特拉伊先生的钱。”

卡利斯特站起来，搂住妻子的脖子，吻了她的两颊，低声对她说：

“萨宾娜，你是个天使！”

两天以后，大家认为少夫人得救了。第三天，卡利斯特来到德·罗什菲德太太家。在那里他对自己的卑鄙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贝阿特丽克丝，”他说，“我为你奉献了幸福，我把我可怜的小妻子也献给了你，事情全暴露了，她都知道了。你给我用来写便条的那张该死的信笺，上面印着你的姓名和冠饰我都没有发现！……我当时眼里只有你！……幸好字母图案，你名字的第一个字母B，碰巧模模糊糊认不出来了。可是你在我身上留下的香味，我笨头笨脑编得不圆的谎话，泄露了我的幸福。萨宾娜差点儿送了命，奶水上了头，她得了丹毒，可能一辈子留下痕迹……”

这番话贝阿特丽克丝听了非常生气，面色极其难看，若是她看塞纳河一眼，塞纳河也会冷得结冰的。

“那太好啦，”她回答说，“这也许会使她的皮肤变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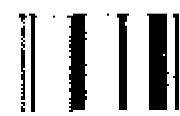
变得象骨头一样生硬、象她脸色一样反复无常、象她嗓子一样尖酸的贝阿特丽克丝，用这声调继续说了一大串刻薄的挖苦话。向情妇谈自己贤惠的妻子，即使不是向妻子谈自己

漂亮的情妇，对做丈夫的来说，没有比这种做法再笨的了。可是卡利斯特还没有受过这种应该称之为情场礼貌的巴黎教育。他既不善于向妻子说谎，又不懂怎样对情妇说真话。要驾驭女人，这两件事都是要学习的。因此他不得不使出爱情的全部力量来争取贝阿特丽克丝的宽恕。他苦苦哀求了两个小时。愤怒的天使拒绝宽恕，面孔朝着天花板，拒绝看罪人一眼，滔滔不绝地数说着故作姿态的贵妇人们所特有的理由，语声哽咽，不时流下几滴相同的眼泪，偷偷用手绢的薄纱揩拭。

"几乎在我犯了风流罪过的第二天，就同我谈您的妻子！……为什么您不跟我说她是个贤德的典范呢？我知道，她觉得您英俊，赞叹不已！这才是堕落呢！我呢，我爱您的心灵！因为，您要知道，亲爱的，同罗马乡村的某些牧人相比，您的面目可憎！……"等等。

这些话可能令人感到诧异，对贝阿特丽克丝来说却是经过深谋远虑想出的一个办法。女人每次恋爱都要变换一副面孔。她第三次换面孔，就诡诈而言大有进步。惟诡诈一词能确切表达此类艳遇所产生的经验总结。然而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是对着镜子来评价自己的。聪明女人从不会对自己作错误的评价。她们计算脸上的皱纹，目睹眼角两边生出鹅爪似的纹路，看到眼睑上长出一粒粒小囊肿，她们心里清清楚楚，她们煞费苦心保养自己是再明显也不过的说明了。所以，贝阿特丽克丝求助交际花的本事来取得自己的优势，以便同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妇竞争，一星期战胜她六次。

她并不承认这个计划阴险，她出于酷爱美男子卡利斯特



而使用这些手腕，决心叫他相信他不讨人喜欢，长相难看，外貌不美，并决心装出好象恨他的样子。对待生性自负的男子，没有比这办法更易收效的了。对他们来说，设法克服这种巧妙伪装的蔑视，不是每天都得争取成功吗？这样更好，这是假怨恨，真讨好。而他眼前看到的是优雅，真实——不知名的伟大诗人们编造出来的所有假象都具有优雅、真实的外貌。哪个男人心里不会这么想呢："我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或者"我战胜了她的反感，我爱对了。"不论哪个社会阶层的风流女子和交际花都明白这个原理。如果你不承认，那我们就要否认科学的追求者，秘密的探索者了。他们为弄清隐藏的动机进行了多年的奋斗。贝阿特丽克丝一方面利用蔑视作为精神支柱，一方面反复使用对照——不断把她舒适的富有诗意的住处同杜·陧尼克公馆进行对照。凡是被遗弃的妻子因为感到气馁都不修边幅，也不收拾内务。德·罗什菲德太太估计到了这一点，所以开始猛烈攻击圣日耳曼区的奢华，斥之为愚蠢。他们言归于好是在不折不扣的万花丛中进行的：室内摆满了美丽的鲜花，豪华之极的花架。她撒娇，作态，要卡利斯特发誓恨他妻子，说他妻子害奶毒是假装的。她在室内陈设无用的时髦小玩意儿本领极高，几乎到了滥的程度。尽管被孔蒂遗弃已经落到遭人鄙视的地步，她还想至少有个道德败坏的声誉。葛朗利厄家美貌富有的姑娘的不幸，一位年轻妻子的不幸，将会抬高她的身价。

女人给头生孩子断了奶，恢复正常生活，就会重显丽色，更漂亮地返回社交界。如果说上了年纪的妇女在生育期间会

变得年轻，那么，年轻妇女则会变得秀色可餐，朝气蓬勃，充满生命的brio①，如果允许用这个意大利人形容精神状态的词来形容人体的话。

萨宾娜虽然力图恢复蜜月期间讨人喜欢的习惯，可是她发现卡利斯特已经判若两人。不幸的萨宾娜并不是沉湎于幸福，而是细心观察。她寻找那该死的香气，而且闻到了。女友和母亲都好心地欺骗了她，她终于不再对女友吐露隐情，也不再跟母亲说知心话儿。

她想拿到确证，而确证并不用久等。确证肯定会有的，它象太阳一样，马上要求用帘子挡起来。这是樵夫呼唤死神的寓言②在爱情问题上的翻版，人们要求确证蒙住我们的眼睛。

第一次发病后半个月，一天早晨，萨宾娜收到了这封可怕的信：

致杜·陪尼克男爵夫人

盖朗德。

我亲爱的女儿，我的姑子泽菲丽娜和我，我们对你信中提到的衣服作了多方面的设想，仍感困惑不解。我已为此给卡利斯特去信。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我求你原谅。你不用怀疑我们的心意。我们正在为你积聚财富。在管理你的财产问题上，由于听了德·庞-

① 意大利文：活力。

② 拉封丹寓言诗《死神和樵夫》中，描写樵夫宁愿受苦也不愿去死。这里犹言萨宾娜宁愿受苦而不愿与丈夫闹翻。

奥埃尔小姐的意见，过几年你将会攒起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而不影响你的收入。

亲爱的女儿，我爱你就象你是我生养的、用我的奶水喂大的一样，你的信写得如此简短，特别是只字未提我心爱的小卡利斯特，我感到惊讶。大卡利斯特，我知道他很幸福，你没有什么可对我讲的，可是……等等。

萨宾娜在这封信上横批了一句：高贵的布列塔尼人不可能个个都说谎！……然后把信搁在卡利斯特的书桌上。卡利斯特见到了信，也读了。他认出了萨宾娜的笔迹和横批之后，将信随手扔进了火里，决心装作没有收到。整整一个星期，萨宾娜焦虑不安。魔鬼的翅膀从不曾碰过的纯洁或孤独的心灵对此种苦恼一定深有体会。卡利斯特的沉默令萨宾娜感到惊慌。

"我应该待他温柔体贴，叫他高兴，我惹他生气了，我伤了他的自尊心！……我的贤德变得好忌恨了，我大概侮辱了我的宠儿！"她思量着。

想到这些，她心如刀割。她想请求他原谅，可是，她又获得了确凿的新证据。

一天，大胆狂妄的贝阿特丽克丝给卡利斯特写信，寄到了家里。杜·陪尼克太太收到了信，没有打开就交给了丈夫。但她对他说：

"我的朋友，这封信是从赛马俱乐部寄来的……我认出了气味和纸张……"她心里痛苦到极点，说话连声音都变了。

这次卡利斯特面孔红了，把信放进了衣袋里。

“你为什么不看呀？”

“意思我知道了。”

年轻的妻子坐下来。她不再发高烧，也不再哭泣，但她心里产生的那种愤恨，在弱女子身上会造成犯罪的奇迹，会使她们拿起砒霜自杀或毒死情敌。女仆抱来了小卡利斯特，她接过来，放在怀里轻轻摇着。刚断奶不久的孩子隔着袍子寻找奶头。

“他想起来了，他！……”她低声说。

卡利斯特到自己房里去看信。他走了之后，可怜的少妇潸然泪下，象空房独守的妻子那样哭泣。

苦与乐一样，都是学而后知之。象萨宾娜那样差点儿送命的第一次发病是不会重演的，如同万事的开头不会再重复一样。这是情感问题上的第一只楔子，其他楔子已在意料之中，心碎肠断已有体会，我们在精力上已经做好了顽强抵抗的准备。所以，确信丈夫不忠实的萨宾娜，怀里抱着孩子，在壁炉边一坐就是三个小时，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这时，当了贴身男仆的加斯兰来通知说：

“太太，请用餐。”

“通知先生去。”

“先生不在家用餐，夫人。”

对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妇来说，独自坐在古宅的巨大餐厅里受罪，在这种情况下由两个不声不响的仆人伺候吃饭，心里之痛苦，谁能尽言？

“请驾马车，”她突然说，“我要去意大利剧院。”

她打扮得花枝招展，想要象个幸福的女人那样笑咪咪的独自在公开场合露面。她一面因为在信上加了横批而感到后悔，一面下决心用最大的软功，用妻子的贤惠，用逾越节被宰杀的羔羊那种温顺，来制服卡利斯特，使他改邪归正。她要向全巴黎撒谎。她爱，爱得既骄傲又谦卑，就象交际花和天使那样爱法。这天上演歌剧《奥赛罗》。当吕比尼唱到Il mio cor si divide①的时候，她起身走了。音乐常常比诗和表演更有感染力，因为这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了。萨维尼安·德·波唐杜埃把萨宾娜一直送到剧院门口柱廊边，扶她上了马车，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匆匆离去。

从这时起，杜·隐尼克太太进入了贵族阶级特有的痛苦时期。当你们看见女人胳臂上那些搭头镶钻石的蛇形金镯，那些项链，那些别针，你们由于妒羡、贫穷、受苦，会说这些毒蛇会咬人，这些项链的尖头有毒，这些精巧的别针会楸到那细嫩的肉里。所有这些奢侈品都是要花代价的。女人如果处在萨宾娜的地位，会诅咒富人的乐趣，对她们金碧辉煌的沙龙会视而不见，沙发的锦缎会变成麻布，奇花异卉会变成荨麻，香会变成臭，佳肴美馔会变成象大麦面包一样难以下咽，生活会象死海的水一样苦。两、三个例子就能描绘出一个沙龙或一位女子对幸福的这种反感，以致凡是有这种反感的女人会因此而恢复她们已经淡泊了的有关节俭的记忆。对这种可怕

① 意大利文：我的心儿碎了。

的现实已有预见的萨宾娜，每当丈夫离家外出就研究丈夫，揣摸这一天将会发生什么。一个女子要用多大的力量克制自己的愤怒才不致扑到这种酷刑的火舌上去呢？……如果他不去库尔塞勒街，那又会怎样的欣喜若狂呢！卡利斯特回家了呢？那就要十分当心容貌、头饰、眼神、表情和仪态，什么也不放过，直至衣着的细微末节都十分注意，于是一个女子会因而失去自己的庄重和尊严。暗暗地进行这些令人伤心的研究，在心里沤成一汪酸水，把心中开放的绝对信任的蓝花、爱情专一的黄花以及所有回忆之花的嫩根都给沤烂了。

一天，卡利斯特待在家里没有出去！家里的一切他看了都不顺眼。萨宾娜表现得温柔谦卑，快乐机智。

“卡利斯特，你生我的气，我不是个好妻子，是吗？……家里什么使你不高兴呀？”她问。

“所有这些房间都是冷冰冰的，光秃秃的。”他说，“这些事儿你不懂。”

“缺少什么呢？”

“花。”

“好，看来德·罗什菲德太太喜欢花。”萨宾娜心里想。

两天以后，杜·盖尼克公馆的房间已经换了面貌，用美丽的花卉点缀了起来，巴黎谁家的花也没有这么美。

又过了一些时候。一天晚饭之后，卡利斯特抱怨屋里冷。他蜷缩着身子坐在椭圆形的双人沙发上，东张西望，看看从哪儿来的风，找找身边有什么东西。家里的楼梯、前厅和过道有供暖设备呀，他这个新的怪念头是什么意思，萨宾娜猜了好一阵

子。经过三天的思索，萨宾娜终于想到，她的情敌为了借助曚昽的光线来遮掩她那衰败的花容月貌，一定在身边放了屏风。于是她也置了一张屏风，而且是玻璃屏风，具有以色列式的豪华。

"现在还有什么刺儿可挑呢？"她心里想。

情妇对她的间接批评并没有完。卡利斯特在家用餐的那副样子叫萨宾娜看了发急。他在餐盆里叨两三口，就把盆子还给仆人了。

"不好吃，是吗？"萨宾娜问。她亲自关心伙食，同厨师商量，眼见一切努力皆白费，当然深感失望。

"不是不好吃，我的天使。"卡利斯特心平气和地回答，"是我肚子不饿，不是其他原因。"

一位备受合法爱情的折磨、苦苦挣扎着的妻子，发狠要战胜情敌，可是常常事与愿违，做过了头，一直伤及婚姻生活不能外传的部分。在这些看得见的事情上，可以说是家庭生活的外部事情上所进行的这场如此残酷、激烈、不间断的斗争，同样也在感情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萨宾娜研究自己的姿势，打扮；爱情上的些微小事，她都留神检点。

伙食一事费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萨宾娜为了弄明白德·罗什菲德太太给卡利斯特吃什么菜，在玛丽奥特和加斯兰的帮助下，想出了类似滑稽歌舞剧中的诡计。卡利斯特的马车夫奉命装病，加斯兰取而代之。于是加斯兰得以同贝阿特丽克丝的女厨师混得很熟，而萨宾娜终于使卡利斯特吃到同样的菜肴，而且更好，可是她发现卡利斯特又有了新的讲究。

"缺少什么？"她问。

"不缺什么。"卡利斯特一面回答，一面在餐桌上寻找一样上面没有的东西。

"噢！"萨宾娜第二天一早醒来大声说，"卡利斯特要的是金龟末，这类英国调味品，在杂货店里装在佐料瓶里出售，德·罗什菲德太太使他习惯了各种各样的辣味！"

她买了英国佐料瓶架子及其五颜六色的佐料瓶子，但是她的这些发现不可能深入到情敌做菜肴的种种新花样里面去。

这一阶段延续了好几个月，如果我们想到一场斗争所呈现出的诱惑力，一定不会对此感到惊讶。这是生活。生活，连同它的创伤和痛苦，总要比厌恶的黑暗、蔑视的毒药、认输的虚无以及那称之为无动于衷的心灵的死亡更为可取。然而，萨宾娜还是失去了勇气。一天晚上，萨宾娜打扮得如同想战胜情敌的女人那样，出现在卡利斯特面前，卡利斯特却笑着说：

"不管你怎么打扮，萨宾娜，你仍然只是个漂亮的安达卢西亚女郎！"

"唉！"她倒在椭圆形双人沙发上，回答说，"我永远不会变成金发女郎，但我知道，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我不久就会象个三十五岁的女人。"

她拒绝去意大利剧院看戏，愿意整个晚上呆在家里。卡利斯特走后，她扯下头上的花，扔在地上用脚踩碎。她脱下衣服，把连衫裙，披巾，所有的衣着都踩在脚下，完全象个被自己的绳子缠住的牝羊，只有感到死了才会停止挣扎。她躺到床上。贴身女仆走了进来，其惊讶之情可想而知。

“没有什么，”萨宾娜说，“是先生！”

不幸的女子有点儿爱说这类大话，这类谎言：在两种矛盾的羞耻中，更为女性的羞耻占了上风。

在这场激烈的争夺中，萨宾娜日渐消瘦，郁郁寡欢，但她从不改变为自己规定的角色。她在一种狂热的支持下，每当痛苦得要说出刺人的话时，总是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下肚去。她克制住漂亮的黑眼睛里的怒火，努力使目光温柔，以至谦卑。她之日渐消瘦不久终于变得显眼了。公爵夫人是位出色的母亲，尽管她的虔诚变得越来越象葡萄牙人，还是看出了萨宾娜沉湎在真正病态中的致命原因。她知道贝阿特丽克丝和卡利斯特之间存在着有规律的亲密关系。她想到叫女儿常到娘家来，试图给她医治心灵的创伤，特别要劝她不要自己折磨自己。可是，萨宾娜害怕别人插手她和卡利斯特的事，在一个时期里她只字不提自己的不幸，反而说自己很幸福！……苦到了头，她就会恢复自己的自尊心和一切美德！但是，一个月之后，萨宾娜在姐姐克洛蒂尔德和母亲的抚慰下，承认了自己的悲伤，吐出了自己的苦水，她诅咒生活，声称她看见死亡到来，只会喜出望外。她请求立志终身不嫁的克洛蒂尔德做小卡利斯特的妈妈，因为王族从不曾指望能有这么好的孩子做推定继承人。

一天晚上，萨宾娜同亲属聚在一起，在场的有即将在封斋期结束后同德·葛朗利厄子爵结婚的妹妹阿苔娜依丝，克洛蒂尔德和公爵夫人。萨宾娜最近遭到一次极大的侮辱，深受刺激，因而发出了内心痛苦的强烈呼声。

“阿苔娜依丝，”十一点钟左右，她看见年轻的于斯特·

德·葛朗利厄子爵走了，便说，"你快结婚了，我的例子，你要引以为戒！你要力戒显示自己的优点，把这当作罪过来提防。你要抵制用表现自己优点来讨好于斯特的欲望。沉着，庄重，冷静。幸福问题，你要量入为出！这样做不高尚，但有必要……你看！我的优点断送了我。凡是我觉得美的，神圣的，高尚的，所有我的美德，都成了一块块暗礁，我的幸福撞在上面，砸得粉碎。我不再讨好人了，因为我还不到三十六岁！在某些男人看来，年轻是个缺点！在一张天真的面孔上，没有什么看不出来的心思。我爽朗地大笑，而这样却做错了！要讨人喜欢，就应该善于做出恶魔的那种微微的苦笑，因为他们不得不藏起又长又黄的牙齿。红润的面色太单调！男人更喜欢涂了胭脂、鲸腊和cold-cream①的玩偶。我正正派派，可是讨人喜欢的是歪门邪道！我象正派女人那样老老实实，一往情深，可是得象外省的喜剧演员那样花言巧语，弄虚作假，装腔作势。我因为有一个法国最可爱的男子做丈夫而陶醉在幸福之中，我老老实实地对他说他是多么杰出，他的姿态是多么优美，我觉得他英俊。可是要讨他喜欢，就应该假装厌恶，转过头去不睬他，对什么都不表示爱慕，并且对他说他的翩翩风度实际上是病态，是肺病患者的模样，在他面前夸奖法尔奈斯的赫丘利②的阔肩，叫他生气，并克制自己，似乎我需要力争在幸福的时刻把那些可能扼杀爱情的缺点藏起几个来一样。我不幸赞赏

---

① 英文：护肤霜。

② 法尔奈斯的赫丘利，指保存在那不勒斯法尔奈斯宫的赫丘利雕像，巴尔扎克视之为男性美的象征。

美好的东西，没想到要对所有闪烁着诗情和丽色的东西进行尖酸刻薄的批评来抬高自己。我不需要让卡那利和拿当用诗歌和散文来赞美我智慧超群！我是个天真的可怜孩子，我只认识卡利斯特。啊！要是我象她一样曾经跑遍世界各国，要是我象她一样曾经用欧洲各国的语言说："我爱你！"人家就会安慰我，同情我，崇拜我，我就会提供国际爱情大杂烩的美餐！只有当你用恶意衬托你的亲热的时候，人家才会感谢你的亲热。总之，我，一个高尚的妻子，我得学习窑姐儿所有的下流行为，所有的盘算！……而卡利斯特竟上这些骗人假象的当！……噢，母亲！噢，亲爱的克洛蒂尔德！我伤透了心。我的自尊是个虚假的盾牌，我无法不痛苦，我始终爱我的丈夫，爱得发疯；为了使他回到我身边来，我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傻瓜，"克洛蒂尔德对她附耳说，"你要做出好象要报复的样子来……"

"我要死得清清白白，毫无错误可言。"萨宾娜回答，"我们的报复应当与我们的爱情相称。"

"孩子，"公爵夫人对女儿说，"做母亲的看待生活要比你稍微冷静一些。爱不是目的，而是家庭的手段，不要学那位可怜的德·玛居梅男爵夫人。爱过了头，没有好结果，而且叫人讨厌。总之，天主知情，给我们送来了痛苦……现在阿苔娜依丝的婚事已经安排停当，我可以来关心你了……我已经同你父亲、德·绍利厄公爵和阿瞿达谈了你目前的困难处境，我们会找到办法使卡利斯特回到你身边来的……"

"对付德·罗什菲德太太，有的是办法！"克洛蒂尔德微笑

着对她妹妹说。“爱她的人在她身边呆不长。”

“我的天使，”公爵夫人继续说，“阿瞿达曾是德·罗什菲德先生的妹夫……如果我们亲爱的神师赞同为实现我交给你父亲的计划而要采取的小小计谋，我可以保证卡利斯特会回到你身边来。我心里讨厌使用这样的手段，但我愿意听听布罗塞特神甫对此事的看法。孩子，我们不想等你到了 in extremis① 才来帮助你。你要抱有希望！今天晚上你这么伤心，以致我泄露了秘密。可是我又不能不给你一点希望。”

“这样做会使卡利斯特伤心吗？”萨宾娜问，怀着不安的心情瞅着公爵夫人。

“噢！我的主啊，将来我会这么蠢吗？”阿苔娜依丝天真地嚷道。

“啊！小丫头，当美德由爱来引路的时候，会使我们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这是你不了解的。”萨宾娜回答说。她已经伤心透顶，六神无主，所以做了这样一种结论。

这句话说得如此辛酸动人，公爵夫人根据杜·陀尼克夫人的声音、语气、眼神，觉得话里暗示了某种不幸。

“孩子们，十二点了，去睡吧！……”她对另外两个女儿说。她们的眼里闪着疑问的目光。

“我三十六岁了，还是多余的人吗？”克洛蒂尔德开玩笑地问道。

阿苔娜依丝同母亲吻别时，向萨宾娜俯下身子，悄悄地说：

“你得告诉我是什么事儿！……我明天去你那儿吃晚饭。

① 拉丁文：临终时刻。

要是母亲感到良心不安，我会把卡利斯特从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手里解救出来的。”

“来，萨宾娜，”公爵夫人把女儿领到自己的卧室里说，“说说看，孩子，有什么新情况？”

“唉！妈妈，我完蛋了！”

“为什么？”

“我本想战胜那个可恶的女人，我胜了，我怀孕了，可是卡利斯特那么爱她，我担心他会彻底抛弃我。一旦他的不忠得到证实，她会气得暴跳如雷！啊！我受的折磨太厉害，顶不住了。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她那儿，看他那高兴的样子我就知道了。从他那不高兴的样子，我知道他什么时候从那儿回来。总之，他不再有所顾忌了，我使他感到厌烦了。她对他的影响同她的身心一样不健康。你会看到，作为和解的代价，她会要求公开抛弃我，象她那样断绝关系，她可能会把他带到瑞士、意大利去。他开始觉得不了解欧洲是滑稽可笑的，这些话说在前面，我猜到是什么意思。如果卡利斯特三个月内仍不改邪归正，我不知道他将变成什么样子……我知道，我会自杀的！”

“不幸的孩子，你的灵魂呢！自杀是极大的罪孽。”

“她能给他生孩子！您懂吗？要是卡利斯特喜欢这个女人的孩子，不喜欢我的呢！噢！那我就再也没有耐心，再也忍受不了啦。”

她倒在一张椅子上，她讲出了内心的想法，全部痛苦暴露无遗。痛苦好似雕塑家放在胶泥里的铁芯，全凭它支撑着，这是一种力量啊！

“好了，回家去吧，可怜的伤心人！面临这么多的不幸，神甫肯定会宽恕我们因人间的诡诈而犯下的轻罪。走吧，姑娘，”她边说边向祈祷的跪凳走去，“我要专门为你向我们的主和圣母祈祷。再见了，亲爱的萨宾娜。你若是愿意我们成功，你的宗教责任更加要件件记牢……”

“我们成功了也没有用，母亲，我们拯救的只是家庭。卡利斯特毁灭了我心中爱的神圣热忱，使我对一切，甚至痛苦都麻木了。从结婚的第一天起，我就尝到了旧情未断的痛苦，这样的蜜月是什么蜜月呀！”

第二天午后一时左右，巴黎神职人员中最杰出的教士之一，布罗塞特神甫，迈步穿过葛朗利厄府的院子。他的步子迈得那样谨慎，神秘，安详，庄重，甚至威严，当称之为僧侣的步伐。这是圣日耳曼区的一位本堂神甫，一八四〇年被指定担任空缺的主教职位——他曾三次拒绝的那个职位。

他矮小、瘦削，年纪五十岁上下。面孔象老妇人那样苍白，由于守斋而表情淡泊，由于承受种种痛苦而布满皱纹。这张传教士的面孔上长着一双黑眼睛，炯炯的目光反映着笃信宗教的热忱，但一种与其说是神秘不如说是深邃的表情使之显得并不那么咄咄逼人。他登上台阶的时候脸上几乎挂着微笑，因为他对促使教徒把他请来的重大情况颇不以为然，但公爵夫人是个慷慨的施主，把花在本教区真正穷苦人身上的时间拿点出来听她进行无罪的忏悔，还是值得的。听到通报神甫已到，公爵夫人站起身来，在客厅里迈了几步，迎上前去。只有接待红衣主教、主教、普通教士，比她年长的公爵夫人和

王族成员，她才给予这种礼遇。

"亲爱的神甫，"她亲自给他让座，小声地说，"我在从事一项相当恶毒但可以引出大好结果的阴谋之前，需要求助于您权威的经验，我希望您告诉我，在灵魂得救的道路上，我是否会因此遇到荆棘……"

"公爵夫人，"布罗塞特神甫说，"不要把宗教上的事情同世俗事务混为一谈，它们常常是互不相干的。首先，请问是什么事儿？"

"您知道，我女儿萨宾娜痛不欲生，生命危在旦夕。杜·陪尼克先生遗弃她，与德·罗什菲德太太私通。"

"这事很恶劣，很严重。可是，您知道我们亲爱的圣弗朗索瓦·德·萨勒①对这种问题是怎么说的。总之，请想想居荣太太②，她抱怨夫妻恩爱的表现中缺少神秘主义，她若是看到她丈夫有位德·罗什菲德太太，可能会非常高兴。"

"萨宾娜实在太温柔了，十足是一个信奉基督的好妻子，但她对神秘主义没有丝毫兴趣。"

"可怜的少夫人！"神甫狡猾地说，"您找到了什么办法来挽救不幸呢？"

"亲爱的神师，我犯了罪，我想派个漂亮的小先生去勾引德·罗什菲德太太。这人意志坚强，满脑子的歪才，肯定能叫德·罗什菲德太太丢掉我的女婿。"

---

① 见本卷第274页注①。

② 居荣太太（1648—1717），居荣·杜·谢诺瓦的妻子，法国神秘主义者，鼓吹宗教狂热，有多种著作问世。

"我的女儿，我们在这儿，不是在告罪亭，"神甫抚摩着下巴说，"我无需以审判者的身分对待您。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我承认这可能有决定性作用……"

"我觉得这办法实在下作！……"她又说。

"为什么？一个基督教徒的职责无疑是把堕落的女人从邪道上拉回来，而不是把她推得更远。可是，当有人在邪路上走得象德·罗什菲德太太一样远的时候，就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靠主的力量来挽救这些罪人了。对她们尤其要使用雷霆万钧的力量。"

"神师，"公爵夫人接着说，"我感谢您的宽容。可是我想到，我女婿是个勇敢的布列塔尼人。那位可怜的夫人①鲁莽举事期间，他表现得很英勇。如果那位负责勾引德·罗什菲德太太的冒失青年同卡利斯特发生争执，结果可能发生决斗……"

"公爵夫人，您考虑得很周到，说明在这些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障碍物的。"

"亲爱的神师，我找到了办法，做一件大好事，把德·罗什菲德太太从她现在走的邪道上拉回来，把卡利斯特还给他的妻子，也许还可以把一个失去了理智的可怜人从地狱里拯救出来……"

"那么，为什么还要征求我的意见呢？"神甫微笑着说。

"啊！"公爵夫人接口说，"不得不放肆地做出相当丑恶的行为……"

---

① 指贝里公爵夫人于一八三二年在旺代举事反对路易-菲力浦一事。参阅本卷第22页注③。

"您不想偷盗任何人吧?"

"相反,我很可能要花很多钱。"

"您不诬蔑人吧? 您不……?"

"噢!"

"您不损害他人吧?"

"唉! 唉! 我也说不太清楚。"

"来,说说您的新计划看。"神甫变得好奇起来。

"我乞求圣母给我启示之后跪在跪凳上想,如果不采取以新换旧的办法,而是让德·罗什菲德先生来赶走卡利斯特,那我就是用另一件并非不大的好事来做一件大好事。当然要说服德·罗什菲德先生领回他的妻子:与其助恶,不如为我女儿行善……"

神甫瞅着这位葡萄牙女人,沉吟了片刻。

"您能想出这个主意显然很不容易……"

"所以,我谢了圣母。"善良而谦虚的公爵夫人说,"我已许愿除了连诵九日经外,送一千二百法郎给一户穷人,如果我成功的话。可是,我把这计划告诉德·葛朗利厄先生时,他笑了起来,并对我说:到了你们这年纪,我发誓,你们都象着了魔一般。"

"公爵先生以丈夫身分说的话正是您打断我的时候我要给您的回答。"神甫接着说,禁不住微微一笑。

"啊! 神师,如果您赞成这个主意,那么您赞成实施的办法吗? 有个匈兹太太,是圣乔治区的贝阿特丽克丝,关键是在她家里做我想在德·罗什菲德太太家里做的事,以便侯爵领

回他的妻子。"

"我相信您不会做任何坏事，"神甫机智地说。他取得了必要的结果，不想知道得更多。"万一您良心感到不安，还可以征求我的意见。"他补充说，"如果不是给圣乔治街的那位太太又一个制造丑闻的机会，而是给她一个丈夫呢？……"

"啊！亲爱的神师，您纠正了我计划中的唯一坏事。您不愧为主教，我希望在归天之前能称呼您：'红衣主教阁下。'"

"所有这一切，我只发现一个缺点。"神甫又说。

"什么缺点？"

"如果德·罗什菲德太太一方面与丈夫言归于好，一方面与男爵先生保持关系呢？"

"这是我的事了。一不做，二不休……"

"不好，很不好。"神甫接口说，"任何事情，习惯都是少不了的。您争取招募一个情场上的老油子，利用他，自己不要露面。"

"啊！神甫先生，如果我们利用地狱，上天会同我们在一起吗？"

"您不是在作忏悔，"神甫重复说，"救您的孩子吧！"

善良的公爵夫人对神甫非常满意，一直把他送到客厅门口。

如同我们见到的那样，暴风雨威胁着德·罗什菲德先生。他在匈兹太太那里完全象有妇之夫在贝阿特丽克丝那里一样，目前正享受着一个巴黎男子所能指望的最大幸福。公爵曾恰如其分地告诉他妻子：看来无法打乱这如此美满的生活。这种推测使我们不得不略微讲一点德·罗什菲德先生自从被

妻子贬成弃夫以来的生活细节。那时我们就会明白我国法律和风俗在处境相同的两性身上造成的巨大差别。凡对弃妇而言变成不幸的事，对弃夫来说则变成了福气。这种明显的对比也许促使不止一位少妇决心保持夫妇关系，并象萨宾娜·杜·陧尼克那样，自由选用最有害的或最无害的美德在家里进行斗争。

贝阿特丽克丝出走后不几天，由于妹妹去世而变成独子的阿蒂尔·德·罗什菲德，先是继承了坐落在安茹-圣奥诺雷街的罗什菲德府第，后又继承了父亲留给他的二十万法郎入息，因为他妹妹，阿瞿达-潘托侯爵的前妻没有留下孩子。这笔丰厚的遗产，加上阿蒂尔结婚时拥有的财产，其中包括他妻子的财产，使他的收入每天达一千法郎之多。对一个具有德·图希小姐曾用几句话向卡利斯特描绘过的那种性格的世家子弟来说，这笔财产便是幸福了。当他妻子尽着妻子和母亲责任的时候，他拥有巨额财产，但他用钱并不比用脑子多。他那因为有一副美男子的外表——亏了这副外表，他曾在情场上取得几次成功，并因此蔑视女人——而获得满足的巨大虚荣心，也在聪明才智上大肆泛滥。他具有那种应当称之为拾人牙慧的才智，把别人的俏皮话，戏剧里的或小报上的俏皮话据为己有，说了再说。他似乎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把这些俏皮话当作批评套用语，添枝加叶地到处滥用。最后，他那军人的快活脾气（他曾在王家卫队里当过兵）加上这些用得恰到好处的俏皮话，使谈话妙趣横生，没有头脑的太太们竟把他捧为才子，而别人也不敢反驳她们。这办法，阿蒂尔什么事情上都

用。他天生具有模仿的小聪明，虽不是猢狲，学起样来倒象那么回事。所以，他尽管没有美感，总能带头穿新式服装，抛弃过时的式样。虽然有人说他在衣着上花的时间太多了一点，而且穿女人的紧身束腰褡，可是他不会令任何人讨厌，他有着所有人都有的思想，干着所有人都干的蠢事，他总是随机应变，从不落伍。他是这类平庸人物的典型。有人同情这位丈夫，认为贝阿特丽克丝竟抛下世上最好的男子出走，实在不可原谅，而且只有女人才会干出这种可笑的事来。无论什么俱乐部，他都参加；无论出于什么瞎起哄的爱国主义或党同伐异思想而举办的无聊活动，他都出钱捐助。这种殷勤劲儿使他无论什么事都冲在前面。这位忠诚，正直，但很愚蠢的世家子弟自然愿意以某种时髦的癖好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许许多多有钱人可惜都同他一样。他的癖好主要是养马，而且象个拥有大批妻妾的苏丹那样自鸣得意，马匹由一位年长的英国司马管理，每月要耗费四、五千法郎。他的专长是赛马。他保护马，支持一本有关马的专业杂志，但他对马的知识并不太多，所以凡是有关马的事，从马络头到马蹄铁，他全都托他的英国司马处理。这就足以让你们知道这位半光棍无论是才智、情趣、地位或笑柄都毫无自己的特色。总之，他的好福气是祖上留给他的！在尝尽了婚后的辛酸之后又成了单身汉，他是如此满意，以致在朋友们之间他常说："我生来运气好！"已婚的人少不得要开销的那些交际费用，他都免了，所以特别高兴。他那公馆，自从他父亲去世之后，原封未动，象那些主人出门旅行去了的宅邸一样；他很少在那里居住，不在那里用餐，难

得在那里过夜。这是他对房子漫不经心的原因。

他有过多次艳遇，对上流社会的女子腻味了。上流社会的女子确实讨厌。她们在幸福周围筑的荆棘柴篱太多。最后，如同大家即将看到的那样，他同著名的匈兹太太同居了。匈兹太太是法妮·鲍普莱、苏珊、杜·瓦诺布勒、玛丽埃特、弗洛朗蒂纳、珍妮·卡迪讷①那个圈子里的著名人物。

这个圈子里的女人，我国有位画家在表现她们在歌剧院舞场上的翩翩舞姿时，曾风趣地说："当我们想到所有这些人的衣、食、住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对人会产生大胆的想法！"这些危险的女人，通过《夏娃的女儿》和《假情妇》中的佛洛丽纳和杰出的玛拉迦这些典型形象，已经涌进了这部风俗史。但，为了忠实地描绘她们，历史家应当使这些人物的数量与她们奇特生涯的种种不同结局相称。她们最后或贫困潦倒，或过早夭亡，或生活优裕，或嫁了好人，偶尔也可能发财致富。

匈兹太太为了区别于一位远不及她聪明的情敌，起初以小奥蕾莉的名字知名。在这类女人中她是属于最高档的。这类女人的社会用途，无论是塞纳区的区长还是关心巴黎市区繁荣的人，都是不能否认的。诚然，被人认为会荡尽常常是靠不住的家财的老鼠，其竞争对手主要是水獭。如果没有洛雷特圣母院区的那些阿斯帕西②，巴黎是不会造起这么多房子的。她们是新房子的第一批住户，接踵而来的是投机事业。

① 均为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女艺人或交际花。

② 阿斯帕西是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古希腊的名妓，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情妇，以美貌、聪明著称，这里指一般交际花。

她们沿着蒙马特尔高地安营扎寨，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在阿姆斯特丹街、米兰街、斯德哥尔摩街、伦敦街、莫斯科街那些鳞次栉比、冷冷清清的石头房子里安了家。那些以欧洲各国都城命名的街道好似建筑的大草原，无数写着*房屋出租！*四个字的招贴被风吹得哗哗作响，说明房子还没有人住。

这些女士的地位取决于她们在这些徒有虚名的街区里所占的地位：如果谁的住房接近普罗旺斯街那头，说明谁有固定收入，开支有余；如果谁的住房接近外林荫大道那头，接近巴蒂尼奥勒下等区，就说明谁没有固定财源。德·罗什菲德先生结识匈兹太太的时候，她住在柏林街仅有的一幢房子的四层楼上，所以她是栖身在巴黎市区和穷人区交界的地方。你们想必能料到，这位姑娘——女人的名字既不叫匈兹，也不叫奥蕾莉！她隐匿了父亲的姓氏。其父是帝国的一位老兵，为国捐躯的上校。他在几个女人的妙龄之年，作为她们的父亲或诱惑者，曾是显赫一时的风流人物。匈兹夫人曾享受圣德尼寄宿学校的免费教育。年轻女子在这里受到良好的教育，可是学校在这些年轻女子毕业之后既不提供丈夫，也不提供出路。这所学校是皇帝的杰作，只是缺少一样东西：皇帝！皇帝的一位大臣考虑到这些女孩子的前程，向皇帝提出看法时，皇帝回答："我的功臣们的遗孤将由我来供养。"关于法兰西研究院的院士，拿破仑也说过："由我来供养！"可是这些院士没有领到过任何薪俸，每月只领到九十三个法郎，还不如官署里某些勤杂人员的待遇高。

奥蕾莉确实是英勇无畏的希尔兹上校的女儿。希尔兹上

校原来是那些在法国战役中几乎救了皇帝的阿尔萨斯勇猛士兵的统领，死于惨遭劫掠和毁灭的梅斯。一八一四年，拿破仑把当时只有九岁的小若瑟菲娜·希尔兹收进圣德尼寄宿学校。这位父母双亡、无家可归、没有生活来源的可怜孩子，在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没有被赶出学校。她在学校里当女学监一直当到一八二七年。但那时她缺少耐心，为自己的姿色所迷惑。及至成年，皇后的教女若瑟菲娜·希尔兹开始了交际花的冒险生涯。有几位象她一样没有财源的同学对自己下的决心颇为得意，做出了坏样子，促使她选择了这条前途难卜的道路。她提到父亲名字时不再称他，而称人家，并将自己处于圣女奥蕾莉的庇护之下①。

她活泼，聪明，有文化，可犯的错误却比她那些蠢笨的、但总是以利益为基本原则的女伴更多。她结交过贫穷但不老实，聪明但负债累累的作家，试过几个既精于计算又愚蠢的富翁，为真正的爱情牺牲过贞操，经过各种各样增长阅历的磨练，一天，正是她穷得走投无路，在缪萨尔舞厅的前身——瓦朗蒂诺音乐厅卖艺的时候，她身穿连衫裙，头戴小帽，肩披借来的纱巾，正在跳舞，引起了到那里去看著名的加洛普舞②的阿蒂尔的注意。她的才智使这位感情不知往何处发泄的世家子弟着了迷。当时，侯爵被贝阿特丽克丝（其才智经常使侯爵

---

① 奥蕾莉是法国斯特拉斯堡尊崇的女圣人。法国人习惯以圣人名字给孩子命名，托彼保佑之意，故云。

② 加洛普舞原是匈牙利的一种舞蹈，以节奏强烈著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风行法国，一九三七年达到高潮。

感到蒙受耻辱）遗弃已经两年，谁也不责备他在巴黎第十三区同一位廉价的贝阿特丽克丝同居。

让我们在这里稍微交待一下这种幸福的春夏秋冬。有必要指出，第十三区的婚姻理论同样适用于该区的所有居民。你是四十来岁的侯爵也好，歇业不干的六十来岁的商人也好，亿万富翁也好，食利者也好，大贵人也好，小市民也好，除了社会阶层的固有差别之外，爱情的战略是一成不变的。感情同金钱总是有着确定的联系。总之，公爵夫人在执行她那慈善的计划时会遇到什么困难，你一定能估计得到。在法国，人们不知道语言对普通人有多大力量，也不知道创造语言的才子们起了多大坏作用。所以任何一个帐房先生都无法估计被"拔根胡萝卜！"这句可耻的话锁在善良人心底和钱柜里的不生息的资金数目有多少……这句话已经如此普及，我们应当允许它玷污这页纸张。再说，进了第十三区，就应当接受十三区生动的方言。德·罗什菲德先生象所有庸夫俗子一样，一向害怕被人家拔胡萝卜。名词已经变成了动词①。阿蒂尔从爱上匈兹太太那天起就十分警惕，并且，再借用游乐场和画室的一个词儿来说，他当时很*括皮*。*括皮*这词用在少女身上，意思是吃白食，用在男人身上，意思是吝啬的东道主。

匈兹太太非常聪明，对男人的心思了如指掌，按照这样的开始，不会不抱最大的希望。德·罗什菲德先生每月贴给匈

① 法文中"拔某人一根胡萝卜"，意思是"敲某人一记竹杠"，作者将胡萝卜当作动词用，成了"害怕被人家敲竹杠"之意，故云胡萝卜一词从名词变成了动词。

兹太太五百法郎，用一千二百法郎给她在高科纳尔街一幢房子的三楼上马马虎虎布置了一套住房，他开始研究奥蕾莉的性格。奥蕾莉发现他在观察她，立即提供性格给他研究。于是罗什菲德很高兴遇到一位具有如此美好性格的姑娘。不过他没有发现任何惊人之处：母亲是巴恩海姆·德·巴登①家的小姐，一位正派女人。再说，奥蕾莉受到多好的教育！……她能说英文，德文，意大利文，精通外国文学。她可以同第二流钢琴家较量琴艺而毫不逊色。请注意这一点：她对待自己的才华象禀性好的人一样，从不提起。她在画家的画室里拿起一枝画笔，随便画着玩儿，相当大胆地画出一幅头像，使举座皆惊。她在担任学监期间闲得无聊，曾钻研过科学知识。可是，受人供养的情妇生活，在这些良种上面盖了一层盐渍土。自然，她为他重新培育了这些珍贵才能的幼苗，并把这些幼苗的成长归功于他。

因此，奥蕾莉起初对物质享受一直表现得十分淡泊。这可以把这只轻舟缆绳头上的铁钩牢牢地挂在这条大船上。第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她穿着木屐在前厅走来走去，发出难听的橐橐声，设法忙到侯爵等她的时候才回内室，并且用故意让人看得见的方式掩盖沾满泥污的长裙下摆。总之，她要使她的这位财神爷相信，在经历这么多的人生坎坷之后，她的全部欲望仅仅是能够老老实实地过个布尔乔亚的日子，她做得如此之妙，以致他们结识十个月后便开始了关系的第二阶段。

---

① 巴恩海姆·德·巴登，德国的一个世家。

这时，匈兹太太在圣乔治新街获得了一套漂亮的住房。阿蒂尔已经不能再向匈兹太太隐瞒自己的财产了。他给匈兹太太豪华的家具，一套银餐具，每月一千二百法郎，一辆单匹马拉的小车——不过是租来的，并相当体面地给小车配了一匹虎花马。

匈兹太太丝毫不感谢这种慷慨，她发现了阿蒂尔这样做的意图，从中看出了括皮的打算。罗什菲德对餐馆生活已经感到厌倦。餐馆的菜肴通常质量低劣，稍微好一点的晚餐，一个人要六十法郎，要是请三个朋友，就得二百法郎。他给匈兹太太每天四十法郎，管他和一个朋友的晚饭，一切都包括在内。奥蕾莉欣然接受。她在一年里根据德·罗什菲德先生的习惯开出去的所有精神上的汇票都兑现了，现在考虑到她的财神爷的朋友个个都是赛马俱乐部①的成员，为了不给她的财神爷丢脸，她要求每月多给五百法郎脂粉钱，人家也乐意接受。

“要是拉斯蒂涅、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埃斯格里尼翁、拉罗什-于贡、龙克罗尔、拉金斯基、勒农库以及其他人发现您同一位艾弗拉尔太太②在一起，那才丢人哩！再说，您要相信我，我的财神爷，您不会吃亏的！”

果然，奥蕾莉在这新阶段里显示出新的美德。她充分发挥了家庭主妇的才干，角色演得很出色。她说，她花了两千五百法郎就把一个月的日子打发下来了，不欠债，这在第十三区

① 赛马俱乐部成立于一八三三年。赛马是当时有闲阶级最爱好的一种体育兼赌博活动。

② 法国滑稽小说家高兰·达勒维尔（1755—1806）所著《老光棍》中的人物。艾弗拉尔太太是老光棍的管家，想要嫁给老光棍。

的圣日耳曼区里是闻所未闻的。而且，她招待的晚餐比纽沁根家的不知要好多少倍，席间可以喝到十至十二法郎一瓶的上等葡萄酒。罗什菲德赞叹不已，非常高兴能经常在情妇家中宴请朋友，知道这样省钱。所以他拦腰搂住他的情妇说：

“你可是个宝呀！……”

不久，他为她在意大利剧院租了一个包厢的三分之一，然后，他终于带她来看首场演出。他承认奥蕾莉出的主意好，开始征求她的意见。她随时讲一些俏皮话让他学舌。这些俏皮话别人没有说过，可以提高他说话风趣的声誉。总之，他已确信奥蕾莉真的爱他，爱他这个人本身。奥蕾莉拒绝使一位每月肯贴她五千法郎的俄国亲王幸福。

“亲爱的侯爵，您福气好啊。”加拉蒂奥讷老亲王在俱乐部里打完一局惠斯特的时候嚷道，“昨天，甸兹太太和我单独在一起时，我想把她从您手上夺过来。可是她对我说：‘我的亲王，您不比罗什菲德美，但比罗什菲德老；您可能会打我。而他对我来说，好似父亲一般，我这还只给您说了不愿改主的一小部分理由！……我过去对那些皮鞋擦得亮晃晃的小青年有过痴情，我还为他们还债；对阿蒂尔我没有这种痴情，但，我象一个品行端正的妻子爱她的丈夫那样爱他。’然后她便把我赶出门外。”这番说得不过火的话，其结果是大大加剧了罗什菲德府邸有失体面的乱而败的状况。不久，阿蒂尔便把他的生活起居和消遣娱乐都搬到甸兹太太这儿来了，他对此举感到满意。因为，三年之后，他有四十万法郎可供生息。

第三阶段开始了。甸兹太太对阿蒂尔的儿子来说，成了

最体贴的母亲。她到学校去接他，亲自送他回学校，给孩子礼物、糖果、零用钱。孩子称她新妈妈，非常喜欢她。她插手管理阿蒂尔的财产。在著名的伦敦条约导致三月一日内阁倒台之前，① 她让阿蒂尔买进价格下跌的公债。阿蒂尔赚了二十万法郎，而奥蕾莉没有开口要一个子儿。作为世家子弟，罗什菲德买了六十万银行股票，其中一半用的是若瑟菲娜·希尔兹小姐的名义。

葛兰杜是个精于小装潢的大建筑师。他受委托将拉布吕耶尔街上一幢租来的小公馆改成一个优雅的安乐窝。从这时起，罗什菲德不再同匈兹太太斤斤计较了。匈兹太太代收进款，代付帐单。变成他的受信任的……妻子，她努力使她的财神爷比以往更加幸福，借以证实这一头衔。她已经摸清楚他的爱好，象德·蓬巴杜夫人满足路易十五的一时兴致那样满足他的爱好。她终于成了名正言顺的女主人，不折不扣的女主人。因此，她敢于保护年轻可爱的小人物，艺术家，刚有一点名气的文人，无论对古代作家还是现代作家，他们都一概否定，并争取少做事，扬大名。匈兹太太的为人是策略的典范，你们将看到它的全部高超之处。首先，十至十二个年轻人陪阿蒂尔消遣，给他提供俏皮话，提供对一切事物的精辟见解，而且不使女主人的忠诚成为问题。其次，他们把她当作聪明

---

① 一八三九年埃土战争，法国支持埃及。一八四〇年七月十五日英、俄、奥、普于伦敦签订条约，联合支持土耳其，把法国排除在外。三月一日内阁指一八四〇年三月一日上台的梯也尔政府，由于这次外交上的严重失败而倒台。

绝顶的女子。他们这些活的广告，流动的宣传车，把匈兹太太说成了第十三区同其他十二个区的交界处最讨人喜欢的女子。她的竞争者，苏珊·迦亚（她比匈兹太太强，自一八三八年起就通过合法婚姻成了正式的妻室，为了说明婚姻之可靠，同义语的堆砌是有必要的）、法妮·鲍普莱、玛丽埃特、安东尼亚，对匈兹太太周围这些年轻人的美貌和德·罗什菲德先生接待他们的殷勤态度所进行的恶意中伤，比她们散播的荒唐可笑的故事还要多。匈兹太太呢，她比这些女士们的全部才智还要高一筹。她说，一天，歌剧院的舞会散场后，拿当在佛洛丽纳家里请客吃夜宵。匈兹太太向她们解释了她的运气和成功之后，对她们说："你们也照样做吧！……"这句话被她们记住了。在这一时期里，匈兹太太把赛跑的马给卖了，她大概受她家的常客克洛德·维尼翁批评精神的影响，对此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一天晚上，她对养赛马嘲笑了一番之后说，"亲王们和富翁们关心马医学应当是为国家造福，而不是为了满足赛马人幼稚的自尊心。如果您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种马场，如果您在种马场养上千头万头良马，如果每个人把自己种马场里最好的马拿出来赛跑，如果法国和纳瓦拉的所有好马每逢重大节日都参加比赛，那就了不起，妙极了。可是，你们买马好象戏院经理贩卖艺术家一样。你们把一门学问糟蹋成了一种赌博。你们有四只脚的交易所，就象你们有证券交易所一样！这样做是不值得的。为了在报纸上看到：德·罗什菲德先生的莱利阿以一身之差战胜了德·雷托雷公爵先生的金

雀花，您说不定要花掉六万法郎吧？……那还不如把这笔钱送给诗人们，他们可能会把您写进诗歌或散文中去，流芳百世，象去世的蒙蒂翁那样①。

在匈兹太太的不断劝说下，侯爵承认 turf② 毫无意义，省下了这六万法郎。第二年，匈兹太太对他说：

“我已不再要你花一分钱了，阿蒂尔！”

当时许多人都羡慕侯爵有匈兹太太，想从侯爵手里把她夺走。可是他们象俄国亲王一样，都输在年纪大上。

“听着，亲爱的，”半个月之前，她曾对发了大财的斐诺说，“我要是爱上某个人，我相信罗什菲德会原谅我这点小嗜好的。可是，为了一个象你这样的暴发户，我决不会离开一个出身这么好的侯爵。阿蒂尔给我提供的境况，你是维持不了的。他把我变成了一个体面的半妻，而你呢，你永远也办不到，甚至娶了我也办不到。”

这些话是最后一只铆钉，把这个有福气的苦役犯的镣铐最后钉牢了。这些话本来就是说给他听的，最后终于传进了他的耳朵。

于是开始了第四阶段——习惯阶段。这是以上战役计划的最后胜利，而且这类女人在谈到一个男人的时候会说：“我逮住他了！”罗什菲德最近以若瑟菲娜·希尔兹的名义买了一幢小公寓。花了八万法郎，小意思。当公爵夫人制订她的计划的时候，罗什菲德已经到了因有这样一位情妇而感到得意

① 蒙蒂翁(1733—1820)，法国慈善家，曾以自己的名义建立过多种奖金。

② 英文：赛马。

洋洋的程度。他称她为尼侬二世①，以此来赞美她的诚实 坚贞，仪态万方，有教养，有才华。在匈兹太太的帮助下，他总结了自己的优缺点，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已处于人生的这一阶段：厌倦也好，超脱也好，人生观也好，都不会再改变了，并且一心守着妻子或者情妇。

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想被引见给匈兹太太，必须很久之前就托人介绍，我们才会充分理解她在五年之内所赢得的尊重。她曾拒绝接待令人讨厌的有钱人和道德败坏的人。只有对那些贵族社会的名流，她才放松这些严格的规定。

"这些人有权做傻瓜，"她常说，"因为他们是有教养的傻瓜！"

她毫不讳言拥有罗什菲德送给她的三十万法郎，哥本海姆——她家里接待的唯一年轻诚实的经纪人，在帮她增殖生息。但是，三年来收入中省下的钱加上三十万法郎不断周转产生的利润，形成一小笔二十万法郎的私蓄，她独自操纵着，因为她一向只承认那众所周知的三十万法郎。

"您赚得越多，变得越穷了。"一天，哥本海姆对她说。

"水费这么贵。"她回答。

奥蕾莉不为人知的小金库里还要加上她戴一个月之后就卖掉的首饰、钻石的钱，买一些稀奇古怪的过时的摆设所给的钱。当人家说她富有时，匈兹太太总说，三十万法郎的定息是一万二千法郎，她爱上卢斯托的时候，生活极其困难，早已花

① 罗什菲德把匈兹太太的才貌与尼侬相提并论，所以称她尼侬二世。

光了。①

这样做是一种胸有成竹的表现。匈兹太太也确实有所打算，请相信这一点。两年来，她对杜·勃吕埃太太非常羡慕，心里念念不忘在市政府和教堂结婚的抱负。无论什么社会地位的人都有禁果，欲望会使一件小事膨胀到与地球一样沉重的程度。这一欲望必然也意味着同任何人都看不出来的另一个阿蒂尔结婚的妄想。毕西沃以为是画家莱翁·德·洛拉被看中了，画家则以为是毕西沃被看中了，理由是他已年过四十，应当想到给自已找个归宿。

卡那利派的年轻诗人维克托·德·韦尼赛也是怀疑对象，他爱匈兹太太到了疯狂的程度。诗人则说雕塑家斯蒂曼是他的得宠的情敌。这位艺术家年轻漂亮，为金银器商人、铜器商人、珠宝商人雕刻艺术品，他想复兴班韦尼托·却利尼的艺术。克洛德·维尼翁，年轻的德·拉帕菲林伯爵，哥本海姆，犬儒派哲学家韦尔芒通，以及这个有趣的沙龙里的其他常客都先后受到怀疑，又都被一致否定。

谁也猜不透匈兹太太的心思，甚至罗什菲德也不能。他以为匈兹太太偏爱年轻有才的拉帕菲林，而匈兹太太的贤惠是有心计的，她想的只是体面地嫁人。

库蒂尔是匈兹太太家里可见到的唯一名声不佳的人，他曾不止一次弄得交易所的投机商大叫大嚷。但他是匈兹太太的一位老朋友，只有匈兹太太没有背弃这位老朋友。一八四〇

① 此处作者照顾不周，因文中并未交待匈兹太太拥有这三十万法郎后，曾经爱上卢斯托。

年的那场虚惊使这位相信三月一日政府的外交才能的投机商荡尽了最后的资本。奥蕾莉发现他不走运，如大家看到的那样，便叫罗什菲德在股票投机买卖中反其道而行之①。把这位发明溢价和两合公司者的最大不幸称做德库蒂尔②的正是奥蕾莉。能人，或者说，走运的暴发户斐诺不时送几张一千法郎的钞票给库蒂尔。库蒂尔很高兴在奥蕾莉家的餐桌上总保留着他的一个席位，他是唯一别有用心才向匈兹太太求婚的人。匈兹太太在观察他，看这个大胆的投机商是否能在政治上打开一条道路，是否能知恩图报而不抛弃妻子。库蒂尔四十三岁左右，样子十分衰老，不想以出身来挽救自己的坏名声。他很少谈及自己的父母。匈兹太太正抱怨能人太少，这时，库蒂尔亲自给她介绍了一位外省人。这个外省人好似那种有两个耳子的瓦罐，女人们只要两手一拎，他就跑不了。

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人，也就描绘了当今的一部分青年。故事在这里要离开一下正题。

法比安·杜·隆斯雷是一年前去世的卡昂王家法院庭长的儿子。一八三八年，他辞去父亲强迫他浪费时间的法官职务，离开阿朗松，抱着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目的来到巴黎。这种诺曼底人的念头③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他只有八千法郎

---

① 参阅第338页注①。库蒂尔显然错误估计了政治形势，大量买进股票，结果随着外交失利，政府倒台而投机失败。相反，奥蕾莉叫罗什菲德抛出股票，因而投机成功。

② 库蒂尔的姓氏涵义是“缝”，作者玩弄文字游戏，在他名字前加一词头，成为德库蒂尔，意为“拆”。类似汉语中聚财、散财之说。

③ 诺曼底人以贪婪、狡猾闻名。

的年金，母亲还在世，享有收益权，住在阿朗松市中心一座巨大的房子里。

他曾几度来到巴黎，已经象街头艺人那样显过身手，并看出了一八三〇年社会表面和解的重大弊病。所以他打算仿效资产阶级老狐狸的做法，利用社会弊病为自己谋利。这要简单交待一下新的社会秩序的结果之一。

今天，过度宣扬的现代平等在与政治生活平行的私生活中，必然会助长社会我的三大部分：骄傲，自尊，虚荣。蠢材愿意人家把他们当作聪明人，聪明人愿意人家把他们当作天才。至于天才们，他们比较理智，同意只做半个神仙。目前这种普遍的思想倾向，使得议院里的工厂主忌妒政治家，官员忌妒诗人，蠢材诽谤聪明人，聪明人诽谤有才华的人，有才华的人诽谤他们当中略微超过自己几分的人，半人半神的才子威胁制度，王权，以及所有对他们不盲目崇拜的人。一个民族一旦非常失策地打倒了公认的社会精华，就打开了人欲横流的闸门，再小的私欲也要取胜。按照民主派的说法，一个民族的精华人物有缺点，但缺点是明确的，有限的。一个民族毋宁以最糟糕的局势换取十个有竞争能力、有防御能力的精华。

我们在宣布人人平等的同时，也公布了权欲宣言。我们今天是在表面平静的思想、工业、政治领域里欢度着革命的狂欢节。因此，凭劳动、尽职、才能所取得的声誉似乎损害了大众取得的特权。人们不久会把土地法一直扩大运用到声誉领域里去。可是，在已往任何时代，人们从不曾出于无谓的动机使自己成为声名卓著的人物。今天人们却不惜一切代价，以

可笑的行为，以对波兰事业、监狱制度、满刑的苦役犯的前途、十二岁左右的少年罪犯、所有社会不幸的虚假关心来使自己扬名。这种种癖好制造了种种社会团体的冒牌的显要头衔，会长，副会长和书记，其数目之多，在巴黎已超过了人们试图解决的社会问题本身。人们已经把社会拆散了，按照已不存在的社会形象组织成千万个小社会。这些寄生虫似的组织不正是腐败的表现吗？所有这些社团都是同一个母亲——虚荣的产物。天主教的慈善机构或真正的济贫机构可不是这样行事的。它们边治疗，边研究创口上的病痛，不以高谈阔论为乐，不在集会上就致病根源夸夸其谈。

法比安·杜·隆斯雷并不是一位杰出人物，但凭那诺曼底人特有的贪婪意识，看出了他从这种社会弊病中所能取得的全部好处。每个时代都有其被能人加以利用的特征。法比安一心想让别人来谈论自己。

“亲爱的，要出名就必须让人家议论自己！”他在临走的时候，曾对阿朗松的头面人物，他父亲的朋友杜·布斯基耶说。“六个月后，我将比您有名！”

法比安是这样表达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他不是凌驾时代精神之上，而是顺应时代精神。起初，他同放荡不羁的人混在一起，那是巴黎道德地形图上的一个区①，他在那里出于深谋远虑大肆挥霍了几次而以遗产继承人闻名。杜·隆斯雷利用了库蒂尔对美丽的卡迪讷太太的痴情。卡迪讷是位新演员，

① 请参阅巴黎生活场景《浪荡王孙》。——作者原注。

被认为是二流舞台上最有才华的新秀。库蒂尔在昙花一现的富有期间，为她在布朗什街安排了一个带花园的惬意的底层。杜·隆斯雷和库蒂尔就是这样结识的。

这位愿意享受现成的舒服的诺曼底人买下了库蒂尔的全套家具和装饰——库蒂尔不得不原封不动留在室内，还有一座抽烟的凉亭和一条通凉亭的、具有乡村风味的遮雨木廊。木廊上挡着印度蓬席，饰着陶土器皿。当有人夸奖他的住房时，这位遗产继承人总称他的住房为蓬门筚户。就象斯蒂曼为他雕刻，莱翁·德·洛拉为他绘画那样，建筑家葛兰杜为他的房子使出了全身解数。可是他绝口不提此事，因为他的主要缺点是爱面子，为了抬高自己不惜说谎吹牛。

除了这些豪华之外，这位遗产继承人还沿着朝南的墙壁造了一座花房。这倒不是他喜爱花草，而是想以养花来改变公众对他的看法。目前，他差不多已经达到了目的。他当上了某园艺协会的副会长。该会会长是已故韦尔侬元帅的小儿子，希阿瓦里亲王的兄弟，德·维桑布尔公爵。在一次花卉展览之后，他在自己副会长的礼服上挂上了荣誉勋位的勋表。他花五百法郎请卢斯托写了一篇展览会的开幕词，读得一点也不拘泥，好象是他自己写的一样。阿朗松的老勃龙代——爱弥尔·勃龙代的父亲——送了他一盆花，使他在花展上引人瞩目。他介绍时说这盆花是在他花房里培养出来的。这样的成功算不了什么。这位财产继承人想要人家把自己当做有识之士，便制订了结交名流以便沾光的计划。可是只有八万法郎作基金，这计划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法比安·杜·隆斯雷曾先

后请毕西沃、斯蒂曼、莱翁·德·洛拉把他介绍给匈兹太太，参加这个群英聚会的圈子，都没有成功。他如此频繁地请库蒂尔吃饭，以致库蒂尔向匈兹太太明确表示，她应当罗致这样一位杰出的人才，哪怕是把他当作一位不付工资的风雅侍从也行，女主人们可用来办那些仆人完成不了的差使。

匈兹太太用了三个晚上便看透了法比安的心思，并对自己说："如果库蒂尔不如我的意，我肯定把鞍子架在这个人身上。现在我的未来快要有着落了！"

于是这个大家都看不上眼的傻瓜成了最受喜爱的人，不过这是出于一种用心，这点用心使这偏爱变得很不公正。此项选择本身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谁也没有料到。匈兹太太向法比安暗送秋波，每当德·罗什菲德晚上留下不走，她把法比安最后一个送走时，在门口同他亲热地告别。这一切都使法比安感到飘飘然。匈兹太太经常让法比安作为第三者同阿蒂尔一起坐在她的意大利剧院包厢里观看首场演出，并解释说，法比安帮了她这个或那个忙，不知如何谢他是好。

男子同女子相处都有一种通病，即因为受到女子倾心相爱而自鸣得意。在所有使人引以为荣的爱情中，对那些成为爱的对象，而非欲的对象的人来说，没有比象匈兹太太这类人的爱情更可贵的了。一个象匈兹太太这样冒充贵妇，其真正价值又高于贵妇的女子，法比安应该是，也确实是有理由骄傲的。他爱她，以致每次到她家来都要衣冠楚楚：擦得雪亮的皮靴，草黄色的手套，镶襟饰的绣花衬衫，越来越花样翻新的坎肩，总之，内心的崇拜全都在外表上反映出来了。

在公爵夫人同她的神师谈话之前一个月，匈兹太太把自己的出身和真名的秘密告诉了法比安，可是法比安不明白她吐露隐情的用意。半个月之后，匈兹太太对这位诺曼底人之蠢笨，感到惊讶，大声叫道：

"天哪，我怎么那么傻？他以为我爱上他这个人了。"

于是她把这位遗产继承人用敞篷四轮马车带到森林中去，因为近一年来她有了一辆敞篷四轮小马车和一辆双马拉的矮座小马车。

在这次公开的单独谈话中，她谈了自己的命运问题，声称愿意结婚。

"我有七十万法郎。"她说，"我对您说实话吧，如果我遇到一位野心勃勃、能够懂得我个性的男子，我可能会改变看法，因为，您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我想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布尔乔亚，建立一个规规矩矩的家庭，并使我的丈夫，孩子，所有的人都非常幸福！"

诺曼底人很愿意借匈兹太太的光来显摆自己，但娶她为妻这种傻事，在一个经历过七月革命的三十八岁的单身汉来说，是要考虑考虑的。匈兹太太看他犹豫不决，便把他当成挖苦、嘲笑、蔑视的对象，并转过头来宠爱库蒂尔。一个星期之内，受到她的金钱诱惑的投机家便交出了他的手、心和前程——三样同等价值的东西①。

---

① 意即答应娶其为妻。法文中女子向男子伸出手，表示答应嫁给某人。这里作者写男子向女子伸出手，故意颠倒主动与被动，显然含有讽刺意味。

当德·葛朗利厄夫人打听圣乔治街的贝阿特丽克丝的生活和作风时，匈兹太太苦心经营的计划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公爵夫人遵照布罗塞特神甫的意见，请阿瞿达侯爵把政治强盗之王、著名的马克西姆·德·特拉伊伯爵带来见她。马克西姆是浪子的头头，尽管五十岁了，仍是最年轻的小伙子。阿瞿达先生作了安排，先同他在博讷街的俱乐部吃晚饭，然后建议去德·葛朗利厄公爵家玩四缺一的惠斯特①，因为晚饭前公爵的风湿痛犯病了，一个人呆着没事干。

尽管德·葛朗利厄公爵的女婿，公爵夫人的表弟，完全有权把他引进他从未涉足的沙龙，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对这样一种邀请的意义并不糊涂，他想到公爵或公爵夫人一定有事要他帮忙。那时，在俱乐部里人们可以同你打牌，但从不在家里接待你。所以这一邀请决非小事一桩。

德·葛朗利厄公爵身体有些不适，他请马克西姆原谅。打了十五局惠斯特之后便睡觉去了，让妻子单独陪着马克西姆和阿瞿达。公爵夫人在侯爵帮助下，把她的打算告诉了德·特拉伊先生，似乎只是征求他的意见，请求他给予协助。马克西姆一声不响，从头至尾听完了她的计划，等到公爵夫人直截了当要求他合作时才开口说话。

"夫人，我全都明白了。"他以大浪子善于同谈话对手取得一致意见的那种狡猾、深邃、诡谲、明澈的目光，瞅了她和侯爵一眼，然后对她说。"阿瞿达会对您说，在巴黎若是有人能进

---

① 惠斯特应由四人分成两对玩耍。如果只有三个人，则把缺席者的牌摊开，打明牌。

行这种双边谈判，那一定是我，而且您不用介入，甚至也无人知道我今晚到这儿来过。不过，让我们首先确定莱奥本的先决条件①。您打算花多少钱？……”

“要花多少花多少。”

“好，公爵夫人。这样，作为我效劳的报酬，我请您赏个脸儿，允许德·特拉伊伯爵夫人成为府上的常客并当真保护她……”

“你结婚啦？……”阿瞿达大声说。

“半个月之后，我将同一位富家女，一位极普通的富家女结婚。这是我为舆论付出的代价。我采取了我的政府的方针！我要让人家刮目相看。这样，公爵夫人可能会懂得，您和您的家庭肯接待我的妻子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我的岳父将辞去公职，我肯定会因此而当选为议员。人家已经答应任命我担任一项与我的新财富相称的外交职务。在那群芳争艳的社交圈子里，我不明白我的妻子为什么不可以象德·波唐杜埃太太一样受到热情的接待。这圈子里有德·拉巴斯蒂太太，乔治·德·摩弗里纽斯太太，德·莱斯托拉德太太，杜·陧尼克太太，阿瞿达太太，德·雷斯托太太，德·拉斯蒂涅太太，以及德·旺德奈斯太太！我的妻子长得很漂亮，我要给她摘掉布尔乔亚的帽子！……公爵夫人，这对您合适吗？……您笃信天主，如果您同意，您的诺言，我知道那是神圣的诺言，将大大有助于我生活的变化。那您就又做了一件好事！……唉！

① 莱奥本，奥地利一城市。一七九七年四月十八日，拿破仑同查理大公于该城签署解决意大利争端的和平先决条件。

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浪子头儿，可是我很想结束这种生活。总之，从认为有必要把路易十一的侍从封为贵族的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时起，我们家就佩带这样的族徽：天蓝底色托着一只狮头、羊身、龙尾、口中吐火的金黄色怪兽，怪兽身上饰着红色竖纹和绿色斜纹，顶部是黑底白斑纹。从卡特琳娜·德·梅迪契时代起，我们就享有世袭的伯爵爵位。”

“我一定接待，一定保护您的妻子。”公爵夫人郑重地说，“我家的人决不会不理睬她，我向您保证。”

“啊！公爵夫人，”马克西姆大声说，显然受到感动，“如果公爵先生也肯以某种善意待我，我保证您的计划能够实现，而不用花您多少钱。不过，”他停了一下继续说，“您必须保证按我的话做……”他微笑着说，“这是我婚前的最后一个阴谋，因为是件好事，应当做得特别漂亮。”

“按您的话做？……”公爵夫人说，“那么，我一定要在这件事里出面喽？”

“啊！夫人，我不会连累您的。”马克西姆嚷道，“我对您太尊敬了，决不会鲁莽行事。仅仅请您听从我的建议而已。譬如说吧，杜·陛尼克必须象个圣体一样让他妻子带走，他必须走开两年，他妻子必须让他见识见识瑞士、意大利、德国……总之见识的国家越多越好……”

“啊！您解决了我的神师的担心。”公爵夫人想起了布罗塞特神甫明智的反对意见，如实地大声说。

马克西姆和阿瞿达想到天堂和地狱竟取得一致看法，不禁微笑起来。

“为了不让德·罗什菲德太太再见到卡利斯特，我们都去旅行，于斯特和他妻子，卡利斯特和萨宾娜，还有我。我让克洛蒂尔德留在家里陪她父亲……”

“夫人，不要高兴太早。”马克西姆说，“我隐约看到前面还有许多巨大的难题，无疑，我会克服的。承蒙您看得起，承蒙您保护，我要做许多见不得人的丑事，而且那是……”

“见不得人的丑事？”公爵夫人打断这位现代雇佣军队长的话，脸上露出既厌恶又惊讶的神情。

“您将参与这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夫人，既然我是您的代理人。可是，德·罗什菲德太太已经使您女婿糊涂到什么程度，您不知道吧？……我知道。是拿当和卡那利告诉我的。她正在这两个人之间举棋不定的时候，卡利斯特一头钻进了虎口！贝阿特丽克丝居然有本事使这位诚实的布列塔尼人相信：除他之外，她从不曾爱过别人；她是正派人；对孔蒂是精神上的爱，心和身体很少参与其事，总之是爱音乐！……至于罗什菲德，那是义务。这样，您懂吗，她就是处女！这点她说得振振有词，忘记自己还有个儿子。一年来，她没有任何想见见儿子的表示。实际上，小伯爵快十二岁了。他觉得匈兹太太比亲生母亲还要亲，因为，您知道，这类女子特别喜欢做母亲。为了贝阿特丽克丝，杜·陧尼克让人家千刀万剐，将妻子剁成肉泥，也在所不惜！当男人跌进了轻信的深渊，您以为就那么容易把他拽出来吗？……莎士比亚的伊阿古① 可能把他所有

① 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人物。他用一块手帕挑起了奥赛罗对妻子的怀疑。

的手帕都白丢在里面。人们以为奥赛罗，他的小弟弟奥罗斯曼①，圣普乐②，勒内③，维特④，以及其他享有盛名的情人代表了爱情！他们的感情脆弱的祖先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爱，只有莫里哀一个人知道。公爵夫人，爱不是喜欢一位高贵的女子，一位克拉丽莎⑤，而是尽心竭力，请相信我！……爱，就是对自己说：'我喜欢的女人是下流坯，她现在欺骗我，她将来欺骗我，她是荡妇，她浑身散发着各种各样地狱的油脂气味……'爱，就是在地狱里奔波，从里面找到蔚蓝的天空，天堂的鲜花。莫里哀就是这样爱的，我们这些浪子，我们就是这样爱的。我这么说，因为我看到阿尔诺耳弗⑥那关键的一场戏，我哭了！……您女婿就是这样爱贝阿特丽克丝的！……把罗什菲德同匈兹太太分开是件很难的事，但匈兹太太一定会同意。我要研究她的心思是什么。至于卡利斯特和贝阿特丽克丝，要分开他们得用斧头砍，得用异乎寻常的不忠实，其手段之卑劣，是您慈善的心灵所想象不到的，除非有您的神师赞助……您要求的事是无法办到的，您将得到帮助……尽管我决心使用铁与火，但我不能向您保证事情一定成功。我知道有些情人是不会在任何可怕的幻灭面前退缩的。您太贤惠了，您不了解不贤惠的女人所具有的影响……"

---

① 伏尔泰的悲剧《查伊尔》中的人物。

② 冉-雅克·卢梭的《新爱洛伊丝》的男主人公。

③ 夏多布里昂的《勒内》的男主人公。

④ 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男主人公。

⑤ 英国作家理查逊的《克拉丽莎·哈洛》的女主人公。

⑥ 莫里哀喜剧《太太学堂》中的人物。

“在我征求布罗塞特神甫的意见，弄清我应在多大程度上充当您的同谋之前，请不要开始干那些卑劣的事！”公爵夫人大声说，那天真的神情完全泄露了虔诚中所包含的利己主义。

“您什么都不会知道的，亲爱的母亲。”阿瞿达侯爵说。

侯爵的马车靠过来的时候，阿瞿达在台阶上对马克西姆说：

“你可吓坏了这位善良的公爵夫人。”

“可是她不知道她要做的这件事的难处！……我们去赛马俱乐部好吗？要让罗什菲德请我明天晚上到匈兹太太那里去吃晚饭。因为今天夜里我将拟订出计划，在我的棋盘上选好我在棋局中要走的卒子。贝阿特丽克丝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不肯接待我，我要同她算账，并为你的小姨子报仇。报仇手段之毒辣，也许她会觉得太过分了……”

第二天，罗什菲德告诉匈兹太太，马克西姆·德·特拉伊晚上来他们这里吃饭。这是预先告诉她要摆摆阔气，并为这位使所有匈兹太太之流感到害怕的美食家准备最好的菜肴。所以，她既想到她的衣着打扮，又想到要收拾屋子准备接待这位人物。

在巴黎，有多少不同种类的艺术，有多少社会学科，有多少自然学科，有多少职业，几乎就有多少王国。这些王国里最强有力的人物都各有自己的权势，受到同行们的器重和尊敬。同行们深知职业的艰难。谁本领高就佩服谁。马克西姆在老括皮和交际花的眼里是个极有势力、极能干的人，因为他能够不可思议地令人喜爱自己。凡是知道在巴黎同债主和睦相处

是何等困难的人都钦佩他。总之，在风雅、仪表和机智方面，除了在政治使命中起用过他的赫赫有名的德·玛赛之外，谁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就足以解释公爵夫人为何要见他，他在匈兹太太那里为何有这等威望，明天在意大利人大街同一位新近加入浪子队伍、且已名气不小的青年的会谈中，他的意见又何以这般举足轻重。

第二天，他刚起床，便听见通报斐诺已到，昨天晚上他要斐诺来见他。他请斐诺在英国人咖啡馆安排一顿似乎偶然聚在一起的午餐，斐诺、库蒂尔和卢斯托将在他身边闲聊天。斐诺在德·特拉伊伯爵面前，好比少尉在法国元帅面前一样，从不敢说半个不字。惹恼了这头狮子，那可太危险了。所以马克西姆来吃午饭时，已经看见斐诺同他的两位朋友在餐桌前坐好了。谈话已经转到匈兹太太身上，库蒂尔被斐诺和卢斯托牵着鼻子跑，卢斯托不知不觉做了斐诺的帮手。德·特拉伊伯爵想知道的有关匈兹太太的事情全都从库蒂尔口里掏出来了。

午后一时左右，马克西姆嘴上叼着牙签，站在托尔托尼咖啡馆门口的台阶上同杜·蒂耶谈话。这家咖啡馆是投机家们的大交易所之外的小交易所。他好象是忙着谈生意买卖，其实是在等按时打这儿经过的小德·拉帕菲林伯爵。

今天的意大利人大街同一六五〇年的新桥一样，凡是知名人士一天至少要走过一次。果然，十分钟之后，马克西姆松开杜·蒂耶的胳臂，向年轻的浪子头领点了点头，微笑着跟他说：

“请来一下，伯爵，有两句话要跟您说！……”

两个对手，一个是行将没落的星星，一个是初升的太阳，他们走向巴黎咖啡馆，在门前的两张椅子上坐下。有几个老家伙，习惯于从午后一点钟起就在咖啡馆前面坐成一排晒太阳，治他们的风湿病。马克西姆注意坐得离开他们一段距离。提防这些老家伙是完全有道理的。

“您欠债吗？”马克西姆问年轻的伯爵。

“我要是不欠债，就不配做您的继承人了吗？……”拉帕菲林回答。

“我深信无疑，才会向您提这样的问题。”马克西姆反驳说，“我只想知道欠债的总数是否可观，是五位数还是六位数！”

“六位数又怎样？”

“六位数！您是欠五万或十万？……我呀，我最多欠到六十万。”

拉帕菲林以一种既恭顺又嘲讽的样子脱帽向他致敬。

“我要是有借到十万法郎的信用，我就会忘记我的债主，到威尼斯去过日子，生活在美术杰作当中，晚间上剧院，夜里同漂亮的女人……”

“到了我这年纪，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马克西姆问。

“我不会到那地步的。”年轻的伯爵顶了一句。

马克西姆以一种可笑的庄重姿势微微抬起帽子，回敬他的对手。

“这是看待生活的另一种方式。”他以行家对行家的口吻

回答。"您欠……?"

"噢！犯不着向叔父承认的小事。我要是有个叔父，他可能因为这微不足道的数字而剥夺我的财产继承权：六千！……"

"六千比十万更叫人为难。"马克西姆夸大其辞地说，"拉帕菲林！您有智有胆，智多于胆，您的前程远大，可以做政治家。瞧……我就要结束浪荡生涯了，在所有那些投身这种生活的人当中，在所有那些想同我较量的人当中，您是唯一讨我喜欢的人。"

拉帕菲林脸红了。巴黎冒险家的头子以亲切和蔼的口吻对他说这些话，使他非常得意，然而这种心理活动等于承认自己低人一头，因而又刺伤了他的自尊心。这是个极聪明的人，很容易回过味来，这是不难预料的，马克西姆看出了这一点。他连忙向青年人推心置腹，以资补救。

"我将通过一桩美满姻缘退出奥林匹克竞技场，您愿意给我帮点忙吗？我今后一定多多给您帮忙。"他接着又说。

"您将使我十分自豪：这是实践《狮子和老鼠》的教训①。"拉帕菲林说。

"我先借给您两万法郎。"马克西姆继续说。

"两万法郎？……我很清楚，由于我经常在这条林荫道上散步……"拉帕菲林顺嘴说道。

"亲爱的，您得为自己创基立业。"马克西姆微笑着说，"不

① 见《拉封丹寓言诗》卷二第十一篇《狮子和老鼠》，寓意是强者有时也需要弱者的帮助。

要只踩两只船，而要脚踏六只船。您学我的样子吧，我从来都乘自己的轻便双轮马车……”

“那么，您是要我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喽！”

“不，是要您在半个月内爱上一个女人。”

“是个姑娘吗？”

“为什么？”

“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有身分的、非常聪明的女人……”

“是个赫赫有名的侯爵夫人！”

“您是想弄到她的情书吗？……”年轻的伯爵说。

“啊！……你猜中了我的心意。”马克西姆大声说，“不，不是这个。”

“必须爱她吗？……”

“是的，真正意义上的爱……”

“如果要我离开审美观，那绝对办不到。”拉帕菲林说，“您瞧，我对待女人还是有一些诚心的：我们可以折磨她们，但不能……”

“啊！人家没有欺骗我！”马克西姆大声说，“你以为我是那种把不值钱的小贱货推荐给你的人吗？……不，必须去，必须迷惑，必须成功……伙计，今晚我给你两万法郎，并给你十天时间办成这件事。今天晚上在匈兹太太家见！”

“我到那儿去吃晚饭。”

“好。”马克西姆又说，“以后您用得着我的时候，伯爵先生，您会找得到我的。”他以保证而不是允诺的君王口气补充

说道。

“这可怜的女人真的损害过您吗?”拉帕菲林问。

“小伙子，别想来摸我的底。我跟你说了吧，你如果取得了成功,你会为自己找到极有势力的后台;当你对浪荡生活感到厌烦的时候,你可以象我一样,体体面面地结婚告退。”

“寻欢作乐,无牵无挂,象小鸟一样自由自在,象野人一样在巴黎惹草拈花，争强斗狠，嘲笑一切，这样的生活难道会有厌倦的一天吗?”拉帕菲林说。

“什么都会使人厌倦的,甚至地狱。”马克西姆笑着说,“今晚上见!”

两个浪子,一老一少,起身分手了。马克西姆重新登上他那辆一匹马拉的小蜗牛车时,心里想:

“埃斯巴太太容不得贝阿特丽克丝，她会帮助我的……”他看见拉斯蒂涅走过去了，对车夫大声说:“去葛朗利厄公馆。”

要找到一个没有短处的大人物? ……马克西姆发现公爵夫人、杜·陪尼克太太和克洛蒂尔德哭哭啼啼。

“怎么啦?”他问侯爵夫人。

“卡利斯特没有回家过夜，这是头一回，我可怜的萨宾娜伤心透了。”

“公爵夫人,”马克西姆把这位虔诚的女人拉到一扇窗口说,“以最后审判我们的天主的名义,请对我的忠诚绝对保密,请您叫阿瞿达也绝对保密。任何时候也不让卡利斯特知道我们的谋划，否则可能有一场殊死的斗争……我说过不会要您

花太大代价，意思是不至于糜费大量金钱，我现在需要大约两万法郎，其余的事由我来管，一定得叫他们交出地盘，也许能一揽子解决问题。”

公爵夫人和马克西姆走了出去。当德·葛朗利厄太太回到两个女儿身边来的时候，又听萨宾娜哭诉了一番。萨宾娜列举的种种生活小事比她用以证明幸福已经毁灭的事实还要令人痛心。

“放心吧，孩子，”公爵夫人对女儿说，“贝阿特丽克丝将为你的眼泪和痛苦付出昂贵的代价。撒旦的手向她伸过去了，她将为你遭受的每一次侮辱挨十次羞辱！……”

克洛德·维尼翁曾多次表示想结识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匈兹太太派人通知了他。她还请了库蒂尔、法比安、毕西沃、莱翁·德·洛拉、拉帕菲林和拿当。拿当是应罗什菲德要求为马克西姆请的。这样，奥蕾莉共有九位客人，个个都是本事出众的一流人物，只有杜·隆斯雷例外。不过，这位财产继承人的诺曼底人的虚荣和狂妄的野心也比得上克洛德·维尼翁的文才，拿当的诗情，拉帕菲林的精明，库蒂尔的金融眼光，毕西沃的机智，斐诺的心计，马克西姆的城府，以及莱翁·德·洛拉的天赋。

想显得年轻漂亮的匈兹太太穿戴打扮了一番。她和她那类女人一样巧于梳妆：她身穿蓝色天鹅绒连衫裙，披一条象蛛网一般轻薄镂空短披肩，精致的上衣扣着乳白色钮子；两股乌黑发亮的长发紧贴两鬓。匈兹太太的美女名声得力于她那象克里奥尔人① 一样白里透红的鲜艳肤色，亏了那副线条清晰、

透着聪明的面孔——梅兰伯爵夫人②是这种青春常驻的面孔最著名的典范，也许这是南方人所特有的脸型。可惜，娇小的甸兹太太自从生活变得幸福安定以来，有发胖的趋势。丰腴诱人的头颈开始象肩膀一样变得臃肿了。法国人主要欣赏女人的面孔，所以身体变形了，只要面孔漂亮，还能维持很久。

“亲爱的孩子，”马克西姆走了进来，吻了吻甸兹太太的额头说，“罗什菲德要让我看看您的房子，我还没有来过呢。这同他四十万法郎的岁入差不多是相称的……好啊，他认识您的时候，岁入只有三十五万，不到五年您就帮他赚了五万法郎岁入。要是换个人，安东尼亚呀，玛拉迦呀，卡迪讷呀，或者佛洛朗蒂纳呀，早替他把这笔钱修了五脏庙了。”

“我不是姑娘儿，我是艺人！”甸兹太太以一种庄重的神气说，“我非常希望象喜剧里说的那样，最后成为正派人家的祖宗哩。”

“真没办法，我们大家都要结婚，”马克西姆朝壁炉旁边一张椅子上一坐，说，“我也快要有个马克西姆伯爵夫人了。”

“噢！我真想见见她！……”甸兹太太嚷道，“请允许我把克洛德·维尼翁先生介绍给您。”她说，“克洛德·维尼翁先生。德·特拉伊先生！……”

“啊！是您抛弃了卡米叶·莫潘，文学旅店的老板，进修道院了吧？……”马克西姆大声说，“爱您不成就皈依上

① 克里奥尔人，安的列斯群岛等地的白人后裔。

② 梅兰伯爵夫人（1789—18○2），法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家梅兰·德·杜埃（1754—1828）的儿媳。

帝！……我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荣誉。德·图希小姐待您，先生，象路易十四……”

“瞧人家是怎么瞎编胡诌的！……”克洛德·维尼翁回答，“她把自己的财产用来赎杜·陧尼克先生家的土地了，您不知道吧？……若是她知道卡利斯特同她原来的女友相好……（马克西姆碰了碰批评家的脚，提醒他德·罗什菲德先生来了。）我想，她可能会从修道院里出来，从她手中把他夺回去。”

“确实，罗什菲德，我的朋友，”马克西姆发现他的提醒未能拦住克洛德·维尼翁的话头，便说，“我要是你呀，我就把妻子的财产还给妻子，免得社交界的人以为她是迫不得已才抓住卡利斯特不放的。”

“马克西姆说得有道理，”匈兹太太看着阿蒂尔说。阿蒂尔面孔红到了耳根，“虽说我帮您赚了几万法郎年金，可是您不会很好地使用。我给妻子和丈夫造了福，是个垫脚石！……”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侯爵回答说，“不过，应该首先是个绅士，然后才是丈夫。”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时候应当慷慨吧。”马克西姆说。

“阿蒂尔，”奥蕾莉说，“马克西姆说得对……你知道吗，我的老好人，我们的大量股票同库蒂尔的股票一样，”她一边说，一边瞅着玻璃镜子，看谁进来了，“必须投放及时。”

库蒂尔后面跟着斐诺。又过了一会儿，所有的客人都在匈兹太太公馆的天蓝和金黄色的幽雅客厅里聚齐了。自从罗什菲德给他的尼侬二世买了这幢寓所以来，艺术家们把他们的这座旅店称做匈兹太太公馆。拉帕菲林最后一个到达，马

克西姆见他进来就向他走过去，把他拉到一扇窗下，交给他二十张银行钞票。

“尤其是，孩子，不要舍不得花这些钱哟。”他以浪荡子特有的风度说。

“这钱仿佛是您给的，只有您才有本事把它的价值增加一倍！……”拉帕菲林说。

“你拿定主意了吗？”

“既然我拿了钱。”年轻的伯爵以高傲和开玩笑的口吻回答。

“好吧，拿当在这儿，两天之后，他将把你介绍给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他低声对拉帕菲林说。

拉帕菲林听到侯爵夫人的名字吓了一跳。

“一定要心里想着非常爱她。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你拼命喝葡萄酒，喝甜烧酒！我叫奥蕾莉让你坐在拿当旁边。不过，孩子，我们现在必须天天夜里凌晨一点在玛德莱娜林荫道碰头，你向我汇报你的进展情况，我给你指示。”

“一定来，师傅……”年轻的伯爵欠了欠身，说。

“你怎么让我们跟一个穿戴得象餐馆首席侍者的怪人一起吃饭？”马克西姆指着隆斯雷对匈兹太太低声说。

“你从没见过这位遗产继承人吗？阿朗松城的杜·隆斯雷。”

“先生，”马克西姆对法比安说，“您一定认识我的朋友埃斯格里尼翁吧？”

“维克蒂尼安早已不认识我了。”法比安回答，“不过我们

小时候非常熟。”

只有在巴黎这些大肆挥霍的女人家里才有这样的盛宴，因为菜肴之精美连最挑剔的人也感到吃惊。有位交际花象匈兹太太一样美丽、富有。正是在她家一次类似的晚宴上，帕格尼尼曾经声称，他在任何一位君主家里都未曾尝过这样的佳肴美馔，在任何一位亲王家里也未曾喝过这样的上等好酒；他从未听到过这种风趣的谈话，也从未见到过这样富丽堂皇的排场。

马克西姆和匈兹太太在十点钟左右丢下客人，首先回到了客厅。其他客人已经无所顾忌地谈着趣闻轶事，彼此吹嘘自己的本事，发粘的嘴唇不断呷着小酒杯，舍不得一饮而尽。

“好啊，孩子，”马克西姆说，“你没有弄错，是的，我是为了你美丽的眼睛来的，是一笔大买卖：你必须离开阿蒂尔，我负责让他送你二十万法郎。”

“这个可怜的人，我为什么要离开他呢？”

“为了让你同阿朗松来的那个傻瓜结婚，专门为了这个。他已经是法官，我将让人家任命他为庭长，接替勃龙代的父亲——他快八十二岁了。如果你引导有方，你丈夫将成为议员。你们将变成知名人士，你可以压倒杜·勃吕埃伯爵夫人……”

“决不可能！”匈兹太太说，“她是伯爵夫人。”

“隆斯雷是当伯爵的料吗？……”

“你看，他有纹章呢。”奥蕾莉边说，边从挂在壁炉旁边的一只漂亮的提包里寻出一封信，拿给马克西姆看。“这是什么

意思？瞧这些梳子。"

"上下对半分，上半部白底衬着三把红色梳子，三串青枝绿叶的紫葡萄；梳子上二下一，葡萄上一下二，交叉排列；下半部蓝底衬着四支金黄色翎毛，对角交叉排列。冠饰上的格言是精忠报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家在路易十五治下被封为贵族。祖上开绒线铺儿。外祖母家做葡萄酒买卖发了财。获得爵位的杜·隆斯雷大概是法院的书记官……亲爱的孩子，我向你保证，你若是能够摆脱掉阿蒂尔，杜·隆斯雷家将来至少是男爵。孩子，你明白吗，如果你想做庭长夫人，让人家忘记匈兹太太，你得在外省泡上五、六年……这家伙瞧你时的那副目光，已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意图，你已经逮住他了……"

"没有。"奥蕾莉回答说，"我曾表示愿意嫁给他，可是他象交易所公报上的烧酒价格一样，四平八稳，无动于衷。"

"我负责叫他下决心，如果他喝醉了……去看看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

"没必要去看，大家都不说话了，我只听见毕西沃一个人在夸夸其谈，没有人听他的。可是，我了解阿蒂尔，他觉得对毕西沃应该以礼相待。他眼睛合上了还会看着他。"

"那么，我们回餐厅去吧……"

"可是！我这样做是为了谁呀，马克西姆？"匈兹太太突然问。

"为了德·罗什菲德太太。"马克西姆直截了当回答，"阿蒂尔在你手里一天，她就不可能回到他身边去。问题是要她

去管理她那个家，享受那四十万法郎的年金！”

“她只出我二十万法郎？……既然是她，我要三十万。怎么，我照顾了她的孩子和丈夫，什么事情都顶着她的位子，她还在经济上跟我斤斤计较！喏，亲爱的，那样我就可能有一百万了。此外，如果你答应我阿朗松法庭庭长的职位，我做杜·隆斯雷太太就能露头角了……”

“好。”马克西姆说。

“在这个小城市里，人家会找我麻烦吗？……”奥蕾莉冷静地嚷道，“我听埃斯格里尼翁和杜·瓦诺布勒经常谈起这个省，仿佛我已经在那里生活过一样。”

“如果我保证你得到贵族的支持呢？……”

“啊！马克西姆，你叫我太来劲了！……是的，不过，鸽子不肯飞呀……”

“他那古铜色的面孔非常丑陋，鬓角长得象猪鬃，看上去象头小野猪，尽管长着一副猛禽的眼睛。这倒是世界上最好的庭长形象。你放心吧！十分钟之后，他就会在你面前唱《魔鬼罗伯特》第四场里伊莎贝尔唱的调儿：‘我跪在你的脚下！……’但，你要负责把阿蒂尔打发到贝阿特丽克丝那里去……”

“这不容易，但，几个人一起做，一定办得到……”

十点半钟左右，客人们回到客厅来喝咖啡。马克西姆跟库蒂尔在角落里谈话。马克西姆为了不让任何人听见，说话声音很低，但法比安却在凝神倾听。根据匈兹太太、库蒂尔和杜·隆斯雷的情况，下面这段谈话对野心勃勃的诺曼底人会

产生什么效果是不难想象的。

“亲爱的，如果您做人乖巧，您就会接受德·罗什菲德太太叫人给您的一大笔款子，呆到一个边远的省里去。您可以用奥蕾莉的一百万法郎做保证金，您娶她就可以同她平分财产；如果您有本事处理事务，您将成为议员。我将来只要您在议会里投我一票，作为我曾经救过您的报答。”

“在您的麾下当一名小兵，我将永远感到光彩。”

“啊！亲爱的，您真是幸运啊！您想想看，奥蕾莉迷上了那个阿朗松的诺曼底人，她要求封他男爵，让他当他那个城里的法庭庭长并授予他四级荣誉勋位。这个蠢货没本事看出匈兹太太的价值，她一气之下倒可让您走运。因此，您不要让这个聪明的姑娘有时间考虑。至于我，我来给您点火加温。”

马克西姆离开心花怒放的库蒂尔，对拉帕菲林说：

“你愿意乘我的车跟我一起走吗，孩子？”

十一点钟了。奥蕾莉家只剩下了库蒂尔、法比安和罗什菲德。阿蒂尔坐在安乐椅上睡着了。库蒂尔和法比安都试图支走对方，但都未达到目的。匈兹太太最后对库蒂尔说：“亲爱的，明天见！”库蒂尔从好的方面理解这句话，便先走了，从而结束了这场斗争。

“小姐，”法比安低声说，“您婉转地向我提出建议时，看到我陷入沉思，请不要以为我是有什么犹豫。可是，您不了解我的母亲，她是万万不会同意我的婚事的……”

“您已经到了可以正式要求父母同意结婚的年龄，亲爱

的，"奥蕾莉不客气地回答说，"您如果害怕妈妈，那就不合我的要求……"

"若瑟菲娜！"遗产继承人用右臂大胆搂住匈兹太太的腰，亲切地说，"我想，您是爱我的吧？"

"那又怎么呢？"

"也许我们能说服母亲，获得的东西比同意结婚还要多。"

"怎样才能做到呢？"

"如果您肯运用您的信誉……"

"让人家封你为男爵，授予你四级荣誉勋位，任命你当法庭庭长，是吗，我的孩子？……你听着，我一生干过许多事，正正派派的事儿我也能够做！我能够做贤惠的女人，忠实的妻子，帮助我丈夫爬上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我要他爱我，全心全意地爱我，目不斜视，心无他用，甚至无一丝邪念……你做得到吗？……你不要轻率发誓，这是你一辈子的事，亲爱的。"

"有您这样的人做妻子，我无需考虑，一言为定。"法比安说，匈兹太太目光象安的列斯群岛的甜烧酒一样令他陶醉。

"你一辈子不会为这句话后悔的，亲爱的，你将成为法国贵族院的议员……至于这个可怜的老头，"她看了一眼呼呼大睡的罗什菲德，继续说，"从今天起，宝盖头下一个元字，完了！"

这话说得如此之妙，如此之好，法比安一把抱住匈兹太太，使劲地、热烈地吻了她一下，幸福和名利欲的狂热代替了爱的陶醉和酒的微醺。

"亲爱的孩子,"她说,"从现在起,你要考虑同你妻子一起好好做人。不要扮演情人的角色。让我体面地跳出火坑。库蒂尔,他还自以为可以得一大笔钱,要发财了呢!"

"我讨厌这个人,"法比安说,"我不想再见到他。"

"我以后不再接待他就是了。"交际花摆出一副假正经的小模样儿回答说,"现在我们已经谈妥了,我的法比安,你走吧,已经一点钟了。"

奥蕾莉和阿蒂尔一直十分美满幸福的同居生活,自从演了刚才这折戏之后,便进入了内战阶段。这种内战在所有家庭里都是由于夫妻一方暗中另有打算造成的。

就在第二天,阿蒂尔独自醒来,发现匈兹太太十分冷淡,这类女人都会来这一套。

"夜里发生什么事啦?"他吃午饭时看着奥蕾莉问。

"在巴黎就是这样嘛。"她说,"睡下去的时候天下雨,第二天石子路面就干了,地面都上了冻,尘土都扬起来了。您要刷子吗?……"

"你怎么啦,亲爱的孩子?"

"找您傻大个子的妻子去吧……"

"我妻子?……"可怜的侯爵大声说。

"难道我看不出您把马克西姆带到我这儿来的意图吗?……您想同德·罗什菲德太太和好,她也许是为了儿子而需要您……我呢,您说我机灵,我早劝您把她的财产还给她!……噢!我现在明白您的打算了!五年了,先生对我感到厌倦了。我长得胖,贝阿特丽克丝苗条,您会变心的。我知道

有人喜欢骨瘦如柴的女人，您并不是第一个。您的贝阿特丽克丝况且混得不错。有些男人就是喜欢衣裳架子，您也是这种男人。再说，您想把杜·陧尼克先生打发走。那可是个胜利哟！……这样会提高您的声望。人家一定会谈起这件事的！您将成为一名英雄！”

匈兹太太不容阿蒂尔申辩，冷嘲热讽没有个完。下午两点，她说有人请她吃晚饭，她请她的负心人独自去意大利剧院，她要去昂必居喜剧院①看首场演出并结识一位可爱的女人——卢斯托的情妇德·拉博德赖太太。阿蒂尔为了表示对他亲爱的奥蕾莉忠贞不渝和对自己妻子的强烈反感，建议明天就动身去意大利，到罗马、那不勒斯或佛罗伦萨（随便奥蕾莉选择）去过恩爱夫妻的生活，同时送她六万法郎年金。

“这一切都是虚情假意。”她说，“这并不妨碍您同您妻子和好，您做得到的。”

阿蒂尔和奥蕾莉之间极不愉快的谈话到此为止，两人分了手，一个去俱乐部消磨时间，吃晚饭，一个去更衣，准备晚上同法比安两人单独在一起。

德·罗什菲德在俱乐部遇见马克西姆，叫苦不迭，仿佛看到满园春色被一夜风雨摧残殆尽，感到无比痛心。马克西姆彬彬有礼，倾听侯爵诉苦，心里却在想其他事情。

“在这种事上，亲爱的，你要听听我的意见。”他回答，“你让奥蕾莉发现你是多么爱她，这样做是不对的。让我把你介

① 昂必居喜剧院，巴黎历史最悠久的剧院之一，始建于一七六九年，一八二七年毁于大火，后在圣马丁大街重建。

绍给安东尼亚太太吧。这个人心肠好。匈兹姑娘将变成十足的小伙子，你会看到的……你的匈兹今年三十七岁，而安东尼亚太太还不到三十六岁！多么好的女人啊！她呀，不光是有头脑！……还是我的学生。如果匈兹太太继续趾高气扬，你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吗？”

“我确实不知道。”

“她可能想结婚，若是那样，她离开你是什么也挡不住的。她租给你用了六年之后，是完全有权利这么做的，这个女人……不过，你如果肯听我的意见，还有更好的做法。你妻子现在比圣乔治区所有的匈兹和安东尼亚都要好千百倍。这件事不容易成功，但也不是办不到的。她现在可能会使你象奥尔恭①一样幸福！不管怎样，你若是不想让人家看上去象个傻瓜，今天晚上一定要到安东尼亚家去吃宵夜。”

“不去，我太喜欢奥蕾莉了，我不愿意她有丝毫可以责备我的地方。”

“啊！亲爱的，你给自己安排了什么样的生活呀！……”马克西姆大声说。

“十一点钟了，她大概已经从昂必居喜剧院回来了。”罗什菲德走出俱乐部的时候说。

他大吼一声，叫马车夫以最快速度把他拉到拉布吕耶尔街。

匈兹太太已经明确吩咐，先生完全可以进来，仿佛他和太

① 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中的人物。

太串通好的一样。但是，太太听见先生进了房子，故意把盥洗间的门关得震天响，就象偷人的老婆出其不意被丈夫撞见时那样，以便让先生听见。接着，先生和太太刚开始说话，女仆便将法比安故意忘在钢琴角上的帽子笨手笨脚地拿走。

“你没有去昂必居喜剧院呀，亲爱的？”

“没有去，亲爱的，我改变了主意，在家弹琴来着。”

“谁来看你啦？……”侯爵看见女仆把帽子取走，客客气气地说。

“没有人来看我呀。”

阿蒂尔听到这种无所顾忌的谎言，低下了头。他甘心受辱，俯首通过卡夫丁轭形门①。惟其真心相爱，才会有这种没骨气的怯懦表现。阿蒂尔在匈兹太太面前的表现，同萨宾娜在卡利斯特面前的表现，卡利斯特在贝阿特丽克丝面前的表现，一模一样。

一个星期之内，年轻、聪明、英俊的夏尔-爱德华·吕斯蒂柯里·拉帕菲林伯爵，由蛹变成了蝶。他是题为《浪荡王孙》一场中的主人公②，我们就无需在这里描绘他的外貌和性格了。在这之前，他一直过着穷日子，以丹东式的大胆来弥补亏空，不过债他是还的。后来他听了马克西姆的意见，买了一辆矮座小马车，参加了赛马俱乐部和格拉蒙街的俱乐部，变成了高雅人士。最后，他在《辩论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在巴

---

① 公元前三二一年，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峡谷大败罗马军队，强迫俘虏俯首钻过轭形门。

② 见《人间喜剧》巴黎生活场景。——作者原注。

黎，昙花一现的人物皆来势汹汹。职业作家需经数年努力和成功才能获得的名声，他在几天之内凭这篇小说就出了名。拿当深信伯爵再也不会发表其他作品了，所以在德·罗什菲德太太面前对这位举止优雅、放荡不羁的青年赞不绝口，以致贝阿特丽克丝被诗人讲得心驰神往，表示想见一见这位年轻风雅、出类拔萃的浪子头目。

"我知道他爱您爱到了荒唐的程度，一定非常乐意到这儿来。"拿当回答。

"听说，他什么荒唐事都干过。"

"什么荒唐事都干过？没有，"拿当回答说，"爱一位名门淑女的荒唐事儿他还没干过。"

马克西姆同漂亮的夏尔－爱德华伯爵在意大利人大街咖啡馆里进行阴谋策划的六天之后，这位青年首次踏进了库尔塞勒街的鸽子窝。为了接待这位青年，贝阿特丽克丝选择了卡利斯特必须和妻子一起去参加社交活动的那个晚上。造化大概是开玩笑吧，拉帕菲林生就一副带着淡淡哀愁的面孔。你在遇到他的时候，或者你在我们这部冗长的风俗史中读到《浪荡王孙》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想象一下愿意在这初次见面时帮他一把的引荐人的绝妙表演，你就会完全理解这位才气横溢、热情奔放的青年在一个晚上所取得的成功了。拿当是个好伙伴，他象珠宝商兜售首饰，使首饰上的钻石闪闪发光那样，让年轻的伯爵大显身手。拉帕菲林适可而止，首先告辞，让拿当和侯爵夫人继续一起闲聊，确信这位值得钦佩的著名作家会同他合作。拿当看出侯爵夫人已经神魂颠倒，便以闪

烁其词的办法挑动她自己也不自知的好奇心，点燃她心中的欲火。拿当暗示，拉帕菲林获得女人欢心不完全是因为他才智出众，而是他恋爱有术，技艺高强，并把他捧得很高很高。我们在这里看到物极必反规律的又一作用：它引起种种感情危机，产生那么多的古怪现象，以致我们有时不得不提醒一下。交际花们——包括所有被人家这样称呼以及每隔四分之一世纪就被人家换个名称的这类女性，个个心里都保持着一个强烈的愿望：恢复自己的自由，一心一意、规规矩矩、不卑不亢地爱一个人，并为之牺牲一切[1]。她们是站在此山望那山，强烈地感到这种需要，以致在她们当中，不曾多次渴望通过爱来表现贞操的人是很罕见的。她们尽管遭到种种令人寒心的欺骗也不气馁。相反，那些为教育和地位所不允许，为贵族出身所约束，生活在优裕之中，拥有贤妻良母名声的女子，却向爱的热带地区——当然是悄悄地——滑过去。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女性，心里都藏着一个小小的愿望：此是向往贞洁，彼是向往放荡。冉－雅克·卢梭是首先大胆指出这一点的人。于此，是尚未熄灭的圣洁之光的残辉；于彼，则是我们始祖身上泥土的遗迹。[2]

拿当以极其巧妙的手法挑逗狮子的这只爪子，牵动魔鬼的这根头发。侯爵夫人认真考虑起来，怀疑她是否一直受了自己头脑的欺骗，她所受的教育是否完全。堕落！……也许就是什么都想知道。

---

① 参阅《烟花女荣辱记》。——作者原注。

② 《圣经·创世记》云上帝用泥土造人，故作者有此说。

第二天，贝阿特丽克丝仿佛看清了卡利斯特是怎样的人：一个忠诚而完美的世家子弟，但既无激情又无才华。在巴黎，一个所谓的聪明人，应当象喷泉流水一样才华横溢，因为上流社会的人和巴黎人一般都是聪明的。可是，卡利斯特爱得过深，过于专一，没有看出贝阿特丽克丝的变化，也没有施展新的本事来满足她。他与昨天晚上的拉帕菲林相比，不禁黯然失色，不能使贪婪的贝阿特丽克丝产生丝毫的激动。

强烈的爱是难以填满的欲壑，早晚总会垮台的。尽管这一天下来感到厌倦（女人在情人身边感到厌倦的一天），贝阿特丽克丝想到马克西姆·德·特拉伊的继承人拉帕菲林和不说大话的勇夫卡利斯特可能不期而遇，不禁怕得发抖。她不知道该不该再见年轻的伯爵，可由于发生了一件决定性的事件，这道难题给解决了。

贝阿特丽克丝为了避人耳目，在意大利剧院一楼一间光线暗淡的包厢里租了三分之一地方。近日来，胆子变大了的卡利斯特陪侯爵夫人来剧院看戏，并待在这间包厢里，坐在她的身后。他们总是故意来得很晚，所以谁也没有发现。贝阿特丽克丝不等最后一场戏演完便离开剧场，卡利斯特远远随在后面，照顾着她，虽说老安东尼会来接女主人的。

贝阿特丽克丝这样做是出于对礼俗的尊重，出于故弄玄虚的需要——这是非教徒与教徒的区别，也是出于恐惧，害怕受辱——所有为了爱情而身败名裂的原社交界的明星都有这种恐惧，因为受辱比死亡更叫人不堪忍受。马克西姆和拉帕菲林对此做了一番研究，经过马克西姆的精心策划、留在奥林

匹斯山上的娘儿们当众凌辱跌下山去的女子，使其无地自容的场面，终于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发生了。一天，德·罗什菲德太太去看《鲁齐娅》① 演出。大家知道，这出戏的最后一场是吕比尼最拿手的唱段之一。老安东尼来晚了一步，德·罗什菲德太太已经穿过通向她包厢的过道，来到剧院的前厅。通往前厅的各条楼道上挤满了漂亮的贵妇，她们或立在楼道上，或三五成群立在厅里，等候各自的车夫来接她们。众人的眼睛一下子同时认出了贝阿特丽克丝，三三两两的人群立即唧唧喳喳议论开来，大厅里一片嗡嗡之声。一眨眼的功夫，侯爵夫人身边的人群都躲了开去，她象个得了瘟疫的人一样，孤零零地被遗弃在大厅中间。卡利斯特发现自己的妻子就站在楼道上，不敢上前去陪伴这位被社交界遗弃的女人。贝阿特丽克丝泪汪汪地看了他两次，求他到她身边来，可是没有反应。

这时，文雅、潇洒、可爱的拉帕菲林丢下身边的两位女子，走来向侯爵夫人致意并同她聊天。

“请挽住我的胳臂，大大方方地走出去，我能找到您的马车。”他对她说。

“您愿意同我一起度过晚上的其余时间吗？”她登上马车的时候问他，并让他坐在自己身边。

拉帕菲林对自己年轻的车夫说：“跟在太太的车子后面。”接着便登上了德·罗什菲德太太的马车，在她旁边坐下。卡利斯特看得目瞪口呆，两条腿似有千斤重，立在那里一动也不

① 《鲁齐娅》，意大利作曲家加埃塔诺·多尼采蒂（1797—1848）的著名歌剧。一八三五年首演于那不勒斯。

动。正因为看见卡利斯特气得面色铁青，贝阿特丽克丝才示意年轻的伯爵上车坐在她的旁边。所有的鸽子都是白羽毛的罗伯斯比尔①。三辆马车以风驰电掣的速度来到库尔塞勒街：侯爵夫人的车子，拉帕菲林的车子，卡利斯特的车子。

"啊！您在这儿？……"贝阿特丽克丝靠在年轻的伯爵胳臂上走进客厅时，发现卡利斯特已在那里，因为卡利斯特的马车赶到他们两辆马车的前面先到了。

"您认识这位先生喽？"卡利斯特气呼呼地对贝阿特丽克丝说。

"十天前，德·拉帕菲林伯爵先生经拿当介绍与我结识，可是，您，先生，您认识我已经四年了……"

"夫人，"夏尔-爱德华说，"是埃斯巴侯爵夫人带头避开您的，我要叫她后悔一辈子，连她的子孙也感到后悔……"

"啊！是她！……"贝阿特丽克丝大声说，"这件事，我一定要报复她！"

"要报复，您就必须重新夺回您的丈夫，而我能够叫他同您重修旧好。"年轻人对侯爵夫人说。

这样开始的谈话，一直进行到凌晨两点钟。卡利斯特插不上嘴，一句话也未能同贝阿特丽克丝单独说上。他多次按捺不住，想发脾气，但看看贝阿特丽克丝的眼色，又都克制了下去。拉帕菲林并不爱贝阿特丽克丝，但他高雅的趣味、过人的才智、不凡的风度与卡利斯特的平庸适成对照。卡利斯特在

① 罗伯斯比尔在历史上被一部分人认为是心狠手毒的人物，此处谓女子平时虽温柔如鸽子，狠毒起来较之罗伯斯比尔毫不逊色。

沙发椅上扭来扭去，象条蠕动的毛虫，他三次站起身来，想揍拉帕菲林一记耳光。

当卡利斯特第三次立起身，冲到情敌面前去的时候，年轻的伯爵对他说了句"男爵先生，您不舒服吗？……"这句话使卡利斯特在一张椅子上又坐下了，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侯爵夫人象赛莉梅娜①那样无拘无束地同年轻的伯爵聊天，仿佛不知道卡利斯特在场一样。

拉帕菲林做得绝妙，说了句极其风趣的话便告辞而去，丢下两个失和的情人。

就这样，马克西姆巧施诡计，分别在德·罗什菲德先生和太太的私生活里点燃了不睦之火。

第二天，年轻的伯爵在赛马俱乐部里打惠斯特牌，手气极佳。马克西姆从他那里得知昨晚的戏获得了成功，便到拉布吕耶尔街匈兹太太公馆去打听奥蕾莉事情进行得如何。

"我亲爱的，"匈兹太太看到马克西姆笑嘻嘻地说，"我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可是罗什菲德不可救药。我在结束我的风流生涯时，发现机智是这种生涯的一大不幸。"

"这话是什么意思，请解释给我听听……"

"首先，亲爱的朋友，一个星期来，我天天揭阿蒂尔的短处，天天用最尖刻的话刺他，天天用我们这一行所熟习的难听话损他。可是他用父亲般的温和口气对我说：'我待你这么好，我真心爱你，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对他说：'亲爱的，您想错

① 赛莉梅娜，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中的人物。

了，您使我感到厌倦。'这可怜的人回答我说：'嗯，你不是有巴黎最聪明、最漂亮的小伙子们给你消闲解闷儿吗？'我失败了。这时，我觉得我是爱他的……"

"啊！"马克西姆说。

"有什么办法！这由不得自己。这样斯文，叫人无法抗拒。我换了个办法。我跟那个粗鲁的法官——我那变得象阿蒂尔一样温顺的未婚夫——撒娇卖俏，让他呆在罗什菲德的位置上，可是我发现他蠢头蠢脑。我真烦死了！……不得不让法比安在场，为了让人家捉住我同他……"

"那好呀，就这么做呀！……"马克西姆大声嚷道，"说说看，罗什菲德当场捉住了你以后又怎样呢？……"

"你不明白，我的好先生。按照你的吩咐，结婚的通告已经公布了，我们的婚约也潦潦草草地签了字，这样洛雷特圣母院就没什么可指责的了。既然有了结婚的允诺，也就不怕偷嘴了……可怜的阿蒂尔突然发现法比安和我偷情，便踮起脚尖悄悄地退到餐厅里去，佯装咳嗽，撞击椅子，弄得扑通扑通震天响。法比安这个大傻瓜怕了起来，我又不能把什么都对他说了……

亲爱的马克西姆，现在事情就进行到这个程度①……

一天早晨，阿蒂尔走进我的房间，看见我们俩睡在一起，他居然对我说：'孩子们，夜里睡得好吗？'"

---

① 此诗句从高乃依的名剧《西拿》中一句台词变化而来，原句是"美丽的爱米莉，现在事情就进行到这个程度。"见《西拿》第一幕第三场。

马克西姆点点头，摆弄了一阵子手杖，说：

“我了解这种人。你现在应当这样做：干脆把阿蒂尔抛弃掉，把大门紧紧关上。你再重演同法比安的那出戏……”

“这真是个苦差事！我毕竟没有正式结婚，还没有资格……”

“阿蒂尔当场捉住你的时候，你要跟他以眼还眼。”马克西姆继续说，“如果他发火，事情就好办了。如果他还撞椅子弄得扑通扑通响，那就更好解决了……”

“怎么解决法？”

“那你就发脾气呀，你对他说：‘我原以为您爱我，尊重我，可是您对我已经无动于衷了，连忌妒心都没有了……’你会知道怎么说的。‘如果马克西姆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拿我做例子），他会立刻杀死他的情敌（你哭出来）。而法比安（把他同法比安相比，使他感到羞愧），我喜欢他，他也许会拔出匕首来杀死您的。啊！这才是爱呢！所以，您听着，别了，晚安，回您的公馆去吧，我嫁给法比安了，我姓他的姓了！他不顾他的老娘反对了！……’最后，你……”

“晓得了！晓得了！我会做得非常出色的！”匈兹太太大声说，“啊！马克西姆不愧为马克西姆，如同德·玛赛不愧为德·玛赛一样。”

“拉帕菲林比我强。”德·特拉伊伯爵谦虚地说，“他进行得很顺利。”

“他有三寸不烂之舌，可是你有手腕，有势力！有硬功！也有软功！”匈兹太太说。

"拉帕菲林什么功夫都有，他城府深，有教养，而我是大老粗。"马克西姆说，"我去拜会了拉斯蒂涅，他立即同掌玺大臣谈妥，法比安任职一年后将被任命为法庭庭长并授予他四级荣誉勋位。"

"我一定做个虔诚的教徒！"匈兹太太回答说。她这句话说得字字真切，以便获得马克西姆的赞同。

"神甫比我们有用。"马克西姆立即应道。

"啊！真的吗？"匈兹太太问，"那我在外省一定能遇到可说话的人，我已经开始演我的角色了。法比安已告诉他母亲圣宠启迪了我，他谈到我的一百万法郎和他的庭长职务，使老太太着了迷。她同意我们跟她住在一起，向儿子讨我的画像，并把她自己的画像寄给了我。要是爱神看见她的画像，那一定会……厥倒的！你走吧，马克西姆，今天晚上我要叫我那可怜的人儿死了心。这样做真叫我心碎。"

两天以后，夏尔－爱德华在赛马俱乐部门口对马克西姆说：

"成了！"

德·特拉伊伯爵听了微微一笑。这话里包含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常常是出于报复的人才干得出来的悲剧。

"我们去听罗什菲德诉苦吧。"马克西姆说，"你和奥蕾莉，你们都达到了目的！奥蕾莉已经把阿蒂尔赶出门了。现在必须哄着他点儿，让他给杜·隆斯雷太太三十万法郎并同他妻子重新和好。我们要向他证明贝阿特丽克丝比奥蕾莉强。"

"我们离预计的期限大概还有十天时间。"夏尔－爱德华狡

猾地说，"凭心而论，我们做得并不过分。现在我认识了侯爵夫人，这可怜虫还得让人偷呢！"

"事情闹开了，你将怎么办？"

"只要有时间，总会想出办法来的。我有思想准备，会干得更加出色。"

两位浪子一起走进了大厅，发见德·罗什菲德侯爵老了两岁。他没有穿紧身马夹，失去了风度，胡子很长。

"你好哇，亲爱的侯爵？……"马克西姆说。

"啊！亲爱的，我这辈子完蛋了……"

阿蒂尔讲了有十分钟，马克西姆一本正经地听着，心里却想着他一星期后就要举行的婚礼。

"亲爱的阿蒂尔，我早把我所知道的拴住奥蕾莉的唯一办法告诉了你，而你不肯……"

"什么办法？"

"我不是曾经建议你到安东尼亚那里去吃夜宵吗？"

"的确……有什么办法！我爱……你谈情说爱就象格里西埃① 摆弄剑术一样。"

"听我说，阿蒂尔，付给她小公馆的三十万法郎，我保证你的日子过得比她好……我看见阿瞿达想跟我说几句话，以后我再跟你谈那位你不认识的美人儿。"

马克西姆丢下这位无法安慰的人，向那位需要安慰的家庭的代表走去。

---

① 格里西埃（1791—1865），巴黎的一位剑术教师。作者在写这部小说时，格里西埃刚在巴黎蒙马特尔区开办剑术馆不久。

"亲爱的，"另一位侯爵跟马克西姆咬耳朵，低声说："公爵夫人急得要命。卡利斯特悄悄地收拾了箱子，领了出国护照。萨宾娜想要跟踪这两个出走的情人，出其不意抓住贝阿特丽克丝，同她拼了。萨宾娜有孕在身，这会变成一种相当危险的欲望，因为她已经公然去买手枪了。"

"请告诉公爵夫人，德·罗什菲德太太不会出走的，再过半个月，一切都会圆满结束。现在，阿瞿达，你的手呢？无论是你，也无论是我，我们什么也没有说过，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佩服命运！……"

"公爵夫人已经让我把手放在圣经和十字架上发誓守口如瓶了。"

"一个月之后，你会接待我的妻子吗？……"

"非常高兴。"

"一定会皆大欢喜。"马克西姆回答说，"不过，请告诉公爵夫人，她去意大利的旅行要推迟六个星期，事情与杜·陧尼克先生有关，原因你以后会知道的。"

"什么事？……"阿瞿达瞅着拉帕菲林问。

"在动身前要解决一下苏格拉底①的那句话：'我们欠埃斯科拉底俄斯②一只公鸡。'③您的连襟要还一下鸡冠债。"拉帕菲林泰然自若地回答。

在随后的十天里，卡利斯特一直怒火中烧，由于爱贝阿特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希腊哲学家。

② 埃斯科拉底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

③ 花柳病俗称鸡冠疮，苏格拉底这句话影射人们得了花柳病。

丽克丝爱得真切，更加怒不可遏。贝阿特丽克丝对他的这种感情是了解的。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向德·葛朗利厄公爵夫人原原本本、毫无掩饰地描绘了卡利斯特的这种感情。凡是正常的人一辈子当中大概都有过一次这种不能自己的狂热感情吧。侯爵夫人则感到自己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征服了，被一位青年征服了。这青年不把她的身分放在眼里，他同她一样是贵族出身，看她的时候目光凌厉，冷静；她使出女人的最大本事也难以获得他赞许的微笑。总之，她成了暴君欺压的对象，这位暴君每次同她告别时都弄得她哭哭啼啼，自尊心受到伤害，并相信是自己错了。

夏尔-爱德华做给德·罗什菲德太太看的戏，正是六个月以来德·罗什菲德太太做给卡利斯特看的戏。贝阿特丽克丝自从在意大利剧院当众受辱以来，就不曾同杜·陧尼克先生一起外出过，因为她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您喜爱上流社会和您的妻子胜于喜爱我，这说明您并不爱我。你若是想要证明您爱我，您就为我牺牲您的妻子和上流社会。抛弃萨宾娜，我们一起住到瑞士、意大利，或者德国去！”

她凭借这强硬的最后通谍，建立了一道女流们报之以冷淡、轻蔑和傲视的封锁线。她自以为这样就摆脱了卡利斯特，认为他任何时候都不敢同葛朗利厄一家决裂。抛弃拥有德·图希小姐赠与的财产的萨宾娜，那不是注定贫穷，自作自受吗？可是急得发疯的卡利斯特瞒着别人领了出国护照，并请他母亲给他寄来一大笔款子。在这笔款子寄到之前，他监视

着贝阿特丽克丝，布列塔尼人的忌妒感情猛烈地冲击着他。

拉帕菲林在俱乐部里把这重要情况告诉马克西姆之后的第九天，男爵终于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三万法郎，急忙赶到贝阿特丽克丝那里，想冲破封锁线，赶走拉帕菲林，跟他息了怒的意中人一起离开巴黎。

这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尚有些许自尊心的女子，要么永远堕落下去，不再能够自拔，要么改邪归正，重新做人。迄今为止，德·罗什菲德太太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道德的女子，心里却爱上了两个人。可是，既爱夏尔-爱德华，又接受卡利斯特的爱，她就会失去自尊：因为说谎的开始，也就是不顾羞耻的开始。她曾经委身卡利斯特，因此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这位布列塔尼人跪在她面前，流淌彻底悔恨的眼泪。女子们熄灭爱情的冷酷无情的态度，许多人都感到惊讶。但是，她们如果不用这种办法来与过去告别，人生对她们来说就没有尊严了，一旦堕入致命的放荡生活，就再也不能自拔了。

处在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如果拉帕菲林来了，她就有可能得救。可是，老安东尼的精明毁了她。

她听到一辆马车在门口停了下来，便对卡利斯特说："有客人来了！"

为了防止情敌之间闹事，她向门口奔去。

为人谨慎的安东尼对夏尔-爱德华说：

"侯爵夫人出去了！"

夏尔-爱德华前来并非为了别的，正是为了听到这句话。

贝阿特丽克丝从老仆人那里得知是年轻的伯爵来访，以

及老仆人的回答之后，说：“好！”她走回客厅的时候，暗自说道：

“我做修女去！”

卡利斯特放肆打开窗户，看见了他的情敌。

“谁来啦？”他问。

“不知道，安东尼还在楼下。”

“是拉帕菲林……”

“也许是……”

“你爱他，所以看我不顺眼……我看见他了！……”

“你看见他啦？……”

“我打开了窗子……”

贝阿特丽克丝象死人一般跌倒在沙发上。于是，她作了让步，以便有个回旋余地。她借口要处理一些事务，把动身的日期推迟到一个星期以后，并决心只要能平息拉帕菲林的怒气，就不再让卡利斯特到她这里来，脱离了社会大列车奔驰的轨道的这些人，心里精细的盘算和极度的烦恼就是这个样子。

卡利斯特走后，她感到极其不幸，受到极大侮辱，便上床躺下：她感到不舒服。她觉得激烈的思想斗争令她痛苦不已，生理上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她派人去把医生请来，同时，叫人把下面这封信送到拉帕菲林家去。她在信里狠狠地报复了卡利斯特：

我的朋友，

我失望之极，请来看我。您的来访本可以结束我一生最可怕的恶梦之一，把我从一个我憎恨并且希望永远不要再见到的人手

中解脱出来，可是安东尼把您打发走了。您是世上我唯一喜爱的人。尽管不幸得很，我不能如我所企望的那样讨您喜欢，您仍将是我唯一喜爱的人……

这样开始的这封信，她一共写了四页，信的结尾热情奔放，过于浪漫，不堪付梓。可是，她的口气是那么低三下四，以致她最后写道："我够温顺了吧？啊！为了证明我是多么爱你，我不惜作出任何牺牲！"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无论是对卡利斯特还是对孔蒂，她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第二天，年轻的伯爵到侯爵夫人家来的时候，她正在洗澡。安东尼请他稍等片刻，受到爱的饥渴的驱使，卡利斯特很早就来了，这次轮着他被打发走了。当他怀着绝望的心情重新登上马车时，年轻的伯爵在窗口看着他。

"啊！夏尔，"侯爵夫人走进客厅说，"您毁了我了！……"

"我非常明白，夫人。"拉帕菲林冷静地回答，"您曾发誓只爱我一个人，您曾提议给我一纸文书，写明您自杀的理由，以便我一旦发现您不忠实可以毒死您，而无需担心受到法律的制裁，好象上层人物需要求助于毒药来报仇似的。您在信中写道：为了证明我是多么爱你，我不惜作出任何牺牲！……那么，您毁了我了！这句话，我发现与信上的那个结尾有矛盾……我现在要知道您是否已经有了同杜·陷尼克断绝关系的勇气……"

"哎呀，你已经提前对他进行了报复。"她说，跳上去搂着他的脖子，"这种事，你和我，我们永远是利害一致的……"

"夫人，"这位头号浪子冷冷地说，"如果您愿意把我当作

朋友，我同意，但条件……”

“条件？”

“是的，条件如下：您一定要同德·罗什菲德先生重新和好，恢复您身分的荣誉，回到安茹街您那漂亮的公馆里去，在那里当巴黎的女王——只要您让罗什菲德演个政治家的角色，并在待人接物时表现出埃斯巴太太的那种灵活性和韧性，您就能够做到这点。我有幸为之献身的女子应当具有这样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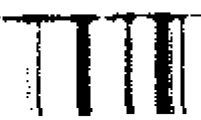
“可是您忘了必须取得德·罗什菲德先生的同意。”

“啊！亲爱的孩子，”拉帕菲林回答说，“我们已经使他有了与您破镜重圆的思想准备，我已经以我世家子弟的荣誉向他保证，您比圣乔治区所有的匈兹太太都要好，您得维护我的荣誉……”

在一个星期里，卡利斯特天天去贝阿特丽克丝那里，安东尼总是装出一副忧伤的样子说：“侯爵夫人病情严重，”不让他进门。卡利斯特从那里跑到拉帕菲林家。拉帕菲林的仆人回答说：“伯爵先生打猎去了。”布列塔尼人每次都给拉帕菲林留下一封信。

第九天，拉帕菲林下条子约卡利斯特做一次解释。卡利斯特找到了他，不过他有马克西姆·德·特拉伊陪着。年轻的浪子无疑是想让马克西姆做这场戏的见证人，同时，向他显一显自己的本事。

“男爵先生，”夏尔-爱德华心平气和地说，“这是您赏光写给我的六封信，它们完完整整，原封未动，没有拆开看过。自



那天我从一家窗口看见您在门口（头一天您在窗口也看见我在门口）以来，知道您到处找我，我事先就知道这些信的内容了。我想，我应当不理睬无礼的挑衅。您是个情趣十分高雅的人，不能因为一位女子不再爱您而恨她，这话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而已。跟她喜爱的人找碴儿吵架，并不是重新获得她欢心的好办法。而在目前情况下，您的信件带有根本的缺陷，象诉讼代理人所说的那样，是*无效的*。您是位通情达理的人，不会责怪丈夫与妻子重新团圆的。德·罗什菲德先生觉得侯爵夫人的处境不体面。在库尔塞勒街您不会再见到德·罗什菲德太太了，但六个月之后，今年冬天，在罗什菲德公馆里，您会再见到她。您十分冒失地扑进了夫妻和解的事件里，而夫妻言归于好正是您自己促成的，因为德·罗什菲德太太在意大利剧院当众受辱的时候您没有救她。我曾替她丈夫向她转达过一些友好的建议，所以贝阿特丽克丝从意大利剧院出来的时候，让我乘坐她的马车。她当时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去把阿蒂尔找来！……”

“噢！我的天哪！……”卡利斯特大声叫道，“她做得对，我不够忠诚。”

“先生，不幸的是，这位可怜的阿蒂尔同一位心狠手辣的女人——匈兹太太生活在一起。长期以来，匈兹太太觉得被遗弃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她根据贝阿特丽克丝的气色，指望着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德·罗什菲德侯爵夫人。当她发现自己的幻想成了泡影，便恼羞成怒，想一箭双雕，既报复妻子，又报复丈夫！先生，这些女人呀，为了弄瞎敌人的两只眼睛，不怕

自已瞎掉一只眼睛。匈兹这女人刚离开巴黎不久，已经弄瞎了六只眼睛！……我若是不慎爱上贝阿特丽克丝，这女人就可能弄瞎八只眼睛。——您大概已经明白，您需要请眼科医生检查一下①。”

卡利斯特这时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吓得面色铁青。看见卡利斯特面孔变了颜色，马克西姆不禁微微一笑。

“男爵先生，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已经嫁给了那个曾为她提供报复手段的男人，您没想到吧？……噢！女人呀！……现在您明白贝阿特丽克丝要同阿蒂尔到马恩河畔诺让镇去隐居几个月的理由了吧？他们在那里有一幢漂亮的小别墅，他们要在那里医好眼睛。这期间，人们将把他们的公馆翻修一新，侯爵夫人要在他们的公馆里炫耀一下王侯的气派。一个如此高贵、如此著名、如此和蔼的女人，成了夫妻恩爱的牺牲品。在她鼓起勇气重新承担妻子义务的时候，如果有人真心爱她，那么，象您这样崇拜她、象我这样钦佩她的人，没有其他角色可演，只能做她的朋友……如果我自作主张请德·特拉伊伯爵做这番解释的证人，请您多多原谅。不过，我确实想在这件事上把自己洗刷得一清二楚。至于我，我很愿意告诉您，虽说德·罗什菲德太太就才智而言我表示钦佩，但作为女人来说，我极感厌恶……”

---

① 这句话暗示匈兹太太从杜·隆斯雷那里得来花柳病，传给德·罗什菲德先生，再传给贝阿特丽克丝，卡利斯特则是第三个受害者。但巴尔扎克从未暗示贝阿特丽克丝与丈夫和好后继续同卡利斯特保持关系，因此这段谈话也可能是一种策略。

"好了，我们最美的梦，我们圣洁的爱，就这样告终了！"卡利斯特说，他第一次了解到这么多情况，大吃一惊，深感失望。

"以幻灭告终，"马克西姆大声说，"或者说得更难听一点，以药瓶子告终！没有一个人的初恋不是一场春梦。啊！男爵先生，人身上所有圣洁的东西只有在天堂里才能存在！……这就是我们这些浪荡子及时行乐，玩世不恭的理由。我呀，我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您瞧，我昨天结婚了，对妻子将忠贞不渝，我也劝您与杜·陧尼克太太重修旧好，不过……在三个月之后。您不要对贝阿特丽克丝念念不舍，她是典型的爱虚荣的女人，意志薄弱，轻浮风骚；这是个缺少心计的埃斯巴太太，是个胡作非为、心肠冷酷而又没有头脑的女人。德·罗什菲德太太只爱德·罗什菲德太太。她会把您同杜·陧尼克太太永远拆开，然后会把您抛弃而毫无内疚。总之，既非恶贯满盈，又非道德完美。"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马克西姆。"拉帕菲林说，"她将是巴黎最好的家庭主妇。"

卡利斯特跟夏尔-爱德华和马克西姆·德·特拉伊互相握手，感谢他们消除了他的幻想，然后告辞而去。

三天以后，德·葛朗利厄公爵夫人突然一大早来到萨宾娜家（自从进行会谈的那个上午以来，她还一直没见到女儿。），发现卡利斯特浸在浴缸里，萨宾娜坐在旁边忙着给新内衣绣新花饰。

"哎，孩子们，你们在做什么呀？"慈祥的公爵夫人问。

"没有什么，亲爱的妈妈。"萨宾娜回答说，抬起头，用喜悦

的目光瞅着母亲。"我们演了《两只鸽子》的寓言故事[①]！就这些，没有别的。"

卡利斯特向妻子伸出手，亲热地搂着她。

一八三八——一八四四年。

张裕禾 译

① 《两只鸽子》，《拉封丹寓言诗》卷九第二篇，云两鸽同巢，其中一只对家居生活感到厌倦，外出旅行，经历了种种风险，差点送命，最后又飞回老巢。爱情经历了痛苦之后显得更加甜蜜。

三十岁的女人

献给画家路易·布朗热①

一 最初的失误

一八一三年四月初，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早晨，巴黎人今年还是头一次遇上马路没有污泥、天空没有乌云的日子。中午前，一辆双轮轻车套着两匹快马跑过卡斯蒂利奥内路，驶入里沃利街，停靠在许多车辆后面。这里是斐扬平台②正中央新近打开的栅栏门。驾驭这辆轻便马车的人看上去忧心忡忡、满面病容，花白的头发稀疏地覆盖在发黄的头顶上，显出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他把韁绳扔给骑马的随车跟班，下车去抱车上的一位少女。少女娇小美貌，引起了在平台上散步

① 路易·布朗热(1806—1867)，法国画家，一八三六年曾为巴尔扎克画一肖像：巴尔扎克身穿修道士式睡袍，交叉双臂站立着。一八三七年展出，现藏凡尔赛博物馆。巴尔扎克对这幅画非常满意，认为画出了他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性格。

②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君主立宪派经常在杜伊勒里宫附近圣奥诺雷街的斐扬修道院集会，被称为斐扬派，集会的广场被称为斐扬平台。杜伊勒里王宫今改建为公园。斐扬平台位于杜伊勒里公园和里沃利街之间。

的闲人的注意。小巧的姑娘站在车沿，高高兴兴地让赶车人拦腰抱住，伸出双臂搂住他的脖子。赶车人把她抱到人行道上，并没有弄皱她那绿色棱纹布连衫裙的花边。即便是情人也不会如此细心周到。此人大概是这位年轻姑娘的父亲，因为她没有向他道谢便亲昵地挽起他的手臂，急忙拽他走进花园。老父亲注意到几个青年人赞美的眼色，一时脸上愁云消散。他年事已高，尽管男子到了这个年纪只能满足于自欺欺人的欢乐以保持虚荣，但他依然微微一笑。

“人家还以为你是我的妻子哩。”他凑着少女的耳旁说道，同时挺直身子，慢腾腾地向前走，慢得叫她着急。

他好象有点故意卖弄自己的女儿，好奇的闲人投来的眼光，他看了比他女儿更加受用；他们挤眉弄眼地争看她那双套着棕色薄呢高帮鞋的小脚、裹着无袖连衫裙的优美身段和从绣花绉领中微露出鲜嫩肤色的脖子。走路的动作不时掀开少女的连衫裙，露出高帮鞋上面那截紧裹着丝光长袜的滚圆的腿。所以，不少游人追过这对男女来欣赏或再瞧瞧这个娇嫩的脸盘儿：脸盘周围垂着几圈鬈发，脸色白里透红，加上那顶漂亮风帽红缎子衬里的映照和急不可待的心情，更使得这个美人儿晶莹闪亮、光彩夺目。在弯弯的月牙眉下面，长长的睫毛覆盖着一双乌黑美丽的杏仁眼，水汪汪的，还带着一股温柔的调皮劲，显得格外精神。这张淘气的脸和这优美的胸部——尽管当时风行把腰带束在乳房下——，焕发着生命和青春的光彩。姑娘对别人的敬意无动于衷，心急如焚地望着杜伊勒里宫，那里大概就是她兴冲冲出门的目的地。此时十二点差一刻，尽

管时间还早，已有好几个想要炫耀服装的女人从王宫那边往回走了，她们气鼓鼓地频频回首，好象是后悔来得太晚，没能占上好位置。这些漂亮的女游客失望之中说了几句气话，让这位不知名姓的美人儿听见了，使她十分不安。老人冷眼观察女伴妩媚动人的脸上焦急不安的神情，目光里好奇的成分多于嘲笑，也许观察得太仔细，不能不勾起父亲的隐忧。

这一天是一八一三年的第十三个星期日①。再过两天拿破仑就要为那倒霉的战役②出征。他将相继失去贝西耶尔和迪罗克；③他将出色地赢得吕赞和包岑战役的胜利；他将遭到奥地利、萨克森、巴伐利亚和贝纳多特④的背叛，并为决定莱比锡战役的胜负进行艰苦的争夺。皇帝主持的盛大阅兵典礼久已使巴黎人和外国人赞不绝口，这一次竟成了最后一次。老卫队即将进行最后一次训练有素的操演，仪仗之壮观，动作之准确，甚至使这位打算与欧洲决一死战的巨人也不时感到惊

---

① 一八一三年的第十三个星期日应当是三月二十八日，而不是巴尔扎克前面说的四月初，但从历史上来看四月则是对的，因为拿破仑最后一次检阅是四月十一日，显然巴尔扎克的时间概念有误。

② 指拿破仑和俄、奥、普联军的一八一三年战役，这一战役的失败决定了拿破仑帝国的灭亡。

③ 贝西耶尔(1768—1813)，法国元帅，拿破仑的禁卫军司令，一八一三年死于吕赞；迪罗克(1772—1813)，法国元帅，拿破仑的宫廷总管，一八一三年死于包岑，以上两人都是拿破仑手下的名将和心腹。

④ 贝纳多特(1763—1844)，法国元帅，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屡建战功，被封为蓬特－科沃亲王，一八一〇年成为瑞典王理查十三的王位继承人，一八一三年背叛法国，倒向俄、奥、普一边，一八一八年继承瑞典王位，称理查十四。

叹。当时某种抑郁的情绪使好奇的人们纷纷来到杜伊勒里。人人似乎看到了未来，也许已经预感到：当法国的英雄时代象今天这样染上某种虚幻的色彩时，眼下的场面就只能在想象中反复再现了。

"快走啊，父亲，"姑娘淘气地拽着老人，"我都听见鼓声啦。"

"这是部队进入杜伊勒里，"他回答道。

"也许是列队操演了，大家都往回走啦！"她带着孩子气的执拗反驳道。老人付之一笑，对她说：

"阅兵十二点半才开始呢！"他赶不上性急的女儿，落在她的后面。

看她挥动右臂的动作，你简直会说她在奔跑哩。她的小手戴着合适的手套，不耐烦地揉着一块手绢，摆动起来活象劈波斩浪的小船桨。老人不时笑笑，但是忧虑的表情也不时掠过他那干枯的面孔。他疼爱美丽的姑娘，因此既欣赏她的现在，又担忧她的未来。他好象在寻思："她今天很快乐，将来也能这样快乐吗？"老人总是以自己忧郁的心情去设想年轻人的未来。一面三色旗在柱廊顶上飘扬，平时游人便是通过柱廊来往于杜伊勒里花园和阅兵场。当父女俩来到廊下的时候，哨兵厉声喝道："不许过去！"

少女踮起脚，隐约看见一群花枝招展的妇女簇拥在旧式大理石拱廊的两侧，皇帝将要从那里出来。

"你瞧见了吧，父亲，咱们出来晚了。"

她撅着小嘴，很是伤心，表现出她对这次检阅十分重视。

"既然这样,朱丽,咱们走吧,你是不喜欢挨挤的。"

"就呆在这儿吧,父亲,从这儿还可以瞥见皇上;要是他这次打仗阵亡了,我就永远也见不着他了。"

听到这些自私的话,父亲不寒而栗。女儿的嗓音里包含着哭声;他瞧了瞧她,从她低垂的眼皮下依稀看到了几滴泪水。眼泪不是气恼引起的,而是少女忧思初萌的流露,其秘密老父亲是很容易猜测到的。突然朱丽涨红了脸,大喊一声,哨兵和父亲都莫名其妙。一个从院子里朝台阶奔去的军官听到喊声后立刻转过身来,一直走到花园的拱廊前,找了一会儿才看到少女,因为她一时让士兵的缨穗高帽挡住了。他立即为她和她父亲取消了他自己颁布的禁令,不顾簇拥在拱廊周围的美人们埋怨,轻轻拉着兴高采烈的少女走过去。

"原来是你值班,难怪她那么心急火燎,"老人带着既严肃又有几分嘲弄的神情对军官说。

"公爵先生,"年轻人答道,"要是你们想占个好地方,咱们就别说笑了。皇上是不喜欢等人的,我奉大元帅之令有事要去呈报他。"

他一边说,一边亲昵地挽着朱丽的手臂,拽她快步向阅兵场走去。朱丽不胜惊讶地看到这么多的人拥挤在皇宫灰墙和铁链连着的界石之间的小空间里。这些铁链在杜伊勒里宫院子中央隔出大块大块的正方形沙地。哨兵排成一字警戒线,为皇帝和他的参谋部拉出一条通道,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顶住蜂拥的人群。

"一定很好看吧?"朱丽微笑着问。

“当心点。”军官喊道。他拦腰抱住朱丽，有力而迅速地把她举到一根廊柱旁边。

要不是他眼明手快把她抱开，他这位好奇的亲戚就会被一匹白马的臀部碰伤：白马配着绿色和金色丝绒的马鞍，拿破仑的马穆鲁克① 马夫牵住缰绳。那马几乎退到了拱廊下，前面十步远的地方排列着跟随皇上的高级将领的马匹。年轻人把父女俩安置在右边第一个界石的人群前面，点头示意站在两旁的两个老兵照应他们。随后，军官转身向皇宫走去，刚才白马后退时他脸上的仓皇神色消失了。此刻浮现出幸福和愉快的表情；朱丽方才神秘地握了握他的手，也许是感谢他的小殷勤，也许是想告诉他：“我终于见到你啦！”她还微微颔首来回答军官急忙离开之前向她和她父亲的致意。老人刚才好象故意让两个年轻人呆在一块，退到女儿身后不远的地方，他神情严肃，偷偷地观察她，却装作聚精会神地观看场上的盛况，竭力不让她觉察到他在留神她的举动。当朱丽向她父亲投去小学生害怕老师的胆怯目光时，老人甚至和颜悦色地对她微微一笑，但是他那敏锐的目光，一直跟随军官到拱廊下，这霎时间发生的事情中的任何细节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多壮观啊！”朱丽紧捏着父亲的手低声说道。

此刻阅兵场上壮丽的景象使千千万万观众齐声欢呼，一张张惊叹不已的面孔仿佛如痴如醉。另外一侧观众和父女俩这边的人群一样拥挤，他们在阅兵场栅栏外窄狭的石子路上，

① 马穆鲁克，原系埃及苏丹的骑兵卫队，被拿破仑征服后编入帝国骑兵队。

与皇宫平行地一字排开。妇女们绚丽多彩的服装把巨大的长方形杜伊勒里和新近安置的栅栏点缀得花团锦簇。广阔的场地上站满了等待检阅的老近卫军团，他们面对皇宫，组成十排庄严的蓝色线条。栅栏外面的阅兵场上，平行站立着好几个步兵团和骑兵团，准备列队穿过凯旋门。凯旋门位于铁栅栏的正中，当时还能见到门顶上雄姿勃勃的威尼斯马①。军乐队在卢浮宫的廊下，乐队前面是值勤的波兰枪骑兵。正方形沙地大部分空着，象是为肃静的部队预备的大显身手的沙场。队形按军事艺术排列得整齐对称，数以万计的三棱形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风儿吹拂士兵的羽饰，好似疾风掠过森林，树梢起伏，荡起万顷波涛。这些默默无声、服装鲜明、久经征战的部队，由于军服、装饰、武器和佩带各不相同，看上去五光十色。这幅巨大的画面是激战前战场的缩影，在巍峨庄严的宫殿环绕下，连同其全部装饰和奇特的变化，显得诗意盎然。军队士兵们好似在效法四周的建筑，所有的部队都岿然不动。观众不由自主地把这些人墙与这些石墙相比较。春天的阳光倾注在昨天才落成的白墙②和百年老墙上，照亮了无数张黝黑的脸，每一张脸都记录着昔日的枪林弹雨，每一张脸又都在紧张地注视着未来的刀光剑影。这些英雄的部队前面只有各团

---

① 阅兵场的凯旋门奉拿破仑之命于一八〇八年建成，两侧有栅栏，竖有拿破仑从威尼斯圣马克教堂掠夺来的青铜四马二轮战车。一八一五年王政复辟时期，战车归还威尼斯，另换一仿制品留存至今。

② 拿破仑下令沿现在的里沃利街建造北走廊，但当时只建起一部分，到拿破仑三世时才竣工。

团长走来走去。在交织着银白、蔚蓝、紫红和金黄色的部队后面，好奇的观众可以瞥见六个不知疲倦的波兰骑兵长枪上的三色旗，枪骑兵好象在田野边看守羊群的牧羊狗，在部队和观众之间游来晃去，阻止观众侵入划分给他们的皇宫铁栅栏旁的小空地。除了这些动静以外，人们简直以为到了森林睡美人的寝宫。春风吹拂士兵帽上的长缨，越发衬托出士兵们凝神屏息的神情，人群中偶尔发出的轻声细语更突出了气氛的宁静。只不过有时响起"中国帽"① 的声音，或无意中碰击出的鼓声以及从皇宫反射过来的回声。这些轻轻的声响犹如预告暴风雨的远方雷鸣。一种难以名状的热情在等候的人群中升涨。法国即将向拿破仑告别，在这激战的前夕，连最普通的公民也预感到征途艰险。这次战役关系到法兰西帝国的生死存亡，这个思想好象激励了百姓和军人，他们拥挤在飘扬着拿破仑雄鹰战旗、翱翔着拿破仑神武精神的宫苑里，全都鸦雀无声。这些士兵是法国的希望，是法国最后的一滴血，观众因此对他们怀着一种不安的关切。对大部分观众和军人来说，他们之间的告别也许就是永别。但所有人的心里，即使最敌视皇帝的人，都在祈祷苍天，热诚祝愿祖国的胜利。对欧洲与法国之间的角逐厌倦不堪的人们在经过凯旋门的时候，个个都捐弃嫌怨，因为他们明白，大难当前，拿破仑便是整个法国。皇宫的钟楼鸣报十二点半，人群中的一切响动都停止了，寂静得连孩子的语声都能听清楚。老人和他女儿全神贯注地注视着，

① 即山铃笠，是一种悬满小铃的铜制伞形乐器，这种军乐器很快就过时不用了。

这时，从回声响亮的皇宫柱廊里传来一阵马刺和刀剑的丁当声。

一个矮胖的人儿突然出现了。他身穿绿色军服和白色马裤，脚蹬马靴，头戴一顶跟他本人一样声震四海的三角帽；荣誉勋位勋章的红绶带在他胸前飘动，一把小巧的佩剑挂在腰间。广场所有人的目光从各个角落同时集中到他身上。霎时间，鼓声震天，向他表示敬意；两个乐队同时奏鸣，所有的乐器，从最纤细的长笛到最响亮的铜鼓，一起奏出一首雄赳赳气昂昂的乐曲。听到这战斗的召唤，人心振奋，旗帜漫卷，阅兵场上的士兵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整齐划一地依次举枪，口令如回音似的一排一排传递。万众齐声欢呼："皇帝万岁！"顷刻间，万物颤抖，地动山摇，宇宙震撼。拿破仑翻身上马，这一动作振奋了寂静无声的人群，乐曲声更加嘹亮，鹰旗和旌旗迎风招展，所有的脸盘都神采飞扬。古老的宫殿走廊的高墙仿佛也在高呼："皇帝万岁！"这不是人间的景象，简直是魔法幻影、天神显灵，或说得更正确一点，这是昙花一现的统治、转瞬即逝的奇观。那么多人为之倾慕、激动、献身、祈祷，连太阳都为之驱散天上的浮云的这个人骑在马上，三步以外跟随着身穿金光闪烁的军服的卫队，左边是大元帅，右边是值勤元帅。这个人激起了如此巨大的感情冲动，而他脸上却没有丝毫激动的表情。

"啊，我的上帝，是的，无论在瓦格拉姆的硝烟炮火里，还是在莫斯科的遍野尸体旁，他呀，他总是那么泰然自若。"

这句话是站在朱丽旁边的士兵对许多人的询问所作的回

答。少女对着这张面孔凝神注视了一会儿：沉着的表情显示出他有稳如泰山的力量。皇帝注意到了德·沙蒂约内小姐①，转身向迪罗克说了一句简短的话，大元帅听后微微一笑。检阅开始了。如果说少女刚才一直在注意看拿破仑毫无表情的面孔和蓝色、绿色、红色的队列，那么这时她在这些老兵迅速而整齐的操练中，几乎一心一意在注视一个年轻军官，他骑马驰骋在运动着的列队之间，最后又精神抖擞地回到以衣冠简朴的拿破仑为首的一群要人之中。这军官骑一匹黑色骏马，穿一身漂亮的皇帝传令官的天蓝色制服，在这色彩斑斓的队伍中显得十分突出。阳光下，他的绣饰闪闪发亮，狭长军帽的羽饰荧荧耀眼，观众真会把他比作一团磷火，比作一个无踪无影的灵魂，奉皇上之命在调动着和指挥着这些军队。随着部队的移动，武器波浪似地起伏着，反射出火一般的光芒；只要他使一个眼色，部队立刻散开、集中，如同旋涡似的急速转移，或者象拍击海岸的汹涌波涛从他的面前奔腾而过。

操演完毕，传令官风驰电掣地飞马来到皇帝跟前听候命令。此时此刻他离朱丽二十步远，站在皇帝及其左右的面前，他的姿态颇象热拉尔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图中所描绘的拉普将军。② 这时姑娘可以充分欣赏全副武装的情人。年仅三十岁的维克托·德·哀格勒蒙上校高大、健美、轻盈；他高大强壮的身材在他用力驾御一匹马的时候尤其显得突出，漂亮而柔软

---

① 即朱丽，未来的德·哀格勒蒙夫人。

② 热拉尔，见本卷第79页注②，他所作的《奥斯特利茨战役》图现存凡尔赛博物馆。画中拉普将军飞马奔向拿破仑报告奥斯特利茨战役的胜利。

的马背好象被他的身躯压折了。他那褐色的刚毅的脸上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只有在五官十分端正的年轻人脸上才能看到。他的前额又宽又高，炯炯有神的眼睛藏在浓眉之下的长睫毛中，好似两颗白玉夹在两条黑线之间。他的鹰钩鼻子呈现出优美的曲线。不可缺少的黑胡髭①弯弯的线条使绯红的嘴唇更为显眼。宽大红润的双颊透着棕黄色，显示出异常充沛的精力。有些人的脸型具有无畏英雄的特色，他就是这种脸型。足可以给企图再现帝政时代英雄的当今艺术家提供模式。骏马浑身是汗，晃动的马头表现出极度的烦躁，一双前蹄叉开，不前不后停在一条线上，长长的毛茸茸的马尾来回摆动。马的忠诚具体而形象地表现了它的主人对皇帝的忠诚。朱丽看到情人如此专心致志地注视着拿破仑，不禁忌妒起来，心想他还从来没有这般看过她哩。忽然，君主吐出一句话，维克托双腿夹紧马腹，马奔驰起来。但是，一块界石在沙地上的阴影惊吓了牲口，它惊慌地后退几步，站立起来。事故发生得如此突然，骑士的性命似乎岌岌可危了。朱丽尖叫一声，脸色发白，大家好奇地望着她，她却没有看任何人，眼睛只盯着烈马。军官朝过分暴躁的马猛抽两鞭，纵马疾驰，去传达拿破仑的命令。这一惊险场面扣住了朱丽的心弦，她不知不觉抓住了父亲的手臂，多少有些紧张的手指，无意中泄露了她的心思。当维克托差一点落马的时候，她更使劲抓住父亲，好象她自己也有跌倒的危险。老人的脸色阴沉、痛苦，他忧心忡忡地凝视着

① 帝政时代，军人一般都留唇髭，尖尖的髭角往上翘起。

女儿喜形于色的面孔，怜惜、忌妒、甚至遗憾，这种种感情都深深刻入他满脸的皱纹里。当女儿的眼睛发出异样的光芒时，当她失声喊叫时，当她的手指痉挛时，老人终于窥见了隐秘的爱情。他显然对未来有某种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的面部表情阴森可怕。此时朱丽的灵魂好似已融入军官的灵魂之中。德·哀格勒蒙从他们跟前经过，会心地与朱丽交换了一下眼色，朱丽的眼睛湿漉漉的，脸上放出异样的光采，一个比所有的担忧更加可怕的念头使老人痛苦的脸痉挛起来。他突然拉着女儿朝杜伊勒里花园走去。

"可是，父亲，"她说，"阅兵场上还有军队要操演呢。"

"不，我的孩子，所有的队伍都走完了。"

"我想您搞错了，父亲，德·哀格勒蒙一定会传令继续操练……"

"但是，我的女儿，我不舒服，不想待了。"

朱丽看见父亲的脸色，不难相信父亲的话，其实是做父亲的忧虑使他神情沮丧。

"您非常不舒服吗？"她心不在焉地问道，因为她心里惦着别的事情。

"对我来说，过一天难道不就是多活一天吗？"老人回答。

"您又来讲您的死让我伤心。我今天这么高兴！请您赶走那些讨厌的悲观念头吧！"

"唉！"父亲叹了一口气，高声说道，"真把你宠坏了！心肠再好的人有时也会冷酷无情。我们为你们奉献了一生，一心只想着你们，为你们造福，为你们的爱好牺牲我们自己的兴

趣，宠爱你们，甚至为你们洒热血，难道这一切毫无价值吗？唉！是的，你们满不在乎地接受这一切。要想不断得到你们的微笑和你们倨傲的爱，除非有上帝般的力量。临了，跑来另外一个人，一个情人，一个丈夫，把你们的心从我们这里抢走了。”

朱丽不胜惊愕地瞧着父亲。他走得很慢，向她投去黯然的目光。

“你们把心事瞒着我们，”他接着说，“或许也瞒着你们自己……”

“您说些什么呀，父亲？”

“我想，朱丽，你有秘密瞒着我。”

“你恋爱了！”老人激动地接着说，因为他发现女儿脸红了，“哦！我原希望你忠于你的父亲，一直到他死，我原希望你留在我身边，象过去一样快乐、美丽，让我高兴。如果我不知道你的命运，我会相信你将来平安无事。但是我现在却不能对你生活的幸福抱有什么希望，因为你爱上校已经超过对一个表哥① 的感情了。对这一点我已深信不疑。”

“您为什么不让我爱他呢？”她非常好奇地嚷道。

“啊！朱丽，你不会理解我的。”父亲微笑着回答。

“您尽管说嘛，”她接着说，一边做了一个撒娇的动作。

“好吧！孩子，听我说。年轻姑娘往往给自己创造崇高美好的形象、非常理想的形象；对男人、对感情、对世界，给自己

① 德·哀格勒蒙上校是朱丽的表哥。

编造一些虚无缥缈的幻想；然后她们天真地把幻想出来的完美品性赋予某个人，并且坚信不移。她们在自己选择的男人身上爱的是这种虚构的造物。但是后来，当她们所美化的假象，即她们的第一个偶像变成面目可憎的骷髅时，她们想摆脱不幸已经来不及了。朱丽，我情愿看见你爱上一个老头，也不愿看见你热恋上校。啊！假使你设想一下十年以后的生活，你也许会认为我的话有道理。我了解维克托，他的快活是一种没有头脑的快活，一种兵营式的快活。他既无才能又乱花钱。上帝创造这种人，专门让他们一天吃四顿饭，消化四顿饭，睡觉，见女人就喜欢，还有就是打仗。他不懂什么是生活。他的好心——他确实心地善良——也许会叫他向一个不幸的人、向他的伙伴慷慨解囊，但是他目光短浅，但是他不具备为女人的幸福甘当奴隶的体贴入微的感情，但是他无知、自私……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但是。"

"可是，父亲，他能当上校，总得要有些头脑和才能啊……。"

"我亲爱的，维克托也就是一辈子当个上校罢了。我还没有见到能配得上你的人呢。"老父亲说，略带几分兴奋的情绪。他稍停了一会儿，端详着他的女儿，补充说，"我可怜的朱丽，你还太年轻，太软弱，太娇嫩，经受不起婚姻的烦恼和忧虑。德·哀格勒蒙让他父母娇养惯了，就象你母亲和我娇养你一样。怎么能指望你们和睦相处呢？两个任性的人碰到一起，一个比一个专横。你将来要么是牺牲品，要么是暴君，无论是哪一种结局，对女人的一生都会带来同样多的不幸。而你既

温柔又谦让，你会先屈服的。总而言之，”他的声音都变了，“你的心意会被误解，到那时……”他喉咙哽咽，说不下去，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维克托会伤害你天真烂漫的心灵。我了解军人，朱丽，我在军队里生活过。他们生活中的苦难或他们的冒险生涯所养成的习惯，是很难被感情战胜的。”

“这么说，父亲，”朱丽用半认真半玩笑的口吻反驳道，“您要我勉为其难，为您出嫁，而不是为我自己出嫁喽！”

“为我出嫁！”父亲出乎意料，高声道，“为我！我的女儿，我是好言相劝啊，你很快就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孩子总是认为父母为他们作的牺牲是出于自私的感情，我已司空见惯了！你嫁给维克托好啦，朱丽，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你会发现他庸庸碌碌，毫无条理，他自私，粗俗，感情迟钝，他还会给你带来其他种种痛苦。到那时候，你回忆一下吧，在这几棵树下，你父亲的预言你一句也听不进去！”

老人不作声了，因为他发觉他女儿在固执地摇头。他们朝栅栏走了几步，那儿停着他们的马车。他们默不作声向前走的时候，姑娘偷偷察看了父亲的面孔，赌气的神色渐渐从她脸上消失了。父亲耷拉着脑袋，前额深深打上了痛苦的阴影，她为之十分震惊。

“父亲，”她用温和而异样的声调说道，“我答应在您消除对维克托的成见之前不再跟您谈起他。”

老人惊讶地望着女儿。两滴泪水在他眼里转动，沿着布满皱纹的两颊落下来。他不能当着大庭广众亲吻朱丽，便深情地捏了捏她的手。他登上马车的时候，堆积在他前额的愁

云统统消散了。女儿脸上淡淡的愁容倒没有象阅兵时让她泄露秘密的天真无邪的快乐那样使他惶恐不安。

一八一四年三月初，即皇帝的阅兵典礼之后将近一年的光景，一辆四轮马车行驶在从昂布瓦斯①到图尔②去的大路上。离开胡桃树枝叶盘结的穹顶笼罩下的拉弗利耶驿站之后，马车飞速前进，不一会儿就到达了横跨西兹河的桥头，这里是西兹河汇入卢瓦尔河的入口。马车停下来。刚才年轻的马夫按主人的吩咐扬鞭催赶四匹膘肥体壮的驿马，马用力过猛，拉断了绳套。车内的两个乘客被惊醒，这个偶然事故让他们有机会欣赏迷人的卢瓦尔河岸一处秀丽的景致。旅客举目眺望，右边曲曲弯弯的西兹河尽收眼底：它好似一条银蛇蜿蜒曲折，流经草地，初春的嫩草给两岸的原野涂上碧玉般的色彩。左边，卢瓦尔河呈现出波澜壮阔的雄姿，清晨的凉风掠过，广阔的河面上泛起粼粼水波，朝阳的光辉，映得河水金光闪烁。水面上，碧绿的岛屿错落有致，如同项链上的一串宝石。大河对岸，是都兰省一望无际的美丽富饶的田野。极目远望，天边矗立着谢尔省的山峦，起伏的峰顶在蔚蓝透明的天空中勾勒出清晰的曲线。透过岛屿上的细枝嫩芽朝眼前这幅画的深处望去，图尔城跟威尼斯城一样，宛如从水波中破浪而起。古老的大教堂的钟楼耸立云端，消失在几朵形状怪诞的白色云彩中。旅客从马车停靠的桥面抬头望去，卢瓦尔河两

① 昂布瓦斯，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都兰地区一城镇。

② 图尔，都兰地区的首府。

岸怪石峥岩鳞次栉比，一直伸展到图尔，好象大自然一时兴起，降下这些岩石来锁住这条河流，同时河水也在不停地侵蚀岩石，这种景象往往令旅客惊叹不已。在西兹河桥头，巨大的岩岸拐了一个弯，一个叫伏弗赖的村子象筑巢一般建在岩岸的堑谷和塌陷处。从伏弗赖到图尔，山峦峥嵘迤逦，山上居住着种植葡萄的农民。不止一处可以看到在劈开的岩壁上建起高低三层房子，各层之间由就地凿成的险峻石级相连。一个穿红裙的姑娘从屋顶上朝她的花园跑去。一缕炊烟从葡萄的枝蔓和嫩叶中袅袅上升。葡萄种植者在陡峭的地里耕种。一位老妇安详地坐在一片坍倒的岩石上，在一棵银花满枝的杏树下转动着她的纺车。她看着过路人从她脚下走过，对他们心惊胆战的样子暗自发笑。她既不担心土地崩裂，也不害怕那摇摇欲坠的残垣断壁倒坍下来，其实墙基全靠一片长春藤盘根错节的根部固定着。箍桶匠的锤声在山腰的拱形洞穴里回响。总之，凡是大自然不让人类发展工业的地方，处处是庄稼，处处是沃土。所以在旅行者看来，卢瓦尔河流域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和都兰展现的这片膏腴之地媲美。眼前这幅景象的三重画面，我们只不过用了寥寥数笔，就足以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永远铭刻在记忆之中了。一个诗人赏玩过这种景象之后，会经常在梦幻中重新领略这神话般的、充满浪漫色彩的意境。驿车到达西兹河桥头的时候，好几条船扬着白帆进入卢瓦尔河，在小岛之间飘荡，给浑然天成的景色又增添了几分和谐的气氛。沿岸柳树的气味给湿润的微风注入了沁人心脾的馨香。鸟儿此起彼伏的鸣啭声中，夹杂着一个牧羊人曲调

幽怨的单调歌声。而远处船夫的喊叫则说明那里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气象。轻柔的晨雾在一丛丛树木周围萦绕流连，给这广阔的美景添上充满神韵的最后一笔。这时正是都兰地区最繁荣的时期，又正值春光明媚的季节。法国只有这个地区没有遭受外国军队的蹂躏，是当时唯一安宁和平的地方，似乎这地方是不可侵犯的。

驿车刚停住，便探出一个戴军便帽的脑袋；不一会儿，一个焦急的军人自己打开车门，跳到大路上，好象要去跟车夫吵架。但是那个都兰人修理断套的灵巧劲儿使德·哀格勒蒙上校放了心，他回到车门旁，伸直双臂，舒展一下僵硬的肌肉。他打了一个呵欠，瞧瞧风景，把手放到一位紧裹在皮袄里的少妇的手臂上。

“喂，朱丽，”他声音沙哑地对她说，“你醒醒，起来看看这个地方，风景美极了！”

朱丽把头探出车外，她戴着一顶貂皮帽子，毛皮大衣紧紧裹着她的身子，只有脸露在外面。朱丽·德·哀格勒蒙已经不象从前观看杜伊勒里阅兵时那个欢欣雀跃的姑娘了。她的脸虽然还很细嫩，但已失去使她光彩夺目的红润。几撮被夜间潮气打湿而披散开的黑色鬈发使她苍白的脸更显得黯淡无光，没有生气。不过她的眼睛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可惜眼皮下的几块紫斑在她疲惫不堪的面颊上已十分显眼。她无动于衷地瞧了一眼谢尔的田野、卢瓦尔河和河中的小岛、图尔以及伏弗赖绵亘的山岩，连西兹河令人心旷神怡的河谷都懒得瞧上一眼就赶紧缩回马车里，只说了一声：“是挺美的。”她的声音

在旷野里显得微弱无力。我们看得出，她已不幸地战胜了她的父亲。

“朱丽，你不乐意住到这儿来吗？”

“噢，这儿或那儿，哪儿都行，”她漫不经心地说。

“你不舒服吗？”德·哀格勒蒙上校问她。

“没有啊，”少妇强打精神回答，她微笑着瞧瞧丈夫，补充道，“我想睡觉。”

突然响起一阵马蹄声。维克托·德·哀格勒蒙放下妻子的手，朝桥头大路的拐角处转过头去。一旦上校不看她了，朱丽苍白的脸上暂时的快乐表情就消失了，仿佛照亮她面孔的光亮骤然熄灭。她既不想再观赏风景，也无心过问飞马疾驰而来的骑士是谁，她重新坐进马车的角落里，双眼盯着几匹马的臀部，没有任何表情。她迟钝的神态活象听牧师主日讲道时的布列塔尼农民。突然，一个年轻人骑着一匹骏马从白杨树和鲜花盛开的山楂树的小林子里跑出来。

“是个英国人，”上校说。

“啊！我的上帝，是英国人，我的将军①，”车夫答道，“他就是人家说的那种想吃掉法国的家伙。”

亚眠和约②破裂的时候，圣雅姆内阁犯下了侵犯人权的

① 禁卫军上校可享受将军的称号，德·哀格勒蒙是拿破仑禁卫军上校。又，按法国人习惯，男子称呼将军时，必须加“我的”，女子则只须称“将军”。

② 一八〇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国和英国签订亚眠和约，暂时休战。一八〇三年五月，英、法重新开战，和约破裂。

罪行，拿破仑出于报复，逮捕了在大陆的所有英国人，这位陌生人当时正好住在法国。这些英国人沦为阶下囚，不得不听命于帝国政权反复无常的决定，他们既不能留在被捕时的住宅里，也不能留在最初让他们自由选择的住处。现时住在都兰地区的英国人多半是从帝国各地遣送来的，因为据说他们旅居原地有损于大陆的政治利益。眼前这位清晨出来散步消愁的年轻俘虏完全是官僚政权的牺牲品。和平破裂时，他正在蒙彼利埃① 治疗肺病，两年前，一道来自外务部的命令使他失去了那儿的好气候。年轻人一旦认出德·哀格勒蒙伯爵是个军人，便急忙避开伯爵的视线，把头转向西兹河畔的草地。

"这些英国人个个都这样傲慢无礼，好象地球是他们的，"上校低声抱怨道，"幸亏苏尔就要惩罚他们了。"②

俘虏走过驿车时，朝车里望了一眼，尽管是短促的一瞥，却已欣赏到伯爵夫人忧郁的神情，这种神情给她沉思的脸上增添了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有许多男人只要见到女人痛苦的表情，他们的心就会受到感动，在他们看来，痛苦好象是坚贞和爱情的一种保证。朱丽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车内的一张坐垫，既没有注意到有马经过，也没有注意到马上的骑士。套绳很快就结结实实地修理好了。伯爵登上驿车，车夫为了追回

---

① 蒙彼利埃，法国埃罗省一地名。作家斯特恩和卢梭曾在此疗养肺病。

② 苏尔（1769—1851），法兰西元帅，拿破仑部下的名将，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曾建奇功，后来曾在路易-菲力浦治下担任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一八一四年三月，帝国形势吃紧，法军在维多利亚战役中遭败北以后，退居惠灵顿城下。苏尔指挥这次撤退，并在图尔兹战役中成功地包围了惠灵顿。

失去的时间，扬鞭催马，马车在河堤上飞奔，一路上峥岩陡壁的山坡连绵不断，山中点缀着伏弗赖正在成熟的葡萄，美丽的房屋星罗棋布，远处是著名的马穆蒂埃修道院的残垣断壁，这里曾经是圣马丁① 的隐庐。

"这个英国小白脸跟着我们干什么？"上校嚷道，一边回过头去想证实一下自西兹河桥一直跟踪而来的骑士是不是那个年轻的英国人。

陌生人在堤坡上骑马散步并不失礼，上校在狠狠地瞪了英国人一眼之后也就无可奈何地坐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尽管他不自禁地对英国人产生了反感，那匹雄健的骏马和骑士的翩翩风度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年轻人长着大不列颠人的脸形，面色红润，皮肤柔嫩白皙，简直令人疑心他是个身材苗条的姑娘。金黄色的头发，颀长的身材，穿着既讲究又整洁，大凡时髦而规矩的英国人都有这种特点。他见到伯爵夫人时脸红了，好象是由于害臊而不是由于兴奋。朱丽只抬眼朝外国人看过一次，而且可以说是他丈夫硬要她看的，他要她欣赏那匹纯种骏马的腿。朱丽的眼光碰上了腼腆的英国人的眼光。于是英国绅士不再策马走在驿车旁边，他退后几步，保持着一定距离。伯爵夫人马马虎虎地朝陌生人看了一眼，她看不出人和马象她丈夫说的那样气概不凡，不过她还是动了一动眉梢，以示赞同丈夫的意见，之后，又靠回到座位上。上校又睡熟了。夫妇俩一直到图尔没有再说过一句话。一路上景物变

① 圣马丁（约316—397），维也纳利古日修道院的创建者，三七一年任图尔主教，住在马穆蒂埃修道院。

化万千，但秀丽的风景丝毫没有引起朱丽的注意。她丈夫沉睡着，德·哀格勒蒙夫人端详过他好几次，最后一次瞧他的时候，由于车子的颠簸，用链子挂在她脖子上的颈饰掉落在膝上，父亲的肖像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① 看到父亲的肖像，一直强忍住的泪水涌上来在她眼眶中滚动。英国人也许看到了伯爵夫人苍白的脸上挂着的晶莹泪痕，但泪痕很快就被吹干了。德·哀格勒蒙上校此行是去向准备在贝恩省抵御英国入侵的苏尔元帅传达皇帝的旨令，他趁机带他妻子离开岌岌可危的巴黎，把她送到图尔一位老亲戚家里。不一会儿，马车驶进图尔的街道，过了桥，进入大街，停在一座古老的宅第前面，这里住着旧贵族② 德·利斯托迈尔-朗东伯爵夫人。

德·利斯托迈尔-朗东伯爵夫人是那种虽然年老而风韵犹存的女人，她们有苍白的脸色，斑白的头发，妩媚的微笑，穿鲸骨撑开的裙子，戴一顶无名款式的便帽。这些路易十五时代过来的老人几乎总是和颜悦色，仿佛她们还在恋爱。在宗教上，她们的虔诚不如她们的热情，而就热情而言，她们的内心则不如其外表；她们总是浑身香粉扑鼻，讲起故事来引人入胜，谈吐更是妙趣横生，听笑话无动于衷，回忆往事倒能哈哈大笑，眼下的事情多半让她们扫兴。老女仆向伯爵夫人（因为她不久将恢复爵位）禀报她侄子到了，自西班牙战争以来她就

① 文中没有具体说明朱丽父亲的死日和她的婚期。从下文朱丽回答姨母的问题来看，可推算到一八一三年四月，这是违背他父亲意志的婚姻，因此她好象是在父亲死前举行的婚礼。

②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前的贵族。

没见过侄子的面。她急忙取下眼镜，合上她心爱的书《故宫的走廊》①，然后振作精神迅速走到门口的台阶上，这时年轻夫妇正拾级而上。

姑母和侄媳很快地互相扫了一眼。

"您好，亲爱的姑母，"上校高声问候，一边抢上前抱住老妇人亲吻，"我给您带来一个年轻人请您照应，我把我的宝贝托付给您。我的朱丽不娇气，也不小心眼，她温柔得象个天使……不过，她可别在这儿被宠坏喽，但愿不会，"他煞住了自己的话头。

"小鬼头！"伯爵夫人答道，一边嘲弄地瞪了他一眼。

她主动上前和蔼地和朱丽亲吻，因为朱丽若有所思地呆在那里，不象是好奇，而象是局促不安。

"我们互相认识一下吧，我亲爱的！"伯爵夫人接着说，"你不必怕我，跟年轻人在一起，我尽量不拿老太婆的架子。"

还没有走到客厅，侯爵夫人②已经按照外省的习惯吩咐家人给两位客人备饭，但是伯爵打断了姑母滔滔不绝的话头，认真地对她说，他在这儿停留不长，驿站换完马他就要走。于是三位亲戚急忙进入客厅，伯爵匆匆忙忙向老姑母讲述了政治和军事形势，鉴于已发生的事件，他不得不请求她让他年轻

① 书的全名为《故宫的走廊，又名：撰写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王朝历史轶事的回忆录》，三卷本，作者佚名，于一七八六年出版。

② 巴尔扎克为了统一《人间喜剧》的人名，一八三七年重版《三十岁的女人》时，把德·贝洛尔热侯爵夫人改为德·利斯托迈尔-朗东伯爵夫人，此处是漏改，下文类似处不再一一注明。

的妻子在这里躲避一阵。姑母一边听他讲，一边轮流观察侄子和侄媳，侄子一口气往下讲，侄媳脸色苍白，神情忧郁，看起来是因为被迫分离而引起的。她好象在心里说："唉！唉！这些相爱的年轻人。"

这时从静悄悄的老院子里传来了马鞭声，一簇簇的青草点缀着石子路面。维克托再次吻了伯爵夫人，急忙奔出屋去。

"再见，我亲爱的。"他边说边拥抱跟到车前的妻子。

"喔！维克托，让我再陪你一段路吧，"她温柔亲切地说，"我不愿意离开你……。"

"不必了吧！"

"那么好吧，"朱丽答道，"听你的，再见！"

马车消失了。

"这么说，你很爱我可怜的维克托喽？"伯爵夫人询问侄媳，同时投去明察秋毫的盘诘的眼光，通常老妇人都用这种目光来观察年轻人。

"咳！夫人，"朱丽回答，"难道不是因为爱上一个男人才嫁给他的吗？"

讲这句话的时候带着一种天真的口气，既反映出纯洁的心灵，又泄露了心灵里深邃的奥秘。一个曾经与杜克洛① 和黎塞留元帅② 相好的女人听了这话不去猜想这对年轻夫妇的秘密是很难办到的。姑母和侄媳这时站在正门口出神地望着

① 杜克洛(1704—1772)，法国伦理学家和历史学家。

② 黎塞留元帅(1696—1788)，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的侄孙，法国元帅。

离去的马车。伯爵夫人的眼睛表达的并不是侯爵夫人所理解的那种爱情，老太太是普罗旺斯人，年轻时她的激情是非常强烈的。①

"所以你就这样上了我这个无赖侄子的当？"她向侄媳问道。

伯爵夫人不由得一惊，因为这位老风流的语气和眼色似乎表现出比她更加了解维克托。德·哀格勒蒙夫人心神不宁，只好支吾其词，天真而痛苦的心灵一开始只能找到这样的避难所。朱丽的回答已经叫德·利斯托迈尔夫人心满意足了，她暗自喜欢，心想今后她孤独的生活可以从某种秘密的爱情中得到几分乐趣了，因为她感到她侄媳好象有一段有趣的私情。德·哀格勒蒙夫人走进挂着几幅带金边的壁毯的大客厅，坐在熊熊的炉火前面，后面有一排中国屏风抵挡窗缝风，她的忧伤无法排遣，面对着陈旧不堪的护墙板和一百年前的老家具，产生愉快的情绪是困难的啊。然而沉浸在清静孤独之中，沉浸在外省肃穆的沉寂之中，年轻的巴黎女人倒觉得是一种享受。她在新婚时给这位姑母写过一封信，如今见面说了几句话，便沉默不语地待着，好似在聆听歌剧的乐曲。两个小时就这样在拉特哈普修道院②式的寂静中过去了，她这才发现对姑母太不礼貌，想起来自己只是冷冷地回答了姑母的问话。老妇人尊重任性的侄媳，她具备从旧王朝过来的人所特有的

① 巴尔扎克笔下，普罗旺斯人激情洋溢的例子屡见不鲜。

② 拉特哈普圣母修道院是有名的本笃会修道院，教规十分严厉，后来成为本笃会修道院的代名词。

宽容禀性。老寡妇织着毛衣，她出出进进好几次，让人收拾一个平时家人放行李的绿色房间，腾出来作为伯爵夫人的卧室。料理完毕，她回来坐在她的大扶手椅上，偷偷观察年轻的妇人。朱丽对自己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冥思遐想中感到很不好意思，她自我嘲笑一番，请求姑母原谅。

"亲爱的小宝贝，我们深知寡妇的苦楚啊。"姑母回答道。

要年过四十的人才能猜透老太太的话所包含的讥讽之意。第二天，伯爵夫人情绪明显好转，她聊天了。德·利斯托迈尔夫人起初认为这个新婚妇人又孤僻又呆板，现在她感到有希望驯服她了。侯爵夫人跟她讲本地的娱乐、舞会以及她们可以去的人家。这一天她提出的问题个个都设圈套，她按照旧时宫廷的习惯做法，忍不住要借此来捉摸侄媳的性格。几天来她再三邀请朱丽出去消遣，朱丽都拒绝了。所以尽管老太太很想带美貌的侄媳到交际场上炫耀一番，到头来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伯爵夫人为她的离群索居和郁郁寡欢找到了一个借口，她推说父亲的死使她十分悲伤，至今还带着孝。一星期之后，老寡妇已经十分喜欢朱丽天使般的温柔，喜欢她朴实无华的风度和宽厚克己的品质，从此对折磨这颗年轻心灵的神秘的哀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伯爵夫人是那种天生讨人喜欢的女子，好象走到哪里都能给人带来幸福；她与人相处温柔可亲，令人格外愉快，结果德·利斯托迈尔夫人迷上了她的侄媳，不愿再离开她了。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她们之间就建立起了永恒的友谊。老太太不无惊讶地注意到德·哀格勒蒙夫人面貌的改变。红润的肤色消褪了，脸色变得黯淡苍白。在

脸上失去原有光彩的同时，朱丽却变得不那么忧郁了。有时老寡妇居然逗得年轻的亲戚乐呵呵的，甚至忘乎所以地发出欢笑，但很快又被不愉快的念头压下去。她猜到给侄媳生活蒙上一层阴影的忧伤既非对父亲的思念，亦非与维克托别后的离愁。然后，她往坏处胡乱猜疑，当然难以找到侄媳痛苦的真正原因。也许我们只能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方始恍然大悟。终于有一天，姑母惊奇地发现朱丽已完全忘却了结婚这件事，她在朱丽身上看到冒失姑娘的冲动，脑子单纯，带着妙龄少女的孩子气，思想细腻微妙，有时又深藏不露，这是法国青年女子的特点。于是德·利斯托迈尔夫人决心探测这颗心灵的奥秘，这颗心灵惟其极端质朴，也就更加深奥难测。夜降临了，两位贵妇人坐在临街的十字窗前，朱丽又陷入沉思，这时一个男人骑马经过窗下。

"喏，这是你们的一个牺牲品，"老太太说。

德·哀格勒蒙夫人惶惑不安地瞧着她的姑母。

"这是一个英国青年，一个绅士，令人尊敬的亚瑟·奥尔蒙，葛兰维尔勋爵的长子。他的经历是很有趣的。一八〇二年他遵照医嘱来到蒙彼利埃，希望此地的气候能治疗那要命的肺病。开战后他跟他所有的同胞一样被波拿巴扣留了。这魔鬼不打仗就活不下去。这位英国青年开始研究自己的疾病，以此作为消遣。一般人认为这种病是不治之症。他不知不觉对解剖学、医学产生了兴趣。醉心于这类学术，这在一个上等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当年摄政王不也是津津乐道于化学吗！总之，亚瑟先生在学业上颇有成就，连蒙彼利埃

的教授也感到惊奇。学术研究使他的俘虏生活得到了慰藉，与此同时他的病也痊愈了①。有人说他两年没有说话，减少肺部的活动，睡在马厩里，喝一头瑞士母牛的奶，专吃水芹菜②。自从他来图尔以后，他不见任何人，骄傲得象只孔雀。但是你肯定已经把他征服了，因为自从你来到这里，他一天从我们的窗下经过两次，这总不是冲着我来的吧……显而易见，他爱上了你。”

最后这几句话象有什么魔法似地惊醒了伯爵夫人，她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手势，微微一笑，使得侯爵夫人不胜惊讶。哪怕是最严厉的女人，当她得知有人为她单相思时，也会本能地感到得意，然而朱丽的目光却黯淡而冷漠。她脸上的表情是一种类似憎恶的反感。这种态度不是因为热恋一个男子而对世界冷眼相看，因为那样的女子是有说有笑的。朱丽不在此例，她现在属于那种对痛苦记忆犹新的人。姑母深信她的侄媳不爱她的侄子，现在发现她不爱任何人，不禁惊呆了。她惶恐不安地看出朱丽已经心灰意冷。一个年轻女子只要一天，也许一夜的经验③就能识破维克托的无能。她心想：

“她如果已经了解维克托的无能，那么事情已经定局，我

---

① 其实并未痊愈，本章结尾他的死显然与他的疾病有关。

② 这是当年盛行的一种治疗肺病的方法，且有医疗书籍可查。巴尔扎克在《乡村医生》，《驴皮记》等作品中也谈到类似的疗法。

③ “结婚伊始，切勿强行。”巴尔扎克在《婚姻生理学》一书中这么写道，“当今社会上众多的年轻妇女苍白、虚弱、患病和受苦。其中一部分人患有程度不同的炎症，另一部分人产生程度不同的神经紧张。”——原编者注。

侄子不久将忍受婚姻带来的麻烦。”

于是她打算教她信奉路易十五时代的君主主义[1]。但几个小时之后，她得知，或说得更确切一些，她猜到了使伯爵夫人悲伤的境遇在人世间是颇为常见的。朱丽突然沉思不语，比平时提前回到自己的房间。女仆帮她卸了装，准备让她上床，但她却留在炉火前，埋在黄丝绒安乐椅中；不论是欢乐还是悲哀，人们都喜欢在这件古老的家具上消磨时日。她流泪，她叹息，她沉思，然后她搬来一张小桌，找到一些纸，开始写起来。时间很快地流逝，朱丽吐露心迹时似乎颇为吃力，每写一句话都要引起久久的沉思。突然少夫人泪如雨下，再也写不下去了。这时钟鸣两点。她象弥留之际的病人，脑袋沉甸甸地耷拉着。等她抬起头来，她看见姑母突然出现在眼前，好象是从墙壁的挂毯上走下来的。

“你怎么啦，我的孩子？”姑母问她，“为什么这么晚还不睡？为什么年纪轻轻一个人掉眼泪呀？”

她毫不拘礼地在侄媳身边坐下，眼睛盯着那封未写完的信。

“你给丈夫写信吗？”

“我知道他在哪儿啊？”伯爵夫人回答说。

姑母拿起纸念起来；她已经带上眼镜，这是事先想好的。这个纯洁的人儿让人拿起她的信，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这既非缺乏尊严，也非暗暗感到有罪而不敢对抗，不，姑母正好遇

---

① 指婚姻和爱情生活方面。

上侄媳感情冲动的时刻，此时六神无主，心烦意乱，不管是善是恶，无论是沉默不语还是推心置腹，一切都听之任之。她如同一个道德高尚的姑娘，白天高傲骄横，折磨自己的情人，到晚上形单影只，幽怨潜生，于是思绪郁结，想找一个好心人倾诉衷肠。朱丽一句话也不说，听任姑母违背对敞开的信和封口的信一视同仁的规矩，若有所思地等着侯爵夫人念完信。

亲爱的路易莎①：

你何苦几次三番地要我兑现我们这两个无知少女互相许下的极不慎重的诺言呢？你信中说，你很奇怪我为什么六个月没有回答你的讯问。如果你不明白我的缄默，今天读到我向你透露的秘密，你也许就猜得出其中的原因了。若不是你通知我你不久即将结婚，我很可能把这些秘密永远埋藏在心底里。你快结婚了，路易莎，一想到结婚，我就不寒而栗。可怜的小家伙，你结婚好啦，几个月以后，你就会后悔莫及的，你将痛苦地怀念从前我们在埃库昂②一起度过的岁月。你记得吧，一天傍晚，我们俩爬到山上最高的橡树下眺望我们脚下美丽的山谷，我们在那里观赏夕阳，周围是一片斜晖残照。我们坐在一块岩石上，沉醉在一种欢欣的继而又产生淡淡忧愁的感情之中。你首先发现天边的太阳预示着我们的未来。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好奇，多么疯狂！你记得我们一起干的荒唐事吗？我们拥抱接吻，好似两个情人，我们还这么说哩。我们发誓谁先结婚必须如实地叙述同房的秘密，我们幼稚的心灵把这种秘密看作是最甜美的快乐。但是路易莎，洞房花烛一定会使你失望的。婚前，即使不算幸福，至少你年轻、美貌、无忧无虑；但是一个丈夫在

---

① 朱丽在寄宿学校念书时的同学。

② 指朱丽受教育的埃库昂寄宿学校。

很短的日子里就会使你变得象我一样丑陋、痛苦和衰老。告诉你我嫁给维克托·德·哀格勒蒙上校时，我是多么骄傲、自负和快乐，简直是愚不可及！怎么跟你讲呢？连我都记不清了，转眼之间我的少年时代已化为梦境。那个隆重的日子套在我身上的绳索有多长，我自己是茫然无知的，那天我的举止仍少不了受到责难，我父亲不止一次竭力抑制我的兴奋，因为我喜形于色，被人认为有失体面。我说话时并没有嘲弄人的意思却被认为是在嘲弄人。我象孩子似地不停地玩弄新婚面纱、新婚礼服和鲜花。晚上我被大吹大擂地送入洞房。留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想开个玩笑来捉弄维克托。等他的时候，我的心怦怦直跳，就象以前每逢十二月三十一日那隆重的日子一样。我悄悄溜进堆放礼品的房间。我丈夫进了新房，到处找我，而我躲在细纱布里格格直笑，但是我们在孩提时代玩耍时发出的由衷的欢笑也就到此结束了……。

如此开头的一封信必定包含许多伤心事，老寡妇念罢，摘下眼镜慢慢地放到桌上，把信放回原处，两眼落在侄媳的身上。尽管年事已高，她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她说：

“孩子，一个已婚的女子给一个姑娘写这样一封信可不合适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朱丽打断姑母的话，“您念信的时候，我心里很惭愧……。”

“如果餐桌上一道菜不中我们的意，可不应该倒别人的胃口，我的孩子，”老人和颜悦色地接着说，“要知道，自从夏娃到如今，结婚一向被认为是天大的好事……。你母亲不在世了吗？”

伯爵夫人心头一震，慢慢地抬起头说：“一年来，我不止一

次怀念我的母亲。但我万不该不听我父亲的话，他不喜欢维克托，不愿他当女婿。”

她望着姑母，看到老人脸上慈祥的神色，一阵喜悦的颤抖使她止住了欲滴的泪水。她觉得侯爵夫人好象要拉她的手，便把一双细嫩的手伸过去。当她们的手指紧紧捏在一起的时候，两个女人已经心心相印了。

“可怜的孤儿！”侯爵夫人又说。

这句话对朱丽来说简直是最后一道光芒，她仿佛又听到父亲先知的声音。

“你的手好烫啊！一直这样吗？”老太太问道。

“七、八天前我才退烧，”她回答。

“你发烧，却瞒着我！”

“我发烧已经一年了！①”朱丽怪不好意思地说。

“这么说，我的小天使，”姑母接着说，“一直到现在，结婚对你来说只是一场长期的痛苦喽？”

少妇不敢回答，但她做了一个肯定的动作，说明她所受到的苦楚。

“那么你感到很不幸吗？”

“噢，不！姑母。维克托可宝贝我啦，我也非常喜欢他，他心地好极了！”

“是的，你爱他，但你躲着他，是吗？”

“是的，……有时候……他老来找我。”

---

① 朱丽患有子宫炎。

“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不是老担心他突如其来地打扰你？”

“唉！是的，姑母，但是我很爱他，我说的是真话。”

“你是不是暗暗责怪自己不善于或不能够分享他的快乐？有时你甚至会想合法的爱情比非法的情欲更难以忍受？”

“哦，正是这样，”她说着哭了起来，“您什么都猜透了，这正是我百思不解的问题。我的感觉已经麻木了，我脑子空空的，总之，我的生活困难重重。我的心灵被一种莫名的恐惧压抑着，害得我感情迟钝，整天昏昏沉沉。我想抱怨，可是张不开嘴，我有痛苦，可是没有语言来表达。但是我痛苦，看到我所讨厌的事维克托却以为是快乐，我又痛苦，又羞愧。”

“尽说些小孩子的傻话，别糊涂了！”姑母嚷道，她枯干的脸上突然眉开眼笑，反映出她青年时代的欢乐。

“您，您也笑话我啊！”年轻女子失望地说。

“我是过来人嘛，”侯爵夫人赶紧接着说，“现在维克托把你一个人留下，你不是又变成姑娘啦？安安静静的，没有快乐，但也没有痛苦，不是吗？”

朱丽睁大了眼睛，莫名其妙。

“总而言之，我的天使，你很爱维克托，不是吗？但是你更愿意成为他的妹妹，而不是他的妻子，总括一句话，你的婚姻不顺当。”

“是的，正是这样，姑母，但有什么可乐的呢？”

“噢，你说得对，我可怜的孩子，这一切确实没有什么可乐的。要是我不保护你，要是我的老经验不能识别引起你忧伤

的纯洁无邪的原因，那么你将来恐怕会有更多的不幸。我侄儿不配得到幸福，这个傻蛋！在敬爱的路易十五的朝代，象你这样处境的年轻女子早就惩罚她丈夫地道的大兵作风了。自私的家伙！那个暴君手下的军人统统都是愚昧的坏蛋，他们把粗暴当作殷勤，他们不懂得爱情，更不了解女人；他们以为第二天要去送死就可以在头天晚上对我们不敬重、不体贴。从前的人既懂得爱也懂得死，处处恰如其分。我的侄媳儿，我来教你。你们之间可悲的不和是必然的，可能导致你们互相憎恨，导致你们提出离婚，如果你不会在绝望之前就归天的话，我一定结束你们之间这种状态。”

听了姑母的这番话，朱丽不禁惊得目瞪口呆，她对其中的道理并没有理解，却从中获得了一种预感。她惶惑地从饱经世事的亲戚嘴里听到了父亲对维克托所作的判断，只不过说得婉转一些罢了。她也许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强烈的直觉，感觉到她将遭到沉重的不幸，于是痛哭起来，扑到老太太怀里，说道：“您就当我的母亲吧！”姑母没有哭，因为大革命已使旧王朝的妇女眼泪流干了。往昔的爱情、后来的恐怖统治已使她们习惯于最令人心碎的剧变，因此她们在生命危急的关头能保持冷静而庄重的举止，真挚而不外露的热情，并一直恪守宫廷礼仪和贵族风范，现代的新风尚对此一概否定是大错特错的。老寡妇把少妇抱在怀里，温柔、疼爱地吻她的前额，这个动作往往出自这类妇女的风度和习惯，而不是出于内心。她甜言蜜语哄着侄媳，答应确保她将来幸福，发誓永远爱她，对她爱抚备至，一边帮她上床睡下，好象她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好象心爱的女儿的希望和忧愁就是她自己的希望和忧愁。她从侄媳的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想到自己当时多么漂亮而又无知。伯爵夫人入睡了，很高兴得到了一个朋友，一个母亲，从此她有人诉说衷肠了。第二天上午，姑母和侄媳互相亲吻时，两人真挚热情，心心相印，证明她俩感情上进了一步，更加协调一致了。这时她们听见马蹄声，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看见那个年轻的英国人按照他的习惯慢慢经过窗下。看上去他对这两个孤单的妇人的生活作过一番研究，每当她们吃午饭或晚饭的时刻，他必定经过这儿，他的马不需要主人提醒，就自动放慢脚步。在经过餐厅的两扇窗户时，亚瑟向里面投以忧郁的目光。伯爵夫人多半不理会，因为她根本不注意，但侯爵夫人已养成那种无聊的好奇心理，喜欢捉摸种种微不足道的小事，用以活跃外省的生活，这种好奇心理，高贵的人们也在所难免，因此她对英国人默默表示的羞怯而认真的爱情很感兴趣。她已经习惯于每天在这个时候看到英国人投来的目光，每当亚瑟经过时，她总想出点新词儿来和侄媳打趣。两位妇人坐下吃饭时不约而同瞧见这个不列颠群岛的臣民，朱丽和亚瑟的眼光这一次正好相遇，这种感情上的巧合使少妇脸红了，英国人立即催马疾驰而去。

"夫人，该怎么办呢？"朱丽对她姑母说，"人家若看见这个英国人老走过这里，一定以为我……"

"是的，"姑母打断她的话。

"那么，我能不能告诉他别这样散步呢？"

"莫非向他暗示他已构成一种危险？再说你能阻止一个

人随意走动吗？明天我们不在这间屋里吃饭好了，年轻的绅士看不见我们就不会再在窗户外面向你求爱。亲爱的孩子，一个懂得上流社会规矩的女子就是这样行事的。”

朱丽的不幸接踵而至。两位妇人刚吃完饭，维克托的随身仆从突然来到。他从布尔日纵马飞驰，绕道而来，给伯爵夫人送来她丈夫的一封信。维克托离开了皇帝，他通知妻子帝政已崩溃、巴黎已失陷、法国各地纷纷倒向波旁王室。但是他不知如何混进图尔，所以请她火速到奥尔良会他，他希望在奥尔良为她搞到通行证。仆人是个旧军人，由他护送朱丽从图尔到奥尔良，这条路维克托认为还是畅通的。①

“夫人，请您抓紧时间，”仆人说道，“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英国人将在布卢瓦或奥尔良会师……。”

少妇在几个小时之内准备停当，坐上姑母借给她的一辆旅行马车出发了。

“为什么您不跟我们一块去巴黎？”她一面说，一面吻别姑母，现在波旁王室返驾了，您可以在那里找到……。”

“即使没有这次出乎意料的返驾，我也会去巴黎的，可怜的孩子，因为我的劝导无论对维克托还是对你都太不可缺少了，所以我一定想方设法去巴黎找你们。”

朱丽在女仆和老兵的陪伴下动身了，老兵骑马跟在车旁，保护女主人的安全。入夜，朱丽不安地听见后面有一辆车从昂布瓦斯一直跟着她，到达布卢瓦的前一个驿站时，她凑到车

---

① 此处作者自相矛盾：维克托不知如何混进图尔，但他能够到达奥尔良，并以为奥尔良到图尔的道路是畅通的。

门前看看她的旅伴到底是谁。借着月光，她认出是亚瑟，他站在离开她三步的地方，眼睛盯着她的车子。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伯爵夫人赶紧缩回车内，害怕得心怦怦直跳。如同大多数清白无辜又没有经验的少妇一样，她认为不自觉地引起一个男人的爱情是一种过失。她本能地感到恐怖，这也许是在如此胆大妄为的行动面前感到软弱无力的结果。男人有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武器，那就是擅自占有一个女人的可怕力量，而女人的想象生来就是多变的，所以男人的追求对她是一种威胁或者是一种侮辱。伯爵夫人想起了她姑母的劝导，决定在旅途中呆在驿车里不出来。但是每到一站，她总听到英国人在两辆车的周围走动。而且一路上，他那辆四轮马车令人心烦意乱的声响无休止地传进朱丽的耳朵。少妇转念一想，一旦和丈夫会面，维克托就会保护她不受这份莫名其妙的罪了。

“但要是这个年轻人根本不是因为爱我呢？”

这是她最后一种想法。到达奥尔良时，她的驿车被普鲁士人扣住了，被拖进一家客栈的院子里，由士兵看守着。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外国人向三位旅客打着命令的手势，意思是说他们接到命令不许任何人走出驿车。伯爵夫人哭了将近两个小时。她被押在一些士兵中间，他们抽烟、嬉笑，有时好奇地瞅她，样子十分放肆。后来传来一阵马蹄声，士兵们终于恭恭敬敬地离开了桌子。一会儿，一个奥地利将军率领一群外国高级军官来到她的驿车周围。

“夫人，”将军对她说，“请接受我们的歉意，误会了，不必害怕，您可以继续旅行，这是一张通行证，从此您可免受任何

凌辱了……。"

伯爵夫人颤抖着接过通行证，结结巴巴说了几句含混不清的话。她看见亚瑟穿着英国军官制服站在将军身旁，无疑是多亏了他，自己才迅速恢复自由的。年轻的英国人显得又高兴又忧郁，只敢偷眼瞧着朱丽。有了这张通行证，德·哀格勒蒙夫人平安抵达巴黎，与丈夫团聚。维克托放弃效忠皇帝的誓言后，受到德·阿图瓦伯爵①十分亲切的接待。阿图瓦伯爵由他的哥哥路易十八任命为王室少将。维克托在近卫军内获得了一个高位，相当于将军。然而就在欢庆波旁王室回朝的日子里，可怜的朱丽遭到了很大的不幸，这件事将影响她的一生：她失去了德·利斯托迈尔-朗东伯爵夫人。老夫人因为见到德·昂古莱姆公爵重返图尔，心里一激动，兴奋而死。因此，唯一有权开导维克托的人、唯一可能通过巧言相劝使夫妻更为和睦的人死了。朱丽深深感到这一损失的重大。现在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她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但她年轻懦怯，宁肯受苦，从不抱怨。她完美的品格也不允许她忽视自己的职责，或者对她的痛苦寻根求源，因为消除痛苦是极为棘手的事情：朱丽生怕玷污了她少女的清白。

现在简单交代一下德·哀格勒蒙先生在复辟王朝时期的命运。

世间有些人，他们的平庸无能对多数认识他们的人是深

---

① 一八一四年四月十四日，德·阿图瓦伯爵——未来的查理十世——被任命为王室少将，并于一八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组建了六个近卫连。

藏不露的，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高位、名门、要职、装璜门面的礼节、极其谨慎的行为，以及财产的声望，凡此种种都是他们的护身符，使他们的内心世界免受批评。这些人有点象君主，君主的身材、性格和生活习惯，人们从来不知底细，也从来不能作恰如其分的评论，因为君主不是离人们太远，就是离人们太近。这些徒具虚名的人只问不说，他们有一种技巧，就是把别人推到前台，免得面对面交锋，然后极其巧妙地牵动每一个人的情感或利益，用这种办法来愚弄实际比他们高明的人，把别人当做傀儡，把别人降低到他们的水平，然后认为别人渺小。于是乎他们平庸而又固执的思想，自然就胜过了别人伟大而不断变化的思想。所以要想判断这些空虚的头脑，衡量它们反面的价值，观察家不仅需要智力超群，更要洞察入微，不仅要有眼光，更需要长期观察，不仅要思想高尚、伟大，更要细致、敏锐。然而无论这些沽名钓誉的人如何巧妙地遮盖他们的弱点，他们却很难瞒过自己的妻子、母亲、孩子或家庭至交，但是这些人在涉及共同名誉的事情上几乎总是为他们严守秘密，甚至常常协助他们哄骗社会。如果说，因为至亲好友的共谋，许多傻瓜被当作了伟人，那么同样也有相当数量的伟人被当成了傻瓜。因此社会政权总有那么一批虚有其表的栋梁之材。现在请想一想，一个有头脑而且感情丰富的女子面对这样的丈夫该如何安身立命吧！你们难道没有发现那些忠诚而充满痛苦的人生？那种情深意切、多愁善感的心灵，人世间可说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予补偿。如果遇上一个强有力的女子，她会以一桩罪行来摆脱这种可怕的处境，叶卡捷琳娜二世就

是这么干的，① 而且居然被人们尊为大帝。但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登极称帝，她们之中的大部分在家庭的苦难中牺牲了自己。家庭的苦难外人虽不与闻，但却十分可怕。那些寻求在今生今世解除痛苦的女人，要么只是换一种痛苦，如果她始终不渝地履行责任的话；要么就犯过失，如果她们为享乐而触犯法律的话。上面这些见解条条适用于朱丽的秘史。拿破仑在台上的时候，德·哀格勒蒙伯爵是许许多多上校中的一个，他是优秀的传令官，能够圆满地完成一项危险的使命，却担当不了重要的指挥任务，他不引人羡慕，一般人只把他看作皇帝宠爱的勇士，就是军人称之为勇敢的小伙子那种人。王朝复辟给他恢复了侯爵的头衔，他也不负圣恩，跟随波旁王室到了根特。这种合乎逻辑的、忠诚不渝的行为否定了他岳父对他所作的预言，岳父曾说过他一辈子只能当个上校罢了。第二次复辟时，② 德·哀格勒蒙先生被任命为少将，恢复了侯爵头衔，并野心勃勃想当法兰西贵族院议员。他遵循《保守党人》③的准则和策略，装出城府很深的样子，其实是个草包；他神情严肃，喜欢提问，很少说话，因而被认为有深谋远虑。他经常用繁文缛节来打掩护，客套不离口，说起套话来滔滔不绝。这些套话是巴黎的特产，每隔一段时间就生产一批，把伟大的思

---

① 传说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下令杀害其夫彼得三世而篡位。

② 指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后，波旁王朝再次复辟。

③ 《保守党人》（1818年10月—1820年3月），著名的极端保王派的刊物，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等人为之撰稿。但巴尔扎克写的事却发生在一八一五年。

想或行为铸成小硬币，发给没有头脑的人。于是上流社会的人都把德·哀格勒蒙看作风雅而有学问的人。由于他固执地坚持贵族的见解，他被誉为具有完美的个性。当他偶尔旧态复萌，无所顾忌，兴高采烈的时候，他那些毫无意义、平庸无奇的谈话却被人家当作外交词令。“噢！他只说他要说的话，”老实人这么想。他既受益于他的优点，也受益于他的缺点；因为他从来没有当过司令官，所以他单凭勇敢就获得了无可否认的军人声誉。他那刚强而高贵的脸表现出思想开阔，他的形象外貌只有他妻子才看得出是一个虚假的外壳。听到大家一致把他的虚名当作真才，德·哀格勒蒙侯爵居然也自认为是宫廷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宫廷中他善于用自己的外表取悦于人，因此他的多方面价值毫无异议地被承认了。然而德·哀格勒蒙先生在家里倒是谦逊的，他本能地感到他妻子尽管年轻却比他高明。丈夫不得已的敬重迫使侯爵夫人承认自己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尽管她竭力回避这种力量加给自己的负担。她是丈夫的主心骨，指导着他的行动，操纵着他的财产。这种违情悖理的作用对她来说其实是一种屈辱，也是她深藏在内心的许多痛苦的缘由。首先，出于女性挑剔的本能，她觉得服从一个有才干的男人，要比支配一个傻瓜丈夫强得多。她知道一个被迫代替男人思考和行动的年轻妻子既非女子也非男人，因为她虽然免去了女子的不幸，却也抛弃了女性的风韵，同时也得不到受法律保护的男子所拥有的任何特权。她的生活里隐藏着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苦衷，她不得不维护空心偶像的荣誉，保护她的保护者，而这个可怜虫对她始终不渝

的忠诚所做的报答，只是强迫她接受丈夫自私的爱情，把她只看作一个女人，不屑或不会关心她的快乐，更不知道她为何忧伤，为何憔悴！正如大凡意识到才智不如妻子的丈夫那样，侯爵为挽救他的自尊心便断定，朱丽的体质孱弱导致她的精神衰弱，他喜欢抱怨命运为什么给他配一个病病歪歪的少女作妻子。总之，他让人家相信他是受害者，其实他是刽子手。侯爵夫人承受着这种可悲生活的全部不幸，还得对愚蠢的男人笑脸相迎，还得给死气沉沉的家装点花朵，被暗暗折磨得苍白憔悴的脸上还得装作满面春风。家庭声誉的责任感，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不知不觉赋予年轻的侯爵夫人妇女的尊严和名节的意识，使她能抵御来自社会的危险。探测一下这颗心灵的深处吧，也许她心里既感觉不到激情的冲动，也体验不到那种非法然而令人疯狂的欢乐，这种欢乐使某些女子忘记了德行的戒律，名节的原则，在这些戒律和原则之上岿然耸立着整个社会。老于世故的德·利斯托迈尔-朗东夫人答应给她带来的乐趣与和睦，已经如同梦幻一般化为泡影，她逆来顺受地希望早早死去，以结束她的痛苦。从都兰回来之后，她的健康每况愈下，病痛好象成了她生命的尺度，不过她的痛苦显得高雅，表面上看去生病几乎是享受，所以肤浅的人认为她的病无非是小妇人的无病呻吟而已。医生们宣布侯爵夫人必须静卧休息，她躺在沙发上，周围摆满了花，她在花丛中越来越孱弱，花在凋谢，她在枯萎。衰弱的身体使她不能外出，不能步行，要出门必须坐在车门紧闭的车子里。她时时享用着豪华生活和现代工业创造的各种奇珍瑰宝，所以她不大象病人，

倒颇象娇慵的王后。有几个朋友，也许是同情她的不幸和衰弱，他们知道她总呆在家里而且料想她将来会恢复健康，常常来给她讲新闻，告诉她使巴黎生活丰富多采的无数锱铢细事。她的哀伤尽管惨重而深沉，但毕竟是富家人的哀伤。德·哀格勒蒙侯爵夫人好似一朵美丽的鲜花，根部却已被土壤中的虫子咬坏。她不时到上流社会走走，并非出于兴致，而是迫于她丈夫所向往的地位的需要。她的嗓音和演唱技巧在这些地方可以博得阵阵掌声，这固然能使一个青年女子觉得愉快。但是她丈夫不喜欢音乐，既然在感情上和愿望上都一无所获，这种成功对她又有什么意义呢？她在沙龙里几乎感到局促不安，尽管她的美貌使人们对她另眼相看。她的处境在沙龙里激起一种令人痛苦的同情、叫人悲哀的好奇。她得了一种炎症，通常这种炎症是致命的，妇女们只在私下谈论，我们的新词语中还没有这个病名①。尽管她深居简出，但她的病痛是有目共睹的。虽说她已结婚，却总象个少女，谁看她一眼都会使她害羞。所以为了避免脸红起见，她在人前总是笑吟吟、乐呵呵的。她装出快活的样子，总说自己身体很好，或者羞答答地用假话去搪塞对她健康的询问。然而一八一七年，一件事情大大改变了朱丽迄今为止的可悲状况：她生了一个女儿，且决定自己哺育。两年之中，她为照料婴儿牵肠挂肚、时喜时忧，减轻了生活的痛苦，而且她必须和丈夫分居。医生们断定她的健康将会大有起色，但侯爵夫人并不相信这种假想的预言。如

① 这是巴尔扎克回避病名的一种手法，其实在十九世纪，“慢性子宫炎”的病名早已出现。

同一切没有生活乐趣的人，她也许反倒认为死亡是一种幸运的结局。

一八一九年初，对朱丽来说，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正当她庆幸自己经过努力获得了消极的幸福的时候，她隐约看到了可怕的深渊：她丈夫渐渐疏远她了。他对她的感情本来就已经不太热烈，而且非常自私，此时更加冷却，很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幸，她的敏锐和审慎使她预见到这一点。尽管她确信能牢牢控制维克托，并永远得到他的敬重，她仍然担心情欲对这个无能、爱虚荣和无头脑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她的朋友们经常发现她陷入沉思，缺乏见识的朋友居然用开玩笑的口吻刺探她的秘密，好象一个少妇脑子里装的无非是一些轻佻的琐事，好象一个家庭的母亲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再说，不幸如同真正的幸福，引人沉思遐想。有时朱丽跟爱伦娜嬉戏的时候，用阴沉的眼睛望着她，不去回答她那些让母亲其乐无穷的天真烂漫的问题：她在寻思女儿现在和将来的命运。这时眼泪润湿了她的眼睛，因为她突然回想起杜伊勒里宫前阅兵的情景。她父亲有先见之明的预言再次在她耳边萦绕，她暗暗责备自己不听父亲的明达之言。她愚蠢地不听父亲的话导致了自己的全部不幸，其中最难忍的是什么，她往往也闹不清。不仅她心灵中丰富的感情她丈夫一无所知，而且她始终没能使她的丈夫了解她，甚至连生活中最平常的事也是如此。正当她能够更加主动、更加强烈地去爱的时候，合法的夫妇之爱却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剧烈痛苦中枯竭。久而久之，她对丈夫近乎蔑视的恻隐之心把一切感情都摧毁了。

再者，如果说通过朋友聊天，通过几件活生生的事例，通过上流社会的某些艳史，她看出爱情并不能带来巨大的幸福，那么她的创伤则使她感到兄弟的情谊倒可能带来深切而纯洁的欢乐。往事的回忆鲜明如画，其中每天都要浮现出亚瑟忠厚的形象，越来越纯洁、越来越英俊，但转瞬即逝，因为她不敢在这个回忆上停留。英国青年沉默、羞怯的爱情，是唯一能给朱丽婚后忧郁而孤寂的心灵留下一点甜蜜痕迹的事件。希望破灭，追求落空，朱丽越来越悲观，在这种情况下，也许由于想象的自然作用，希望和追求统统转到这个英国人的身上，他的举止、他的情感、他的性格好象都和她息息相通。这种想法看起来不免有些荒唐，如梦似幻。每当不切实际地胡思乱想一通之后，朱丽长叹几声，苏醒时更觉得痛苦难熬，潜伏的痛苦在假想幸福的羽翼下沉睡之后，对她的刺激反而越发强烈了。有时候她苦恼得几乎发疯，简直想不惜代价地寻欢作乐一番，但是更多的时候，她却陷于难以形容的迟钝麻木状态，听人讲话不解其意，思想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以致找不到语言来表达。她内心深处的意志受到了挫折，从前做姑娘时所追求的品德遭到了伤害，她不得不默默吞下自己的眼泪。向谁诉苦？谁又能听她诉说？再则，她是那种品行端正、情操高尚的女性，她克制自己不发无谓的怨言，如果争执的结果将会使胜负双方同时丢脸的话，她宁愿不去争上风。朱丽千方百计想把她的才干和她的德行传给德·哀格勒蒙先生，她夸耀自己实际上从未品尝到的幸福。她把女人的智慧徒然地用在家务上，德·哀格勒蒙先生非但视而不见，而且她越是周到，他倒

越是专横。有时候她痛苦得几乎失去知觉，万念俱灰，不能自己，而善心总是把她引向崇高的希望：她寄希望于未来，这种可贵的信念使她重新担起痛苦的重负。她默默忍受着这些可怕的内心冲突和痛苦，谁也不知道她内心长期的苦闷，没有人关心她为何黯然神伤，没有人过问她为何独自掉泪。

情势的发展，不知不觉使侯爵夫人面临一个紧要时刻，一八二〇年一月的一个晚上，她已看出这个时刻所包含的危险的全部严重性。夫妻互相十分了解，长期习惯彼此的生活，妻子懂得丈夫每个细小动作的涵义，能够识破他隐瞒的感情或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偶然的或者起初出于无意的思考和关注往往能使做妻子的猛然醒悟。女子常常在濒于危急或坠入深渊时突然清醒过来。所以几天来侯爵夫人一面为单独留在家里而高兴，一面已经推测到她孤寂的缘由。她丈夫对她负心、厌倦也罢，对她关心、怜悯也罢，总之已经不属于她了。眼下她不再想她自己，不再想她的痛苦，不再想她的牺牲，她一心一意做母亲，一心想着女儿的命运、未来和幸福。她女儿是唯一给她带来喜悦的生灵，她的爱伦娜是使她留恋生活的唯一财宝。现在朱丽决心活下去，为的是不让她的孩子落到后母手中，后母的欺凌很可能扼杀这个可爱的小生命。她预见到可能出现这种凄惨的前景，因而陷入充满焦虑的沉思，这样的沉思默想往往要耗费好几年时光。从此她与她丈夫之间将横亘着一个宽阔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的压力将由她一人来承担。在这之前她一直确信维克托爱她，既然他爱她，她也就献身于自己不能分享的幸福，每想到她的眼泪能使丈夫快活，她

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如今她已失去这种满足，孑然一身，只能选择不幸。黑夜，万籁俱寂，她心灰意冷，感到周身绵软无力。炉火即将熄灭，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擎着一盏灯，走到女儿跟前，用干涸的眼睛望着她。这时，德·哀格勒蒙先生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朱丽让他欣赏熟睡的爱伦娜，他却用一句平庸的话来回答妻子的热忱。他说：

“这么大的孩子，个个都可爱。”

然后，他漫不经心地在女儿额上亲了一下，放下摇篮的帏帐，转向朱丽，拉着她的手，带她到长沙发上坐下，这儿正是她刚才思绪万千、心乱如麻时待的地方。

“今晚你美极了，德·哀格勒蒙夫人！”他高声说，对他这种叫人难以忍受的空空洞洞的戏谑，侯爵夫人早已领教够了。

“今晚你上哪儿去了？”她问道，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

“德·赛里齐夫人家。”

他从壁炉上拿起一把隔热扇，隔着火全神贯注地观赏扇面丝绸，全然没有注意他妻子脸上的泪痕。朱丽打了一个寒战。她心潮澎湃，难以言表，而且不得不强压在心头。

“德·赛里齐夫人下星期一举行音乐会，她非常想请你参加。如果你好久不在交际场合露面，她就想在家里接待你。这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她非常喜欢你。你最好去参加，而且可以说我已经替你答应了……。”

“我一定去，”朱丽回答道。

侯爵夫人的声调、语气和眼色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强烈的感情，维克托尽管心不在焉，也不免惊讶地瞧了她一眼。不过

仅仅是瞧了一眼而已。朱丽已猜出德·赛里齐夫人便是夺去她丈夫的心的女人，她忧心如焚．四肢麻木，却装出专心观火的样子。维克托用手指转动着扇子，显得百无聊赖，大凡男子在外寻欢作乐，带着欢后的倦意回家后都是这副模样。他打了几个呵欠，一只手拿着蜡烛，一只手懒洋洋地去挽妻子的脖子，要吻她，但是朱丽低下头，把前额对着他，接受了一个祝晚安的吻。这种机械的吻是没有爱情的，在她看来不过是一种可恶的矫饰而已。等维克托关上门，侯爵夫人便瘫坐在一张椅子上，双腿发颤，哭得泪人儿似的。必须有类似的经历，才能懂得这类事情所隐藏的全部痛苦，才能揣摩透由此而产生的漫长而可怕的悲剧。夫妻之间这种简单淡漠的谈话和相对无言的沉默，侯爵坐在炉火前的动作、眼神、姿态、他搂妻子的脖子接吻的神情，所有这一切此刻都在给朱丽孤寂而痛苦的人生准备悲惨的结局。她烦躁不安，跪在沙发前，把脸深埋在沙发里，什么也不想看见。她祈祷上苍，念的虽是平时的祷文，却已赋予新的涵义，加之发自肺腑的声调，如果她丈夫听到的话，兴许会心碎的。整整一星期，她一面受着痛苦的煎熬，一面专心致志地考虑自己的前途，她要想方设法既能不以心为形役，又能重新控制侯爵，还能长久活下去以确保女儿的幸福。她下决心与情敌作斗争，重新在上流社会露面，在交际场中显身手。她已经不可能再去爱她的丈夫，但她要装出爱他的样子，她要诱惑他。等到她用巧计把他控制起来以后，她要象那些任性的、以捉弄情人为乐的情妇一样，百般挑逗他。这种卑劣的手段可能是医治她的创伤的唯一药方。这样她就可

以驾御自己的痛苦，随心所欲地加以调剂，叫伤心事日见稀少，同时牢牢牵制住她的丈夫，叫他俯首帖耳、心惊胆战地屈从她的专制。她要让丈夫的日子不好过而丝毫不感到内疚。她一跃而开始了冷酷无情的盘算。为了拯救她的女儿，她突然明白了那些没有爱情的女人是如何朝三暮四、哄骗欺诈的；突然明白了一个女人是如何虚假地卖弄风情，巧施残忍的计谋的，这些计谋往往引起男子对女人的切齿痛恨，并认为女人是天生的道德败坏。不知不觉之间，朱丽女性的虚荣心、她的利益、她的潜伏的报仇欲望和她的母爱并行不悖地使她走上一条依旧充满了痛苦的道路。但是她心灵太纯洁，思想太高尚，性格太耿直，长期要手腕她是办不到的。她习惯于反躬自省，所以在罪恶的泥淖里刚迈出一步——因为这确实是作恶——，她的良心就会出来抑制情欲和私心。确实，对一个心灵依然纯洁、爱情未被玷污的年轻女子来说，便是母爱也有羞怯的成分。羞怯不就是女性的集中体现吗？朱丽不愿她的新生活中出现任何危险，产生任何过失。她前往德·赛里齐夫人家。她的情敌原希望见到一个苍白、憔悴的女人，没想到侯爵夫人敷脂抹粉、珠光宝气地打扮一番之后，显得更加美貌出众了。

德·赛里齐伯爵夫人是那种惯于发号施令，自以为可以左右巴黎的时装和交际场的女人，因为她的小圈子对她惟命是从，她便自以为可以指挥全世界。她爱表现，喜欢评头论足，是一位至高无上的评论家。文学、政治、男人、女人，一切都得经过她的审视。对别人的意见，德·赛里齐夫人似乎是

不屑一顾的。她的家在任何方面都是风雅的典范。大小客厅里挤满了娇艳殊丽的女宾，朱丽却比赛里齐夫人更为出众。她伶俐、活泼、快乐，晚会上最显赫的男客都团团聚集在她的周围。她的衣着打扮挑不出一点儿毛病，这使贵妇人们大失所望，她们无一不羡慕她的连衫裙的剪裁和胸衣的式样，一致认为应归功于那位无名裁缝的匠心独运，因为女人们宁肯相信穿着打扮的学问，而不太乐意承认穿衣人的风韵和优美的体型。朱丽离座走到钢琴前演唱苔丝德蒙娜浪漫曲①，男人们从各个客厅纷纷聚拢来聆听这个沉默已久的金嗓子的歌声，全场鸦雀无声。侯爵夫人看到门口人头济济，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她，心里很兴奋。她寻找她的丈夫，投去一个娇媚的秋波，愉快地感到此刻她的自尊心得到了异乎寻常的满足。她对自己如此吸引人满心喜悦，所以她演唱的Al piu salice②第一部分使全场心醉神迷。即便是演唱家玛利勃朗③和芭斯塔④，在感情的抒发和音调的处理上也从来没有达到如此尽善尽美的地步。但是唱到叠句部分的时候，她瞧了瞧听众，突然瞥见亚瑟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猛地一哆嗦，声音变了。德·赛里齐夫人急忙离开座位向侯爵夫人走去。

"亲爱的，你怎么啦？哦！可怜的孩子，你身体一定很不

① 罗西尼所作歌剧《奥赛罗》第三场的曲名，又称《柳树浪漫曲》。

② 意大利文：她坐在柳树下。

③ 玛利勃朗(1808—1836)，西班牙女歌唱家，缪塞曾在他的诗《献给玛利勃朗》中赞扬她演唱这个曲子。

④ 芭斯塔(1797—1865)，意大利女歌唱家，斯丹达尔在论述罗西尼时曾谈到芭斯塔杰出地扮演了苔丝德蒙娜。

舒服！看到你做力不从心的事，我一直感到胆战心惊……。”

歌声中断了。①朱丽败兴之余，鼓不起勇气再唱，只好忍受情敌假意的同情。女人们窃窃私语，对这件事议论纷纷，结果她们猜出侯爵夫人和德·赛里齐夫人在争风吃醋，少不了风言风语，中伤一番。常常使朱丽心神不定的奇怪的预感突然变成了现实。每当想到亚瑟，她总是心满意足地相信，一个外表如此温雅的男子必定忠于他最初的恋人。有时她很得意自己是这个美好的爱情的对象，这种爱情是一个年轻男子纯洁诚挚的激情的表现，他一心一意想着心爱的人，把每时每刻都贡献给她；他对心爱的人一片赤诚，使女人脸红的事也会使他脸红，女人想到的事他也想到，他不会给她树情敌，完全献身于她，毫无野心，将名利置之度外。朱丽为了排遣忧烦，曾在幻梦中把种种优秀品质加在亚瑟身上，现在突然之间她以为梦想实现了。她从英国青年近乎女性的脸上看到了深沉的思想、淡淡的哀愁、痛苦的牺牲，她对这种克己牺牲有着切身的感受。在他的身上，她认出了自己。不幸和忧伤是爱情最有力的表现，快得难以置信地使两个痛苦的人心心相印。他们在思想深处对事物和观念有全面正确的反映和认识。所以侯爵夫人从自己受到的震动之强烈看到了未来的种种危险，她乐得借口健康欠佳，歌没唱好，听任德·赛里齐夫人喋喋不休、花言巧语地表示关怀。朱丽的演唱未能终曲，成了许多人谈论的一件大事。有些人哀怜朱丽的不幸，觉得社交界倘若

---

① 在原剧中，苔丝德蒙娜由于悲痛和哭泣，中断过歌声。这里是巴尔扎克安排的一个巧合，念来格外动人。

失去一位如此杰出的女子未免令人惋惜，有些人则决意要把她为什么痛苦、为什么总是孤独地生活弄个水落石出。

“喂，亲爱的龙克罗尔，”侯爵对德·赛里齐夫人的兄弟说，“你一见到德·哀格勒蒙夫人便羡慕我幸福，你还骂我不该对她不忠，你看见了吧？得了，你要是象我一样跟一位美人儿呆上一、二年，连她的手都不敢吻一下，生怕把它折断，那么你就觉得我的命运不怎么值得羡慕了。有些精巧的首饰只配放在玻璃罩里，千万别去亲吻，要知道它们易碎、珍贵，迫使我们永远敬而远之。你不常把好马牵出去吧？据说你怕它遇上暴雨和大雪。我的情况也一样。我确信我的妻子品行端正，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我的婚事是件摆设品，要是你以为我已结婚，那你就错了，因此我的不忠在某种程度上是情有可原的。先生们，你们就会笑，我倒想知道，要是你们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样？很多男人都不会象我那样体贴妻子。”他低声补充道，“我肯定德·哀格勒蒙夫人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要是我抱怨，我就大错特错了，我现在很幸福……不过，对一个富有感情的男子来说，没有比看到他所依恋的苦命人儿痛苦更烦恼的了……。”

“这么说你是很富有感情的喽？”德·龙克罗尔先生说，“你可是很少住在家里呀。”

在场的人听了这个友好的俏皮话都笑起来，但是亚瑟却冷静而不动声色，保持着以严肃为主要特征的绅士风度。年轻的英国人听了德·哀格勒蒙先生这一番不寻常的表白一定产生了某些希望，他耐心地等待，想单独跟德·哀格勒蒙先生

谈一谈。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对这位丈夫说：

“先生，我看到侯爵夫人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难过。您知道，要是不经过特殊的治疗，她会悲惨地死去，我想您是不会拿她的病痛当儿戏的。我之所以对您这么说是因为我几乎确信能治好德·哀格勒蒙夫人的病，使她恢复健康，重获幸福。象我这种阶层的人当医生是很罕见的，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学了医。我现在无所事事，无聊得很，”他冷冰冰地装出一副为他自己考虑的自私的样子，“所以我乐意用我的时间和旅行来为一个病人效劳，而不至于去干些荒唐的傻事。这种疾病痊愈的例子是极少的，因为需要充分的护理、时间和耐心，尤其需要好运气，需要旅行，需要一丝不苟地遵循一天一变然而并不叫人讨厌的医嘱。我们俩都是绅士，”他特别强调了来源于英文的绅士一词，“所以我们能彼此了解。我预先告诉您，如果您接受我的建议，您随时都可以考查我的行为，在没有跟您商量和取得您的监督之前，我不会采取任何步骤；如果您按我的意见行事，我向您保证成功。是的，如果您同意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做德·哀格勒蒙夫人的丈夫的话。”他凑在德·哀格勒蒙先生耳旁说道。

“爵士先生，”侯爵笑着说，“肯定只有英国人才会向我提如此奇怪的建议。请允许我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我得考虑考虑。再说，我得先把您的建议告诉我的妻子。”

这时候，朱丽重新出现在钢琴旁，她唱起了《塞米拉米德》中的Son regina, son guerriera①。全场鼓掌，尽管掌声不响亮，可以说是圣日耳曼区礼貌的反应，但终究证明她赢得了

人们的赞扬。

德·哀格勒蒙把他的妻子送回公馆，朱丽看到自己的尝试获得迅速的成功感到又喜悦又不安。她丈夫被她刚才扮演的角色撩得兴起，想和她重归一时之好，他欲火上升，紧紧搂住她，好象搂一个女演员。朱丽见自己这个操守谨严的女人在婚后受到丈夫这样的对待，感到很有趣。她设法运用自己的权力，但在第一个回合的斗争中，她善良的心地使她再一次屈服了，这确实是命运留给她的最可怕的教训。凌晨两、三点，朱丽坐在双人床上，忧郁、迷惘，一盏摇曳不定的烛光照得卧室半明半暗，万籁俱寂。将近一个小时以来，侯爵夫人悔恨不已，泪水簌簌往下落，其苦楚惟有经历过同样处境的女子方能体会。只有朱丽这样的心灵才会象她那样厌恶盘算好的抚摸，才会象她那样厌恶冷冰冰的接吻。一次痛苦的卖身加深了她对丈夫的嫌恶。她蔑视自己，诅咒婚姻，情愿早死，要不是她女儿的一声啼哭，她也许就跳楼自尽了。德·哀格勒蒙先生安稳地在她身旁熟睡，没有被妻子洒在他身上的眼泪惊醒。第二天朱丽又显得很快活。她打起精神，强作欢颜，不仅成功地掩盖了她的忧伤，而且掩盖了难以抑制的恶感。从这一天起她不再把自己看作洁白无瑕的女子了。她不是对自己说谎了吗？往后她不是会掩饰自己了吗？将来她若不守妇道，行事之隐秘不也能令人吃惊吗？她的婚姻是她产生邪

① 意大利文：我是王后，我是女侠。罗西尼的歌剧《塞米拉米德》于一八二三年在威尼斯首次上演，一八二五年才在巴黎演出，这里时间上有出入。

恶的先验的原因，尽管这种邪恶还没有导致任何实际后果。不过她已经在寻思何苦要抵制心爱的情人，同时却违心地、勉为其难地委身于一个她已不爱的丈夫。一切错误，一切罪过可能都是这样，从根本上说都是思想误入迷途或者过分自私的结果。只有个人遵从法律的要求作出牺牲，社会才能生存。承认权益不就是用行动来维持社会生存的条件吗？不过，没有面包却被迫尊重财产所有权的穷人令人同情的程度，并不亚于那些心愿不能实现、崇高的天性受到伤害的女人。这件被秘藏在夫妻生活中的事情发生几天以后，德·哀格勒蒙向他妻子介绍了葛兰维尔勋爵。朱丽冷漠而有礼貌地接待了亚瑟，她的态度说明她已经有了不动声色的本领。她压抑住心声，遮掩住眼神，说话语气坚定，这样她便掌握了自己的前途。然后，运用这些无妨说是女性天生的手段，认清了她在亚瑟心中唤起的爱情的深度，她才对希望很快病愈的话报以微微一笑，不再反对他丈夫逼她接受这位年轻医生的护理。不过她还是琢磨了葛兰维尔勋爵的言谈举止，确信他有默默受苦的胸怀之后，方始信赖他。她对他有绝对的权威，而且已经在滥用了，因为她毕竟是女性！

蒙孔图尔是一座老宅子，坐落在卢瓦尔河边一座金黄色的岩山上，离一八一四年朱丽旅途中停留的地方不远。那一带有许多这类漂亮的白色小古堡，一座精雕细刻的塔楼耸立其上，整个古堡被装饰得好似马林① 花边。这些古堡小巧玲

① 马林，比利时城市，这里出产的花边以其精细别致闻名。

珑，连同周围的桑树丛、葡萄园、低凹的小路、镂花的小栅栏、岩石上的洞穴、枝蔓缠绕的长春藤和险峻的陡坡，在江水中投下迷人的倒影。蒙孔图尔古堡的楼顶在阳光照耀下闪闪烁烁，在这里万物都散发出炽热的气息。许许多多西班牙遗迹使这座宜人的住处富有诗意，清风载着金染木和钟形花的馨香；空气醉人，土地含笑，每到之处都犹如身临甜蜜的仙境，懒洋洋，软绵绵，情驰神纵，流连忘返。这块美丽可爱的地方可以安抚痛苦，唤醒激情。面对这万里无云的天空，这波光粼粼的河水，谁能够无动于衷呢？在这里奢望消失了，在这里你依偎在幸福、宁静的怀抱中，正如每天傍晚太阳在碧空紫气的襁褓里沉入梦境。

一八二一年八月一个和煦的傍晚，有两个人沿着古堡脚下岩坡上的石径朝上攀登，无疑是想要登临绝顶，让那万千气象尽收眼底。这两个人就是朱丽和葛兰维尔爵士，不过此时朱丽已经脱胎换骨，与过去判若两人。侯爵夫人气色健康，由于精力充沛而显得目光炯炯有神，水汪汪的眼睛忽闪闪的，象赋有无限魅力的孩童眼睛一样如两道清泓。她满面春风，心情舒畅，蕴含着蓬勃的生气。看她一双小脚轻捷的步伐，一望便知病痛已除，不再象从前那样虚弱得举止滞重，动作迟缓，眼光无精打采，说话有气无力。她打着一顶白绸阳伞，挡住灼热的阳光，她披着头纱，象一个新娘，又如一个受爱情吸引的处女。亚瑟情人似的小心翼翼地领着她，如同带领一个孩子，让她拣好路走，叫她避开石头，指给她看一片远景，或者把她带到一朵花前。他始终怀着善良的感情、高尚的目的，他对这

个女人生活乐趣之所在有深切的了解，他这些感情似乎是天生的，与他个人生活所必需的感情同样丰富。女病人和她的医生迈着相同的步伐，自第一天他们一起散步时起他们就这样走着，然而他却没有觉察。他们心性相投，相同的感受使他们同时停下脚步；他们的眼神、谈吐与彼此的思想都息息相通。他们登上一块葡萄园，想到一块白色长石板上歇一歇，开山挖洞时总不断有这样的石板凿下来。朱丽坐下以前，凝望着风景。

"多美的地方啊！"她大声说道，"咱们搭个帐篷，住下吧。"她高喊："维克托，快来啊！快来啊！"

德·哀格勒蒙先生在下面用一声猎人似的喊叫作为回答，但并没有加快步伐，他只是不时往上瞧瞧，只见他的妻子在曲折的山路上时隐时现。朱丽仰着头大口吸着空气，十分快活，同时朝亚瑟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聪明的女子能用这样的眼神表达一切思想。

"啊！我真愿意一辈子待在这儿，"她接着说，"如此美丽的河谷怎能不永远让人喜爱呢？您是否知道这条美丽的河流的名字，勋爵？"

"西兹河。"

"西兹河，"她重复道，"那边，我们正前方，是什么？"

"谢尔省的山丘，"他说。

"右边呢？噢，右边是图尔。您瞧瞧远处大教堂钟楼那片景致多美啊。"

她不再说话，让那只指着图尔城的手落在亚瑟的手上。

他们俩静静地欣赏那浑然一体、苍茫清幽的自然美景。淙淙的流水，纯净的空气，清澈的天空，一切的一切都和他们年轻钟情的心中浮现的翩翩思绪和谐一致。

"啊！我的上帝，我多么喜爱这个地方，"朱丽以更大的热情天真地重复道。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您在这儿住过很久吗？"

听到这句话，葛兰维尔勋爵不禁战栗了一下。

"就在那儿，"他忧郁地回答，一边指着路边的胡桃树丛，"我这个当时的阶下囚就在那儿第一次见到您。"

"是的，但是我当时非常愁闷，觉得这儿的自然景色荒凉得很，可是现在……。"

她停住不说了，葛兰维尔勋爵不敢看她。

"多亏了您，我才这么快活。"长时间的沉默后，朱丽说，"只有生气勃勃的人才能感受生活的欢乐，不是吗？而我在这之前对一切都心灰意冷了。您不仅使我恢复了健康，更重要的是您教会我感受到健康的全部价值……。"

女性有一种无法仿效的能力来表达感情，而不用过激的言词，她们的表现力主要包含在语气、手势、神态和目光里。葛兰维尔勋爵双手捧着头，因为眼泪在他眼睛里打滚。这是朱丽自离开巴黎以来第一次向他表示谢意。整整一年他忠心耿耿地照料着侯爵夫人，在德·哀格勒蒙的支持下，他把朱丽带到艾克斯温泉，后又来到拉罗歇尔海边。他随时仔细观察朱丽极坏的体质在他简单而高明的治疗下发生的变化，犹如一个爱花如命的园艺家精心培育一朵稀有的花。侯爵夫人接受

亚瑟精心治疗的态度，正象听惯奉承的巴黎女子那般自私，又象高等妓女那般心安理得，因为这等女人既不知东西的贵贱，也不懂男人的价值，单凭为己所用的程度来评价男人。地理环境对心灵的影响是值得一提的。如果我们在江泽湖畔易于产生忧伤之情的话，那么我们易感的天性的另一条规律则是，一旦我们登上高山，我们的情感就会净化：外露的激情越少，内在的激情越深。也许是宽阔的卢瓦尔河盆地和两个情人脚下的美丽山岗使他们感受到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静谧，他们静静地品味着从表面平淡的话里揣度对方感情波澜的欢悦。朱丽刚说完那句深深打动葛兰维尔勋爵的话，一阵微风吹来，树梢摇动，河水向空中散发出清香，几片白云遮住了太阳，在柔和的阴影下秀丽的山川景物显示出其全部清姿神韵。朱丽转过头去，不让年轻勋爵看见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的泪水：是亚瑟激动的心情使她受到了感染。她不敢抬头望他，生怕让他看出她目光里包含着过分的喜悦。女性的本能使她觉得在这危险的时刻应该把爱情深深埋在心底。然而沉默不语同样也很可怕。朱丽看到葛兰维尔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便温和地接着说："我的话感动了您，勋爵，用这种强烈的方式吐露感情，也许是为了让一颗象您那样高尚、善良的心灵纠正一个错误的判断。否则您一定会认为我是忘恩负义的人，因为在这次幸而即将结束的旅行中，我要么冷淡寡言，要么尖刻无情。如果我不懂您护理的价值，那么我就不配接受您的关怀了。勋爵，我什么都记得。咳！我什么也忘不了，忘不了您象母亲照看孩子似的细心照料我，尤其忘不了我们亲如手足的、推心置

腹的谈话，忘不了您正直的行为，这一切的诱惑力，我们女人是无法抵御的。勋爵，我实在无法报答您……。”

说到这里，朱丽急忙走开，葛兰维尔勋爵没有阻止她。侯爵夫人登上附近的一块岩石，一动不动地站着。他们动了感情，这是只有他们俩知道的秘密。他们一定在暗暗哭泣。夕阳西下，鸟语鸣啭，欢快的歌声充满缕缕温情。他们因为心灵震撼，不得不分开，现在这歌声更加强烈地打动了他们：大自然在替他们表达他们自己不敢明言的爱情。

“好吧，勋爵，”朱丽回到他面前接着说，神情之庄重并不因她拉过亚瑟的手而稍有减损，“您使我重新获得了生命，现在我请求您保持它的纯洁和神圣，我们就此分手吧。”她看到葛兰维尔勋爵脸色发青，又说：“我知道您为我作了很多牺牲，我理应感激，现在非但不报答您的心血，反而要求您作更大的牺牲……不过，这是不得已的……。请您不要留在法国。要您这么做，难道不是使您将来有神圣的权利吗？”她把年轻人的手按在她剧烈跳动的心上。

“是的，”亚瑟边说边站起身来。

正在这时，德·哀格勒蒙出现在古堡的栏杆旁，他抱着女儿，从低凹的山路另一端登上古堡，让他的小爱伦娜在那儿跳上跳下。

“朱丽，我不向您吐露我的爱情，我们早已相通了。不管我心中的喜悦埋藏得多么深、多么隐蔽，您都能分享到，这一点，我感受到了，觉察到了，看到了。现在我得到了我们始终心心相印的证据，真是令人高兴，但是我却该走了……我好几

次精心策划杀死这个人。如果我留在您身边，我是很难克制自己不下手的。"

"我也是这么想，"她说道，脸上露出又惊讶又凄凉的痛苦表情。

但是朱丽的语气和手势充分表达了她的坚贞不渝、自信不疑，也说明她已经屡次暗中战胜了爱情的力量，葛兰维尔勋爵不禁对她钦佩得五体投地。在这天真无邪的心灵里，连一丝罪恶的阴影都消散了。控制着这个漂亮前额的宗教感情，想必在不断驱散思想中的邪念，我们这些邪念是从我们有缺点的本性中产生的，这既表明我们命运的伟大，也表明我们命运的危险。

"要不然，"她垂下眼睛说，"我本可能招致您的蔑视，不过也许蔑视反能成全我。失去您的好感，不就是等于死亡吗？"

两个英勇的情人又陷入沉默，痛苦深深地折磨着他们。他们的思想无论是好是坏，始终是一致的，不论是内心的喜悦还是最深的隐痛，他们俩都息息相通。

"我不该抱怨，我生活中的不幸是我自己造成的，"她补充说，抬头望着天空，双眼噙满泪水。

"勋爵，"将军远远打着手势喊道，"我们头一次见面就在这里，您也许不记得了吧，瞧，那边，在那些白杨树附近。"

英国人生硬地点了一下头，算是回答。

"我本应早早含愤死去，"朱丽说，"是的，别以为我会活下去。哀愁是致命的，跟您给我治好的那种可怕的疾病一样。我

不认为自己有罪。不，我对您产生的感情是无法抗拒的，永恒的，然而是违背我的意志的，所以我注意保持贞节。我将同时忠于妻子的良心、母亲的责任和心灵的愿望。听我说，”她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我不再属于这个人，永远不会了。”朱丽以一个泄露真情的可怕手势指指她的丈夫，接着说，“人间的法律要求我使他生活幸福，我将顺从时俗，我会成为他的女仆，无条件地侍奉他，但从今天起我便守寡了。我既不愿意在我自己的眼里也不愿意在别人的眼里成为出卖自己的女人，如果说我不属于德·哀格勒蒙先生，那我也决不会属于另外一个人。您只能从我身上得到您已经取得的东西。这就是我对自己所做的决定。”她自豪地瞧瞧亚瑟，“这个决定是不能改变的，勋爵。现在您得知道，如果您产生罪恶的念头，那么德·哀格勒蒙先生的寡妇将进修道院，在意大利，或在西班牙。不幸的是我们倾诉了我们的爱情。吐露爱情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但愿我们的心弦从此不再如此强烈的震荡。明天，请您假装收到英国来的一封信，我们就此分手吧，再不要见面了。”

朱丽由于过分激动而筋疲力尽，她感到双膝支持不住，浑身冰冷，出于女人的细心，她赶紧坐下，以免倒在亚瑟的怀里。

“朱丽，”葛兰维尔勋爵大声喊道。

这喊声宛如雷鸣，撕心裂胆地道出了一直默默无言的情人的全部心里话。

“喂，她怎么啦？”将军问道。

听见这声叫喊，侯爵加快步伐，顷刻便来到两个情人

面前。

“没有什么，”朱丽以令人钦佩的冷静说，女人天生的机敏往往能使她们在生活中遇到严重危机的时刻保持镇静，“这棵胡桃树下太阴凉，差一点叫我失去知觉，所以我的医生害怕得要命。对他来说，我还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不是吗？他也许看到作品被毁而胆战心惊……。”

她大胆地挽起葛兰维尔勋爵的手臂，朝丈夫笑笑，又看了看眼前的景色，然后拉着旅伴的手离开了山顶。

“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致，”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瞧，维克托，这么深远、这么广阔、这么多采。这个地方使我产生爱恋之情。”

她几乎笑得前仰后合，但那是为了哄骗她的丈夫。她在低凹的路上兴高采烈地跳跳蹦蹦，消失了。

“怎么，这么快？……”待远远离开德·哀格勒蒙先生时，她说道，“唉，我的朋友，待会儿我们就不再是也永远不会是现在这样了，总之，我们将虽生犹死了……。”

“我们走慢点，”葛兰维尔勋爵答道，“车子还远着呢。待会儿我们还要一块儿走，我们可以用眼睛说话，这样我们的心在这段时间里还可以不死。”

他们漫步在水边的堤岸上。时近黄昏，他们安静地走着，他们的谈话如同卢瓦尔河潺潺的水声一般柔和，虽然不着边际，却震撼着他们的心灵。夕阳西下，笼罩着他们的是即将消失的红霞，这恰是他们不祥的爱情的可悲形象。将军担心车子不在原来的地方，他一会儿跟在后面，一会儿走在前面，但

没有介入两个情人的谈话。在这次旅行中葛兰维尔勋爵的行为高尚而得体，打消了侯爵的狐疑，近来他已经完全相信这位勋爵医生的诚意①，便让他的妻子自由活动。亚瑟和朱丽一路走着，仍然沉浸在悲痛的情感之中，他们的心因为痛苦而枯萎了。刚才他们在攀登蒙孔图尔陡坡的时候，两人还抱着朦胧的希望，一种不敢弄清究竟的令人不安的幸福；但沿着堤岸下坡的时候，他们已经推倒了用幻想建成的摇摇晃晃的大厦，他们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就象孩子们预见到他们用纸牌搭的房子要倒塌那样。他们已经无可希望，当天晚上葛兰维尔勋爵就起程了。他向朱丽投去的最后一道眼光痛苦地证明，他们心灵的沟通使他们产生如此强烈的感情，他确实有理由不放心自己。

第二天德·哀格勒蒙先生和他妻子乘车出发时，车厢里少了他们的旅伴；他们飞快地赶路，走的正是侯爵夫人一八一四年经过的那条道，当时她不知道有人爱她，几乎咒骂过所谓始终不渝的爱情。此刻许多被遗忘的印象纷纷再现。心上的事是难忘的。有的女人记不起最严重的事件，却对自己的感情经历终生难忘。所以朱丽对一些甚至是细枝末节的事都记忆犹新。她高兴地忆起第一次旅行中最微小的事情，甚至记得她在某段路上有过什么想法。自从朱丽恢复了青春的活力和艳丽的容颜之后，维克托重新迷恋起他的妻子。他情人般地紧紧偎依着她，想把她抱在怀里，但朱丽轻轻地挣脱

① 原文为 la foi punique（背信弃义），疑为作者的笔误。——原编者注。

了。她找到一个什么借口，躲开了他好意的温存。很快她就讨厌和维克托挨在一起，这样坐着，她感到维克托身上的热气朝她扑来。她想一个人坐到车厢的前座，但她丈夫特地让她坐在后座。她叹了一口气，对这种好意表示感谢，而他却误解了这声叹息；这位前禁卫军是好色之徒，竟认为妻子的忧伤是对他有情意，这不能不迫使朱丽干脆直言相告。黄昏时她对他说：

“我的朋友，您很清楚，您已经险些儿要了我的命。如果我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姑娘，我可以再次奉献我的生命，但现在我是母亲，我有一个女儿要抚育，我对她和对您同样负有义务。让我们共同承受我们的不幸吧。您的日子好过，反正您有外遇；而我的责任，我们共同的声誉，更重要的是我的秉性，不允许我象您那样做。”她接着说，“喏，您不当心把德·赛里齐夫人的三封信忘在抽屉里了，给您。我并没有声张，您看得出您妻子是宽宏大量的。我不要求您作出牺牲，而法律却要我作这样的牺牲。但是我仔细考虑过了，我明白我们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命中注定不幸的只有女人。我纯洁的名声建立在确定不变的原则之上。我懂得清清白白地过日子，但请让我自己过日子吧。”

女人受到爱情的启迪，善于运用逻辑思维研究问题，侯爵听后大惊失色，他被女人在感情危机时所表现的天生的尊严慑服了。朱丽对任何挫伤她的爱情和心愿的东西表现出本能的反感，这正是女子的一大美德，这种美德也许来自天生的品质，法律也罢，社会文明也罢，都抑制不了。因此，什么人敢去

指责女人呢？当她们置那种不能同时属于两个男人的专一感情于不顾时，她们不就和没有信仰的教士一样吗？有些头脑僵化的人会对朱丽在义务和爱情之间所作的妥协说长道短，而那些情绪偏激的人则会认为她犯了一桩罪行。这种普遍的谴责表明违背法律必将遭到不幸，也表明欧洲的社会制度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缺陷。

两年过去了。在这两年中德·哀格勒蒙先生和夫人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们各行其事，在交际场会面的次数比在自己家里会面的机会多。这就是所谓风雅的离异，高等社会里许多婚姻都是以此告终的。一天晚上，夫妻俩不寻常地在自己家的客厅里相聚。德·哀格勒蒙夫人请一位女友吃晚饭，这位总在外面吃饭的将军刚好留在家里。

"您可以快活一阵子了，侯爵夫人，"德·哀格勒蒙先生说道，把刚喝完的咖啡杯放到桌上。他瞧了瞧维姆凡夫人，神情半是玩笑，半是忧郁，补充道，"我要出门打一阵子猎，跟王室犬猎队队长一起去。至少一星期内您绝对守寡，这正是您所希望的，我想……。"

"纪尧姆，"他对来收拾杯子的仆人说，"让人把车套上。"

维姆凡夫人就是从前德·哀格勒蒙夫人劝她独身的那位路易莎。两个妇人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说明朱丽的朋友已经成为她可以诉说痛苦的知己，难能可贵而且宽厚善良的知己，因为维姆凡夫人的婚姻非常美满；也许正因为她们的处

境相反，所以幸福的一方才会对不幸的一方关怀备至。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命运往往成为友谊的强有力的纽带。

“现在是打猎的季节吗？”朱丽问道，一面漫不经心地朝丈夫瞟了一眼。

三月已近结束。

“夫人，猎队长想在什么时候打猎，想在哪儿打猎都随他的便。我们去王家森林打野猪。”

“当心别出什么事。”

“祸事是难以预料的，”他微笑着回答。

“先生的车已经备好，”纪尧姆说。

将军站起身，吻了吻维姆凡夫人的手，转向朱丽，恳求似的说道：

“夫人，但愿我能成为野猪的牺牲品！”

“这是什么意思？”维姆凡夫人问道。

“得了，来吧，”德·哀格勒蒙夫人对维克托说道，然后她朝路易莎笑笑，好象是对她说，你等着瞧吧。

朱丽把脖子伸向丈夫，他上前去吻她，不料侯爵夫人突然一低头，丈夫没有亲着妻子的脸，却碰到风帽的花边上。

“请您将来在上帝面前作证，”侯爵对维姆凡夫人说道，“要得到这样一个小小的恩惠非得有一道圣谕才行。我的妻子就是这样理解爱情的。不知道她用什么手段把我逼到了这一步。祝你们快乐！”

他走出门去。

“你可怜的丈夫真不错啊，”屋里只留下两个妇人时，路易

莎高声说，"他爱你。

"噢，可别再提这个爱字，我对名字上加上他的姓都感到恶心……。"

"但是维克托对你百依百顺啊，"路易莎说。

"他温顺，"朱丽反驳道，"是因为他感到我值得敬重。我是一个循规蹈矩、品行端正的女人，我把他的家治理得非常舒适，我对他的风流勾当闭眼不问，我不占用他的任何财产，而他却可以随心所欲地挥霍我们的收入，我只不过留心保住家产就是了。付出这样的代价，我得到了安宁。他不明白，或不愿明白我的生活方式。我如此对待我的丈夫并非心里不害怕他脾性发作，我好象一个养熊的人，真害怕哪天套在熊嘴上的笼头破裂。一旦维克托认为有权看不起我，我实在不敢预料将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他粗暴，自尊心极强，特别爱虚荣。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遇到微妙的情况，一旦他的坏情绪占了上风，他会不顾一切，说不定头脑一热把我给杀了，第二天自己也痛心疾首而死。不过这种悲惨的命运倒并不可怕……。"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两位女友都在琢磨造成这种状况的秘而不宣的原因。

"我还残忍地让人服从过，"朱丽另有所指地向路易莎使了一个眼色，"但是我没有禁止他给我写信。啊！他已经把我忘了，他做得对，否则毁了他的前途那就太悲惨了。我的前途不是已经毁得差不多了吗？亲爱的，请想想，我念英文报纸的唯一目的是希望看到他的名字印在报纸上。唉，他还没有进

上议院。”

“你懂英文啦？”

“我没告诉你么！我学的。”

“可怜的人儿，”路易莎叹道，一边拉住朱丽的手，“这日子你是怎么过的啊？”

“这是一个秘密，”侯爵夫人答道，不自觉地作了一个孩童般天真的手势，“听我说，我抽鸦片，伦敦某公爵夫人的故事给了我启发，你知道，麦图林还根据她的故事写过一部小说哩。① 我的阿片酊滴剂用量很小。我睡得很多，一天只醒七个小时，而这七个小时我全用在女儿身上……。”

路易莎看着炉火，不敢正视她的朋友：她第一次如此清楚地了解到女友的不幸。

“路易莎，请给我保守秘密，”朱丽沉默片刻后说道。

突然一个仆人给侯爵夫人送来一封信。

“啊！”她失声喊道，脸色都变白了。

“我不用打听是谁的信，”维姆凡夫人对她说。

侯爵夫人专心看信，没有答话，她的女友看到德·哀格勒蒙夫人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感情非常激动，兴奋得令人害怕。最后朱丽把信扔进火里。

“这封信简直是一团火！哦！我的心快窒息了。”

她站起身走动，两眼灼灼发光。

---

① 查理-罗伯特·麦图林(1782—1824)，爱尔兰小说家兼剧作家，对巴尔扎克有过较大影响。这里提到的小说可能是《赞成与反对，或女人》，一八二〇年译成法文。

“他没有离开巴黎，”她喊道。

她说话断断续续，停顿时让人心怵，维姆凡夫人不敢插嘴。每次停顿后，说话的语气越来越深沉，最后几句话有些令人毛骨悚然。

“他常常看到我而不让我知道，每天看上我一眼就能帮助他活下去，你不理解吧，路易莎？他快死了，希望向我告别，他知道我的丈夫今晚不在，要出门好几天，所以他一会儿就要到这里来了。啊！我肯定会支持不住的，我完了。听着，留下陪我，在两个女人面前他是不敢的！噢，留下别走，我担心自己顶不住。”

“可是我丈夫知道我在你家吃晚饭，”维姆凡夫人回答，“他要来接我的呀。”

“那么，在你走以前，我就把他打发走。我将成为我们两个人的刽子手，唉！他以为我不再爱他了。这封信啊！我亲爱的，我看信里有些句子是用火一般的热情写的。”

一辆马车驶进大门。

“啊！”侯爵夫人颇为高兴地喊道，“他堂而皇之来登门。”

“葛兰维尔勋爵！”仆人喊道。

侯爵夫人呆呆地站着，看到亚瑟那么苍白、干瘪、清瘦，哪儿还能保持严厉的神色。葛兰维尔勋爵尽管因未能与朱丽单独相逢而非常不快，但仍然平和而冷静。不过在这两位熟悉他的爱情秘密的女人看来，他的举止、声调、眼神有一种类似电鳗① 的威力。极度的痛苦发出的强烈电流使侯爵夫人和维

① 这种鱼能放出电流，使接触他的动物顿时麻木迟钝。

姆凡夫人呆若木鸡。葛兰维尔勋爵的声音使德·哀格勒蒙夫人的心突突跳动，她竟不敢回答他的话，生怕让他看出他对自己的深刻影响，葛兰维尔勋爵也不敢正视朱丽，结果维姆凡夫人一人唱独脚戏，讲些毫无趣味的话。朱丽向她瞟了一眼，眼光里充满了动人的感激，感谢她出来解围。两位情人勉强抑制住感情，总算没有越出本分和礼仪的界线。但很快就有人报告德·维姆凡先生来到，见他进屋，两位女友互相使了一个眼色，彼此心里都明白面临新的困难。让德·维姆凡先生明白这幕悲剧的内情是不可能的，再说路易莎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她的丈夫留在她女友家里。当德·维姆凡夫人戴上披肩的时候，朱丽站起身装作帮她系带，轻声对她说，"我会有勇气的，他既然公开来我家，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但要是没有你，一开始见他变化这么大，我很可能倒在他的脚下。"

德·哀格勒蒙夫人送走客人，回到椭圆形双人沙发前坐下。葛兰维尔勋爵不敢来坐，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这么说，亚瑟，您没有听从我的话。"

"离开您不久，我再也顶不住了，听到您的歌声，呆在您附近，这种快乐我不能放弃。我心驰神往，如醉似狂，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为自己诊断过：我太孱弱了。我大概快死了，但死而见不到您，死而听不到您衣裙的窸窣声，死而不能揩起您的泪水，我死不瞑目！"

他想离朱丽远一点，但他动作仓猝，一支手枪从口袋里掉了出来。侯爵夫人瞧着手枪，眼神里既无激情，也不表达任何思想。葛兰维尔勋爵拾起手枪，对这个意外事故非常恼火，因

为这可能被人认为是爱情讹诈。

“亚瑟!”朱丽发问。

“夫人,”他低着头回答,“我来的时候绝望之极,我本想……。”

“您本想在我家里自杀!”她高声说道。

“不光想杀我自己,”他轻声说。

“什么?也许还有我的丈夫?”

“不,不,”他哽咽地大声否认,然后接着说,“您请放心,我那个不祥的计划已经破灭。当我走进您的家,当我看见了您,我觉得自己有勇气克制自己,一个人去死。”

朱丽离开座位,扑到亚瑟的怀里;尽管他的情人泣不成声,他还是听清了两句热情洋溢的话,她说:

“感受到幸福而后去死,好吧,这值得!”

朱莉的全部生活都包含在这一深沉的呼喊声中,这是不信宗教的女子无法抵御的天性和爱情的呼声。亚瑟托起她,把她抱到长沙发上,他的动作由于意外的幸福而显得极度兴奋。突然侯爵夫人从情人的怀里挣脱开,用绝望的女子那种发呆的眼光望了望他,拉住他的手,一手拿起蜡烛,带他走进卧房;来到爱伦娜熟睡的床前,她轻轻掀开床帘,揭开孩子的被子,用手掩住烛光,以免光线刺激小女儿微闭的、白皙的眼睑。爱伦娜张开双臂,带笑地睡着。朱丽用目光示意葛兰维尔勋爵看她的孩子,这个眼色说明了一切。

“一个丈夫,我们可以抛弃他,即使他还爱我们,因为男人毕竟是男人,他可以找到别的安慰,所以我们可以无视社会的

法律。但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所有这些思想以及种种其他感人肺腑的想法统统包含在这道眼光里。

“我们可以把她带走，”英国人低声说道，“我会喜欢她的……。”

“妈妈！”爱伦娜突然醒来喊道。

听到这声喊叫，朱丽泪下如雨。葛兰维尔勋爵坐了下来，交叉着双臂，默不作声，黯然神伤。

“妈妈！”这个天真、悦人的喊声唤醒了多少崇高的感情，激起了多少不可抗拒的怜悯心，爱情一时被母爱的强音压下去了。朱丽的女性让位于母性。葛兰维尔勋爵很快就退却了，朱丽的眼泪打动了他。就在这时候，传来一声开门的巨响，接着，“德·哀格勒蒙夫人，你在这儿吗？”这句问话如同一声惊雷震撼两个情人的心房，侯爵回家来了。朱丽还没有来得及镇静下来，将军已经从自己的房间朝他妻子的房间走来，这两间卧室是毗连的。朱丽急中生智，示意葛兰维尔躲进盥洗室，然后侯爵夫人赶快把门关紧。

“你瞧，我的太太，”维克托对她说，“我回来了，打猎取消了。我去睡觉了。”

“晚安，”她答道，“我也要睡了，那么请让我脱衣服吧。”

“今天晚上您的脾气很不好呀，我遵命，侯爵夫人。”

将军回到自己的房间，朱丽陪他到通道的门口，关好门后，赶紧回过头来放葛兰维尔勋爵出来。她已恢复清醒的头脑，心想她过去的医生来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她可以推说来

照看女儿睡觉而把他留在客厅里，所以走过去想告诉他悄悄地到客厅里去，但她打开盥洗室门的时候，不禁尖叫一声：葛兰维尔勋爵的手指刚才被夹进门槽里压断了。

“你出什么事啦？”她丈夫问她。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她回答，“我的手指让针扎了一下。”

通道的门突然又打开了。侯爵夫人以为她丈夫关心她，她恨死了这种虚情假意的关心。葛兰维尔还没有来得及把手指抽出来，她便赶紧把盥洗室的门关上了。将军果然进房来了，不过侯爵夫人想错了：他是为自己的事而来的。

“你能借我一条围巾吗？夏尔这家伙连一条围巾都没有给我留下。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你是那么精心地关心我的衣物，我都嫌烦了。啊！蜜月不长呀！我的衣物跟我一个样。现在我听凭这帮凡夫俗子的摆布，他们都不把我当回事儿。”

“喏，给您围巾。您没有进客厅吗？”

“没有。”

“如果您经过客厅，也许就能见着葛兰维尔勋爵了。”

“他在巴黎？”

“看来是的。”

“噢，我到客厅去，这个好医生。”

“不过他可能走了，”朱丽高声道。

侯爵这时站在他妻子房间的当中把围巾包在头上，得意地照着镜子说：

“我不知我们那帮人都上哪儿去了，我拉了三次铃喊夏

尔，他都没有来。您的侍女也不在您身边啊？拉铃叫她一下，我想今天夜里在我床上加一条被子。"

"波利娜出去了，"侯爵夫人冷淡地说。

"半夜里出去！"将军说。

"我允许她去歌剧院。"

"那就怪了，"丈夫一边脱衣服，一边接着说，"我刚上楼的时候还见到她呢。"

"那么她大概回来了，"朱丽装出不耐烦的样子说。

然后，为了不引起丈夫的任何怀疑，侯爵夫人拉了一下铃绳，但是拉得很轻。

这天夜里所发生的事情，外人不全清楚，这类事情其实既简单，又恼人，无非跟以前发生过的那些普通的家庭纠纷差不多。第二天起，侯爵夫人病倒在床上好几天。

"你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弄得大家都在议论你的妻子？"德·龙克罗尔在发生这夜倒霉的事情几天之后询问德·哀格勒蒙先生。

"请相信我的话，千万别结婚，"德·哀格勒蒙说，"爱伦娜睡的床帘着了火，我妻子一惊之下病倒了，这不，医生说她得病上一年。娶一个美貌的妻子吧，她会变得难看的；娶一个健壮的姑娘吧，她会变得娇弱的。你以为她多情，其实她冷淡；或者表面上冷淡，实际上多情得非杀死你，或非教你名誉扫地不可。有时候，最温柔的女人却是任性的，而任性的女人永远也不会变得温柔；有时候，你到手的宝贝儿既幼稚无知又娇嫩脆弱，她却可以对你施展铁一般的意志、魔鬼般的性子。我

对婚姻已经厌倦了。”

“或者说你对你妻子已厌倦了吧。”

“那倒不一定。对啦，你跟我一块去圣多马·达干教堂参加葛兰维尔勋爵的葬礼吗？”

“这倒是别开生面的消遣，”龙克罗尔答道，“不过对他的死因究竟搞清楚了没有？”

“据他的仆人说，为了不使他的情妇丢脸，他站在窗台外面整整呆了一夜，这几天刚好冷得要命。”

“这种牺牲精神要是换了我们这些老手倒是十分值得赞许的。但是葛兰维尔勋爵还年轻，而且是……英国人。这些英国人老想别出心裁。”

“唔！”德·哀格勒蒙说，“有没有这种英勇精神取决于影响他们的女人，当然，这个可怜的亚瑟不是为了我的女人而死的喽！”

二 埋藏心底的痛苦

在塞纳河和洛昂河之间伸展着一片广阔的平原，周围是枫丹白露森林和莫雷、奈穆尔、蒙特罗几个城镇。一眼望去，只见干旱的土地上稀疏地分布着几座小山丘，田野中稀稀落落的有几片小树林供禽鸟藏身，除此之外，随处可见的就是索洛涅、博斯和贝里地区所特有的灰蒙蒙或似黄非黄的线条，一直伸展到天际；在平原中部，莫雷和奈穆尔两城之间，旅行者可以看见一座名叫圣朗日的古堡，周围环境不乏宏伟庄严的

气势：榆树夹道的大路，纵横的沟渠，蜿蜒的围墙，宽阔的花园，庞大的庄园建筑——当年大兴土木想必动用了各种捐税，包括公田税收、特种公款以及被当今民法所摧毁的贵族的巨大产业。要是艺术家或爱沉思的人偶然迷路，走进深深印着车辙的小道或者该地区边界上的粘土地带，他一定很奇怪如此富有诗意的古堡，怎么会建在这无垠的麦地、白垩土、泥灰岩和黄沙形成的旷野之间。这里没有欢乐，哀伤倒会油然而生。无声的寂寞，单调的视野，这是一种反面的美，只能使人厌倦，然而那些受痛苦折磨而不愿得到慰藉的人在这里倒得其所哉。

一八二〇年①岁末，一个以风韵、美貌、聪明闻名巴黎的年轻女子，一个社会地位、财产与她的名望相称的年轻女子，居然到离圣朗日一里左右的地方定居下来，小村庄的人大为惊愕。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佃户和农民就没见过古堡的主人。土地尽管富饶，但一直任凭管家经营，由一些老仆人看守。因此侯爵夫人的到来在地方上引起了震动。村头有一家简陋的客栈，坐落在奈穆尔和莫雷两条道的交叉口上，好些人聚集在客栈的院子里看着四轮马车缓缓驶过，侯爵夫人是乘自己的马车从巴黎来到这里的。车内前排坐着一个女仆，她抱着一个面无笑容、倒象是若有所思的小女孩。母亲歪着身子坐在后排，好似一个被医生遣送乡下的垂死者。这位娇

① 由于本书各段原系独立的短篇，因而时间安排常出现矛盾。前文描写朱丽和葛兰维尔勋爵散步是在一八二一年八月，两年后亚瑟去世，此时应为一八二三年。

贵的少夫人无精打采的面容使村子里的政界人士大失所望，他们希望她来到圣朗日能给本镇带来某种活力，而任何活力显然都是跟这个病恹恹的女人无缘的。

当晚，圣朗日村一位自命不凡的人物在小酒店乡绅们喝酒的小间里宣称，从侯爵夫人愁闷的表情来看，她定是破产了。报纸上登着侯爵将陪同昂古莱姆公爵去西班牙，丈夫不在，她来圣朗日节俭度日，省出必需的款项，清偿交易所投机失败造成的亏空；侯爵是交易所的一个大投机家。地产也许会小块小块地变卖掉，要是这样，便有机可趁了。每个人都想到要数一数自己的埃居，把埃居从藏匿的地方掏出来，点算一下自己的财力，以便在宰割圣朗日地产时弄一块到手。这个前景美妙之极，乡绅们个个急不可耐地想知道这种前景是否可靠，他们想通过古堡里的人打听虚实，但是古堡里没有一个人说得清他们的女主人遭的是什么难，冬天到了还住到圣朗日古堡里来，而不到其他领地上去，那些地方都有悦人的风景和美丽的花园。镇长先生来向夫人致敬，但是没有被接见，接着管家来请安，也没有成功。

侯爵夫人只在仆人收拾房间的时候离开卧室，暂时待在隔壁她吃饭的小客厅里——所谓吃饭，只不过指她坐在桌前，毫无胃口地看看菜肴，吃的分量刚好让她不致饿死，——然后她立刻回到古老的安乐椅上，从早上起，她就这样一直坐在给她卧室送进光线的唯一窗洞旁。她只在短得可怜的用饭时间见一下她的女儿，而且仍旧闷闷不乐，好似受痛苦折磨。难道不是要有超乎寻常的苦痛才能使一个年轻妇女忘记母爱吗？

古堡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接近她，她只让贴身女仆一个人伺候，她要求古堡里绝对安静，她的女儿也必须到远离她的地方去玩耍，她不能容忍任何一点儿声音，连她孩子的声音也不能忍受，任何声音都使她极不痛快。地方上的人都对她的怪癖感到好奇。其后，等一切假设全落空了，周围小城镇的人也罢，农民们也罢，都不再理会这个病歪歪的女人。

侯爵夫人不跟外界接触，得以在她建立的安静环境里保持绝对沉默，她从不离开那间挂着壁毯的房间，她的祖母就死在这儿，她也来到这里慢慢等死。没有外人，没有纠缠，不必忍受自私的人们的虚情假意，城市里这种虚情假意往往使垂死者痛苦倍增。这个女子芳龄二十六。这种年龄的人心里依然充满诗一般的幻想，喜欢品尝死亡，因为死亡对她来说反而受用。但是死亡往往捉弄年轻人，时而向前，时而后退，时而出现，时而隐伏。死亡的缓慢使年轻人幻灭；因不确知死亡之后如何，他们不得不回到现实世界，于是又立即遇上比死亡更加残酷的痛苦。这个不想活下去的女人离群索居，体验慢慢死亡的苦楚，并且在死亡不能制止的道德危机中顽强地学会利己主义，从而失去童心，顺应时尚，随波逐流。

接受这种残忍而又悲惨的教训往往是早年遭受痛苦的结果。侯爵夫人第一次真正地感到痛苦，也许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确实，相信感情能灭而复生难道不是一种错误吗？感情一旦开花结实，不就永远埋藏心底了吗？随着坎坷的人生感情时而平息，时而苏醒，但始终存于心底，久而久之，必然使心灵起变化。因此，一切感情只有一个高潮，那就是初次爆

发的时期，时间可长可短。因此，痛苦，我们最持久的感情，只在初次爆发的时候才剧烈难忍，以后就越来越弱，或者因为我们适应了痛苦的打击，或者因为我们本性中的惯性定律起了作用：为了生存，本能地从利己主义的动机出发，以一种势均力敌却又缓慢迟钝的力量去抵抗摧毁性的痛苦打击。但在所有的痛苦中，哪一种痛苦能够真正用得上"痛苦"这个词？丧失父母是自然给人类安排的哀伤；身体上的病痛是暂时的，挫伤不了心灵，如果病痛长期不愈，那就不再是病痛，而是死亡了；要是一个年轻妇女失去一个新生婴儿，夫妻的恩爱不久可以给她送来另外一个，因此失去婴儿的悲伤也是暂时的。总之这些痛苦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痛苦几乎可以说是一些打击，一些创伤，任何这类痛苦都不伤元气，除非异乎寻常地连续不断出现，才会扼杀促使我们寻找幸福的情感。真正巨大的痛苦则是一种致命的痛苦，足以同时毁灭过去、现在和将来，使每一部分生命都失去完整性，使人的思想永远不健全，在嘴唇上和额头上永远打下烙印，粉碎或瓦解快乐的原动力，使心灵萎靡不振，使人厌弃世间的一切。更有甚者，这种痛苦之所以巨大无边，这种痛苦之所以压抑身心，是因为它降临在人们风华正茂、丰姿秀逸的岁月，摧毁的是一颗活生生的心灵。痛苦撕开了一个大伤口，产生巨大的疼痛；谁也摆脱不了这种疾病，除非有诗意般的变化：或者朝天国的路上走，或者虽然留在凡间，却返回社会，欺骗社会，在社会上扮演一个角色，于是他开始认识社会的内幕，人们躲在里边盘算、哭泣、作乐。在这次重创之后，社会生活已无神秘可言，从而被无可挽回地否定

了。在一般象侯爵夫人这样年岁的女人身上，这第一次痛苦，这个最令人心碎的痛苦，总是因同样的过失引起的。心灵伟大、外貌美丽的女人，尤其是年轻女郎，总是全力以赴地奔向天性、感情和社会把她推往的地方。如果她的这种生活失败了，而且她失败后还留在世上，那么她就要体验最难忍的痛苦，因为她把初恋看成最美的情感。为什么这种不幸从来不曾感召过画家和诗人？但这种不幸难道能描绘吗？难道能吟咏吗？不能，这种不幸所酿成的痛苦，其性质是难以进行艺术剖析和描绘的。再说，这类痛苦从不吐露：要安慰一个痛苦的女人，必须善于猜测，她辛酸地感受到、虔诚地怀抱着的痛苦永远留在心里，如同雪崩，崩雪向山谷坍塌，先毁坏山谷，而后在那里找一个位置安顿下来。

侯爵夫人当时受这种痛苦所折磨，久久不为外人所知，因为世间的一切都谴责这种痛苦；然而情感却加以抚慰，一个真正的女人的良心却为之辩解。这种痛苦好比天生发育不健全的孩子们的痛苦，他们的痛苦要比天资优良的孩子们的痛苦更使母亲们心疼。也许从来没有一种毁灭我们身外一切生命的可怕灾难，其猛烈、其彻底、其残酷，可与侯爵夫人遭遇的灾难相比，而残酷的程度由于侯爵夫人所处的环境更为加剧了。一个她所爱恋的男人，年轻、厚道，因为服从社会的法律从未对她有过什么欲求，而今为了替她挽救社会所谓的女人的名誉而死去了。她能对谁讲：我痛苦啊！她的眼泪很可能触怒她的丈夫，而丈夫正是灾难的缘由；法律和风俗都不允许她呜咽；女友听了可能会幸灾乐祸，男人听了可能会心怀鬼胎。不

行，可怜的苦命人只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痛哭，在那里饮恨忍苦，或被痛苦所吞没，在那里死去或扼杀她自身的某种东西，也许是她的良心。几天来，她双眼凝望着平板单调的远景，恰如她未来的生活：无所追求，无所希望，一片凄凉荒漠的景象在她面前一览无余，不断撕裂着她的心。雾蒙蒙的早晨，阴沉沉的天空，微弱的光线，低垂的乌云，这一切都跟她精神上的病痛非常协调，她的心不痛苦了，谈不上更加消沉，也谈不上稍见好转，不，她那纯真、活泼的天性因极度痛苦的缓慢侵蚀而僵化了。因为她心无目标，僵化的心令她痛苦，她也为僵化的心而痛苦。象这样痛苦下去，难道不是陷入利己主义了吗？可怕的念头涌上她的心头，损害了她的道德心。她真心诚意进行反省，发现了自己的双重性：她身上有理智的一面，也有感情用事的一面；有深受痛苦的一面，也有不愿再痛苦的一面。她追溯童年的欢乐，而岁月蹉跎的童年并没有给她留下幸福的印象，倒是清晰的回忆在脑海里接踵而至，好象专诚向她表明顺应世风的婚姻实际上是不幸的，一定令人失望。她年轻时的贞洁，她所压抑的快乐以及她为社会所作的牺牲，这一切的一切有什么用处呢？尽管她身上的一切都在表达爱情、等待爱情，她自问她和谐的举止、动人的微笑、绰约的丰姿还有什么意义？她不再希望自己鲜妍诱人，正如人们不喜欢重复无目的的声音。连她的美貌都好似一件无用之物使她无法忍受。她恐惧地觉察到从今以后她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了。她内心的自我，不是已经无力品尝使生活充满乐趣的新鲜感受了吗？以后她的大部分感觉将随生随灭，很多

从前会使她激动万分的感觉，往后再也打动不了她啦。继身体上的童年之后产生心灵上的童年，而心灵上的童年已经被她的情人带到坟墓里去了。尽管就欲望而言她的青春犹在，但对赋予生活中的一切以价值和乐趣的心灵来说，青春已不复存在了。她身上不是已经深深打上了忧伤和怀疑的烙印，激情刚刚爆发，刚刚显示出活力就被压制下去了吗？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她重新获得她曾梦寐以求的幸福，那种想象得如此完美的幸福。她第一次洒落的真正的泪水，浇灭了第一次点燃她心田的圣火，她将因未能实现她可能实现的事而悔恨终生。由于想到这一点，每当欢乐重新出现，心中的苦味便油然而生，使她厌烦得转过脸去。她对人生的看法犹如即将离世的老人，尽管她觉得自己年轻，但是没有欢乐的日子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头，把她的心碾碎，使她未老先衰。她绝望地仰问苍天，她失去曾经帮助她活下去的爱情能否得到什么补偿。她寻思，在她如此贞洁、如此单纯的恋爱过程中是否思想比行动更有罪。她乐于认为自己有罪，这样就等于触犯社会，就可以缓解不曾跟她所哀悼的人完全结合的遗恨。如果两个人完全结合了，活着的人痛苦就会减轻，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完整地享受到幸福，已经完整地给人以幸福，确信自己身上已经烙有死去的那个人的印记。她心里很压抑，就象女演员没有演上她的角色：这种痛苦刺激着她的全部神经，打击了她的心脏和大脑。如果女子天性中最隐秘的愿望受到伤害的话，那么虚荣心受到的挫伤会不亚于导致自我牺牲的善心。再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翻来覆去地剖析我们的社会、精神和物

质几方面的生活，在这过程中她的心弦松弛下来了，在种种矛盾的思想中她没有能够抓住任何东西。每当大雾弥漫的时候，她打开窗户，头脑空空地呆在窗口，机械地呼吸着空中飘浮的泥土气息，呆呆地站着不动，看上去好象发痴，因为痛苦引起的耳鸣使她既听不见万籁的和声，也听不见思想的魅人旋律。

一天，时近中午，天空已放晴，她的女仆不经吩咐径直进屋来对她说："本堂神甫先生已经第四次来拜见侯爵夫人，他今天一再坚持，非见不行，我们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好。"

"他大概想为镇里的穷人要点钱，去拿二十五个路易，替我给他送去。"

"夫人，"女仆过了一会儿回来说，"本堂神甫先生不要钱，他想跟您说话。"

"那么让他来吧！"侯爵夫人回答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生气的手势，预示着对神甫的接待将是难堪的，毫无疑问，她将直截了当，三言两语把他打发走，免得他纠缠。

侯爵夫人从小失去母亲，她的教育自然受到大革命时期法国破除宗教束缚的放任主义的影响。虔诚是女人的德行，只在妇女们之间传授、继承，而侯爵夫人从小接受的却是她父亲推崇的十八世纪哲学信仰。她没有参加过任何宗教仪式，对她来说，一个神甫就是一个公务员，而且认为这类公务员的用处大可怀疑。在她目前的处境下，宗教的声音只能加重她的病痛。再说她根本不相信乡村教士和他们的说教，所以她决定让来访的教士安分一些，说话当然不要尖刻，以富人的方式

行个善，把他打发走算了。教士来了，他的外貌没有改变侯爵夫人的想法。她眼见进来一个大腹便便的矮胖子，红脸膛，已经上了岁数，满脸皱纹，装出笑容可掬的样子，结果似笑非笑。光秃的脑门上横跨着许多很深的皱褶，脑壳象一个锃亮的圆球安放在脸上，使他的脸显得很小，后脑上有几根白发，朝双耳反梳过来。不过，这神甫的相貌倒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厚厚的嘴唇，微翘的鼻子，重叠的下巴，显示出随和的性格。侯爵夫人首先只注意这些基本特征，但神甫一开口讲话，她就对他柔和的声音产生了好感，于是较仔细地看了看他，注意到他灰白的眉毛下一双哭泣过的眼睛，从侧面看过去，面颊的轮廓使他的头部带有一种庄严的痛苦表情，侯爵夫人从这位本堂神甫身上发现了男子汉的气息。

"侯爵夫人，富人只在他们痛苦的时候才属于我们。一个年轻、美貌、富贵的已婚女子，如果不是为失去子女或父母而悲伤，那么她的痛苦我们是猜测得出来的，她的哀痛只能由宗教来减轻。您的灵魂遇到了危险，夫人。现在我不是跟您讲等待着我们大家的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不，我不是在布道。但我有责任向您指明您的社会生活的前途，对不对？请您原谅老人的冒昧，但打扰您的目的是为了您的幸福。"

"幸福，先生，幸福已经跟我无缘了。我很快就将属于您的了，您说得对，不过是永远属于您的了。"

"不，夫人，您不会因痛苦而死去，尽管痛苦使您难受，尽管痛苦笼罩您的眉宇。如果您本该死于悲痛的话，您就不会来圣朗日了。我们很少因为悔恨而死，多半是因为希望破灭

而死。我见过更加难忍的、更加可怕的痛苦，但并没有致人以死命。”

侯爵夫人显出不信的样子。

“夫人，我这个人受过大苦大难，相比之下，您就会觉得您的痛苦轻微了。”

也许因为长期的离群索居开始使她感到窒息，也许因为她乐于向一位朋友的心倾吐苦衷，她以询问的神态瞧着教士，她的心情教士一望便知。

“夫人，”神甫接着说，“这个人有过家室，以前家里人口众多，后来只剩下三个孩子；他相继失去了他的双亲，其后又失去了他十分心爱的女儿和妻子。他只身一人在外省一个偏僻的小庄园里幸福地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他的三个儿子都从了军，每个人都得到了跟他服役的时间相称的军衔。百日政变的时候，大儿子调进禁卫军，当了上校；小儿子是炮兵营营长；二儿子的军衔是龙骑兵少校。夫人，这三个孩子爱他们的父亲，其程度不亚于他们的父亲爱他们。您知道，一般年轻人一旦为激情所驱使，就从不在家庭温情上花时间，而我只要举一个事实，您就可以看出这三个青年对这孤零零的可怜老汉的感情有多强烈，要知道这个老人是因他们活着，为他们活着的啊。这个事实就是，每个星期他必能收到一个儿子的来信。对于孩子们，他从来没有表现出软弱，因为这会削弱他们的敬意，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无理的严厉，因为这会伤害他们，他从来不吝惜牺牲，因为这会使他们和他疏远。不，他不只是他们的父亲，而且成了他们的兄弟、朋友。最后，他们出发去比利

时的时候，他到巴黎去跟他们告别，他想看看他们骑的是不是好马，看看他们还缺少什么东西。他们走了，父亲回到自己的家。战争开始后，他收到从弗勒吕斯、利尼①寄来的书信，一切顺利。滑铁卢战役打响后，其结果您是知道的，法国顿时举国报丧。家家户户忧心忡忡，焦急万分。至于他，您理解，夫人，他等待着，时时刻刻惦记着，每份报纸他必读，每天亲自去邮局。一天傍晚，有人向他通报他的上校儿子的仆人来了，他看到此人骑在他儿子的马上，不用问，什么都明白了，上校死了，被一颗炮弹炸成两段。夜幕降临时，小儿子的仆人徒步来到：小儿子死于战役的次日。最后，半夜时分，一个炮兵向他通报最后一个儿子的死讯，在这很短的时间间隔内，可怜的父亲曾把自己整个生命都寄托在最后一个儿子身上，唉，夫人，他们统统倒下了！"稍停片刻后，神甫激动的情绪平息了，他用温和的声音补充道："父亲还活着呢，夫人。他明白上帝让他留在世上，他就得在世上受苦，他现在还在受苦，但他已经投入宗教的怀抱，除此，他能干什么呢？"侯爵夫人举目望着本堂神甫的脸：忧伤和忍耐使他的脸显得十分高尚。她等他把话讲完，这样一句话使她感动得落泪："当神甫！夫人，他伏在祭台前接受圣职的时候，早已被泪水圣化了。"

一时沉默无语，侯爵夫人和本堂神甫从窗口眺望雾蒙蒙的远景，好象能够从中看见去世的人们。

"我不是什么城里的神甫，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本堂神

① 弗勒吕斯、利尼均系比利时地名，一八一五年六月拿破仑一世在此大战普鲁士军。

甫，"他接着说。

"在圣朗日吗？"她一边说，一边擦着眼泪。

"是的，夫人。"

朱丽从未感到过痛苦会如此庄严崇高，这一声是的，夫人如同流不尽的苦水落在她的心头，这悦耳的声音搅动着五脏六腑，啊！这正是不幸的声音，充实、深沉，仿佛带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暖流。

"先生，"侯爵夫人颇尊敬地问道，"要是我死不了，我该怎么办呢？"

"夫人，您不是有一个孩子吗？"

"是的，"她冷冷地回答。

教士向她看了一眼，这目光，犹如医生看着垂危的病人，决心竭尽全力从死神的手中夺回她的生命。

"您明白了吧，夫人，我们应该忍着痛苦活下去，惟有宗教能给我们真正的安慰。请您允许我以后再来让您听听一个同情一切苦难的人的声音，我想这样的人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可以吗？"

"可以，先生，再来吧，我感谢您想到了我。"

"那么，夫人，再见。"

这次访问可以说减轻了她心上的负担，先前她的心情受悲伤和孤独的刺激过分强烈了。神甫在她心里留下了香脂的气味和宗教忠告的袅袅余音。她感到一种满足，犹如一个体察过孤独的深沉和铁链的沉重的囚徒，听到了隔壁的难友用敲墙的声音向他表达共同的思想，她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

知己。但是她很快又耽于悲苦的冥想，象那个囚犯一样，她认为一个患难之交解除不了她的羁绊，开拓不了她的前程。本堂神甫不想在第一次访问中过分触动她完全利己主义的痛处，但他希望凭他的艺术能在第二次会晤中使她在宗教方面有所进步。第三天他果然来了，侯爵夫人对他的接待证明她希望他来。

“怎么样，侯爵夫人，”老人说，“您想过一下人类的痛苦没有？您是否举目望过苍天？您见到了广阔无垠的星云天象了吗？这茫茫的天际使我们感到自己渺小，使我们的虚荣心化为乌有，从而减轻我们的痛苦……。”

“没有，先生，”她说，“社会的法规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把我的心压得粉碎，我哪儿能升入天国？但天国的戒律也许没有人世的习俗那么残忍。啊！人间社会！”

“夫人，我们应该既服从上天的戒律又顺应人世的习俗：戒律是圣谕，习俗是社会的行为。”

“顺从社会？……”侯爵夫人不禁作了一个厌恶的手势，她接着说，“唉！先生，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是从那儿产生的。上帝没有定过一条不幸的戒律，而人类聚在一起却践踏了上帝的业绩。我们妇女受文明的摧残已超过自然法则给我们造成的损害。自然规律强使我们肉体上受痛苦，你们男人使这种痛苦有增无减；为文明所发展的情感，你们不断加以愚弄。自然扼杀弱者，你们则要他们活着受罪。婚姻制度是当今社会的基石，却单让我们妇女承担全部重负：自由属男子，义务归女人。我们得一辈子对你们忠诚，你们则只需偶尔对我们

尽责。总之，男子可以自由选择，我们只能盲目屈从。噢！先生，我对您什么都说了吧。嘿！婚姻，当今世界实行的婚姻，在我看来简直是合法的卖淫。我的痛苦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但是在婚配不幸的女人中间只有我一个应该忍气吞声！因为造成不幸的是我自己：是我要结婚的。”

她停住不说了，流着辛酸的眼泪，沉默不语。

“在这悲惨的深渊里，在这痛苦的海洋里，”她接着说，“我找到了几块歇脚的沙滩，供我自由自在地受苦。一阵飓风把一切都卷走了，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无依无靠，已无力抵抗暴风雨了。”

“只要上帝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决不会软弱无力的。”神甫说，“再说，即使在人世您没有感情可寄托，难道您就没有义务要履行吗？”

“又是义务！”她颇不耐烦地嚷道，“但是谁对我有感情，使我们有力量履行义务呢？先生，一报还一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精神上和肉体上最正确的法则之一。您想要这些树在没有液汁的情况下生叶开花吗？心灵也要琼浆玉液啊！在我身上液汁的源泉已经枯竭。”

“我不想跟您提及孕育忍耐精神的宗教情感，”神甫说，“不过，母爱，夫人，总是要……。”

“别说了，先生！”侯爵夫人说，“我实话对您说吧！唉！从今以后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实话了，我不得不虚假对人。社会一直强制我们装模作样，命令我们顺从它的陈规陋习，否则就让我们蒙受耻辱。母爱有两种，先生，从前我不懂得有不同的母

爱，现在我知道了。我只是半个母亲，最好这半个也不要。爱伦娜不是他的！喂！您听了别害怕！圣朗日是一个深渊，在这里淹没了许多虚假的感情，从这里发射出不祥的微光，在这里违反自然规律的不牢固的大厦倒塌了。我有一个孩子，这就够了；我是母亲，这是自然规律所要求的。但是您，先生，既然您悲天悯人，怀有恻隐之心，也许您能理解一个可怜女人的呼声，她不曾让任何虚假的感情潜入她的心田。上帝会对我作出判断，我心中的爱情是上帝给的，我不认为顺从心中的爱就是违背上帝的戒律。因此我想到，一个孩子，先生，难道不是两人结合的形象吗？难道不是两个人的感情自由融为一体的果实吗？如果他不跟我们的肌肤骨肉和心中的温情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不能使人忆起甜蜜的爱情、两人幸福的时刻和地点、他们喃喃低语的音乐声以及他们美妙的思想的话，那么这孩子便是误生的。是的，对他们俩来说，这孩子必须是一个可爱动人的缩影，集中了他们俩秘密生活的诗章，必须是他们俩丰富的感情源泉，既体现他们的过去，也体现他们的将来。我可怜的小爱伦娜是他父亲的孩子，义务的产儿，偶然的产物。从我这方面说，她只体现了女人的本能，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地促使我们把小生命孕育在我们的腹胎里。从社会的观点来讲，我是无可厚非的，我不是为她牺牲了我的生命和我的幸福了吗？她的哭声震撼我的五脏六腑，如果她落进水里，我会立即不顾一切地去捞救。但她在我心里已经不存在了。啊！爱情使我幻想一种更加伟大、更加完整的母爱。我曾经梦想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先想要而后有孕的。总之，这朵芬芳

的花儿在出世之前就在心灵里诞生了。而我跟爱伦娜的关系却是自然规律中母体和后代的关系。当她不再需要我的时候，事情便了结啦，因灭果亡。如果女性得天独厚地把母爱泽及孩子的终生，难道不应该把这种神圣的、经久不衰的感情归因于她光辉的道德观念吗？如果孩子出世时不带有母亲的灵魂包膜，那么母亲心中的母爱就中止了，就象动物一样。这是真的，我深有体会；我可怜的女儿一天天长大，我的心一天天缩紧，我为她所作的牺牲已经使我跟她疏远，而相反，要是对另一个孩子，我认为我的心将永远不会枯竭，因为对想要的孩子就无所谓牺牲了，一切皆是快乐。说到这儿，先生，理性、宗教、我身上的一切面对我的感情都是无能为力的。一个既非母亲亦非妻子的女人，她不幸已经看到爱情展现其全部的美景胜境，看到母爱可以带来无涯的欢乐，难道她想死有什么不对吗？她活着能干什么呢？我，我可以向您说出她的感受！只要稍不注意，一时没有克制住，某个回忆马上使我看见幸福的情景，这莫大的幸福超过我的想象，使我从头到脚，从四肢到心脏，全身战栗，次数之多白天达一百次，夜里达一百次。这种可怕的幻觉使我的感情变得浅薄了，我心想：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如果……？”她双手捂住脸，痛哭起来。“这就是我的心里话！”她接着讲，“如果我有一个他的孩子，我愿意遭受最可怕的不幸！为世人承担一切罪孽的救世主会饶恕我这种致命的思想，但是我知道人间社会是无情的，一定认为我的话是亵渎神明。我藐视一切人间的法律，我要向社会宣战，砸碎和重新制定法律和习俗！我不是已经被社会击伤了吗？我的全

部思想、全部肌体、全部感情、全部欲望、全部希冀，我的未来、现在、过去，不是统统被伤害了吗？对我来说，白日阴森无光；思想是一把匕首，内心是一道创伤，孩子是对我的否定。是的，当爱伦娜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希望她发出另一个人的声音；当她看着我的时候，我希望她用另一个人的眼睛。她向我活生生地证明应当怎么做人和不应当怎么做人。她使我难以忍受！我向她微笑，我尽量给她补偿被我窃走的感情。我痛苦！啊！先生，我痛苦得活不下去。然而我将被誉为有德行的女人！我没有罪过呀！人家将给我荣誉！我抑制了一时软弱而产生的不由自主的爱情，但是如果说我的身子是清白的，难道我的心也是清白的吗？这颗心，"她一边说，一边把右手放在胸脯上，"这颗心永远只属于一个人。这一点我的孩子心里非常明白。母亲的眼色、声调和手势，其力量能塑造孩子们的心灵；我可怜的女儿，当我抱她的时候，她感觉不到我的手臂发抖，当我对她说话的时候，她感觉不到我的声音在颤动，当我看着她的时候，她感觉不到我的眼光变得柔和，她向我投以谴责的目光，使我经受不住！有时我发现她就是法庭，不容我辩护就把我判决了。上帝保佑不要在我们之间产生仇恨！上帝啊！还是打开我的坟墓吧，让我在圣朗日结束生命算了！我要到可以重新找到我的另一个灵魂的世界上去，在那里我将成为完整的母亲！哎呀！对不起，先生，我疯了，这些话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说了出来。啊！您也哭啦！您不会瞧不起我吧。爱伦娜！爱伦娜！我的女儿，快来！"她听到她的孩子散步回来了，便起来绝望似的叫喊。

小姑娘笑着，叫着跑进来，她拿着一只她刚捉到的蝴蝶，但是看到她母亲在流泪，她便安静下来，走到母亲身边，让母亲吻她的前额。

“她跟她父亲长得一模一样，”侯爵夫人回答，一面热情抱吻她的女儿，好似要还清一笔债务或消除一个内疚。

“你身上好热啊，妈妈。”

“去吧，让我们谈话，我的天使，”侯爵夫人回答。

孩子无所谓地走开了，连看也不看她母亲一眼，能躲开一张哭丧的脸似乎颇为高兴，她已经明白母亲脸上的情感是对她不利的。微笑是母爱的特权，母爱的语言，母爱的表现。侯爵夫人笑不起来，她涨红了脸望着神甫；她竭力想做出母亲的样子，但是她跟她的孩子一样，不会装假。确实，女子由衷的接吻好似把一颗心都放进了这温存的动作之中，甜蜜非凡，又好似一团透进身体的火焰，整个心都被它温暖了。缺乏这种甘露般甜蜜的接吻是苦涩的，干巴巴的。神甫已经感觉有两类不同的母爱：他发现肉体的母爱和心灵的母爱之间确有天壤之别。所以他向她投去一个讯问的目光，他说道：“您说得对，夫人，对您来说，宁可死了的好……。”

“啊！我看得出您理解我的苦楚，”她说，“因为您是基督教神甫，您能猜到、能赞成我因痛苦而决意弃世而去。是的，我曾想过自杀，但是我缺乏必要的勇气来执行我的计划。我的心坚强的时候，肉体却很懦怯，等我的手不发抖了，心又动摇起来！我不懂这种反复和斗争的奥秘是什么。无疑我是一个可悲的女性，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只会一味地爱恋。我瞧

不起自己！夜里，等家人睡熟之后，我勇气十足地走到水池边，可是一到水边，我脆弱的本性又对死亡惊恐起来。我向您承认我的软弱。我回到床上，羞惭不堪，于是又鼓起勇气，一般在这种时候，我就吞服阿片酊，但我只难过一阵，没有死掉。我以为把一瓶阿片酊全喝了，其实只喝了一半。”

“您已经迷途了，夫人，”教士严肃地说，他的声音充满了眼泪，“您会回到上流社会去的，您会欺骗上流社会，在那里四处寻求，寻求您认为能补偿您苦恼的东西，然后有一天您将承受您的欢乐带来的痛苦……。”

“我，”她高声道，“难道我会把我心中最后的、最珍贵的财富随便交给玩弄情欲的骗子，为获得飘忽不定的短暂欢乐而葬送我的终身吗？不！我的灵魂将被一团纯洁的火焰烧尽。先生，所有的男子都有男性的肉欲，但是有灵魂的男性，能满足我们女性一切要求的男性在我们一生中是不会遇到两次的，我们女人的天性和谐得宛如一首乐曲，只有在感情的压力下才会动荡翻腾。我的未来是可怕的，这一点我知道，没有爱情的女人等于零，没有欢乐的美貌等于零。再说即使幸福降临于我，社会还不是照样要非议我的幸福？我不得不当我女儿的光彩的母亲。啊！我被一个铁圈箍住了，不蒙羞受辱是跳不出来的。没有报偿的家庭义务只能令我厌倦；我将诅咒生活；不过我的女儿至少有一个外表很体面的母亲。我可以给她珍贵的德行来代替我不能给她的珍贵的感情。我甚至根本不想领略孩子们的幸福给母亲们带来的欢乐。我不相信幸福。爱伦娜的命运如何？大概跟我一样吧。母亲们有什么办法保

证为女儿找到称心如意的丈夫呢？你们羞辱为几个埃居卖身给过路男人的可怜虫：因为饥饿和需要，这种短暂的结合可以得到宽恕，然而社会却允许、鼓励一个诚实的姑娘跟一个她认识不到三个月的男子匆匆结婚，其实这种结合更为可怕，她被终身出卖了。代价实在太高了！你们说，虽然不容许补偿她的痛苦，但你们敬重她。其实不然，社会诽谤我们女人中最有德行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正反两方面的命运：公开卖淫，结果是耻辱；秘密卖淫，结果是不幸。至于那些没有嫁资的可怜的姑娘们，她们只能发疯，只能等死，对于她们不存在任何怜悯！美貌、德行在你们的人肉市场上是没有价值可言的，你们却把这种利己主义的虎穴狼窝称为社会。干脆剥夺妇女的继承权好啦！这样你们至少可以按自然规律选择你们的伴侣，按自己的心愿娶妻。”

“夫人，您的一席话使我看出，家庭精神也罢，宗教精神也罢，对您都已不起作用了，所以您不会在伤害您的社会利己主义和使您向往欢乐的个人利己主义之间游移不定了……。”

“家庭，先生，难道存在什么家庭吗？父亲或母亲一死，社会就让家庭成员瓜分财产，各奔东西，我否定这种社会里的家庭，家庭是一种暂时的和偶然的协会，人一死，立即解散。我们的法律粉碎了家族，粉碎了继承，粉碎了典范和传统的永久性。在我的周围，我看到的只是残垣断壁。”

“夫人，只有等上帝的手按压到您的时候，您才会重新皈依上帝，我希望您有足够的时间跟上帝言归于好。您是低头向地寻找安慰，而不是抬头朝天寻找慰藉。诡辩哲学和个人

利益侵蚀了您的心，您对宗教的声音充耳不闻，犹如本世纪的孩子们一样毫无信仰！人世的欢乐只会产生痛苦。您只能从一种痛苦换成另外一种痛苦，换汤不换药而已。”

“我将使您的预言破产，”她苦笑道，“我将永远忠于为我而死的那个人。”

“痛苦，”他回答说，“痛苦只能在受过宗教熏陶的心灵里开花结果。”

他诚惶诚恐地垂下眼睛，不让别人看见他目光里可能呈现的疑虑神情。侯爵夫人发自内心的强烈控诉，使他黯然神伤。他从中看出形态千变万化的人类的自我，他对感化这颗心已灰心失望，痛苦使这颗心枯萎，而没有使它柔化，福音的传播者在这颗心里撒下的种子发不出芽，因为他温柔的声音被利己主义的鼓噪声淹没了。尽管如此，他依然发挥传教士的顽强精神，几次三番诱导这颗崇高而傲慢的灵魂皈依上帝。但是当他发现侯爵夫人之所以乐于跟他谈话是因为谈论死去的那个人能给她带来乐趣，于是他泄气了。他不愿意降低神职身分和别人大谈情欲。他停止了推心置腹的谈话，渐渐地只讲一些老生常谈。春天降临。侯爵夫人尽管仍然悒郁寡欢，但找到了一些消遣：在百无聊赖之余关心起她的田地来了，她还饶有兴味地指挥大田作业呢。到十月离开圣朗日古堡时，她已经在闲暇中恢复了鲜艳的气色和美貌。她的痛苦开始时十分剧烈，犹如刚刚用力抛出去的铁饼，最后她无力地陷入忧郁症，犹如铁饼慢慢减速最后晃晃悠悠地落在地上。忧郁症是由一系列相似的精神动荡引起的。最初的动荡引起绝望，

最后的动荡引起快乐；年轻时，忧郁症犹如淡淡的曙光，老年时，忧郁症犹如苍茫的夜色。

一辆四轮轻便马车经过村子的时候，本堂神甫正从教堂回他自己的住宅，侯爵夫人接受他的致意，但在还礼的时候，却垂下眼睛，转过头去不再看他。神甫对这位以弗所的可怜的阿耳忒弥斯不以为然① 实在太有道理了！

三　时年三十岁

一个前程似锦的年轻人，参加了菲尔米亚尼夫人家举行的舞会。他出身名门世家，这种世家的姓氏，历尽沧海桑田，总是跟法兰西的光荣史紧密结合在一起。菲尔米亚尼夫人为他写了几封介绍信，推荐给她在那不勒斯的两、三个女友。这位名叫夏尔·德·旺德奈斯的青年来向她道谢，同时向她告辞。旺德奈斯曾出色地完成过好几次使命，最近被任命为出席莱巴赫会议② 的法国全权公使的随员，他想利用这次出国机会对意大利作一番考察。因此参加这天的盛会可以说是告别巴黎的享乐、告别节奏飞快的生活、告别活跃的思想界和沸

---

① 阿耳忒弥斯，希腊神话中的狩猎女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狄安娜，以贞洁著称，但很残忍。此处指贞洁自许的哀格勒蒙侯爵夫人。以弗所是爱琴海岸一古城，原属希腊，现在土耳其境内，曾因建有阿耳忒弥斯神庙闻名于世。

② 莱巴赫，即今南斯拉夫境内的卢布尔雅那，一八二一年初俄、奥、普和那不勒斯君主在莱巴赫开会商议镇压拿破仑党徒活动的办法，英、法均派全权公使参加。

腾的狂欢，尽管这种生活常常招来非议，但是纸醉金迷毕竟令人神往。三年来，随着外交生涯的频繁变化，夏尔·德·旺德奈斯已习惯于出入欧洲各国首都，对这次远离巴黎，他并不感到十分遗憾。女人已经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也许他认为真正的爱情对政治家的生活来说太占时间，也许他感到表面献殷勤的低级趣味对一个有抱负的人来说未免无聊。我们大家都有出人头地的抱负。在法国，哪怕是碌碌无为的男子也不甘心仅仅被人看作聪明人。所以夏尔尽管年轻（刚刚三十岁），已经象哲学家般惯于观察思想、成果和手段，而大多数象他这种年纪的人却只看到情感、欢乐和幻影。他把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激昂压抑在他天生宽厚的心底里。他训练自己沉着镇静、深谋远虑，他努力使他得天独厚的精神财富表现为翩翩的举止，迷人的风度，诱惑人的手段，这是地道的野心家的行当，是为了达到当今所谓的*好地位*而扮演的可悲角色。他到各个舞厅最后看一眼，大概想在离开舞会时把舞会的景象摄走，好似一个不看最后一场戏就不离开歌剧院包厢的观众。不过同时，德·旺德奈斯先生凭着一种很容易理解的兴致，想研究一下典型的法国人的行为，研究一下这个巴黎盛会艳丽的场面和含笑的脸，同时在脑子里和即将在那不勒斯看到的景象和面孔作比较；他打算在赴任前路过那不勒斯呆几天。他好象在把千变万化，且已及时研究过的法国跟一个陌生的国家相比，那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他只是从一些自相矛盾的传闻中，或者多半写得十分蹩脚的书本中得知一二。此时他的脑子里涌现出了一些颇有诗意的思想——现在看来这些思

想十分平庸，和他心中的隐愿或许暗暗相合。他心里与其说是看破红尘，不如说欲求正旺，与其说是萎靡不振，不如说是无所事事。他心想：

“这里聚集着巴黎最风雅、最富有、爵位最高的妇女，聚集着当代名流、论坛权威、政界显贵和文坛巨匠；喏，那些是艺术家；喏，那些是权倾一时的要人。然而透过外表，我看到的只是调情的小手段、注定要失败的爱情、毫无意义的微笑，无缘无故的蔑视、没有热情的目光、毫无目的地被浪费掉的大量才智。一张张白里透红的面孔与其说是在寻找快乐，不如说是在寻找消遣。没有任何真实的感情。当然，如果你只希冀漂亮的羽饰、凉爽的纱罗、美丽的时装、苗条的女人，如果你认为生活无非是过眼云烟，那么这里便是你的世界。但你必须满足于毫无意义的谈话、讨人喜欢的鬼脸，并且根本不指望什么真诚的感情。至于我，我厌恶这类无聊的诡计，其结果无非是结婚，当上个副区长或税务官之类，倘若事关爱情，则需私下安排，因为人们对类乎情欲的事还非常害臊哩。从这些富有表情的脸上我看不出任何一个人醉心于某种思想或痛心于某种过失。这里，谈笑风生无耻地掩盖了一切悔恨或不幸。我没有见到一个我乐于与之较量的女人，没有见到一个能使你随她堕入深渊的女人。巴黎何处能找到动力？在巴黎，一把匕首是挂在镀金挂钩上的古董，外面还套上一个漂亮的鞘子。女人、思想、感情，什么都是如此。激情不复存在了，因为个性消失了。门第、才智、财富被拉平了，我们统统穿上黑衣服，好象大家都在为死去的法兰西服丧。我们不爱同我们

地位相同的人，在两个情人之间，必须存在有待消除的差别、有待填平的距离。爱情的魅力于一七八九年消失了！我们的烦恼、我们平庸的习俗正是政治制度造成的。至少在意大利，一切事物还具有鲜明的特色。意大利女人是凶恶的野兽，危险的美人鱼，不讲理智、不讲逻辑，然而有欲念。要象提防老虎一样提防她们……。”

菲尔米亚尼夫人走过来打断了他的无声独白，他那些矛盾的、断断续续、杂乱无章的思绪是难以言传的。沉思默想的妙处全在于它的模糊不清，简直就是一种智力蒸汽！菲尔米亚尼夫人拉着他的手臂说：

“我要给您介绍一位妇人，她听到有关您的情况，很想认识您。”

她把他领进隔壁的一间客厅，以地地道道巴黎人的手势、微笑和眼色让他看一位坐在壁炉旁的女人。

“她是谁呀？”德·旺德奈斯伯爵急切地问道。

“一个您或褒或贬肯定不止谈论过一次的女人，一个离群索居的女人，一个货真价实的谜。”

“如果您有生以来发过慈悲，那么请开恩告诉我她的名字，好吗？”

“德·哀格勒蒙侯爵夫人。”

“我要去向她请教：她居然使一个碌碌无为的丈夫当上法国贵族院议员，使一个无能之辈变成政治能人。不过，请告诉我，您认为葛兰维尔勋爵确实如某些女人所说的那样是为她而死的吗？”

“也许是，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从这件奇事发生之后，这个可怜的女人大变样了。她还没有重返社交界呢，在巴黎持续四年不进社交场所可不简单哪！您之所以在这里见到她……”菲尔米亚尼夫人停住不往下说，过了一会儿，又神情狡黠地补充道，“我忘了不该张扬。去跟她聊聊吧。”

夏尔站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地轻轻靠在门框上，他注视着这个名气很大的女人，而谁也说不清她的名气是怎么得来的。社会上有许多这类稀奇古怪的反常现象。诚然，和某些始终埋头于一个未发表的杰作的人相比，哀格勒蒙夫人的名声不见得更令人奇怪：不肯发表统计数字的统计学家被认为是深谋远虑的；有的人靠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当上政治家；有些作者或艺术家总是把作品藏在文件夹里；有些学者和根本不懂科学的人在一起以显示其有学问，就象斯卡纳赖尔跟不懂拉丁文的人在一起就成了拉丁文学者，① 此类人物在某一点上被公认为很有能耐，那就是领导艺术，或出使重任。这是一种专业，这句令人惊叹的话好象是由那些政界或艺术界的“无头动物”创造的。夏尔原没打算凝视这么长时间，他因自己为一个女人花费这么多心思感到不快，但是眼前这位女子否定了一分钟之前青年外交官对舞会的看法。

侯爵夫人时年三十岁，尽管体型孱弱，模样娇嫩，却十分美丽。她最大的魅力来自面部：镇静自若的神态显示出她心灵的惊人深邃。目光闪烁，却又仿佛总是蒙着一层思想的薄

① 见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第二幕第四场。

纱，泄露了她炽热的生命力和最大限度的耐性。她的眼皮几乎总是贞洁地低垂着，很少抬起。即使环顾四周，她的动作也是忧郁的，你一定会说她把眼睛里的火留起来进行神秘的冥想。因此所有杰出的男子都出于好奇而被这个温柔而娴静的女子所吸引。如果聪明人想揣测她从现在走向过去、从社会走向孤独的永恒运动的奥秘，那么探索这颗因痛苦而矜持的心灵的秘密也定会使他感到兴趣。况且她身上的一切非常符合她最初给人的印象。几乎跟所有留长发的女人一样，她脸色苍白，但白得好看。她的皮肤细腻得出奇，这正是感觉敏锐的征兆，很少例外；加之她的面部轮廓完美得不可思议，犹如中国画家笔下的仙女像。她的脖子可能略长了一点，但这样的颈项是最优美的，因为能让女人的头如扭动的蛇一般微微晃动，具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美感，十分迷人。即使有些人的性格深藏不露，观察家只要仔细观察头部的动作和脖颈的扭动就能对一个女人作出判断，因为这些动作和扭动变化多端、富有表情。德·哀格勒蒙夫人的衣着跟指导她行为的思想很协调。宽宽的发辫在头上盘成高高的发髻，没戴任何首饰，她大概已经不再讲究穿着打扮了，所以在她身上找不到使许多妇女弄巧成拙的小花招儿。可是不管她上衣如何朴实，总不能完全掩盖她窈窕的身材。其次她的长摆连衫裙因为裁剪手艺高超而显得雍容华贵；如果容许从衣料的裁剪中探寻某些意图的话，那么可以说她的连衫裙密实而朴素的褶纹使她气度非凡。也许她对手脚的精心保养暴露了女人不可克服的弱点，但她若偶尔高兴露出了手脚，哪怕是恶意挑剔的情敌也难以

说她矫揉造作,因为她做得那么自然,简直就是孩子气的习惯。何况即使她有这么一点做作的娇态，别人看到她优雅的慵倦神情,也就不责怪她了。整个相貌特征,所有这些使一个女人变丑或变美、诱人或讨厌的细节,惟有象在德·哀格勒蒙夫人身上那样,和灵魂发生联系,并与之融为一体才能显示出来。因此她的举止和相貌、衣着的特征非常协调。只有到达一定的年龄，少数杰出的女子才能让自己的姿态说话。究竟是忧伤还是幸福，使三十岁的(幸运或不幸的)女人掌握这种用姿态表情达意的诀窍呢,这将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谜,按不同的欲求、希冀,按不同的思想方法,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侯爵夫人双肘搭在安乐椅的扶手上，象扳弄弓指似地把双手的指尖对在一起,脖子微微弯曲,懒散而柔软的身体优雅地倒在椅子里。她随随便便地伸着腿，毫不注意自己的姿势，她的动作无精打采,这一切说明她是一个对生活无所欲求的女人,她不曾领略过爱情的欢乐,却梦想过这种欢乐,对往事的回忆沉重地压抑着她;这是一个对前途、对自己早已绝望的女人，一个把空虚当作虚无而无所事事的女人。夏尔·德·旺德奈斯欣赏了这幅美丽的画，他认为这幅画的手法比一般女人的手法要高明。他认识德·哀格勒蒙。第一眼看到这个他从未见过的女人，年轻的外交官便看出这对夫妻太不相称，用法律用语说，就是婚配不当，要侯爵夫人爱她的丈夫是不可能的。然而德·哀格勒蒙夫人的行为却无懈可击,她严守贞操,观察家在她身上揣测到的一切秘密因而具有更高的价值。旺德奈斯惊叹一番之后，竭力想寻找一个最妥当的方式和德·哀格勒蒙

夫人攀谈，最后他决定用一种颇庸俗的外交伎俩接近她，他准备吻她，看看她对胡闹如何反应。

“夫人，”他边说边在她旁边坐下，“我很幸运，由于有人嘴快，我获悉我不知何故很荣幸地被您注意到了，我万分感激，因为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恩宠。从今以后我可不愿再默默无闻了，假如这是一个缺点，那责任该由您来负……”

“您错了，先生，”她笑着说，“应该把虚荣心让给那些腹中空空之辈。”

于是年轻人跟侯爵夫人攀谈起来，按习惯，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天南海北地扯一通，绘画、音乐、文学、政治、人物、大小事件，无所不及。其后不知不觉地转到法国人乃至外国人谈话的永恒主题：爱情、感情和女人。

“我们是奴隶啊。”

“不，你们是王后。”

这是夏尔和侯爵夫人之间颇为诙谐的谈话的概括，现在和以后谈的话归根结底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意思，但这两句话在某个特定场合就等于说：“爱我吧！——我一定会爱您的。”

“夫人，”夏尔·德·旺德奈斯温柔地嚷道，“您使我非常舍不得离开巴黎，在意大利我肯定遇不上象今天这样风趣的谈话。”

“您也许会遇上幸福，先生，总比每天晚上在巴黎听那些或真或假的才子们高谈阔论要强。”

告别侯爵夫人之前，夏尔获准到她家向她辞行。他提出

这个要求时表情十分诚恳，为此他还颇为自鸣得意。晚上睡觉的时候和次日一整天，他无法驱散这个女人的形象。有时他自忖为什么侯爵夫人单单注意到了他，对于她希望再见到他的真正用意，他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时他自认为找到了她的好奇心的缘由，随着他对这个巴黎常见的礼节作出不同的解释，他忽而心醉神迷，充满希望，忽而凉了半截，希望全无。时而觉得大局已定，时而觉得全部落空。总之，他竭力阻止自己爱上侯爵夫人。但他依然去了她家。常常有一些潜在的思想指导着我们的行动，我们自己却并未意识到这些思想的存在。这种说法看来十分离奇，不象真的，但是每个诚实的人一生中必定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证。夏尔去侯爵夫人家，就是听从早已存在的思想而行动的，我们的经验和心得，一般只是事后感觉出来的这些思想的发展。三十岁的女人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所以象侯爵夫人这样的女子和旺德奈斯这样的青年男子之间产生深切的好感，这种例子已屡见不鲜，没有更为自然、更为实在、更为先定的事了。确实，年轻姑娘的幻想太多，太没有经验，往往把性的问题和爱情问题搅在一起，很难叫青年男子满意；而成年妇女却懂得她所要作的全部牺牲。前者受好奇心支配，受并非爱情的诱惑所支配；后者却顺应自觉的感情。前者对男人让步；后者对男人选择，而选择本身不就是极大的奉承吗？妇人是有经验的，她们的见识几乎总是付出高昂的代价从不幸中获得，当她委身的时候，她给予的东西好象超出了她自身；而姑娘因无知、轻信、不懂事理，不会对比，不会品评，她只是接

受爱情，体会爱情。妇人是教导人的，在我们喜欢听人指导并以服从为乐的年纪，她谆谆善诱；姑娘什么都想学，正当妇人温柔多情的时候，她们却表现得幼稚无知。姑娘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次胜利，妇人却迫使你不断争夺。前者只有眼泪和快乐，后者却是欢畅与内疚兼而有之。一个姑娘成为情妇，她准是堕落不堪了，人们会厌恶地把她抛弃，而妇人却有上千种手段既保持权力又保持尊严。前者过分屈从，使你过得舒适、安全，然而无聊，而后者做了大量的牺牲，必定会希望爱情生活丰富多采；前者只让自己一个人名誉扫地，后者却为了你的利益毁灭整个家庭。姑娘只有一种风情，以为把衣服一脱，什么都解决了，而妇人却有万般的娇姿媚态，情深似海，含而不露，总之，她满足了一切虚荣心，而黄毛丫头只能满足一种虚荣心。再者，三十岁的女人心中会产生犹豫、恐惧、担忧、慌乱和风暴，而这一切在姑娘的爱情中是从来遇不到的。到了这个年纪，妇人要求青年男子归还她为他牺牲的尊严，她只为他活着，关心他的前途，愿他过美好的生活，并使他的生活光彩夺目：她服从，她祈求，她指导，她堕落，她升华；她善于在任何时机安抚慰问，而姑娘只会抱怨呻吟。总而言之，除了她的地位提供的种种有利条件之外，三十岁的女人可以变成姑娘，扮演各种角色，具有羞耻之心，甚至遭不幸之后会变得更美。在这两种女人之间有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区别，有强和弱的区别，差别之大难以估量。三十岁的女人满足一切，而姑娘什么也满足不了，否则就不成其为姑娘了。上述思想在一个青年男子的脑子里发展成熟，使他产生最强烈的激情，这种激

情之所以强烈，是因为它把风俗习惯所造成的人为感情与天性的真实感情结合在一起了。

女人一生中最重大和最关键的一步恰恰是她认为最无足轻重的事①。一旦结了婚，她便不再属于自己，她是家庭的王后，也是家庭的奴隶。女人的圣洁是跟社会的义务和自由不相容的。解放妇女，就是腐蚀妇女。允许一个外人进入家庭圣地，不就等于引狼入室吗？允许女人引外人进来，这不是一个错误吗？或确切地说，不是等于一个错误的开端吗？应该不折不扣地接受这个理论，要不然就得宽恕情欲。迄今为止，法国社会确实采取了 mezzo termine②：谁遭到不幸就嘲弄谁。正象斯巴达人只惩罚愚笨，法兰西似乎允许偷盗。但这很可能是一种贤明的制度。公众的蔑视成了最可怕的惩罚，它直刺女人的心房。妇女应该保持，而且应该毫无例外的保持体面，因为没有尊重，她们就没法生活。妇女中最腐化的人甚至在出卖未来的同时首先要求宽恕过去，竭力使她的情人明白她情愿用难以舍弃的幸福来换取社会所拒绝给她的荣誉。没有哪个女人第一次在家里单独接见一个青年男子时不是这么想的，特别是接见象夏尔·德·旺德奈斯这样英俊、聪明的青年。同样，很少有青年人会不怀着某些秘密的心愿去见象德·哀格勒蒙夫人这样美丽、聪明和不幸的女人，因为他们认为对这样的女人产生爱情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侯爵夫人听见通报德·旺德奈斯的时候感到心慌意乱；而夏尔则几乎很难

---

① 指结婚。此处的论点，巴尔扎克曾在《婚姻生理学》中全面阐述。

② 意大利文：折衷的办法。

为情，尽管外交官通常是能保持镇定的。但是侯爵夫人很快做出亲切的神态，这是妇女们提防别人批评她们装腔作势的护身法宝。这种态度可以防止对方想入非非，既不是毫无情意，又用礼貌的形式使感情降温。女人可以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下不动声色地坚持下去，犹如处在十字路口：可以通向尊敬、漠然，也可以通向惊愕、热情。只有到了三十岁，女人才有在这种处境中应付裕如的本领。她能够嬉笑、打趣、温情脉脉而不损害自己的名誉。这时女人已具备必要的触觉，能够恰如其分地拨动男人的全部感情之弦，然后研究这些弦上发出的声音。她的沉默和她的谈吐同样危险，你永远猜不透这种年龄的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是挖苦你还是真心诚意祝福你。在给了你跟她周旋的权利之后，说不定突然用一句话、一个眼色、一个手势——其威力她们自己是清楚的——中断来往，把你抛弃，继续牵动你心中的秘密。她们可以用一句笑话把你牺牲掉，也可以对你表示关心，而她们自己则既受到她们弱点的保护，也受到她们力量的保护。尽管夏尔第一次来访的过程中，侯爵夫人置身于中立地带，却仍保持着女人的崇高尊严。她内心的痛苦始终笼罩在虚假的快乐之上，犹如一层薄雾，把阳光遮掩得朦朦胧胧。旺德奈斯离开的时候，已经从这次谈话得到了无名的乐趣，但是他依然确信征服侯爵夫人这样的女人代价太高，试图爱她们是难以做到的。他起身告辞的时候，心想：

“这将需要似海的深情，需要比谋求荣升次官更大的耐心来追求，但如果我愿意的话……。”这句要命的如果我愿意的

话，往往使固执的人声名狼藉。在法国，自尊心会引起爱情。夏尔第二次来德·哀格勒蒙夫人家后，相信她乐于跟他谈话。他不想天真地追求爱情的幸福，而想扮演一个双重身分的角色。他竭力装出已经被迷恋，然后冷静地分析这种私情的发展过程，想一身兼任情人和外交官。但是他厚道、年轻，这种剖析只会把他引向无边无垠的爱情，因为侯爵夫人不管是矫揉造作还是真诚自然，反正比他强得多。每次夏尔从德·哀格勒蒙夫人家里出来，他坚持他的怀疑态度，对自己心灵的逐步变化作严格的分析，用这种分析来扼杀自己的情感。

"今天，"在第三次访问后他心想，"她使我明白她非常不幸，生活很孤单，要是没有她的女儿，她非死不可，她只能逆来顺受。然而我并非她的兄弟，亦非她的忏悔师，为什么她对我诉说她的忧伤呢？她爱上我了。"

两天之后，走出德·哀格勒蒙夫人家的时候，他责斥现代的风尚：

"爱情带有时代的色彩。一八二二年的爱情是空论派①的。从前爱情通过行动来考验，现在人们议论爱情，论证爱情，对爱情夸夸其谈。妇女被迫采用三种手段：首先，她们怀疑我们的感情，不承认我们能够象她们爱得那么深。这简直是装腔作势！是不折不扣的挑战，侯爵夫人今晚的举动就是这样。其次，她们装出非常不幸的样子，激发我们天生的同情心或自尊心。一个青年男子能安慰一个非常不幸的女子难道不

① 指斯丹达尔的论著《论爱情》，以及当时被称为空论派的自由保守派的理论。

引以自豪吗？最后，她们喜欢装出纯洁无瑕的样子！她想必以为我相信她还是个处女。她可以拿我的一片诚心做一次绝妙的投机。”

但是有一天，在反复怀疑之后，他寻思侯爵夫人也许确实是真诚的，这么多的痛苦怎么装得出来，为什么要假装逆来顺受？她形影相吊，暗暗强忍哀伤，只在感叹的声调中稍稍有所流露。从这天起，夏尔对德·哀格勒蒙夫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然而当他照例登门拜访的时候，尽管这种心心相印的约会对双方都已不可缺少，旺德奈斯仍然感到她的女主人干练而不够真诚，他最后的结论是：“确实，这个女人很有一手。”他进屋后，看见侯爵夫人正摆出她最喜欢的充满伤感的神态。她抬眼望了他一下，没有动弹，只投以类似微笑的一道目光。德·哀格勒蒙夫人表达的是信任、是真正的友谊，但毫无爱情的成分。夏尔坐下，说不出一句话，他很激动，这是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激动。

“您怎么啦？”她用同情的声调问道。

“没有什么，”他回答，“不过我在想一件您不关心的事情。”

“什么事情啊？”

“嗯……会议已经结束了。”

“噢，”她说，“您本应该去参加会议的？”

直接回答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是妙不可言的爱情表示，但夏尔没有这么做。德·哀格勒蒙夫人的神情表明了诚实的友情，使一切虚荣的打算落空，使一切爱情的希望破灭，使这位

外交官的一切疑惑消失。她全然不知或装作完全不知道她被人迷恋着；而当惶恐不安的夏尔反躬自问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他也的确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没有说过任何话，使这个女人认为有人爱她。德·旺德奈斯先生这天晚上觉得侯爵夫人一如往常：爽直而亲切，真心表露痛苦，为得到一个朋友而高兴，为遇上一个善于倾听她的心声的心灵而自豪。到此为止，不越出雷池一步，根本没有想到一个女人可能被诱惑两次。她已经经历过爱情，而且至今这带血的爱情还留存在心底。她想象不出幸福怎么可能使女人陶醉两次，因为她不但相信精神，而且也相信灵魂，对她来说，爱情不是一种诱惑，而是一切崇高的诱惑的结合。此时夏尔又变成年轻人，他被如此伟大的个性征服了，渴望探求被命运而不是被过错所摧毁的人生的奥秘。他请她解释为何极度哀伤，她的芳容为何总是浮现着一种宁静的忧郁，德·哀格勒蒙夫人只向他瞪了一眼，但这深沉的眼光却犹如山盟海誓的印记。

"别再向我提类似的问题啦，"她说，"三年前，也是这么个日子，爱我的人死了，能为他的幸福而牺牲我的名声的唯一男人死了，而且是为了挽救我的名誉而死的。爱情正当青春时节，纯洁无瑕，充满幻想的时候，突然中断了。命运把我推向了一次热恋，但在我投身这次爱情之前，我被曾经毁过多少姑娘的假象诱惑了，被一个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男人迷惑了。结婚以后，我的希望犹如飘零的秋叶，一点一点地破灭。如今我失去了正当的幸福，失去了人们称之为罪孽的幸福，这个幸福我还没有享受到就已失去了。现在我一无所有。如果说我没

有死成，那么我至少应该忠于我的记忆。”

说这些话的时候，她没有哭，只垂下眼睛，轻轻地绞着手，把手指交叉在一起是她的习惯动作。这些话说得很朴实，但声调是绝望的，其深沉的程度不亚于她的爱情，所以没有给夏尔留下任何希望。她绞着手指用三言两语表达的这种可怕的生活，一个弱女子内心强烈的痛苦，一位美丽的女性头脑里这种深不可测的渊壑，一句话，三年①的悲伤，三年的眼泪使旺德奈斯着迷，他默不作声，在这位伟大和崇高的女子面前自惭形秽：他看见的不再是完整无缺、妙不可言的肉体美，而是超凡脱俗的灵魂美了。他终于遇到了理想的人。一切在激情中生活和热切追求激情的人，一切向往激情的收获，然而未及享用便抱憾身已的人，都曾神魂颠倒地梦想过、惊天动地呼唤过这种理想的人。

听到这样的话语，面对这个美丽而崇高的女性，夏尔感到自己的思想狭窄。如此朴实而高尚的一幕，他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只得就妇女的命运问题，套用几句老生常谈：

“夫人，应该善于忘记自己的痛苦，要不然就得自掘坟墓。”

但理性与感情相比总是显得褊狭，理性如同一切讲求实际的东西，本来就是有限的，而感情则是无限的。应当感知的时候却推理，这是没有作为的人的特征。旺德奈斯于是默不作声，久久凝望着德·哀格勒蒙夫人，然后告辞走了。这个女

① 按上下文推算，本应为四年。

人的形象在他心目中越来越高大，他深深为这种新产生的思想而苦恼，犹如一个画家在画室中画过了庸俗的模特儿之后，突然见到博物馆里最美丽而最不受人重视的古代摩涅莫绪涅① 塑像。夏尔深深钟情了。他以一片青春的赤诚，用初恋的满腔热忱钟情于德·哀格勒蒙夫人，他的热情具有一种不可言喻的魅力，一种即使爱情不衰，将来也不可能完整地保持下来的纯真。这是一种美不可言的激情，这种激情几乎总是由女人挑起，为女人所津津有味地品尝，因为三十岁的盛年是女人一生中诗意最浓的岁月，她们能统观整个一生，既能看到过去也能展望未来。这时候，女人们懂得爱情的全部价值，享受着爱情的欢乐，而又惟恐失去爱情，因为尽管她们的心灵还保留着青春的美，青春却已将她们抛弃，她们的激情因惧怕未来而与日俱增。

"我钟情了，"旺德奈斯这次离开侯爵夫人时心里想，"不幸的是我找到一个依恋往事的女人。跟死人竞争是困难的，因为死人已不在世，不会干蠢事，不会讨人嫌，而且人们只想到他的优点。要去消除回忆的魅力，扑灭与失去的情人相联系的希望，这岂不是想破坏完美吗？因为失去的情人只唤起过情欲，这是爱情最美、最诱惑人的内容之所在。"

由于心灰意懒和生怕不成功，一切真正的热恋开始时总是诚惶诚恐的，旺德奈斯这种悲观的想法是他越来越失灵的外交手段的最后一着棋。从此他失去了心机，变成了爱情的

① 摩涅莫绪涅，即记忆女神，她一连九夜跟宙斯结合，生下九个缪斯（女神）。

玩物，沉湎于靠一句话、一次沉默、一个依稀的希望这类细枝末节来维持的怪诞的幸福。他决意搞柏拉图式的恋爱，每天来呼吸德·哀格勒蒙夫人呼吸的空气，几乎死钉在她家里，形影不离地到处跟着她，他这种热忱是自私和绝对忠诚的混合物。爱情有一种本能，善于识别通往心灵的途径，宛如一只弱小的昆虫百折不挠、无所畏惧地向花儿挺进。所以凡是真挚的感情，其命运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一个女人想到她的生活多少取决于她的情人欲求的真实性、强烈性、持久性，这难道不是很值得她大大恐慌一番吗？要一个妇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提防一个年轻男子的爱情是办不到的，她能做的唯一事情是，一旦猜测到了他心中的秘密，——女人总是能猜测到的——便不再继续见他。但是这种做法未免太绝了，女人是不肯干的，因为女人到了觉得婚姻是一种负担的年纪，她便感到无聊和厌倦，即使她丈夫不抛弃她，夫妻的感情也已淡漠了。要是这女人长得难看，遇到有人把她当作美女来爱，肯定会受宠若惊；要是她年轻俊俏，诱惑她们的力量势必与她们自己的诱惑力旗鼓相当：因而具有磅礴的气势；要是她奉礼守节，一种人间崇高的情操会促使她们从自己为情人所作的伟大牺牲中找到某种宽恕，从艰苦的搏斗中找到荣誉，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她们都要跌入陷阱。所以面对如此强烈的诱惑，任何教训都不过分。从前希腊、东方不许女子出闺门，现在英国也有这种风气，这是捍卫家庭道德的唯一办法，但在这种制度统治下，社会的乐趣消失了，社交、礼仪、优雅的风尚也就不复存在了。各个国家应当三思而后行。

就这样，时隔第一次相逢数月之后，德·哀格勒蒙夫人感到她的生命已和旺德奈斯的生命紧紧结合在一起了，她奇怪自己跟他竟那么情投意合，不过她并不感到过分的不安，相反倒有几分高兴。是她采纳了旺德奈斯的意见，还是旺德奈斯迎合了她的所好？她根本不加过问。这位可敬可爱的妇人已经被卷进激情的洪流，却战战兢兢、假装诚恳地对自己说："喔！不可能！我将忠于为我而死的男人。"

帕斯卡尔说过："怀疑上帝，就等于相信上帝。"同样，一个女人只有当她被擒的时候才挣扎。侯爵夫人意识到有人爱上她的那天，思绪万千，百般矛盾。对经验的迷信使她顾虑重重。她能幸福吗？社会规定的礼法不管是对是错，她能无视礼法找到幸福吗？迄今为止，生活向她倾注的只是苦汁。由社会礼仪隔开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会有好的结局吗？幸福是否总有一天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话说回来，如此热切渴望的幸福，人们如此自然地会去追求的幸福，也许有朝一日她真能得到！好奇心总是为情人们辩护。正当她私下思想斗争的时候，旺德奈斯来了。他的出现使推理的玄学幽魂销声匿迹。如果说年轻男子和三十岁的女子的感情迅速地不断起伏变化，那么总有这样一个时刻，差别消失了，种种推理化为一体，化成最后的思想，既为情欲所融解，又证实了情欲。抵制的时间越长，爱情的呼声越强。我们这门课程到此结束，如果我们借用画家惟妙惟肖的用语来形容，那么可以说关于这个去皮人体模型的研究到此告一段落，因为这个故事只解释了爱情的风险和理论，而没有对爱情进行描绘。不过，从现在开始，每天

都要在这个骨架上着色敷彩，给它增添青春的丰姿，恢复筋肉的元气，再生活动的能力，使它容光焕发，美丽动人，使它的感情具有诱惑力，使它的生命具有吸引力。夏尔发觉德·哀格勒蒙夫人若有所思，便问她："您怎么啦？"赋有魔力的柔情使他的语调恳切感人，但她避而不答。这个甜蜜的问话促进了心灵的沟通。侯爵夫人凭她女性奇妙的本能懂得，叹息不幸或吐露不幸差不多等于主动接近。如果这些话每一句都已经有了他们俩心领神会的涵义，她又有什么风险不能冒呢？她用清醒而明亮的眼光审视了自己之后，默然无语，她的沉默也感染了旺德奈斯。

"我身体不舒服，"她终于开口了，因为这一阵沉默的意义叫她害怕，此刻她眼睛的表情充分弥补了语言的不足。

"夫人，"夏尔回答，他的声音柔和，但非常激动，"心灵和肉体，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您感到幸福，您就会青春常驻、容光焕发。为什么您不向爱情索取被爱情夺走的一切呢？您认为生命已终结的时候，其实您的生命刚刚开始。请您信任一个朋友的照应。被人爱是多么愉快的事啊！"

"我老了，"她说，"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象以前那样痛苦地生活。至于您，不是说应该恋爱吗？唉，我既不应当，也不能够。除了您的友情还能向我的生活洒下几滴甘露以外，我对谁都没有兴趣，谁都消除不了我的回忆。一个朋友我可以接受，但是一个情人我必须回避。此外，把一颗枯萎的心换取一颗年轻的心，接受我不能再相信的幻想，创造一个我根本不信或者胆战心惊生怕失落的幸福，这在我恐怕不大厚道吧？我

可能用利己主义去回报他的一片忠诚，他感情丰富，而我则运用心机；他兴高采烈享受欢乐的时候，我的回忆可能大煞风景。不行，您说是吧，初恋是永远无法代替的。何况有哪个男人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来要我的心呢？”

这些话装腔作势到了可恶的程度，是理智的最后挣扎。“如果他就此泄气罢手的话，那么我将独善其身，忠诚不渝。”这个想法浮上这个女人的心头，对她来说犹如一根纤细的柳枝，游水者在被激流卷走以前常常抓着这样的柳枝不放。听到这个决断，旺德奈斯不由自主地战栗了一下，然而这一下颤抖在侯爵夫人心上的作用胜过他以前全部孜孜不倦的努力。最能感动妇女的，莫过于在我们身上看出她们所具有的细腻、温雅和微妙的感情，因为在她们身上，细腻和温雅是真情的标志。夏尔战栗的动作表露出一种真正的爱情。德·哀格勒蒙夫人凭她的痛苦感受觉察到旺德奈斯情感的力量。年轻人冷冷地说：“您也许说得对。新的爱情，新的神伤。”然后，他换了话题，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他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聚精会神地望着德·哀格勒蒙夫人，好象最后一次见她似的。最后他向她告辞时激动地说：“永别了，夫人。”“再见吧。”她娇滴滴地说，这种娇媚的秘诀只有优秀的女性才掌握。他没有回答便径自走了。

夏尔走了，他坐的椅子却替他说话，她万分后悔，感到自己理亏。当一个女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太宽厚或者伤害了某个高贵的心灵时，她的感情就会大大增涨。在爱情上千万不要小看恶劣的情绪，这种情绪往往能拯救我们，女人只有受

到德行的打击才屈服。徒有好愿望，也要下地狱，此话并非说教者的悖论。旺德奈斯几天没有登门。每天晚上通常约会的时刻，侯爵夫人万分内疚，焦急地等待着他。写信吧，这就等于吐露真情。何况她本能地感到他会回来的。第六天，仆人向她报告他来了。她听到这个名字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她的喜悦吓了她自己一跳。

“您罚得我好苦啊！”她对他说。

旺德奈斯呆呆地望着她。

“罚您？”他说，“为什么呀？”

其实夏尔很明白侯爵夫人的意思，但他想报复，他受了多大的痛苦，而且她竟曾怀疑他的痛苦。

“您为什么不来看我？”她微笑着问。

“没有人来看您吗？”他不直接回答她。

“德·龙克罗尔先生和德·玛赛先生，小德·埃斯格里尼翁来过这里，一个是昨天来的，另一个今天上午，呆了近两个小时。我还见到了菲尔米亚尼夫人和令姐，德·利斯托迈尔夫人。”

又多一层痛苦！有些人恋爱时带着虎视眈眈的专横和凶恶，芝麻大的事也会引起极大的妒忌，总是想使心爱的人儿避免受爱情以外的一切影响，不是如此恋爱的人难以理解旺德奈斯此时的痛苦。

“什么！”他心想，“她居然接待那些称心如意的家伙，她跟他们聊天，而我形影相吊，被撇在一边干倒霉！”

他强忍住忧伤，把爱情藏在心底里，好象把棺材沉到海

底。他的思想不向外表露，象酸类那样，造成损伤快，挥发得快。可是他的前额蒙上一层阴霾，德·哀格勒蒙夫人顺着女性的本能也忧伤起来，不过她并不明白那缘故。旺德奈斯觉察到她并非有意给他造成痛苦，于是吐露了他的境况和他的妒忌，他好象是在谈论一种假设，供情人们争论取乐。侯爵夫人一切都明白了，受到极大的感动，忍不住流下热泪。自此，他们双双进入爱情的天堂。天堂与地狱是两大诗题，我们的一生只以这两点为轴心转动：快乐或痛苦。天堂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人类感情之极的无涯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永远只是它的局部，因为幸福是单一的，而地狱却表现为痛苦对我们无穷无尽的折磨，由此我们可以写出诗篇，因为痛苦是各不相同的。

一天晚上，两个情人单独相会，默默地坐在一起，专心眺望美丽的苍穹：落日余辉向澄清的天空抹上淡淡的金黄色和淡淡的紫红色。在这白日将尽的时刻，逐渐暗淡的光线好象唤醒了温情，我们的激情缓缓蠕动，我们美滋滋地体察着寂静中某种莫名的骚动。大自然以隐隐约约的景象向我们暗示幸福，当幸福接近我们的时候，大自然邀请我们尽情享受，当幸福消逝的时候，大自然则教我们为之遗憾。在这充满奇观妙景的时刻里，在这柔和迷人、微光幽然的天幕下，自然景色动人的和谐与内心的诱惑结合在一起要抵制魔力无穷的心愿是十分困难的啊！于是忧伤消融，其乐陶陶，但痛苦加剧。壮丽的晚景是吐露爱情的信号，鼓励他们倾心相爱。沉默比谈话更加危险，广漠无垠的天际所具有的力量全部映入他们的眼

帘，并且从眼睛中反射出来。如果这时他们说话，一字一句都会具有无法抗拒的力量。声音里难道没有光彩？眼光里难道没有紫霞？天堂不就是在我们心中？或者说，我们不就是象在天堂里吗？旺德奈斯和朱丽叶①俩人交谈起来，几天来她让旺德奈斯亲切地称她朱丽叶，而她则乐于叫他夏尔。不过他们谈话最初的题目都跟他们自己失之千里。如果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那么他们却如醉如痴地倾听着话外的心声。侯爵夫人的手放在旺德奈斯的手里，她把手伸给他时并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恩惠。

他俩偎依在一起观赏壮丽的景色，白雪皑皑，冰凌莹莹，奇峰异峦，山腰有乌云缠绕，如同一幅图画，火红和墨色对比分明，点缀着天际，赋有无法模仿的、转瞬即逝的诗意，这是包裹新生太阳的华丽的襁褓，收殓太阳的洁白的尸布。这时朱丽叶的头发轻轻擦着旺德奈斯的面颊，她感觉到微微的接触，不由得强烈地颤抖了一下，而他颤抖得更厉害，因为他们俩逐渐到达了一个难以解释的关键阶段：寂静赋予感官一种非常敏锐的知觉，最轻微的冲击会使忧思重重的人痛哭流涕和悲痛欲绝，或者使飘飘然的恋人兴高采烈，得意忘形。朱丽叶几乎不由自主地压紧他朋友的手。这个富有感情的压力给了怯生生的情人以勇气。此刻的快乐和未来的希望全部融化在一片激情之中：初次的爱抚，夏尔在德·哀格勒蒙夫人面颊上纯洁、羞怯的亲吻，使他们俩激动不已，平日里愈胆怯，此

① 侯爵夫人忠于过去的爱情时称朱丽，而这时朱丽却喜欢人家叫她朱丽叶（喻指《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这个名字几乎是爱情的象征。

时就愈胆大，而且愈危险。不幸的是，他们俩既不矫饰也不作假，这是两颗高尚灵魂的情投意合，他们被礼法隔离，却被天性结合。就在这时，德·哀格勒蒙将军进来了。

"内阁改组了，"他说，"令伯参加了新内阁。所以您很有希望当大使啊，旺德奈斯。"

夏尔和朱丽涨红了脸，互相望了望。两人同时害羞也是一种联系。他们俩有着共同的思想，相同的内疚，两个偷吻的情人之间的联盟，犹如刚杀人的两个强盗之间的联盟一样可怕而且一样牢固。总应该给侯爵一个回答啊。

"我不想离开巴黎了，"夏尔·德·旺德奈斯说。

"我们知道为什么，"将军接口道，他装出发现秘密的人的精明相，"您不愿离开令伯，为的是继承他的贵族院议员席位。"

侯爵夫人躲进自己的房间，心里狠狠骂了他的丈夫一句："他愚蠢到了极点！"

四 上帝的旨意

在意大利门和卫生检疫站之间有一条通往植物园的市内林荫道①，这里的景致能使艺术家赏心悦目，能使最倦于观赏

① 意大利门位于穆夫塔街北端，这条街当时直达现今的意大利广场；卫生检疫站位于今圣雅各广场。当时巴黎的环城大道被入市税征收处分割成两部分。故事发生在市内，环城道现称布朗基大道。故事发生的确切地点是在靠该大道双号一边的爱德蒙·贡迪内街和保尔·热韦街之间。

美景的旅行家流连忘返。如果你走上道旁微微隆起的一个小丘——从这里开始，浓荫蔽日的大道曲曲弯弯，宛如林间一条静悄悄的绿色小径，你可以看见一道幽深的河谷，谷地里半乡村式的工厂星罗棋布，有稀疏的青翠草木点缀其间，别弗尔河（或称戈伯兰河）① 的浊流滚滚而过。山丘的那一面成千的屋顶鳞次栉比，好似万头攒动的人群，荫庇着圣马尔索区的穷苦人。先贤祠宏伟的穹顶、慈谷军医学院灰暗凄凉的圆顶，高傲地俯视着整个阶梯形的城镇，阶梯的台坡由曲曲弯弯的街道构成，显得奇形怪状。相形之下，这两个建筑物巨大无比，居高临下，似乎把摇摇欲坠的民房和山谷里最高大的杨树踩在脚下。左边，天文台好象一个又黑又瘦的幽灵，因为从这里望去，日光透过窗户和走廊会产生难以形容的幻觉。远处，在卢森堡区一片青灰色的建筑和圣絮尔皮斯教堂的灰色钟楼之间，荣军院漂亮的尖顶闪闪发光。这一带建筑掩映在青枝绿叶之中，消失在模糊的阴暗处，随着天空的色彩、光线或云景的不断变化而显示出万千气象。远方，高楼大厦布满天际，近处，树木起伏荡漾，乡间小路蜿蜒蛇行。右边，景色别致，你从宽阔的空隙望去，圣马丁运河的水面犹如长长的白练，两岸砌着红色的石块，岸旁种着菩提树，其间耸立着公仓② 的罗马式

---

① 别弗尔河发源于凡尔赛，分两支注入塞纳河，十四世纪冉·戈伯兰在别弗尔河畔建厂，后人也称戈伯兰河。染坊和制革业使用河水，造成现在人们所说的污染。

② 公仓用来储存防饥荒的粮草，此处公仓建于一八〇七年，位于现今的布东大道。

建筑。最远处，美城区烟雾迷漫的高地背负着房屋和磨坊，起伏的地势和峥嵘的云脚浑然一片，竟难以辨认。沿山谷排列的屋宇和依稀如童年回忆的地平线之间，有一座你看不见的城市，一座巨大的城市，消失在广慈医院的屋顶和东城公墓的山顶之间的深渊里，沉浮在痛苦与死亡之间。城市发出沉闷的隆隆声，犹如大海在悬崖的后面咆哮，它好象在怒吼："我在这儿哪！"如果太阳向巴黎的这个侧面倾泻光芒，廓清尘埃，使万物豁然开朗；如果太阳映入儿扇玻璃窗门，照亮屋顶，投射在金色的十字架上，刷白墙垣，使空气变成一块透明的轻纱；如果太阳给奇幻的阴影造成千差万别的对比，如果天空蔚蓝、地面熙熙攘攘，如果大钟鸣响，那么你可以从那儿欣赏到难以想象的人间仙境，你会为之倾倒，如同见到那不勒斯、伊斯坦布尔① 或佛罗里达② 的美景那样心荡神驰。这支管乐队乐器齐全，既有人世的喧哗又有孤独的诗人平静的吟唱，既有万物的气息，又有上帝的声音。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宁静的柏树下，沉睡着这样一座城市。

一个春天的早晨，正当太阳使这美丽的景色大放光彩的时候，我倚着一棵榆树观赏风景，任那春风吹拂树上的黄花。面对这一派壮丽多采的景致，我辛酸地想到我们对当今祖国的轻蔑，甚至在书籍里也有反映。我诅咒那帮可怜的富人，他们厌弃我们美丽的法兰西，用高价购买蔑视他们祖国的权利，举着单柄眼镜，走马看花地观赏已经变得俗不可耐的意大利

①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一港口。

② 佛罗里达，美国东南一岛屿，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

风景。我怀着深情厚意凝望着现代的巴黎，不禁沉浸在梦想里。突然一个响亮的接吻声扰乱了我的清静，驱散了我的哲理的思索。我站在山谷陡峭的坡顶一条与大道平行的小路上，坡下是淙淙的流水。朝戈伯兰桥那边望去，我看见一个在我看来还相当年轻的妇人，穿着雅致大方，她那温存的面容好象和甜蜜明快的景色交相辉映。一个英俊的年轻男子正把一个少见的漂亮男孩放在地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响吻是亲在母亲的脸颊上呢，还是亲在男孩的脸颊上。两个年轻人的眼睛、举止、微笑都反映出他们有一致的、温柔而活跃的思想。他们迅速而轻松地挽起手臂，相互靠拢时，配合之默契令人惊叹。这当儿，他们只想到自己，根本没有察觉我在场。不过旁边还有另一个孩子，这孩子闷闷不乐，赌气地背对着他们，向我投来的目光里有一种令人刺心的表情。这孩子让弟弟一个人奔跑，弟弟忽而跑在他母亲和年轻人的后面，忽而跑在他们前面。她的穿着跟弟弟一样，也那么招人怜爱，但举止更柔和，一声不响，常常发呆，仿佛一条冻僵的蛇。这是一个小女孩。美丽的妇人和同伴的散步有一种说不出的机械性。也许为了消遣，他们只限于在小桥和停在大道拐弯处的马车之间很小的空地上来回走动，时而停下脚步，彼此瞧瞧，相对而笑。他们的谈话变化无常，忽而气氛活跃，忽而无精打采，忽而疯疯癫癫，忽而严肃认真。

我躲在大榆树后面欣赏这个美妙的场面，如果我没有发现若有所思、沉默寡言的小女孩脸上有一种和她年龄不相称的深思的迹象，我多半不会注意到他们的秘密。当她母亲和

年轻人走过来挨近她时，她常常阴郁地歪着头，如同对弟弟一样向他们偷偷瞟一眼，这是一种实在奇特的眼光。每当小男孩撒娇想跟他们走在一起时，美丽的妇人或青年男子总是抚摸他的金黄鬈发，亲切地拍拍他细嫩的脖子或白色细布绉领，这时，眼圈略青的女孩脸上立即出现敏锐的反应、天真的恶意、粗野的目光简直无法描述。无疑，这个奇怪的小女孩柔弱的容貌上有一种大人的激情。她不是在苦恼便是在思索。不过，对这些年华似锦的人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更为致命呢？是埋藏在胸中的痛苦呢，还是吞噬着刚诞生的心灵的早熟思想？一个母亲也许知道吧。至于我，我认为最令人寒心的事莫过于看到孩子的额头上呈现老人的思想，相比之下，贞女出言亵渎神明还没有这么可怕。所以这个已经开始动脑筋的小女孩木讷的神情，她那少得出奇的动作，这一切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好奇地注视着她。凭着观察家天生的想象力，我把她跟她的弟弟作了一番比较，企图捕捉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差别。女孩是深色头发，黑眼睛，健壮、早熟；小男孩是金黄头发，海绿色眼睛，体力单薄，两人形成强烈的对比。姐姐大概有七、八岁，弟弟不到六岁。① 他们的穿着打扮完全相同。可是仔细瞧一瞧，我便注意到他们的衬衣圆绉领有一点相当细微的差别，但这点细微的差别后来给我揭示了整整一段往事，同时给我揭晓将来发生的整个悲剧。确实算不了什么，褐发小姑娘

① 由于本段原系独立的短篇，人物的年龄与前文有矛盾。按前文爱伦娜生于一八一七年，朱丽与旺德奈斯相爱是在一八二五年以后，两个孩子的年龄至少应相差八、九岁。

的圆绉领上只简单绣上一圈折边，而弟弟的圆绉领上却镶着漂亮的刺绣，这暴露了母亲心中的一个秘密，一种无言的偏爱，孩子们能看透母亲的心事，好象上帝的圣灵附在他们身上。金发男孩无忧无虑，欢欣雀跃，长得象个小女孩，因为他的皮肤白皙细嫩，动作文雅，容貌温柔，而姐姐尽管强壮，五官端正、面色红润，却象一个病态的小男孩。她活泼的眼睛已失去孩子那种迷人的水汪汪的光彩，好似那种低三下四的人被心火烧干的眼睛。总之，她的白皙缺少某种光泽，白里带青，恰是性格刚强的征兆。他弟弟两次来找她，用动人的神态和美丽的目光，用肯定会使沙尔莱① 眉飞色舞的表情，把他玩的小喇叭递给她："喏，爱伦娜，你要吗？"她却每次都恶狠狠地瞪他一眼作为回答。小姑娘在无忧无虑的外表下显得阴沉可怕，每当她弟弟走近她，她就颤抖，甚至马上脸红起来，但是看上去弟弟根本没有察觉到姐姐情绪恶劣，他那纯真的童心所表现出的无忧无虑、关心别人的神情和小姑娘脸上表现出来的成年人的老谋深算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她身上已经笼罩了成人的阴影。

"妈妈，爱伦娜不愿意玩，"小男孩高声说，他抓住她母亲和年轻男子在戈伯兰桥上静默无言的时机发出抱怨。

"随她去，夏尔②，你知道她老赌气。"

母亲漫不经心地说道，接着很快地转身和年轻人一起走了。这句话使爱伦娜难受得落泪，她偷偷吞下眼泪，向她弟

① 尼古拉－图桑·沙尔莱（1792—1845），法国当时的著名画家，雕刻家。

② 小男孩的名字。

弟望了一眼，眼光深沉，带着难以理解的表情。她先不怀好意地朝弟弟站在上面的陡坡望望，然后瞅瞅别弗尔河，瞧瞧桥、风景和我。

我怕被这一对快活的男女发现，因为我可能打扰他们的谈话。我悄悄躲开，藏在一排接骨木形成的绿篱后面，树叶把我挡得严严实实，谁也看不见。我悠然自得地在陡坡高处坐下，静静地观望，时而欣赏变幻的美景，时而凝视孤僻的小姑娘；我把头倚在接骨木上，正好和大路相平，所以透过树丛的空隙或者根部我还能看见她。爱伦娜见不着我，显得很不安，她的黑眼睛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好看的眼光朝小径的远处、林木的后面到处找我。她为什么对我发生兴趣呢？这时小夏尔天真的朗朗笑声在宁静的空中回响，犹如小鸟在歌唱。跟他一样有金黄头发的英俊青年把他抱在怀里颠来颠去，一边亲吻他，一边说些没头没尾、失去原意的话。我们对孩子亲昵地说话时常常是这样的。母亲微笑着看他们闹着玩，时不时轻轻说几句话，大概都是肺腑之言，因为她的伴侣非常快乐地停了下来，用火一般热情的蓝眼睛瞧着她，神情痴迷。他们的声音夹杂着男孩的声音，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他们三个人都很可爱动人，在这美丽的风景里，这美妙的场景使人感到一种难以想象的温馨。一个美丽、白皙、含笑的妇人，一个爱情产生的男孩，一个青春焕发的男人，一片清澄的天空，总之，自然界的一切都那么协调和谐，使人心旷神怡。我突然发现自己也在微笑，好象这种幸福是属于我的。英俊的青年听到钟鸣九下。他温柔地吻了他的女伴之后，往回走向他的轻便双轮马

车，这时车子已由一个老仆人驾着慢慢迎上来。他的女伴变得严肃起来，甚至有一点忧郁。年轻人一边听那可爱的孩子天真幼稚的絮语，一边最后亲吻了他几下。然后，年轻人上了车，妇人呆呆地听着马车滚动，望着林荫大道的滚滚尘土，就在这时候，夏尔朝站在桥边的姐姐跑来，我听他用银铃般的声音向她问道："你为什么不来向我的好朋友告别呀？"

爱伦娜看见弟弟到了陡坡上，她朝他恶狠狠瞪了一眼，眼睛里燃起一团火，其他任何孩子都没有这样可怕的目光，她愤怒地把他猛然一推。夏尔沿着陡坡滑下去，碰到了树根，被猛烈地弹到岩壁锋利的石块上，他的前额撞破了，鲜血直淌，接着他滚进了污浊的河水。美丽的金发脑袋扎进水里，溅起无数褐色的水柱。我听到了可怜的孩子的尖叫声，但很快就被河水淹没了，他扑通一声重重地掉进水里消失了，好似一块石头被投入水底。这事故象闪电一样迅速。我忽地站起来，从一条小路跑下去。吓呆了的爱伦娜发出令人心碎的嘶叫："妈妈！妈妈！"母亲已经来到，站在我身旁。她是象鸟一般地飞快跑来的。但母亲的眼睛也好，我的眼睛也好，都无济于事，我们认不出孩子淹没的确切地点。黑浪在宽阔的河面上翻腾。别弗尔河床在这一带有十尺深的污泥。孩子大概已死在里面，救他是办不到的了。这天是星期天，在这个时辰，一切都在休息。别弗尔河上没有船只，也没有渔夫。我既找不到竿子来探测这段臭河，远处也找不到一个人。我何必要向人讲这场灾祸呢？何必要泄露这个不幸的秘密呢？爱伦娜也许替她父亲报了仇。她的妒忌或许是上帝的意旨。然而我望着

她母亲，心中不寒而慄。她的丈夫，她的永恒的审判官，将要对她进行何等可怕的审问呢？她的身边始终拖着无法否认的证人。孩子的额头和面色是透明和半透明的，谎言对孩子来说犹如一盏灯，照在他脸上，连眼睛都要红的。这可怜的妇人还没有虑及回到家里会有怎样的灾难，她只顾向着别弗尔河水发呆。

这样一个事件在一个女人的生活中一定会引起可怕的反响，许多十分骇人的回声时时惊扰着朱丽叶的爱情生活，这里要讲的就是其中的一次。

两、三年之后，一天晚饭后在德·旺德奈斯侯爵家里，他当时正为父亲服丧，有一件继承的事要办，所以邀请了一位公证人。这个公证人可不是斯特恩笔下的小公证人①，而是巴黎常见的那种又粗又胖的公证人，是值得尊重的人，这等人一板一眼地干蠢事，重重踩着别人包藏起来的伤口，还要问别人为什么叫苦连天。这种人一旦得知他们所干的害人傻事的缘由，便说："说真话，我事先可一点儿也不知道啊！"总而言之，这公证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笨蛋，除了证书契约之外，对生活一窍不通。外交官有德·哀格勒蒙夫人在身旁。德·哀格勒蒙将军没有等饭吃完就彬彬有礼地退了席，带着两个孩子看戏去了，去大马路的昂必居喜剧院或者快活剧院。尽管情节十分刺激，这种剧却在巴黎被认为可以让孩子们看而没有危

① 指斯特恩的小说《感伤旅行》中的人物。

险，因为无辜者总以胜利告终。父亲没有吃饭后果点就走了，因为女儿和儿子一股劲地缠着他，催他在开幕前到达剧院。

公证人，这个沉着镇静的公证人，完全想不到德·哀格勒蒙夫人为什么把孩子们和父亲打发去看戏，自己却不陪他们一起去。他打从吃晚饭起就如钉在椅子上似的不动弹。他和主人的一场讨论延长了吃饭后果点的时间，仆人们也就推迟上咖啡。这些意外的事消耗了无疑十分宝贵的时间，引起美丽的妇人作出不耐烦的表示，我们可以把她比作一匹赛跑前的纯种马，前蹄不断踢蹬。对马和女人一窍不通的公证人天真地认为侯爵夫人是一个生气勃勃、活泼愉快的女人。公证人为能跟一个时髦女人和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在一起感到高兴，竭力卖弄聪明；他把侯爵夫人敷衍的微笑当作赞许，其实她极不耐烦，而他却越来越起劲。主人当然明白女伴的意思，他已经多次以沉默来回答公证人盼望得到的赞扬，但是在这些意思很明确的静场时，这个鬼家伙眼睛瞧着火，搜肠刮肚地寻找轶事趣闻。后来，外交家不耐烦地看表。最后，美丽的妇人带上帽子准备告辞，当然并没有走。但公证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什么也没有明白，美滋滋地十分得意，满以为他的话使侯爵夫人很感兴趣，使她待着不动。“我肯定能使这个女人当我的主顾，”他心想。

侯爵夫人站着，戴上手套，绞着手指，一会儿看看跟她一样不耐烦的德·旺德奈斯侯爵，一会儿看看层出不穷耍小聪明的公证人。每次这个可敬的人说话稍停的时候，这对漂亮的男女便松一口气，互相表示：“他总算要走啦！”但是不，他仍

待着不动。这简直是精神上的一场恶梦，终于激怒了两个热恋的人，公证人的行为犹如一条蛇缠着两只鸟儿，迫使他们采取生硬的态度。公证人津津有味地叙述一个得宠的代理人如何运用卑劣的手段发财致富，其卑鄙的行为又是如何被一个聪明绝顶的公证人不折不扣地识破，这时外交官听到钟敲九响，他看出他的公证人不折不扣是一个笨蛋，只能干脆下逐客令，于是他毅然决然用一个手势打断他的话。

“您想要火钳吗，侯爵先生?”公证人问道，一边把火钳递给他的委托人。

“不，先生，我不得不赶您走了。太太要去找她的孩子们，我得陪她去。”

“已经九点了！跟殷勤可爱的人在一起，光阴似箭啊！”公证人说，其实是他一个人唠叨了一个小时。

他取了帽子，又回过来站在壁炉前面，忍不住打了一个饱嗝，根本没有注意侯爵夫人雷击般的目光，他对他的委托人说：“我们归纳一下吧，侯爵先生。正经事要紧，明天我们就给令弟发一张传讯，催告一下。我们先着手清点财产，然后，毫无疑问……。”

公证人完全没有明白他的委托人的意图，他把主人刚才的逐客令理解成相反的意思。这桩遗产继承纠纷太微妙，旺德奈斯出于无奈，不得不更正笨拙的公证人的意见，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又耽误了一些时间。

“听我说，”外交家在年轻妇人的暗示下最后说，“您搞得我头昏脑胀，请明天九点钟跟我的诉讼代理人一起来吧。”

“但是请允许我提醒您，侯爵先生，我们不一定能在明天见着德罗什先生，而如果催告书不在中午以前发出，那就要过期，而且……。”

这时一辆马车开进院子，听见马车声，可怜的妇人生气地转过脸，掩饰涌上眼眶的泪水。侯爵拉铃叫人说他不在家，但突然从快活剧院回来的将军抢在仆人的前面，一手拉着哭红眼睛的女儿，一手拉着快快不乐的小儿子。

“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啦？”妻子问丈夫。

“我以后再对你说吧，”将军回答，一面朝旁边开着门的小客厅走去，他看见里面有报纸。

烦躁的侯爵夫人失望地斜靠在一张长沙发上。公证人自认为应当和孩子们表示亲近，用矫揉造作的声调对男孩说：“怎么啦，我的小乖乖，看了什么戏啦？”

“《洪流滚滚的河谷》，”[①]居斯塔夫悻悻地说。

“说句公道话，”公证人说，“我们现在的作家八成是疯子！《洪流滚滚的河谷》！为什么不说《河谷的洪流》呢？一个河谷完全可能没有洪流，而要是说“河谷的洪流”，作者就可能表达得更明确、更确切、更明显、更明白。这先不去管他。现在，请想想在一道洪流里，在一个河谷中，能产生一场戏吗？你们会反驳我说，如今这类演出主要的魅力在于布景，要是这样，这个题目倒是挺合适的。您玩得很高兴吧，我的小少爷？”他

① 《洪流滚滚的河谷，又名孤儿与凶手》，是迪佩蒂·梅雷的三幕情节剧，一八一六年首次在圣马丁门上演。剧中有一个男人推一个小男孩入水。

一边说一边在孩子面前坐下。

当公证人询问洪流里能发生什么悲剧时，侯爵夫人的女儿慢慢转过身去哭了起来。母亲心里很不愉快，根本没有注意女儿的行动。

“噢！先生，我倒是觉得挺好玩的，”男孩回答说，“戏里有一个小男孩，他很可爱，不过他孤零零一个人生活，因为他的爸爸不要他了。哦，当他走到急流上面的桥头时，一个大胡子的坏蛋，穿一身黑衣服，把他推进了河里，就在这个时候，爱伦娜哭了起来，呜呜哭个不停，全场的人都嘘我们，我爸爸就赶紧，赶紧把我们领出来了……。”

德·旺德奈斯先生和侯爵夫人两人惊得呆住了，好似突然发了病，使他们失去了思想和行动的能力。

“居斯塔夫，你给我住嘴，”将军喊道，“我叫你不要说剧场里发生的事情，你忘了我的叮嘱。”

“请大人原谅他吧，侯爵先生，”公证人说，“我不该问他，但我不知道事情如此严重……。”

“他不该回答，”父亲说道，一边生气地看着儿子。

孩子们和父亲突然回来的原因，看来外交家和侯爵夫人是十分清楚的。母亲望着女儿，见她哭泣不止，便起身向她走去，不过同时紧紧板起了脸，声色俱厉、毫不宽容地对她说：

“够了，爱伦娜，到小客厅去擦干你的眼泪。”

“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她怎么啦？”公证人问，他既想平息母亲的怒火，又想安慰哭泣的女儿，“她长得多么好看，数得上世界上最乖的小姑娘啦，夫人，我敢肯定她只会使您快乐，是

不是啊？小姑娘？”

爱伦娜哆哆嗦嗦地望着母亲，擦擦眼泪，尽力克制脸上的抽搐，然后躲进小客厅里去了。

“诚然，”公证人滔滔不绝地往下讲，“夫人，您是一个绝顶的好母亲，不会偏爱孩子的。再说您情操高尚，不会产生这种可悲的偏爱，偏爱的恶果我们公证人看得特别清楚。社会让我们经手这类事情，所以偏袒的感情在我们眼中表现为最丑恶的形式——利益。譬如，一个母亲为了她所偏袒的孩子们的利益，想要剥夺她丈夫的孩子们的继承权，相反丈夫有时执意要把财产留给母亲所憎恨的孩子。于是导致勾心斗角、担惊受怕，于是签定什么证书契约，搞什么秘密文件，伪造变卖文件，委托遗赠等等。总之，一片混乱，可悲可怜，说良心话，实在是可悲可怜！又如，有些父亲一辈子专门想方设法剥夺孩子的继承权，窃取他们妻子的财产……是的，窃取一词用的十分恰当。当然我们说的是悲剧喽！我敢向您肯定，如果我们可以披露赠与的秘密，我们的作家准能写出惊心动魄的资产阶级悲剧。我不知道妇女们有什么神通能达到她们的欲望，别看外表，别看她们娇滴滴的，最后总是她们获胜。嘿，不过，她们却唬不住我。我总能猜出她们偏爱的原因，这些原因上流社会的人总是彬彬有礼地推托说难以捉摸。但是丈夫们永远也猜不透，应该为他们说一句公平话。您一定会反驳我说……。”

爱伦娜跟着父亲从小客厅回到大客厅，仔细听着公证人说话，她非常明白公证人说的话，怯生生地向她母亲瞟了一

眼，凭童年的本能预感到这种情况将导致母亲对她加倍严厉。侯爵夫人脸色刷白，心惊胆战地向伯爵①示意瞧瞧她的丈夫，她丈夫正若有所思地盯着地毯上的花纹。此时，外交官的教养无论怎么好，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狠狠瞪了公证人一眼。

"到这边来一下，先生。"他一边对公证人说，一边急速向客厅的前屋走去。

公证人战战兢兢地跟着他，连话也没有说完。

德·旺德奈斯侯爵猛地关上客厅的门，把那对夫妻留在客厅里，然后强忍住心中的怒火对公证人说："先生，吃晚饭以来，您尽干蠢事，尽说傻话，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走吧，弄不好您要惹大祸的。如果您是一个优秀的公证人，您就呆在您的事务所里得了，您若是偶然来到上流社会，还是识相一些为好……。"

说完，他根本没有理睬公证人，便径直回到客厅，公证人惊得目瞪口呆，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等头晕耳鸣过去之后，他好象听到客厅里有人在呻吟，有人在来回走动。他怕再见到伯爵②，双脚总算恢复了逃走的元气，他找到了楼梯，但到达门口时，他撞在急急忙忙来到主人面前听命的仆人怀里。

"这帮大老爷们原来都是这样的啊，"他一边想一边在街上寻找轻便马车，"他们鼓励你说话，请你说话时还恭维一番，你以为逗乐了他们，没那个事儿！他们对你言行放肆，对你疏

① 巴尔扎克忘了把旺德奈斯伯爵改成侯爵。

② 应为侯爵，同上。

远，甚至把你赶出门外而毫不在乎。其实，我才智横溢，我没有说过任何不明智、不稳重、不得体的话。他劝我识相点儿，说实话，我识相得很哪！活见鬼！我是法律公证人，公证人公会的会员。唔，这定是大使的俏皮话，这些人没一句正经话，明天让他给讲清楚我怎么在他家里尽说傻话，尽干蠢事。我要他赔礼，就是说，我要求他讲出道理。归根到底，也许我错了……说实在的，我何必自讨没趣！跟我有什么相干呢！”

公证人回到家里，把这个谜交给了他的公证婆，一五一十地把晚上发生的事向她讲了一遍。

“我亲爱的克罗塔，大人说你尽干蠢事，尽说傻话，一点也不错啊。”

“为什么呢？”

“我亲爱的，我可以对你说，不过这不妨碍你赶明儿到别处重蹈复辙。只是我再次劝你在交际场所只谈事务为好。”

“如果你不愿对我说个究竟，我明天就去向……。”

“天哪，最大的笨伯也会想方设法把这类事情掩盖起来，你想一个大使会说出来吗？真是，克罗塔，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糊涂。”

“谢谢，我亲爱的！”

五　两次相遇

从前拿破仑的一个传令官，我们只称他为侯爵或将军，王政复辟时期发了迹。春暖花开的日子他来到凡尔赛①，住在

位于教堂和蒙特勒伊门之间的一座乡间别墅里，这里可直通圣克鲁大街。他在王宫的职务不允许他离巴黎太远。

这幢别墅是从前某个大贵人用于偷情的隐庐，有着宽阔的属地。别墅处于花园的正中，左、右离城门边的茅屋和蒙特勒伊最边沿的房子一样远。这样，这幢花园式住宅的主人在不太孤独的情况下，离城不远但又能享受清净的乐趣。与这一点形成奇怪对比的是房子的正面和大门正好朝着道路，也许以前这条道很少有人经过。这个假设似乎站得住脚，如果我们想到这条道通向路易十五为德·罗曼小姐建造的雅致的别墅，如果我们想到如今游客们在到达别墅之前可以看到好几个地方有娱乐场，娱乐场室内的摆设和装饰暴露出我们聪明的祖先的奢侈生活。尽管他们的放荡受责难，他们寻找的却是幽静和神秘。

一个冬天的夜晚，侯爵、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单独呆在这幢僻静的房子里。他们的仆人告假去凡尔赛参加他们之中一个人的婚礼，刚好这天又是圣诞节，隆重的节日气氛给他们在主人面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他们便毫无顾忌地尽情作乐，比准假的时间多玩了一会儿。但是将军素有严守信用的美名，所以到了回家的时间，偷闲者们虽然还在跳舞，心里不无内疚。十一点刚打过，一个仆人都没有回来。田野里笼罩着一片寂静，只不时听到北风带着哨音吹过黑压压的树林，北风在房子周围呼啸，或猛烈地吹进狭长的走廊。严寒净化了

① 此处与后面提到的冬天的夜晚、圣诞节有矛盾，是作者的一个疏忽。

空气，硬化了田地，冻结了石子路，一切都干得发脆，这种现象往往使我们吃惊。一个迟归的醉汉沉重的步伐，或一辆回巴黎的马车声，都显得特别响亮，也比平时传得更远。枯叶被突如其来的旋风卷得满地飞舞，在庭院的石块上发出瑟瑟声，使寂静的夜晚发出声息。总之，这是一个严酷的冬夜，这样的夜晚，往往从我们自私的心里引出怜悯穷人或旅客的无用的哀叹，从而使我们特别依恋火炉。这时候，将军一家人团聚在客厅里，既不因仆人们不在感到不安，也不为无家可归的人们担忧，更不曾想到寒夜难眠的诗意。妻子和孩子们信任一个老兵的保护，陶醉在内心生活产生的快乐里，没有一句不合时宜的高谈阔论，这时感情上不受拘束，亲昵和坦率使言语生动、目光有神、游戏活跃。

将军坐在，或说得更确切一点，埋在壁炉旁一张又高又宽的安乐椅里，炉火熊熊，发出灼人的热气，表明屋外非常寒冷。这位诚实的父亲把头靠在椅背上，略略倾斜着，他坐的姿态懒洋洋的，看得出他十分平静，喜悦甜滋滋地涌上心头。手臂软绵绵地伸出在安乐椅的外面，好象已失去知觉一般，更显出心情的舒畅。他端详着最小的孩子，一个刚五岁的男孩。那孩子脱了一半衣服，不肯让母亲给他换睡衣。侯爵夫人有时挥动衬衣和睡帽吓唬他，于是那孩子捂着绣花绉领，躲避睡衣睡帽。母亲叫他的时候，他朝她笑，因为他看见母亲因他的淘气也在发笑。然后他又跟姐姐一起玩起来，他姐姐跟他一样天真，却比他更调皮，说话也比较清晰，父母听不太清楚他们隐隐约约的谈话和含含糊糊的意思。小莫依娜比他大两岁，

已经会用女性的媚态和不断的笑声来逗引弟弟，那笑声好比不断迸发的烟火，常常无缘无故地爆发。看到他们两个在炉前打滚，毫无拘束地袒露着可爱的圆滚滚的身体和白净细嫩的肌肤，看到他们黑色和金黄色鬈发绞在一起，红扑扑的脸庞互相厮磨，脸上笑容荡漾，露出自然的酒窝儿，这时，一个父亲，尤其是一个母亲，是理解这些幼小的心灵的，在他们看来，这些心灵已经带上了他们的特性，已经浸透了他们的感情。这两个天使水汪汪的眼睛、红润的双颊、白皙的肤色，使柔软的织花地毯也失去了光彩。地毯成了他们嬉戏的舞台，他们在上面跌偃摔打而毫无危险。母亲坐在壁炉另一角的一张椭圆形双人沙发上，面对着她的丈夫，周围堆着散乱的衣服，手上拿着一只红鞋，姿态十分悠闲。她的表情略微有些严厉，不过被嘴唇上和蔼的微笑冲淡了。她将近三十六岁①，因为五官罕见的端正，依然十分美貌，这时热气、亮光和幸福使她脸上焕发出神奇的光彩。她常常不看孩子们而睁着一双温柔的眼睛望着丈夫严肃的面孔，有时夫妻俩的目光相遇，便交换着无声的喜悦和深沉的感想②。将军的脸色黝黑，宽阔而明朗的前额上垂着几绺灰白的头发。他那闪闪发亮的蓝眼睛射出坚

① 由于前面已经提到的原因，朱丽的年龄又与前文不一致。朱丽结识旺德奈斯时已经三十岁，后又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已经五岁，因而按理此时应不止三十六岁。

② 这是《人间喜剧》中少有的幸福家庭场面，当巴尔扎克写这个短篇时，一点没有想到德·哀格勒蒙先生和夫人，但后来修改时也很少改动。莫依娜是爱情的产物，阿贝尔是义务的产物。夫妻俩经历了若干曲折之后，达到了巴尔扎克在《婚姻生理学》第十四节中所称道的家庭和睦。

毅的光芒，他那布满皱纹的干枯的面颊上带着英武的神采，这表明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才换得别在上衣饰孔上的红色勋表。此刻他的两个孩子天真的喜悦反映在他那苍劲、刚强的脸上，使他的脸透出难以言传的纯朴、厚道。这个年老的军事家轻而易举地返老还童了。那些历尽人世苦难终于承认暴力的可悲、弱者的可亲的士兵不是都对儿童表现出疼爱吗？较远的地方有一张圆桌，由一排星光油灯照亮，明亮的光线使壁炉上的烛光显得苍白无力，桌前坐着一个十三岁的小伙子，正快速地翻阅一本大书。他弟弟妹妹的闹声一点都没有使他分心，他的脸表露出青年人的好奇心。如果我们知道他念的是《一千零一夜》的迷人故事，看到他身穿中学生制服，那就能理解他为什么如此聚精会神了。他端坐不动，带着沉思的神态，一只肘搁在桌子上，手托脑袋，雪白的手指插在褐色的头发里。灯火垂直地泻在他的脸上，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却是暗的，很象拉斐尔那一类色调暗淡的自画像：画家歪着脑袋全神贯注地沉思着未来。在这张桌子和侯爵夫人之间，一个颀长窈窕的姑娘在做活计，她坐在织毯机前，脑袋上下来回俯仰，精心梳理的乌发反射出光亮。单凭爱伦娜一个人就可构成一个场景。她的美是一种罕见的健美。她的头发向上拢起，显出一圈鲜明的线条，但因为头发太密，仍有几绺不听梳子的指挥，顽强地卷曲在后颈上面。整齐的浓眉在白皙明净的前额上显得很突出。人们甚至可以从她的上唇看出她颇有点胆量，因为在线条极为精美的希腊式鼻子下有一道浅浅的茶褐色。但是丰满可爱的体型，面部其他部分的纯朴表情，细嫩晶莹的

肤色，柔软多情的嘴唇，完美的鹅蛋脸，特别是处女圣洁的眼神，使这个茁壮成长中的美人赋有女性的温柔，迷人的端庄，这正是我们赋予和平天使和爱情天使的特性。不过，这个少女身上没有任何脆弱的成分，她的心性温和，体态柔美，灵魂刚强，面庞迷人。她模仿她的中学生弟弟静静地不出声，好象沉浸在少女不可避免的遐想里，这类遐想父亲往往是猜不出的，甚至聪明的母亲也难以捉摸，所以当一些变化无常的阴影从她脸上掠过时就象澄清的天空浮起薄薄的乌云，很难看出是因为灯光晃动的关系呢，还是由内心的隐痛引起的。

夫妻俩这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两个大孩子。不过将军询问的目光多次扫视大孩子的静默场面，这幅家庭画面的前景中孩子们吵吵嚷嚷所表达的希望已经在置于中景的无声场面里完美地实现了。这些人物用难以觉察的渐变解释了人生，构成一首生动的诗歌。客厅里琳琅满目的豪华装饰，客厅里的人物不同的神态，五颜六色的服装，不同年龄的容貌，灯光下越发突出的不同的脸部轮廓，在人类生活的这些篇章里给雕刻家、画家、作家提供了瑰丽多彩的素材。最后，寂静与严冬，孤独与夜色给这个高尚而纯朴的场景增添了庄严的气息，这是大自然绝妙的功力。家庭生活这种神圣的时刻确有难以形容的魅力，也许是憧憬另一个美满世界的结果吧。苍天的光辉无疑照射到这种场面，作为人类一部分悲伤的补偿，并叫人类接受现世的生活。宇宙好象在我们面前显露出迷人的形状，展现出自己伟大的思想规律，而社会生活也好象在用

未来的前景为自己的规律辩护①。

然而，尽管阿贝尔和莫依娜发出一阵阵欢笑声时，爱伦娜向他们投以动情的目光，尽管当她偷偷注视父亲时，光润的脸上浮起幸福的神态，但一种深沉的哀怨情绪表现在她的手势、姿态里，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她藏在长长的眼帘后面的眸子里。她那双雪白而有力的手，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红润透明，几乎要化为晶莹的液体，唉，这双手在颤抖。只有一次她的眼光和侯爵夫人的眼光相遇而没有互相猜疑。爱伦娜的眼光暗淡、冷漠、恭敬，而母亲的眼光阴沉而逼人，她们于是从对方的眼光中看到了对方的心。爱伦娜赶紧低下眼睛专心看着织机，敏捷地挑针，许久不抬头，好象她的头沉得抬不动似的。母亲莫非对女儿太严厉了？她认为这种严厉有必要吗？她妒忌爱伦娜的美貌吗？她不是还可以用衣着打扮的魔力来跟女儿争艳吗？或许是女儿如同许多开始懂事的姑娘一样，发现了母亲的秘密？这位妇人表面上忠于自己的职责，以为已经把这秘密深深埋在心底，犹如深埋在坟墓里一般。

爱伦娜已经长大，纯洁的心灵开始变得严厉起来，而在这样的年纪，严厉的态度往往超过了正常的感情范围。有些人把自己的过失看作罪恶，于是用想象来折磨自己的良心，年轻姑娘因为把自己的错误看得很严重，往往加倍地惩罚自己。爱伦娜好象觉得自己比谁都低贱。以前生活中的一个秘密，也许是一个意外事故，她起先并不理解，慢慢地由于宗教意识的影响，她越来越敏锐地感受到这个秘密的压迫，最近更象是把

① 巴尔扎克认为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基础，这是他的基本思想之一。

自己看得一钱不值。她行为的变化是从她读了新近翻译出版的外国名剧选中席勒的著名悲剧《威廉·退尔》开始的。母亲看见女儿把书掉在地上，先是责怪她，随后发现引起女儿心灵上震撼的正是诗人描写杀一人以救全民族的威廉·退尔和弑君者约翰之间的某种友谊①。爱伦娜从此变得谦卑、虔诚和内向，她不再去参加舞会。她对父亲从未象现在这样温存，侯爵夫人不在场的时候，她对父亲更是百依百顺。然而爱伦娜对母亲的感情很冷淡，不过很少表露出来，将军尽管珍视家庭的和睦，竟一点也没有觉察。任何一个男人的眼光都不够敏锐，都看不透这两个女性的心，一个年轻高尚，一个敏感矜持；一个宽容仁厚，一个精细多情。如果说母亲以女性巧妙的专横使女儿伤心，这也只有受害者才觉察得到。再说只有发生意外的事件，才会出现尴尬的局面。一直到这天夜里为止，她们还没有发生过龃龉，但是在她俩和上帝之间肯定已经有了某种不祥的秘密。

"行了，阿贝尔，"侯爵夫人趁莫依娜和弟弟玩累了，既不说话，也不动弹的时候，高声说，"好，来，我的儿子，你该睡了……"她向他投去一道命令的目光，不容分说地把他抱在自己膝上。

"怎么回事？"将军说，"已经十点半了，怎么一个佣人也不回来？啊，这帮家伙！"他转身对他的儿子说，"居斯塔夫，我给

① 该剧第五场中，奥地利弑君者约翰杀害合法国王、自己的亲伯父之后，逃到威廉家，威廉当时正杀了地区的暴君。但诗人并没有描写他们之间的友谊，相反，威廉对约翰说："我跟你毫无共同之处啊。"

你这本书的时候，说好只许看到十点，到了规定的时间本该按你许诺过我的那样，自觉地把书合上，自己去睡觉。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就应当把自己的话当作信条来恪守，象重视你的荣誉那样重视你自己的话。英国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福克斯①，最为突出的是他崇高的品格。他最主要的优点就是恪守自己所作的保证。在他童年的时候，他的父亲，一个公认的正直的英国人，给福克斯扎扎实实地上了一课，使这个年轻的孩子永世不忘。当时的福克斯正是你现在的年纪，放假时回父亲家住，他父亲跟所有富裕的英国人一样，在他古堡周围拥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花园里有一座老亭子要拆毁，另在一个景致好的地方造一座新亭子。孩子们都喜欢看拆房子，小福克斯想在家多呆几天看拆房，但是他父亲要求他在开学的时候按期返校，这样父子间产生了争执。他的母亲，跟所有的妈妈一样，袒护小福克斯。于是父亲答应儿子等他下次放假回来再拆房子。福克斯回学校去了。父亲以为小孩子学习忙，大概忘了这件事，就让人拆毁了旧亭，在另一个地方新修了一个。哪知道执拗的小男孩一心想着亭子。当他回到父亲家时，他关心的第一件事便是看老亭子，结果他非常伤心，吃饭时他对父亲说：'您欺骗了我。'这个英国绅士十分羞愧，不过同时庄严地宣布：'是的，我的儿子，但我将弥补我的过错。信守自己的诺言，应该胜于守住自己的家财，因为信守诺言能发家致富，而任何万贯家财都不能因失言而消除良心上的污

① 福克斯（1749—1806），英国政客，辉格党领袖，议会中的著名演说家。

点。'父亲于是下令在原来的地方照原样重建了旧亭子，等旧亭子建好之后，他又下令当着他儿子的面把亭子拆毁。但愿这个故事，居斯塔夫，你将引以为戒。"

居斯塔夫专心听了父亲讲的故事，立刻把书合上。一时无话，将军趁机抱起跟睡魔格斗的莫伊娜，把她轻轻搂在怀里。小姑娘的脑袋在父亲的胸口摇晃，很快就入睡了，美丽的金黄色鬈发披散在身上。就在此刻，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街道上响起，突然三下叩门声使整个房子发出回响。这三下重重的叩门声很象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的呼号。看门狗狂叫起来。爱伦娜、居斯塔夫、将军和他妻子惊得颤抖起来，但刚让母亲戴上睡帽的阿贝尔和莫依娜却没有被惊醒。

"他很急啊，这个人，"军人大声说，一边把女儿放在安乐椅上。

他急匆匆走出客厅，没有听见他妻子的祈求：

"我的朋友，别上那儿去……。"

侯爵到他卧室里取了两支手枪，点上他的遮光提灯，急速走向楼梯，闪电似的飞快下楼，很快来到大门口。他儿子一直大胆地跟着他。

"外面是谁？"他问道。

"请开门，"一个声音回答，由于急促的喘气，回答的声音几乎被窒息了。

"你是朋友吗？"

"是的，是朋友。"

"你是一个人吗？"

“是的，快开门，他们追来了。”

将军刚把门打开一半，一个人影如幽灵般闪进门廊，陌生人一脚把门踢上，将军来不及阻挡，只好把手松开，门一关上，陌生人便紧贴在门上，好象惟恐门再打开。将军突然朝陌生人的胸口举起他的枪和提灯，不许他乱动。他定睛一看，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的人，裹着一件老人穿的皮袄，又长又大，看样子不是他的。不知是出于谨慎还是由于疏忽，逃亡者的帽子一直压到眉梢，把整个额头都遮住了。

“先生，”他对将军说，“请您垂下枪口，没有您的允许，我决不赖在您家，但要是我出去的话，我就会死在城门口，多惨啊！将来您在上帝面前如何交待！我请求您接待我两个小时，请考虑一下，先生，尽管我在求您，但是我所要求的非做到不可。我要求阿拉伯式的接待①，就是说我对于您来说是神圣的，要不然，就请打开门，让我死在外面。您必须保守秘密，给我一个藏身之地，给我一些水喝。啊，给一点水行吗？”他气喘咻咻地说。

“您究竟是谁？”将军问道，他对陌生人激动地说个没完感到吃惊。

“噢，一定要问我是谁吗？那么，开门吧，我走就是了。”那人用强烈的嘲讽口吻回答。

不管侯爵如何摆弄他的灯光，他只能看清陌生人脸的下部，这半张脸丝毫也不令人感到可以满足如此怪诞的要求：他

① 即摩尔人式的接待，就是说主人应把这种接待看作神圣的义务。

的脸颊在抽动，脸色铁青，脸上的线条紧张得吓人。在帽檐的阴影下，两眼放出炯炯的光芒，使暗淡的烛光越发显得昏暗了，不管怎么样，总得给他回答。

“先生，”将军说，“您说的话未免太奇怪了，要是您处在我的地位……。”

“您掌握着我的生命，”陌生人嚷了起来，用可怕的声音打断了主人的话。

“两个小时？”侯爵犹豫不定地说。

“两个小时，”那人重复道。

但是他突然用绝望的手势把帽子往上一推，露出了前额，他好似要作最后一次努力，向将军瞪了一眼，那明亮锐利的目光直刺将军的心田。这种机智和意志的迸发犹如一道闪电，象霹雳一般势不可当，有时人真具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力量。

“好吧，不管您是谁，您在我家里是平安无事的，”住宅的主人严肃地接着说，他觉得自己被某种无从解释的本能所驱使。

“上帝将报答您，”陌生人赶紧补上一句，深深松了一口气。

“您有武器吗？”将军问。

作为回答，陌生人掀开皮大衣，然后机警地拢上，刚好让将军瞧了一眼。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武器。只见他穿一身青年人参加舞会的衣服。狐疑的军人尽管只是飞快地看了一眼，但已经看得分明，不由大声问：“这么干燥的天气您怎么滚一身污泥？”

“提不完的问题!”他傲慢地回答。

这时候，侯爵发现儿子站在身旁。他想起刚才要儿子严格遵守诺言，感到十分尴尬，他心里很不高兴，怒冲冲地说：

“怎么，小鬼，你也在这儿，怎么没有去睡觉?”

“因为我想如果遇到什么危险，我对您是有用的，”居斯塔夫回答。

“得了，上楼回房间去吧，”父亲听了儿子的回答，气消了一半，然后他向陌生人说，“您，请跟我来吧。”

他们都不作声，好似两个赌徒，彼此提防。将军甚至开始产生不祥的预感。陌生人已经象恶梦似的压在他的心上，但是他想到必须信守诺言，还是领着陌生人穿过走廊，登上楼梯，把他带进三层楼上的一个大房间。这个房间正好在客厅上面，没有人住，冬天用来晾衣服，跟别的房间不相通，四壁发黄，空空如也，只有一面旧房主留下的蹩脚镜子，安置在壁炉上方；还有一面大镜子，侯爵搬进来的时候派不上用场，暂时挂在壁炉对面。这间宽敞的顶楼房间从来不打扫，空气冰冷，两张破椅算是全部家具了。将军把提灯往炉台上一放，对陌生人说：“为了您的安全，您就藏在这间破旧的顶楼房间里吧。因为我答应您保守秘密，我也请您让我把您关在这里。”

那人低头表示同意。

“我只要求一个藏身之地，要求保密，还要点水喝，”他补充道。

“我去给您取水，”侯爵回答，一面小心地把门关上，摸索着下楼到客厅取一只烛台，准备亲自到厨房找长颈水瓶。

“喂，先生，出什么事啦?”侯爵夫人急不可待地问她的丈夫。

“没出什么事，我亲爱的，”他镇静地回答。

“可是我们听得很清楚，你刚才领了一个人上楼……。”

“爱伦娜，”将军接着说，一边看着抬头望他的女儿，“请记住，你父亲的荣誉取决于你们严守秘密。你们得装做什么也没听见。”

姑娘会意地点点头。侯爵夫人呆若木鸡，丈夫强迫她沉默使她心里很生气。将军去取了一个长颈水瓶，一只玻璃杯，又上楼到那个人的房间去：他看见陌生人靠在壁炉边的墙上，光着头，帽子扔在一张椅子上。陌生人大概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强的灯光照到自己身上，当他的眼光和将军炯炯有神的眼光相遇时，他皱起了眉头，脸上显得忧虑不安，但他立刻变得温和了，显出和蔼可亲的表情，以示对他的保护者的感谢。将军把玻璃杯子和长颈水瓶放在壁炉台上，陌生人向他投去一道火焰般的目光，开口打破了沉默，他的嗓子不象刚才那样痉挛了，但仍旧有一种从心底发出的颤栗，他说：

“先生，我又要使您感到奇怪了，请原谅某些必要的任性。如果您要呆在这儿，我请您不要看着我喝水。”

老得听一个他不喜欢的人指挥，这叫将军很不愉快，但他还是立即转过身去。陌生人从口袋里抽出一块白手绢，包扎在右手上，然后抓起长颈水瓶，一口气喝尽瓶里的水。侯爵并没有想违背自己默许的保证，他只是机械地瞧着镜子，然而两面镜子互相映照，他仍旧把陌生人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他

看到陌生人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手绢立刻变得通红。

“啊！您瞧我了，”陌生人大声说，这时他已喝完水，裹上大衣，神情狐疑地端详着将军，“我完了，他们来了，我听见他们了。”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啊，”侯爵说。

“您不象我那样会听远处的声音。”

“您怎么满身鲜血，莫非您决斗了？”将军问道，他见到客人的衣服上沾着大块大块的血斑，心里很不安。

“是的，是一场决斗，您说对了，”陌生人重复道，嘴唇上掠过一丝苦笑。

这时，好几匹奔马急骤的蹄声从远处传来，声音很轻微，宛如熹微的晨光。将军有经验的耳朵识别出这是骑兵队训练有素的马队。

“这是宪兵队，”他说。

他向由他摆布的人看了一眼，这道眼光使陌生人打消了因他脱口而出的这句话产生的疑团。他拿走了灯，回到客厅。他刚把上面房间的钥匙放到壁炉上，马队的声音就响起来了，并很快地接近别墅，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马队果然在门前停下。一个骑兵跳下马，猛力敲门。将军不得不把门打开，宪兵出现在他面前，他们军帽上的银饰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他禁不住心里暗暗吃惊。

“大人，”宪兵队长对他说，“刚才您没有听见一个人朝城门跑去吗？”

“朝城门？没有。”

"您没有给任何人开过门吗?"

"我平时亲自开门吗?"

"呃,对不起,我的将军,这时候,我觉得……。"

"啊,行了,"侯爵用气恼的腔调大声说,"您想跟我开玩笑吗?您有权……。"

"没有,没有,大人,"队长忙温和地说,"请您原谅,我们公务在身,不敢怠惰。我们知道一个法国贵族院议员是决不会贸然在夜里这个时辰接待一个凶手的,我们只不过想打听一些情况……。"

"一个凶手!"将军惊喊道,"那么是谁被……。"

"德·莫尼男爵刚才被一斧子砍死了,"队长接着说,"我们正在紧急追捕凶手。我们肯定他就在附近,我们一定能逮住他。请原谅,我的将军。"

队长一边说一边上马,侥幸得很,他没有看见将军的脸,因为宪兵队长有怀疑一切的习惯,也许这时将军的脸会使他起疑心:将军的内心活动在脸上暴露无遗。

"知道刺客的姓名吗?"将军问。

"不知道,"骑在马上的人回答,"他放过了塞满黄金和钞票的写字台,连碰都没有碰。"

"那么这是仇杀喽!"侯爵说。

"啊!对一个老人有什么仇呀?……不是,不是,这个家伙一定是来不及下手了呗。"

说完,宪兵追赶已经走远的同伴们去了。将军不知所措地愣了一会儿,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久,他听见仆人们一

路争争吵吵、好不热闹地回来了，他们人还在蒙特勒伊，声音就传到了这里。他们到家的时候，将军的气正好没处出，就对他们大发雷霆，他的声音雷鸣般地震荡着房子。但他突然平静下来，因为他的随身侍从，仆人中最大胆、最机灵的家伙，解释晚回来的原因，说他们被阻拦在蒙特勒伊门：宪兵和警察正在追捕一个杀人犯，将军默不作声了。仆人的话提醒了他在这样特殊的处境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他生硬地命令所有的人立刻去睡觉，仆人们都纳闷，怎么他如此轻易地就相信了随身仆从的谎言。

正当这些事情在庭院里发生的时候，一件表面上无足轻重的小事却改变了这个故事里其他一些人物的处境。侯爵一走出客厅，他的妻子便来回看顶楼房门的钥匙和爱伦娜，最后终于俯身向她的女儿轻声说道："爱伦娜，你父亲把钥匙留在壁炉上了。"

莫名其妙的姑娘抬起头，怯生生地望着她母亲，只见母亲的眼睛闪烁着好奇的光芒。

"什么意思，妈妈？"她声音慌张地问道。

"我很想知道上面发生的事情，要是有人，怎么没有声音，快去看看呀。"

"我去？"姑娘吓了一跳。

"你害怕吗？"

"不怕，夫人，但我好象听出是一个男人的脚步声。"

"要是我自己能去，我就不会请你上去了，爱伦娜，"她母亲冷淡而威严地说道，"如果你父亲回来，看见我不在，他也许会

找我的，但他不会发现你不在这儿。”

“夫人，”爱伦娜回答，“如果您命令我去的话，我就去，但是我将失去父亲的信任……”

“怎么！”侯爵夫人用讥讽的口吻说，“既然你把一句玩笑话当真，那么我就命令你上去看看。喏，钥匙在这儿，我的女儿！你父亲嘱咐你对家里发生的事严守秘密，并没有禁止你到楼上房间里去啊。去吧，你得知道一个母亲是不应当由女儿来评头论足的……。”

侯爵夫人觉得被女儿顶撞了，讲这番话时声色俱厉，然后她拿起钥匙塞给爱伦娜，女儿一句话也没说，站起来离开了客厅。

“我母亲总有办法得到他的原谅，但是我，我完了，父亲会看不起我的。莫非她想叫我失去父亲的疼爱，从而把我赶出家门？”

这些想法突然在她脑子里涌现，她一边想一边摸黑沿着走廊向神秘的房间走去。她走到房门口时，纷乱的思想中已有了一种宿命的成分，一直压抑在心底的各种感情，被这种杂乱无章的思索搅得翻腾起来了。她也许已经不相信有什么幸福的未来，在这可怕的时刻，她对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绝望。她把钥匙往锁眼里送的时候，颤抖得痉挛起来，她的情绪极度兴奋，不得不稍停一下，把手放在心口，好象能够平息心脏深沉而响亮的跳动。她终于打开了门。铰链的声响大概没有惊动凶手的耳朵。尽管他听觉非常灵敏，他仍好似贴在墙上，一动不动，犹如陷于昏迷状态。灯笼的光圈微微照亮着他，在这

半明半暗的地方，他象一尊阴沉的骑士塑像，站在哥特式小教堂下某个黑洞洞的墓穴旁。一滴滴冷汗在他黄黄的宽额头上往下淌，在他紧张的脸上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果敢气概。他明亮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前方，好似眼前的黑暗中正在进行一场战斗。从他脸上可以看出纷繁杂乱的思想迅速从他头脑中掠过，他的神情坚毅而严峻，显示出一颗卓越的灵魂。他的体格，他的姿态，他身体各部分的比例都跟他野蛮的天性很相称。此人是力量的化身，威力的体现。他面对着黑暗犹如在瞻望他未来的图景。将军看惯了簇拥在拿破仑周围的强有力的伟人，而且他刚才被这个人奇特的气质吸引住了，没有注意这个奇特的人与众不同的外貌特征。而爱伦娜却象所有的女人一样，十分注意外表的印象。灯光与阴影，她心中的崇高感和激情交织在一起，震慑着她，陌生人富有诗意的狼狈相使她感到他很象东山再起的路济弗尔①。霎时间，此人脸上翻腾着的狂风巨浪奇迹般地平息了，一种无法描写的魔力在陌生人的四周如洪水般泛滥开来，迅速而有节奏，其本源和体现便是他自己，而他可能并不自知。当他脸上的线条恢复了自然的形态，千万种思绪便涌现在他的前额。姑娘也许因这奇特的会见感到兴奋，也许因为她闯入了一个秘密而心醉神迷，她看出这张温和而有趣的面容是值得惊叹的，她一时如入寂静的魔境，眼花缭乱，心上泛起从未有过的慌乱。但不一会儿，或许是爱伦娜情不自禁发出一声惊叹或做了一个动作，或许因为

① 她感到如果帮助路济弗尔（撒旦的别名，即魔鬼）赎罪，她自己也能得救。

凶手从理想世界回到了现实世界，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呼吸声，陌生人把头转向房主人的女儿，模模糊糊看见一个女人高贵的脸庞和丰盈的体态。那女人站着不动，身影恍惚，他还以为是天使显圣了哩。

“先生！”她用扣人心弦的声音说。

杀人凶手颤栗了一下。

“一个女人！”他脱口而出，但声音很轻，“怎么可能呢？”他接着说，“请您走开吧，我不让任何人怜悯我、宽恕我，也不让任何人指责我。我应该一个人单独活着。去吧，我的孩子，”他作了一个无比威严的手势，又说，“如果我让住这幢房子的人来跟我呼吸同样的空气，那么我就辜负了主人的一片好意。我必须服从社会的礼法。”

最后一句话的声音很低，内心的直觉让他深深感受到这个可悲的思想所引起的痛苦。他向爱伦娜投去一道蛇似的目光，直射进这个怪癖的年轻姑娘的心底，至今仍然沉睡的思想一齐骚动起来，如同一道光芒，给她照亮了未知的境界。她的灵魂被击败、被制服，毫无力量抵抗这道目光的魔力，尽管是无意向她投来的。她感到羞耻，颤抖着走出房门，只在父亲回来之前一小会儿才回到客厅，所以没来得及向母亲说什么。

将军忧心忡忡，叉着双臂，迈着规则的步伐在临街的窗户和朝花园的窗户之间默默地踱来踱去。他的妻子守着熟睡的阿贝尔。莫依娜蜷缩在安乐椅上，好似一只蹲在窝里的小鸟，无忧无虑地睡着。大姐一手拿着丝线球，一手拿着一枚针，凝望着炉火。深沉的寂静笼罩着客厅，屋内和屋外，只听到一个

个去睡觉的仆人拖沓的脚步声，参加婚礼的余兴未消而发出的窃窃笑声，到房门口一边说话一边开门关门的声音。然后从他们的床边传来一些沉闷的声响，一把椅子翻倒了，老车夫轻轻地咳嗽，后来咳嗽声也消失了。这时正是午夜，沉睡的大地上空处处覆盖着庄严的黑幕，惟有星星在闪烁。寒冷冻结了大地，没有生物的声息，没有生物的动静。只有炉火在轻轻地噼啪作响，似乎要让人明白夜阑人静了。蒙特勒伊钟楼敲响了一点钟。这时从楼上隐约传来非常轻微的脚步声。侯爵和他的女儿确信已把杀害德·莫尼先生的凶手锁在房间里，以为这是某个女佣人发出的声音，所以听到客厅前屋的开门声并不感到惊异。突然间，凶手出现在他们眼前，侯爵一时愣住了，母亲觉得好不奇怪，女儿也大吃一惊，凶手于是径直向客厅中央走来，他用特别镇静的抑扬顿挫的声音对将军说："大人，两个小时的期限快到了。"

"是您！"将军惊喊道，"您用了什么神通？"他用可怕的目光询问他的妻子和孩子。爱伦娜的脸变得火一般通红。"您，"军人的口气很坚决，"您居然和我们在一起！一个沾满鲜血的凶手居然来到这儿！您玷污了这个场景！出去！出去！"他怒不可遏地喊道。

听到凶手一词，侯爵夫人不禁叫了一声。至于爱伦娜，这个词好象决定了她的终身，她的脸上没有显露出丝毫惊异，她好象在等待这个人。她思绪万千，归结成一个意思，就是上天对她的过错的惩罚降临了。姑娘认为自己跟他一样罪孽深重，所以泰然地望着他，她是他的伴侣，他的妹妹。对她来说，上

帝的意旨在此时此景显灵了，几年以后，理智也许会否定她的良心责备，但此时良心的责备使她失去了理性。陌生人冷冰冰站着不动，一丝轻蔑的微笑从他眉宇间和厚厚的红嘴唇上流露出来。

“您完全不理解我对待您的高尚态度，”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不愿意用手接触您给我解渴的水杯，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在您家里洗我的血手，我走出您家门的时候，只想让您知道我的罪行（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嘴唇在抽搐），而不留下罪行的痕迹。最后，我并没有允许您的女儿……”

“我的女儿！”将军惊喊，一边恐怖地向爱伦娜瞪了一眼。“啊！卑鄙的家伙，滚出去，否则我打死你。”

“两个小时还没有到呢，您不能够打死我，也不能出卖我，要不然您和……我，都将名誉扫地。”

听到最后一句话，大惊失色的军人想仔细打量一番这个罪犯，但他受不住罪犯眼里喷出的火焰，不得不垂下眼睛，他又一次心慌意乱了，他担心自己会软下来，而且已经意识到他的意志动摇了。

“杀害一个老人！难道您从来没有见过家庭吗？”他一边说，一边用家长的神态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指给他看。

“是的，杀了一个老人，”陌生人重复道，他的额头微微皱了皱。

“快走吧，”将军高喊道，但不敢正视他的客人，“我们的契约解除了，我不会杀害您的，不！我永远不向断头台提供对象。但是，您走吧，您使我们厌恶。”

"我知道，"罪犯顺从地答道，"法国的土地上已无我立足之地了，但是如果法庭能跟上帝一样对具体事情作出具体审判，如果法庭肯调查究竟凶手是魔鬼，还是被杀者是魔鬼，那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留在人们中间。难道您想象不出被我砍死的那个人以前犯下的罪恶吗？我既是法官也是凶手，我取代了无能为力的人类法庭，这就是我的罪行。别了，先生。尽管您对我殷勤的关照中不免有些苦涩，我仍然永世难忘。将来在我的心目中，若有一个人值得感激的话，这个人便是您……。不过，我本希望您会更大度一些。"

他向门口走去。这时姑娘向她的母亲俯过身子，在她的耳边说了一句话。

"啊！……"妻子的叫声使将军浑身一哆嗦，好象看见莫依娜死了。爱伦娜已经站起来。凶手本能地转过身，脸上显出替这个家庭担忧的神色。

"您怎么啦，我亲爱的？"侯爵问道。

"爱伦娜要跟他走，"她说。

凶手脸红了。

"我母亲并没有把她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呼的原因说出来，"爱伦娜低声道，"还是让我来成全她的愿望吧。"

姑娘向四周扫了一眼，目光傲慢得近乎粗野，然后垂下眼睛，保持着令人赞叹的谦卑姿态。

"爱伦娜，"将军问道，"你到上面那间房里去过啦……？"

"是的，父亲。"

"爱伦娜，"由于紧张得颤抖，他的声音都变了，"你是第一

次见这个人吧？”

“是的，父亲。”

“那么，你的想法是不合情理的……。”

“如果说不合情理，那至少是真的，父亲。”

“啊！我的女儿！”侯爵夫人低声道，但让她丈夫能听见，“爱伦娜，你违背了我尽力在你心中培育的荣誉、谦逊、贞洁等道德准则，如果直到这决定命运的时刻你还要继续欺骗，那你走了也不值得惋惜。是因为这陌生人有一种精神上的完美吸引了你呢？还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犯罪者所不可缺少的力量？……我过高估计你了，想不到……。”

“哦！您怎么想都可以，夫人，”爱伦娜冷冷地回答。

但尽管她此刻表现出坚强的性格，她眼睛里的火焰也很难烧干滚动的泪水。陌生人从女儿的眼泪中明白了母亲的话，他象鹰似的瞪着侯爵夫人，以一种难以抵抗的力量迫使她正视这个可怕的诱惑者。而当她的眼光碰到这个人明亮的眼光时，她感到心里一阵凉，好比我们看到毒蛇或者碰到莱顿瓶①，免不了猛然一震。

“我的朋友，”她向丈夫喊道，“这个人是魔鬼，他什么都猜得到……。”

将军站起身，想去拉铃绳。

“他要害您，”爱伦娜对凶手说。

陌生人笑笑，上前一步，拉住侯爵的手臂，眼光逼视着他，

---

① 莱顿瓶是第一种电容器，于一七四六年由荷兰人发明制造。

侯爵愕然了，失去了力量。

“我准备报答您的接待，”他说，“这样你我就两讫了，我去自首，您也就不会背上坏名声，再说，我现在活在世上还能干什么呢？”

“您不妨修悔过去！”爱伦娜一边说，一边满怀希望地望着他，只有少女的眼睛里才会闪烁这种希望的光芒。

“我绝不后悔，”凶手说，他声音洪亮，高傲地昂起头。

“他双手沾满了鲜血，”父亲对女儿说。

“我可以给他擦净。”她回答。

“但是，”将军接着说，他不敢用手指陌生人，“你知道他要你吗？”

凶手走近爱伦娜，她的容貌是一种典雅含蓄的美，此刻从内心闪出的一道光辉，仿佛把她脸上最细小的部位和最纤巧的线条全都照亮了，叫人看得格外分明。他向这个妩媚动人的姑娘温和地看了一眼，不过他眼里可怕的火焰仍未熄灭。他激动地说：“出于对您的爱，也为了抵偿您父亲卖给我的两个小时生命，我必须拒绝您的牺牲精神，是不是？”

“原来您也嫌弃我！”爱伦娜惊叫道，那声调令人心碎，“那么我和你们大家永别了，我只能去死。”

“这是什么话？”她父母同声说。

她意味深长地向侯爵夫人投去质问的目光，然后低下头，不再作声。将军和他妻子费尽唇舌，想尽办法抵制陌生人在他们家中享有的莫名其妙的特权，陌生人则以他眼中喷射出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光芒来还击。结果将军和他的妻子陷于无

法解释的昏沉状态，他们的理智变得麻木了，竟抵抗不住这股神奇的力量，只能听其摆布。他们感到空气沉闷，呼吸困难，而对压抑他们的人又无从责怪起，尽管他们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们，正是这个有法力的人使他们变得软弱无力。在这种精神濒于崩溃的时刻，将军意识到应该设法影响女儿摇摆不定的思想，于是他挽着女儿的腰，把她领到离开凶手较远的窗口，低声对她说：

"我亲爱的孩子，虽然你心中突然产生了某种怪诞的爱情，可是你清白的生活，你纯洁而虔诚的灵魂向我证明你性格坚强，你有足够的毅力来克制一个异想天开的举动。你这样做说明你有难言的苦衷。你知道，我的心是宽宏大量的，你可以向我推心置腹说出来，即便你说的话使我心碎，我也能忍受，孩子，而且永远为你的心里话保密。你忌妒我们喜欢你的弟弟妹妹？你心里是不是有失恋的悲伤？你在这儿感到不愉快？你说话呀？告诉我什么理由使你扔下你的家，抛弃你的家，使你的家失去最可爱的人，你有什么理由要离开母亲，离开弟弟，离开你的小妹妹？"

"父亲，"她回答，"我不忌妒任何人，也没有爱过任何人，包括您的朋友，外交官德·旺德奈斯先生。"

侯爵夫人脸色顿时变得惨白，女儿见她的模样，住嘴不说了。

"我迟早不是要受一个男人的保护吗？"

"这倒是真的。"

"难道我们能知道我们的命运跟谁结合在一起吗？"她继

续说，“我，我相信这个人。”

“孩子啊！”将军提高嗓子说，“你该想一想你会受到多大的痛苦。”

“我想到的是他的痛苦……。”

“多么不幸的生活啊！”父亲说。

“一个女人的生活呗，”女儿喃喃回答。

“你多会说话啊，”侯爵夫人终于找到话说了。

“夫人，询问迫使我回答，但要是您愿意的话，我还可以说得更清楚点儿。”

“你说好啦，什么都可以说，我的女儿，我是母亲。”女儿听到此话看了母亲一眼，侯爵夫人因此稍停了一会儿，“爱伦娜，如果你要指责我，你尽管指责好了，我可以忍受，这总比看着你跟这个大家避之惟恐不及的人走要好些。”

“您瞧，夫人，事情很明白，没有我，他将会只身飘零。”

“别说了，夫人！”将军喊道，“我们只剩下一个女儿了。”他瞧着熟睡的莫依娜，然后转向爱伦娜道，“我将把你关进修道院。”

“好吧！父亲，”她回答，语气冷静得令人绝望，“我将死在那里，您只有在上帝面前才对我的生命和他的灵魂负有责任。”

她说完话，出现一阵深沉的静寂。这里发生的一切触疼了社会生活的世俗感情，使在场的人不敢互相正视。突然侯爵瞥见他的手枪，他抓起一支手枪，迅速装上子弹，对准陌生人。听见子弹上膛的声音，陌生人转过身来，目光镇静而锋利

地盯着将军，将军的手臂不由得软了，沉重地垂了下来，手枪落到了地毯上……

“我的女儿，”父亲说话了，他已经被这场恶斗耗得精疲力竭，“你自由了。吻别你的母亲吧，如果她同意的话。至于我，我不想再见到你，不想再听到你说话了……。”

“爱伦娜，”母亲对女儿说，“想一想你将要受苦的呀！”

一阵沉重的喘气声从凶手宽阔的胸膛里迸发出来，大家不由得转过脸去。凶手脸上挂着一副轻蔑的神情。

“我接待了您，使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将军站起身大声说，“刚才您只是打死了一个老人，在这里，您却杀害了整个家庭，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这个家都免不了祸患。”

“但如果您的女儿幸福呢？”凶手问道，眼睛盯着将军。

“如果她跟您在一起能感到幸福，”父亲竭尽全力回答，“那我就不为她难过了。”

爱伦娜怯生生地在她父亲面前跪下，用动人的声音对他说，“哦，父亲，我爱您，敬重您，无论您对我宽宏大量，还是对我严厉鞭挞……但是我恳求您，希望您最后的那句话不是气话。”

将军不敢端详他的女儿，这时陌生人走上前来，向爱伦娜微笑，笑得既象魔鬼又象天使，他说：“您是上天派来的天使，凶手吓不倒您。既然您决意把您的命运交托给我，那就跟我走吧。”

“简直不可思议！”父亲惊喊道。

侯爵夫人向她女儿异乎寻常地瞟了一眼，张开她的双臂，

爱伦娜急忙哭着扑到她的怀里。

“再见，”她说，“再见吧，母亲！”

爱伦娜大胆地向陌生人把手一挥，他不由地一颤。她亲了亲父亲的手，勉强地、匆匆地吻别莫依娜和小阿贝尔，和凶手一同走出大门。

“他们往哪儿跑呢？”将军听着两个潜逃者的脚步声大声说，过了一会儿，他对妻子说：“夫人，我在做梦吧，我觉得这事里面有鬼，您该知道吧。”

侯爵夫人打了一个冷战。

“这些日子，”她回答，“您的女儿变得异常浪漫，狂热得出奇。尽管我一直用心纠正她性格中的这种倾向……。”

“这并没有说清楚……”

将军觉得好象听见花园传来他女儿和陌生人的脚步声，他不再往下说，冲过去打开窗户。

“爱伦娜！”他大声喊道。

喊声沉没在黑暗中，犹如无人理睬的预言。将军叫出这个世上再也无人回答的名字时，突然象得到了什么法力，摆脱了魔鬼的力量对他的迷惑。似乎有一个神灵从他眼前掠过，使他清晰地看到了刚才发生的情景。他诅咒自己的软弱，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软弱。一股热流从心口冲到脑门，传到脚底，他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变得凶狠，渴望报仇。他发出可怕的喊声：

“来人呀！来人呀！……”

他奔向铃绳，死命地拉，铃发出奇怪的当当声，所有的人

都惊醒了。他一股劲地大喊，打开了沿街的窗户，呼喊宪兵，拿起他的手枪，朝天开枪，想让骑兵快点赶来，让他的佣人快点起床，让他的近邻闻声快来救援。狗辨出主人的喊声，纷纷狂叫起来，马也跟着嘶鸣，踢蹬前蹄。顿时宁静的夜晚乱哄哄闹成一片。下楼来追赶女儿的将军，见到惊惶失措的佣人从四面八方向他跑来。

“我的女儿呢？爱伦娜被人劫走了。快到花园去！守住街头！给宪兵队开门！抓杀人凶手啊！”

他在狂怒中拽断了拴住看门狗的链子，对狗喊道：

“追爱伦娜！追爱伦娜！”

狗象狮子似的向前一纵，狂叫着奔向花园，速度之快，使将军无法跟上。这时马队的声音从街上传来，将军赶紧亲手把门打开。

“队长，”他大声说道，“请切断杀害德·莫尼先生的凶手的后路。他们是从我的花园逃跑的。赶快，封锁庇卡底小丘的各条小道，我要到所有的地里、园里、屋里仔细搜索。你们其余的人，”他对佣人们说，“都去把守街道，从城门到凡尔赛层层布岗。大家立即行动！”

他抓起随身仆从递过来的一支步枪，奔向花园，一边对狗嚷着：“快找！快找！”可怕的狗叫声从远处向他呼喊，他朝着隐约听见狗喘气的方向赶去。

早晨七点，宪兵队、将军、佣人以及邻居的搜索毫无结果。狗却没有回来。侯爵精疲力竭，由于悲哀显得苍老，他回到客厅，尽管他的其他三个孩子在，他仍感到客厅里十分凄凉。

“您对您女儿太冷漠了，”他瞧着妻子说，“这就是她给我们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他指着织毯机，看见上面有一朵花刚织了一个开头，又说，“刚才她还在那儿，现在，完了！完了！”

他哭了，双手捧着头，好一阵子不作声，不敢看客厅，这个客厅曾使他看到家庭幸福最美妙的图景。熹微的晨光在跟奄奄一息的烛光争辉，蜡烛已经烧着了托底的纸花，一切都和这个父亲绝望的心境一样悲凉。

“得把这个毁掉，”一阵沉默之后，他指着织毯机说，“我不能够再看见任何使我们想起她的东西……。”

在这个圣诞节之夜，侯爵夫妇不幸失去了他们的长女，他们无法抵抗抢走他们女儿的这个人身上那种奇特的力量，尽管这个人带走他们的女儿并非有意。这个可怕的圣诞节之夜好象是命运对他们的一次警告。一个证券经纪人的破产毁了侯爵。他抵押了他妻子的财产，尝试一项投机事业，想要凭此举重振家业，但这一着使他彻底破了产。将军无路可走，只得离开祖国去海外冒险。他出走的六年中，家里很少收到他的消息，但是在西班牙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的前几天，他通知家里他要回国了。

一个晴朗的早晨，几个腰缠万贯的法国商人乘一艘西班牙双桅帆船到了离波尔多几法里的海面上，他们在墨西哥或哥伦比亚历尽艰辛，出生入死，发了大财，现在急于返回祖国。旅客们聚集在甲板上，目不转睛地欣赏风景，他们躲过了大海的威胁，又受到好天气的吸引，纷纷登上甲板，仿佛出来

向祖国的大地致意。这时一个受劳累或悲伤的煎熬已显出未老先衰模样的男子靠在舷樯上，好象对眼前的景色无动于衷。大部分旅客望眼欲穿地想看到隐藏在远处地平线上几朵峥嵘的白云后面的塔灯、加斯科涅的建筑、科尔杜安的灯塔①。大海是那么平静，要是没有船头溅起的流苏般的银色浪花，要是没有船尾拖着的随生随灭的长长的波纹，旅客们很可能认为自己被固定在大海之中了。天空明净得可爱，高高的苍穹呈深蓝色，往下渐渐变淡，最后跟淡蓝的海水相接，海天一色，天与海交界的地方是一条明亮的线，好似一串星星一样耀眼。阳光倾泻在万顷碧波之上，反射出万道金光，广阔的海面比浩淼的苍穹更为灿烂。柔和的海风，鼓起片片船帆。雪白的布帆、迎风招展的黄色信旗、纵横交错的桅索，在澄净明亮的大气、天空、海洋的背景上，显得格外清晰，除了轻盈的船帆投下的阴影之外，海洋上没有任何暗淡的色彩。晴朗的天空，习习的海风，祖国的景色，平静的大洋，一声凄婉的鸣响，一艘孤单的帆船在洋面上滑行，好似一位淑女奔赴约会，这是一幅色彩调和的图画，在这里，人类的心灵能够从一切皆动的地方把握静止的空间。孤独和生活，寂静和喧闹，它们的对比是那么鲜明，然而，人们又不知何处是喧闹和生气，何处是太虚和寂静。所以，没有人出声来打破这仙境般迷人的意境。西班牙船长，水手，法国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人人都沉浸在充满回忆的宗教般的迷醉状态之中。四周弥漫着懒洋洋的空气，

① 科尔杜安灯塔，法国吉伦特湾海面科尔杜安岛上的灯塔，建于一五八四至一六一〇年。

笑逐颜开的面庞表明这些人完全忘却了过去的痛苦，他们在轻轻摇晃的船上仿佛在金色的梦中漂游。可是靠在船舷上的老乘客颇为焦急地眺望着远方。他脸上的每个部位都烙有对命运的疑惧，他好象在担忧不能很快到达法国的国土。此人便是侯爵。命运并没有辜负他绝望的呐喊和绝望的挣扎。经过五年的奋斗和惨淡经营，他终于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他心急如焚地想重返家园，给家庭带回幸福，于是他效法几个在哈瓦那的法国商人，随着他们乘一艘开往波尔多的西班牙货船回国。他已经疲于预测祸患，头脑里只浮现着过去幸福生活中最美好的图景。当他见到远处灰褐色的一线大地时，他仿佛看见了妻子和儿女，他仿佛已经坐在家里的老位置上，感到又劳累，又亲切。他想象着莫依娜，美丽、颀长，俨然象个大姑娘。这幅虚幻的图景渐渐变得真切了，泪水涌上了侯爵的眼眶，他为了掩饰激动的心情，把眼光从那烟雾朦胧的一线土地上转过来，向相反方向的海平线望去。

“就是它，”他说，“它跟着我们呢！”

“什么东西？”西班牙船长高声问。

“一艘船，”将军低声说。

“我昨天就见着了，”高梅茨船长回答，他打量着法国人，好象要问什么，然后他俯在将军的耳旁说：“它一直追逐我们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赶不上我们，”老军人接着说，“这艘帆船比您这该死的圣费迪南号强多啦。”

“它一定有损伤，吃水线下有漏洞。”

“它追上来啦!”法国人惊喊。

“这是一艘哥伦比亚的海盗船,”船长在他耳边说,“我们离陆地还有六法里,可惜风势弱下来了。”

“这船不是在航行,简直在飞行,好象知道再过两个小时,它的猎物就要逃出虎口了。它简直是在玩命!”

“那还用说吗?”船长大声说,“嘿,这艘船叫奥赛罗号不是没有道理的。最近它击沉了一艘西班牙的三桅战舰,可是它的炮数还不到三十门呢!我怕的就是这艘船,因为我知道它在安的列斯海游弋……。”他停了一会儿,看看自己的船帆,“啊!啊!起风了,我们快到了,靠岸就好了,巴黎船长是手下无情的。”

“可是它也赶到了!”

奥赛罗号只离三法里之遥。尽管船员们没有听见侯爵和高梅茨船长的谈话,但这条帆船的出现却把大部分水手和乘客吸引到这两个人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这艘双桅帆船当作一艘商船,饶有兴味地瞧着它驶来,突然一个水手一字一板地惊呼:“圣雅各保佑,我们完蛋了,这可是巴黎船长啊!”

听到这个名字,船上立即出现一片惊慌,混乱嘈杂得无法形容。西班牙船长激励他的水手,暂时鼓起了他们的勇气,在这危急的时刻,他决意不惜一切代价到达陆地,他下令迅速挂起右舷和左舷各层的辅助帆,使横桁上的帆统统迎风张开。但是帆挂得很不顺利,因为这里缺乏战舰上那种令人赞叹的协调一致。奥赛罗号尽管配有顺着风向的转帆,快如飞燕,但表面上看来行驶得并不太快,所以这些不幸的法国人产生

了欣慰的幻想。在高梅茨打着手势亲自大声指挥下，水手们熟练地挂起了船帆，圣费迪南号加快了速度，这时舵手突然操作失误，帆船横转过来，这失误无疑是故意的。海风从侧面吹来，猛击船帆，发出啪啪的声响，使船身大部分逆着风向，辅助帆桁折断，船完全失去控制。船长的心中升起无名怒火，脸变得比船帆还白，他纵身一跃，扑向舵手，猛地将一把匕首向他捅去，因用力过猛，没有刺着，却把舵手推下海去。他抓过舵柄，竭力想把在正直而勇敢的水手中出现的可怕混乱平息下去。他伤心欲绝，泪水在眼眶中滚动，因为我们明智的努力被一次背叛付之东流，这使我们比临近死亡更感到悲伤。但是船长越是咒骂，事情越是糟糕。他亲手放炮报警，希望岸上听见。这时海盗船以无可比拟的速度赶来，它回敬一炮，炮弹落在离圣费迪南号十图瓦兹① 的地方。

“天杀的！”将军惊叹，瞄得多准哪！他们有特制的大口径短炮。”

“嘿！这家伙，您瞧见了吧，它一开口啊，咱们就得当哑巴啦，”一个水手凑上来说，巴黎船长连英国船也不怕……。”

“大局已定，”船长绝望地嚷道，他瞄了一下望远镜，看不清岸上任何东西，“我们离法国远着呢。”

“您发什么愁呀？”将军说，“您的乘客都是法国人，是他们租用了您的船。这海盗是巴黎人，是不？那么把白旗挂起来就行了……。”

---

① 法国旧长度单位，一图瓦兹相当于1.949米。

“他照样叫我们沉到海底。”船长回答，“他要掠夺大笔钱财时，根据情况，他自会明白应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①”

“这么说，他是海盗喽。”

“海盗！”那个水手凶狠狠地说，“哼！他可是有合法证件的，人家该咋办就咋办。”

“那么，”将军抬头望着天空说，“听天由命吧。”他的眼泪几乎要流出来，但他还是忍住了。

他话音未落，第二炮打来，这次瞄得更准，炮弹击中了圣费迪南号，打穿了船体。

“下帆停止前进。”船长神情沮丧地说。

刚才替巴黎船长辩护，说他不是坏人的水手敏捷地和其他水手一道执行了这个无可奈何的决定。全体船员垂头丧气地等待着，半小时之中船上象死一般的静寂。圣费迪南号上的五个乘客有四百万皮阿斯特②，光将军的财产就值一百十一万法郎。奥赛罗号终于到了步枪射程十倍的地方，可以看见十二门准备开火的大炮张着狰狞的大口。船行如飞，好象有魔鬼在后面为它鼓风，其实老练的水手很容易弄明白其中的奥秘。只要稍稍仔细地看一看便会发现：那艘帆船船头尖尖的，船身又长又窄，桅杆很高，布帆裁剪得法。缆绳索具轻盈，全体船员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熟练地操纵着船帆，白色的帆齐刷刷地迎风张开。船上的一切都显示出一种难以置信的威力。

① 意即海盗船会根据掠夺对象，挂出不同的旗帜，装扮成敌国的船只。

② 埃及等国货币名。

“我们也有炮啊!”将军抓住西班牙船长的手嚷道。

船长向老军人看了一眼，目光充满勇气，可也充满失望，对他说:“那么人呢?”

侯爵看了一眼圣费迪南号的船员，心里凉了半截。四个商人面如土色，四肢打战，水手们聚在一个水手的周围，好象在商议去奥赛罗号入伙，他们眼巴巴望着海盗船。只有水手长、船长和侯爵默然相对，眼光中流露出坚强的决心。

“唉!高梅茨船长，我从前告别家乡和家庭时，真是痛不欲生，如今眼看就要给孩子们带回欢乐和幸福，难道我又得离开他们不成?”

将军转过身去，一滴愤怒的泪珠掉进海里，正巧看见圣费迪南号的舵手正游向海盗船。

“这一回啊,”船长回答,“您大概要跟他们永别了。”

法国人痴痴呆呆地瞅了西班牙人一眼，把西班牙人吓了一跳。这时两艘船已经几乎相碰了，看到敌船上的人，将军相信了高梅茨的不祥的预言。每一门炮旁边站着三条好汉，个个膀大腰圆，相貌粗暴，手臂赤裸，青筋暴起，乍一看象是一群青铜塑像，就是死神找到他们，他们也不会倒下。水手们全副武装，精神抖擞、机灵健壮、一个个纹丝不动。全都是些英武强壮的汉子，脸膛晒得黝黑，身体锻炼得十分结实。一只只闪亮的眼睛如同点点火花，表现出他们矫健而机智，欢乐而阴沉。甲板上人和帽子黑压压一片，鸦雀无声，证明他们纪律严明，有一个强有力的意志使这帮人间的恶魔俯首帖耳。首领站在主桅杆下，叉着双臂，没有带武器，只有一把斧子放在脚

边。为了挡太阳，他头戴一顶宽边毡帽，帽影遮住了他的脸。炮手、士兵、水手，好似一群躺在主人脚下的狗，一会儿瞧瞧他们的船长，一会儿瞧瞧商船。当两船相碰时，一阵震动惊醒了沉思的海盗，他朝身旁一个年轻军官附耳说了几个字。于是大副喊道：

“钩绳接舷！”

于是圣费迪南号转眼之间被钩住，靠上了奥赛罗号的船舷。根据海盗轻声说出，由大副重复发出的命令，手下的喽罗井然有序地走到束手就擒的商船甲板上，如同修道院修士去做弥撒，他们按各人的分工，有的捆住水手、乘客的双手，有的去抢夺财宝。顷刻之间，一桶桶的银钱、粮食，连同圣费迪南号的全体人员，全都运到奥赛罗号的甲板上。将军被捆住双手，象货物一样被扔到一个包裹上，他觉得好象是在一场恶梦之中。海盗、大副和一个象是水手长的人物在一起开了会。短短的讨论结束之后，水手长打一个唿哨，把人召集来，命令一下，他们立即全部跳上圣费迪南号攀桅爬竿，在绳索里钻来钻去，动手把横桁、布帆、索具统统剥了下来，动作之利落犹如战场上士兵剥死去的同伴的衣物，贪婪地扒下他的皮鞋和大衣。

“咱们完了，”西班牙船长镇静地对侯爵说，他一直在冷眼观察三个头目商谈时的动作和水手们在商船上进行的彻底劫掠。

“怎么完了？”将军也镇静地问道。

“他们拿我们有什么用处？”西班牙人回答，“他们无疑断

定很难在法国或西班牙港口把圣费迪南号拍卖掉，所以他们打算把船弄沉，免得受累。至于我们，您以为在他们不知道把我们扔到哪个港口的情况下，肯给我们饭吃吗?”

船长话音未落，将军便听见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接着是好几个人体落海发出的沉闷声响。他转过身去，四个商人已经无影无踪，八个凶神恶煞的炮手还未从空中收回胳膊。他恐怖地望着他们。

“我刚才跟您说的没错吧，”西班牙船长镇静地说。

侯爵猛地站了起来，海水已恢复平静，他甚至寻不到蒙难旅伴落水的地方，他们被捆住手脚在波涛下翻滚，要不然就已经喂鱼了。离他几步远的地方，背信弃义的舵手和方才吹捧巴黎船长神通广大的圣费迪南号水手已经跟海盗们一见如故，他们用手点着，告诉海盗他们认为哪些水手可以加入奥赛罗号一伙，剩下来的人，尽管他们发出难以入耳的咒骂，还是被两个小水手捆起了双脚。挑选完毕，八个炮手拖起被绑的人，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扔进了大海。海盗们幸灾乐祸地瞧着他们堕入海中的模样、他们的痛苦表情以及垂死的挣扎。不过海盗们脸上毫无表情，没有嘲笑，没有惊愕，也没有怜悯，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平常的事，好象已经司空见惯了。年纪较大的海盗感兴趣的是放在大桅杆脚下装满皮阿斯特的木桶，他们瞅着这些木桶，脸上露出一抹阴沉而坚定的微笑。将军和高梅茨船长坐在包裹上，用几乎呆滞的目光默默地互相探视。很快他们便成了圣费迪南号全体人员最后的两个幸存者，被两个奸细选中的七个西班牙水手已经兴高采烈地换上了秘鲁

人① 的服装。

“残忍的混蛋！”将军突然叫了起来，他义愤填膺，忘记了痛苦，也忘记了谨慎。

“他们也是不得已，”高梅茨镇静地说，“如果您再见到其中的任何人，您难道不会用剑把他穿透吗？”

“船长，”大副转过身来对西班牙人说，“巴黎船长听说过您，他说您是唯一熟悉安的列斯海海道和巴西海岸的人。如果您愿意……。”

船长轻蔑地喝住了年轻的大副，回答道：“我宁愿死，不愧为海员，不愧为忠诚的西班牙人，不愧为基督教徒。你明白吗？”

“扔下海！”年轻人喝道。

一声令下，两个炮手上来架住高梅茨。

“你们是一些卑怯的无赖！”将军嚷道，两个海盗闻声停下来。

“老家伙，”大副对他说，“火气别太旺。您的红绶带引起了我们船长的注意，可我才不管这些呢……一会儿就轮到跟你聊几句了。”

这时，一个沉闷的响声使将军明白正直的高梅茨死了，他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不愧是海员。

“我跟你们拼啦！”将军怒火万丈地狂叫。

“嘿！您倒满通情达理的嘛，”年轻的海盗冷笑着回答，“现在您放心，我们要给您一点颜色看看……。”

---

① 巴尔扎克大概忘了前面说这是一艘哥伦比亚船。

说完，大副一示意，两个水手上来准备捆住法国人的脚，但他出其不意勇猛地把他们打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过大副腰间的大刀，敏捷地挥舞起来，显出了老骑兵将军的本色①。

“啊！强盗们！你们甭想把拿破仑的老兵象牡蛎似的扔进水里。”

手枪几乎顶着顽抗的法国人②射出了几发子弹，枪声引起了巴黎船长的注意，当时他看着水手们按他的命令把圣费迪南号的索具搬过来，他不动声色地转到勇敢的将军背后，迅速地擒住他，把他拖到船边，准备象扔废杉木板似的把他扔下水。就在这一瞬间，将军看见了抢走他女儿的那个人猛兽般的眼睛。岳父和女婿立刻互相认了出来。船长做了一个相反的动作，非但没有把将军扔下海反而轻轻地把他放到主桅杆的旁边，动作之轻快利落，好象侯爵没有重量似的。甲板上议论纷纷，海盗向他的喽罗们瞪了一眼，下面立即鸦雀无声。

“这是爱伦娜的父亲，”船长用清晰而坚定的声音说，“谁不敬重他谁就倒霉！”

甲板上响起了一片兴奋的欢呼，声音直冲云霄，仿佛是教堂里的祈祷，仿佛感恩赞美诗的第一声呼唤。小水手们在绳索上摇来荡去，水手们把帽子抛向空中，炮手们使劲跺着脚，所有的人都情绪激昂、呼喊、唿哨、赌咒，响成一片。这种狂热

① 巴尔扎克忘了将军的手是被绑着的。

② 居然没有打中他，这里显然是作者的疏忽。

的欢腾使将军惴惴不安，心中黯然。他觉得这疯狂的感情一定和某种骇人听闻的秘密有关，所以他冷静下来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的女儿，她在哪儿?"海盗向将军射去一道深沉的目光，不知道什么缘故，这种目光每每能使最顽强的人心慌意乱。将军顿时哑口无言。水手们十分得意，他们看到他们的首领能制服任何人。海盗带着将军走向一道楼梯，领他走下去，来到一间船舱门前，他激动地推开门，说道："她在这儿。"

他说完就走了，任老军人看着眼前的情景发愣。爱伦娜听到房门突然打开，从她休息的沙发上站起来，看到侯爵，惊讶得叫出了声。她的模样大变了，惟有父亲的眼睛才认得出来。热带的太阳给她白皙的面孔涂上了一层棕色的油彩，一层神奇的光泽，使她更加漂亮，而且赋有诗意。她气宇轩昂，端庄凝重，那深沉的感情，哪怕最粗野的人见了也会深受感动。她的头发又长又密，波浪形的发鬈披散在高贵的脖颈上，给这张充满豪情的脸庞增添了威严的影象。爱伦娜的姿势和体态充分表现出她意识到自己的权力。红润的鼻孔微微张开，流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情，她美丽的容颜每个部分都在告诉你她过着恬静幸福的生活。她身上同时具有处女的温柔和受人宠爱而特有的矜持。她既是奴隶，又是王后，她愿意服从，因为她能够统治。她的服饰华丽，穿着迷人而优雅，全身上下都是印度绸。沙发和垫子蒙着开司米，宽敞的船舱地板上铺着波斯地毯。她的四个孩子在她的脚边嬉戏，他们用珍珠项链、珍贵的首饰和贵重的物品在拼搭希奇古怪的宫殿。几个由

雅科托[1]夫人描绘的塞夫勒瓷瓶里插着馨香的奇花异卉，其中有墨西哥的茉莉，还有山茶花，几只驯养的美洲小鸟在山茶花枝上盘旋，这些小鸟好似用红宝石、蓝宝石、和金子做成的。这间客厅里放着一架钢琴，板壁上挂着黄绸，还挂着几幅画，虽然都是小幅的，但都出自名家之手。居丹[2]的一幅《夕阳西下》和一张泰尔比尔[3]的画挂在一起，拉斐尔的《圣母像》跟吉罗德一张诗意盎然的草图争辉，一幅热拉尔·道的画使小德罗林[4]的画相形见绌。在一张中国漆的桌上放着一个金盘子，装满了美味的水果。总之，爱伦娜好象大帝国的皇后坐在自己的小客厅里，身为帝王的丈夫给她收集了全世界最高雅的东西。孩子们的眼睛亮晶晶，生气勃勃地望着他们的外祖父，他们过惯了风里来雨里去的动荡生活，很象大卫画的《布鲁图斯》[5]里喜欢流血战斗的小罗马人。

"这怎么可能呢?"爱伦娜惊呼，她抓住父亲，好象要证实眼前的景象是真实的。

"爱伦娜!"

"父亲!"

两人拥抱，但老人搂着女儿既不太有力也不太热情。

"您刚才呆在这艘船上?"

---

① 玛丽-维克图瓦·雅科托(1778—1855)，工艺美术家，曾为塞夫勒造瓷场在瓷器上复制大师们的杰作。

② 居丹(1802—1880)，法国画家。

③ 泰尔比尔(1617—1681)，荷兰画家，以画肖像著称。

④ 德罗林(1752—1817)，室内装饰画家。

⑤ 大约是指《侍从官给布鲁图斯送回他的孩子们的尸体》，现存卢浮宫。

“是的，”他神情忧郁地回答，一边在沙发上坐下，一边瞧着围着他的孩子们，他们天真地端详着他，“我差一点死了，要是没有……”

“要是没有我的丈夫，”她打断了他的话，“我猜到了。”

“唉！”将军叹道，“干吗要让我这样跟你团聚呢？我的爱伦娜，我为你流过多少泪啊！我还得继续为你的命运叹息！”

“为什么？”她微笑着问道，“您难道不乐意听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吗？”

“最幸福的女人！”他吃惊地跳了起来。

“是的，我的好父亲，”她接着说，一边拉过她父亲的双手，吻了吻，紧贴在她突突跳动的心口，又娇憨地把头一歪，眼睛里闪烁着意味无穷的喜悦的光芒。

“你到底情况怎么样？”他问道，很想知道他女儿的生活，见她喜形于色，他把别的什么都忘记了。

“您听我说，父亲，”她回答，“我的情人、丈夫、仆人、主人，是一个心胸开阔似这无边大海的人，是一个性情温和如蓝天的人，总之，他是一个神明！七年来，他始终对我温柔体贴、情深意切，从来没有一句话、一个神情、一个手势叫我难过的。他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眼里总是闪着快乐的光芒。在上面他雷鸣般的声音常常盖过风暴的呼啸，压住枪炮的轰鸣，可是在这里，他的声音温柔动听，听他说话就好象聆听罗西尼的音乐。凡是女人异想天开需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甚至往往超过我的愿望。总之，我统治着海洋，我象一个女王，别人对我都恭恭敬敬。”她停了一会儿接着说，

"啊！幸福！幸福这个词不能表达我的快乐。我拥有一切女人的快乐！心里感到对自己所爱的人一往情深，一片忠诚，同时体会到在心里，在他的心里感情深厚无涯，能容纳得下一个女人的全部心灵，而且始终如此，您说，这难道不是幸福吗？我一个人要上千人供养。这里只有我一个女人，这里我能发号施令。从来没有别的女人登上过这艘高贵的船，维克托总是跟我寸步不离。"她停了一下，神情狡黠地接着说，"他跟我形影不离，就象船尾总跟着船头。七年啦！七年始终如一的爱情，受七年之久考验的爱情，难道能简单地称之为爱情吗？不！啊，不能！这超过了我对生活的一切要求……人类的语言难以表达天堂里的幸福。"

泪水从她火一般灼热的眼睛中夺眶而出，四个孩子见了齐声呜咽，象四只小鸡向他们的母亲跑过去，大孩子一边捶打将军一边狠狠地瞪着他。

"阿贝尔，我的天使，"她说，"我是高兴得哭的啊。"

爱伦娜把他抱在膝盖上，孩子亲热地抚摸她，双臂搂住她美丽的脖子，好似小狮在跟母狮玩耍。

"你不感到无聊吗？"将军大声问道，他被女儿这番热情洋溢的答话弄得不知所措。

"也感到无聊，"她回答，"我们到陆地去的时候就感到无聊，虽然并没有离开我的丈夫。"

"可是你以前那么喜欢节日、舞会、音乐！"

"音乐么，他的声音就是音乐；我的节日，就是用心为他梳妆打扮。要是他喜欢我某种打扮，岂不等于全世界在赞美我

吗！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才不把这些钻石、这些项链、这些宝石发饰、这些财宝、这些鲜花、这些艺术珍品扔下海去。他慷慨给我这一切的时候对我说：'爱伦娜，既然你不去世上享受富贵荣华，我就要让世上的富贵荣华来找你。'"

"但是这条船上尽是些男人，一些胆大妄为的男人，可怕得很，他们是不顾一切的……。"

"我明白您的意思，父亲，"她微笑着说，"您放心。从来没有哪个皇后象我这样受人敬重。这帮人很迷信，他们认为我是神灵，保护着这条船，保护着他们的行业，保护着他的成功。但是他才是他们的上帝！有一天，只有一次，一个水手对我不尊敬，出言不逊吧，"她哈哈笑着说，"还没等维克托知道，船上的人便把他投下海，其实我已经原谅他了。他们爱我如爱天使，我给他们治病，有幸救活了几个人，他们死里逃生，是因为我象妻子那样坚持不懈地看护他们。这些可怜的人既是大汉，也是小孩子。"

"要是交火呢？"

"我已经习惯了，"她回答，"第一次交火的时候，我害怕得发抖……现在我的心已经习惯冒风险……甚至……因为我是您的女儿，"她说，"我爱这种冒险生活。"

"要是他遭不幸呢？"

"我就跟着他死。"

"那么孩子们呢？"

"他们是在海洋和危险中出生的，他们跟父母共命运……我们的存在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我

们的生活被记录在同一页历史上，我们知道，我们是同舟共济的一家人。”

“你爱他爱到如此程度，真是胜过一切啊！”

“是的，胜过一切，”她重复道，“行了，别再探测这个秘密了。您瞧！这个可爱的孩子，将来就是第二个他！”

说完，她使劲抱着孩子，贪婪地在他的脸颊上、头发上亲吻。

“可是，”将军高声道，“我忘不了他刚才把九个人扔进大海。”

“那一定是他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她回答，“他可仁慈宽厚啦。他尽可能避免流血，以便保全他手下的小天下和这个小天下的利益，以便保护他所捍卫的神圣事业。您可以跟他谈谈您认为不好的事情，您信不信，他准使您改变看法。”

“那么他的罪行呢？”将军说，他好象在自言自语。

“什么罪行，”她冷静而庄重地反驳，“如果这是德行呢？如果是因为人类的法律不能替他报仇雪恨呢？”

“替自己报仇！”将军喊道。

“什么叫地狱？”她问道，“不就是因某天犯了几个错误而受到永世的报复么？”

“啊！你已迷入歧途。他使你着了魔，使你堕落。你在胡言乱语。”

“您在这里呆一天试试，父亲，要是您愿意听听他的意见，看看他的为人，您会喜欢他的。”

“爱伦娜，”将军严肃地说，“我们离法国只有几法里了。”

她不禁颤抖了一下，从房间的窗口朝外望了望，指着一片绿波荡漾的茫茫大海，脚尖拍着地毯，回答说：

"这就是我的祖国啊！"

"你不去看看你的母亲、你的妹妹、你的弟弟？"

"哦，要去的，如果他肯去，如果他能陪我去。"

"你一无所有啊，爱伦娜，"军人严肃地接着说，"你没有祖国，没有家庭……。"

"我是他的妻子，"她神情自豪地反驳，语气十分庄严，"七年来我第一次尝到不是直接来自他的幸福，"她抓起父亲的手，吻了吻，补充道，"七年来这是我听到的第一声责怪。"

"你的良心怎么想？"

"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他。"这时，她猛地颤抖了一下，"他来了，"她说，"甚至在战斗激烈的时刻，我在众人的脚步声中也能识别出他在甲板上的声音。"

她的双颊顿时飞起一片红云，变得神采奕奕，两眼闪闪发光，脸色也发白了……在她的肌肉里，在她蓝色的血管里，在她周身情不自禁的颤抖里，渗透着幸福和爱情。她这样感情激荡，打动了将军的心。果然，不一会儿，海盗进屋来，坐在安乐椅上，抱起他的大儿子，跟他玩起来。一时大家无言，将军陷入沉思，一种朦胧的感情把他带入梦幻。他凝望着这个雅致的房舱，它很象一个翠鸟窝。七年来这一家在海洋上航行，在天空和海浪之间漂泊，靠着一个人的信念，历经战斗和风雨的艰险，就象一个家庭要在一家之主的带领下闯过社会上的种种祸患……他不胜欣赏地望着女儿，她那如海上仙子般神

奇的身影，鲜艳妩媚，洋溢着幸福。她的心灵丰满，眼睛晶莹闪烁，她身上和她周围荡漾着一种无法言喻的诗意，相形之下，连四周的珍宝也黯然失色了。这奇特的情景使将军惊异莫置，其中的激情和道理无比崇高，平庸之辈是难以理解的。社会上冷酷、狭隘的阴谋手段在这幅图景面前都将无地自容。老军人感觉到这一切，同时明白他女儿决不会放弃如此广阔、如此丰富多采而又充满真情实爱的生活。再说，要是尝到一次遇险的滋味而没有受惊，那么她就绝不会再回到平庸、狭隘的社会小天地里来了。

“我妨碍你们吗？”海盗看着妻子，打破沉默问道。

“不，”将军回答说，“爱伦娜什么都对我讲了，我看她已经永远跟我们分离了……。”

“不，”海盗急忙说，“再过几年吧，等时效① 过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回法国了。只要良心是纯洁的，虽然违反了你们社会的法律，却服从了……”

他不说了，不屑为自己辩护。

“可是您怎么能够，”将军问，“对在我眼前犯下的新凶杀没有任何内疚呢？”

“我们断粮了，”海盗镇静地回答。

“但是可以把这些人送到海岸上去啊……。”

“他们可能设法派军舰切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就到不了智利了……。”

---

① 在没有判决的情况下，时效为期十年，再等三年，他便可免于受审判罪，但并不等于恢复权利和地位。

"在他们从法国通知西班牙海军部之前不行吗？……"将军打断他的话。

"但是法国也会认为一个被重罪法庭追究的人抢了波尔多人租借的商船是一件坏事。话说回来，您在战场上有时难道不也多放了几发炮弹吗？"

将军被海盗的眼光镇住了，只好不开口，他女儿看着他，神情里既有胜利也有忧伤……。

"将军，"海盗用深沉的声音说，"我自己定下一条规矩，绝不滥行掠夺，但是毫无疑问我的收获比您的财富要可观得多。请允许我用现钱来补还您的财物……"

他从钢琴的抽屉里抽出一捆钞票，不点数就递给侯爵，足有一百万。

"您知道，"他接着说，"我看着波尔多岸上人来人往并不开心啊……好吧，除非您喜欢我们充满危险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除非您喜欢南美的风光、热带的夜晚，除非您喜欢我们的战斗、乐于让一个新兴的国家取胜，或者说在西蒙·玻利瓦尔① 的旗帜下战斗，否则我们得分手了……。一只小艇和几个忠实的人在等着您。希望我们有第三次相遇，一次完全幸福的相遇……。"

"维克托，我想让我父亲再待一会儿，"爱伦娜气鼓鼓地

---

①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南美自由党领袖、将军和政治家。"巴黎船长"似乎是站在玻利瓦尔一边为反对西班牙而斗争的哥伦比亚海盗。但巴尔扎克在时间安排上有误，因为玻利瓦尔自一八一九年已取得委内瑞拉和新格林纳达的独立，从而建立了哥伦比亚。

说。

“多十分钟或少十分钟，很可能使我们遇到舰艇。也好，我们可以开开心！我们的人烦闷得慌呢。”

“嗨！那您走吧，父亲，”海盗的妻子说，“给妹妹、弟弟们、我的……母亲，”她加了一句，“带上这些留作纪念吧。”

她抓了一把宝石、项链、首饰，用一块开司米包了，有些不好意思地递给她父亲。

“我代你向他们说些什么呢？”他问，好象注意到了她说出母亲一词之前犹豫了一下。

“嗨，您还怀疑我的心愿呀！我每天都在祝愿他们幸福。”

“爱伦娜，”老人又问，一边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我再也见不着你了吗？我难道永远不能知道你出走的原因吗？”

“这个秘密不在我这边，”她语气严肃地说，“我也许应该告诉您，可现在可能还不到告诉您的时候，我曾经受了十年不可思议的痛苦……。”

她没有往下说，只把送给家里人的礼物递给她父亲。将军在战争中见过世面，对战利品的看法颇为开通，他接受了女儿的礼物，心里高兴地想到巴黎船长在爱伦娜纯洁的灵魂、崇高的心地感召下，跟西班牙人作战，仍不失为正派人。对勇士的喜爱在他身上占了上风，心想要是假正经未免荒唐可笑，于是他有力地握了握海盗的手，拥抱了爱伦娜，他唯一的女儿①，其感情的流露是士兵们所特有的，他的一滴眼泪掉在女儿脸上，她带着刚强而高傲的表情一再向他微笑。海盗深受感动，

① 作者暗示莫依娜是德·旺德奈斯的私生女。

抱起孩子们让他祝福。最后，大家再一次用充满热情的眼睛表示再见。

“祝你们永远快乐！”外祖父大声祝愿，一面急忙奔向甲板。

海面上，将军眼前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被火焰吞没的圣费迪南号在熊熊燃烧，好似着了火的一大堆草。水手们在沉没西班牙双桅帆船的时候，发现船上有一桶朗姆酒，这种酒在奥赛罗号上多的是，他们为了寻乐，便点燃一大碗酒，让它在海上漂游。这帮人海上生活单调，有机会就想活跃一下生活，所以这种娱乐是情有可原的。将军下船登上由六个壮实水手操作的圣费迪南号小艇，他不由自主地回首凝望起火的圣费迪南号和他的女儿，但见她偎依着海盗，两人站在船尾，种种往事涌上将军的心头。爱伦娜的白色连衫裙迎风飘动，宛如船上的一片白帆。在这广袤的大海上，将军清晰地辨认出她那张脸，那么美丽、那么崇高，带着统治一切、甚至统治大海的庄严神情，军人的乐天态度使他忘记了他恰好在正直的高梅茨的坟墓上行舟。在他的头顶上空，一股巨大的烟柱如乌云翻滚，灿烂的阳光透射烟云，撒下富有诗意的闪光。这是第二重天，一个阴暗的天穹，下面金光闪烁，上面展现着万里晴空，这暂时的衬托使天空显得格外美丽。这条烟柱的颜色希奇古怪，时而黄澄澄，时而金灿灿，时而红通通，时而黑漆漆，各种颜色云雾般团团融合在一起，弥漫在西班牙商船的上空，船上不断发出爆破声，断裂声和各种尖厉的声响。火焰呼呼作响，吞噬着绳索，窜进整个船舱，犹如城市平民暴动，沿街

抢劫。朗姆酒燃烧的蓝色火焰摇摇晃晃，仿佛海鬼狂舞的炬光，又仿佛大学生在狂欢的酒宴上挥动的酒火。但太阳嫉妒这肆无忌惮的火光，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使这火光的色彩几乎难以分辨。火光犹如一张网，一块头巾，在直泻而下的阳光里轻轻飘荡。奥赛罗号掉转船头，利用仅有的一点风力，逃之夭夭。它一会儿歪向左侧，一会儿歪向右侧，宛如空中一只摇晃的风筝。这条漂亮的帆船向南抢风航行，时而从将军的视线中消失，隐没在右边笼罩着海面的奇形怪状的烟柱后面，时而潇洒地露出船身，向远方驶去。爱伦娜每一次从船上远远看见父亲，便挥动手绢向他告别。

不一会儿，圣费迪南号沉没了，在发出一阵沸腾般的声音之后，立刻被海洋吞没。海面上只剩下一片烟云，在和风的吹拂下缓缓飘荡。奥赛罗号已经远去，小艇朝海岸靠拢。烟雾弥漫在这艘小艇和双桅横帆船之间，通过这片翻滚的烟云的裂隙，将军最后一次瞥见他的女儿。多么带有预言性的景象啊！茶褐色的背景上只能看见白手绢、连衫裙。帆船已经隐没在绿水和蓝天之间，爱伦娜只是依稀可辨的一个点、一条飘逸的线，一个云霞中的天使，一个印象，一个回忆。

侯爵在重振家业之后，因劳累过度死去。一八三三年，他死后几个月，侯爵夫人不得不带莫依娜到比利牛斯海滨疗养。任性的孩子提出上山去观赏风景，等她回到海滨，发生了一幕可怕的场景。

“我的上帝，”莫依娜说，“我们万不该离开山里，母亲，在那

里多住几天才好哩！我们在那里比在这儿强多了。你听见了没有？隔壁该死的孩子整整哭了一宿，不幸的母亲唠唠叨叨哄她，她大概说的是土语，我一句也没有听懂。真倒霉，碰到这样的邻居！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夜晚。”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侯爵夫人回答，“好吧，我亲爱的孩子，我去见老板娘，把隔壁这间房间也要过来，我们单独住一套好啦，这样我们就听不见吵闹声了。今天早上你觉得怎么样？还累吗？”

说着，侯爵夫人起身来到莫依娜的床边。

“怎么样啦？”她一边问，一边拉女儿的手。

“啊！别碰我，母亲，”莫依娜回答，“你的手冷着呢。”

说完，小姑娘一扭头，赌气地把脸埋在枕头里，但是那娇滴滴的样子，母亲是不会生气的。就在这时，从隔壁房间传来呻吟声，声调低沉而悠长，叫女人们听了心里难过。

“整整一夜你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为什么不喊醒我呢？我们也好……。”一声更为深沉的呻吟打断侯爵夫人的话，她惊喊道，“那边有人快死了！”她连忙走出房间。

“把波利娜给我叫来，”莫依娜喊道，“我要穿衣服了。”

侯爵夫人迅速下楼，在院子里见到老板娘，几个人正围着她仔细听她说话。

“太太，您在我们旁边房间安排的那个人好象病得很重……。”

“嗨，甭提啦！”旅馆女主人大声说，“我刚派人去找镇长。请想想，一个女人，一个可怜的遭难的女人，昨天晚上到的，步

行来的啊。从西班牙来的，没有护照，没有钱。背着的孩子都快要死了。我不能接待她呀。今天一早，我还去看过她呢，因为昨天她刚到的时候，她那个样子真叫我心疼，可怜的女人！她跟孩子睡在一起，两个人都快死了，还都在挣扎。

"她一边摘下手指上的金戒指一边对我说：'太太，我只有这个东西了，您拿着就算是我的房钱吧，这也足够了，我不会在这儿久住的。可怜的小宝宝，咱们死在一起吧。'她一边说一边瞧着孩子。我收下她的戒指，我问她是谁，但她硬是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我刚派人去找医生和镇长……。"

"嗬，请您想尽一切办法救她吧，"侯爵夫人大声说，"我的上帝！或许还来得及救她呢！她的一切费用由我给您支付……。"

"嘿！夫人，她的样子可傲气啦，我不知道她乐意不。"

"我去看看她……。"

侯爵夫人立即上楼去找那个她并不认识的女人，没有想到自己穿着丧服，奄奄一息的病人见了会有害处。侯爵夫人一见这个临死的女人脸色顿时刷白。尽管极度的痛苦使爱伦娜美丽的容貌变了样，侯爵夫人还是认出了自己的大女儿。而爱伦娜见到一个穿黑丧服的女人，立即坐了起来，恐怖地尖叫一声，然后又慢慢躺了下去，她发现这个女人正是她的母亲。

"我的女儿！"德·哀格勒蒙夫人说，"您要什么吗？波利娜！……莫依娜！……"

"我什么也不需要，"爱伦娜声音微弱地回答，"我原希望能重新见到我父亲，但既然您的丧服已经向我表明……。"

她没有把话讲完，紧紧把孩子贴在胸口上，好象要用身体暖和她。她吻吻孩子的额头，然后向母亲看了一眼，眼光里责备的神情仍依稀可辨，尽管已经被宽恕冲淡了。侯爵夫人不愿看见这种责备，她忘记了爱伦娜当年是在眼泪和痛苦中孕育的，是义务的产物，忘记了这个孩子曾经引起了她多么大的痛苦。她慢慢走近她的长女，脑子里只记得爱伦娜第一个使她尝到生育的愉快，母亲热泪盈眶地吻她女儿，一边喊道："爱伦娜，我的女儿……。"

爱伦娜不作声，她感觉到她的最后一个孩子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时，莫依娜、她的随身女仆波利娜，老板娘和医生进屋来。侯爵夫人双手拉着女儿的手，凝视着她，悲痛十分真切。但是水手的遗孀刚刚从海船遇险中死里逃生，整个美满的家庭只救出一个孩子，这一不幸使她悲愤难平，所以她声色俱厉地对母亲说："这一切都是您造成的！如果您从前对我能象对……。"

"莫依娜，出去，你们统统出去！"德·哀格勒蒙夫人放大嗓门，压住了爱伦娜的声音。

"发发慈悲吧，我的女儿，"她接着说，"在这样的时刻旧事别提了吧……。"

"好吧，我不说啦，"爱伦娜回答，她作了超人的努力来控制自己，"我也是母亲，我知道莫依娜不该……我的孩子在哪儿？"

莫依娜出于好奇探头进来。

“姐姐，”这个娇生惯养的孩子说，“医生……”

“什么都不用了，”爱伦娜说，“唉！为什么我十六岁那年不死，我当时真想自杀啊！越出礼法决不会有幸福……莫依娜……你。”

她断气了，头歪倒在她痉挛地抱住的孩子的头上。

德·哀格勒蒙夫人回到自己的房间，痛哭流涕，她接着爱伦娜刚才的话对莫依娜说：“你姐姐大概想对你说，莫依娜，对一个姑娘来说，浪漫的生活是决不会有幸福的，因为越出了传统的思想，特别是因为远离了自己的母亲。”

六　一个有罪的母亲的晚年

一八四四年六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时分，在巴黎翎毛街①一座大公馆的花园里，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贵妇沿着一条小径在太阳下散步，看上去她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小径略有曲折，她在这里走来走去，是为了能看见一个套房的窗户，看来这个套房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转了两、三圈之后，她坐到一张半乡间式的椅子上，这些椅子是用带皮的新树枝做的。贵妇人坐在这别致的座位上，通过铁栅栏院墙，可以看见市内林荫道，大街上巴黎荣军院雄伟的金色圆顶，高高耸立在密密丛丛的榆树树梢之上，十分壮观，同时她也能看见荣军院的并不十分宏伟的花园，后面是圣日耳曼区一座最美丽的公馆

① 现巴黎第七区乌迪诺街。

的灰色门脸。邻近邸宅的花园，大街，荣军院，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因为这个贵族区一天的生活从中午才开始。除非有人心血来潮，或是某个年轻的贵妇非要在早晨骑马，或是某个老外交官有什么非应付不可的礼宾任务，一般在这个时辰，不论仆人或主子，要么在沉沉酣睡，要么是大梦初醒。

这位早起的老妇人正是德·哀格勒蒙侯爵夫人，是这座漂亮公馆的主人德·圣埃雷安夫人的母亲。侯爵夫人把这幢房子让给了她女儿，把全部财产都给了她，自己只留下一份养老金。莫依娜·德·圣埃雷安夫人是德·哀格勒蒙夫人剩下的最后一个孩子。为了使她嫁给法国一个阀阅世家的继承人，侯爵夫人牺牲了一切。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她相继失去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居斯塔夫·德·哀格勒蒙侯爵，死于霍乱；另一个是阿贝尔，在出征君士坦丁的过程中死于非命。居斯塔夫留下遗孀和几个孩子，但是德·哀格勒蒙夫人对两个儿子的感情原本就不太热烈，到了孙子辈就更淡薄了。她对德·哀格勒蒙少夫人以礼相待，只保持表面的感情，符合对待近亲的情理和礼仪。死去的两个孩子的家产安排得合情合理，她把自己的积蓄和自己的财产留给了她亲爱的莫依娜。莫依娜自幼美丽动人，一直是德·哀格勒蒙夫人偏爱的对象，富豪人家的母亲总存在这类天生的或无意的偏爱，这种命中注定的好感似乎是难以解释的，其实观察家知道得一清二楚。① 莫依娜妩媚动人的面孔，这个宝贝女儿的声调，她的风度、步履、

---

① 暗指莫依娜是爱情的产儿，故母亲十分偏爱。

表情、动作，无一不使侯爵夫人深深为之激动，这种激情能鼓舞或扰乱母亲的心，能使母亲心醉神迷。她过去、现在、将来的生活动力全在这个少妇的心里，为了这颗心，她耗尽了全部财富。四个孩子中，莫依娜幸运地活了下来。德·哀格勒蒙夫人很悲惨地失去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下落几乎是不明不白的——许多有身分的人都这么说。另外还有一个男孩，五岁上惨遭横祸夭折了。命运好象为她最心爱的女儿留下了生路，侯爵夫人一定认为这是一种天意，所以她对被死神夺走的几个孩子记忆淡薄，他们在她的心目中犹如战场上的累累坟头，久而久之便被遍地的野花淹没了。侯爵夫人的冷漠心肠和偏宠偏爱本会招来世人的非议，但是巴黎社会一心关注接踵而来的事件、时装、新思想，德·哀格勒蒙夫人的一生几乎被人忘却了。谁都想不到给她加上冷淡、健忘的罪名，人们对此毫无兴趣，相反她对莫依娜的疼爱倒引起很多人的注目，这固然是一种偏执，却也令人肃然起敬。再说，侯爵夫人很少去交际场所，认识她的人家多半都觉得她善良、温和、虔诚、宽容。既然社会满足于这些外表，我们又何必深究呢？何况，老人已经销声匿迹，只愿成为人们的一个回忆，对他们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总之，德·哀格勒蒙夫人是子女向父亲，女婿向岳母津津乐道地列举的楷模。她早就把财产给了莫依娜，对年轻伯爵夫人的幸福满心欢喜，因她才活着，为了她而活着。假使有几个老成持重的长者，几个忧心忡忡的叔伯辈人责备这种行为，说什么："德·哀格勒蒙夫人也许有一天要后悔把财产给了她的女儿，纵使她了解德·圣埃雷安夫人的心，难道她对女

婿的为人也有把握吗?"那么这种预言会引起公愤，而且四面八方都对莫依娜颂扬备至。

"应当替德·圣埃雷安夫人说句公道话，"一个年轻妇人说道,"她母亲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德·哀格勒蒙夫人仍旧住得富丽堂皇,她有一辆车听她使唤,照旧可以到任何交际场所去啊……。"

"除了意大利歌剧院,"一位老食客低声道,这等人自以为有权向朋友们随便说俏皮话，表示自己并不随声附和，"老夫人喜欢音乐，而她那个娇生惯养的女儿对音乐什么的却一窍不通。当年她是多么出色的音乐家啊！如今伯爵夫人的包厢里总是挤满年轻的花蝴蝶,她在那儿碍小人儿的事,人家已经在说她的女儿是个风骚女人了，可怜的母亲再也不去意大利歌剧院了……。"

"德·圣埃雷安夫人为她母亲举行很有趣味的晚会呢,"一个该出嫁的姑娘说,"那个沙龙,全巴黎的名流都去。"

"在那个沙龙里谁也不注意侯爵夫人,"老食客说。

"事实上德·哀格勒蒙夫人总是有人陪伴的。"一个花花公子辩解道,他是年轻贵妇的应声虫。

"上午,"老观察家低声道，"上午，亲爱的莫依娜要睡觉。四点钟亲爱的莫依娜要去森林。晚上，亲爱的莫依娜去舞会或滑稽剧院①……不过，德·哀格勒蒙夫人确实可以在她亲爱的女儿换衣服的时候，或者亲爱的莫依娜偶尔跟亲爱的

① 当时对巴黎意大利歌剧院的一种称呼。

母亲一起吃晚饭的时候，见得着她亲爱的女儿。就在一个星期以前，先生，”食客拉住一个新到主人家的腼腆的家庭教师的手臂说，“我见到了这个可怜的母亲，孤零零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坐在壁炉旁。我问她：‘您怎么啦？’侯爵夫人朝我笑笑，但是看得出，她哭过了，她回答我说：‘我在想，生了五个孩子，到头来还这么孤独，真是天大的怪事，这是我们命中注定的吧！不过话说回来，当我知道莫依娜玩得痛快，我心里挺高兴的。’她可以对我推心置腹，我从前认识她的丈夫，她丈夫是个可怜的人，娶了这个妻子可走运了，多亏她，他才当上贵族院议员，还在查理十世的宫廷里找到了差使。”

上流社会人士的谈话有很多虚妄不实之词，往往轻率地造成严重的创伤，所以风俗史家们不得不谨慎地掂量那些信口雌黄、不负责任的说法。总而言之，孩子和母亲到底谁是谁非大概永远也搞不清了。对这两颗心，只有一个审判官可以评断，那便是上帝！上帝往往在家庭内部进行报复，总是利用孩子反对母亲，利用父亲反对儿子，利用人民反对帝王，利用王公国戚反对自己的国家，利用一切反对一切；而在精神领域里，则用这样一些感情代替那样一些感情，犹如春天的新叶代替枯叶，根据一个万古不变的规律行事，其目的只有上帝自己才知道。也许是万物趋本，或说得更确切一些，万物归本吧。

这些宗教思想，在老人们心中非常自然，同样也在德·哀格勒蒙夫人心灵上弥漫浮动，半明半暗，时隐时现，犹如狂风大作时水面上翻腾的浪花。她懒洋洋地坐着，因长时间的沉思遐想疲惫了，在这类梦境中，人的一生往往展现在预感到死

亡来临的人们眼前。

这个未老先衰的女人，对某个在马路上游逛的诗人来说，简直是一幅趣味横生的图画。中午她坐在一棵槐树的瘦影下，谁见了都能从她苍白而冷静的脸上看出点故事来，甚至在温暖的阳光下也是如此。她那表情丰富的脸上有某种比风烛残年的人更为严肃的神情，或者比饱经风霜而消沉的人更为深沉的神情。她这一类人物若置身于成百上千因毫无性格而引人注目的人中间，会使你驻足，使你思索，犹如你置身在挂着成百上千幅画的博物馆里，或为牟利罗①描绘母亲的痛苦那幅杰出的头像所感动；或被贝阿特丽丝·桑西②的面庞所吸引，——在最骇人听闻的罪行的背景下，基德③画出了最动人的无辜者的形象；或因腓力二世阴沉的脸而流连——委拉斯开兹④善于表现引起恐惧的君王的威严。有些面孔具有咄咄逼人的神气，好象在对你说话、向你讯问、回答你隐藏在心中的思想，这些面孔甚至可以说是完整的诗篇。德·哀格勒蒙夫人冷冰冰的脸就是一首阴森的诗，可以在但丁《神曲》里的

---

① 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画家，他的画既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神秘气氛，同时也有反映现实的一面。

② 贝阿特丽丝·桑西(1577—1599)，罗马富豪弗朗赛斯科·桑西之女。弗朗赛斯科残忍而放荡，贝阿特丽丝与其继母、兄弟合谋弑父。一五九九年教皇下令将贝阿特丽丝及其弟处绞刑。

③ 雷尼·基德(1575—1642)，意大利画家。这里巴尔扎克称赞了基德以贝阿特丽丝·桑西的故事为题材的绘画，而实际上基德的这幅名画画的并不是贝阿特丽丝·桑西。

④ 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这里巴尔扎克又有一个错误，委拉斯开兹所画的是腓力四世，而不是腓力二世。

无数这类形象中找到。

在昙花一现的如花似玉的年代里，她曾出色地利用姿色的特点把自己伪装起来，她这样做既是她天生的弱点，也是我们社会的法律造成的。她鲜艳的脸容光焕发，眼睛火一般炯炯有神，五官生得细致优美，面部轮廓干净利落、曲直相宜，在这种外貌下，她所有的感情都可以隐匿起来。譬如脸红吧，无非给红润的脸上增添一层鲜艳的色彩，一切内在的激情都可以融入闪烁着生命烈火的眼睛里，忧心如焚的时刻也不过给眼神增添一层光泽。年轻人的脸神秘莫测，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成不变的。年轻妇人的脸好似湖面，平静、光滑、清新。女人的面貌要到三十岁才定型，在这以前画家在她们的脸上只看得到玫瑰红和白皙，微笑和清一色的思想表现——即青春与爱情，千篇一律，毫无深度。但是女人到了晚年，她身上的一切都说明问题，激情深深地在她脸上打上了烙印：她当过情人、妻子、母亲；最强烈的欢乐和痛苦终于使她脸部线条变形、皱纹丛生，成百上千的皱纹条条都有涵义，这时女人的头部因饱经风霜而显得崇高，因忧伤而显得美丽，或因镇静而显得优雅。如果我们打个奇怪的比喻，就好比湖泊干涸，暴露出当年湖泊形成时一股股激流留下的痕迹。于是，老妇人不再在交际场所抛头露面，因为轻佻的人见到他们所习惯的美的概念在老人脸上被破坏无遗定会心惊胆颤；老妇人也不再属于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在她的脸上已无可发现，但她却属于真正的诗人，属于那些超脱艺术和美的偏见所造成的一切陈规陋习而对美有独到见地的人们。

尽管德·哀格勒蒙夫人头上戴着一顶时髦的风帽，依然很容易让人看出从前乌黑的头发如今因令人痛苦的激情而斑白了。她的头发从中间分开、紧贴两鬓，这种发式表明她情趣不减当年，依然保留着风流女子高雅的习惯，尽管衰老的前额皱纹纵横，昔日的丰采仍然依稀可辨。脸部的轮廓、匀称的线条使人隐约感到她曾经因自己的美貌感到自豪，但是这些迹象更暴露了她的痛苦，而且痛苦颇为剧烈，以致她容颜枯槁，两鬓干瘪，双颊凹陷，眼睑松垂，睫毛脱落，失去了目光的妩媚。这个女人浑身上下使人感到娴静：她的步履和动作缓慢，显得严肃而内向，令人肃然起敬。她的谦逊变成了胆怯，好象是几年来对女儿退让的结果，她的话不多，言语温和，很象那些被迫沉思默想，排遣杂念，修身养性的人。这种态度和举止叫人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既非忧虑，亦非同情，而是这种种感情兼而有之。总之，额头深深的皱纹，满脸的褶子，痛苦而黯淡的眼光，这一切充分表明她为了不让眼泪落地，往心里咽下了不知多少泪水。那些惯于翘首望天，向苍天诉说他们生活苦难的人们，很容易从这位母亲的眼里看出每日每时祈求上天的积习以及心灵隐痛的轻微痕迹，这种创痛毁坏了心灵的花朵，直至母爱。对这类肖像，画家们可以用色彩描绘，但要如实再现，概念和语言是无能为力的。在皮肤的色调里，在面部神态上，存在着某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但心灵一望而知，而叙述使面部表情急剧变化的种种事件则是诗人评述事件的唯一手段。这张脸表明在母亲忍受痛苦的坚韧性和人类感情的脆弱性之间爆发了一场平静而冷酷的风暴、一场秘密的战

斗，至于我们的感情，跟我们本身一样，是有限的，没有任何无限的成分。不断压抑痛苦，久而久之在这个女人身上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病态，也许几次过分强烈的震动使这位母亲的心脏受到损害，某种疾病，大概是动脉瘤吧，慢慢威胁着她，而她自己却不知道。真正的病痛潜伏得很深，表面上风平浪静，痛苦好象沉睡着，其实它不断侵蚀着患者，好似腐蚀水晶的强酸！这时候，两滴泪珠沿着侯爵夫人的双颊流了下来，她站起身，好象某个异乎寻常的、特别令人心碎的念头剧烈地刺伤了她。无疑她在估量莫依娜的前途，她预见她的女儿将要遭受痛苦，同时她自己一生的种种苦难统统涌上心头。

这位母亲的处境，只有在解释了她女儿的处境之后，才能搞清楚。

德·圣埃雷安伯爵外出执行一项政治使命已有六个来月，在他出门期间，莫依娜小主妇的虚荣心充分暴露，而且娇生惯养的孩子那种任性妄为的习气也抬头了。或因轻率，或因放纵自己卖弄风情，或是为了试试她掌握的权力，她居然跟一个极有手腕的男人调情取乐，这个男人是无情无义的，却自称爱得入迷，其实这种爱情无非是花花公子为了实现种种社会野心和各种虚荣的小算盘而采取的手段。德·哀格勒蒙夫人饱经沧桑，懂得生活，识得男人，畏惧人世，她冷眼旁观这个阴谋的发展，看到女儿落到一个玩世不恭的男人手里，预感到女儿将会毁于一旦。看到莫依娜对之言听计从的男人是个浪荡公子，哪能不叫她毛骨悚然？她亲爱的孩子正处在万丈深渊的边缘。她十分清楚后果的严重性，然而又不敢阻拦女儿，因为

她在女儿面前害怕得发抖。她预料到莫依娜根本不会听从她贤明的警告，她对这颗心已产生不了任何影响，这颗心对她是硬梆梆的，对别人则是软绵绵的。如果引诱她女儿的人还有一些优秀品质的话，她出于对女儿的疼爱可能会关心这场爱情的痛苦。但是她的女儿纯粹是卖弄风情，加之侯爵夫人鄙视阿尔弗雷德·德·旺德奈斯伯爵，深知此人跟莫依娜调情如同与人对弈。尽管阿尔弗雷德·德·旺德奈斯使这位不幸的母亲深感厌恶，她却不得不把她厌恶的理由深深埋藏在心底。她跟阿尔弗雷德的父亲，德·旺德奈斯侯爵交往甚密，这种在世人看来相当体面的友谊使年轻人得以亲热地出入德·圣埃雷安夫人的家，他装作从小就与莫依娜有深厚的感情。即使德·哀格勒蒙夫人下了决心，把那句可怕的话告诉女儿和阿尔弗雷德，①他们也不会分离，不管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她知道不会起作用，相反会使她女儿瞧不起她。阿尔弗雷德太堕落，莫依娜太精灵，他们决不会相信她说的事实。年轻的伯爵夫人首先会疏远她，认为母亲在施展诡计。德·哀格勒蒙夫人亲手筑起了囚室，把自己关在里面等死，还得眼看莫依娜的美好生活走向毁灭。女儿的生活已经成为她的光荣、她的幸福和她的安慰，女儿的生命要比她自己的生命贵重一千倍。多么可怕的苦难！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语言也难以表达！无底的深渊啊！

她焦急地等待女儿起床，却又害怕她起床，好象被判死刑的人，急于结束生命，但一想到刽子手又毛骨悚然。侯爵夫人

---

① 莫依娜和阿尔弗雷德实际上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决心作最后一次努力，不过比起担心劝说失败，她更害怕的是自己的心再受一次痛苦的创伤，累累创伤已经蚀尽了她全部勇气。她的母爱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疼爱女儿，害怕女儿，担心从女儿那儿受到致命一击，但仍然迎险而上。对那些多情的心灵来说，母亲的感情是那么宽广，因而一个母亲在还没有心灰意冷的时候，就应当死去，要不就去投靠某种巨大的力量，如宗教或爱情。侯爵夫人起床以后，一直沉湎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这些事表面上微不足道，在精神生活中却是重大事件。确实，有时一个手势造成整整一场悲剧，一句话的声调摧毁整个人生，一个无动于衷的目光扼杀最难能可贵的激情。不幸，德·哀格勒蒙侯爵夫人这类手势见得太多了，这类话听得太多了，这类刺心的目光承受得太多了，她的回忆不会给她增加什么希望。一切向她证明阿尔弗雷德已经使她在女儿的心目中失去了地位，她，女儿的母亲，在女儿的心目中已不再是欢乐，而只是义务。无数的事情，甚至锱铢琐事都向她表明伯爵夫人已经厌烦她了。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也许在侯爵夫人看来是一种惩罚吧。她尽量用外省人的见地来为她女儿开脱，为的是还能疼爱这双打击她的手。这天早晨她回想往事，过去的一切再次刺伤她的心，她的内心充满了哀伤，再加一点痛苦就可能外溢，一个冷淡的眼光就可以置她于死地。这些家务事是很难描绘的，也许举些例子，可以从一斑见全貌。譬如，侯爵夫人开始有些耳背，但是莫依娜跟她说话时从来不愿提高嗓门。有一天，她以患病者的直率态度请女儿重复一遍她没能听清的话，伯爵夫人重复了，但神情很不乐意，从此德·

哀格勒蒙夫人再也不敢重复这个小小的请求了。从这一天起，每当莫依娜讲一件事，或者同她说话，侯爵夫人就注意靠近一些，但伯爵夫人对母亲的残疾常常显得不耐烦，没头没脑地责怪母亲。这是无数件事情中的一例，只能刺伤母亲的心。这些事或许连观察家都注意不到，因为除女人的眼睛之外，别人无法觉察这些事情的微妙之处。又如一天德·哀格勒蒙夫人对女儿说德·卡迪央王妃来看过自己，莫依娜直截了当地喊道："怎么，她来看的是您！"伯爵夫人说话的神态、腔调略微带点儿惊讶，带点儿高雅的蔑视，这种蔑视会使那些永葆青春、温柔多情的人认为，按照野蛮人的习俗，当老年人攀不住强烈摇晃的树枝时就将他们杀掉，可算一件仁慈之举。德·哀格勒蒙夫人站起来，微微一笑，走开偷偷哭泣。有教养的人，特别是女人，他们的感情流露是很难觉察的，但是跟这位憔悴的母亲有同样生活处境的人，却能够感觉到她们心弦的颤动。德·哀格勒蒙夫人陷入回忆，无数细微的事在脑中萦绕，那么辛酸，那么无情，这时她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地看到微笑之下所隐藏的残忍的蔑视。等她听见女儿卧室的百叶窗打开的声音时，她的泪水已经干了。她沿着刚才坐过的椅子对面铁栏杆下的小路，朝窗户急步走去。她发现园丁非常仔细地把沙子路面耙平了，最近一个时期这条小径一直没有很好地收拾。德·哀格勒蒙夫人走到她女儿窗下，百叶窗突然又关上了。

"莫依娜！"她喊道。

没有回答。

侯爵夫人进屋问她女儿起床没有，莫依娜的贴身女仆回

答："伯爵夫人在小客厅里。"

德·哀格勒蒙夫人心事重重，满脑子忧虑，顾不得考虑是否合时宜，便径直闯进小客厅，只见伯爵夫人穿着晨衣，蓬乱的头发上随便戴着一顶便帽，脚上趿一双拖鞋，腰带上挂着卧室的钥匙，脸上红扑扑的，正是心潮澎湃的迹象。她坐在沙发上，似乎陷入了沉思。

"干吗进来？"她语调生硬地问，"啊，原来是您，母亲，"她换了口气，但心不在焉。

"是的，孩子，是你的母亲……"

德·哀格勒蒙夫人的声调充满出自肺腑的深情和内心的激动，这种感情除了用神圣一词，很难找到别的概念来形容。果然，母亲这种不容亵渎的神情打动了女儿，莫依娜朝她转过身来，表示出尊敬、不安和内疚。侯爵夫人关上客厅的门，任何人在进来以前都会从前厅传来声音。这样，她们的谈话就不会被外人听见了。

"我的女儿，"侯爵夫人说，"我有责任向你点明我们女人生活中最严重的危机，你已经处在这种危机之中而也许并不自觉，我想以朋友而不是以母亲的身分跟你谈一谈。你结了婚，你的行动是自由的，你只对你丈夫负责。但是以前我很少让你感觉到母亲的权威（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因此我想我有权要你至少听我一次话，在目前的严重情况下，想必你需要劝导。想一想，莫依娜，我让你嫁给了一个很有才干的男人，你可以为他感到骄傲……。"

"母亲，"莫依娜桀骜不驯地大声打断她的话，"我知道您

要对我说什么……您又来教训我关于阿尔弗雷德的事……。"

"你不会猜得这么准，莫依娜，"侯爵夫人竭力忍住眼泪，严肃地说，"如果你不感到……。"

"什么?"莫依娜神情高傲地说，"但事实上，母亲……。"

"莫依娜，"德·哀格勒蒙夫人作出异乎寻常的努力喝住她，"你必须仔细听我要对你说的话……。"

"我听着呐，"伯爵夫人说，一边交叉双手，装出不得不听从的放肆样子，然后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静态度对母亲说，"那么请允许我把波利娜打发走……。"

她拉了铃。

"我亲爱的孩子，波利娜听不见……。"

"妈妈，"伯爵夫人一本正经地说，她的态度在她母亲看来十分反常，"我应当……"她打住话头，贴身女仆来了。"波利娜，你亲自到博德朗铺子走一趟，问问为什么我的帽子还没有做好……。"

她说完又坐了下来，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母亲。侯爵夫人胸口发胀，眼睛发干，她这时感受到的痛苦只有做母亲的才能体会到。她向莫依娜说明她面临的危险。但是，也许因为母亲对德·旺德奈斯侯爵的儿子心存疑窦，使伯爵夫人感到不快，或许因为她正沉湎于某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狂热之中，这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所固有的，她趁母亲停顿的机会，勉强带笑地对她说："妈妈，我本来还以为你只忌妒父亲呢……。"

听了这句话，德·哀格勒蒙夫人闭上眼睛，垂下头，轻轻叹了一口气。她朝上空望了一眼，正象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严

重危机的时刻，不由自主地会求助于上帝一样；然后，她的目光移向女儿，眼睛里充满可怕的威严，同时也透着深深的痛苦。

“我的女儿，”她的声音变得很厉害，“你对你母亲冷酷无情的程度胜过你母亲得罪过的那个男人①，也许你比上帝更无情。”

德·哀格勒蒙夫人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发现女儿的眼中只有惊异的神情。她离开屋子，一直走到花园，这时她已精疲力竭了，她感到心脏一阵剧痛，便倒在一张长凳上。她的目光无意间扫见了沙路上男人踩过的新脚印，长统靴在那儿留下了清晰可辨的痕迹。毫无疑问，她的女儿完了，她这才明白莫依娜打发波利娜去办事的动机。明白了这个令人痛苦的事实，随之而来推想到最令人发指的事情，她猜想德·旺德奈斯侯爵的儿子已经把莫依娜心中对母亲的尊敬破坏掉了。于是她的痛苦加剧，昏晕过去，失去了知觉，仿佛睡着了一样。年轻的伯爵夫人觉得母亲竟这样训斥她，未免过于生硬，但心想晚上表示一下温存或殷勤，也就可以和解了。她听见花园里有女人的喊声，漫不经心地俯身向窗外一看，原来是还没有出门的波利娜双臂抱着侯爵夫人在喊救命。

“不要吓着我女儿，”这是母亲的最后一句话。

莫依娜看着人家把母亲抬回，母亲脸色苍白，奄奄一息，呼吸困难，但却舞动着双臂，好象想挣扎或者想说话。莫依娜看

---

① 指德·哀格勒蒙先生。

到这情景吓呆了，她跟在后面，默不作声地帮着把母亲安放在她床上，帮着脱下母亲的衣服。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在这关键的时刻，她才认识了自己的母亲，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她要求单独跟母亲待在一起，等房间里没有别人时，她拉着母亲冰凉的手，痛哭流涕，这只手对她始终是爱护备至的啊。侯爵夫人被哭声惊醒，还能看清她亲爱的莫依娜，抽抽噎噎的哭声简直要撕裂已十分虚弱而且功能紊乱的心脏，侯爵夫人微笑着端详自己的女儿。这微笑向不孝的女儿证明，母亲的胸怀象大海一样深广，而在海底是可以随时找到宽恕的。大家一听侯爵夫人病倒了，马上分头骑马去找医生、外科大夫和德·哀格勒蒙夫人的孙儿们。年轻的侯爵夫人和她的孩子们跟医生同时到达，加上仆从，人数众多，济济一堂。人们缄默无言，焦虑不安。年轻的侯爵夫人听不见任何动静，上前轻扣房门。听见敲门声，莫依娜恍然从痛苦中苏醒过来，猛力推开两扇房门，惊恐地望着家里这一大群人。神色的慌乱比语言更说明问题。看到她悔恨交加的模样，大家哑然无声。人们一眼就看见侯爵夫人僵硬的双脚，痉挛地伸在床上。莫依娜倚着房门，瞧着她的亲戚，声音低沉地说："我失去了母亲。"

一八二八年——一八四四年于巴黎

沈志明 译

题　解

贝阿特丽克丝

《贝阿特丽克丝》前半部写于一八三八年十月至一八三九年一月，最初在一八三九年四、五月间的《世纪报》上连载，题为《贝阿特丽克丝，或强迫的爱情》，同年十二月在苏弗兰书屋出版单行本。当时划为三部分：第一部“一个宗法家庭”，下分八章；第二部“一位名媛”，下分十二章；第三部“情斗”，下分八章。一八四二年收入《人间喜剧》十六卷本第三卷时，取消了原来的章节，简单地划为“人物”和“悲剧”两部分。

小说的后半部写于一八四四年八月至十一月，同年十二月以《一个正派女人的小手腕》为题在《信使报》上连载。一八四五年五月分别在克朗多夫斯基书屋和苏弗兰书屋出版单行本，题名《蜜月》，分为“偷情”和“虔诚女子的恶行”两个部分。第一部三十三章；第二部二十七章。同年十一月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十六卷本第四卷，取消了原来的章节，合并成《贝阿特丽克丝》的第三部：“偷情”。

小说的三个部分，分别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三组矛盾，迫使刚踏入社会的主人公卡利斯特不断作出选择：第一部描写淳朴、古老的宗法家庭和现代文明社会的竞

争，结果是现代文明获胜；第二部描写两种爱情——富于牺牲精神的高洁的爱情和从虚荣心出发的自私的爱情——之间的竞争，结果是自私的爱情获胜；第三部描写纯真的夫妇之爱和邪恶的情欲之间的竞争，如果不是采取了邪恶的巴黎方式与之格斗，同样也会是邪恶的情欲获胜。

小说还侧重刻画了上流社会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性：一种是以陧尼克男爵夫人为代表的贤妻良母型，她们如生活在闭塞的宗法式社会，可能获得一种单调、恬淡的幸福；而在巴黎这种崇尚虚荣的环境中，她们的德行却很难与邪恶相抗衡。第二种类型是以德·图希小姐为代表的女强人，她们太聪明、太理智，以致爱情对她们敬而远之。她们虽能始终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最后却只好在修道院终其天年。第三种类型比较复杂，这就是贝阿特丽克丝所代表的高等社会的浪漫女性。这种人聪明、勇敢，然而自私、虚荣，她们不能忍受强加给自己的婚姻，敢于对抗社会礼俗、抛弃家庭和财产出走。她们在受到社会蔑视的情况下，试图以"忠贞"的爱情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可是她们的结局往往相当凄惨。在遭到情人遗弃后，她们不是向下滑为高等社会的交际花，就只能被迫回到丈夫身边。

三十岁的女人

《三十岁的女人》实际上是不同时间发表的六个短篇的组合。第一部分《最初的失误》，原题名《约会》，写于一八二九年末至一八三〇年初。一八三〇年二月十一日，《侧影》周刊登载了其中的片断：《都兰的一瞥》，同年十一月《讽刺》周刊又发

表了另一片断：《拿破仑的最后一次检阅》。《约会》的全文，于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五日至十月一日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巴黎杂志》分两次刊登了短篇小说《两次相遇》，分别题名为《蛊惑》和《巴黎船长》，后合并为本篇的第五部分。一八三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该杂志又刊登了短篇小说《上帝的旨意》，后成为本篇的第四部分。第三部分《时年三十岁》，原题名《三十岁的女人》，于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一八三二年五月，玛门－德洛奈书屋再版《私人生活场景》时，除收入了《约会》、《三十岁的女人》、《两次相遇》、《上帝的旨意》等篇外，还增加了题为《赎罪》的另一个短篇，后成为本篇的第六部分。在《两次相遇》中，除原有的两个段落（《蛊惑》和《巴黎船长》）外，又补充了描写爱伦娜之死的《教训》。从这一版开始，巴尔扎克已经在酝酿将这几个短篇合成一部长篇，并以玛门-德洛奈的名义，在出版说明中提出此项建议，甚至已为这部长篇设想了一个标题：《女性生活剪影》。

一八三四年，贝歇夫人书屋第二次重版《私人生活场景》。作者在《同一个故事》的标题下，将前述五个短篇作了若干修改补充后归在一起，并在《最初的失误》和《三十岁的女人》之间，插入了作为第二部分的《埋藏心底的痛苦》。

一八三七年威尔代书屋再版《私人生活场景》时，作者对《同一个故事》又作了若干修改补充，力图使六个部分更加衔接和统一。

一八四二年十一月，本篇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十六

卷本第三卷，作者统一了六个故事的主人公姓名，总标题改为《三十岁的女人》，第一部分《约会》改为《最初的失误》，原题为《三十岁的女人》的第三部分改为《时年三十岁》，第六部分《赎罪》改为《一个有罪的母亲的晚年》。各个短篇原有的段落标题一律取消。

将描写女性不同生活阶段的六个短篇衔接在一起，用来表现作为婚姻制度牺牲品的女性的一生，这种别出心裁的做法，当然会在细节上留下不少漏洞，人物形象前后也颇不统一，但作者在一八三四年版序言中说明："可以说贯穿在组成《同一个故事》的六个场景里的人物，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个思想，这个思想的装束越是不同，越能说明作者的意图。"巴尔扎克一直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而以财产、门第为杠杆的婚姻制度恰是破坏家庭、造成种种私生活悲剧的根源，其中受害最深的便是女子，作者通过女主人公朱丽之口，对这种婚姻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婚姻不过是合法的卖淫！"一个天真无邪、活泼愉快的少女，一旦套上婚姻的枷锁，委身于一个对她毫不理解、和她毫不相称的男人，从此便陷于不幸的深渊。她们受社会礼俗的约束，要么含悲忍苦地充当奴隶，时刻面临被遗弃的危险；要么因在婚外寻求幸福而遭受社会乃至子女的谴责。她们的短暂幸福，往往造成家庭、子女的极大不幸和自己终生的痛苦。

艾　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间喜剧　第四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ＢａＩｚａｃ，Ｈ．）著多人译
页数＝６０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８５７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４５６１７７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